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1/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三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泰山菟玉集二卷

〔明〕袁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鈔本

..... 一

詞海遺珠四卷

〔明〕勞堪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盧整吳邦刻本

..... 五八

國朝名公翰藻五十二卷氏名爵里一卷(一)

〔明〕凌迪知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刻本

..... 一一六

泰山蒐玉集二卷

〔明〕袁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泰山蒐玉

二卷》提要

泰山蒐玉序

泰山蒐玉郡侯袁公蒐輯泰山諸著作爲編以成之者也泰山屹華東齊魯爲天下巨鎮蓋生物之府方嶽之宗運造化之玄機以翊助

天朝真祐士庶而上下遠近欽禮奔走有不
能外焉昔故以伸祈報則有祭告之文以
彰勝榮則有紀錄之記以稽政實則有叙
述之傳以閭閻異則有頌揚之歌以縱觀
覽據懷臨則有韻律長短之詩焉作之美
泰山蒐玉序

後先相繼自嘉靖乙卯歲蔡志收集後迄
于今累累藉藉如珠連璧合不可勝計但
時久易湮散逸于岩壑仆沒于苔磔猶良
玉埋輝無能自表見者何多也惟時郡侯
袁公性耽學經傳史籍貫洽無遺叩之如
韶鈞鳴于奏莫測其淵邃爲何如而古文
百家凡瑰奇瑋麗者無不兼涉以鈞其深
蒞任二載政修民和遠通交頌公餘時或
享祀登謁目擊而珍惜之迺旁搜悉錄躬
自校閱爰命鉉諸梓以壽其傳於戲公之

意亦深且遠矣蓋茲集之傳流布海內海內之人讀其文知

祖宗列聖正名秩祀禮神旬民無封禪演時之失覽其記知泰山峻極盤亘之勢崖崖洞谷臺觀宮宇遺址往跡一披視而具見觀其傳與歌則神之顯應昭貺山之奇絕幽情所謂觸石寸合不崇朝而雨天下爲古今之利賴者可坐會其真誦其詩則名公巨卿騷人文士托景寄興寫洞豁之懷極摹擬之意千態萬狀之無盡者可因言

泰山志

序

以殫其旨譬之玉離于璞出于樞精彩白虹炫爛于

清廟明堂之上爲人所共睹而稱奇者何異耶玉之龜公之意同如是也其于世道人心良亦有補矣且泰山與天壤相爲悠久則是集亦與泰山相爲終始後之續志泰山者採擇而登綴焉則其爲文爲記爲傳爲讚爲詩歌且將昭垂傳誦與造化並壽于不已玉之龜公之績不磨也公別號玉田荆塗世爲文章政事冠絕一世而是集

也愚承其意與諸寅長偕二三門士副校成快且以公命爲之序云

時

皇明萬曆己卯秋八月奉安州儒學訓導六安王化撰

泰山志

序

三

泰山龜玉集卷之一

荆人袁 檉輯

訓導王 化校正

生員張重光鈞次

國朝祭告文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雍焯祭文曰於赫
岱宗秩祀有恆神功丕施毓物效靈莫比
震極翔此坤寧歷代禮薦酬億報成迨我
皇朝典祀惟明焯等叨事茲土肅將明饗仰
藉神貺昭格用儆羣我鴻圖永躋豐昇尚
泰山龜玉集 卷一

饗 嘉靖三十九年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衡告瘞文曰維予嗣繼丕圖仰承帝春
恢張治化又寧邦家匪資神力匡扶何允
導迎景貺茲今八月初十日定為初度之
辰命官齋捧香帛前詣祭告惟神鎮奠一
方維靈炳績冀永贊
天錫祐輯福眇躬集慶迎祥以延萬載之祚
謹告 嘉靖三十九年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史張鑑祭瘞文曰粵稽山東之地青兗肇
域齊魯舊疆聖賢王霸之化禮義富強之
方逮

皇明之御宇為畿腋之左壤東表東海西畧
河防赫赫明神寶主震方鑑奉

明命來撫是邦則巡撫之興威靈乃均夫秉
幽明之章念言東土憂心俵展薦臻饑饉
官方不良煩苛盜疾昏墊流亡戶籍耗滅
阡陌蕪荒以今日之所日擊較之古昔之
盛怒焉其如傷履任以來夙夜惕懼仰承
泰山龜玉集 卷一

神佑時而時時百穀用登盈缺稔穰匪直
彼不斂穢而此遠穢實貧有餘而富虛祿
是神錫吾民之福即所以貺有位之康彼
存者既享有年之樂而去者豈無故土之
望桑梓在念逋負難償思者不來來者不
藏招撫懸聞孰敢怠違因則戶而平其稅
分地而清其糧上則請命於
天子天子即賜愈允下則責成於有司有司
有欺心玩法削民自殖者典形有赫實足
自戕苟非明神屢錫以豐年煦育以和氣

則民將迫於貧困疾疫何能永樂利於故鄉經綸潤澤既明且詳陰陽默祐惟神之度鑑蓋求上不負

聖天子牧養小民之意下不負生平奉公憂國之志使閭閻郊野盡復古昔之盛亦為東方明神之光用是敬陳牲品備以玄黃既齋既潔肅恭對飈為已往有年之謝致將來時若之懷報懇之忱非言所將福善祐正惟神之祥鑒微衷之懇懇知來格之洋洋尚饗

奉山卷上集

卷一

六

皇帝遣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鮑象賢告歲文曰予上奉天保六甲間昌下撫坤圉百神受職茲八月初十日乃予初度之辰命觀士齋捧香帛前詣祭告惟神凌霄真域拱祥衛邦所冀靈祥欽福永固壽基以崇大慶于一人以普隆庥于萬宇謹告

古詩

民謹告 隆慶元年
欽差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恭告歲文曰通者清河梗塞
天子憂惶特召舊臣來司總理神明降福惠我安流仲夏萬艘漕輸乃盡
天子悅豫惟神之功爰及萬方會同有繹乃祈乃報
天子之特維終患之行我皇祚敢告惟慶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賢謹以香帛庶品之儀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惟神鎮茲邦出震配乾體仁含德下之茂育品彙上之奠安邦家實惟神是賴年來微神之惠而時時若災沴不生此豈惟東人幸而賢任在撫綏亦藉以進于康曠之罪則幸尤大哉乃者河淤運梗致厯
明主之憂
特命大臣總理其事許以使宜用國永賴而賢謬有分管之役今且親詣河上督查諸

工將亦與聞千百年之長計焉蓋稽古昔
聖帝明王賢公卿諸有請祈受命如響卽

先朝河流淤溢漕運艱澁屢祈屢應志可睹
已不揣非才僭讀明神願神陰降助相俾

成偉功而神亦享哉

國家無窮之報高饗萬曆庚午

撫臺觀風泰安登山記 黃一桂

萬曆戊寅大中丞趙公受

聖天子簡命撫綏東土始至肅憲申度修文

奮武諸凡損民益民察得其真取次罷行

泰山志卷一

之末三月政令四敷矣值河道運使

上采廷臣議特

教總督官治之撫臣分理其轄以內公競揚

不遑按齊魯之郊觀河上游道泰安推岱

爲東之鎮住有事茲土者必稱祀循故事

諏晨禮告之畢乃旌車出城由紅門至御

帳憩焉越三里許爲朝陽洞洞之右一亭

登而望之肯綮壁立于上者逾巒屹不可

攀是始及山之半矣命勒半山亭于石過

此躋躡十八盤達碧霞元君廟經一宿昧

爽行祀禮成登日觀奉天清氣朗曜靈出

於陽谷朝曦射半扶桑有亭倚云觀海漸

以圮檄有司葺治之下而至狹仙宮峯競

秀若川爭流若具瞻覽之無遺真宇宙大

觀也乃揭以字焉迤北登玉皇宮岱宗至

是絕頂矣爰負石衣于其上循西數十武

許有石刻孔子小天下處相傳孔子崖舊

未有亭公謂孔子登覽地蓋亭諸屬庀工

增甍鐵石於亭內連日中肩輿且下西踰

民居數十舍有峯名月觀義取月朏庚方

泰山志卷一

謂之越觀者訛也仍更以舊名臨而歷水

篠洞閱其東有石經於登山日未之至從

輿往視之盤石若礪水自龍峪奔瀉而下

大書蒼拙不可辨然高山流水益彰奇勝

今錫窮趣二字訛而西訪無以觀也尋普

照寺後數百步爲宋孫泰山石相傳胡安

定讀書之所有祠孫石二先生者近所建

乃識胡安定投書處于山之麓是日未及

暮遂從城之南環視一周徧卽蒞政事堂

察吏治之臧否詢民俗之動靜戒官屬園

惟政理越明日遡汶泗沂汜巡行於邾費
間矣守泰安者對公休命惟是廟者翼新
亭宇勦壘諸所標樹井井奕奕煥乎一時
之盛也官師弟子請所以紀之按夏書記
禹導水先於隨山旅荆旅岐皆不遺焉何
哉大聖人恤民昏墊匪是無以觀厥成已
中丞公首先巡行修祀秩禮急於紓河患
也摩頂覽勝興廢舉墜於修誕妄者畧焉
至其存望賢遺蹟莫非重道崇儒俾後人
得所依歸茲行也豈徒遊豫而無關於風

泰山志

教哉庶幾士迪其行官茲具闕民式具瞻
風之所感下之應也如響矣胡神謹會同
漕河績用告成

朝廷永無東顧之憂昔於是乎政以望耶乃
遂書之

泰山記

王之綱

泰山東嶽山也是為岱宗爾雅丘古陵曰
泰郡志萬物交代故稱岱羣嶽之長故稱
宗焉天應角躔地分魯域宋元前隸兗東
平路今隸濟南泰安郡道藏書云泰山週

迴一百六十里奇五十步方而各四十里
郭璞云從泰山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漢
官儀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茅君
傳云泰山週迴三千餘里傳文錄云泰山
名達玄高四千丈環一千里福地記云泰
山洞天週迴三千里其言高廣遠通固人
人異以今考之由岱宗坊而左週迴至其
坊下凡一百七十里百九十七步其稱一
百六十里奇五十步者近是自郡城登嶽
坊三里至一天門而上磔阿陀坂循谿入

泰山志

上

谷度高老橋水簾洞迴馬嶺黃峴嶺二天
門小龍峪九龍峪十八盤三天門至嶽頂
四十五里其稱四十八里者是也至其峯
山嶺峪洞石巖崖亭臺觀宇之麓蜿蜒不
可殫紀蓋亭即其著者而言最高為嶽頂
古登封臺今表其巔為玉帝太清宮宮前
泰無字碑碑前泰觀臺可望長安下為青
帝宮碧霞宮東嶽廟頂以北由丈人峯石
馬山上為免觀臺臺之北為徂山磨山仙
臺嶺黃伯陽洞金絲洞蓮花峯佛寺峪即

谷山寺寺址卽周明堂中有峪泉下爲天津河山谷聯屬巖頂蓋四十里臺之東北爲鳳凰池會仙臺巖然山臺之南爲鶴山玉女山山半有黃花洞洞卽後石屋玉女修真處下有飲虎池大燭山小燭山仙鶴灣天井灣西轉爲明月嶂卽明月玄臺之西北有北拱臺南拱臺北天門獅子峯船石分金石石後山方正石土嶺頭老鴉尖懶張石屋黑園石屋青天嶺自老鴉尖西下爲上石屋卽雲臺卷下石屋卽桂師庵

泰山志

卷一

三

青龍宮黃石崖直至嶺山思邈嶺長城嶺鐵佛寺傳老蒼桃花洞自嶺山南而突起者爲鵬窩峯猴愁峪西風門峪桃花峪黃山中有白練石屋皆屬嶺之北者近之爲歷山爲長白遠之非燕趙太行之間乎嶺頂以東由太平頂漢登封臺而左爲日觀峯日觀峯鷄鳴時見日出於海高三丈漢登封臺或云宋者非云禪者俗名寶藏庫峯之東爲鵬窩峯獨秀峯東神霄山望海石伏虎門鵲鶴峯之南爲陰身崖可

止臺東天門幡杆石樓子洞崖西下有造觀洞卽昭真庫蛻仙巖卽王老石屋水仙寨朗然子洞藥園千戶廳中嶺山水牛準艾窩觀星峪東南十八里爲漢明堂旁有謝過城夾谷會後齊人歸魯龜陰田以謝過處嶺東南地曰谷里卽夾谷皆屬嶺之東者近之爲汶陽之田汶河淄河諸水遠之非青登蓬萊海島之間乎嶺頂以南由玉女池德星巖而前爲周觀峯周觀峯可望洛邑峯之東爲仙人橋試心石水影翠

泰山志

卷一

三

石獅子崖五花崖崖而有避風崖虎頭崖白雲洞鎖雲巖三靈侯廟南天門卽三天門門左有上清界坊彌高巖朝陽洞卽古迎陽洞洞上有半山亭宋真宗賜號松龍泉峯小龍峪龍巖巖洞下爲巖住山御帳坪坪上有秦封五大夫松始皇真宗嘗駐此又下爲望駕石護駕泉快活山交龍石黃峴嶺迴馬嶺中有玉皇廟登山臺十峯嶺翔鳳嶺古雲巖歇馬崖三字崖凌漢秦雲頭準白楊坊水簾洞大藏嶺地高嶺石

經峪中有石經臺高山流水亭萬兩溪公
石壁託水簾崖暴經石下爲楊老塢分水
嶺東溪山箭杆峪東升仙嶺青山南擒虎
山東岱道巷西巖巖亭峙在灣王母池龍
鸞泉滌塵泉呂公洞后土殿老君臺卽古
岱巖觀中有漢伯唐駱喬碑下爲三皇廟
鄧都廟轉北爲一天門坊孔子登臨坊天
階坊飛雲閣中溪山斗母殿轉而西爲人
祖殿升元觀白鶴泉鄧都峪眼光殿青帝
觀岱麓書院又轉而南爲鳳凰臺漢宣帝
時鳳凰集處卽城中爲岱廟中有唐槐古
柏西爲長春觀東爲先師廟南爲會真宮
魯兩先生祠城外南爲升中古蹟陰字碑
亭西爲天書觀醴泉亭蒿里山鬼仙洞社
首壇中有環翠亭再轉而南爲宋封祀壇
朝覲壇每鶴臺皆屬巖之南者近之爲云
亭梁父但徠岬諸山沂泗諸水遠之非吳
越之交衡廬之勝乎巖頂以西爲吳觀峯
吳觀峯可望吳門孔子望吳闔門指示顏
子處下爲君子亭右爲越觀峯可望會稽

一名月觀謂與日觀相對云峯之東爲仙
閣巖西影翠石峯之西爲西天門延至青
嵐嶺兩峯巖西神霄山三夾山以南九女
寨田鷹峯卽鷹龍嶺火燒山仙人掌傲來
山劉盆子寨天勝寨鷄籠懸刀芙蓉龍鴉
凌漢諸峯下連馬蹄峪觀音洞白鶴洞鳳
凰山竹林寺西北百丈崖天紳泉仙影崖
白龍池西溪山玄主石忽雷灣趙星灣鎮
鼓灣普照寺周樓卷今仰德堂三陽卷胡
安定公設書潤孫泰山公讀書授經諸臺
石徠公侍立景賢諸石山下大峪口又
有大石厓小石厓藏劍匣試劍石三元石
儒鼓石皆屬巖之西者近之爲靈巖爲長
城巖遠之非秦晉河源崑崙太華之勝乎
以此而言則其隔至四十里考始又不足
以盡之大抵傳記所載未必悉合或極夫
蟠豆而侈言之或卽夫崇望之地而約言
之不越以記其形勝耳及考其當時巡狩
則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
至於岱宗夏后氏因之周制十二年一巡

狩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觀諸侯於明堂
自是而漢之光武孝章考安魏之明帝隋
之文帝唐之高宗亦莫不因焉望祭則王
制歲二月東巡狩於望祭山川周禮小宗
伯四望五嶽魯世紀周公封禪伯禽爲魯
侯遂得主泰山之祀自是唐傳公宣公之
猶三望漢宣帝之歲五祀章帝之幸祀泰
山魏文帝晉成帝後魏景穆帝唐高祖太
宗德宗宋祖金元亦皆有望封禪則無懷
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神農并因之黃帝

泰山志

卷一

七

禪亭亭額項帝嘗帝免帝舜復禪云云
禪會稽湯依禪云云其所封皆於泰山焉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秦始皇封泰山禪
梁父漢武帝封泰山禪肅然光武封泰山
禪梁父唐高宗玄宗宋真宗皆封泰山禪
社首若乃登覽則孔子遊泰山嘆奇政於
猛虎顏淵從孔子辨繫練於吳門魯參款
梁山以力耕孟軻感覆雲以彰瑞伯牙善
音於霖雨之條延陵合禮於臧博之封孫
明復嘆春秋之徵石守道爲侍師之敬州

璣真書而投澗許衡寓魯以名齊雲遊則
安期生授少君神機之劑稷丘君識漢武
升高之危巨和著安道之名純陽留想洞
之跡張仙繫林禽以示異長春演真教以
稱仙張志純悟道於天倪徐世隆辯材於
三子王從之化跣跡而仙龔曉成興公
通玄秘而泰頂完真讚述則刻石銘篆諸
李斯封禪書遠諸相如唐崖碑勒於唐玄
宗陰字碑書於宋真宗張說頌無鶴之臺
晁迥銘天齊之號王欽若有社首頌陳亮

泰山志

卷一

七

更有朝覲文王旦頌於封祀壇揚德序於
天貺殿洪邁記平泰山楊伯仁記夫岳廟
宇文子育宣和之製杜翺有延禧之述徐
琰記華美之亭索懷英撰谷山之刻題評
則仲尼丘陵之歌張衡四思之什曹植有
飛龍之篇陸機有泰山之韻謝靈運李白
之吟泰山張養浩李簡之韻登廬王矣王
暉有漢伯之句范致冲王旭有竹林之作
杜荀之望廬廬照像之登封劉禹錫遠詩
鍊師蕭楚才廣和展禮丁春澤爲日觀賦

杜仁傑爲天門銘王欽若紀登泰山李義府遠敘封禪聖俞之登岱蘇軾之遊靈巖洞竇輝句於金母池張志覽勝於桃花峪凡夫苟方而答脫覽勝以窮奇宣幽而發秘者亦率於是焉是皆不可以無紀昔內史氏綱曰余讀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及孟子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未嘗不嘆其形之勝也至讀舜典封山之文戴記升中之語則又未嘗不嘆此之足以爲民病也迨讀文中子有曰舜一歲巡五

嶽國不費而民不替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後世少兵衛則不足以防窺伺之奸寡徵求則不足以備竊劫之用然後知封告之非能以病民而時有不可舉之適足以爲民病也

國朝名山大川但因本稱而未有封號歲時遣祭不廢卒未嘗舉封禪之典說者以爲度越千古其在茲也豈不信哉矧其制作之盛如

聖祖泰山高之賦

列祖遣祭之文昭回天地而文臣賢士羽客騷人若薛宣王守仁李夢陽李東陽輩品題不報又有以備一代之文章固有不待封而崇者矣登覽者豈獨以其形之勝已哉是用記之以告來者

又泰山記

李咏所同新安人

予嘗遊泰山頂者垂三十年乃嘉靖乙卯六月自沅遠濟而府越九日始登泰廟賦登嶽越明年丙辰元旦掌州事以祈年登作祈年其冬又以總理登是役也以宿願

爲業喜得歸膏焉乃紅門更衣徐步高老橋謁人祖廟窺水簾之洞臨危階瞻玉皇閣崎嶇迴馬之嶺度黃岬緣魯瞻巨石之崖乃復下趨平土三里復又度石澗緣石壁而上越峻盤四三百步至始皇遇雨真宗駐蹕處撫五松之鼎藏賦五松攀緣里許登朝陽洞賦迎陽松盤石列山奇險益甚踐石行五里石溜淙淙兩崖之間橫澗截流旋逸而上穿先師過化之亭入大小龍口隱隱瞻天門於雲霞之上懸崖

巨石東西夾羊腸峻絕之壑繩拽而上十八盤過盤山石益峻密亭午始見日色而烟霧紛濛如織從石竅數十夫又挽而上十八盤登南天門回首而望南方諸山累累種種如伏如馴舉失勢而拱立於其趾左曰白雲洞元君舊像在焉賦雲洞循靈侯之廟而東上坡而折下走百步許入嵌敬之門自是東行二百步路稍平山皆南西石林迴合晴室絢文俯視諸峯林林出沒白雲清瑤之間而崎嶇驚悸之懷灑然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二

爲之一醒佇立良久捫衣上天階觀玉女池於萬峯之頂賦玉池北入碧霞宮奉報豐報元旦祈得豐年也乃趨山之東又循而北過大室上東嶽賦宿嶽曲折而西謁寢廟賦觀象循寢廟而出北上里許攀緣懸巖最高處登玉皇頂謁玉皇周覽八表蕩蕩無涯涘而因以驗造化之無窮賦玉奉且撫秦人無字之碑又由東而登日觀慨然欲窺海心之紅輪思見其光燭射天簇簇然蓬萊五色雲捧之而駕東山者爲

何等氣象又因以嘆漢宋金山玉蘭之侈賦寶觀南下仙人橋兩石并峙插天石梁橫亘其上而其下空洞爲萬仞巨壑賦仙橋橋西面五花崖下榻石林之館賦石林越明日踏七十二峯過丈人迴馬之石下瞰山趾十五里尋桃花洞雙泉出竇如龍怪石環之幽情可以忘世賦桃洞于時芝田子高卧太虛中者凡兩閏月造化維偉絕特之觀日益親狎軒窗几席之間動皆怡神沃心之助也詰朝拂沐則見其曉雲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三

朝露之遽深而可以窺混沌相忘之俗夜分觀表察後風清月白山空雲去三星在戶而萬嶺無聲油然而思幽人風度之雅延頸長視疆域之整整川源之疊疊人物之稠稠則思祖宗煦育之功經綸之密而惕然懷居高思危之慮擁衾僊卧策簡珠肩則見石鈞風高羣玉舞空而萬里修淨肅然益勵嚴正之氣指白之心瞻日好天往往曝背玉峯之上跣跣危坐瞳目然視則又搜攝九垓牢籠八極眼界高懸而心

洞徹勃勃然思與天地同其流峙與日月
同其照臨而經緯之文章思與三極一元
之運同其變態融然山靈之與契也悠
悠然造物之與遊也超然我大而物小矣
茫茫宇宙曾何一塵之足以掛齒頰入靈
臺丹府也昔人謂登泰山而小天下意者
其在斯夫意者其在斯夫彼忽忽遽遽登
泰山而曰小天下焉非吾所敢知也愚故
書而誌之以驗登山好奇之士

東嶽廟記

李欽

紹興府照磨郡人

泰山志上集

卷一

三

夫天下之山莫大於嶽而五嶽之中獨岱
以宗稱何也蓋以其真於東方實維生物
之府出雲膚寸不索朝而雨天下其功德
之廣大威靈之烜赫固神次之所常崇極
者歟自古帝王望秩於山川率必有事於
此然考諸載籍皆不過爲壇而祭之泰漢
以來神仙封禪之事興而祠廟之設帝統
之封所由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詔定祀典乃去其前
代所封而易以山之本名一洗不經之僣

真大聖人超卓之見也然廟貌神像猶仍
其舊者得非以其爲人心之所瞻敬祭享
之所登薦神靈之所依栖夫國體之可以
義起而所宜不可廢者乎嘉靖丁未冬嶽
廟災殿宇廊廡以及賓館齋居門閭樓觀
蕩然一空其僅存者後寢三殿與炳靈延
禧二宮而已時守臣以狀聞
上震異者久之詔俾治有司不戒之章而遂
敕以玉修之議然歲值累歉未克興事者
垂十年余辛酉秋八月

泰山志上集

卷一

三

皇上萬壽爰

命太常絃祝巫帛恭詣嶽神處修醴典育司
布席將事惟時巡撫鄒御史鎮山朱公承
命主祀大懼簡陋罔登明禋乃謀諸藩臬庶
正辰力垂圓而特委濟南府同知翟公濤
率董其役蓋選能也公始至泰安修葺嶽
廟固所以祇若
上命致謹大神然猶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爲
本財匱民勞而曰神無怨恫者未也乃檄
請當道材木饒覽金石之類以至匠僇役

康皆取給香帛而秋毫不以煩民極意節
省而財用自足體恤民力而工役自勤齋
沐勤瘁朝夕營葺時公兼掌郡篆殫心竭
慮至忘寢食經始於壬戌春迄癸亥夏廟
工告成自殿堂而下數者以舉傾者以易
圯者以完漫漶者以鮮以潔丹雘塗墍輝
光掩映巡撫部御史石洲張公與分守參
議東山方公分巡副使虹洲秦公與兵備參
事四野薛公濟南知府蘭川魏公祭告祠
下樂觀厥成是日也淑氣洋溢靈光下矚

永保我

泰嶽明神既尊且安自是而往陰祐顯相
雨暘時若而豐年應災病殄而民氣和諸
福之物可致之詳數焉休徵散焉太平以
國家無疆之慶則神之功當與天地並而君
子謂得公之有功於神也其亦偉矣共於
是州長學博會屬郡人李欽記其事於無
似曩者廟災適致紹興府政歸方越月扶
杖觀之自憐衰朽以爲不復復觀祠宇之
盛何幸苟延數歲而再有今日之偉觀耶

況荷公知遇之深執筆揚徽是所願也謹
再拜頓首颺言曰惟神有奠鎮區域之功
惟公有守治地方之職分別幽明事存交
際然以公宣哲剛方之德慈祥愷悌之仁
與神之聰明正直發育萬物者相符契焉
則廟工之所以速於成者諒必神之默相
于冥冥中也而豈徒章程之度體悉之恩
有以感夫子來之眾如此哉欽沐永荒陋
深愧不文姑以此識其歲月而并繫之以
銘其詞曰茫茫后土五嶽盤薄泰岱爲宗
威靈鑠鑠乾綱上扶坤維下拓有靈廟貌
秩祀攸恪舊弗罪定新何以作維時保釐
中心矍矍選能興事經始營度庀工鳩材
庶民踴躍棟宇賁飾塗墍丹雘金碧輝煌
殿殿樓閣明靈孔安神心允樂壽哉
明后福祿攸酢安我羣黎雨暘時若于萬斯
年渾渾噩噩

高山流水亭石壁記 萬泰
余既表泰山之巔掠密麓而南下則慧暉
經之石石廣可數畝徧刻梵經皆八分書

大如斗不知何代所為近有好奇者則刻大學經於上端以勝之余乃大書暴經石字皆博可六七尺刻深三寸垂不磨以助其勝北聳石巖石若斬截而成澗泉浸石而下以懸于空巖若垂萬珠焉余觀大書水簾字深刻之水澌澌漸字上字隱隱匿水中斯泰山之至奇觀也已乃穿澗水而西得石壁高約十五尺廣約四十尺夷出天成下擁石基余東向而立則水簾之泉泠泠出其左而徘徊數十珠蔚蔚繞其右

余遂倚石壁為之亭亭志以石石柱四直入石基其深尺有咫上覆以石板令水久登泰山者得憩息焉余嗜鼓琴觀願從者曰夫是倚密麓之壁也斯下亦高山乎夫是臨水簾之泉也斯不亦流水乎為子援琴而玄之邀泰山之神於廣陵之散若將藐藐乎志在高山也又洋洋乎志在流水也是謂神品亦謂神解從者悅遂命之曰高山流水之亭

玉女傳

王之綱翰林中書

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黃帝時始見漢明帝時再見焉按玉女考李諤瑤池記云黃帝嘗建岱嶽觀遣女七雲冠羽衣焚修以迎西崑真人玉女蓋七女中之一其修而得道者玉女卷云漢明帝時西牛國孫寧府奉符縣善士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執閨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忽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室山黃花洞修焉天室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山頂故有池名玉女池傍為玉女石像宋真宗東封先營至泉水忽瀑清泚可鑑味甘美王欽若請濟之條偈祈詔易以玉復磐石為龕構昭真祠祀焉尹龍謂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

國朝成化間拓建改為宮弘治間更名靈應嘉靖間再更碧霞宮之名始此累朝增葺宮剎滋闢而神之靈益顯四方之瞻

禮者益爭奔走焉其於國家多庇護矣內
史氏綱曰余聞之太史公學者載籍極博
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
也余于玉女將何以徵焉蓋天地一氣而
已其在天爲星辰地爲河嶽明而爲人一
氣也玉女之化爲人人而復爲神也何異
哉故觀於考與卷可稽也若謂玉女爲東
嶽金虹太乙定父所生而化身爲觀音之
在世豈理也哉至其神靈顯於秦則又其
所當住修之處而精神往來譬諸雲霧之

泰山志

卷二

三

在太虛有依依而不能去者矧泰山位東
土東木德而玉女坤質爲水象池固其所
自來耳其依神于此以揚靈異之休而助
生成之德于不窮殆若天命之考世乃謂
玉女親受帝冊爲女青真人永鎮泰山以
主其祀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愚因表而出
之俾夫昧者有所據而傳也爲之傳云

歌凡一篇

玉女歌

程拱辰上書第四人

英英白雲姑神女駕紫鸞素姿淨浴天池

水扶桑日閃玉容丹朝餐明霞暮吸露美
蓉製服電爲冠我聞黃帝女修真生羽翰
載傳漢玉葉石屋煉金九西向瑤池禮王
母鳴璫雜珮聲珊珊白日飛挾曹仙去空
留丹竈鎮蒼雲黃花古洞真人跡女指纖
纖印苔石更有一片雨花牀千年指作蒲
團席銀燈懸斗傍燦若七星英瑤烟繞岩
廊裊裊吐霧碧天花不捲水珠簾甘泉迸
出白玉液乍聞萬壑松籟鳴疑是經聲喧
嘈嘈曾頌李白句親親下九垓我聞宋真

泰山志

卷二

三

主東封紫觀開寶聲聲落天空外玉簫吹
集鳳凰臺卿雲絢爛扶輿下朱孺五米駕
山來龍龜岱宗真東土赫赫元君何神哉
維山有神鴻靈異穴區千古仰產鬼我也
生前懷仰止今日東山著履臨十八危盤
石參差萬丈雲梯空中視來風上天門振
衣躡星紀倦樂雲中迎身如霄漢裡金蓮
頂上紫氣騰騰肯風前薦香芷素手授我
硃砂杯須臾餌以白石髓揖予更上日觀
峯天鷄初鳴朱嶺起西望崑崙雪花明玉

池直接天河水夜夢石出缸為停有羽衣
親點指從此覓卻紫芝依岩霞人世浮名
一掃如風靡

贊凡一篇

祈雨贊

衣袿

知州風俗存懷述人

白龍之潭淵淵莫測有待則應沛降甘澤
粒食生民四境既宅靈承神休永託功德
時為應祭年祭月不雨予憂之祈而取水
於潭次日即雨參月後又大雨龍之功當永
昭昭也故贊以錫石刊彰神龍之功當永
祀云

泰山志上集

卷一

三

登嶽

胡贊宗

仙史大山人

天上尚書履雲達御史驄邀予遊岱嶽放

鶴竹林中

刁寇攜司憲錦衣聯繡衣相邀臨水石夢

鶴樓相宜

桃花洞春日登眺

冀相漳川人

步入桃源路天台跡似茫曾來伴劉阮不

是問津郎

白雲洞

危石巉巖裏白雲向此生雨三姑女在閑

讀子雲經

磨崖碑

崛兀當空起蚪龍辨未真那分秦與漢總

是泰山文

秦王碑

獨有凌霄石涵空竟若何乾坤橫眼界徒

嫌點畫多

泰山道中

馬乾元 寺坐

旌旗臨寶地與馬渡秋谿明朝天路近身

與白雲齊

泰山志上集

卷一

三

孔子登臨處

王之綱 翰林中人書

五嶽稱宗處龍巖上倚天何年來孔子雲

氣逸山巔

君子峯

君子不得見悠悠勞聖深胡然大淵底危

立成孤峯

丈人峯

壁立萬仞巔屹然並兩儀丈人過此石胡

不一語思

黃花洞

黃花古有洞玉仙曾此依仙踪何縹緲洞
口餘芳菲

五言八句凡三十七首

泰山偶作

道中聞怪事作即在此

一嘆俯諸山來疑縹緲開雲霞卑吐布霄
漢近躋攀滄海杯堪酌黃河帶與環登高
漸未賦空自矜窺斑

登泰山二首

潘岳御史諫議人

驄馬行行暇東登泰嶽尊中天紅日近平
地白雲屯御帳人何在崖壁墨半存斯文

泰山志上集

卷二

元興並萬古耀乾坤

天門天外迥玲瓏萬山微削壁從空落烟
霞繞座龍路通神仙島心與世塵迷賤有
倘佯興酣款馬上歸

宿峯頂

石亭陳沂

玉座峯頂上齋罷宿仙壇月照金壺滿霜
飄鐵瓦寒此身天已近清夢夜將闌海日
聞先見鷄鳴起向觀

登泰

孫夢弼御史呂邑人

幾年懷泰岱此日始停驄古樹高凌漢奇

峯直插空徘徊尋孔跡指點嘆秦封獨立
絕巔上乾坤一覽中

明堂

張程主事

天王出狩時玉帛萬邦隨紫望遵虞制恩
威協禹規齊君終罷穀季旅竟美爲千載
存遺址青陽在指麾

至泰山一首

張邦教副使河中人

震維生長地歷代表珠麻拜禮勃終歲祈
求遍九州勢雄鬼神宅城萬里祠迹勝風

泰山志上集

卷二

麟遊入境遙參嶽香雲欄欲流

仰懷巖

呂頤和布衣齊人

山入蒼穹表人因會列仙明光流日月淑
氣鶴雲烟漢帝崇封日泰皇策石年蒼松
若有對疎薄幸逢緣

老松三代舊不敢問行年托脈青雲表呈
華赤日邊自知仙可庇常與鶴相隣直爲
封題在清風春白妍

題大夫松

鄭芸御史蒲西人

松古傳秦代根靈直到今大夫昭史冊御

帳鎮山陰始帝初封頂異人故出林登臨

千載慨勒石寄雲岑

登岱

荀穎 明史四川人

客路這名嶽登臨是履端畫晴雲字小夜
永斗牛寒苔護碑銘字雲橫封禪壇應憐
奇絕處可得幾迴看

望嶽

胡綴宗 明史人

李子來何暮來山行已過雲擊秦殿闕風
送漢笙歌闌闌味猶在崆峒路不多半空
逢玉女放鶴忽踉蹌

奉山先生集

卷一

三

白雲導黃鶴仙侶駕應迴攬轡山初動捫
蕭洞欲開三峯秦有月一柱漢無臺松下
拜童子大夫天上來

坐見西天門山深水沸溫半空虹欲近絕
壁電初翻六逸未移榻二難應倒尊奇峯
看不盡騎鶴上高原

翻天聲若雷落地色如練霞虛客初驚連
漪僧不厭有石大如舟渺渺水中流我來
坐石上駕去采蓮遊

山寺坐永夜水閣生涼風秋雨落殘葉晚

壑收長虹雲畔笙歌動燈前色相空仙壇

聊自譚四海不尊同

登岱

懸崖隨鳥出絕頂畧雲躋俯仰乾坤小憑
陵星斗低日峯紅照海玉觀岩冲虎子夜
援琴坐天宮動晚報

諸峯羅宇下一柱立震來石表千叢集天
門百折通元宵山有月落日岫無風孤峭
不能寢海雲中夜紅

突兀青天上踽踽碧海邊風高驚欲動雲

奉山先生集

卷一

三

落鳳初臺歷歷盡齊魯唐唐入夢鏗流霞
傳素手醉倚五龍眠

有客觀風去清秋驄馬鳴但倅青入戶日
觀碧浮柱白鶴迎仙馭玄雲護曉城題詩
滿松石時作老龍聲

清曉臨西郭秋蟬隔水鳴彩雲來遠衝涼
月夜雙旌青觀索到話靈巖一日程仙郎
呼鶴去天外有蜚聲

青帝觀

曉轡過臺史驚驂下夕郎筵開青帝觀人

醉白雲鄉末碣苔紋細秦松石逕長悠然
生羽翰生疾欲飛揚

登山晚照有感 吳相道若山人

寒曉隨驄馬斜陽度雨峯碧茫空眼界奇
絕到宵中日月東西照烟霞遠近龍靈輝
粧異景人世此難逢

大夫松 劉孝副使

老幹磴邊盤曾叩鳳閣官經霜千載秀凌
露百朝寒森聳材堪棟扶疎影更寒旁觀
衣紫客歷歷並芳艸

巖巖亭

千仞排巔崿坐疑鳥驚懸蒼茫橫古道縹
緲樓飛樓月霽風塵夕猿清草樹秋明時
奇政絕行坐叩尼丘

秦觀峯

絕頂山窮處是名秦觀峯一覽天地間四
顧烟雲重虛壇徐羽靜松籟青霄通從此
登封畢求仙使海中

秦時

梁父東巡地青鸞翔翠華露盤紫萼草丹

竈委涎螭晚日追風騎秋空汎海樓深幽
詢往迹石表半沉沙

磨崖碑

磨崖高百尺功德此剏銘典詰文全古每
苔字半青可能光日月應不畏雷震一代
中興頌悠悠什巨靈

御帳 宋真宗行幸處

官家曾駐蹕今復開萬葉洞題金榜松
坪削玉臺深淵龍蛻去高樹鶴龍迴應嘆
天外閣明珠浪作媒

登泰山

陳慶

夙昔高山仰今爲岱嶽遊星分齊魯界地
鎮滄溟流三月仙華晚九天主筆留迴看
躋立處宜在秦峯頭

泰山尊不極俯視盡千尋憶昔尼父老凌

風向北臨崖望雙風眼人世總關心淋漓
浮烟外因之感慨深

海天初縱目八極思悠悠太華彈丸出扶

桑勺水浮秦松雲不斷來聞玉室留落日

猶回首黃河窮宛流

南宮竹

汪坦經歷邦縣人

曉日瑤壇靜松杉照影虛已歌黃澤句復
入翠筠居葉落明秋水愈陰覆道書故園
幽竹在聊候俗塵車
翠竹蕭然在依依如故人三年吾共汝萬
里得相親曉日明疎影清風及北辰夕宴
能不負歲晚抱孤根
道人貧自若種竹比南金白日娟娟淨清
風灑灑深有味如可語無地不同心六逸
今無在耶間魯詠音

泰山志上集

卷一

三八

冉冉孤生竹森森已百餘清陰當戶好斜
影射窗虛愛惜誰同尔來過但有予莫作
玄都觀桃花不自如

登泰山

袁槍

和州人

泰山鎮東海名起五岳間若高隱日月閣
聳接風雲松老秦封樹碑殘漢碑文登臨
吊千古愧後聖賢羣

五言登泰山

鄒善

從學安成人

遙望泰山岑崱在末易步高高入雲中雲
路安可極觸暑舍心登振衣起尊食寧不

念崎嶇懷此夕且坐石徑隱翠微窈窕通

復塞蚪松幾何年蒼蒼大古色須臾步天

門徘徊日觀側直紫盡青徐悠然隘九域

瀾瀾洞雲平俯瞰若憑城頻語魯諸生萬

仞在自力

同春臺年兄登泰山賦

鄒永春

明史長垣人

初夏陟泰麓天門曉日開肩輿供高眺潤
道自紫迴洞水垂簾下清風佛袂來御帳
始先秦松聲萬壑哀舉目見青霄已是登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三八

封臺四海一何局萬仞絕塵埃五嶽擅其
尊何事賦在竟相與幸知心抵掌論三才
瑤池還信宿對酌紫霞杯高呼非吾分
望白雲隈寄語問津人莫須起疑猜

登泰山頂

泰巖一何高振衣凌絕頂誰為表其巔遂
古不可訂軒皇始來龍白日出湖鼎尼父
一登臨名山殊卓絕紛紛來遊者聞見各
馳騁當年李謫仙留連醉光景予奉作賦
才所志在學孔天鷄鳴曙色堪道蓬萊境

乾坤一大虛元不在形影此日與同遊歸
去發深省

遊石屋山十修真處

此夕嘆浮生久矣落塵寰縋衣傳玉女石
屋煉還丹竊喜隨良朋雅志欲追攀逶迤
躡石磴宛轉叩雲關爭憐仙路杳何處問
童顏兀兀坐良久依稀有鳴環相期食瑤
草長嘯白雲間

同仰遂年兄登泰山吟 蔡國熙山人

久欲涉蓬玄祇緣塵網羈茲偕良朋遊始

泰山先生集卷一

得一攀躋名勝入周覽人世忽若適尼父

昔登臨九有皆爲卑聖蹟幾千載來者孰
可幾秦漢多侈心曹李亦鳴辭好遊太白
仙豈無虛廓懷轉瞬烟雲達世累嗟難脫
高況安所須達人灼火龍一念永不移奉
石積危岑雲間見不虛爽牖非爲隘天門
豈是奇請質來遊者予言良匪欺

登太平頂

薄暮入天宮登封此絕巔振衣巔之上空
廓中冷然河源瞻崑崙蓬瀛咫尺間憑高

俯八紘誠哉小塵寰仰視閭闔近隱隱玉
京仙飄然欲往從金液未成丹有形尚有
盡期與太虛還

遊石屋山十修真處

尋幽問羽客崎嶇轉石徑危峯薄青冥下
有天仙洞遊寂餐青霞石室煉真性側身
入洞口泉聲滴青磬石榻坐良久雲間天
宇淨蒼松鬱成林無乃靈源孕我欲躡遊
蹤力綿未知竟試語巖棲者早向規中定

別泰山擬李太白五言長篇

泰山先生集卷一

汪坦題原

自我來泰山于今忽五年每登日觀峯並
坐肩吾軒方瞳被兩鬢宛若垂雲烟佩服
龍門衣霞彩光輝然謂我畏壘山曾共爽
桑眼重來五千載一咲俱忘言而乃天仙
姿時能識毫顚既來不須臾又復歸滄田
攬衣不能住涕下如流泉

崩端落兩崖風雷日喧也飛梁十萬尺健
倒青苔苔洞門開石角照耀金銀臺蘭閣
桂爲檻白玉三重階貝風碧參差珠箔日

皚皚琪華雜瑤樹驚風舞毳毼坐我紫瑤
牀酌我青金壘瓊漿一漱靈神靈通百骸
逍遙遊家園最爾遠塵埃滄溟連渤海歸
去何時來

青雲四千丈誰能步其巔倒騎白鹿行去
若飛龍湖道逢五丈人飛冠向余前所言
皆上古蒼顏不知年自云秦皇帝登封汗
遺編至今地天通無能伏其愿願子偃倭
軀不揖霞宮仙自非生平力安能獨超然
行行重行行贈子華胥軒明滅不可覩
奉山先生集卷二

色參中天

扶搖上天門下與人世辭四顧何茫茫
湛青玻璃銀河從東來決潞而南馳五緯
先芒寒眾星列參差乃知星宿海不在荒
崑崙西黃姑處河側婉孌冰霜姿熒熒白
玉孀嫩嫩黃金絲終日雖七襄快悅不勝思
謂當補龍宸檢此將焉待一見投余懷忠
德非所私人生重知己固他何能許感此
迫衷腸躊躇臨歧君門一萬里可望不
可期朝飲玉女池暮宿日觀峯天鷄鳴夜

半海水控空濛陽光地底出倒影千蚪龍
龍宮七十二一一開玲瓏餐餐啟金娥雙
雙吹玉童揖我介我入肅我龐眉翁大道
本虛無絲絲出無窮虛無一無生空王更
言空虛寂乃同歸羽化非吾宗余言諒如
此願子諧黃鍾

學道二十年妙悟養皇易非道亦非器無
感亦無寂兩在不可知太極無無極既
易有緬彼塵中人視我如遺跡刻來蓬玄
遊傾蓋如時音嘉會良在茲別去意彌惻
奉山先生集卷二

望

虹霓亘中天萬里僅踰尺南其北有斗攬
之在前帝何期何期何期何期何期何期
奉山先生集卷二

五言古風

何源鄭御史

高出千盤嶺危巒萬丈梯曉曉無極上仿
佛與天齊祇見蒼茫闊平臨法象低半山
雙鳥翼是處幾松枝叢菁美參刺巔岼虎
豹馳水簾龍卧穩瑤園鶴歸遶宮闕參差
迥星辰遠近垂白雲隨地起紫氣夕陽迷
復道天門險層崖鐵石欹末秋涼荷爽不
夜月流輝身世遊無際山川應有知高堅

師當道壁立仰鄒儀虞祀先世岱泰封漫
已碑登臨多感慨吾自振吾衣

登日觀峯觀海

凌寒恣登眺迎曙坐蒼荒霞彩絢以爛陽
精紅欲燒扶桑輪乍轉天際海初潮不定
金波沸還看鏡影搖萬方將起溟此處已
先照未許羲和馭徒憐夸父勞周天行度
疾當年大明朝況屬陽方長忻逢泰始交
微臣何以祝海日故寫覓

登泰山

李學詩 平度人

攀緣侵曉日亭午至山頭頓覺千壑落長
閑萬里眸風塵迷故國雲樹亂鄉愁登眺
開幽抱奇觀足壯遊穿雲貪覽勝拄杖漫
尋幽仰悵傳猶感德棧事亦終乾坤眼底
小滄海望中浮嘆臨高漢徘徊近斗牛
碧霞金殿俯甘露華池收周室明堂在泰
碑古篆留丹崖生瑞草幽澗瀉清流人跡
千巖遍松聲萬壑投青徐宜巖爾於華可
能倚祠廟來千古指靈鈔百州獨憐憑浩
蕩何意步瀛洲眼嘆心成貢十年願已酬

塵埃皆幻夢世路但浮漚感慨夕陽裏登
臨興未休

登泰山

四月有六日平明登泰山曉星猶在樹驅
馬聞雲閣龍門環碧嶂漸覺非人寰徘徊
霄漢上出入斗牛間望見扶桑日浴波聲
潺湲長安尤伊邇恍若趨晨班回頭覽八
荒郭屋多民艱感慨來登眺飄然雲中邊

泰山蒐玉集卷之二

七言四句

登泰山口占二首 唐希英 太常寺卿

鄒魯相承幾百年泰山滄海自依然登臨
誰是真男子一脈子今論後先

五十餘年塵土夢為誰馳逐為誰遠醒來
太華觀滄海獨抱丹輪宇宙間

無字碑次吳節侍講學士韻 王裕 別以

金科玉檢瘞重泉鳳華宛旌散紫烟七十

二君何處去空餘持表鎮山顛

泰山蒐玉集

卷之二

一

柴望當年告治平誰知風起鮑魚腥惟有

石表依然在蔓草寒烟夕照明

捨身崖

莫謂愚民癡可哀利名陷井穽多才楊馮

蔡女難存活不孝當同一律裁

無字碑

之累鄒嶧幾銷張自許歟名邁百王至此

更無功可建搜餘嶠石記興亡

五大夫松

吳節學士

曾與秦皇托舊恩昂霄登壑露盤根可憐

二世空塵土不及寒松有子孫

聳壑昂霄草色濃當年曾受大夫封虬枝

鐵幹依然在無復驚與駐六龍

題日觀月四首

陳萬言 御史南海人

萬戶星辰未曙天瑞光先照觀峯前應知

此去扶桑近願借仙槎到日邊

小天門值雨

武帝登封舊有臺靈湫時見白龍迴天風

倒捲簾泉水猶有遊人冒雨來

霽望

泰山蒐玉集

卷之二

二

雲外山河拱岱宗鄉關何處草重重憑高

極目堪惆悵認錯羅浮浴日臺

無字碑

鞭石曾聞自海東晶瑩今徹碧霞宮摩娑

汝未經題刻猶勝磨崖趾頌功

登天門

何鑑 鄒御史

小龍口大龍口萬丈懸崖如壁陡世人只

道天門不可登那知雲路分明有

登絕頂

秦觀峯越觀峯分明兩手擎天工列封五

嶽奠中土率領羣山拱上穹

七言八句

奉邀少岱谷公九日登東山 汪坦題

孟公落帽在龍山杜子悲秋巫峽間秀句
芳尊兼自好名山嘉節會尤難登臨此日
真爲勝猿鶴相隨未許閑便欲從公凌絕
頂八荒蕩蕩一開顏

九日登泰山

萬里悲秋杜市吟興來今日試登臨鱗鱗
會惜秦時樹寥廓誰知太古心解道人生

金老上集

卷二

三

無羽翰方知天上亦山林無此銅柱尋常
事賸息因嗟有陸沉
未遇方瞳綠髮翁天門咫尺正須通奇處
不盡三華樹瘦骨初携九節筇漠漠片雲
無鳥翼飄飄雙腋但天風從今莫問長生
訣到處流泉有萬洪
千載登高此日閑況逢岱嶽更須攀醴泉
玉潔原無滓琪樹霜華亦有丹卽看天上
無雙世漫說寰中第一山不用與衆同嘆
傲白雲流水自閑閒

石磴何論十八盤穹窿惟見碧巔坑人歸

洞府曾何事路入大門更有寒欲問碑文

錫李賀從知鷄犬自劉安江湖莽莽龍蛇

地何似名山一考槃

獨上天梯一萬層生平才見此迴行茫茫

雲日無窮思滾滾風泉不盡聲紫霧蒼虬

潭已駕青霄玄鶴更爲憑卽杯忽向瑤池

畔白橘相將倒玉鉶

鶴鵲凌風得自寄高歌一曲觀方圓三千

混沌更無地九萬扶搖最有天怪石層巒

泰山志上集

卷二

四

那卜世秦碑唐篆可論年天皇玉女從何

問萬古巖巖在目前

望嶽

周天球 吳郡人

嶽意日夕氣佳哉衣上橫飛沫草來薄洩

千山趨下址中天三觀表層臺射牛何處

修封跡司馬當年草擇才欲問五松巖壁

上秦時風雨互相值

登嶽

六龍開道九霞傳龍磴盤盤躡景光中阪

直愁風引去下方微見鶴迴翔雲埋培塿

羣峯小天圻河流一線長巖際倒身低落
日安知匹練是吾鄉

登岱勉從遊二三子 金維玉 學止樂

爲學真如涉泰山毫忽思莫躋攀謹從石
磴層層上自入天門蕩滌間觀日三更原
有本棲雲萬壑德無闕直趨孔子登臨處
道眼應知隘八寰

奉侍大中丞高泉謝公日觀奉觀日出

汪垣經歷

一片旌旗度王岑長風吹送風蕭音振衣

獨立有天地極目高談無古今洪斧漸育
紅日上崢嶸遠見白雲深憑今研取朝陽
石爲表當年謝傳臨

病懷落落嘆春歸況復高軒詰旦達此日
暫留箇令座他年同憶呂翁麻醴泉越茗
烹初熟笋節春芽剪共傲吸罷總憐鄉國
味白駒空谷更沾衣

五月山華雪裏開並騎白鹿上瑤臺雲端
忽送千峯雨地底爭傳萬壑雷客子驚懸
蒼玉佩仙人對酌紫霞盃崢嶸重見丘陵

句歌罷如瞻鶴駟來

獨坐郵亭思黯然短牆高樹乍聞蟬瓜期
屢過余仍在締服初成汝又前忽漫經年
如故侶嶄棲斗祿羨高禽舊栽五柳槐谿
上隔葉吟風最可憐

震中高嶽此爲先更愛登臨最上巔萬里
光華雙日月十洲仙侶一雲煙高明自覺
天無盡宿留應知宿有緣不用誅茅從卜
築玉簫鳴鶴在蓬玄

十載遊遊鬢欲星竭來長抱岱峯青氤氳

樓閣憑真宰歟吸風雷朝萬靈人間得失
誰爲主天上神仙我自名蒼石餐霞非妙
乘寂寥還復悟無生

金庭玄鶴寄遊蹤獨跨飄飄出紫絳節
謬傳天上女白麻真魂石間松高雲漠漠
千年思短鬢滿滿萬里風極目雙旂何處
是不堪涕淚題觀奉

自訝扶搖勁翻博長風吹動華陽冠青雲
許律四千丈白石紫紆十八盤歸鳥漫投
雙鳥下天衢真並此心寬登臨未擬豪吟

興萬古宣尼得大觀

歌罷丘陵涕淚寒
降神宣復老於行
祇餘無字秦時石
何似深錫孔子登
玉蘭金書千載贖
狩巡紫望百王程
止名扶禮開皇祖
舞典神誤有二經

漢唐書山九日詩無木業還吹帽白日雲

宵一振衣得夫未
須評往事悲歌何
須問來期紫萸黃
菊尊客醉莫愧當
年咏魯沂餐霞同
上日觀巔史蹟香
爐紫翠烟光謁

江州老司馬還參
祇樹遠公禪終朝
戚戚

余多涉萬里輒輟
爾一仙獨步芒鞋
看瀑布虛明真並
次寥天

對嶽

胡詩宗水人史天

西嶽巔屹水弗震
雙雙引鶴入瑤室
尚書揚蓋星辰上
御史宣陽風雨中
倚漢龍崖懸瀑布
帝漢晴臺駕車虹
奇峯面面如相約
鳳翥龍翔到梵宮

神飛西峯垂白虹
空潭半壁引蒼龍
千巖殿閣晴飛雨
萬壑松篁晚迤風
瀑布倚天臨席上
奔流動地出雲中
主人繫馬情何

似客子叩盃與攸同

神嶽巖巖立上方
仙宮赫赫照東皇
秦松漢柏盤天地
玉蘭金盞紀帝王
一柱擎空龍蹕謁
三峯倒海鳳能揚
舉頭紫萸雲霄上
長窺春雪修建章

遊普照寺

李傑翰林學士

半林殘日映蒼苔
上有孫公舊講臺
竹帛銷沉書院廢
鐘鐃鏗梵宮閑
酒傾秋露浮盃滿
曲送春聲入座來
清景留人歸路晚
碧雲紅葉擁山隈

次前韻

邵賢以學宜

招提隱隱倚蒼苔
紺宇周環般若臺
斜日短筇山徑曲
石橋流水寺門閑
清溪澄果真成幻
儒道淵源有自來
千載清風仰石獨
遺堂址向蒼隈
癸丑冬日登泰山一首

王文翰山人子夏

遙聞閣閣步三天
陡磴危梯緩轉旋
龍白磨崖層巒合
溜清穿石注冰懸
雲理漢武登封處
飄飄過化前
俯視塵寰真箇小
太

虛如會碧霞仙

登泰山

徐紳御史池州人

曾聞天上玉皇宮
絳節星壇向北邊
半夜日光耀海色
四時香霧捲天風
金闕玉檢通羣帝
五嶽三山第一峯
回首下方城郭在
不知雲壑幾重重

登岳

高應芳

御史江山人

巖巖泰岳倚穹蒼
此日登臨隘八荒
雲蓋亭前下界曙
閑閑射水漾承乾
順傍亘千古出
衆祇靈育萬方
尺土東封他泰漢

紫燭重喜際

虞唐

太平頂上叩玄真
海月天風洗我神
近侍珠宮惟玉女
壁立塵寰是丈人
漢柏摩空成鐵幹
秦松化雨作龍鱗
驂鸞更欲遊西極
瞬息扶搖過八垠
宣尼登眺是何年
絕壁遺踪望嶺巔
縱目迎觀天下小
凝神欲到太初前
二儀清濁乾坤定
三極光明日月懸
氣象巖巖推得似
祥雲重覆崑山巔

宿泰山公館

陳中

晚遊來閒過岱宗
躋攀曲磴幾千重
未從絕頂眺清興
已眇羣山度晚鐘
寒夜暫將丹竈訪
柴門詎許白雲封
悠然借宿石床月
青數華陽第二峯

太嶽凝寒冰雪生
可憐勝禁共誰評
晚行山徑情偏爽
夜宿峯頭夢不驚
海宇茫茫收眼界
晨昏了了聽鐘鳴
天衢莫道無拘伴
時有青鸞出岫迎

登嶽

吳道湘山人

泰岳峻峭倚碧霄
陰崖白晝會風濤
西臨鳥道天門迴
東指扶桑日觀高
秦封尚垂青羽蓋
漢壇剛對玉宸朝
長安此去應千里
北斗城深曙望勞

登嶽

吳相道岩山人

十月高風吹絳繡
玉喬要我步天閣
雲間龍口澄三界
星列榜頭矚九原
苔石空山方外字
岩松猶帶御前恩
人生若欲凌空郭
自古軒皇有至論
結紫泥壁額何爲
漢臺凝天上露仙人掌
武夷臺望本是誰
玉女

握斗邊旗夜寒日抱滄煙遠天碧晴看太
趾奇青帝猶來朝絳節人間何事誤良期

岳望

周天殊吳郡人

坐凌霄漢願氣掌山河山萬里分日觀
靈光握海色大門英氣滂秋氣誰從湖底
逢瑤草祇見封中起白雲千載襟懷虛秘
冊無論七十二家文

岳夜

九華常照漢祠室不有人間漏水殘枕上
烟嵐飄飄懸懸前星斗掛欄干仙音知是

何天降海日疑將不夜看多少芙蓉冰沆
瀣安期未遇好誰管

登泰

馮善仙父

岩堯泰岳日邊起長庚登臨瑞色鮮萬里
寒濤來瀚海千岩清瀟灑飛泉衣沾白石
青雲絕劍川蒼松彩霞駐立踏蓬萊無可
到此身棲處覺參天

泰山山勢巖巖屹屹新晴向晚看北闕
回瞻雲霧霧中原遙望路漫漫金壇日映
千崖曙石室風生五月寒攀壁憑虛無盡

處孝頭倒掛夕陽殘

登岱峯

陳明會事歷試人

病眼模糊望岱宗恍如平地走蒼龍雲埋
霄漢孝頭寺夜度星河蒼外鐘山勢貼空
雄五嶽水聲喧耳落千峯興來獨倚天門
嘯煙霧茫茫宇宙濃

登岱

王通行參政

徙倚宗封最上頭巖條萬里見高秋升中
玉宇先聲望眼底毫芒視九州秀結靈區
神鬼宅先挂曉日海天浮憶從尼父登臨

後雅興山川曠野遊

登泰山絕頂

楊詩

振衣獨步泰山頭萬古襟懷一豁眸王女
池前雲不斷白鶴洞下雨初收羽書西北
邊聲急飛龍東而民力悲莫說當年封禪
事蒼生誤盡至今尤

秋日登泰山

郭善其學安福人

參差石磴得蒼龍望鶴雲中生見招龍澤
浸衣袂帶雨樹臺登翠嶺欲凌霄漢壇秦樹
今條無御帳明堂久寂寥馭氣來風還有

待清遊原自勝逍遙

又日觀峯候日

振衣絕頂正秋清日觀峯頭待晚晴
曙色未分千嶂合陽光忽動萬方明
之果東接秦碑聳伊洛南臨漢峙平
試問岩頭觀化侶幾能此地小蓬瀛

觀日

張元休 狀元山人

星河耿耿霽高秋日觀峯頭送遠眸
曙色未分青嶂出海雲初動赤光浮
俄看明鏡離三島即擬紅輪遍九州
時昔登臨餘恨

泰山志上集

卷二

望奇觀不負此來遊

岩霞宮升梁同寅長謝泰和

王之綱 翰林中書

仙媛縮玉下瑤階紺宇中開萬仞崖
彩棟貫虹瞻燦燦山禽逐燕遶暗啾
曾聞太液通靈迴何事西崑數草薶
真龍酒漿紆百役會這台節昔綏懷

夜宿岳頂

身在瑤臺萬籟清隔窗誰送步虛人
倚石榻惟孤枕地遠巖城定幾更珠
月半彎

底絕嶽銀河千尺掛前楹偶聞鶴唳青冥
上疑是猴山午夜笙

登封禪壇

李學詩 學士平度人

燔紫想像明堂禮沉壁荒蕪日觀峯
壇出白雲猶漢瑞亭盤翠蓋豈松谿
沖嶺見劉先武聽納何如唐太宗當宇
聖明兼舜禹夔龍自不獻東封

登泰山

張淪 宛丘人

二十年前曾上遊何緣今日久爲留
山岩舊跡猶知我廟貌新營得緒酌
舉首清虛

泰山志上集

卷二

紅日近迎眸仙市白雲收千峯疊出天然
景覽盡塵寰萬古秋

重登泰山

張元休 狀元山人

三年兩度遊東嶽此度來遊景愈奇
序屬清秋消瘴霧人於絕頂指華夷
扶桑日上鷄初鳴絳闕風高鳥不居
俯仰混茫渾一笑只今誤却未分時

登岱四首

張程 上書吉州人

千山迴合擁天孫翠削芙蓉萬仞尊
中斷乾坤身作界平臨日月海爲門
三峯過雨

青龍出孤嶂
擘雲白鳥翔
見說封壇今未
泯

九重恭已不須論

遙從三觀訪丹丘
萬里銀河一日遊
天造蒼龍開泰岳
人於碧落俯神州
平吞渤海雄風起
勢拱燕雲玉氣浮
石室已消丹竈火
仙人何事不重留

仙宮繚繚白雲從
日射天門紫氣重
石溜懸晴還帶雨
岩松走影亂如龍
秦皇龍馭當年事
李白鯨遊何處迹
極目未應人世

泰山志

卷二

五

小

威朝福地廣兌封

坐仰藍輿上翠微
丹梯斗轉忽斜暉
河漢匹練千條出
石澗寒光六月飛
萬壑風煙藏佛閣
半肩孤笠掛僧衣
天門自在雲深處
倚遍安期為啟扉

登玉皇頂

張守約仰止

攬轡還

朝寄勝遊登臨遙
上泰山頭雲空鶴
壁千巖晚月滿龍
泉萬壑秋玄女修
真遠古洞

玉皇高閣擁丹丘
當年封禪碑無字
此日人文徧九州

祭告東岳泰山之神

謝東山 仰止四

九秋虹霓真元會
萬國冠裳舞蹈同
龍角氣騰青帝座
鳳笙聲繞碧霞宮
侈心泰漢風斯下
泰道乾坤日正東

醜罷小臣散不仕
漫隨擊壤頌時雍
贈中丞朱鎮山巡撫山東

羅洪先 狀元書水

青春瓊樹麓

彤庭玉斧登臺翬
朱星日近泰山多
晚色風行東海少
塵冥得年不用移
齊東考牧還聞頌
魯駒鎮撫正資清
淨理片言肯向蓋公聽

登泰山有懷三首 馬一龍 檢許清陽人

我愛幽人棲碧山
蓬萊仙境在塵寰
乾坤一自開吾氣
生死誰能識此關
飽食煖衣茅屋下
鷄鳴犬吠白雲間
思君猶在太湖水
獨倚寒松一嘯還

太虛茫茫都是天泰山一登小天下日中
見斗天不遠山半迴前天斜掛齊魯何人
有今名乾坤此處開園畫與君到了上天
門身世飄飄如羽化
仙蹤縹緲入穹微紺宇琳宮接太虛今古
變遷還此岳乾坤俯仰獨吾軀海東日從
地中出山頂人在天上居秦漢封壇盡草
莽相傳空有玉函書

登泰山四首

張一桂

五岳今登第一區齋心先為禮有吾書從

泰山志

卷二

七

漢世傳司馬松自秦時作大夫疊嶂峻崑崙
分日月片言咫尺故道查行行莫討停車
立問有山陰泣婦無
岱岳稱雄昔所聞振衣萬仞若為羣浮塵
迴隔三十界故老猶傳七十君地軸束來
連繹繹天門南眺夫云云秦松漢時皆陳
迹幾處蒼苔鎖暮曛
翠壁丹崖不厭遊炎蒸伏暑即消秋援琴
且為歌三樂封酒無勞賦四愁冉冉雲浸
衣袂濕瞳瞳日射海天流吾皇久却東

封事年少相如自白頭

綠縹緲烟霞滿道中東皇自宰青陽地玉女
高居絳節宮苔翳斷碑餘鳥跡身依元氣
破洪濛逍遙腰有蒙莊興何事來虛一御
風

小天門

閭闔高標石磴懸午餐繞罷復攀緣龍泉
灑落全疑雨絕壁龍從半入天御帳尚傳
留驛地長松猶託受封年何時珠樹傳雙
鶴為記真機叩僊仙

泰山志

卷二

八

登泰山二首

魏素和

清時倚仗白雲霄俯首山河幾處興地重
由來天子幸名高元籍聖人登寒聲礪石
秋鴻近曙色扶桑海日升卻憶舊遊金馬
地側身詞賦已飛騰
天門佳氣正氤氳躡屐層霄萬象分杖底
清鐘懸海日尊前大鳥倒山雲石碑莫辨
秦皇刻玉檢誰探漢代文辭表未絕開闢
色高歌不使眾人聞

登泰山

翟壽

使節驅馳又泰山肩與何幸數躋攀紆迴
石磴雲霄上突兀天門日月間夾道漫看
新植柳趨庭遙憶舊衣班長安直此瞻方
近萬載龍飛識聖顏

委事泰山香稅賦此

郭恬州官查閣人

去年曾上蓬萊閣今日還登封禪臺滄海
已知重譯獻岱宗間說六龍來萬方香幣
供仙后一代龍章發

聖懷自愧微臣素稅事雲霄徒倚望三台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九

登泰山二首

朱潤 臨中全華人

攀雲躋磴扣天關絕頂摩空星可捫俯視
千山參差從卓看八極隘乾坤龍紋虎阜
封苔蘚漢柏秦松長子孫今古登臨誰是
主斷碑荒碣自黃昏

仙臺御帳自重重一柱當天寂岫宗五色
雲扶明月嶂三史星歷望秦峯桃花洞口
霧爲雨玉女池邊春作冬欲問當時封禪
事老僧指點大夫松

登泰山歸途過雪紀詠 盛唐 仰文

峻極巍巍仰岱宗翠華浮繞絕塵蹤眼前
近覺乾坤窄海外遙觀日月通雲鎖水簾
龍噴沫雪封御帳馬迎駿觀風使了登臨
興願祝山靈永鎮功

汪坦

明堂天子昔登壇御道風流擁漢官海色
迴臨三觀動春陰不敢五松寒白雲忽向
封中出玉檢誰從篋裏看此日滿朝求禪
草相如早晚入長安

泰山上父寺

魏震 知府滿所人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二

倚杖天門香氣濃巖遊賦客贈龍醪
此日仍滄海獻壽于今有岱宗嘉酒乍傾
仙掌露萊衣遠整丈人峯來封玉帛應承
寵回首雲霄拜舞重

侍寅長魏蘭川登岱祝父寺和韻

翟壽 府同安陽人

泰岱春過景尚濃追陪此日幸登龍通家
稱壽來三祝報國脩禮仰六宗英世冠裳
開勝會寸心雲樹紗奇奉吾翁種德流光
遠數見鸞封下

九重

登岱

王世貞刻

奔崖澤落擁晴雷
策石驅龍筆道開
匹練天紫吳觀出
金泥日射漢書回
河流狹雨俄千帶
海色控空僅一杯
莫向封壇論王氣
祇應塵世有仙才

尚憶秦松帝蹕留
至今風雨未全收
天門倒瀉銀河水
日觀翻懸碧海流
欲轉千盤迷積氣
誰從九點辨齊州
人間處處哀城嶽
矯首蒼茫迥自悠

泰山志

卷二

三

登泰山

經彥采註

客路遙瞻二十年
登臨身世恍如仙
望超六合疑無地
步入層巒別有天
日觀暫停黃鶴馭
玉皇親授白雲篇
漫將佳代論封禪
老樹穿碑空翠烟

泰山巔紀遊

張體乾

地天交處此山分
莽寫高明愧不文
玉檢金泥成感慨
嵐光嶂氣自氤氲
翠崖使欲觀紅日
躡磴行人白雲過
我邀仙探聖跡
豈期千仞會同羣

登岱

碧霞宮上最高岑
秦漢封臺草莽深
落日荒荒留返照
飛雲片片過輕陰
因嗟萬世無窮計
疑是秋風未悔心
獨去一聲清磬出
雲林

岱宗登拜

陳萬言

泰山志

卷二

御史

南海

古來二月登巡地
異代登封事有無
玉檢秘藏芳草合
翠華臨幸慶雲孤
天邊舟楫尋仙侶
馬首喬松號大夫
今日守臣惟杖祀
青山尊祖百神趨

夢憶名山已數年
偶隨猿鶴共聯翩
攀懸石磴疑無路
轉出雲林別有天
滄海烟波圍畫表
齊州形勝酒杯前
尋真未悟長生訣
欲向峯頭禮玉仙

登泰山絕頂

董世彥

岱宗東海永桐望
盡道神功接混茫
千載

禪書留漢史一時風雨走秦皇青黎忽出
天門迴紫氣遙望日觀傍使好滿傳三秀
草將因巡狩獻

明堂

忽驚天外北憑欄決背青徐未足寬何處
峯高御海色半空松老散春寒中原一刻
黃河入三越遙同白鳥看四夕封邊占氣
象可容誰奉六龍權

登岳二首

郭汝霖 永豐人

天留岱岳開東土壯志登臨日正晴漢祀

泰山志

卷二

三

秦封俱莽跡峭崖壑獨開情樓臺疊氣
滄溟抱古木龍文日月術探奇未窮吾借
欄草微今夜一星明
盤行已涉碧霞宮峻絕仍懸上帝鐘星漢
誤疑堪掌徑風雲特覺與身通千山突兀
雙瞻外四海蹤橫一望中迴首茲殊真不
遠興來吾欲跨飛鴻

泰山絕頂

戴休 翰林

五岳名山泰最高深秋登謁法遊遊虛閣
仙樂聲將近寶瓶神功不勞自昔夢雷

傳法偶乃今身始識旌袍武當衡華嵩恒
上他日題吟若此豪

碧霞隱隱玉臺寥絕頂高山黑霧靚無數
圍峯蔽日月萬盤曲磴接雲霄真如蓬島
三千界況有神仙第一橋但覺此身飛峻
極不知何處是逍遙

七月三十日頗晴南與攜友出州城林岩
隱顯自高下雲霧飛停相送迎北望峯峯
咫尺在東瞻咄咄珍瓏行聳身欲向指天
謁極目猶牽萬里情

泰山志

卷二

三

登泰山

王世貞 副使

域內名山有岱宗側身東望一桐從河流
晚掛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峯金匱何人
保漢策白雲千古復秦封諸天只在藤蘿
外杖底西風萬壑鍾
紺宇虛無色遙岩竟龍燈界蒼烟奉迴
嶂壑紛相拱石折松蘿裏自懸過雨雙龍
爭玉峽劈雲孤鶩往青天平生政有崢嶸
意識爾應從太史前
翹首精神欲奮揚幾從閣閣見陰陽千崖

忽故中原日六月長飛使者霜在肯鈞天
青帝座卽今封地白雲鄉還應五岳都遊
徧乞取安期大棗當

題龍雲閣

劉應時 劉化法何人

岱宗晴望嶄嵯峨晚日藍輿涉嶺難
紅門通碧落倒聽青石灣銀河路當迴馬
添愁怯天入疏龍轉笑歌欲向神霄禮仁
聖拭尋飛閣暫踟躕

題日觀峯

日觀峯頭觀日出五更三點發鳴紅人間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三

未覺窗天曙嶺上遙連海氣通雲霧變遠
明乍滅水光蕩漾寒還空須臾萬象皆春
色獨立長歌耐遠風

題碧霞宮

赤城霞覆蕊珠宮天遣真君坐此中玉帛
日能來萬國雲雷時便散千峯翠華蕭穆
神如在仙境微茫路不迤白鹿飄飄何處
去空餘烟霧滿青松

題太平頂

絕頂風光迴不羣們羅飛度萬重雲乾坤

俯仰胸襟闊若壑陰晴氣象分滄海一杯
搖演漾青齊九點落繽紛更憐遶日江山
麗長向清時扶

聖君

題南天門

齋戒含香叩帝闕仙風吹我上天門岩間
星斗看欲墜地底雷霆時一奔杖屨帶過
青鳥影衣裳浸入綠雲屯卽看紫氣臨闕
闕金殿當頭捧至尊

題御帳坪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三

迢遞行來御帳坪春風吹醒大夫松泰家
封爵成何事宋代遊蛟摠是空老樹自堅
千歲節青山不改萬年容偶來福地尋幽
事玉鍊金書不再逢

題無字碑

誰扶碣石表雲霓道是秦王封禪碑本是
忘言存古跡翻嫌無字到今疑接天雨露
苔常濕近日璣衡影不移七十二君具泥
滅浪傳寶藏使人悲

題仙人橋

夾石雙懸萬仞淵千鈞一髮引青天見愁
弱水無舟渡道是崑崙有棧連輕舉微將
鳬作鴈高飛思與鶴聯翩還須真造金銀
闕秘授軒轅太史篇

題玉女泉

茫茫何處問三漿乞得來林石隨常吸露
可能消俗骨餐霞原足飽詩腸蛻仙岩上
卿雲爛粉老園邊藥種長靈貺果然膚寸
合願爲霖雨適要荒

題水簾洞

天紳岩下靈源遠萃美亭前玉液長素練
界開青帝座珠簾散掛白雲鄉冷泠似奏
孤桐曲凜凜遠龍六月荷無景頓教清興
發臨流幾泛紫霞觴

題王母池

西母誰迎到此巔軒皇親造碧霞仙徇來
星宿湖中水瀉作蓬玄洞口泉白鶴高棲
梳洗側龍鸞自舞玉環前平生膺有雲霄
意使欲來接上九天

題高老橋

高老橋頭且駐驂青藜閒卧白雲卷平生
能看履幾兩險路方知快活三日午星虹
懸閣道雪殘煙樹點晴嵐祇林喜遇真僧
逢茗葉松花伴笑談

題十八盤

登登直上三千丈曲曲重迴十八盤陰磴
雪敷那免滑石門風急太生寒舉前曳踵
應防面附莫攀鱗可掛冠僊首高留黃峴
側奮身已在白雲端

題磨崖碑

山石峻嶒詎可磨當年極力欲如何金泥
盡付莓苔落玉檢遠虧新藝多漢禪秦封
法草露唐文晉字逝川波我來登覽尋遺
跡獨步巔崖感慨歌

題捨身崖

臨深必戰詩垂鑒知險能危易有銘何故
輒投千仞壁自看不及一毛輕身亡親病
終何補骨碎魂冤難與明傳與蕤兒應念
此舍生還負害仁名

題丈人峯

丈人石上望羣仙吳越周秦指顧間過去
青牛追不及飛來白鶴杳難攀東皇細削
芙蓉闕玉女深居虎豹關咫尺蓬萊天路
隔尋仙不過只空還

題小龍口

萬壑千岩赴一門蟠龍噴沫北騰奔徑空
瀑布疑拖練帶雨驚波似覆盆玉寶雲深
迷月窟仙岩雷動撼天根生來忽覺魂飛
越日暮歸期不敢論

題呂公洞

昔聞三醉岳陽樓今見東山雨度遊王母
池邊瀉詩筆玉皇頂上豁吟眸江湖一去
幾萬里風雨俄驚九十秋我亦放情雲水
客登仙臺畔獨遯留

題傲來山

獨秀西南數傲來天門洞宇鎮萬萊竹林
曲抱青峯出月嶂高懸碧洞開石壁峪中
雲散去仙人掌上鶴飛迴登臨不盡平生
興對景漸無作賦才

題尼父山

尼父南屏正接連巋然別是一山川云亭
畫棟相俸日蒙嶂晴分海岱天地產聖神
人萬世道扶宇宙土千年若若屹立當齊
魯仰止須還景大賢

登岱

余孟麟 修德門人

海氣高餐岳色寒天門西望接長安瑤梯
盡向烟中掛雲羅堪從石上餐難道傳聲
非漢時尚餘封樹足秦官凌風欲跨蒼龍
去花落星壇露未乾

六傳龍揚十二城采風兼作采真行當
余孟麟 修德門人

日月窺瑤錄入夜琅收禮玉清虎洞亂泉
爲雨瀉鯨樓怪石作鐘鳴登封壇古神君
在懷有吹笙侍鶴迎

名山漫憶昔年遊此日遙憐驄馬從龍遊
影往紅海日題詞字拂白雲封巖知雅意
尋經石別有深情寄松松咫尺相聞不相
接憑軒時一望高峯

登天門

李學道 泃水人

石壁唐唐破紫氛半空龍萃洒衣裾烟迷
下界羣仙眇虹跨寒霄兩壁分無數琳宮

依絕嶺有時玄鶴傍輕雲蓬萊高處風微動
億億鐘聲天外聞

登絕頂

絕頂風高天忽開憑空一覽興悠哉烟霞
常護神仙窟秦漢空餘封禪臺弱水波吞
嵐影去扶桑日擁曙光來茫茫人世真成
幻俯仰乾坤首重迴

謁玄宮

一上靈天景最嘉產生芝草石生花雲間
玉殿瞻青帝香繞珠宮擁碧霞眼底風塵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俱因家裏中日月自仙家我來欲把玄機
叩靜對蒼寥思轉遊

宿公館

乘風泰岳訪蓬丘千古奇觀一日收海外
白雲迷故國天邊紫氣滿神州仙人橋迴
懸崖裂玉女池虛近照浮夜宿峯頭無限
思夢魂直伴九霄遊

登泰山

盧濬 天台人

天放晴光快我遊攀崖真跨碧雲頭烟塵
消盡江山曙腸腑收回宇宙秋追覓鳳麟

思孔聖平臨霄漢憶

皇州何人更訝來遊晚一嘆千年願已酬

步向秦嶺立向坤地高繞信此孤尊平摩

日月輝煌景俯探江河漫潤靈封到累朝

閭玉冊脈從何處起雲根賡歌不放家釀
句只恐蒼龍白虎奔

登泰山

孫璋 海寧人

玉柱崢嶸接上蒼攬衣登眺思茫茫兩輪
日月雙奉近一統山河萬里長絕漢有君
皆入貢窮荒無地不歸王于今莫奈束封

泰山志上集 卷二

疏

聖治雍熙邁漢唐

明堂

陳鳳梧 鄆州人

岱山東畔起層臺九陞升高亦壯哉四面
溪流橫翠帶一方石壁削蒼苔明堂制度
千年在玉帛朝宗萬國來我願吾
皇法三代蚤施仁政及蒿萊

登嶽

王棟 訓導泰州人

登嶽到巔奇又奇碧霞宮闕紫雲樓千尋
絕地遊如舉咫尺瞻天近欲窺見大衆人

稱道眼禮玄何限
神悟遙思東嶽靈
秀應有才賢鳴
盛時

登泰山

朱覺民 學士高郵人

淮海生平仰泰山
何緣咫尺得躋攀
仲尼遺跡將繩武
石洞玄修許叩關
磴磴漸超雲霧外
巖巖時立雪霜間
山靈試與源閣下
明鏡無臺更出寰

登泰山絕頂次姜鳳何太史韻

周怡 制使宛陵人

山頭上下界殊分
大地瓊瑤雪浪文
崖壁蒼苔古蚪蚪
松蘿紫氣日氤氲
九州星野盡雙目
萬里封疆只片雲
到此方知天地大
超然身在列仙羣

登岱

鄧棟 制使

東嶽巖巖勢插天
初登使覺歷雲烟
芙蓉瘦削樓臺聳
琬琰蒼茫霧霧妍
七燈似經黃帝筆
五松猶憶始皇年
何須直上天門路
只此塵心已爽然

祝

世宗萬壽詩登岱作

林宇中 新泰縣人

念念無忘報

九重岱宗臺上展
孤忠琪花匝地開
三島玉

樹層空喬六龍
時遇鸛舌香分黃鶴瑞鳳

園光映碧霞
濃態慈舞拜瞻

天衣萬壽頻呼祝

聖躬

喜雨 白龍池

衣捨 北州鳳陽府人

岱宗一月雨不落
生意枯槁柏蕭索
百室

咸懷悲登憂四野
望無青草令太山太守

心勞勞躬待龍淵
日幾遺忘感雲雷
伏光

景普施霖雨
遍商郊
喜雨不寐夜起坐呼

童稚土駭分教
報道沾途尺許深
再拜太

虛稽首賀

祈雨雨通二首

朱洪濟 學士陽穀人

炎蒸如燬值愆陽
大地嘉禾暝欲傷
萬姓

憂惶心殄瘁
一誠感格雨淋浪
豐亨預慶

萬事滿頌述成稱

主牧良功德由來膺食報

徵書首開佐

巖廊

王化訓導大安人

早也為役虐談狂想木燦石眾皇皇郡侯
懸效桑林待河伯洪施雨澤潯望慰三農

興頌美忠翰九稅慶豐稔朝

天課績應稱最燕推高名注

帝傍

抵痕遇雨

張位翰林院掌印

杏謁寒雲暗碧岑松蘿岩壑翠增深山雲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三

欲試登臨興朝雨聊堅去住心

望痕

萬仞丹梯隱薜蘿唐宵仰止巒嵯峨長松

鶴唳烟雲占上洞龍藏風雨多金馬陸沉

無不可彩鸞消息竟如何嵐光變幻殊今

昔徒倚流駒逝急梭

過大龍峪

浮雲萬里結秋陰龍瀑千尋度遠林每怪

登臨風雨驟芙蓉匣裏作龍吟

登岱宗有述

道人夙抱烟霞骨萬累消除只愛山赤紱

長拘真浪迹丹丘一到使閑顏秦漢封禪

古碑在秋草春花仙境閑五載平生從此

始斷苓甘老白雲間

宿岱頂晚晴

天風一夜淨烟霏星斗檮檠燦紫微千仞

振衣空六合羣峯羅列競朝輝

登日觀峯

烟霧茫茫海色冥扶桑一綫破蒼青重洲

瑞射禺夷宅八極春先太乙庭瓊島浮蒼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三

遙莫辨金輪難碧迤邐停不因高處曾開

眼甘與紅塵夢未醒

五大夫松

四時踪難覓五君恩不孤為惜雲霞質翻

因軒冕汗僊蹇竟何負遭逢偶自呼居士

亦既有大夫無特無

過瀑經石

亂石岩前蹲虎豹鳴泉澗底隱龍蛇世間

多少清幽境帝被紅塵封面遮

登泰山

王廷卿源州人

萬曆戊寅司農王季子考績家燕都時
夜夢振衣千仞商頭驚怖而覺已卯八
月朔日以建白駒佐閑西取遊太
宛然夢中光景與辰移未信九月就
使齊登泰山夢景亦復如是蓋信人
大夢出處索年皆然有以主之者於吾
何與哉因賦此以紀其事耳敢言詩云

幾年夢想岱宗遊今喜登臨最上頭雲淨
日從霞外出峯高人在碧空浮仙巖列嶂
青無了簾水龍崖翠欲流四望宣誠天下
小祇緣古阜有尼丘

又次蔡公半洲韻

憶昔遊太和豁然寬心目今秋陟岱宗心

泰山志上集

卷二

六

目寬信宿黃峴有怪翁紅塵多醉僕縱觀
盡九垓俯察盈一抔靈宇鎮巖巖汶流逸
山麓玉池灌頂清銀漢龍布瀑人從天際
來龍在雲巖伏帝德出震方物生寶坤妙
奇峯登霄冲大塊堆地縮方前重五宗坑
挺浮四清煙霞瑣谷豁日月觀石屋嵐色
任陰晴客旌隨久迷盤礴十二迴行行我
願獨推喜先天碑無字焉用讀倦還自轉
輪誰為我推轂

上十八盤

石磴梯雲十八盤人行盤上去來難路頭
屈曲玄之理何日超然生羽翰

咏五松亭

按泰封五松嘉靖間龍起水衝三

株僅存其二

憶昔泰封松五株何為中道竟三無人傳
龍起隨流水惟有賢哉二大夫

題泰山

楊時秀府憲題

誰遣乾坤作混濛層崖疊嶂落天東片雲
時作千峯雨積氣常吹萬里風評品洞天

泰山志上集

卷二

六

須第一輪旋造化與汗隆下看世態多難
合欲借名山老一翁

登泰山詩二首 仙源謁吏陳宣題

乾坤五嶽峙形勝首稱東巖巖形殊秀巖
屹翠壁崇蒼蒼看礪石獨立擬崆峒下界
雲烟香中原日月同山靈曾駐輦地險幾
回驂雪下先冬白日觀未晚紅道遙青帝
殿精爽碧霞宮棟宇聯星斗神光閃電虹
聲名馳化外紫雲肅升中感應千方一呼
號萬里通貢輸如國探度裁比玄功漢策

相如麗秦碑李斯工仙人疑可見玉女日
相連元化無離合山川隨始終我生哀
短流落壯心雄寄寓聊題咏低垂寓赤衣

又

穹隆不可極太岱幾千秋蒼茫視下界
渺俯神州萬壑千峯轉攢簇白雲愁鷄鳴
天未曉日出如紅毬明滅扶桑樹隱約滄
海流唐虞變戰國千載似置却英雄無恨
業過眼一浮漚秦皇與漢武溺志若仙求
徐生既已去安期不可留吾來甘薄宦無

泰山志

卷二

七

心已盟鷗夜宿烟霞頂願與廣成遊廣成
貌無際且自歌滄洲

登泰山

張一鯤

御史四川

泰嶽諸峯意載楚只今攀躋豎危毛麓連
燕薊雲根遠影入虛空玉柱高下視無倫
同孔覽東升有祀重虞夏大觀不狂人間
世繞到層巔氣已豪

日觀峯

岱宗峻極見東瀛漏滴綫掃日已生鳥影
遠隨雲影盪水光時與日光平霞成五色

滄溟曉浪湧千尋伏怪驚夸父若還知下
問為言欲逐可騎鯨

登泰山

孫時林陵山人

崇朝常說泰山雲如削芙蓉迴出羣疊嶂
迴陰藏巨壑長河浮練落晴霽烟霞不改
登封色金石猶存異代文此日乍臨多遠
勝獨將杯酒戀斜曛

題玉皇頂

王弘誨

縹緲丹梯入九重玉皇於此秘靈蹤尋真
直上朝元殿身在蓬萊第一峯

泰山志

卷二

四

題日觀峯

五夜峯前曙色浮瞳瞳先出海東頭
赤手扶義馭早向人間照九州

題丈人峯

高標獨立向天門氣象巖巖仲止存五岳
曾聞岱宗長諸峯應是丈人孫

題桃花洞

流水晴懸碧澗寬桃花春似武陵溪東方
自傲隨王母縱少漁郎路不迷

玉女宮

吳安貞歙縣人

取竊來雲到絕巔空中別是一人天靈區
玉女霞常護獨鎮在鬼不記年

磨崖碑

御製全泥筆力豪錫磨峭壁仰何勞天文
不勒人間石常伴秦雲漢月高

登孔子小天下處

絕巔巔屹最上頭齊州九點一毛收吳門
繫練今猶在神化誰能續勝遊

摩空閣

高閣凌虛紫氣含諸耒隱隱列朝參振衣

泰山志

卷二

四

不必雄千仞指顧星辰手可扳

白雲洞

王氣英英洞裡浮無心聚散只悠悠仙人
欲向清虛府呼吸來之到上頭

登泰山二首

戴景副使長安人

混茫開鑿是何年五嶽稱宗此最先紅日
東懸滄海起黃河西坼白雲連千盤積雪
迷青竊萬壑飛泉落紫烟漢時秦封俱浪
跡古碑空有草芊芊

參差危磴駕飛梁倚杖秋高玉帝傍鳥外

雲霞通瀚海天中樓閣掛扶桑懸崖樹冷
千峯色絕頂鍾清九月霜島上羽書今警
急側身北望涕沾裳

登泰山四首次陳玉叔韻

袁宗泗

矯首蓬玄跨鶴翎直從天柱瞰真形煙雲
不斷封中白齊魯遙分字下青海湧金輪
翻浴日壇低銀漢落紫星醉來細剔摩崖
誦剝蝕苔紋惜斷銘

充鎮天孫度不羣崑崙西望接氤氲珠懸
龍峪常疑雨翠偃糾松自起雲七十二家

泰山志

卷二

四

更祀主百千萬劫此元君狂歌白鹿飛龍
句谷應天垂壓斗文

由來神秀岱山鍾玉簡金函秘六龍聖代
祇今頻望瘞殘碑猶昔修登封崇瞻帝闕

雄三觀俯身滄溟盪一胸聞道飛僊常挾
悍巖隅何自得相逢

一覽天空盡目前河流練影總茫然圖先
五嶽羣靈應勝絕三宮幾洞天側望賦愁
嗟往日重來探英記何年巖頭片片霞長
碧玉女千秋絳節懸

一天門

一入紅門界青崖
杳窺中樞與人倒
挽絕磴路懸空直上
山疑盡紫迴岫不窮
巖巖頻在望今日始
通天通

二天門

再上天門望烟雲
滿素衣陡崖三面削
峭壁一泉龍排戟
孝逾覺通天路轉微
涼風吹傲骨五月凜
寒威

三天門

攀蕭經御帳駐馬
愁泰松直劈拳雙立
斜

泰山志上集

卷三

四

盤級萬重山腰驚
雨過峪口亂雲從自
北天閣叩方知第一
拳

無字碑

曾聞鞭石上封臺
矗立危巔鎮九垓
丞相有斯工篆隸
空碑無字誰能盡
苔功因風雨難爲
頌書自坑焚莫與
裁一片負岬同虎
視坐今千載獨夫
衣

日觀峯

天鷄曉唱未鳴鐘
獨立巖頭望燭龍
灝氣曙分義駟動
金波霞散赤鳥從
一九倒捧

浮三島五色束
搖射九重縱有浮
雲那得故長安回
首近中峯

靈巖

自分卷石泰山餘
四壁玲瓏疊翠踈
錫卓泉飛雙鷗至
鐵衣僧去一龕虛
雲深班洞迷蘿徑
香散巖花滿竹居
到此塵心消去盡
含毫臨發更躊躇

登岱四首

李應祥 別使無錫人

阿閣神房事有無
驚看名嶽壁雲孤
風烟片刻陰晴改
紫翠千盤氣色殊
太華天邊

泰山志上集

卷三

四

差伯仲滄溟日下
渺然盡登高似有
尋仙路幾欲凌空
駕玉鳥

磴道盤旋知幾重
排雲直上最高峯
半天風雨龍雙瀑
絕代冰霜老五松
呼吸誰能通帝座
登臨我欲問仙蹤
相如空自誇詞賦
何事遺文漫請封

三觀蒼龍破紫氛
河山遠近望中分
東皇高擁三千勝
往事空傳七十君
絕頂風迴天震盪
亂峯回護日氤氳
碑臺寂寞空今古
浪道封中起白雲

宇內何如青帝尊下看羣峙亂雲屯星辰
最近天孫座沉澁全收玉女盆遙海分明
懸日月中奉咫尺判朝昏東方莫遠氛埃
起矯首各將叩帝閭

登日觀奉

岱嶽已崇絕危峯無頭頽波光怪潏潏日
影動扶桑天地懸孤柱河山辨八荒登臨
好攜鶴風至恐飛翔

登岱嶽四首

黃克齋

路入天門一線通煙飛嶽頂濕濛濛漸驚

泰山志

卷三

四

遠勢看來變始覺真形畫未工盡日雲霞
擎玉女千秋禮秩視三公青齊極目連山
海信有泱泱大國風

磴道高懸十八盤可堪回望更巔巔當今
四岳愁相並盡使諸山失大觀秦世荒臺
天畔峙吳門匹練日中看但使梁父紛紛
在似學虬龍繞膝端

名嶽登臨愜素聞勝從遼史絕清谷鴻濛
俯視三千界封禪漫勞七十君巖壑蒼茫
寒白日舉巒窈窕墮青雲憑虛未有沖天

(原本下闕)

登岱六首

王士昌

給事中臨海人

卧游塵世半蒿萊此日平臨嶽色間作鎮
地原雄海嶠稱賓勢已失但使天邊郡國
孤烟歛樹杪河流一線來梁甫吟成空自
惜登高誰擅大才
晴窗寒簇翠芙蓉迢遞躋攀最上峯盡俯
羣山誰狎主怪來五岳此稱宗練飛遙繫
吳門馬峽束窺盤峪口龍不斷氤氲成顯
氣龍中舊有白雲封

泰山志

卷三

四

帝座高居玉宇寒飛樓紺殿倚巔巔扶桑
控海三千島落木懸崖十八盤漢時壇空
金檢蝕秦碑石老篆痕殘不知住代銷亡
後幾處祈靈土未乾

越觀峯頭望越鄉依衣平楚更茫茫洞深
片石流雲暗嵐重中天落日黃秋配紫霞
崇上祀震開青帝表東方不須指點山如
礪聖世而今祚正長

人世何從說壯游還胸雲物正清秋陰陽
半割諸峯色水雪平消大壑流極目中原

饒覽勝側身東望倍含愁名區應接渾無暇都入虛教杖底收

箭括通天磴轉危板蕝實勇恣探奇偶從六博仙人局吏問三漿玉女池雨霽喬松數葉色烟和瑤草發華滋漫凌今日須乘興婚嫁余生未有期

登岱二首

林璣 上奉甫四人

岱宗絕頂上清居閭闔氤氳切太虛石蘚磨碑無古字松苓滿地是秦餘金泥秘檢毫光現白鳥微茫練影舒瀚海干戈猶未

泰山志

卷二

四

息空求禪草茂陵書

驅車遙入白雲鄉蕭瑟高盤千仞岡秋雁帶霜過若木燭龍含影照扶桑披衣倒夾黃河帶病渴寒分玉女漿歸路松濤鳴萬壑恍疑望鶴共翱翔

歲丁酉家大人偕踰遊魯登岱岳有和陳玉叔四韻戊戌英分泉東土從醒臺按部以十月下沅有事于岱批復步韻如左

其一

袁茂英 副使應縣人

萬里天風捲雪翎雲開岱岳見真形煙懸玉女霞長碧氣轉蒼龍壁自青樓閣千尋凌倒景山河兩界真分星巡遊多少登封蹟最有秦王侈勒銘

其二

王母池頭鶴數羣望嶽日夕和氛氲紅搖瀚海杯浮日白滂天門石起雲四岳並應朝震位三峯忽已失茅君玉書奪得天孫巧飄送岩間鳥跡文

其三

杖底松濤萬壑聲真遊直欲跨飛龍瑤壇露濕金牀冷石室靈呵玉檢封忽有長風吹羽翼更羅列宿向心胸仙閣咫尺堪攜手願乞三漿何處逢

其四

一縷汶河玉几前齊州九點正蒼然龍盤雙峪鼓無路海近三山別有太古洞流霞常五色靈湫龍而自千年們蕭徒倚吟梁父書破苔痕絕望懸

題大夫松

泰山志

卷二

六

手提寰海聘豪雄而幸來巡過六龍洞爲
大風山尚榜岱因暴雨樹還封

風雨年年陰綠蕪蒼松原不問禁枯束門
尚自悲丞相何用區區表大夫

秦官多少鹿鑾輿御帳空懸石筍孤萬世
可憐傳二世五休何事只雙株

翠色腫臃不記春相逢無復晉時人石前
指點興亡恨何似桃花解避秦

登岱二律

袁一驥 劉仕江陰人

翠障迢迢掛石溪短筇雙屐試攀躋寒松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五

度吹吟消新深潤鳴泉飲斷霓掌上關河

千里閭尊前培塿萬山低東瞻未得收氛

殺橫海樓紅厭鼓聲

岱嶽登臨霽望開鴻濛一氣自悠哉危峯

倚漢青萍劍阿閣樓臺白玉臺辨馬吳閭

鄉國思遊麟魯甸素王衣銘封紀禪寧碑

泐雨露年年上綠苔

冬日偕孫元錫年丈續遊俄而遇雪

玄律回星暮色催岱宗飛蓋一進陪路侵

碧落穿雲去人微青冥御氣來香火祈靈

超萬國典祠望秩視三台金泥玉檢無勞
問畫屨興公作賦才

島嶼登山興未孤同襟豪客任招呼近依
北極心懷闊遠勝南雲思入吳萬里風烟

迷下界滿天雪霽暗平蕪盡勝對倚傾寒
色不足高陽亦酒徒

月夜登岱二首

劉敬業 閬中人

薄暮憑虛登泰岱夜深飛鳥半天中層巖

長步三更月兩袖輕飄萬里風漾漾銀河

疑咫尺熒熒玉閨將連通移家欲卜烟壑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五

下留作人閒避世翁

遊狹仙宮孔子小天下處前人

聖岩突兀倚天雄芳蹟人人仰止同星眾

曲欄憑漢斗雨餘龍檻掛長虹九霄日月

雙丸近萬里山河一掌中不有宣尼留盛

蹟山靈誰與破鴻蒙

二登泰山爲陰雲所蔽不復觀日賦此

胡璣 上事桐城人

當年望嶽等蓬萊此際登臨復幾回縱目

應知天下小飛身疑自日邊來篆籀有字

風霜刺松柏無言秦漢我可奈山靈頻妬
我每教烟霧鎖難開

無字碑

玉輦頻來解祀年空餘片石此山巔應知
侈祀羞林放不向諸生議草禪

李斯斷碑

玉皇頂畔數行碑小篆喧傳自李斯勒石
不須磨琢盡漫將無字道秦時

登岱二首

徐學聚 泰山南麓人

玉女祠高接太清丹青直上翠華平銀河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五二

倒落懸千嶂琪樹橫間列五城俯仰不知
天界問史而史覺海波明登臨使欲凌虛
去遙指輕雲翔翰生

尋真獨上岱宗遊指掌河山萬里收紫氣
中原龍虎地滄波裨海風鶴洲亭云禪跡
無餘址齊魯雄圖有廢丘欲挽天河清世
界興亡不盡古今愁

登泰山二首

朱三聘 參政蕭山人

縹渺憑虛駕羽毛層霄獨立遠塵萬千巖
嵐翠龍冰雪六月松風捲海濤大地河山

皆堪堙人間聲利總秋毫過觀胸次無邊
際傲晚乾坤一世豪

泰山寧不如林放歎息人今盡季孫百代
牲碑勞鼎鑪幾朝圭壁重璵璠呂仙洞古
苔空繡王母池閑水自漫最是秦家封禪
效長生剩有五松存

登岱八首

尹賓商子望父著 漢傷人

天劈玉芙蓉中原北岱宗雲擎青帝觀濤
湧大夫松海日扶桑近神仙大萊供名山
探欲偏先到丈人峯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五二

嶂壑盤靈地樓臺拱帝孫偶來尋石釜隨
意卧天門六博倦人著三萊玉女盆御風
凌絕頂星斗亂堪捫

漢主登封日秦皇駐蹕年六龍驂王仗孤
鷲狂青天鞭石偏能走迎仙竟不還崑崙
看咫尺何處問張騫

造化鍾神秀肩吾踞大東千盤隨杖轉一
逕踏雲通花樹紛呈媚香閣夏長龍欲招
黃鶴侶同醉碧霞宮

崑崙青不極松檜鬱相望匹練吳門香壑

光密殿荒鷄鳴天欲曉鐘靜月生涼卻憶

襄城駕風塵迴渺茫

玉檢金泥閣神房何閑閑真形驅鬼物禪

草藉仙才西北河源出東南王氣來藏書

園不朽更上最高臺

神舉罡風上齊州九點分策探仍倒讀碑

立澤無文振衣紫積氣怪首蓬層雲一醉

陶然去天門掛夕暉

亦有游春癖探奇興轉生水簾寒不捲山

偉翠爲屏壁結蓬萊市龍吟日月明安期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五

如可遇傷手步瑶京

登泰山絕頂一首

郭正域

學士江夏人

峯頭北望走羣龍翠黛千層護出宗玉女

紛紛青帝時金泥點點白雲封義輪駕海

天鷄報禪殿流雲風馬從從倚縱看人世

小清室獨步好從容

丈人峯

秦嶽峯頭有丈人蒼顏古貌萬年身羣山

百萬當前迴來帝選須仗老臣

無字碑

秦帝來封一字無蓋將一字封詩書也知

泰山志上集

卷二

五

當日坑中火又恐山頭片石枯

捨身巖

人生萬事不肯捨一旦投身窮巖下若使

七情盡素捐任教四大從來假

仙人橋

片石窮摩過沈淪也知渡海路應遙羽翰

白日憑空起不信仙人也月橋

蓮花峯

五朵蓮花在前元君玉貌門新鮮朵田

細盡成滄海堆信山頭不種蓮

秦觀峯

秦觀峯頭白日寒天邊回首望長安若使
長安瞻秦岱應知天上有龍蟠

大夫松

雙樹青青古道傍人言拜許自秦皇秦官
豈是饒風力岱色猶能傲雪霜

孔子岩

聖道如天不可登嶽環亦自度嶺峻吳門
白馬分明見猶有賴回望可憑

石經峪

流水自能說法高山儘可觀何必翻經
石上石頭路滑難尋

以上共十首

登日觀峯

胡璣上事桐城人

曙光浮動海波明俯瞰吳門匹練橫
曉得峯頭三秀草好從仙子清風行

登泰山遊黃華洞

馬從龍上事汝南人

從來此洞稱險峻驅馬叩扉一問之山色
故隨行處好天風吹斷旅人思

其二

黃華幽窗白雲間一片青松日往還
鳥道峻嶒煙霧裡誰從煉藥破愁顏

孔子小天下處

秦漢遺跡安在哉唯餘紫氣偏在兔
耳懸星斗光茫近下盡風雲擁護來
百道瀑聲天外落千峯秀色掌中閒
登臨不為尋芳至仰止一瞻尼父臺

過白龍池遊竹林寺

崢嶸亂石白龍川野寺幽閒又一天
夾路桃花夕照裡行人疑自武陵旋

泰山志上集

卷二

六

登岱一首

武林梁鈺書於登封臺

日起見一真本色風行聽萬籟威音披雲
度百千銀海振衣露丈六金身

泰山為五嶽宗元君赫靈其巔自奇為紳
往來瞻謁遊覽者皆有題詠以紀其盛迄
今載在岱史及菟玉集洋洋泚泚傳傳薄
海內外垂不朽矣顧近時名公諸製如玄
圃積玉無非夜光與往哲相伯仲間有刻
石未經什律余不欲其美而弗彰也乃續

契於搜玉集俾先後並傳光揚千禩嗣後
有作可競前休者又當繼此契矣評識
萬曆辛丑歲季冬月知泰安州事胡价書

登岱宗四首

陳其志

由史部郎中

岱宗秀削倚層雲杖屨躋攀到夕曛苔磴
巖崖窺鳥道全泥玉檢問龍文九天闔闔
高高近大地山河細細分見說上真曾此
住今宵親禮碧霞君

峭壁層崖路百盤躋身輕舉白雲端恰逢
青鳥能爲使不道蒼松亦拜官上下乾坤
涵一氣東西日月跳雙丸蓬蓬夜壑驚鳴
籟習習天門欲跨鸞

笑蓉如簇擁高峯望裡情嵐紫翠重桑海

須臾驚幾變達山咫尺各難逢浪跡漢禪
微司馬猶記秦封誤祖龍欲向山靈詢往
事夕陽煙樹渺無蹤

四十年來事壯遊乾坤今始豁雙眸振衣
已絕凌三觀俯檻還疑隘九州青帝祠前
雲慘慘丈人石上風颭颭誅茆擬卜棲真
地無那高寒畏及秋

登岱

穆光

誰從赤漢削芙蓉往杖高攀第一峯玉檢
依然餘漢禪金泥無恙護秦封泉龍萬壑

青雲濕霞起千岩紫翠重十載海天曾夢
到瑤樓東望欲相從

御世雲坪嚴畫閣憑虛遠爲一蹴蹏蒼松
輦道還今古白馬吳門更有無憂氣蒼茫
邀海日鄉雲綠渺瀰天都置身此地真無
相回首塵囂萬念孤

登泰山 是重陽後音張恒嘉友人參攷

乘興躋攀策短筇大東秋色亂芙蓉高聳
太古升中處獨立蓬玄第一峯咫尺肅穆
青帝座氤氲遙想白雲封自來九日登臨

泰山志

卷二

五九

客誰復凌虛賦空宗

疎身遠舉入天門天宇垂垂手可捫東望
不迷滄海畔而有直指大河源擁琴道士
今何往探策君玉那復存風樾五山須踏
偏此心堪與向平言

飛迴霄虛翠欲并亦微烟霧接瑤京雙九
互持高岱近大塊分明一掌平氣肅上方
炎月冷雨濡下界竊頭暗天孫曉謁寥陽
殿靜聽珊珊響佩聲

日觀峯頭一夜殘陽烏浴罷振龍翰東隅

忽動扶桑影碧海高輪赤玉盤萬里曙光
開震旦九天瑞色晃長安芙蓉爛熳含朝
露獨倚神霄仔細看

飛峯井梯迴自攀高凌嶽頂出人寰古今
代謝空文在天地低昂片石間玉檢金泥
封蔓草瑤壇珠斗點空山齊州寥落深秋
色一夜清霜萬木斑

憑高俯覽獨躊躇今昔人間事事殊相立
尚沿三望後山河猶識四巡餘風飄碧殿
鐘聲遠木落中原雁影疎滿眼紅塵淨赤

泰山志

卷二

六

縣好扶藜杖入山間

太丘盤薄戴金盞河海微茫動白濤剡後
乾坤原是幻夢中身世爲難勞九皇代遠
封儀曠三觀天清曙色高解得昔人齊物
意茲山真是一秋毫

練馬遙遙豈易分射牛遺事亦空聞壇前
草樹連空翠天上樓臺擁紫氛環水縱橫
疏汶添介丘突兀倚亭云虞周瑞祀時巡
日豈有金泥秘檢文

巖壑遙遙斷復連千盤層盡出蒼烟玉霄

片月挂銀海紺殿疎鐘和石泉地迫風雲
生杖底天清河漢落牀前舊家蓬閣殊非
遠何日飄飄控鶴還

長嘯天風西極來霓裳欲舉自徘徊時逢
累洽重陽日身上登封太古臺偶向空中
看色界遙從物外覓仙才山頭昨夜聞飛
雪此日秋陰爲客開

登泰山絕頂

邢雲路

萬丈丹梯上遠空煙霞繚渺入龍宮水簾

泰山絕頂集

卷二

六二

道掛天門外陽谷常懸日觀中玉簡金書
探秘策秦松漢柏吼長風登臨千古思宣
父小晚人煙九點同

丈人峯

泰山一何高余乃升其絕獨有丈人尊兒
孫自罪列

五大夫松

詩書楚已盡儒生亦已坑不及五松樹爵
以大夫榮

無字碑

何事秦碑一字無詩書焚盡復坑儒始皇
原自仇文字怪底空山片石孤

捨身崖

爾身泰山重爾死鴻毛輕空令山鬼笑青
帝元好生

泰山卽事

七日受佛戒三日持心齋我慕泰山遊稽
古思燒柴茲山一何高轟起青雲傑舉足
步丹梯遙望天門閑言過王母池銀浪白
皚皚王母向我笑似愛文人來我欲從之

泰山絕頂集

卷二

六三

遊所愧非仙才登仙固無自升天亦有階
上上三天門彷彿們三台天齊表帝座天
女碧霞堆展敬祀瓊芳薦以東海杯空中
看變態下界轟雲雷感嘆發浩唱落日松
風哀夕宿元君側魂夢逸天街恍惚仙人
家降女與余偕塵凡豈不願月老時與媒
連朝辭陰雨此日無氛霾鷄鳴登日觀霞
彩爛玫瑰金波滂不定紅輪出蓬萊左个
望明堂沆瀣埋蒼苔登封七十二而今安
在哉迴駕循舊路訪異特奇傀涉彼蒿里

山間羅坐產鬼百神役萬鬼刀鉅森排也
何異記佛說幽怪志齊語異曰豈太慘禍
生或有胎神雖子不培亦足警塵埃修短
會一盡天地亦刳灰獲罪寧可待向善盡
早回滂身出大宅同上蓮花臺

丁未春同門人鄭光烈李弟爾雅宿泰山絕頂

祁永暉 山人中辰

大觀寧止盡來封六合都歸極目中呼吸
已知通帝座須彌真不礙虛空雁龍二月
危巖雪鶴唳三更絕壑風萬仞拳頭剛一

泰山志上集

卷三

六

枕輒輒那復念浮踪

登岱絕頂

楊師孔 廬後人辛丑

重重踏破白雲封不覺行來碧落中雙眼
俯懸三界小一塵不掛萬緣空跌跏微侍
今宵日長嘯風生異代松多少磨崖秦漢
偈穿雲一一辨遺踪

登岱詩十首

明成化縣新志卷五海鹽人

鬱碧嶽勢真三齊指點中原望欲迷積雪
斗巖封玉檢燕霞絕壑約金泥河流曲遶
崑崙落海色平連碣石低擬向夜分觀偶

日忽驚聞闔弄天難

鈎梯欲絕轉產鬼直切層霄碧殿開峪口
風雲殊變合峽門日月礙迂迴憑欄不辨
諸天徒賴眼都收萬嶺來一自告成珍主
德幾教御蹕上高臺

名宗壁立聳蒼蒼神吳居然傲上霄日照
樓臺孤壁至夜深風雨百靈朝秦封尚億
松陰古漢駕空餘輦路遙獨有三泉堪解
渴使呼玉女乞寒衣

泰山志上集

卷三

五

噫氣通天竅入峽龍經控地維石所仙人
千刻影苔封小篆數行碑依稀足跡吳門
色遠映蒼泉接漢壘
振衣天際幾飛揚積氣微茫出大荒九點
青齊俱漠漠千峯白雲轉蒼蒼莫言秦狩
曾玉石亦有虞巡會者方但得凌風生羽
翰雲中參駕玉螭翔

作鎮東皇極帝孫玄功走望更彌尊廟雲
夕撼羣山動宿霧朝騰萬里昏驛日直教
窮地紀側身真自叩天門茂陵莫就登封

草別有冥搜可細論

復登岱

名岳登臨更幾重
天門曾記昔遊蹤
橫岡萬里無衝躡
高偶千山此獨宗
亦有陽烏旌若木
可能吳馬繫長松
谷中恍惚傳聲出
疑是仙閣響石鐘
靈符今古役風雷
丘壑陰晴各互值
乍見半山雲氣吐
忽聞下界雨聲迴
碑籠巖壁摩空上
泉挾蒼蚪捲峽來
入冥盡收震內象
尚留斜日照高臺

泰山志上集

卷三

六

高高環道往蒼霓
路入重雲絕馬蹄
天關三門通碧落
地盤千里壓青齊
綠崖士女看蟻附
綴壁人烟雜鳥棲
指點列仙靈異跡
扶桑東畔聞風西
神功變幻異昏朝
青帝高居入紫霄
夜見曜靈波面滂
晝窺星表樹間搖
經文石上苔俱蝕
秘策壇中事已遙
梁父吟成堪擁膝
安期書寫未須招

跋袁公菟玉集

茲集也袁公玉田所刻四名之以菟玉者蓋以集中謔作如玉散逸於憤之外茲從而菟韓之耳予則以公之意有不止於此者蓋凡名山大川在宇宙間多有詩文銘刻以紀其勝而後人必錄之誌者示傳久也泰山勝甲天下而古今紀其勝者尤多自周秦歷漢唐宋以至我

朝嘉靖之乙卯皆誌之矣但誌者誌前事也誌之後又三十年而碑銘詩文又不知其

泰山志上集

卷三

六

凡幾中有關於風化

國體者種種人文郁郁乎盛矣哉公欲作之誌時有所未可欲弗誌則恐其久而遂湮也姑集成快命工鐫梓曰菟玉欲人之知其美而愛愛而傳也茲集一傳則前之誌有所續後之誌有所本誌雖不作猶夫誌矣公之意不其遠矣哉予度公之意如此公而以為然遂命書之於簡末

萬曆七年八月吉日泰安州儒學訓導

陵周希旦書



泰山蒐玉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袁稔撰稔字玉田懷遠人官泰安州知州是編

採泰山碑銘詩文彙爲一帙皆嘉靖乙卯以後之

作

詞海遺珠序



粵自鴻濛始肇人文鬱開黃虞以前無論已商周以來懷鉛吮墨抱玉握珠聯肩接武莫不集於帖帙紀於稗官洋洋乎會爲詞海矣然銘詩序記片簡尺牘湮淪磨滅仆棄荆榛墟莽間者弗收俾珠璣零落不藉采擷之用可勝悼哉

道亭勞公篤奇古之好挾鑒賞之精弱冠即通籍金閨觀風海嶠固嘗凌泰岱躡徂徠攬勝龜蒙盡齊魯之墟又東走吳會錢唐天目供其觀括蒼南明獻其

矚西入巴蜀則青城蛾眉錦江劍閣咸按轡焉車轍馬跡半歷寰宇所遇殘碑斷碣蝌蚪鳥文斯籀之篆委卧崖壁莫不捫蘿躋險磨苔剔蘚左右顧而庶幾一遇若饑渴之求飲食商賈之求珍奇登於片刻貯之奚囊積二十年而錦聯壁合充牣篋笥矣萬曆乙亥之冬王子行役潯陽拜公于所居私第公出眎之王子曰富哉言乎夫虬龍片甲鸞鳳一毛得之可以娛耳目矜奇特而况文乎哉是集也禹空商鼎黃竹石鼓皇王之文姜鼎

毛敦齊銘秦詛列國之文碑表
序記歌謠頌誅卿大夫士庶之
文以至風塞霜閨溜流羽客負
弋之戍卒窺鼎之奸雄採其華
不論其世撮其秀不計其人向
固坑劫湮埋散棄荆蓁墟莽間
也今出之幽陬傳之通都大邑

寧非曠古一快哉以考古者論
其世以決疑者覈其真以崇德
者闡其幽以誅心者窺其秘以
文學者資其博以呻吟者鉤其
玄譬之珠璣沉淪合浦祇爲蛟
人之玩採而得之旖旎葳蕤可
飾可珮而照乘懸堂隨其所用

無弗宜已昔有秘王克論衡者
或觀之因謂惟與君共毋廣也
今公茲編積之有年而布之一
旦曾無幾微係吝其卓越中郎
多矣向屬南康守盧君整節推
吳君邦刻之工竟乃敢僭引諸
首云

萬曆丙子仲春旣望浙東震所
王乾章書于白鷺書院

詞海遺珠序



上嘉古儁著作登壇片賦隻詞

木難鼃采勒鐘斷碣石鼓逸文

散著稗官間藏名嶽垂光金石

歷景春秋殘簡流芬鴻篇脫燄

後車踐訪夜燭蒐獵獲諸聞見

詞海遺珠序

委于疏記固殊全璧當是遺珠

排續成帙唵觀快心苑其清裁

銜其玄致定茲粗點置之座右

非有好者不以眎也

萬曆三年乙亥流火之初柴桑

人勞堪書

詞海遺珠卷之一



澤陽勞堪編

東陽王乾章校

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

龜負書冊甲青文以授之文提二十八字景刻于陽

虛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畱命皇辟迭王

衡山雲密峯岫禹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處與

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綏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

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來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

詞海遺珠卷之一

哀勞餘仲梗齏塞昏徙南瀆衍亭衣制食備萬國其

寧寢舞未奔

商鼎銘嘽嘽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

嘽嘽之食不足徂也不能為膏而祗離其咎也

周宣王石鼓文甲鼓云我車既攻我車既同我車既

好我馬既駛君子云獵云獵云遊鹿鹿速速君子之

求學寧肉予子茲以時我驅其時其來俱俱德德良

矣即御即時鹿鹿速速其來大空我驅其僕其來續

續射其豚屬

乙鼓云汧繫泛泛丞彼朝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漫
漫有鯢其遊微微白魚鱗鱗其祖底鮮黃白其鱗有
鮒有白其胡孔庶齊之臭臭洋洋趨趨其魚惟何惟
鯢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

丙鼓云田車孔安鑒勒驛驛六師既簡左驂翻翻左
驂驍驍我以濟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弓時射
麋豕孔庶鹿雉免其原有迪其戎奔奔大車出洛
亞獸白澤我執而勿射多庶遷遷君子乃樂

丁鼓云帥彼鑾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英英四
謂海濤卷之二

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駢孔庶駟騎宜博首車載道如
徒如章原隰陰陽趨趨六馬射之簇簇有驅如虎獸
鹿如兕怡適多賢迪禽奉雉我免允異

戊鼓云我來自東霑雨奔流逆湧盈盈渠隰君子既
涉我馬流汧汧繫洎淒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廊徒
駢連連惟舟以道或陰或陽極深以力出于水一方
丞徒俛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己鼓云宣猷作原作周導導我辭攸除帥彼坂田并
為世里希微猷猷乃畧添栗柞棫其拔櫟櫟庸庸鳴

條亞若其華何為所旂鑿鑿水豳導首樹幽暗

庚鼓云徒御嘽嘽然而師旅填然會同又繹以左戎
障弓矢孔庶滔滔是猋射夫寫矢具奪舉其徒肝
來或群或友悉率左右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
古我來攸止

辛鼓云彼走驕驕馬庶哲哲華華雉位多庶微我
師氏憲憲文武何其一之

壬鼓云我水既平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
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日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迪秋
謂海濤卷之三

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驂駟駟右驂駟駟榮戟以夾汝
不執德播翰黎黎旌旌旌施公謂大來余及如故邑
曷不余及

癸鼓云員人憐丞朝夕傲惕戰西載北勿奄勿伐若
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告于太祝栴嘗受享致
其方藝當逢中囿孔庶鹿鹿原隰既坦疆畛曠曠大
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周齊侯鐘銘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溜隅公曰汝
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

夜官執而政事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年率乃敵僚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余于艱阻皮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城差正饗繼命於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師保正臣惟輔咸有九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歟公之妣而鉞公之女霄生叔是儻于齊侯之所是小心共齊靈乃考虎謹恪其政事

詩經卷三

四

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錫玄鏐鑒鑑乃用作鑄其實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畏若鐘鼓外內斷辟都俞造而屏巢毋或承類

姜鼎銘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政先姑公晉邦余不辱安寧經雅明德宣邠我猷用招君辭辟委揚乃先烈虔不墜諸軍享以寵我萬氏嘉清錫我虎賁千兩勿廢文侯頤命俾賁通弘征鯨湯原取乃吉

金用作寶尊彝用康西夏安懷遠廷君子晉姜用勳綽綽眉壽作敷為幽蒐年無疆用享用德峻保其子孫三壽是利

毛伯敦銘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邦王呼內史冊命邦正曰邦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經五邑祝今余惟疇商乃命錫汝赤節彤彤見齊黃鑾旂用事邦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邦用作朕皇考龔治尊敦邦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詩經卷三

五

周郊鼎銘王命尸臣官此邠邑賜爾旂鸞黼珣戈尸臣拜手誥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秦詛楚文云又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愬告于不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殄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仰大成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泆耽亂宜修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寘室積棺之中外之則冒敗

父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烈威神而燕
倍十八世之誼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刻伐我
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
郇祠圭玉犧牲逮取我邊城新郢及郇長親我不敢
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
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賄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
輪輸械與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
帝及大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畧我邊
城敗數楚王熊相之信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

詞海遺珠卷之十一

木

之威神

秦蜀守李冰誓江神碑竭不至足盛不沒腰又崩
堰官碑深淘潭淺包陂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昔在仲尼叶光之精大帝所挺
頗毋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周流應聘嘆鳳不臻
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
黃玉響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漢經
剛定六藝象與天談鈎河適洽却未燃燭燭滿
與乾比崇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
身立名彰貢登玉室間閔是更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乃綏二縣恭儀以康於天時難撫茲岱方竄彼凶人
覆俾遐荒南敵孔盭山有夷行豐年多乘稱彼兇航
帝賴其勲民斯是皇疾天不吊乃委其榮忠告慙慙
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簞盥不陳生播高客沒垂令名
未矢不刊億載揚聲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薛穆我君大聖之曹惇懿允
元淑共玄秀惟繼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

詞海遺珠卷之十一

七

皇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召榮畢展也匹名朝無疵
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典成奸猾殄逆賢倚帝
庭帝重乃勛自獲專征所臨如神之屏之翰先民是
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潔白駒俾世憤惻當亭眉
者莫匪爾極大命近止邈矣不意于嗟悲兮于以歎
息漫漫庶幾復焉所力咨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
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丹青未末無沂與日月
并于嗟悲兮于以慰靈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銘巖巖山嶽礪落彰較案榮

惠令德弘燦命德時生雅度弘綽允文允武厥姿烈
連內懷溫潤外撮強盾督司京師穆然清邈當塗繼
職為國之權匪究南山遐邇惻惻凡百君子欽謚嘉
樂永傳億齡矣昀昀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下莽
偷有紳冕有十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
白水淵躍昆洳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畧地
經營河朔於是群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
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即位

謝海遺珠卷之十一

八

于鄆縣之陽五城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
十有三年方內人安蠻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
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
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
虞稱滿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路
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尹瑋來在濟
陽碩見神宮追惟桑梓衷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
赫赫炎天爰曜其暉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虔虔則
誕育靈安黃鑒作愿基握天悅帝赫斯怒爰整其師

應期潛見扶陽而飛檣乳克定群兇殄夷匡復帝載
萬國以綏述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
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涖數霜
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
生皇雄顏誕育弘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
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馳思嘆印師
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
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并官氏邑中以尊孔心念聖

謝海遺珠卷之十一

九

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背道畔德離敗
聖與食糧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
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祖桓遵授禁壺修飾宅廟更
作二輿朝車威靈宣杼玄汗以注水流瀆舊不煩備
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
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味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遵
聖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皇皇聖統華
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大一所
授前門九頭以什言教後封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

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
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
義以俟知者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遠越絕
思修造禮樂胡璉器用存古舊宇愍勤宅廟朝車威
熹出誠造輿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汗水通流
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家慶神靈祐
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紫旁仗皇
代刊石表銘與乾運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
窮聲望億載

詞海遺珠卷之二

八

十

一

蔡邕汝南周巨勝碑文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麗有
醇有否有聖伊茲周君允丁其政誕茲明德自始吾
今與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迨綜先
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謨遺世無悶屢辭王
寮洋洋必丘予以逍遙蔑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
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俾此弘高令名華夏光耀昆
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又京兆尹樊陵碑文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
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觀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

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輅四牡承祀烝嘗多士時貢
繇役永息進跼孔夷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
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又童子逢盛碑嘉辭伯彌天授其姿蚤克岐嶷聰獻
敏達常遂過地立號建基時非三代符命無恒人生
在世壽無金石身潛名彰顯於後葉

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
諱翁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即
吏幼而宿衛弱冠與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部符守

詞海遺珠卷之二

八

土

綬黃龍嘉禾木連干露之瑞動頃經古先之以博愛
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
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
暴寡知不許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徼外來庭面
縛二十餘人年殺屢登倉庫惟億百姓有蓄粟交五
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綠崖俾閣兩立壁立隆崇
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芒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
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隊之間過者創楚惴惴其慄
君踐其險若涉淵水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歸于

谷斯其殆哉因其事則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
勅衛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鑣燒破析刻
白確鬼滅高就坪平夷正曲桺致土石堅固廣大可
以夜涉四方無雜行人懽懽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
刊斯石曰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
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慎植威恩並隆
遠人賓服鑣山浚瀆昭以安直繼禹之迹奕世賴福
魏大譽碑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
興踐祚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緒世念吳夷之
詞海遺珠卷之十一
暴滅蜀虜之僭逆于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虎之校
簡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匈奴暨單于烏桓鮮卑引
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
動雷震星流電發戎備素辦役不更籍農夫安疇商
不變肆是以士有拊譟之驩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
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強不服故寬令西飛則蜀
將東馳六旆南徂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鱗潰潰
將沉自三江之流方軌叩來之阪斬吳夷以染鐵血
蜀虜以累鼓曜天威於遐裔復九圻之疆寓除生民

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次干舊邑觀釁而動築壇壇
之官置表著之位大譽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臨
饗之日陳兵清涂慶雲垂覆乃備俾禦整法駕設天
官之列衛乘金華之駕輅建升龍於太常張天狼之
威孤千葉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飭震曜康衢既登
高壇蔭九層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旅酬之高會
行無筭之酣飲千酒波流沓悉陵積賢師設縣金奏
讚樂六變既畢乃陳松殿巴俞九劍奇舞麗倒衝夾
踰鋒上南踰高舂鼎綠幢舞輪擿鏡騎狗逐兔戲馬
立騎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耶魚龍靈龜國鎮之
怪獸瓌文屈出異巧神化自御校將守以下下及陪
臺繇園莫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啓均臺之亭
周成岐陽之搜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
尚茲是以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赫王師征南
裔奮靈威震大外吳夷響蜀虜震區夏清八荒艾幸
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
嵇叔夜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我我先
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濟榮辱溢條穢累婆娑山

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顧神太
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廢
俗隱處巨室反貞歸漢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漢榮漬石門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
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廢土云大河衝塞侵蓄金堤以
竹籠石并葦土而為遏壞噴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
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為郵功業既就僇役用息未
詳詔書許誨立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汝
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繼茂前緒稱遂休功登

詞海遺珠卷之二

十四

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綠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
勢鬱鬱潏潏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
災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虞昔崇鮫所不能治
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率百
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
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後未喻
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勲之嘉課上德之凱表也昔
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墾勞
謙之勤夙興厥職克國惠民豈得湮沒而不章焉

刊石記功垂示于後其辭云

魏野王令司馬孚修沁口碑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
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堤山屈曲周迴水
道九百自大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峻天時霖雨衆
谷走水小石漂送木門朽敗稻田汎漫歲功不成臣
輟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
方石為門若天教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
則開方斷水空渠衍沸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
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太司農

詞海遺珠卷之二

十五

府給人工勿使稽遲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聽許
衛凱西嶽華山亭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
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
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
從勞謙即事有漸散齊華亭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
齊無虞專畢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殫怒時
雨不興其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素於是與令巴
郡胸臆先謹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擇廊立室異處左
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

嘉啓寤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
辭曰巖巖西岳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
求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主璧贊通赫赫在上以畜
萬邦惟穀降神寔生群公卿士百辟績業攸蒙帝命
不遠歲事報功群后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
光靈處所逼窄肩窄有聲神樂其靜儵輒無形尊碑
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
嘉精六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
為光顯入玉庭為公為侯福祿來成刊石記號永享

詞海遺珠卷之

七

利貞

王延壽桐柏廟碑法法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
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
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為四瀆與河今古烈烈明府好
古之則虔恭禮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灾
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需
祗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
君與駕扶老携集慕若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况思
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蔡邕九疑山碑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
建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
虞舜聖德光明克諸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克而
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太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
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君諱安字子祐南陽
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為之
喉舌以致中興食菜于樊子孫氏焉奕世載德守業
不愆在漢中葉篤生哲媛合南頓實產世祖征討逆

詞海遺珠卷之

七

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舅顯受茅土封寵五國
壽張侯以功德加位特進其次並已高聲處鄉校侍
中尚書擢州典郡不可勝載為天下學治韓詩論語
孝經兼典記傳古今異義并食樂約意不回貳天資
淑慎稟性有直秉操不移不以覬貴世政促峻邑宰
寡識慢賢後德被以勞事然後慷慨官于王宮歷中
黃門沉從儀史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
常侍其事上也貞固密慎矜矜戰戰作主股肱助國
視聽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為近臣楷模以兄弟並盛

夢攬二郡宗親特賴榮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朝思其忠追拜都尉寵以應綏策書褒歎賻贈有加嗣子遷寔以幼弱夙叙王爵而喪其所天禮備復位以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月自上蒸然乃尋惟烈考恭修之懿勒之碑石俾不失墜

衛覬漢金城太守殷君碑君諱華字叔時郡之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殷因國寔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至君而懿幼應瓊蘭之美長有冲邈之志敦詩閱禮播調行貴誕循前業守以恪恭仕歷州

詞海遺珠卷之一

八

八

郡忠愕有分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變不羈故能雄傑於并域聲班於上京察何孝廉賁除郎中左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譽茂才宛丘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褻廷庠校政以惠和三載陟隕邪臨金城郡彭羗虜避難遷移役無民匱室如懸磬乃敷權畧獎厲信儉稅率服不敢窺踰兵戢而時動因省職以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事咸悅不勞而勸是以緡紳之徒譚講雅誦釋軍旅之屨革陳俎豆於泮宮其艾檐軫旌顯才良容量三壽賞

刑不偕邦場寧靜歲時豈登耆叟擊壤童叟謳謔功基垣列當升龍祚旻不耆德景命失靈以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於是故吏邊竺江英韓遂等追送遐丘刊石勒勛其辭曰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群文昭有毅武列能仁含舒憲墨以育生民秉紀東壤西園著勛沒名流載永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思續其芳芬漢敦煌長史武班碑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謙恭守約唯誼是從

詞海遺珠卷之一

九

九

孝深凱風志潔羊羔樂是節儉恬此芬芳孳孳臨川關見門墻庶仰其首微玄妙通卓然清問達于帝宮為時著蔡為帝股肱扶助太和萬民併蒙顯宗耀代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晦忽徂逝哲人云亡不享黃耆大命擢戕百遺惟正后帝感傷學夫喪師士女悽愴勒表金門令聞不忘垂示後昆萬載訓揚耶卽淳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為水所

淹不得其尸時歲年十四號慕思吁哀吟澤畔旬有
七日遂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尸出以漢安迄于元嘉
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誅之辭曰鴛
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
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
蒼伊何無父孰怙訢伸告哀赴江求號視死如歸是
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
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
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
詞海遺珠卷之一

蜀道履黃牛因渚江山之勝乳石排空驚濤拍岸歛
巨石於江中崔嵬嶺岫列作三峯平治澤水順遵其
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
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
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眉冠裝宛然如彩畫
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王開導之勢古
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戰而功成信不誣也
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
斧須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建其廟貌
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漢武帝鼎銘登于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
芳
漢武帝對碑刻石辭四守之內莫不為郡邑四夷八
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父民蕃息天祿永得
漢金馬君賜文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
焉縹緲碧鷄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上之鄉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
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今翔今何事南荒也

漢祝長嚴訴碑銘惟漢中興卯金休烈和平元年歲
治東宮星屬角房月建朱鳥中宮之均萬物慈射華
澤青葱蛟行蠕息咸守厥常人物同授獨遭災霜顛
隕殖落壽不寬弘經設三命君獲其殃

漢從事武梁銘懿德玄通幽以明兮隱君靖處休曜
章今樂道忽榮垂蘭芳兮身歿名存傳無疆兮

漢黎陽令張公頌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
娛慰此屯民寧厥君

漢王史威長銘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
詞遺珠卷之二

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漢資中古碑伏羲贊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
以碑海內

後漢慎令劉伯零碑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
高明衆克知命不延引與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蔡
人皆有亡貴終吝兮沒而不朽垂名著兮

漢司隸校尉楊厥碑惟川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
注川有所通斜谷之水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為
尤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

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滋難更隨同谷復通堂
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艱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
斜遠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霍殘橋梁斷絕子谷復
循于是故司隸校尉健為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
伉數主奏請廢于田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
太守王升字雅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
明厥勛

漢析里郿閣頌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注
千道涉秋霖漉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哩
詞遺珠卷之二

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郿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
餘丈接水相連號為萬柱遭遇隋納人物俱隋沈沒
洪淵酷烈為禍於是太中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
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緩濟聞以
為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
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驛散關之嶮漂徙朝陽之平
慘戚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
紀厥績艾康萬里

漢無終山陽雍伯天祚玉田之碑玉田縣西北有陽

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陽公名雍伯雒陽人是周
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至性竺孝
父母終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
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王生其田北
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白璧一雙媒氏致命雍伯
至王田求五雙徐氏妻之遂嫁焉性不好寶王伯自
去今猶謂之為王田

唐張曙擊甌賦器之為質兮白而貞水之為性兮柔
而清水投器而有象器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
詞海遺珠卷之一

品

俄應手以徵情莫不敲蕭煥煥撇撇縱橫胡不自執
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生孰為節奏樂我生平何彼
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含商窮玄咀杜拂綺井以連燕
送楓汀之靡迤啁隈有雪彪咻而雕虎揚晴潭上魚
風捷獵而金虬跋尾目運心語波回浪旋似欲奮而
還駐若將窮而後連得不似驚沙呌鴈高柳鳴蟬並
雙成青瑣驚飢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路破瓊
田聘胎衛肝神清調古既嗟歎之不足諒悲哀以為
主誓不向卑于臺畔和塞葉胡笳定不入宋玉蓮中

隨齊竿楚舞疾徐奮快曲折繁組潺湲下隴底之泉
鳴咽上涇陽之櫓驚隔溪而對語一浦花紅猿哀樹
以哀吟千山月午斯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灑颺則
水心雲母丁當則杖杪真珠於是簌春卉駭靈妹羞
殺今鈿箏金鐸愁聞今鬼嘯神呼時也由闕酒闌煙
迷霧隔覓故步以躑躅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
依依轉首而相看脉脉太守曰遭止良辰好樂還浮
諷賦已勞于進牘謳歌為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
起兮江樓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今闌山
詞海遺珠卷之一

品

道江上孤帆今楊柳津是何旣我今擊拊眷我今慇
懃回首而漁翁鼓枻凝眸而思婦霑巾夫嘗筵一曲
人生一世何紛操乎是非何顧慕乎隆替飄緲宜入
醉鄉來自識天人之際
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漢漢高上深
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
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鳳州遁迹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
洞穴穴中有石臺鑑架一坐鏡圓五寸背鑄水族回

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
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窓繡幌俱滲影中
天寶初劉朝霞質幸溫泉賦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
今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乾開
露神僊之輜輳登與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今
黃一隊熊踏骨兮豹擎背朱一團今繡一團王鏐珂
今金錢鞍直攪得盤古髓指得女媧瓢遮莫爾古時
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別有窮奇踏踏失踣猖狂骨
體雖短仗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

詞海遺珠卷之

其

其

日是千年一過即頭五角三張

詩僧上秦師曰壽詞不祝公今椿與松椿松老人空
無用不祝公今鶴與龜鶴龜汨沒徒泥中祝公願作
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衆
星朝北闕

蜀道觀中鑿并得一碑刻文曰有物有物可大可又
採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奉
父虎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慙
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玉歟天年

地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

錢塘僧清順西湖僧舍壁間詩竹暗不通日泉聲落
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語曰落日斜西風冷幽人
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

高郵王觀莫惱翁篇曰穀垂乾穗豆垂角兩兄年登
不勝樂烏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盆翁自酌翁醉不
知秋色涼兒持翁鬚孫撼床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
慵

詞海遺珠卷之

其

其

魏鍾繇書文武將陞乃俾俊臣整我呈綱董此不度
古君子即戎從身昭其果毅尚其相相師尚七十氣
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鷗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太公金匱視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說言無得汙白
庾有吾謝銅視筆格云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
管挿銅龍還笑王生之壁

黎逢石硯賦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
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還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
融是以為用久而不渝故以為美成器尚古徵闕里

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爭又云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珍于殺青之晨為用于章玄之日

文嵩石虛中傳云石虛中字居隱嘉慶度方圓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封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楮知魯者同出處按石虛中硯也

本心翁食品二十替暖菽曰禮不云乎啜菽飲水素以絢今瀏其清矣羹菜曰先聖齊如菜羹瓜祭移以奉賓乃敬之至粉簪曰天官道人糗餌粉簪未見君子怒如調饒薦韭曰四之日蚤風祭韭我思古人如蘭其臭貽來曰貽我來思王屑塵細六出飛花天一生水註云來小麥也今水引蝴蝶麵王迥曰山有靈藥錄于仙方削數片玉漬百花香註云王迥山藥也炊熟片切漬以生蜜瓊珠曰汲金井水煮瓊珠羹蚌胎的皪龍目晶瑩註云圓眼乾荔也劈開取實煮以清泉玉磚曰截彼圓璧琢成方磚有馨斯椒薄灑以鹽註云炊餅方切椒鹽糝之

銀鑿曰泠泠水白剪剪銀黃鑿鹽風味牙齒宮商註云黃鑿白水薑椒和之王版曰春風抽簾冬雪挑鞭洪興公族孤竹君孫註云笋也可羹可瀝雪藕曰中虛七竅不染一塵豈但爽口自可觀心註云蓮根也

工酥曰雪浮王穆月浸瑤池咬得菜根百事可為註
云蘆菹也作玉糝羹炊栗曰周人以栗亦可以贊紫
殼吹開黃中通理註云烝開蜜漬煨芋曰朝三暮四
狙公何為卻彼羊羔啗吾鴛鴦註云煨香片切承祀
曰丹實靈驗綠苗菁菁餌之羹之心開目明註云枸
杞也可餌可羹并薺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天生此
物為山居賜註云薺菜也東坡有食薺法且曰天生
此物為幽人山居之福菜粉曰碾破綠珠撒成銀縷
熱燭金石清徹肺腑註云薺豆粉也鋪薑為羹紫芝
訓海遺珠卷之二

浴之

昭明太子銅博山香爐賦稟至精之純質產靈樞之
幽深探般僊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蕙帶而品隱
亦霓裳而升僊寫高山之龍從象鄧林之阡眠於時
青煙司寒夕光翳景翠帷已低蘭膏未辟炎蒸內耀

苾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若景星之舒光信名嘉而
用美永為玩於華堂

漢劉向薰爐銘嘉此正氣漸崑若山上貫太華承以
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孝元帝香爐銘蘇合氤氳飛煙若雲時濃更薄乍
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燕山驛壁間無名氏詞云書劍憶游梁當時事底處
不堪傷念蘭棹嫩漪向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牆

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惹紫遊韁曲水古今禁煙前
訓海遺珠卷之二

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
鬢如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沙

浙瀝寄書鴻鴈煙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
建州崇安分水驛壁間無名氏詩江南三月已聞蟬

麥熟梅黃爾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勒花

天

丹陽王乳泉壁間無名氏詩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
無忝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
宣政間修西京洛陽大內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

閨名後庭宴其詞曰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
屏山簇眼重眉樾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
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
綠低迷一庭紅撲款

陽羨溪寺壁間無名氏詩碧雲亭上碧流飛竟日迴
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梢含綠認春歸風前
古澗琴三疊雪後群峰玉一圍遙想上人清太甚水
晶宮裏說禪機

汪彥章武陵桃源行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
詞海遺珠卷之十一

可得東行欲與美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
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
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
晉鼎判東西却魏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
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魏胡武靈后楊白華歌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
風一夜入閨闌楊花飄落入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
拾得楊華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啣楊華入窠
裏

湘妃廟神詩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峯
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

倚松道人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作佛米贊時平主
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
命移將東南介我佛會久聞我曹念佛三昧喑鳴叱
咤化為佛聲三令五申易為佛名一佛一米為米三
升自升而斛自斛而斛念之無窮太倉不足

李衛公安虛詞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玉笙
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
詞海遺珠卷之十一

雲輶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
環

杜牧之逸詩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情碧溪水
重上繁公樓

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纖滅無光柰何以陰
侵陽以卑凌尊

劉禹錫何卜賦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公者之吉派
者之凶同執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
張子厚夢中詩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鉤

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

鼎无咎揚府君碣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在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士兮以慰民之思

裴說寄邊衣詩深閨下冷開香篋玉筋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

詞海遺珠卷之三

六

雪獨下閑階轉更切孤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鴻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枝齊綻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寒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

王密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云驚逋復田疇關教以耕耨故為政可朞月而致寬之則濃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為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

晉摯虞庖犧贊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神農贊神農居世通交該極民衆獸豳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草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通其飾

黃帝贊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弭難消患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唐堯贊唐帝放助欽明文思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夏禹贊決隄疏河刊山敷土四隩既宅爰倫攸叙甲

詞海遺珠卷之三

七

宮菲介以寧

殷湯贊唐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舍帝稱王

周文王贊周文翼翼儀形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昏西鄰之曜九有既集以聖易暴

周武王贊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既耀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蹤

魏曹植母儀頌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義以處清寧後宮九嬪有序伊為媵臣遂作元輔

明賢頌於鑠姜后北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不言

起失朝求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姜嫄簡狄替魯十四妃子皆為皇帝摯早崩堯承大綱玄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羽化虞唐

禹妻寶禹妻塗山土功是急惟啓之生過門不入矯達明義勲庸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隋牛弘郊祀昊天上帝歌聲極嚴祀式奉尊靈因高靈敬掃地推誠六宗隨光五緒陪營金石諧合絲竹婁

清我案既成我酌惟明元神是鑒百福來成

梁江淹奏宣列之樂歌聲崇配天周尊明祀瑞合分

詞海遺珠卷之三

入

陰夢同泰時青幕雲舒丹殿霞起二曜惟新五精告

始于以饗之景福是報

後漢王粲太廟頌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聲啓洪源貽

宴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明丕欽允時祖考

崔駰東巡頌休九龍之華旗巡翠霓之旌旄三軍建

激羽騎火列天動雷震隱隱麟麟又比狩頌維容清

屈謐爾無虞重拱穆穆神行化馳

班固南巡頌維漢再命爰葉一十協長和則天經郊

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于西都又將祫于南庭

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滌駕建日月之旃旌

郭璞釋天地圖贊祭地肆瘞郊天致煙氣升太一精淪九臬至敬不文明德惟鮮

北齊邢子才賀老人星詩瑞動星光照化穆月輪重庶徵付社錄將以贊時雍

郭璞飛魚贊飛魚如豚赤文無君食之辟兵不畏雷音

曹植承露盤銘大形見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

氣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盤

詞海遺珠卷之三

九

蔡邕模文洋洋暮春厥月除已尊卑煙驚惟女與士

自求百福在洛之矣

隋薛道衡夏晚詩流火稍西傾夕影遍層城高天澄

遠色秋氣入蟬聲

徐廣秋賦招搖西建天高氣清飛霜凝酒悵葉飄零

魏文帝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零落露為霜

湯惠休白紵歌秋風嫋嫋入曲房羅帳含月思心傷

蟀蟀夜鳴斷人腸長夜思君心飛揚他人相思君莫

忘錦衾瑤席徒為芳

阮籍大人先生歌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
折呼吸不通寒冽冽

晉劉琨妻元日獻椒花頌旋穹周迴三朔肇建青陽
散輝澄景載渙美哉靈花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
於萬

潘尼已日詩藹藹疏圓載繁載榮淡淡天泉載淥載
清

魏文帝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為陽數
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

詞海遺珠卷之二

上

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
菊紛然獨非非夫含乾坤之純和休芬芳之淑氣孰
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殫秋菊之落英輔
体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王讚皇太子會詩玄陰受謝青陽啟號氣以升新光
以求照

北齊魏收蜡節詩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宿心何
所道藉此慰中情

庾肅之山贊懸崑杳翳神明攸居官府風雲懷吐川

渠

相玄南遊山詩序姑洗之旬始暨衡嶽懋興素石映
濯水湄

庾信終南山義谷銘寥廓上浮崢嶸下鎮立壁千丈
橫峯萬仞松桂危懸風泉虛韻乘輿嶺坂舉鍾雲根
八溪分注九谷通源北含銅井南浮石門橫鴻大河
銀繩百堵膠葛九成徘徊千柱桂棟凌波梅梁垂雨
疏川莫嶺落寶羅柯事均刊木功伴鑿河

晉陳總奉詔請雨祈大石文義裁大石佐岳通理合

詞海遺珠卷之二

上

滋吐潤惠我四海

表曜釋奠詩南庠貴齒東學尚親卑躬下問降禮師
臣國冠齊濟方領恂恂

荀勗從武帝華林園宴詩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大苑
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時乘人欽若靈則飲御
嘉賓洪恩普暢慶及衆臣

後漢遠夷慕德歌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何化純
自明主聖德思深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
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夷俗歸德心

婦慈母

又歌荒服之外土地境墮食肉衣皮不見塩穀吏譚傳風大漢安樂携負歸仁長頸臣僕

摯虞孔子贊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沉翳鳳為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漢徵君伏生墓碑其畧云以明經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于齊魯之間文帝撰五經尚書

太傅安車徵之年老不行及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徵君

詞海遺珠卷三

十一

李允盟津銘曰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

崑崙有銅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為

漢侍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羗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羗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

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哺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魏太平真君三年廣德殿碑頌肅清帝道振攝四荒有繼有戎有彼氏羗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欽欽惟忘峨峨廣德奔奔焜煌

赫連龍昇七年遺將作大匠梁公叱于阿梨為龍准大銀號曰大夏龍准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准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郭林宗碑其畧曰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起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

詞海遺珠卷三

十一

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

霍太山惡來飛燕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

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為斯其裔也

滎陽鄉亭候李勝祠前有石蹟碑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其畧曰百族欣載咸推厥誠

長垣有蓮亭伯玉祠曹大家東征賦云到長垣之境
界今察農野之居民觀蒲城之丘墟今生荆棘之藁
蒸蘆民在城之東南今民亦嚮其丘墳唯令德之不
朽今身既歿而名存

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其瓊瑤而食之泣而又與瓊瑤
盈其懷矣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瑤歸乎歸
乎瓊瑤盈吾懷乎

漳河神壇碑曰河內修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
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士不稼穡導披按地圖與

南海集卷之三

五

五

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排通
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

五迴嶺石碑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
逕五迴之嶮途覽崇峯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
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元功

給事黃門侍郎潘岳碑曰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

故門生感履醢以增慟乃樹碑以記事

李尤鴻池陂銘曰鴻澤之陂聖王所規

陳城有漢相王君造四縣碑其畧曰唯茲陳國故

曰淮陽郡云云王清惠著聞為百姓畏愛求賢養七
千有餘人賜與田宅更舍自損奉錢助之頌曰修德
立功四縣回附

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
不知興何代也傳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初建
此城則有斯立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
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
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祭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
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後有人著大冠
絳單衣扶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求昌曰我王子
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壽
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
好道之疇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譚思以歷
冊思知至德之兆寔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
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祠濯之敬肅如也國相東
萊王璋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
邊乾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

陳留北高陽故亭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

月雍丘令董生命縣人裴照為文其畧曰輟洗分餐
諮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
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

漢太尉喬玄鼎文曰故臣門人相與述公之行谷度
體則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勩于征鉞書于碑陰以昭
光懿又有鉞文稱是用鏤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
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勲焉

臨惟有豫州從事皇毓碑云殞身州牧陰君之罪時
年二十五臨惟長平與李君二千石承輪氏夏文則

詞海遺珠卷之三

未

高其行而悼其殞州國咨嗟旌閭表墓昭叙令德式
示後人

臨惟長左馮翊王君碑云善有治功累遷廣漢屬國
都尉吏民思德縣人公府掾陳盛孫郎中兒定與劉
伯鄰等共立石表政以刊遠績

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
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青州陽未復通海岱之士頌通津焉一曰唯彼繩泉
竭喻三齡析盡珪璧謁窮斟生道從隆替降由聖明

一曰敷化未暮玄澤潛施枯源陽瀾涸川滌陂一曰
先政輟津我后通洋但頌廣文煩難以具

宜城有泰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
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于廟下號為冠蓋里刻
石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寔敷儔又君子以生惟以
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

漢帝十一年頽陰劉陶為縣長政化大行以病去官
童謠歌曰忼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天下民

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冢碑曰六帝四后足諮

詞海遺珠卷之三

七

是詠

宛人孔嵩字仲山貧賃為阿街卒故其讚曰仲山通
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朝水枝分為樊氏陂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諺曰陂
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

三峽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
之歌曰漢德廣開不濱渡博南越倉津

自朱提至魃道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為之語

曰猶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鳥樛氣與天通

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

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汎随湘轉望衡九面

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豕隨水覽有隱起字云筮

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

後周王褒温湯銘曰白鑿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

飛流瑩心

机融峯山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

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榜分螺書匾刻

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

草不言其貴

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谷何嘗可獲

羊祐薦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

乎太清退嬉遊於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

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四趣不要而自聚當

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踞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

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截其羽浮若漂

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巖之阿邕邕兮悲鳴雲間

因飛凌虛厲清和渺渺兮瞥入清塵拂日桴翼景光

羅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氲嘉貺龜集

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顧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

鳴萬馬皆瘖

唐人酒令遠望漁舟不濶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喉

按尺八蕭管之制也

梁元帝放生池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於

飛尚張羅於漢后

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

草不言其貴

古鏡銘漢有善銅出甬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

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頊氏鏡銘鳳皇雙瓊瑤裝陰陽合為配日月常相對

六花水浮鑑銘上方作鑑宜侯王左龍右虎掌四旁

朱雀玄武和陰陽子孫具備屬中央長保二親樂富

昌

十二辰鑑銘名言之如自有紀鍊冶銅錫去其滓辟

除不祥宜吉永長保二親利孫子辟如○衆樂典祀壽

比金方西王母

古鏡銘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宜官秩保子
母又一銘尚方作鏡四夷服效保國家人民息胡虜
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
吉後世樂無極

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
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

漢王符自叙替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
懸與仕跡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

詞海遺珠卷之三

金

手

齒落日月踰過時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不
娛快曆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四明梓碧山人危箴圍棋制肥水之勝單騎入回紇

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

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

業浮海遇風色不變于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

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蠡牛節制誰從正所

以試天下之英雄

周司寇臣銘作司寇臣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

方求之枯福

禮記蜡祝辭土方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
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
句

郭象莊子注工人無為于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人
無為于親事而有為於用臣

越絕書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得種獨不榮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為之贊

曰永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

詞海遺珠卷之三

金

世

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楊不悅夜戶不啓善
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漢馬融西第頌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瀉庚辛

之域

孫思邈四言詩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

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爐

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

霹靂姪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

幾夕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

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不疑血滴號曰
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與金相類駐
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
雖外方之事而詞語高古傳者甚少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不全中有句云薄烟幕遠郊遙
峯沒歸翼

華陰道有宗忠簡公澤石刻絕句詩二首一云烟遮
旻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庵柳
絲如織映人家一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
詞海遺珠卷之三

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岳武穆湖南僧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

王摩詰逸詩輕陰閣小雨深院畫牖閑坐看蒼苔色
欲上人衣來惟見于董道畫跋

眉州象耳山有石刻李太白書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
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

古歌銅雀詞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雀一
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

李益逸詩微風警暮坐歸牖思悠哉開門風動竹疑

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堦下苔幸當一入幌為
拂綠琴埃題云竹窻開風寄苗發司空曙

柳子厚題石門長老東軒詩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偏
蓮花為誰用

唐鄭嵎津陽門詩世多不傳蓋叙開元陳迹也凡七
首其叙五王遊獵云五王扈駕夾城路轉聲校獵渭
水濱雕弓繡弣不知數翻身威沒肯蛾眉赤鷹黃鵠
雲中水妖狐狡兔無所依

其叙賜浴云暖山度臘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
詞海遺珠卷之三

成王蓮噴香液漱回烟浪深遙遙屏屏象薦羅列
錦兒繡鴈相追隨

其叙三國妓淫云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三國爭光
輝鳴鞭後騎何蹀躞宮粧禁袖皆仙姿

其叙教坊歌舞云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晏臨花
枝迎娘歌喉玉容窈窕見舞帶金蕤

其叙離宮之盛云飲鹿泉邊春露晞粉梅檀杏飄朱
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峯頭王母祠蓬萊池上望
秋月無雲萬里懸清輝上白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

愁不歸

其叙幸蜀歸復至華清云卷與却入華清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霜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雪衣女失王籠在長生鹿瘦銅牌垂象床塵凝香殿被畫簷蟲網玻璃碑烟中劈碎摩詰畫雲間自失玄宗詩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瑠璃
其叙舞馬羽裳云馬知舞徹下珠榻人惜曲終更羽衣

劍門關絕壁唐明皇詩劍閣橫空峻卷與出狩回翠

詞海遺珠卷三

五

屏千仞合州岷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臨潼驪山之溫湯有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幃蠶珥環漸浴酒發春海棠暖咲波生媚荔子漿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鬼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機傳看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丹鉛總錄云其石今已磨為別刻

王羲之作蘭亭記又以方金谷序金谷序今不傳實蘭亭之所祖也其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自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

詞海遺珠卷三

五

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詩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夏侯湛補亡詩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朝侍昏宵中告追鷄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孫子荆除婦服詩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桓玄作王孝伯誄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則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崔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誅之爰

旌芳郁

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巖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
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
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賓漢書不載此

劉孟陽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東帛受
公孫棄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
裳

宋人題釣臺詩龍衮新天子羊裘老故人

詞海遺珠卷三

某

廬山古石刻有晉釋慧遠遊廬山詩世罕傳弘明集

亦不載其詩曰崇燬吐氣清幽岫棲神跡希聲泰祥

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

門靈闕安足闢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

霄不奮中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元徐延徽竹枝詞畫說廬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

牛牘拋萬斛臘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沃州岩石刻晉釋帛道猷陵峯採藥詩連峯數千里

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

劉禹錫竹枝詞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

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劉集不載

劉言史瀟湘舟中聽處女歌曉過歌云夷女採山蕉

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粧粉紅間歌曉過深峽裏曉

通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嬋娟沒

綠條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凌天風雨

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細粧含怨姿清猿未盡聽

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

蒼梧愁此詩世罕傳

詞海遺珠卷三

七

杜工部逸詩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

留着伴梨花

梁簡文帝楓葉詩菱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落葉酒

行舟仍持送遠客

楚景陵西塔寺石刻裴迪詩景陵西塔寺蹤跡尚空

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

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曹勣川倡和外無傳

詞海遺珠卷之二終

詞海遺珠卷之三

潯陽勞堪編

東陽王乾章校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漠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漚水置瓶中焉辯溜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止載首二句註云下缺

詞海遺珠卷之三
博陵和儒女廟壁題喜遷鶯詞汀洲蘋滿記翠籠米

采相將隣媛蒼渚烟生金支光爛人在霧綃鮫館小鬟頓成雲散羅襪凌波不見翠鸞遠但清溪如鏡野花留靨情睠驚變現身後神功緣就吳蠶繭漢女菱歌湘妃瑤瑟春動倚雲層殿彤車載花一色醉盡碧桃清宴故山晚嘆流年一笑人間飛電

岳陽樓有張翺詩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黃鶻秋水半江雙白魚鼓瑟至今悲二女沉沙何處吊三閭朗吟僊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上碧虛世不傳

劉禹錫逸詩其題焚絲瀑云飛流透嵌隙噴洒如絲焚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見脉分

逸樂府絕句大鰲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裏商人女來占西江明月天

咏鶯雜體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緣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裏百轉如簧烟景晴

觀舞詩山鷄臨清鏡石蕋起通津何如上客會長袖

詞海遺珠卷之三

二

入華裊體輕若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迴身去層波猶注人以上數詩世皆不傳

薛濤逸詩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龍頭兒

唐僧貫休詩霜月夜徘徊樓中羗管催晚風吹不盡

江上落殘梅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燭天補剌石昆劒切來泥著指痕猶濕經旬水未低呵雲潤柱礎筆彩飲缸覓鶴眼工諳謬羊肝士乍到連漸光比鏡因墨膩於鬢捧愛

同交印矜持過乘珪宜從方袋挈枉把短行批淺水
金爲斗泓澄玉作堤

續南都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唐詩中不載
其詩曰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
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
武昌樓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氣謝安園翳上
萬盡敬亭雲

唐僧靈徹古墓詩松樹有死枝塚墓惟莓苔石門無
詞海遺珠卷之三

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山云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塞
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文籍不載其歌云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蜀有女狀元黃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薦
之發攝府縣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
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君郡掾永拋鸞
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
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乃嫁之

曹子建遺詩棄婦篇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
灼烈烈耀彩有光榮光好暉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
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
長嘆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
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
從中來嘆息通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
還入房肅肅惟幙聲褰帷更攝帶撫絃彈鳴箏慷慨
有餘音要清悲且清收淚長嘆息何以負神靈招搖
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獲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詞海遺珠卷之三

四

秦始皇作驪山陵民怨之井泉歌運石井泉口渭水
不敢留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壠

唐長孫左輔寄衣曲征人去年戍遼水夜得遺書字
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心達千里君寄遺書
書莫絕妾吞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
開字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
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此詩亡逸英華亦不載
侯夫人看梅詩砌雪無消日卷簾時自舉庭梅對我
有嬌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惜是天真

王梅謝後青陽至散與群芳自在春

楊素作柳弘詠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嚴君平老子注世多不見其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有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翬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

詞海遺珠卷之三

五

死不幽志又云言爲禍匹點爲害工進爲妖武退爲

慕容張融海賦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畧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

漢有鑑銘尚方作鑑其大好上有僊人不知老渴飲王泉饑食棗

又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故共集鼎新儀天駕質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

又云練形神冶營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顰翠對臉傳紅綺窓繡幄俱照秦宮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

黃滔賦明皇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王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雲萬疊斷腸新出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

陳蕭郎詠襖裙詩鼎鼎金沙淨離離寶絳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

詞海遺珠卷之三

六

郭象莊子注養生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云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倭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又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者不謝淒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學士多不見此語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頽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

唐王起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袞衣而更妍洗
列周經優合詩雅

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
盈

梧州水井刻詩井名未磨滅自我發沉晦

秦觀醉橫州祝生家詞喚起一聲人悄余冷夢寒牕
曉障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
破柳瓢共醉覺傾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

欽州銅柱刻云銅柱折交人滅

詞海遺珠卷之三

七

朱新仲韶州大湧泉記自有天地便有此泉振高僧
之錫而躡騷人之屐多矣若據石臨清岸白晝醉則
自我輩始

唐許渾夜宴韶陽樓詩待月江樓捲翠羅玉盤瑤瑟

近星河簷前碧樹窮秋密窓外青山薄暮多鷓鴣未

知狂客舞鷓鴣先讓美人歌使君不惜通宵醉刀筆

初從馬伏波

楊萬里跋韶州政寶堂蘇軾黃庭堅石刻云蘇黃省

落南而嶺南無二先生帖大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

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碧海矣

齊范雲飲始興修仁水詩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
龍川人藍喬隱霍山吹鐵笛賦詩太一寧前是我家
滿牀書史足生涯春深帶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
花

唐鄭文寶緱氏山詩秋雲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
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

莆中靈石山僧寂南平鍾王禮致之不赴書付使者
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

詞海遺珠卷之三

八

不采郢人何事苦搜尋

邵武王氏墓銘琅琊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
月葬在石城西宋大觀二年有危氏掘出不知爲何
代人也

邵武人饒幹銘能磨琢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

不足能烜赫而丹吾之較乎則足踳踳如不欲故樂

也不加若性而汙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

不惟其名而實之篤

無町畦道人名馮觀邵武人也有詩踏遍紅塵四百

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顏雙道不相侔風馬牛

熙寧中邵武人支離子仙化復見于蜀寄友人詩昔遊西太一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

唐歐陽詹漳州柳營江驛詩回峯疊嶂送亭隅數點烟霞勝畫圖日暮華軒捲長箔太清雲上對蓬壺

泉州延福寺宋趙令祠唐姜公輔秦系銘嬰麟神龍蹇蹇匪躬姜相之忠塵視公卿惟義是榮秦君之清

祥符間既寧人徐奭鑄鼎象物賦足惟下正詎聞公詞海遺珠卷之三九

鍊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
白玉蟾自贊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煖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

唐陳子昂大戕山詩浩然坐何慕吾蜀有戕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

淳祐間鄧得遇邛州人守靜江兵破城得遇遺書曰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

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優哉吾得其所遂投江死

唐神童先汪瀘州安樂山詩碧峯橫倚白雲端隋代真人化蹟殘翠柏不彫龍骨瘦石泉猶在鏡光寒一身迥向天邊立萬壑皆從脚底看莫道烟霄無路上但存仙骨到非難

宇文傳蘆山飛仙關賦孤峯上接於青天湍波下走於長川斷崖橫壁立之峯飛溜幾千丈之泉古之漏閣即此關也

丹稜龍鵠山壁無名氏詩抽得閑身伴瘦筇亂敲青碧喚蛟龍道人掃徑收松子缺月初懸天柱峯

詞海遺珠卷之三十
青神慈姥巖石刻李壁詩洗盡一春歌酒塵蒼江吹破碧粼粼韶華過眼都如夢祇有三峯是故人

宋嘉定間長寧冷水溪側掘地得銅牌曰小桃源詩云綽綽去朝真僊源萬木春要知竊桃客定是會稽人

黃葵則巴縣君子泉銘有刻者泉達於南東浩然天中其流不窮於暑而寒於寒而溫豈其矯耶不變者存

衛靈公葬沙丘宮穿冢得石槨有銘曰不憑其子靈

存

公奉我里

隋豆盧勣為渭州刺史民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
濟我民夷神鳥來翔

馮野王為隴西太守第立相代為守民歌曰大馮君
小馮君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叔康猶二君

唐崔元靖為長子令人為立碑云虎嘗傷人不以強
弓毒矢而以一介之使追虎至而殺之

唐呂溫作傳巖銘序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
天將報之以說為瑞審形旁求實得於此貞元九年

詞海遺珠卷之三

上

予由鎬徂治息駕于虞虢之間升墟瞰原髣髴其地
遠蹟雖昧清風若存乃作傳巖銘云

南陽樊倫元氏試劒石勒頌太山之陽龍山首疊疊
峯巒衝斗斗試劒巨石尚然存霹靂神鋒出無有

新樂蘇天爵建春露亭以祭先隴詞曰鎮陽東郭渾
沱北許有亭翼然密爾先墓草木翦兮菲菲雨露降

兮朝瞻雲冥冥兮不返鳥鵲鳴兮增悲歲時兮來享
陟彼高兮騁望感吾念兮思親悵音容兮惚恍覽日

月兮交馳寒與暑兮相依尚未延兮孫子勿俾汝親

弓鬼錢

魏祖瑩好屬文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
與祖浴中翩翩祖與袁

陳儼李白酒樓歌公昔去兮乘龍宵雲氣兮蓬萊宮
襟青霞兮珮明月橫四海兮馬窮濟水兮無波泰山

繚兮鬱差我思故國兮神遊悅臨風兮浩歌醉而生
兮醉而死曩孰非兮今孰是千鍾百鎰兮彼且奚適

操一瓢兮吉其止擘春風兮折瓊芳授北斗兮斟桂
漿浩冥冥兮徙倚以望歸來歸兮舉我觴

詞海遺珠卷之三

十二

王禹偁魯壁銘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
城之高兮曷先壞坑之深兮曷先平伊斯壁兮藏家
書匪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
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
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
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乾坤傾惟斯文兮用之
不息

唐開元中湘潭隱山有老僧火其菴遁去留詩石壁
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

我尋莊子繼彭相干

有詩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亭爲仙巢先生鍾尚書閑居之地

洞庭老人吟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唐陶雍荆門山詩兩崖開盡水迴環一葉纔通石磴間楚客莫嫌山勢險世人心更險如山

唐沈傳師荆門惠泉詩京路馬駸駸塵勞日向深蒙

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

三峽間懸棺有石誌三百年後水漂我將及長江禹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唐將軍王果至此歛祭而去

漢荊州刺史郭賀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相中老人于君山側歌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授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王禹偁陳州厄臺銘序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蝕山川厄于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

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厄于歷山帝禹

子厄于陳蔡其道一也

宋康王欲奪其舍人韓憑之妻乃築臺望之憑妻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自縊今青陵臺在封丘界

曹植禹廟贊懸仰聖業功濟唐虞微君之勤吾其爲

魚

漢相帝時黨禍起士大夫有去官者相抱而泣陳留

老父歎曰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衆欲與語不顧而去竟不知其名

唐李紳濠梁四望亭記雲山左右長淮紫帶下繞清淮旁闕城邑

唐獨孤及濠梁垂花塢詩紫萼青條覆酒壺落花時與野風俱歸來自負花前醉笑向游魚問樂無

鍾離市僊人監采和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人生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龍鳳到碧落暮看桑田生白波長

景凝眸在烟際金銀宮闕高差幾

唐許渾金壇蓮池詩心憶蓮池東燭遊葉殘花敗尚
維舟烟聞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

南唐沈彬隱丹陽雲陽山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
死葬此及卒發之乃一虛冢石臺上有漆燈一盞又
有銅牌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堊埋漆燈猶未滅
留待沈彬來

王安石桃源行世不多傳其曰望夷宮中鹿爲馬秦
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
詞海遺珠卷之三

一來種桃不計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
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
相問世上空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
吹戰塵東風回首亦沾巾重華一去不復返天下紛
紛經幾秦

唐劉禹錫衡州招屈亭競渡曲沅江五月平堤流邑
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歎已矣哀謠振櫂從此起
又云曲終人散空愁落昭屈稊榆冰凍南行至此

泉院僧以詩板視之征途不暇吟詠代記年月
漢武陵守陸康疏什一而稅周徹法也魯宣稅畝而
錄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奪民錢以營
無用之物哉時靈帝欲鑄銅人詔歛民田每畝十錢
此疏不傳

唐李綱贈武陵藥山師詩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
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五代楚王馬希範辰州銅柱銘五溪之險不足恃我
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躡如春水

南海遺珠卷之三
柳宗元永州新堂記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
而立廉公之居高而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然則
帝公之立是堂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山原林麓
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

張耒武昌吳王城賦登武昌之故墟兮吊西門之哀
柳是吳王之故宮兮昔仲謀之所有

張商英知鄂州時蔡京欲推方田於天下又築園土
鄉之惡此語一出天下傳誦

上高香山院唐有無名氏題誰將萬斛旃檀子撒向
千春古道塲萬壑曉風吹不斷至今猶自滿山香
黃庭堅高安江西道院銘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
氣之未遂亦微俗之可悅故柳侯下車解牛而不割
未嘗發硯初不折缺則喟然嘆曰江西道院名不虛
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瑟有斐翰墨賓贊令丞作焉歌
詩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

唐鄧廷聞分宜讀書臺詩鍾山高高鍾水綠昔有佳
人在幽谷臺荒只見草萋萋萬卷不留誰更讀

詞海遺珠卷之三

十七

蘇軾玉巖居士贊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
無

宋度宗南康縣字民銘末云谷爾令長守而勿墜宣
朕實意斯為愷悌

南齊太守沈約東陽八詠樓詩登臺望秋月會圍臨
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
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

唐于興宗東陽海碧亭詩高低竹雜松積翠復留風
路劇陰溪裏寒生暑氣中

紹興中岳飛烏石寺題云岳飛奉旨趨闕復如江右
假宿靈巖遊上方覽江山之勝志期爲國掃平賊虜
恢復輿圖迎二聖沙漠之還輔聖主無疆之休因結
緣佛事以紀歲月云

汪應辰祭宋相趙鼎文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
時一斥南荒遂爲生死之別事已定于蓋棺恩特容
于歸骨

勾踐種葛使越女治布獻吳王採葛人歌曰嘗膽不
苦味皆飴令我採葛樂作絲

詞海遺珠卷之三

十八

慈谿文亭館古詞潮生浦口雲潮落沙頭樹潮本無
心落又生人自來還去今古短長亭送往迎來處老
盡東西南北人亭下潮如故

唐周朴天台柏山詩東南一境清心目有此千峯
揮翠微人在下方衝月上鶴從高處破煙飛

唐姚揆瑞安三皇井銘維像之居既清且虛一泉一
石可詩可圖

平陽縣王喬山古碑蒼王之山虎踞龍蟠
王安石鱗川靈谷詩序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

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羣之文章梗樛豫章竹
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家魑魅之穴與夫僊人
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
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
文天祥安福勉耘堂說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
穀皆美種也錢鑄必鑄茶蓼必穉旣堅且好實穎實
栗不然畧閩蜀之躡鷗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
飽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君奇宗之爲學也知所
以種而以勉耘願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穉是藁必
詞海遺珠卷之三

十九

有豐年

歐陽玄安福臨溪亭歌溪之水深且深兮我濯我心
溪之水深且清兮我濯我纓纓有塵兮尚可心有累
兮溪將無以澣我外潔淨兮中明鑑我與溪兮各全
其天

宋左丞王安中新興龍山寺覺軒銘本自不迷何者
爲覺惟無舌人滿口道着龍山名軒無病求藥從而
銘之分一半錯

陶弼靈山三海巖詩序一呀雲際天光內通如月破

一若巨龜殼側倚崖下一中窪上隆狀如覆鼎蓋如
竈上下有磐石螺蚌負之予疑上古時海漸於此
諸葛亮滇國拓陳城碑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

宋僧仲殊姑蘇臺柱上詩天長地久悠悠你旣無
心我亦休浪跡姑蘇人不啻春風吹笛酒家樓

黃人歌刺史左震曰我欲避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
今旣來誰忍舍之去又云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
天子尚尊信左公能殺之左公唐時人

隋樊叔畧爲相州刺史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

詞海遺珠卷之三

二十

公上下正焚安定

隆慮人郭巨掘地得黃金一釜有丹書曰天賜孝子
郭巨官不得奪民不得取

去陽人李志方羽化留頌四大旣還本一靈方到家
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樓霞

磁州僧寶公造仰山寺忽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斑
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實公大

悟

周時審戚扣牛角而歌曰南山呀白石爛中有鯉魚

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短布單衣纔至酇從昏飯
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晉阮籍首陽山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
薇士上有嘉樹林

宋王子由天壇山紀云早暮有影其色深碧旦則在
西直揮天際日高則卧與海接暮影在東先卧後立
他山所無也

元好問登封頴考叔墓詩洩洩頴谷雲融融頴川水
封君去我久水雲自清美

胡海遺珠卷之三

王

偃師比干墓唐開元中耕地得銅盤篆文奇古云右
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

唐玄宗題陝州刺史盧奐廳事贊奐美政曰專城之
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内有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

風

晉趙堅因秦主堅好酒色上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
有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使令濁

周人浮丘伯原道歌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
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

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

西魏征南將軍張潛冢碑背有文曰白楸之棺易朽
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宋元
嘉中盜發金銀器甚多

南陽漢園令碑在文宣王廟內其字隸書碑石斷裂
所可辯讀者天寶高惟聖同戲我君美其踪體弘仁
顯中庸所臨歷有豐功追景行亦難雙刊金石示萬
邦

靈帝時皇甫嵩領冀州牧民歌曰天下饑亂兮市爲
胡海遺珠卷之三

王

墟毋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君兮復安居

漢岑熙爲魏郡太守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
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菴含哺鼓腹焉

知凶災

固始上天山有石洞真題頌嘉道修真性自然存神
運氣養丹田心澄碧淨明如月走出輪迴入洞天

梁夏侯夔爲豫州刺史民歌曰我之有州賴得夏侯
前昆後弟布政優游

盧肇嚴子陵釣臺辭雲山蒼蒼兮煙水稠石潏潏

兮江水流故人兮竟旋先生兮羊裘使人皆先生兮
誰其伊周使人不先生兮誰其巢由可止止久速兮
舍聖人將焉求清風一絲兮豈爲名釣蕉黃荔丹兮
香火千秋崖下幾箇兮榮辱之舟先生一笑兮白雲
收

唐李德裕烏江浦項亭賦望牛渚之蒼然嘆烏江之
不渡思項氏之入關按秦圖而割據恃八千之剽疾
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

開禧間周虎守和州破虜全城毋何氏傾家貲以犒
軍士封感義郡夫人誥畧云有子而才畫州以守慈

親白髮共誓丹心爰超大郡之封庸正小君之號使
天下之爲人毋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爲人
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

陳靖作彭祖觀井圖銘序畧曰惟彭氏而井而覆之
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歛躬跼蹐而迎視競競
然若將墜也嗚呼其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
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與

王偁偁豐縣厭氣臺銘臺之築兮救秦之衰救之不

得爲漢之基氣之厭兮慮漢之昌厭之不得速秦斯
亡

隴山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絕

唐時隴亭有童謠曰秦隴無人塞草腥將軍一去泣
空營漢家天子東巡狩行到江南又起兵

唐人刻石崖王泉詩山股逗飛泉泓澄傍岩石亂垂
寒玉條碎洒珍珠滴澄波涵萬象明鏡瀉天色有時
乘月來賞詠還自適墨跡透石不書名氏

穆衍范仲淹祠贊英英如神巖巖如山仁義道德益
於頽問大忠臯夔元勳方召以贊中樞以尊巖廟祐

我仁祖格于皇天是敬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
民式思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唐人羅虬作鄜州從事賦比紅兒一解其辭曰花落
塵中玉墮泥香魂應上窈娘隄欲知此恨無窮處長
倩城烏夜夜啼

晉太守馬岌題隱士宋纖壁詩丹崖百丈青壁萬尋
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爲國之琛室邇人遐
實勞我心

唐羅珣微時嘗投合肥福泉寺隨飯後歸守鄉郡題
僧壁詩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
賓從諸前事到處杉松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
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慙素機
漢白公引涇水溉田民得其利歌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曰鄭國在前白公在後舉鍾成雲決渠爲兩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

昔高麗使臣爲海風飄至海門料角嘴以啓投太守

曰望斗極以秉極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僊
鄉

高郵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
嫂止宿文曰吾寧此處死不可失節遂以致死其筋
露焉遂立露筋廟宋米芾碑記澤國之女臂膚露筋
不就巾幘之子氏不顯于一時名可揭於萬世

海陵王伯起隱處仁宗英宗俱賜粟帛王覲誌其墓
曰伯起不有其道而道著于朋友不居其名而名聞
於朝廷

五代晉趙元佐羊使君廟贊身爲犧牲禱于洪水洪
水無知沒而後已民思其仁立廟以祀嗚呼哀哉不
書于史

聊城有女五人誓不適人孝養父母後卒同穴而葬
李佐時贊曰孝哉五女踰年弗嫁其旨奉親溫清冬
夏風樹旣悲白華亦謝墓可封哉永淳俗化

宋徐爽知博州有惠政鄉賢碣有贊云仁於用心利
非專已能輒清俸贍養多士源源其惠如西江水涵
泳恩波無時而已

謂海遺珠卷之三

三六

漢賈琮爲交趾刺史招撫不軌之民民歌曰賈父來
晚使我先及今見清平吏不敢叛

貞觀中馬周爲中書令帝以飛白書賜之曰鸞鳳冲
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唐北海守趙居貞青州雲門山詩晚登雲門山直上
一千尺絕頂彌孤聳盤途幾傾側前對劈裂峯下臨
削成壁陽巘雲芝秀陰崖僊乳滴

宋真宗石刻武成王太公望廟贊栢栢尚父王佐之
雄王璜協兆黃鉞成功四履業茂七政教崇式增懿

流水振清風

高苑令劉敬和賑民歌曰高苑之樹枯已禁涸
川之水渾已澄鄒邑之民仆已行

宋真宗別真晦先生歸華山詩嶽中逸士本藏名常
把琴尊適性情盡說歸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
遍遊萬壑誠嘉道偶出千峯翫治平已薄紛華存太
素從教兩曜自虧盈談希夷究玄默沃予心號無極
辭城闕歸山林樂爾志趣何深世間浪說是浮榮
陳搏對御歌臣愛瞻臣愛瞻不卧甞不蓋被片石枕

詞海遺珠卷之三

○

三七

頭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軒睡閑
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這三四君子
只爭此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
頭解放肚皮管甚麼玉兔東生紅輪西墜

無名氏華山賦畧惟昔巨靈啓斯太華拓崇崇而喬
岳西靡使浩浩而洪水東下故能尊大川安萬化幹
厚土存中夏折若華千暮景捧麗日于晴朝既瞻眺
之無斂望提上之匪遙

詞海遺珠卷之三終

詞海遺珠卷之四

潯陽勞堪編

東陽王乾章校

唐玄宗華山銘嶢嶢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
靈掌雄峯峻削萬萬森奕是曰靈岳衆山之長白帝
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生瑞逢昏
降災玉池神挹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遥玄圃偉哉
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主遊風雲忽聚高標赤日平壁
飛兩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

詞海遺珠卷之四

○

一

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唐李商隱華山頌奕奕西岳寔曰華山基洞府峻
極于天跨原抱阜包谷懷川幽壑澄淵虛岫拂烟峭
嶠空籠茂林重邃吐納風雲殖生萬類體靜兼仁惠
有攸利神明是居遊神是庇巖以崇宗谷以虛受則
天之明擬地之厚澤潤無窮體實長久功配兩儀德
均徽猷朝咨上宰建茲靈宇正以準繩參以規矩才
用不愆顯章有厚庶幾神居永寧其所

唐布衣李靖書上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

分天地之儀畫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聞聰明正
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
德肅爽疑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
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觀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禮祀興
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孽為祥何者不賴嗚呼靖者一
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
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之社稷陵遲宇
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
掃軒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關山河使萬姓昭蘇

劉海遺珠卷之四

二

碑于藤縣

唐女人溫琬華山詩終日華山前為愛華山好多少

愛山人不見山空老

唐吳筠誅華山人所居故人佳南郭邀我對芳尊歡
暢日亦暮不知城市喧

唐太宗詔華山處士陳搏詩華嶽多聞說知卿是姓

陳雲間三島客物外一高人丹鼎為活計青山作近
隣朕思親欲往社稷去無因

唐無名氏華山慶雲詩聖主祠名嶽高風發慶雲金
柯初繚繞玉葉漸氤氳氣色含朱日光明吐翠秀依
稀來鶴態髣髴列僊群萬樹流光影千潭瀉錦文蒼
生忻有望祥瑞在吾君

唐裴度赴敵淮西題嶽廟石闕詩嶽前大隊赴淮西
從此中原息戰聲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

題

劉海遺珠卷之四

三

唐王岐公皇后端午帖子禁暴無風日正亭侍臣初
賜玉壺冰不知翠輦遊何處應在瑤臺第一層

王禹玉五日浴蘭湯夫人閣帖金縷黃龍扇蘭芽翠

釜湯

唐盧元輔胥山祠銘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
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謂吳子
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穢鉏直士赫赫王閭
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
戮墓非緒瞻昭乃為後王嗣立執書以泣顛越言潤

宰嚭譏韓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扶眼不入
投于河上自古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
簸揚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清齊
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誠

范文正公淮上過風詩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
年在平地毋忽險中人

王仲至飲臣仁宗時名儒就試罷題壁詩古木陰森
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開拂塵

埃看此端

詞海遺珠卷之四

四

裴度自題馬真贊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
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王翰古蛾眉怨言漢武事宮車晚出何南山僊術透
迤去不還朝脯泣對麒麟樹下蒼苔日漸斑

仁宗昭陵有無名氏詩農桑不擾歲常登將無功
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

漢趙岐曰吾死後立一圓石於墓側刻曰漢有說人
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傳奕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傳

奕青山白雲之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

李瑩財貨秘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他乃王乃
金穢可親與他可玩與取厥斯銘以激貪夫

聶夷中遊子吟萱草坐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
門不見萱草花

裴炎猩猩銘尔形惟猿尔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
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以全吾身

陳仲舉熙寧中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事
從吾好

詞海遺珠卷之四

五

子胥奔吳漁者歌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南蘆之
碕

唐閻翊美應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新霽洛陽端
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先向上陽殘

晉無名氏雷詩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
邢鳳之子夢一婦人歌踏春曲踏陽春人間二月雨

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
白樂天六尺床詩輕紗一幅中小簾六尺床無客書

日靜無風終夜涼

古黃姑歌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常相見

阮昌齡海不揚波賦收碣石之宿霧歛蒼梧之夕雲
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閒湛清影以遙連

吳越王錢鏐還鄉歌三郎還鄉芳衣錦衣父老遠米
相追隨斗牛無亭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吳興刺史楊漢公傑九月十五日夜詩江南地煖少
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
水晶宮

江州無名氏琵琶亭詩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

詞海遺珠卷之四

六

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

梁柳惲詩汀洲採白蘋日晚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
湘逢故人

古白蓮詩昨夜三更後姮娥墜玉簪馮夷不敢受捧
出碧波心

古有與樂人御史娘詩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
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

錢塘沈振有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卓哉斯器
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瓊餘神爽泛絕機靜

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石減前鏡人其審之

豈獨知政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
奉詔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

廖明畧瑤池燕詞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
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
纖趁南風未解幽愠低雲鬢眉峯眉暈嬌和恨

潘良夢三江亭記大江橫其前群山拱其外島嶼出
沒雲煙有無浪舶風帆來自天際

秦末庄盧尋真觀溪中磐石上有玉簡天篆曰神化
詞海遺珠卷之四

七

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旨玉簡潛栖

楊億留題吉水朝元嶺詩落落萬古石悠悠千載心
人間不相遇白雲深處尋

曹輔送周吉州詩廬陵太守告我行先把廬陵爲君
說龍鬚山對殷侯池池面山容兩清絕

黃蘗僧詩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溪澗
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唐宣宗見忌于武宗
遜迹爲黃蘗山僧前二句是他僧題後二句宣宗所
續也山在瑞州新昌

魏東平王會為安仁峯銘正月元日厥日惟人策我
良駟陟彼安仁

劉嶠雪賦曉連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隴似北荒之
明月若西崑之閨風

王羲之月儀書日往月來元二首祚太簇告辰微陽
始布聲無不宜和神養

殷斌袁州石室記第三高十丈餘者粗相似皆素
壁若空則萬象森羅

王韶之神境記蘭巖山其路危阻近絕人迹登其山
謂海遺珠卷之四

有石路松林焉杳然便是雲霞中館宇矣

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王受德天賜
之佩

五代時童謡三羊五馬馬子離群羊無舍

昔長沙王吳芮時童謡長沙置市五穀生石虎截頭
倉廩盈

武帝平吳後江南謡局縮肉縱橫目中國當敗吳當
復

桓帝初謡小麥青青大麥枯雖其穫者婦與姑天

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

庾亮初至武昌百姓歌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
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

徐廣東宮領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惟九龍旂鸞
旌

唐張說撰姚崇神道碑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
成歲亭毒之功成

天寶末李仲通為京兆尹弟叔時繼之長安歌曰前
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謂海遺珠卷之四

九

晉江常為襄邑令傳渾頌明府君侯臨下有赫克隆
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
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餘思

葉康直知光化民歌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
衡

楊盈川碑匈奴未滅甲第何營壯士不還寒風自起
太上遵僊銘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
薑二物皆謂白水也

繁欽硯銘顧尋斯硯乃生翰墨自昔頡皇傳之罔經

又云方如地體圓似天常班彩散色漚染毫芒點黛
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浸漬并液吸受
流光

李無金馬書刀銘巧冶鍊剛金馬託形

蔡母氏錢銘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鑄為長男錫為適

婦天性堅剛須火終始體圓應乾孔方效地

蔡邕琴賦繁絃既抑雅聲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

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

李白琴贊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水泉葉枯霜月

詞海遺珠卷之四

十

斷為綠綺徽聲繁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伏滔長笛賦序余同僚相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

云蔡邕所製也初邕避地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

為椽邕仰而時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絕歷

代傳之以至于今

唐僧虛中題馬侍中池亭詩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

時

唐王正白御溝詩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青此中涵

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

本切願何急流傾

穆天子黃池歌黃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

其馬歎玉皇人壽穀

古蛸蝶行蛸之蛸邀戲東園柰何未還三月養子驚

接我首肯間

晉郭璞水贊川瀆綺錯渙瀾流帶潛運傍通經營華

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

郭璞遊僊詩六龍安可頃運流有代謝淮海變微禽

吾生獨不化

詞海遺珠卷之四

十一

後漢李尤洛水銘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

于洛邑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

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九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

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馮衍耕渭水之陰序曰馮子耕於驪山之阿渭水之

陰廢吊問之禮絕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

俗之志

帝挺涇水贊夾渠濁流屬渭清津流亦壽晉靈嘗崇

秦

隋盧思道漢湖文決滌澄湖南服之紀斜通海甸勿
帶江汜深過百仞瀾踰九里彭蠡莫傳具區非擬
孔甯子井頌天高聽卑載厚流謙揮鋒既擊跪拜亦
靈惟蓋有作德遠事蕪明王用汲人具爾瞻

後漢崔瑗闕都尉箴茫茫九州據爲閭津唐堯積德
三代脩仁越季不執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
漢潰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縊爲禽僕尉臣司關
敢告並載

蕭子顯齊書郡國志贊郡國既建因州而部離過十
訓海遺珠卷之四

十三

三合不踰九分城列邑名号即阜遷移區併代士代
有

楊雄徐州箴海岱伊淮東海是渚豫州之士邑千菴
字大野旣猶有羽有象孤桐賔珠泗沂攸同降周任
姜鎮干琅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起猶微不慮不
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梁宋史荊州樂歌章華遊獵去絕郢從禽歸溶溶紫
煙合鬱鬱紅塵飛又云朝發江津路暮宿靈溪道平
衢廣且直長楊鬱鬱長

傳玄樂府雜歌鳳有翼龍有鱗君不獨興必有良臣

周王褒太保尉遲綱碑銘珠角膺期山庭表德出忠
入孝自家刑國人物冠冕是奏章表則任蜀屯警官聯
樞侍行部六條議班三史逝水詎停光陰不借遽辭
逆旅俄悲恒化旌舒夏練棺陳衛墓北郭人稀西山
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茲羅龔求傳嵩霍
蔡邕楊太尉碑銘天監有漢誕生元輔代作三事勲
在王府乃及尹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亂其祖武化
洽群生澤浹區宇

訓海遺珠卷之四

十三

沈約齊太尉墓銘德備九官功包十亂帝圖必舉王
猷偕煥斯謂國禎是惟人翰躬翔禮園優游文館秘
義烟涌環辭兩散揆路揚輝台庭改觀方翊升平變
茲天綱福履每霽降年多爽徵言末謝庶察誰仰
晉張華大司農箴家有廬井王有廩籍阜茂豐物和
鈞闕石在周之季不虔政首弁稷弗務不籍千畝墮
神之祀敗于戎醜穢臣司農敢告左右

後漢應亨贈王景系兄弟四人冠詩濟濟四令弟妙
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重無兇醜爵忤

熊傳旨酒

溫子原相國清河主挽歌高門詎改轍曲沼尚餘波
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

古隴頭歌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
登高遠望涕零雙落

晉王珣琴贊穆穆和琴至至愔愔如彼清風冷然經
林

王粲延賓鍾銘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
四方休徵時序人悅時康造茲衡鍾有命自皇三以

記海運珠卷之四

五

紀之六以平之歷量孔嘉歷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
同熙聽之無射用以啓期

李尤郭有道頌我我有道英風霞爽玄覽洞照慧心
秀朗

彌衡顏子碑銘膚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著于
孩嬰知微知彰聞一知十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抱

元凱之烈

夏侯湛左丘明贊世亂諂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
意春秋微言述難傍行不流

梁元帝忠臣傳序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由生所以盡孝由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
之理宰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實所
景行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宣帝祭比干文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觀竅剖心固
守誠節忠踰白日義繫秋天義皇已來一人而已易
馬卿之賦恨不同時聞李牧之名願以焉將九原不
作恨深千古聊伸薄祭君其饗諸

周祗交箴人亦有言貴則勞交利重泰山道輕鴻毛
詞海運珠卷之四

五

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霸雪旣至勁栢冬青
晉孫楚帝招碑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焉刎
頸之交非常焉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漢帝孟諷楚元王詩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
是放是馳所執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設是信
嗟哉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齊張融別詩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

孤臺見明月

王微茯苓贊皓苔下紛上蒼中狀鷄兔具寒霜

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桃飴贊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

首化王醅貌定僊人知暘日胡不蔭年

黃連贊黃連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

雲昔御飛蹕上旻不行西至吾聞其人

李尤冠幘銘冠爲元服幘爲首服君子敬慎自強不

忒

傳玄冠銘居高无忘危在上无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李尤印銘赤紱在服非印不明祭傳符節非印不行

訓海遺珠卷之四

六

龜紐犢鼻用尔作程

王升之笏贊慎爲德要唯善用光敬上尊賢貴不踰

常用制斯器備對遺忘因事施禮升降有章

傳玄履銘戒之哉念履正無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困

之微

楊雄酒賦鷗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

常爲國器記於屬車猶是言之酒何過乎

晉江統珍珠銘嗣茲陰景係紱太陽加彼金生蕙聲

以彰

吳薛綜白鹿頌皎皎白鹿體質馴良其質皓曜如鴻
如霜

虞世南蟬詩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
非是藉秋風

庾信趙國公集序畧文叅曆象即入天官之青龍涉

絲桐咸歸總章之觀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

扶輪小山成蓋

晉裴景聲文身劒銘器以利表實以名舉良劒耿介

體文經武陸斷玄象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訓海遺珠卷之四

七

李尤金羊燈銘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曜作明

以續

晉湛方生廬山神僊詩序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

澄深積清百仞阻絕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冲融

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

薛漣隱廬山後起爲諫議大夫未幾復歸題舊隱壁

詩重來閒院靜喜對故山青

秦少游舟宿宮亭湖下夢美人稱維摩散花天女以

維摩像求贊贊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

分似九應笑蔭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似
陶家手

陳東靖康中飲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其詞曰闌
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
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
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露冷月華清問詞孰爲之曰上
清蔡真人也言訖下樓追之已失

元結欸乃曲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
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詞海遺珠卷之四

十八

梁任昉於中山得銘云龜言土筮言水旬服黃鍾啓
靈祉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決辰交二
九重三四百圮

孟蜀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
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曰深深葬玉鬱鬱埋

香

後魏崔浩女儀徽祔銘陽升于下日永于天長履景
福至千億年

唐天寶二年進鏡官李才恭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

解造真龍忽失所在獲書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知
時有象變化爲容與雲吐霧行雨生風

陳子上商婦怨嫁夫嫁商賈重利不重恩三年南海
去寄信無回言妾身爲婦人不敢出閨門縫衣待君
返請君看淚痕

劉跂蜀舍銘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
耶危乎高哉上春天耶赤甲白鹽峙峨眉耶構節醬
茹飯躡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此舍是真蜀國
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陰燕陽魏

詞海遺珠卷之四

十九

吳越璫錯裝徧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如有此石
唐僖宗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
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
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僖宗以宮人賜直
爲妻

馮延巳詞銅臺滴漏初晝高閣鷄鳴半空催啓五門
金鎖猶留三殿簾櫳階前御柳傳呼仗下宮花散紅
鴛鴦尾數行曉日鷺鳳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
壽南山永同

嘉祐河濱人網得一石刻詩曰兩滴空階曉無心換
夕香并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

陸務觀司馬溫公布被銘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
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
詐不可能也

唐羅衮枕銘或枕或歌有安有危勿邪其思杖銘身
之危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陳無已黃樓銘皇治惟戒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
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

詞海遺珠卷之四

干

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
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叙
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
樂康郡縣祗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公不居歸休
臣民迓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
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要終銘之
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末末無疆

司空圖休休亭文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
休揣分二宜休毫而贖三宜休又少也愴長也率老

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

黃庭堅撮醉翁亭記瑞鶴僊云環滁皆山也望蔚然
深秀瑯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
翁之意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風高石出
景無窮也太守遊也山肴野簌酒冽泉香沸觥籌也
太守醉也諱誼衆賓歡也况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太
守樂其樂也問當時太守謂誰醉翁是也

曾鞏瑯琊泉石篆詩筆端應驅鬼神聚筆妙曼與陰
陽爭刻雕萬象出冥昧不見刀斧曾經營奇形挺若

詞海遺珠卷之四

主

登崖瞰險勢只恐生風霆雨來蒼奔蛟龍起秋入寥
沉星斗明

無名氏瑯琊望日亭詩東面雙峯上時看雲氣生朝
朝滄海日先向此中明又石屏風詩造化非無意都
如圖畫中猶嫌未奇恠更出石屏風

滿執中瑯琊溪詩岩下桃花紅溪流碧如玉逋翁隔
雲歌不是人間曲

羅德符魚詩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扛大魚自有神
出沒不可量朱子語錄云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不

以如何正道理不取只取巧

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右有身瑞七月而就姜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右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溫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文義古雅古書不傳如此者可勝惜哉

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

詞海遺珠卷之四



主

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而死倉府而虛國弱好生粟內則金粟而生倉府而盈國強文甚奧古今不多傳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

諸葛亮表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

謂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孔明遺事本傳不載

池州人華岳爲武學生數韓侂冑之惡疏晁程松之以納妾求之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于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于侂冑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二中國也書奏貶死近觀宋奏議此不載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詞海遺珠卷之四



主

嚮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今不傳其篇有云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人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人在上位民無夭閼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人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又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

顏之推語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

白虎通逸書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

湛茂之酬劉休玄詩閉戶守玄漠無復車馬跡衰廢

詞海遺珠卷之四

五

歸丘樊歲寒見松栢身慙淮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追賞在山澤離離揮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怡一生傷哉駒過隙今不傳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其一曰門橫金鎖閑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磯橫玉吐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鷄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

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楊太史慎謂此詩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散見于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今並錄之

唐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僊游復摘來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然不知作者名唐詩百家皆不載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篇披香畫閣與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氤氳百和然此

詞海遺珠卷之四

五

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綵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僊人長命綵中看寶媛迎歡繡璫瑁筵中別作春琅玕腮裏翻成畫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驕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近刻沈集不載此詩杜工部詩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但見于合璧事類

丹鉛總錄謂劉涓溪所選古今詩統亡其辛集一冊

諸藏書家皆然辛集中皆宋人詩如曹元寵夜歸曲
尚有長吉義山之遺意其曲曰饑鳥啞啞啼暮寒回
風急雪飄朱闌瑣縵綉閣豔紅獸畫幙金泥搥彩鸞
吳粧秀色攢眉綠能唱襄陽大隄曲酒酣橫管咽孤
吹吹梨柯亭傲霜竹遠空寒雪渾不動老狐應渡黃
河凍暗回微燠入江梅何處荒榛挂么鳳歸來穩跨
青連錢貂茸擁鼻行翩翩籠紗密炬照飛霞十二玉
樓人未眠

唐妓盛小叢突厥三臺詩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

詞海遺珠卷之四終

手六

中馬正肥日肝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此詩

唐詩不載惟見于樂府詩集然亦失其姓氏

南朝孔欣樂府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

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波尚風

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常不

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携手歸田廬躬耕山東畔

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

詞海遺珠卷之四終



詞海遺珠四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勞堪編堪字道亭江西德化人嘉靖丙辰進士
官至副都御史此書雜採金石文字以及詩詞雜
文不分體製亦不敘時代又多刪節原文鉅釘割
裂其紕繆不可殫數如王羲之月儀帖乃索靖之
語劉禹錫春江一曲柳千條詩以爲本集不載乃
元稹之詩刪八句爲四句又載裴度題嶽廟石闕
詩乃司空圖作載在本集又古黃姑歌二句乃梁
武帝東飛伯勞歌又青史子一篇不知爲賈誼新
書所載晉無名氏三言詩不知爲傅元作漢鑑銘
鍊形神治一篇不知爲太平廣記所載唐人作他
如左傳衛靈公石槨銘聲伯夢涉洹水歌禮記伊
祁氏蜡詞皆載於經籍子願齊書郡國志贊亦見
正史皆曰遺珠尤疎舛矣

國朝名公翰藻五十二卷氏
名爵里一卷(一)

〔明〕凌迪知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刻本

國朝名公翰藻叙

東海屠隆長卿謨

夫不翼而飛無趾而走者其惟方
寸之牘乎揚芳振藻宣情吐臆
事陳理傷離道故則此道味
衰王布令而晉文寢謀口

而嬴秦短氣終向陳辭則

過樂毅削牘則燕王悟心目

善言得國鄭伯以令辭保邦魯

射書而燕將隕蘇秦折東而六國

從列雄而下代有能言薄昭致命

於吳王相如發難於巴蜀漢祖宣

威於尉佗光武揚靈于河西鄒陽
白寃於囹圄子卿布心於沙漠鍾
繇魏文通情禁掖秦嘉徐淑吐秀
閨闈以至金母垂元君之篇南
著長史之什登封有玉牒之
庭傳水府之章是知此道之

重侯王下及士庶通天達

徹幽用廣機神胡可廢也我

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雛之

乾坤再闢日月重朗德肩義軒功

絕湯武

神聖承之醞釀鴻化

國家氣脉磅礴亶厚河嶽之靈會
為人文踳越近代籠罩前古學士
大夫文非周漢左史不屑拈綴詩
非晉魏盛唐不入伊吾即交遊
蹕之辭亦往之規模列國縱

子清聲古色大都斐然亦既

矣諸君子薰材不問好嗜

其為辭或閎大而肆或簡直

或清言而綺或莊語而峭或

若春松之雲或婉靚若秋渠之月

或險絕而響裂石或雖和而奏雲

門騁如鶴邾鳧脰烏黔鵠白鴒弗

可強然就其材質之所近而極其
神情之所趨莫不各有可觀西施
驪姬殊色而共美空青水碧異質
而同珍兼收並采斯其為天府

國也吳興後君稱哲人倫之

古藏書為當今鄴侯家諸所

序一

四

業徧方內又傳蒐

我朝學士大夫尺牘彙為一

之曰

國朝名公翰藻夫氣以材成語緣
情異體視其時意生于境烏能大
同其足寶愛一也然華之發以根

物之貴在質姝色自然粉黛為假

造物至妙剪綳採冰土即之爛然而

索之無味則工也假也即如學左

史之少者字模句倣非不儼焉今

之而形色雖具神氣都絕何

之人有其事而言之今之人

序一

中

事而六言之故辭雖肖而情

也又毫穎之藻繪雖工而間

鎔鑄或寬也優益之謂可無愆

夫咸池六英不比其聲而同謂之

古樂崆峒之眾不協其體而同謂

之古文唐不擬六朝六朝不擬魏

晉魏晉不擬周漢子不擬史左不
擬騷而皆卓然為後世宗則各極
其至也苟極其至何物不傳而必
曰吾為某體過矣凌若文章巨
敬以是質之且願有請于天
士大夫也

序一

六

萬曆九年冬日



國朝名公翰藻序

吳興盧舜治恭甫謨

嘗謂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
裘何哉為其所見者博所取者
也繹泉先生予少時雅游其
篋挾策師其家大人與之束

序二

一

章

曰素服先生奇蓋先生夙抱
往為文字語下筆輒數千

立就畧無停思卓爾不羣

起博士諸生之儔弱齡取甲

拾地芥易良有以夫已而思以纂
承其先人若秘書公與夫京兆公

中丞公博士公比部公也世受文譽
甚著乃囂然解組印歸故鄉築圃
環於歲溪之上汎濫百家子史業
里中二三衿裾相與玄白雌黃
紛紜殆登古作者班馬之堂喟
而復思以肩踵當代名士大

序二

長者諸所論狀封疏蓋不據
璵不探驪龍之珠不但已先止
向日益勤而所著日益富歸
學名家茲予又試言之西京之文
建元之朔而盛有唐之詩至開元天
寶而盛我

明之書記至嘉隆萬曆之歲而愈嫻
郁可餐蓋自楊用脩王元美兩先生
勒成之其書縱橫光燭士林具哉
兩集中至於今守殘保缺恨未
完也惟先生復裒諸家之集
之俾予序蓋以束髮之舊不

序二

懷耳予讀之終帙乃矍然嘆
曰是集也良玉出璞明珠吐泗
世之奇珍哉即布之吳下則吳
傳之海內則海內重毋疑而茲尺
之為物也或決大篇或裁薄蹠所
謂淋漓數行遙裔千里者用此果哉

來易言也緬稽春秋時人獨一子產者
將有諸侯之事也乃問四國之為於子
羽又與裨諶乘以適野而馮簡子
之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
無敗交再稽漢時人獨一陳孟公
治私書百封乃名善書吏十人

序三

四

凡口占且省官事當時以陳驚
之由此觀之子產之牘慎而詳
之牘便而給世雖其人自昔記之
予故以為時代不同而材致亦因
聞見之多寡弗類也想注之甘苦弗
類也營構之工拙弗類也文采之枯

腴弗類也筆札之繁省弗類也蓋人
人殊而其所論狀封疏即不出於名
士大夫賢豪長者之士直緒餘耳有
如子產孟公者出而霞駭雲蔚
表見於世則先生所徵於翰藻
於先公而嗣忠於楊王兩家者

序二

五

足矣孰是而號於衆曰誠哉所
博所取著微乃皓然粹白之
先生又奚讓焉

萬曆辛巳歲九月書於瑞芝山房

國朝名公翰藻序

尺牘者古辭客之流壘又車
之一體耳至若修隣好鄰
爭申綢繆托繼繼代嘆舌
肺附精義入神不在茲乎
皇家際熙洽之運雕龍

名公翰藻

序

乙

何國義有自頃文教無
郁林之學士大夫當撰述
出其緒餘尤工尺一之技
吐詞為雲涕句成藻相光
登梓字之欲走不其美哉
洋洋已乎坐或者以為弱
遠之云卑

之非高論耳至西務宜搜遠托
恍兮惚兮龍車被之縕縕貝
錦拙之土壤辭猶鏤冰畫脂
強工正當甚即聲牙其
詰曲險澀使覽之者目
之者舌卷而後為能嘆

名公翰藻

序

二

盤禹貢而施之指掌簿
間欲俾堅城下於一鏃
於隕霜不誠難哉生若
歲掩關蕭然悉取故舊
函封手披目閱汰去之
十九其存者猶可汗牛
將勒為朱書因

循未暇而會吳興凌公留心此道
謂古人選哉竊比後周之義由

高皇卓昧以來下迄今代十朝
之典籍靡不攬觀凡草詞

句出自魚腹之音生之肆力

金研精剖璧繕寫累帙

名公翰藻

序

三

之棗材僕之所裒渺乎微

公細流不擇息壤而收亦猶

廣乘雁雙鳬疇克為之

矣凌自黔博士公而降代擅丘校

人嫻筆札等萬卷於百城托孝

藉於南面鉅述小纂充棟盈箱

此編之作特其深鼎一畱於集翠

之叢非獨鳥之羽明光之錦非一蠶

之鼎良工之心不云獨苦與夫其

百禩而上可俾神往千里之

不緘面譚達天人之微旨

之際聯貴賤之等通夷百

名公翰藻

序

四

限喜即彈劍溢於寸莖

激劍元於尺素窺絨而感以

開篋而淚沾臆遠詠鄭書而

之長近侈漢賢十部之寵斐然

蔚然非夫顯笈之武庫奏記之

靈囿乎不鄙猥言濫竿其內

所謂謀於邑而否者公安得以黃
金注邪即未傷乎羊棗之嗜抑
難移於魚目之嘲矣壬午仲春望
日部民王穉登序



國朝名公翰藻叙

文章彪炳於宇宙間其品有二有垂
世有經世序記傳志賦誦碑銘說贊
之屬曰垂世奏對書疏論辨啓劄
屬曰經世垂世者載道德勲業
千百世之下之知我者其辭告

貴敏即三都賦以十年成誰以
病之經世者則或陳害利或較旦
或息爭忿或吐畜積之懷或攄睽
之憤皆出一時之籌畫往取給於倥
惚間其在啓劄尤多平辦貴精而又
貴敏噫古今稱辭命之善者僅唯鄭

為獨步然草創討論脩飾潤色裨謚

四子湊泊既各擅所長而劑調之後

世安得同心協力共濟王事而無忌

無吝如四子者乎又安得鎔四子

一人如陳驚座之十吏通供劉

名公翰藻

序

二

之百函俱發者乎翰藻一編實

之宗譜而志於經濟者信不可

凌大夫稱哲甫氏清修恬澹而

嗜古學羅百家融諸子而旦淵源

家世傳之學雅欲樹立於當世者夫

何早歲投笏寄跡立壑而經綸匡濟

之志時露其緒餘生平著述已夥矣

廼復選輯

國朝諸名公啓劄彙為五十卷題曰

名公翰藻梓播海內大夫豈特規於

文辭間為立言設哉為君子志於

綸匡濟者立德立功地也習此

四子之不兼奚患陳驚座劉

序

三

不可合及奚特啓劄易於卒

奏對書疏論辨咸可觸類通之所

者孰非禮義之譚孰非淑人之具

非不朽之文然則孰非道德孰非勲

業孰非嘉惠後學以垂世奚必身親

樹立當世然後犁然當於我心哉嘗

觀秦庭之奏章千橐盡返聊城之燧
箭百雉自摧其雄辭嚴句電耀雲蒸
感服人心固無足怪獨詫操觚臨楮
偶或挂誤足堪抵掌是宜貽為口
者何郢人誤畫舉燭以遺燕人
意曰舉賢竟舉賢而國大治
之辭所臻尚若此矧沉思彈
爛熳為可愛可傳者其究竟當
哉余不敏執是編而呼唔竊窺大
用情之所自云

吳興吳京朝卿謨



凡例

一是編起自國初迄今垂一百餘年凡
文章鉅公以及林壑韜韞之士靡不
拾其遺刻珎之困中咀華摘疵者數
四過方敢彙入雖不無挂漏之嘲
屬意於琢璞淘金則砭砭沙
混入其間矣然不及歷代諸
以有楊王二公尺牘清裁在
一所錄尺牘大都得於已梓之
貯之家塾者一二然購鬻雖切亦
封域所限或世遠人遺并其已梓之
集毋從而購矣故漏逸恒多若近時
作者鵲起赫蹏一出心甚艷之第其
集未梓僅於朋儕間得數行者聊付

刷工俾人得嘗鼎一臠焉然亦有隻
言未覩者俱俟購全帙別為續編云
一所取在意之嫻婉辭之纖麗要令人
一閱若望美人於瀟湘洞遮之野趣
有騎氣之思至於篇之短長固各
定格乃在所不拘

一尺牘為用在紆情愫敷寒暄

無取於募語調辭故論事論

涉萬餘言者乃在所略若其

論詩詞源倒峽淋漓盈楮然其立

綜論皆發前人所未發者故存之以

為操觚家筌蹄云

一諸名公字號爵里以世代以科目為
次序山人逸士亦惟以時之先後間

有未悉者差謬者俟後之君子鑒正
而補之

一先王父練谿先大夫藻泉咸以好文
為海內所推舊各有遺集茲亦依字
附列亦所謂不忘手澤云犬子湛

業雖未竟而髫年即喜嫻於

筆如王元美陸與繩數為所

弱冠而夭折矣茲其集尚存

選輯濫次末簡亦內舉不辟

覽者幸無訝焉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氏名爵里

宋

濂字景濂號潛溪浙江浦江人翰林院學士承旨諡文憲

王

禕字子充號華川浙江義烏人翰林院國史待制諡忠文

陶

安字主敬號知政事封姑孰郡公

傅友德

字練賓州人穎國公直隸當塗人

方孝孺

字希直號遜志浙江寧海人翰林院文學博士

王叔英

字原宗號修撰浙江黃巖人翰林院修撰

楊士奇

字名遇以字行號東里江西泰和人少師大學士諡文貞

名公翰藻目錄

朱

夏字日南號直隸崑山人洪武間隱士

錢

溥字原溥號九峯直隸華亭人禮部尚書諡文通

楊守陳

字維新號鏡川浙江鄞縣人吏部侍郎諡文懿

彭

華字少彥號素菴江西安福人少保大學士諡文思

何喬新

字廷秀號椒丘江西廣昌人刑部尚書諡文肅

張

寧字靖之號芳洲浙江海寧人汀州府知府

謝

鐸字鳴治號方石浙江太平人禮部尚書諡文肅

陳獻章

字公甫號白沙廣東新會人翰林院檢討

張

詡字廷實號東所廣東番禺人通政司參議

李東陽

字賓之號西涯湖廣武陵人少師大學士諡文正

羅

倫字彝正號一峯江西廬陵人翰林院修撰諡文毅

章

懋字德懋號楓山浙江蘭谿人禮部尚書諡文懿

程敏政

字克勤號篁墩直隸休寧人禮部尚書

王

鏊字濟之號守谿直隸吳縣人少傅大學士諡文恪

楊一清

字應寧號邃菴雲南安寧州人少傅大學士諡文襄

林

俊字待用號見素福建莆田人刑部尚書諡貞肅

馬中錫

字添祿號東田直隸故城人都察院左都御史

儲

璫字靜夫號柴墟直隸泰州人禮部侍郎諡文懿

名公翰藻目錄

玉雲鳳

字應韶號虎谷山西和順人應韶院副都御史

邵

寶字國賢號二泉直隸無錫人禮部尚書諡文莊

蔡

清字介夫號虛齋福建晉江人國子監祭酒

羅

玘字景明號圭峯江西南城人禮部侍郎諡文肅

蔣

冕字敬之號敬所廣西全州人少傅大學士諡文定

崔

銑字子鍾號后渠河南安陽人禮部侍郎諡文敏

董

玘字文玉號中峰浙江會稽人吏部侍郎諡文簡

李夢陽

字獻吉號空同陝西慶陽人徙開封江西提學副使

何景明

字仲默號大復河南信阳人陝西提學副使

康海 字德涵 號對山 陝西人	王九思 字德夫 號漢林 陝西人	唐寅 字伯虎 號六如 吳縣人	鄭善夫 字繼之 號少谷 建寧人	徐禎卿 字昌穀 號北海 華亭人	王寵 字履吉 號雅宜 長洲人	蔡羽 字九遠 號林屋 吳縣人	文徵明 字徵仲 號衡山 長洲人	祝允明 字希哲 號枝山 長洲人	黃省曾 字勉之 號五岳 長洲人	黃雲 字雲龍 號丹巖 崑山人	孫一元 字太初 號太白 太倉人	劉麟 字元瑞 號南坦 江陰人	顧璘 字從長 號東橋 華亭人	王守仁 字伯安 號陽明 余姚人	王廷相 字子衡 號浚川 高平人	張邦奇 字常甫 號甬川 南直人	陸深 字子淵 號儼山 上海人
-------------------------	--------------------------	-------------------------	--------------------------	--------------------------	-------------------------	-------------------------	--------------------------	--------------------------	--------------------------	-------------------------	--------------------------	-------------------------	-------------------------	--------------------------	--------------------------	--------------------------	-------------------------

魏校 字子材 號莊渠 長安人	顧清 字士廉 號東江 華亭人	嚴嵩 字惟中 號介溪 分宜人	何塘 字樸夫 號柏齋 慶元人	周用 字行之 號白川 長興人	朱應登 字升之 號凌溪 寶應人	張鰲山 字汝立 號石磐 安福人	楊慎 字用脩 號升菴 新都人	霍韜 字渭先 號瓦屋 海鹽人	鄒守益 字謙之 號東廓 福清人	應大猷 字仙舟 號容菴 仙居人	張治道 字長安 號太微 長安人	周祚 字天保 號定齋 江山人	薛蕙 字君采 號西原 亳州人	吳仕 字允學 號頤山 宜興人	孫存 字性甫 號豐山 蘇州人	熊浹 字說之 號北原 昌邑人	張治 字文少 號龍湖 人
-------------------------	-------------------------	-------------------------	-------------------------	-------------------------	--------------------------	--------------------------	-------------------------	-------------------------	--------------------------	--------------------------	--------------------------	-------------------------	-------------------------	-------------------------	-------------------------	-------------------------	-----------------------

陳	講	字子學	號中洲	四川遂寧
施	望	字	號	都御史
戴	簪	字時重	號東石	浙江鄞縣
楊	言	字推仁	號後江	浙江
潘	滋	字汝霖	號桃谷	直隸
王	廷陳	字推欽	號夢澤	湖廣黃岡
顏	木	字推喬	號漢東	湖州
許	宗魯	字伯誠	號少華	陝西咸
張	岳	字惟喬	號靜峯	福建惠安
汪	應軫	字子密	號龍湖	浙江
潘	墳	字伯和	號熙臺	直隸山
胡	侍	字承之	號家溪	陝西
舒	芬	字國裳	號梓溪	江西
陳	琛	字思獻	號紫峯	福建
聶	豹	字文蔚	號雙江	江西永
許	相卿	字台仲	號雲村	浙江
陳	良謨	字忠夫	號棟塘	浙江
吳	鼎	字維新	號泉亭	浙江

童	承敘	字士時	號內方	湖廣沔
周	瑯	字光載	號兩山	湖廣
凌	震	字時東	號練路	浙江
陳	德文	字太和	號石陽	江西
魏	良弼	字新師	號水洲	江
李	默	字時言	號古冲	福建
徐	階	字子升	號存齋	直隸
張	時徽	字惟靜	號東沙	浙江鄞
胡	纘宗	字孝思	號可泉	陝西秦
高	叔嗣	字南祥	號按察	門河
余	勉學	字行甫	號東臺	廣
吳	鵬	字秀水	號泉	浙江
馮	世雅	字子夏	號三石	湖
朱	廷立	字通山	號雨厓	湖廣
柯	維騏	字奇純	號希齋	福建
陸	時中	字幼貞	號午峯	浙江
陸	時雍	字幼純	號平川	浙江
趙	廷松	字子後	號但來	浙

趙時春	字景仁號浚谷陝西平涼人	都察院僉都御史
袁 琰	字永之號晉臺直隸吳縣人	提學僉事
陸 粲	字子餘號貞山直隸長洲人	給事中
屠應峻	字文升號浙山浙江湖州人	左春坊左諭德
田汝成	字叔禾號豫陽浙江錢塘人	提學副使
樊 鵬	字少南號雙崑河南信陽人	戶部郎中
王慎中	字道思號遵岩福建晉江人	布政司叅政
江以達	字于順號午坡江西晉賢人	提學副使
張 泉	字正野號百川江西進賢人	兵部侍郎
馮 恩	字子仁號南江直隸華亭人	御史
陸 瑯	字秀卿號黃齋浙江善人	都察院副都御史
冷 珂	字建閩縣人	給事中
徐獻忠	字伯臣號長谷直隸華亭人	奉化縣知縣
唐 樞	字子鎮號一菴浙江歸安人	刑部主事
羅洪先	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	左春坊左中允諡文恭
唐順之	字應德號荆川直隸武進人	都察院僉都御史
白 悅	字貞夫號洛源直隸武進人	尚書司丞
陳 東	字約之號后岡浙江鄞縣人	湖廣提學副使

沈 壇	字舜臣號鳳峯直隸華亭人	布政司叅政
任 瀚	字少海號忠齋四川南充人	左春坊司直
薛 甲	字應登號畏齋直隸江陰人	提學副使
楊 博	字惟約號虞坡山西蒲州人	少傅更部尚書諡襄敏
胡 松	字汝茂號恒泉直隸涿州人	吏部尚書諡肅
皇甫濬	字子安號少玄直隸長洲人	按察司僉事
皇甫汴	字子循號百泉直隸長洲人	按察司僉事
沈 謐	字靖夫號石雲浙江秀水人	布政司叅議
錢 琦	字公良號東畝浙江海鹽人	知府
呂 本	字汝立號期齋浙江姚人	太子太保大學士
閔如霖	字師望號午塘浙江程人	南京禮部尚書
王 梅	字時魁號拓湖浙江平湖人	禮部主事
呂光洵	字信卿號沃洲浙江新昌人	兵部尚書
王 畿	字汝中號龍溪浙江山陰人	兵部郎中
朱 衡	字士南號鎮山江西萬安人	工部尚書
范 欽	字克卿號東明浙江新縣人	兵部侍郎
許應元	字子春號茗山浙江錢塘人	布政使
蔡汝楠	字子木號白石浙江德清人	兵部侍郎

名公翰藻		孫	陞	字志高	號季泉	浙江餘
		張	瀚	字子文	號元洲	浙江仁
		薛應旂	字仲常	號方山	直隸	
		劉	繪	字少賢	號嵩陽	河南
		施	峻	字平叔	號曉川	浙江
		馬	森	字孔養	號鍾陽	福建
		王維楨	字允寧	號槐野	陝西	
		張	純	字永嘉	號滄江	浙江
		林應騏	字必仁	號介山	浙江	
名公翰藻		游震得	字汝潛	號讓溪	直隸	發
		茅	坤	字順甫	號鹿門	浙江
		吳維嶽	字峻伯	號齊襄	浙江	孝
		莫如忠	字子良	號中江	直隸	
		馮惟訥	字汝言	號少洲	山	
		王	問	字子裕	號仲山	直隸
		侯一元	字錫人	按察司	金事	
		謝東山	字少安	號高泉	四川	射
		劉起宗	字宗之	號初泉	四川	政

九

名公翰藻		陳	鏊	字子兼	號雨泉	直隸
		查秉彝	字性父	號近川	浙江	
		錢	芹	字懋文	號洋泉	浙江
		沈	燭	字伯遠	號石聯	浙江
		俞獻可	字	號	舉人	
		陸樹聲	字與吉	號平泉	直隸	
		高	拱	字肅卿	號中玄	河南
		董	份	字用均	號濤陽	浙江
		徐南金	字體乾	號華原	江西	豐
名公翰藻		徐	紳	字思行	號五台	直隸
		何光裕	字梓思	號石亭	四川	
		應雲鸞	字瑞伯	號東塘	浙江	
		何良俊	字玄朗	號柘湖	直隸	
		洪朝選	字安人	號芳洲	福建	
		秦鳴雷	字子豫	號華峯	浙江	臨
		趙	鉞	字鼎卿	號柱野	直隸
		王宗沐	字新甫	號敬所	浙江	
		畢	鏞	字廷鳴	號松坡	直隸

十

阮鶚	字應薦號山峯直隸桐城人	都察院副都御史
江珍	字欽縣人	布政使
萬恭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刑部侍郎
盧岐嶷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朱曰藩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劉景韶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王之誥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劉鳳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李攀龍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王秩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李春芳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張居正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楊豫孫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陸光祖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李幼滋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馬一龍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汪道昆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章美中	字希稷號兩溪江西人	布政使

王世貞	字元美號鳳洲直隸太倉州人	大理寺卿
宗臣	字子相號方城直隸興化人	提學副使
徐中行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吳國倫	字明卿號川樓湖北廣興人	按察使
張佳胤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方弘靜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薛天華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陳栢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黃甲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凌約言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宋鑒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姜寶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石璽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於惟一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程廷策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吳道直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秦金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劉堯誨	字子與號龍灣浙江人	布政使

張九一	字助甫號周田河
吳時來	字惟修號怡齋浙江仙居人按察院僉都御史
陳綰	字上虞人兵部主事
柳東伯	字孟卿號洞陽湖廣武陵人知縣
盧柟	字次梗號人山人直隸濟縣人
陳錫	字元之號南衡浙江臨海人禮部主事
胡直	字正甫號廬山江西吉安人按察使
伍令	字思行號魚山江西安福人按察司僉事
曾省吾	字以三號確菴湖廣承天衛人工部尚書
顏鯨	字應雷號冲宇浙江慈溪人提學副使
鄭旻	字世穆號崇山廣東揭陽人提學副使
勞堪	字若任號道亭江西德化人按察院副都御史
胡定	字明仲號二溪湖廣崇陽人布政使
施篤臣	字敦文號恒齋直隸青陽人順天府尹
丁士美	字邦彥號后溪直隸清河人吏部侍郎兼學士
沈啓原	字道卿號寬川浙江秀水人按察司副使
王世懋	字敬美號麟洲直隸太倉州人提學副使
劉一儒	字學孔號小魯湖廣夷陵州人刑部侍郎

秦嘉楫	字少說號鳳樓直隸上海人按察院僉事
錢藻	字自文號洪湖直隸如皋人布政使
陳紹登	字誕先號暨陽直隸武進人按察院副使
申時行	字汝默號瑶泉直隸吳縣人太子太保大學士
王錫爵	字元駟號荆石直隸太倉州人禮部侍郎兼學士
余有丁	字丙仲號同麓浙江鄞縣人禮部尚書大學士
王篆	字汝文號少方湖廣夷陵州人吏部侍郎
王叔杲	字陽德號賜谷浙江永嘉人布政司參政
王倬	字康甫號會泉浙江秀水人知府
范應期	字伯慎號屏麓浙江烏程人左春坊左諭德
許國	字維禎號頴陽直隸歙縣人禮部侍郎兼學士
歸有光	字熙甫號震川直隸崑山人太僕寺丞
顧養謙	字益卿號冲菴直隸通州人布政司參議
陳文燭	字玉叔號五岳湖廣沔陽人布政司參政
丘齊雲	字汝謙號若泰湖廣麻城人知府
盧漸	字伯貞號一峯浙江鄞縣人知府
周良臣	字相聖號雲臯湖廣公安人按察司副使
王元賓	字國賢號對峯山東滕縣人知府

陳于陞	字元忠號玉壘四川
劉伯燮	字元甫號小鶴湖廣
李維楨	字本寧號翼軒湖廣
沈一貫	字肩吾號蛟門浙江
沈位	字道立號虹臺直隸
張一桂	字廷芳號翰林院編修
劉鉉	字玉卿號蒼原江西
張位	字明成號洪陽江西
李頤	字惟貞號及泉江西
名公翰藻 目錄	
張偲	字士忠號名川江西
馮時雨	字化之號崑峰直隸
劉紹恤	字汝卿號瀟湘湖廣
金學曾	字子魯號省吾浙江
朱孟震	字秉器號明虹江西
黃姬水	字淳父號質山直隸
鄭若庸	字長洲號虛舟直隸
俞允文	字仲蔚號紫芝直隸
文嘉	字休承號文水直隸

陸治	字叔平號包山人
王穉登	字百穀號玉遮直隸
張獻翼	字幼于號臺梁直隸
朱察卿	字邦憲號黃浦直隸
姚翼	字翔卿號海屋浙江
吳京	字朝卿號伯峯浙江
盧舜治	字恭甫號志菴浙江
陳敬則	字文孺號巽原浙江
田藝衡	字子藝號香宇浙江
名公翰藻 目錄	
黃洪憲	字楚忠號葵陽浙江
阮自崙	字元西號清宇直隸
王應選	字俊卿號午山浙江
方揚	字思善號初菴直隸
曹誥	字仲宣號北海直隸
陳大科	字思進號如岡直隸
王希元	字啓善號白岳湖廣
孫繼皋	字以德號栢潭直隸
朱朝至	字子得號肖桂湖廣

傅作雨	馬鳴鑾	朱	陳述齡	陳履	沈懋學	馮夢禎	沈自邠	董	陸可教	沈九疇	甘雨	周弘綸	屠隆	胡士鰲	傅光宅	余寅	李言恭
字元化號楚築湖廣	字江卿號鳳麓四川	字次變號訥齋廣東	字子孝號崑崙湖廣	字德基號定菴廣	字君典號少林直隸	字開之號具區浙江	字茂仁號几軒浙江	字秀水人號韋吾浙江	字敬承號葵日浙江	字箕仲號東霍浙江	字應溥號義麓江西	字永新號二魯湖廣	字長卿號赤水浙江	字爾潛號葵南福	字伯安號廣居山	字君房號漢城浙江	字惟寅號秀巖直隸

名公翰藻目録

七

歐大任	沈明臣	張邦仁	蕭良有	蕭良譽	王大謨	王叔承	莫雲卿	殷都	屠峻	宋堯俞	瞿九思	瞿甲	楊承鯤	賀燦然	柯燦	王萱	鄔佐卿	
字德人南嶺伯號崑崙山東	字嘉則號句章浙江	字江鄧縣人知縣	字以占號漢冲湖廣	字漢陽人號漢穎湖	字惟允號憲臯湖	字崑崙人知縣	字廷韓號秋水直隸	字華平人號海依直隸	字田叔號漢陂浙江	字縣人號照磨浙江	字廣夫號人洋生	字應甲九思子生	字伯翼號人洋生	字伯開號道星浙江	字嘉興人號人洋生	字文仲號人山福	字季孺號少廣浙江	字汝翼號人院庶吉士

名公翰藻目錄

六

程嘉士	詹璜	江璿	王寅	黃雲龍	潘緯	陳筌	江朝陽	詹景鳳	汪淮	郁明都	華善述	張文介	顧祖美	翟鍾玉	童珮	童珊	毛文煥
隸歙縣人庠生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凌湛	邵模	范民望	吳守和	孫汝霖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隸歙縣人山陽直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一

宋濂

代 皇太子與高麗王

答郡太守

答章秀才論詩

傅友德

答大理段實

王禕

上丞相康里公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一

陶安

答楊彥常

方孝儒

上胡先生

與蘇先生 二首

與士脩

寄陳元采

答鄭仲辯

與鄭叔度

答劉養浩

答王仲縉

與趙伯欽 二首

答張廷璧

錢羅二秀才

答俞景文

與陳敬齋

與郭士淵

王叔英

與方遜學

楊士奇

答楊仲舉

朱夏

答程伯大論文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一

二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一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宋濂

代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王處海東稱藩奉貢於朝廷者五年于茲矣。皇帝嘉王來遑待遇之意甚渥。聞王生辰在夏五月。特出內府之幣以賜予。亦上體宸衷。復以紗并羅各十匹。端遣王至。可領也。王尚益勤庶政。懷保小民。永我國東藩。願不美與。恭和王平安否。宜加自重。

名公翰藻卷一

各郡太守

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怖杵。擊下。上面無色。澤近來衰屏。益甚。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以其如馮翔。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是一出眾事。皆棄。

各車秀才論詩

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証。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

之善論詩者。其有出于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釋。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并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是厥後。二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三謝頽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澗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明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

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煩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專名公新集卷一

德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之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近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懷鮮於蘭。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

高。取法建安。至于大曆之弊。錢即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愈。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垠。柳。惲。酌陶謝之中。而措詞窮妙。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八解。以矯盡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澁。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寒澁。李。益。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名公新集卷一

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麗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繼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封。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華。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封。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益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

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已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性情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軋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敦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此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

傅友德

吞大理段寶

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漁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

王禕

上丞相康里公

禕聞天子之職。莫難於任相。人臣之職。莫難於為相。夫為相之難。非難於承平之時。而為於天下多故之

時為難天下多故之時為之非難而能使天下之勢
危而復安壞而復完為尤難矣惟我國家之有天下
極海內外同不一家自古有天下之盛莫盛於茲疆
宇混一殆且百年肆今 天子在位日久致治之威
文恬武嬉然而豐享豫大者藉險之基宴安逸樂者
憂危之兆乃自此歲干戈並起海內靡沸朝廷之綱
紀因之而凌遲邦國之用度日之而匱乏天下之勢
日入於弊昔之安者從而危完者從而壞天下之多
故遂莫甚於此時矣 天子慨然念天下之勢莫重

名公翰藻 卷一

七

於東南亟圖有以輯綏之一相之任允難其人於
閣下以元勲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簡在 帝心受
命爰立行省浙江以膺保釐之寄凡招降討逆賞功
伐罪一切軍國之務悉許承制而行自國家衆建行
省以來分相於方面者衆矣而秉鈞當軸之專未有
如閣下者何者不能任相不足以盡 天子之職而
任之不能專則亦不足以盡任之之道况乎天下多
故之時不專以任之而望其功業之成就難矣今者
元勲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無或右於閣下也 天

子舉東南方面之重一委之閣下而置不問者夫亦
盡任相之職而已故自閣下之蒞鎮政教更始恩威
並宣弛之張之與時宜之兩年之間訖使東南之勢
危者將遂安壞者將遂完駸駸然日趨於無事當是
之時人見閣下為相之難而閣下處之曾不以為難
者豈有他哉亦不過盡為相之職而已 天子盡任
相之職於上閣下盡為相之職於下上下相成如此
天下不復致承平之盛者未之有也雖然古語有之
泰山不讓微塵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

名公翰藻 卷一

八

其深閣下之為相為人之所難為功業將已成就而
草茅之士如禕之陋微猶欲有陳於閣下閣下其亦
過聽而曲采之乎禕之所陳其瑣細屑末之事未易
悉數而其大者有二焉一曰固結人心二曰總攬政
權人心攜貳而不陰有以固結之政權紛更而不明
有以總攬之皆是以為相業之累閣下不以此為深
加之意則其所成就方之古人或者其猶未至也古
之善為相者三代而下莫如諸葛孔明漢之蕭曹兩
魏唐之房杜姚宋不數焉然迹其所度越於人人者

實在於開誠布公信賞必罰而已自今觀之其曰開誠布公者固結人心之本也其曰信賞必罰者總攬政權之要也二者為相之先務而閣下固未嘗不已行之而區區猶以為言者誠異閣下持之以久而不倦濟之以斷而不疑天下雖將復致承平不以為已至而遂已也如是則閣下相業之成就將匹休古人豈惟方之孔明而無媿且與三代之相伊傳周召之流並馳爭驅而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夫以閣下以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受天子委任之專而又

名公翰藻

卷一

九

為相於天下多故之時不以為難如此是皆古人為相者之所難解兼處古人之所難而成就乎古人之所必至閣下力行之功至是將不容但已而固何暇於區區之言顧乃不能自己冒陳於閣下踰限越分之罪不復避者其亦大馬之誠而已伏惟特加裁察而圖所以進退之

陶安

荅楊彥常

曩在京師接談笑於觴豆間酒酣侖儻意氣飛揚信

其為詞場之傑人也庚辰印卷常瞻承於眾中率辛數語情不能竟未幾戴老將冉冉慨想金石之音鸞鵠之姿則固隆隆耳根隱隱夢中也伏惟掌教慈湖攝席杜洲崇正道而闢異言動蕩海隅使考亭理性之學漸被含生何其盛哉區區承乏高節僻在深山窮谷非人所居孑然孤蹤借榻江館日課童子訓詁聊以自適雖相去寓次不遠竟不能相與周旋踟躕悵望徒切于懷耳近素生廷器來得所惠書其言詳悉誦玩再四宛見顏色於辭意之表慰契濶矣夫以

名公翰藻

卷一

十

偉才達識使居金馬承明可以補益時用而猶棲遲冷職天固以此養賢使之端凝其德性韜斂其英風豐乎內不暴乎外積之深厚則其發也光大無窮將兆於斯也便中有可示教幸無吝

方孝孺

上胡先生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願施之何如耳人當富且

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與馬王帛足以適其身窮
客之陳說頌交者譽頌溫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
以為宜然耳其心弗以為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
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
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
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
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
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通得名於世者
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

名公翰藻

卷一

士

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
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近世風俗則不如古
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於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
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
遇焉其眇爾之小子學未聞乎道才未周乎事數年
之前旅遊京師為齒甚少為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
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為奇士及從公來此邦
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
告于人以為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

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為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
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其豈其人哉無可稱之
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為懷然懼而怛然不自
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
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
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
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
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
猶為執事言之者誠費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

名公翰藻

卷一

士

之餘斯道不振人材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
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
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
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
稱者有林度之弟曰棠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
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
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鄒濬士澗林佑公輔二
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
樂善之篤故欲為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

尚多有之益可為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蔣先生待其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闊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賦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農林君寄至手書數封伸喉口誦心思昔夙之好乖濶之情繆綢悃厚宛

名公翰藻

卷一

十五

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為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星在天無物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與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言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為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卒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耻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鉞斲政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見

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店疾彌年不愈寒暑少間屏居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眩暈輒復棄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為枝辭十餘卷叢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之感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為明時寬假得安一廬於畝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為生民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戈執戈捍封疆清微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頽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地

名公翰藻

卷一

十六

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閱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為己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而歛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欲言

高文知已纂傳行世先子事行目得附末簡以傳幸甚幸甚

又

執事念太史公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勤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

名公翰藁

卷一

主

卷二

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于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為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

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為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遽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誣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

名公翰藁

卷一

主

卷二

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子有貪黷之謗陳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墓銘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

誤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止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者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甚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卿次于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

徐公翰藻

卷一

七

無忤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謫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你嘵嘵也

與士脩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豈下之詩碑之褒光顯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也苟又徒數數然噪於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後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

徐公翰藻

卷一

七

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陳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且以

及聖賢之堂序而為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聖之以古人之事稱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為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為諛言相傳導以為容悅聞之慚慙憤悶竊自悲嘆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為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辨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禁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怫憤奮激如暗者之欲言癢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

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驕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為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相属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

荅鄭仲辯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

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
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
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
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且下學
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
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為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
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

名公翰藻

卷一

主

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
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可
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
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况學之者
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
道者和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以吾道有得焉而顧
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
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
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

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
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
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
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
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處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
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
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
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
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和福禍之報儒者所

名公翰藻

卷一

主

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
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
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
馳騁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
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
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
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
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
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

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園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

與鄭叔度

名公翰藻 卷一

三三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已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嘆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為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萃然而索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為之哉譬如登太山之巔極乎目

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崑崙龜蒙周秦齊魯秦薛梁鄭衛趙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感呼天日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闡闢辯說鬼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於其徒寢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千言而衍為浮漫塊怙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待辭賦為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為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

名公翰藻 卷一

三四

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為雖不易至孔子之堂與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為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願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彛筆為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泚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取竊於文字間受咎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我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

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為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異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答劉養浩

一自為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眾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詎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為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為何如

答王仲綰

僕為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羣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道德之典未嘗不悚然內愧競競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謬甚子巖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已推獎足下遂凝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已避之况眇爾之小子乎

名公翰藻

卷一

三

大允先輩之於後學以為不到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古人曲為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為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答也然足下端慙直氣

決非妄詆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之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已之珠大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擬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之說也是下遂以還寶之得無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為愛不若規

名公翰藻

卷一

三

其過之為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諸諛則懼諛諛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諸諛則有矣而諛諛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缺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駸駸享大璧之為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為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

與趙伯欽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所推讓視古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

獨稱足下與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
及乃承惠書為論甚大為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
之意反覆說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
有足望 發于中而見于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之
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
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
百餘年間風俗汙壞上隳下垂以至于顛危而不救
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
發明損益以表著于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皓于舊聞
各公翰達 卷一 三十一 畢

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
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
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
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
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哉使
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取乎且近
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
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
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見愈

多則言愈異今有至於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
石樹木禽獸魚蟲之狀而已此之遊乎雄都巨邑者
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
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
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卑論
亦可謂後世法非若後世剽襲以為說者之淺也唐
之諸儒惟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
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下未
之有而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及
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
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為上漢次之唐
為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識睿
達者何足以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論近
代誠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
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醞駁互相承傳以白為黑者皆
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為知言士矣所
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無乃以足下為方人好高而
為驚世之論乎雖然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

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聖賢為準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是下近代安足並乎

又

望兩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是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為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名公翰藻 卷一

圭

子

荅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但足下之詩刻削森秀與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為準則為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為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麗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

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為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為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為奇也稚子刻雪為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鳥取其為奇也哉足下之為奇固非此類然自近味漓乏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

名公翰藻 卷一

圭

子

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嗜其枝以為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為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與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若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

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為能詩不可勝
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是
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長也雖然不知
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
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瘳而求藥於醫醫偶
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
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
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為佞至於朋友
亦以諛悅為忠近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
病為之喜而忘食

名公翰藻卷一

三五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
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儼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
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
曰儼人必以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儼孔子孟子以
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
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楊雄以常
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楊雄比孟子不見信於當

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
足儼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
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經河渭之於溝澮也儼之一
不當且若是况某如何者而以儼李翱蘇軾曾鞏以
下七八君子奚為其可執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
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經
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為過言則
咲以為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
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
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
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
敷言不善剗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於是
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
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為過言矣然世俗
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而然孟子大賢濱于僇
直諫之楊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談咲之此皆士
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
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且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

名公翰藻卷一

三五

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
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
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
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
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
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為斯道非文則
無以傳故又於文費之既而復以道不至者不足以
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
參其言語之醞醖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
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冀其
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
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來世上以不愧乎天
中以不忤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
若二兄之所譽而擬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
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狂僭二兄亮之

答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
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

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
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
為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
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為人之賢否輕重有獲
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為榮耀至於子
孫猶倚藉為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
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
固與人等且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為其所稱者因以
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即使徒有文
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
身且不免為世所訾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
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為觀圖者不在乎得可傳
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
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能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
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觀之名未著
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
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
何為計之過而求聞之踈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人

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帑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輟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以彼焉求而以其使誠美可傳亦將為人所輕訕真在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為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為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信于今和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更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事末曰子將以予所言者為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遊咏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行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靳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歛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兩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吾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哉我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愧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

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慊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楊子雲亦甘夫覆醕詭耳大冶之鳴金誠者未必以我為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絺繡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藜藿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詭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為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為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栢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慊

名公翰藁 卷一

三十五

吾素志哉先生之素業不稔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為斯文盟主幸甚

與鄒士淵

吾郡之文閥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為加安而食為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

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覆玩繹遂至夜深垂離旅寓之思為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為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

名公翰藁 卷一

四十五

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為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塞澁者以艱言短語為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為美或採摭異書恠說以為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為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

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傳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章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汲望焉更為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為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凡當不一叩而已也

王叔英

與方遜學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仕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

名公翰墨

卷一

聖子

名公翰墨

卷一

聖子

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聞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皋變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特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有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惠此君子

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歲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及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憂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楊士奇

名公翰藻

卷一

中

卷二

答楊仲舉

別後吉語海至遂弭祀人之憂且又放意作江湖歲時詩客也風雅翼望茲來便裝補註煩轉達存誠乞賦清隱詩一二日送卷子來

朱夏

答程伯大論文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

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僅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車自命矣此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辯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

名公翰藻

卷一

中

卷二

驅並駕於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絕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夫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綴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

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斷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奠倒桓褐也耶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為服則綵繪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宴

翰藻
卷一

聖云

人為觀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者貨實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微者獲之則蕭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故夫蘭茗翡翠又鳥觀夫掣鯨也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舍之而為漪盛之而為敷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

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惜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圯矣無益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柰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

翰藻
卷一

聖云

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廬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策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恠之過也先生率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

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
 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
 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
 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
 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
 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
 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
 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
 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
 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

卷一

四

卷

國朝名公翰藻卷一

陳獻章

與葛侍御

慰馬默齋喪子

與張廷實主事

二首

與汪提舉

復梁二鴻

與劉東山

與袁進士

與湛民澤

與李白洲憲長

復余通守

與左行人

復彭方伯

謝鐸

與劉儒珍

與李侍講賓之

名公翰藻不目錄卷二

復陸鼎儀先生

與古直存敬

與章德懋

復戴武庫師文

賀李西涯入閣

再復李西涯

復王濟之

張詡

與高侍御

與朱德卿

復陳時周侍御

李東陽

與李白洲

復周松露

原缺第一葉

與王守溪

與錢汝謙

與楊應寧

與謝方石

與文宗儒

羅倫

復丘學正

奉李冢宰

與門人

章懋

與張學士廷祥

復羅一峰

程敏政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

三

簡瓊山丘尚書

簡李學士世賢

簡辨上人

簡錢宗甫御醫

與沈啓南

答劉振之

與縣令辭鄉飲

簡蕭文明同守

簡陸文量叅政

王鏊

復王巡撫

復尹太宰

與韓尚書

與林都憲待用

與王都憲懋中

復邵二泉

與林見素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錢濤

與安南國王

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偽之幾使知經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者也人多欺偽之弊而已無先見之明是謂坐井觀天某竊欲為王言之王寔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及兄至王蓋四世矣況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得國禮請

名公翰藻 卷二

一

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偽者而何待於言為哉今王叢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惑故言之不能以自已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我朝廷念陳日隆率先歸附世貢不絕忍視其子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為內屬且俟其子孫之可復者柰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為國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貢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庶篡嫡昧死求且曰游湖自溺意在不吊其忌君之心見矣朝

廷速命信使往封奠朝費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故則琮必難為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歸言于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邪使將及境琮已就討且告訃請封之使來即遣行人往祭而尤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巡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知王為第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濤等為使以錫封焉則哉朝所以保黎氏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於下保陳氏哉凡遣使至京翱翔萬里聽其所往懋易有無入市不變如子

王率其類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元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檻赴京師以正其罪則我朝於四方萬國抑強扶弱植顛赴仆使之各宰土宇而同享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寔父母其心天地其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謹守禮法而聲教之外不煩于我一使者宜保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國也而何我使初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峻嶺迫逼兵械使人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既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邊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黃卿等來則書往復數番辨至七日而始定為並南向坐然則何為是不同乎豈奠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禮始粗備至是而將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耕剌丁云彼多回鶻禁約不扣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禮有如是邪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國僅存幸人我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變邪傳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殫也其

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蕭韶而嘆盛德孔子見郊
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以禮學
制度維持其國於周室傾危之時罔以內外而有間
也況我朝之於安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
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於待使邪或者居先王之左
右者好是狡偽以為功也故於王初即政而言之溥
等叨天子侍從寡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惟幄寵
臣故特簡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
改而待之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
吉日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
動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華薄而從忠之厚將於
是乎觀禮毋徒謂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

楊守陳

與馮汝正

遊吾門者衆矣慧者恒怠於學而愚者多嗇於才正
所謂馬蹄之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理固然也
慧而學愚而才者僅於吾子見之吾子其猶驥乎世
之所不嘗有者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然

則德者尤吾子之所當勉者也古今人學超一世才
高萬衆而逐於鄉損於國幸而達者不誅於當時則
誅於後世無德故也其有德者窮則善一卿達則善
天下或雖晦昧屈抑於一時而卒光明俊偉於百世
不可磨吾子脩其德有年矣然欲任天下之重而收
後世之名不可不加勉也坳堂杯水僅浮一芥而江
海容百斛之舟一燭熒熒踰時熄焰而日月光於萬
古故當大任振遐聲者非大德則不能之吾子之德
不可不大也尊所聞行所知以古聖賢為標準而必
求其至焉則得矣舉業之無妨德學先正嘗言之矣
然其文亦不可忽昔人有言初欲馳放久當收斂又
曰務使平和至是餘溢為奇恠此至言也吾子之文
馳放矣奇恠矣今宜收斂使平和無取語生之忌六
經四書讀已宜溫而熟之以端其本諸子羣史百集
宜博覽而強記之以暢其枝序記碑銘傳贊宜識其
體裁間作數十篇則於講義理評人物論古今事變
記名物度數皆與德學舉業有相資者不可廢也若
詩賦聲律之語則妨廢德業絕不宜作俟他日德成

名公翰藻

卷二

四

名公翰藻

卷二

五

徐二

業就則間作一二篇以適性情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賦兩都旬煅月煉而工無益之辭誤有用之學也今世之士無遠志結髮即習舉業不過欲奪倫魁取卿相而已有能卓然立志法古聖賢而澤天下名後世者蓋鮮矣故僕嘗語子先立其志志立則氣自隨而道德勲業無不成者矣顏子曰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吾子其加勉旃則豈獨空冀北之羣而已哉慎毋以吾言為迂

復錢廷珍

名公翰藻 卷二

六 徐

自別至今秋始得兄去冬所示書乃知兄嘗示教而不達守陳一書亦不達於左右彼此之情澗焉不相通者皆洪喬之罪也可慨可慨書辭矜哀悼屈而復咨以世故是誠仁人君子憐友恤故之盛心謙已下人之厚德致君澤民之深意也捧讀再四感愧交併守陳哀言萬狀兄既亮之不復陳矣竊以愚暗兄之所知其所誦習者皆古人之陳言而不適於當世之實用雖為兄陳之無益也而兄兄之英明英哲於世故若視諸掌亦何俟守陳陳之而後知耶然當今之

事非知之難言之為難也夫黼黻之崇德也貂璫之擅權也大臣之持祿固寵也將帥之不律也藩臬之不植也守令之不循也官之濫也士之偷也民之貧也兵之惰也之十者人人能知之而兄吾兄乎然人人能知之而不能言之者恐言發而害至也故曰言之為難舍是不言而欲毛舉細故則又不可古之君子有言責者非不知言之害而不言之利然而必言之者義不可不言也吾盡吾義而已他何恤焉計萬世之是非而不計一時之榮辱論天下之安危而不謀一身之利害是素望於吾兄而不可為他人道也吾卿自豐清敏公而後仕雖衆未見有卓卓者踵公之武舍吾兄誰望耶願無以為迂論而不省也臨帑叨叨

復魏知州瀚

名公翰藻 卷二

七 子

屢承嘉貺感感示及諸作三誦敬嘆不啻懸黎明月之在握也然有左見恃愛布之閣下西遷雖為奸人之妬亦緣客氣所招今觀諸作此氣故在以茲虞世恐未為宜更望去矜如謝顯道無伐如顏子淵操敬

慎廉介之心增含弘博厚之德坐俟高陟以樹大勲
青善友道也以數取疎自古有之然非可以例閣下
也喋喋勿罪

示茂元

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
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
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
而又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戾無辜
及于身家毒流于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

名公翰藁

卷二

八

子

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愧見汝少若穎
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不
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閒曹尚可鞭策今
官于彼將役役于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
雖或建勲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為大儒
汝又為俗吏今雖暫榮一時而竟漸沒於千百世之
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
思釋吾之恨否也汝林去捉筆草此目昏手倦不盡
所欲言

與少詹事徐時用

一別五六載思心如饑知去冬釋禱必令春握手不
圖軒徒尚遲遲行也近惟畫錦之輝照映山水日與
親戚舊故相詠觴樂可知也僕近日衰病日甚大興
閣下在京時不佞恒為心痛口瘡眼疼所苦近復加
痔與疝五疾交作百方未愈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
文飲僅可穀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幾里而喜
遊陟今皆不復爾文甚厭之有請輒峻拒或強聒不
已不得已始搦管草草與之去終歲無幾篇酒不復

名公翰藁

卷二

九

沾居客至懶飲之請飲亦謝不赴西山如畫小南城
如錦皆不復往軒觀幽憶舊遊如俗所謂隔世事矣
且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白髮青衫廁
其後雖未謀引去然官况已索然矣以此日勉強一
朝外輒閉門却掃第與弟子相談語教孤姪長孫讀
書引數小孫玩庭中花木遊屋後園地日用是消遣
耳餘皆置之度外獨思仰閣下之心未始忘然人往
南方者多不知有知之而欲附問則其人已行矣故
到京踰歲未始有片簡達者茲因貴邑張生便草此

奉問計秋風涼日高軒必至京破例把一盃相屬也
諸田面布不悉

復布政何喬新

鮑知州至承惠書幣感感書辭甚美覽之不能休然
僕昔謂方岳之尤者惟吳尚忠錢廷珍與閣下三人
此廟堂之公論也豈僕之私言哉但先且數耳閣下
之賢固無待僕之知獎僕愚且暗恐亦未為知閣下
者而書辭乃以謙簡肅之知范文正歐陽文忠之知
曾子固擬之不於倫輩而閣下以范曾自期待之則
僕之至望也自廟論既公忠賢遂陟次當閣下而近
乃使庸鄙者先之僕深訝焉詢其故則知由小譖耳
當道者不信君子之稱而聽小人之譖亦可慨矣然
士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一人浮議所能貴賤之
哉望閣下勿以此而前却亦勿求其人而尤之惟益
厲素節彌布善政吾知紀綱鈞衡之任終不能捨而
他適也鮑知州歸草草奉復不悉

與彭彥實

往歲嘗邀閣下與屠朝宗數公共賞益蓮取杜少陵

名公翰墨

卷二

十

名公翰墨

卷二

十一

下

彭華

上李家宰

兩裏紅渠冉冉香之句人各分其一字以為韻而詩
之一時觴詠樂甚忽轉眄間不覺又數載矣今日益
蓮盛開而僕病不能賞惟足感嘆况時事益新病軀
寢弱明年蓮開之日知復何如然則往歲玩賞之樂
亦難常得而分韻之詩其可輕棄也耶今諸作具存
而閣下兩韻之詩獨闕蓋當時草創未錄而僕因循
未及求取之故也天新雨晚風涼希檢舊作乘興一
揮洒僕即當與諸作裝以成卷異時林下時亦展觀
猶可想京華之樂事禁苑之交遊也娛老之具傳家
之珍皆於是乎在閣下諒不靳也病不能親書希恕
彭華

人有不得其平則仰而號呼於天者必其無可告慰
不得已而後呼天也使有可告慰以伸其不平之心
則不必呼之天矣夫天生萬民不能以自理故必立
之君君主萬民不能以獨理故必資之相君也相也
所以共治天職者也有聖人者為之君而又有賢相
在其左右則凡抱不平者不告之于君若相而特告

之誰哉然在身有不平能隱忍而不言不失為恬退
知命之人至於親有不得其平而為之子者可以言
焉而不言則烏乎避乎不孝之責哉此區區鄙私之
懷所以有不得不言之者竊惟門下孕中州之秀賦
不世之資寔古今事變識政治大體而膺 聖天子
委任之專身伊尹周公之責謀謨不出乎殿陛之間
而惠澤可及乎八荒之表聖君賢相千載一時凡有
不平者皆將仰而懇告有望於閣下矣閣下之所以
蒙之使得其理者亦不為少矣華雖罷駕不足以動
大君子之視聽然處於門牆日月不為不多聆盛德
不為不習蒙惠教不為不深而家父獨為愧恥抑鬱
不平華安得不引頸伸喙以懇下懷冀閣下之一動
念邪家父歷官內外幾二十年雖不敢謂有過人之
才然夙夜在公未嘗少懈思竭其心力以求稱厥職
亦將圖功名於萬一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當在浙
之時洪都憲考察輕聽細人之言泛加平常之語置
家父於黜降之列蓋其人潦倒之餘惑亂聰明顛倒
是非持已不正處人不公公論洵洵譏笑百出隨即

罷去家父乃力以疾辭歸當是時考察大臣不下十
六七人而洪獨以罪去自方面以下遭黜降者不下
數百人而家父獨以疾歸由此觀之其是非曲直太
約可知矣然家父既歸自分永棄與世疎濶終歲不
一跡城郭暇日不過飲酒賦詩為樂蓋將以是終身
焉雖然此豈本心哉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
也君子之用心固如此豈直於決去哉使當時在位
者有可告懇之人則必告之其人以冀白已之志矣
柰之何無其人也非其人而告之者有矣韓退之三
上書是也竊嘗怪焉夫不知其人之不可而妄告之
與知其人之不可而強告之孰為智乎此饑寒亂其
心而汲汲於富貴不暇擇其人雖言何補適足以自
玷耳家父所以默默退處也然既奉身而退請安之
若命而已而世又不與能知命者比特以為志窮力
屈不能自白為明時所棄耳甚者鄉里小兒輒謂可
欺可侮既毀傷我先世之墳墓自懼無以逃於大法
反構亂焉謂稱病去官為誣上奏之朝廷此閣下所
嘗聞者雖賴 聖天子日月之明天地之息不加之

罪然恐懼戰栗朝夕是虞者亦數越月矣夫進欲效
用於時則既為讒人所阻退欲甘老於林下則又不
為鄉人所容出處進退何為而可詩曰狼跋其胡載
蹇其尾誠此之謂矣昔者伊尹思匹夫不獲若已推
而納之溝中其愛人如此其切周公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其待士如此其勤皆以天下為己責也方
今以古聖賢自期待而天下亦以望之者非閣下歟
家父嘗辱從士大夫後而今如此此在閣下之所宜
動心者也倘萬一可以少白此恥終身不為讒人所
名公論議卷二

何喬新

與彭學士華

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
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
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
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閥而得之僕始聞之

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惡皆趨推自守
者往往淪棄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
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
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其振名教於風
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劉介寡合者君子
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
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
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仇不可避也羣言
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

名公論議卷二

卷二

十五

昂

去之士出焉此時獎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
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
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
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叢
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
下也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
可不熟慮而預圖之耶

與王太傅越

廼者北虜猖獗犯我疆場閣下董帥禁旅親當其鋒

羣兇授首虜酋禡鬼振旅而還三邊鼓舞壯猷偉績
足以銘彝貞而被絃歌矣自古才兼文武者不過數
人在我朝尤鮮誠意劉公雖有佐命之功然徒
持文墨論議非有汗馬之勞也靖遠王公雖有汗馬
之勞然所平者滇南小夷而已孰若閣下屢摧勦虜
克成茂勲足以闢武臣之口而奪之氣裴晉公虞雍
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生以怯懦之資叨任邊寄伏聞
出奇制勝動中事機恨不得負弩前驅以效鉛刀一
割之用也生臨鎮以來適值歲歉民饑公私匱竭周
名公翰藻

卷上

七

鼎

悚慄伏乞恕察不宣

與胡方伯靖

案在湖南忝獲聯事追逐上下辱愛良多及閣下榮
陟大藩而僕適董試事不獲追餞江潯至今以為歉
昨承華翰兼惠本草祇領之餘益增愧赧僕材劣識
暗承乏巡撫適茲邊務方殷加以連歲饑饉殫心圖

之問知攸濟凡有建白又每為權奸所沮迄不得施
柰何柰何少誦林孫穆子不朽之論私以為德非所
能及功言庶可勉焉登第後讀書綴文以勉其所謂
言者未克有成及擢官刑曹日閱訟牒學殖日落言
固不暇立矣宜游中外幾三十年不過隨時上下為
其職今當為者而已非有赫赫鉤鉤之功烏足以不
朽和三者無一就將與草木同腐耳可嘆可嘆行當
乞身南歸徜徉丘壑之間濯清流坐磐石飲木蘭之
墜露餐秋菊之落英以保餘年而已辱吾兄知愛猶
名公翰藻

卷上

七

鼎

厚故一言之不足為他人道也

寄劉太保珥

生猥以菲才待罪外服有年矣鈍鴛樸陋自分永棄
不敢有意於求知荷蒙甄收俾在內臺而典邊倘知
己之恩大矣古之所以報知己者心所未安必以告
而不敢隱其所欲言天下之事非職所當為者不敢
出位而言惟邊防一事生之所職也然未敢遽陳于
黼坐謹以瀆聰聽焉生竊聞之戰不可數戰數則民
疲兵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北虜自正統十四年以來

憑陵中國久矣遷將懷奸不肯橫身以禦敵每虜寇
小入輒張大以開朝廷遷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
同受陞賞償事則有所推託此遷將之奸謀也數年
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乎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
虜來是虜巫肆以疲之之術也不知朝廷置遷閫
果何為乎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寡弱供饋煩苛
得無可慮乎山西都司所屬官軍舍餘僅三萬餘人
除分戍各邊者存老弱守城不滿千餘人少者數百
而已生近閱視為之寒心今於奶河堡築城分山西
名公翰藁 卷二 十八

與彭方伯鳳儀

往歲同觀 闕達日聆清誨胸中鄙吝頓爾消釋別
後閣下榮遷嶺南大藩而僕亦承乏湖廣惟擬僦舟
過黃鶴磯頭握手劇談以罄所懷不意襄樊流潦為
災僕奉臺檄往彼綏輯暨還則閣下已行矣詢諸寮
友雖辱寄聲然獨無片簡以見規勉惕然慚悚自疑
進脩稍怠故見疎於君子爾近者忝來乃辱手翰詞
意諄懇視往時所惠尺牘有加焉第其間過為推重
非所望於吾鳳儀也朋友道廢久矣自托交以來所
冀吾兄抑吾過引吾不及俾不為庸人之歸爾願乃
名公翰藁 卷二 十九

精銳官軍三千以守之則三關戍守者亦有缺矣遷
兵得無益戰乎況聞其地之水泉亦恐難守宋徐禧
水洛城之事前車之覆轍也未審獻策者亦嘗慮及
此乎生以一介書生素不知兵此二事皆心所未安
故以獻諸左右以質所疑閣下位兼師相以身任天
下之重而凡天下之事弛張在閣下之一言狂瞽之
言萬一有可採望賜裁度行之如其迂疎不可用乞
投水火干冒威嚴伏惟恕察不宣

天下惜之正不必強之出也不識吾兄以為何如

荅李鴻臚錄

都門別後兩辱手書眷茲隆厚兼惠香帕帽襪葡萄
感愧之深無以云喻然因循兩載不敢荅書者正以
林下之人不當與達者通書故耳昔富鄭公致政之
後雖韓魏公歲時問訊亦不荅書富韓相得之深豈
忽然無情哉誠以世議隘薄故也僕之鄙劣固不敢
望富公之萬一然願學焉歸田以來雖無裴晉公綠
野之堂司馬溫公獨樂之園樂天諸公把酒賦詩之
名公翰墨

卷二

十

卷二

樂然逍遙泉石之間憂患不干其心毀謗不入其耳
視陸宣公之在中州蓋過之矣近聞屠大理上疏欲
起之衰疾之中雖蒙過愛然殊未諒區區之心也方
少壯猶不如人况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後生描畫
哉倘相知有問及者煩告之曰老疾日侵不堪當世
之用矣此實愚之至情深有望於閣下也自古及今
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冠萊公王介庵且然况若僕
者乎刑部舊寮會間煩為道意并達鄙情不宣

荅陸大參

別逾六載雲樹之思與日俱積近者令姪自吳中來

承寄手帕碑帖為慰不可言兼承華翰獎予太過非

鄙劣所敢當也喻及新建賜閑堂命某作記益增慚

悚僕自與閣下別來汨沒簿書間日不暇給舊學荒

廢久矣出言雜亂無章况敢執筆為文以取誚於識

者哉吳中以文章名家者無慮數十欽謨尤為傑然

殆今之歐蘇也閣下不求諸彼而求諸此無乃昔人

所謂近舍皇甫遠取白居易邪抑所厭珍饈而嗜

菖蒲菹和不取奉命僕年來多疾精神日益消耗乞

名公翰墨

卷二

主信

身南歸匪朝伊夕倘遂所願他日追尋益公訪石湖
故事扁舟過吳江訪子錦溪別墅觴于茲堂酒酣意
適當托諸楚聲為閣下賦之尚未晚也令姪行速不
盡欲言

張寧

與牛都閫

此後湖山風月當盡入尊俎閣下遂為東南一偉人
矣少間當操豚蹄壺酒為歲寒軒賀其始有主人也

陳獻章

與葛侍御

頃者唐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浚山碑文委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肆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名公翰藻

卷二

三

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于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侮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

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慶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慶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

慰馬默齋孝子

吾子得數之奇訖與孟郊孟郊喪三子哭之連日今吾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者然郊為詩盡泄天地鬼神之秘而不為造化所子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德終必有鳳雛麟種降為家寶此未足深惜也

名公翰藻

卷二

圭

與張廷賓主事

最辱佳章并賀儀愧感千萬李世卿行時諸友追錢倥偬不及奉簡亦謂與兄相知不待面安事簡耶世卿潤達善許文想青燈對榻高論層出麗澤之益多矣更冀寬廣以來天下不一之善別有贈車勿愛垂示

又

承示楊柳之曲情感辭盡幾不可讀樂莫樂乎新相

知悲莫悲子生別離騷人真得此心所同然耳沿途
遇便風得一字為慰慎無若區區之懶也

與汪提舉

承示近作足見盛年英邁之情大抵論詩當論性情
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是篇
章成即謂之詩風韻不知甚可笑也情性好風韻自
好性情不真亦難強說幸相與勉之

復梁二鴻

尹秀才至辱書兼拜汝帖之貺感感足下病不能任
名公翰藻 卷二 五

官貧不能供母迂不能入俗直不能干人足下持此
子子何以度世哉承欲挾卜以遊足下設言之以自
遣耶將仰給於是如昔君平之為耶頃者何廷舉在
胥江開卜肆竟無一人售者足下聞之否耶此非愚
慮所及足下善自謀之無令古人笑今人也顏淵季
路皆可師法聞足下有少田業勤耕而節用可以不
死雖甘旨之奉不足亦士之常分揆於道義無不
也舍此而他圖心日勞而困日甚足下其如命何
還勿勿耶此復不能悉

與劉東山

得五月二十書良慰想仰先生即日命駕還東山
靈輒喜雖然先生不忘天下之心山靈未必識也
近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日東山漁釣之暇
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

與袁進士

足下去青山登黃甲一旦取貴官如反掌人皆華足
下而不知足下之不樂乎內足下之心形於書尺足
下之辭甚直誦之揆之凡足下之事無是非可否得
名公翰藻 卷二 五

失足下一一具言之足下過於時人遠矣時人或錚
錚自許其不欺反出足下下雖然足下慷慨自任不
能吞炭為啞以取容於時則將大聲長鳴於伏馬間
乎此非僕所敢聞也緝熙坐青湖山三年矣德孚旦
夕過我其問足下也告之

與湛民澤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
其顛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人內忘其
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于神遊八極未足言

也承羅浮之遊甚樂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黃龍朱明不可居吾之此心已在祝融之上矣吾非厭近而求遠願民澤何以處我耶世卿錄去近稿二幅可以代面語不具

與李白洲憲長

郁丞來得手書詩近稿二幅元日扶醉等作殊有意思非但言語之工而已也來喻所以處病夫至矣病夫何德以堪之頃答張主事書倘未聞於左右耶北門園池之勝孰與潭州山泉先生富馬之惠孰與弘名公翰藻

卷二

壬子

農公今且使病夫為卻克夫乎為戴簡乎病夫得附驥尾為羊城添勝迹於後代豈假言哉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願受之者未易耳病夫平生山水癖稍待明年服缺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嶽上下黃龍洞嚙歌祝融峰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河洛後天數過九九病夫一生不受人間供養或者其超出六合乎願別駕送契來且與領狀若委人承管則未也先生亮之

復余通守

昨晚寒舍同飽脫粟畧無難色大丈夫如此亦何事不可為敬羨歎羨既別索炬讀彭秋官序文一通言外已有砥柱中流之意為之發嘆此朋告暫留白沙俟閣下行李去郡僕得以所見綴一言於彭公之末為榮其餘衰病稍減尋為投筆但恐呈薄技於天巧之門於事不免跼蹐難成耳未由拜德伏希心照

與左行人

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近藁十數名公翰藻

卷二

壬子

錄別帝早晚東遊則此帝或可隨行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為我通一語於山靈也

復彭方伯

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執事手書後又所得絕句詩具悉雅愛繼又聞諸人執事以賤名污荐尺天官以執事之言為重亟賜允行近者蒙遣守令降臨衡宇書幣煒煌先後疊至太守執竿宣諭於庭曰是方伯彭公使某歸陳白沙徵幣也聞命兢惶周知收措執事當世之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為模範斯文以執

事為司命廟堂以執事為柱石執事一頓嘆一舉措天下將視以為輕重取舍甚哉執事之動不可輕也僕本縻鹿之性雖少讀書全無抱負中歲閉門惟近藥餌好事相傳類多失實執事徒信人言以為可用斯名一出士類揚之間里榮之僕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意者方今之俗庶恥未興將以興之歟奔競未抑將以抑之歟不然執事眼高一世必不以天下之望負天下之人也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

名不虛傳

卷二

主

三

事可成也如僕者忠信不脩章句為陋才既不足以集事誠又不足以動物徒以虛名玷污荐尺進則無益於事徒喪所守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將以我為固守一節非通于道者亦非所以立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往來乎胸中幾日而後決之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以夫子為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強於弟子僕自知甚明惟謹素復罔俾玷缺庶幾丘園之養尚足以少裨明時使奔競者愧

而恬退者勸亦僕所以報執事之萬一也若曰可以仕為僕不知其可也矧今自汙又作俯仰或過衣裳盡濕此亦郡守所目擊設任之勞事何以堪之伏惟執事察僕之志矜僕之愚而弗強焉幸甚幸甚

謝鐸

與陳儒珍

弘謐書來具知出處之詳已決意獨往矣孤高子立莫之與羣俯視吾儕之依違終日而進退無據者得失豈直萬萬哉然在明時而使有如兄者終於不偶

名不虛傳

卷二

主

四

若是則其所繫殆非淺淺也或者求其責而不得願以歸之造化焉於乎此固君子所自處而非所以處人也兄以為何如哉昔人有言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充此以往蓋又大有着力處未可遽以自足而不復有事也此固兄之所熟聞而素履之者鐸何足以知之而猶續告不已者蓋朋友之誼而天下之義理固未嘗有窮也詞不悲惟情亮不一

與李侍講賓之

黃汝脩便當倉卒奉謝想已達左右矣鐸忍此僅克
襄事而荼毒奠隕之餘百念廢沮無一足道慨念疇
昔所以教我愛我者如此其至誠懼無以仰答盛心
以少酬知己於萬一用是益重不孝無涯之悲俯仰
局促幾無容此身於天地間也數五享父後先殄瘁
何可勝悼二公者要皆天地間有數人物如是而生
如是而死其所關涉豈淺淺哉哀苦中得此益用於
邑不能不致疑於造物者之無情而重嘆吾黨之益
孤也曾子之哭千里無涯柰之何哉柰之何哉相見

名公翰藻

卷二

三

未涯臨書無任惓惓伏惟亮察不次

復陸鼎儀先生

別後慰喻再至哀感冒昧下邑道左未由報稱惟益
增悵快而已僕忍死僅釋祥禪無足念者惟執事登
陟宮僚培植國本吾道之光於是乎兆曷敢不首為
天下賀哉抑葵藿微忱所以惓惓不能自己於平日
者亦將於是有托矣固不敢以交遊之私先此而
後彼也相見未涯百凡情亮不一

與古直存敬

林克冲具知行舉更主存敬慰甚慰甚執事在客邸
先後二十年所主非一今得存敬則又有甚可喜者
昌黎有言知其客可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信
其客者湖南也執事其宣州存敬其湖南交相重而
不可相失者乎予舊館人也愧不及存敬敢以是為
賀二君者其終始之哉

與章德懋

為別幾七八年相望僅三五百里不能一通問左右
雖以荼毒病廢之故而鄉往之私終不能不缺然也
各公翰藻

卷二

三

金華山水恒在夢寐未知何日得相從一拜諸老遺
風以盡洗胸中之陋執事其終許我茲因太守陳公
使者便文山集杜詩一冊聊將遠意相見未涯百凡
情亮不一

復戴武庫師文

別來深用懷仰恒以不輒見佳作為恨所以然者固
不特以文字望足下而僕亦非能文者又烏敢以是
而窺足下之淺深哉誠以心志之蘊蓄義理之英華
恒必待言而後見而文則言之精也故亟欲一見之

為快且以為吾邦斯文賀耳三數年來空谷之音楚
然在望一旦得之喜何能已用是薄莫開緘秉燭夜
讀既徹卷而猶不能寐越宿再讀則贊言引通陳公
甫書諸作皆鑿鑿可喜乃知足下之志果不專在文
而文之所至亦豈淺淺者所得易及哉所謂驥子墮
地氣已千里喬松着根榦先挈空盡其力而滋其本
則過都越國聳壑昂霄可立俟也碌碌若僕者方且
避舍之不暇豈但讓一頭地而已哉吾於是不獨為
鄉邦賀且當為天下國家賀矣夫靈識異稟固天所
名公翰藻 卷十 五

報也夫既曰不專在文而猶不能忘情於此抑豈非
足下之所謂贊也呵呵若乃詩律則石屏老祖自有
家法予未容以間然者不然請質之於椿翁先生當
不以吾言為不可相見未涯無惜嗣音萬萬

賀李西涯入閣

三月初聞有入閣之命不勝為吾道慶幸既乃辱
手書見報謙退過甚至有平生夢寐所不到之語且
又似欲下詢於藟菟者夫以執事之清德重望碩學
宏才帝心所簡輿論所歸宜無出此者天下蒼生

名公翰藻 卷十

五

獨恨其不早耳僕將何言哉必欲以久要之故使獻
其一得之愚僕愚亦惟曰不過充其前日夢寐所不
到之心而已噫彼營營患得者豈能忘念慮於夢寐
間哉惟其患得之心勝是以患失之慮周此心一萌
無所不至而天下之事去矣執事始也既無欲得此
位之心終也必無欲固此位之意充此以往必一日
立其位則一日業其官一日不得其官則不敢一日
安其位決不如近者之以明良自慶揚揚于廟堂之
上而居之不疑也抑嘗竊觀執事昔者應詔陳言之

疏矣上自君心下及民瘼懇懇乎罔有不至職雖論
思言實諫諍歐公謂諫官卑行其言宰相尊行其道
今執事親居行道之位試取昔之所言者次第行之
其誰曰不可於是而猶有所不可則晦翁所謂非其
所愛而不肯為則有所畏而不敢為者耳僕雖甚愚
亦知今日政本兩在盤互蠹蝕之深憑藉固結之久
誠非一朝一夕所可辨特大臣與國同休戚者今而
天心未豫民心已殫是雖太和極盛之時而不可不
預為苞桑善後之計願復雍容廟堂以衣冠地望為
名公翰藻 卷二 五

天下具瞻而稱德量僕愚誠未知其可也執事性識
高明志節堅定萬萬無此而懼有於無丹朱之戒在
舜猶然僕雖至愚又豈敢盡忘忠告之道而甘為柔
佞之友哉凡若此類又皆疇昔受教於執事所謂傷
觀而高論者故敢忘其出位之思而不覺其狂妄喋
喋至此惟高明亮察而優容之當必有輕千里而未
告之以善者

再復李西涯

章舉人林訓導便嘗兩奉書此皆入閣後日月也

薄不能避無書抵政府之嫌實亦執事謙退誘之使
言故不覺其喋喋有如此者然尋亦自厭其繁而不
免有既費之悔矣夫以執事之平日愛我教我如彼
其至固非交淺言深之比所謂穀而見疎者萬萬無
此然猶不能無所願慮若是况於君臣之際未信而
言者乎此浚恒所以為凶而逆鱗折檻之所以為難
也由此而推則執事之所以輔導之者澁可知已值
便勿勿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復王濟之

名公翰藻 卷二 五

黃汝脩處寄來手書慰諭良厚感荷不淺衰病之餘
天台雁宕雖近在咫尺亦不能輒到何雲霄萬里復
有相從於此之理哉此特居廟堂而思山林之恒情
耳雖然於此益足以見平生之高致然青宮元寮培
植國本正天下萬世之所仰望又何可以輒興此念
哉告君乃猷裕僕不佞又當以此言進也

張翊

與高侍御

伏聞以僕明揚于遼夫執事存賢為國也惜僕非其

人也徒辱荐稿以累執事之明耳竊自附并向不見
初奚之誼不敢稱謝於臺下雖然士為知己者死則
亦豈敢憐然不知感激自同於草木哉承寵顧謹此
布謝并致區區之意

與朱德卿

萊公當澶淵之役每夕與知制誥楊億暢飲謳歌諧
謔達旦若在腐儒則以為放肆矣臧宮撫鳴劍而抵
掌志馳伊吾之北在腐儒則以為不檢矣趙韓王受
外國瓜子金在腐儒則以為貪婪矣志未伸而見逐

名公翰藻

卷二

三六

功未成而遭烹何有事業之炳丹青也故孔孟在當
時或以為博學或以為好辯况其下者乎此識英雄
在英雄也雖然此資稟耳不有學乎易曰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傳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又曰秉流則逝遇坎則止隨時之義固
非聖賢莫能盡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不然何
以曰仕而優則學

復陳時周侍御

辱和咀嚙風旨是何愛我厚而慮我深也僕於執事

同門也有回路贈處之誼焉苟有所見弗敢嘿嘿也
夫出處無常惟義所在今既謂仕希周而學希顏矣
則客星紫氣之事恐非所宜擬者矣况如僕處臣微
之地有世臣之誼者哉至於才不堪世用麋鹿之性
不能與時上下脂膏相逐則自知久矣到此處寧無
一轉身地乎平生所學他靡所長至如出處大義亦
頗講之熟而守之確也其敢凝滯以畔道乎風便聊
爾布此心緒欲言固萬聊罄其一二也拙作已具呈
素翁煩達夷陵書近領并告

名公翰藻

卷二

三七

李東陽

與李白洲

得所寄詩皆清峭奇絕脫去蹊徑捧誦後即歲諸蘧
筍為嶺南珠玉間欲報之覺燕石之形穢久矣舊作
古樂府數十篇冗嬾不及錄姑以一二承教幸不惜
裁正

復周松露

此得手教知清恙始平尚須調攝但聖心簡在典
論所歸恐弗獲以自遂留都之命公望猶未愜焉發

此為兆六一轉移間耳伏冀少迂台旆以荅綸音無疾其驅請以昌黎此語為贈區區不才久厚知愛因憂邊警大不戡勝黽勉日夕甚踈候問便中奉布章章亮之萬萬

與王守溪

自接跡臺閣三四年來飲醕挹清賴以不墮污濁者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及欲乞身辭退而橫罹羈事緬思班駉既仙東南洞天復隔塵世羨慕之極不能為情憂勞併集久踈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名公翰藁

卷二

三

相白耳

與錢汝謙

屢得書并所寄詩文知造詣亦深博但辭旨漫衍勢難精擇且中間時一作聲牙語則又失之險怪視與謙數年前所撰述明白頓挫動中機會者却似不同夫珠雖善走要不可令躍出盤外水雖就下若止於非所當止則溢為橫流與謙之明非不及此也無乃以易心發之如桺柳州所戒者乎平生愛與謙文必欲使掀揭于世偶有不合故不可以默然因循而未

發者亦已久矣病後再出情緒頗不佳聊以一洩張時行給事形跡雖踈然能悉我意相見可一叩之

與楊應寧

花帶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虔佩刀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

與謝方石

近得山字韻諸詩意氣激烈令人感愧不能已日黑數絕句寄興愈高却有未甚解者而鄙吝之釋亦多矣司成之薦與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名

卷二

五

德重望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幟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邀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右也况剡章一入遂契澗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宸以屢願注而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為薦稿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于常格於是朝野內外踈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為勸駕所迫僕則以為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朝廷俯而從焉

固已從先生之志矣今 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
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
幡然就道以一副膏肓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
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
枘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
先生而聽其所為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平生未
盡之志乎若又以為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
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
晚也又孰敢強其所不欲而曲為先生留哉僕任重
名公翰藻 卷二 四

與文宗儒

秋霜未厲竹色尚可愛坐嘯其間頗懷佳客非閣下
恐不足當此興請以十月二日與時用同過幸勿他
却肉醢將熟須對此君還大嚼也呵呵

羅倫

復丘學正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古之達者也倫夙慕斯人
真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為餓所驅為倫之驅者獨餓
已乎此長者所知也而速反初服抱病幽谷及此星
周八矣進無益於國退無益於己惟思選名山探幽
谷漱流枕石卧雲餐霞以終此餘年他無所願也昔
北走燕南走閩周游萬里隻眼已具未有若吾邦山
水之奇而東南岩壑最勝自古未有發其幽光者其
無待於今日乎良辰美景尋我同好蔬食菜羹芒鞋

名公翰藻 卷二

黎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遇會意屢快飲數觥浩
歌一曲大書翠壁之地所復如此以樂吾餘日不亦
可乎去年一出正欲了此而所知親故未亮素懷烹
豚魚羔醉飽連日爽氣纔騰塵襟已塞轅已南而復
北席未煖而即行敢故違長者之命乎為是故也乃
屢厚禮稽顙拜嘉願汗沛如伏惟諒察

奉李冢宰

倫在家食已聞大司馬王公公度及公之名比釋褐
南宮王公已引疾去位縹然如威鳳之在雲漢也公

時都憲臺倫在諸生公獨能以禮下之公卿不下士
久矣非有高世之度絕人之見其能然與既而倫入
翰林憂世之志見公必吐公未嘗不肯而心服也
未幾倫黜泉南雖雲泥萬里而心未嘗不在公左右
居一年蒙恩賜還又于杉關夢公有退休之祥比聞
公已宰銓衡私謂不驗未及報公比來南都夢如初
告廷彥曰李公其去位乎何其祥形吾夢也未幾公
果去位夫公之進退繫於吾之夢寐如此是豈偶然
耶古之大臣貧居畝畝而心在社稷公當益杜門講
學脩其身齊其家散化於其鄉而風被于天下以裨
皇化之未周則身雖退而道益進跡雖隱而名益彰
天下之士之望不虛矣若以進退為欣戚固非公之
志亦非倫之敢望於公也公尚勗哉

與門人

足下從吾久矣然所志一科第耳此有命也可必得
哉便使得之不過鄉人稱為官而已一時之貴耳有
若求之即得上可以為聖人次可以為賢人又其次
不失為君子貴於百世而不泯者則不知求此無他

溺於聞見習俗之卑陋而已求之道無他反諸吾心
自念慮之微達事為之著無一不合聖賢已然之成
法是矣入自小學近思錄始如廣東陳公甫者其人
也喬壽質質只被科舉壓了躓不知近能擺脫得否
若不以得失置胷中則應舉也未甚害與吾游者善
類甚多只在門者少耳相見者其以吾言告之

章懋

與張學士廷祥

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通天

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
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
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
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羣尊總
筆削天下莫不稱嘆得人是即今之韓曾也某久厚
知愛與聞欣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笔刊司馬之書
上以彰緝熙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奸佞使元
愷共繇皆莫能遁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
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其權重於宰相

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為志萬勿以萑菲之言而自阻也其今年滿七十詎當納祿衰病並臻弗能事事深負尸素之愆懼招負乘之寇以貽知己之羞敢用再四乞骸必冀矜從願借一言於當道廣成全其歸則生死骨肉之恩也木天在望瞻拜無期萬希自愛

復羅一峰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矣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

名公翰藻

卷二

四

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阻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此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天子以為舍逐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乎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而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俗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

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引子曰古之為密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論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虐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况於手自殺之乎又况

名公翰藻

卷二

四

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則家而鄉久於其道將自乎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

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令之吉豐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程敏政

簡瓊山丘尚書

蒙先生厚愛雖骨肉無以踰此第恨無受教之期猥陋終身為長者之玷然脩身補過不敢自毀其平生則此志固不衰也細思歐公朱子所居之位不同故所處亦異蓋歐公身在相位上有英宗魏公故力辯

名公翰藁

卷二

聖

得白文公小臣生死在人掌握豈可以遺體而試煖煉不測之酷此大賢善於處變亦其學識所至生固不敢上擬然生上有七十二歲之母下有十三歲之子三世三人幸天子大恩俾歸田里含垢掩瑜不加誅竄實出望外夫復何言

簡李學士世賢

寺中檢焚篋得曩歲遊梁園佳句記當時曾各奉分四韻至今零落不成卷汝弼懋衡元益遂已作土中人而僕亦將歸老林下矣敢奉元韻乞齋居暇日煩

畧構思仍作當時語每韻少得四句以補完此卷使山中人異時展玩得知帝都風物之盛而一時朋遊存沒離合之盛實足繫停雲之思亦非徒作觴詠公案而已惟不以為斷簡宿逋大笑而置之為佳

簡辨上人

蒙承惠佳菜又於僧榻卧餐儼成有髮僧矣所和詩中間佳句層出但微有重複今用古人摘句例商確數處足成四章請重錄用圖書附來入卷庶此歸林下把玩如揖清風也

名公翰藁

卷二

聖

簡錢宗甫御醫

南歸欲得一見不意往謁茅君必有所遇且有所聞也在潞河逆旅嘗為人題老子出關圖因報書以識留別之意候人言稍靜當黃冠野服命棹訪君以叩所欲聞者餘不一

與沈啓南

累年潤別甚欲一見以寫所懷不意舟次吳門匆匆竟不得一面人生離合不偶如此數年來欲求大筆一二添增輝達壁因循迄今今已蒙恩被放南歸

分為世業雖有登臨之興又恐側目者未已累及漢山惟閉門却掃脩身補過為宜然溪山之樂不可孤也敢輒以請于左右倘肯垂意不惜一揮手之勞使走不出戶而得大觀時加觴詠以了餘生則先生之惠大矣

答劉振之

鄉人自吳中回得手書佳作披誦之際如見故人接談笑是日并得石田詩及書畫山房寂寥忽爾增重入夜秋聲滿竹樹間疑助予之喜躍吟諷何其快哉
名公翰藁 卷二 五十六
聞欲至山鄉挹紫陽之秀料練溪之清尋盟樵漁以發豪思夫樊鄉所產不過班筍紫菱石鷄沙鯿之流不能與吳品角萬一恐無以供大嚼為愧耳珍履果來當擎小舟下桐江泊釣臺以候

與縣令辭卿飲書

辱承寵招俾就卿飲之列深感盛意重惟卿飲之禮所以尊高年故有德示風勸于一鄉自古聖王莫不重之而國朝尤重賢大夫奉行者所當謹也僕職守無狀行毀業荒不得比于貴軍之將與為人後之

子蒙 主上大恩不加寬宥但使歸耕故山脩身補過以畢餘生為幸大矣豈可覲顏自置于尊俎之間溷禮樂之嘉會犯先王之令典以動卿評而獲罪于名教哉為是不敢上徇雅命專書控辭惟執事者亮之

簡蕭文明同守

僕大病經年方近獲愈氣血衰耗鬚髮日益白奉親課耕之餘無足道者惟停雲之思不能忘願微徼相去幾何而音問疎闊若此不能不令人悵惘也白啄
名公翰藁 卷二 五十七
十幅公暇求揮之昔人有讀檄而易頭風觀輞川圖而愈瘡者區區坐是不能不有望于左右會晤無期聊發一粲

簡陸文量參政

叢在抱病蒙以所愛甫里集見寄俾為移心之具非相念之深何以及此因遂寘之床頭坐卧與俱但津穢之久不能與天隨子神交上下于雲水間耳賤體今歲稍勝然猶凜凜懼其復作未老而衰固應爾也因便草草布謝向曾俯和村字韻兩絕病中失之今

寄帑一幅不惜一揮見寄用貴山房翹首拜嘉過品
呂之重矣

王鑒

復王巡撫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憂君之心致君之術有告君之
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頃者
奸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
然無一人敢當其前獨諉曰時不可言也聞下奮然
起排其奸章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
名公翰集卷二

卷二

平下

之者醉心數月之間舉人果得回九重之聽快四
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言之事碩
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
真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
此也某承乏史館嘗慨古人卓絕之行不可復見豈
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所司決長洲諸防六十餘
處白泖諸港相繼而開所以經國賦立民命者他日
信史不止一書而已也某素厚知愛且東南之福某
與有焉故敢書以為賀

復尹太宰

鑒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願未嘗得望履約於
門其後見錄有司入試大廷愚不識忌諱奏其猖
狂之說當道者欲擯斥之獨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
狂其心何辜是以卒寘之一甲雖公之為此非有私
於鑒而鑒之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
左右為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
欲望拜光塵使某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別於衆
及公被薨菲孫碩膚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鑒之惜尤
名公翰集卷二

卷二

五十二

深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復納夫有所嫌則
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區區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
於左右雖威德雅度不自為功而不與之言亦不能
裨萬分之一而終欲一言之者亦欲公之知某默默
二十年非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今公優游林泉如
裴晉公之在綠野堂司馬公之在獨樂園雖無心於
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候康嘉百福攸集
既為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說如此惟諒
察之

與韓尚書

僕受性愚慙與世寡諧立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亦無肯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焉耳及官銓曹獲與執事為寮引分推誠固有疑貳磨礪浸灌慷慨動動義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何幸之深得友於君子也而以為慶斷金之交恃以終老豈謂一朝變作遂至乖睨嗟乎事變倉卒衆皆愕貽世之君子各務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于人以自解某誠不佞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謀淺

名公翰墨

卷二

王三

不能少裨萬分之一心竊媿之蓋起事之初志同許國則禍患之至義無獨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辱頓殊此其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望于僕僕之心終不能無媿于公是心也公知之僕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權奸推伏公道昭宣而海內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獨殿諸公豈弟君子實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之完名高節既已昭晰天下而且有光于無窮視彼所得孰多耶則公端居獨處亦或不能無念于予也是心也某知

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某亦抱拙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為悒悒胡有窮已令子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為慰衰病不能一詞起居而兩獲手書垂問推獎過當非所克堪南北邈絕晤語無階唯勞引領伏冀為道自愛以副惓惓之私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

往在京師畧見顏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節

名公翰墨

卷二

王三

非獨人所難繼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逆謹伏誅又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歎所謂男子要為天下奇非為奇也自人望之見其奇耳自媿孱弱不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我也豈意古零薦稿玷名其中且恐且媿莫知所由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雅而心恒嚮之在銓曹在內閣何嘗一日忘焉而輒沮於謾邪之口茲亦未敢聞于公知公曾不以此望于我也抑奚昧向謂兩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盡丘園公亦且倦游矣

此心惘惘終無以自達近讀西征錄既偉其節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皇甫規恥于不預者也故敢輒薦其所以舊和高韻二首曰附往讀之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不宣

與王都憲懋中

某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得即報乃君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稿非鑒之所宜蒙也而執事之意則厚矣讀之茫然不知何以得察於左右久之頗憶於同年故論德景元之座上君有

名公翰墨

卷二

王都

半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媿也抑又喜焉喜其不涉於朋比之私耳雖初大夫之舉不期叔向之知而區區之私每深鄉往願脩敬無階焉耳邇近藩造亂又聞伏帥義旋以濟王師克成膚功還任臺端亦無咫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耶其亦祗向不見初大夫之意乎使過吳中復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遐遺於是缺焉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疏所以如此異執事之察之也方今聖明更化羣賢戮力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為之時其益殫忠赤佐成一代

之盛是亦僕之所以為報也若僕之踈拙自甘老於林下矣

復卻二泉

僕今春歸自京口即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承孝履如宜甚慰甚慰華生來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甚厚而不敢承何也先夫人之德與節前既為之碑復綴以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厭雖未論諱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出讀者不覺其復如襪線之才止此矣雖勉竭鈍

名公翰墨

卷二

李華

無以復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介然為高者山澤之人粹然有求亦嘗為之况世之名公欲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腆豈可固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弔俛從之而猶望於察若厚幣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重察之

與林見素

比趨召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俟一見服此高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畧見顏色自後乖隔三十餘

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嶢嶢迨茲披接容貌詞
氣充然粹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邪非特風節
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
自古欲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固無俟區區之贊
也惟信飯為國自憂以副海內之望不宣

名公翰集 卷二

王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三

楊一清

奉內閣吏兵二部諸先生

與周司徒先生 簡西涯先生

與戶部韓先生 與巡按邢豸史

與麓堂先生 與鎮江鄉友

與林太守

林俊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

復陳峯湖

復王陽明

答程侍郎

答鄭少谷

寄楊月湖

寄王天宇

與蔡我齋

復蔡介夫

寄張東所

寄邵二泉

寄元老楊石齋

寄孫九峯

復趙司空

答白巖

答遠翁

奉謝木齋閣老

寄韓侍郎

寄馬鈞陽

與謝方石

寄徐大叅

馬中錫

簡李汝弼侍御

儲璫

寄邵國賢

與李惟正

與張進之

王雲鳳

上太宰楊公邃菴

邵寶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

辭人稱泉翁

答浦文玉

簡侯明府世卿

復侯明府

與諸庠友

與華世靜

問馬天常

復張巡撫

復巡撫朱都堂

答憲使遜之

復張提學

答朱巡按士光

謝令君送賓興燕儀啓

蔡清

上堂尊

羅玘

寄西涯先生

崔銑

簡何太常粹夫

簡南雍諸生蔡玘等

答許侍郎廷美

答太宰羅公整菴

復河南憲司

答顧侍郎東橋

上西涯相公

董玘

上伯父

答楓山先生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三

蔣冕

與友人俞振明

代人上某官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三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楊一清

奉內閣吏兵二部諸先生

朝廷視馬政甚重諸邊鎮歲有論奏亦汲汲於此夷
考其政則或不然畜馬之無法稽覈之弗嚴是故斃
於公者恒少斃於私者恒多求之甚難而棄之甚易
月徵歲補士卒告困奸人顧從而利之至於費公家
帑歲之財且不蒙實用嗚呼法而至此尚忍言哉尚
忍言哉弊出既往雖有所見不敢輕舉以取多事之
譏惟擇卿寺之人重卿寺之權脩祖宗之舊典以
補弊責效於方來此則某之深願也先儒之言曰能
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竊謂今之弊政能救一分公
家有一分之益執事其圖之

與周司徒先生

初執事之去位也僕既不能從公卿之後圖所以留
之者則欲以平生傾向之懷托之文字間且以叢摠
一時憤懣鬱結之氣為天下後世知者道之願非文

名公翰藻

卷三

一

名公翰藻

卷三

二

車家心欲言而口不逮未幾南去旋有召命又北而
西塵土滿胸文思日益荒落然夙昔之願未嘗不往
來於懷也此三辱教示捧誦之餘汗下如雨僕何人
斯而左右記存若是哉承乏閩中以來倏復半載入
春公務稍閒輒罄其愚僅能脫稿知不足觀而區區
一寸之誠或可回以自見非真敢取必於天下後世
者也夫執事立朝大節為古之君子所難能任今之
大臣所不敢至論其去就則又繫國勢之重輕關士
氣之消長假文字而傳而僕之文字又非可托而傳
者然竊取昌黎氏不得其子之義自比於秋螢春蠅
之微不必善鳴而自不能不鳴也惟察其志俯賜覽
觀焉

東西涯先生

闕里代告制作必多僕嘗奉求錄示計書未達惠已
先及領教之餘益知千里神交之不妄矣承諭書中
少寒溫語伏念萬里一身心事觀縷所欲號於知己
者何限願君命至重義存國體惟奉職不效是懼誠
不敢及其私昔人謂王楊在位貢禹彈冠僕志不敢

希望推轂但以故人在機軸地不於此時強自樹立
豈徒為明時負將不為交游負乎病目愈勞愈劇昏
昏如花霧中行雖奏劄亦多屬吏人口誦其間恐有
錯落實坐此故非敢有所漫易也言之悚愧

與戶部韓先生

伏審榮膺簡命正位司徒不勝為宗社慶為天下
蒼生慶蓋戶部掌國之人民財賦故為之民部又為
之金部頃失其職知有財賦而不知有人民者數十
年于茲矣太原周公始克灼知常職凡所建白先恤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耳

民而後理財培植聚歛之風為之少變公之所以取
重於人人者以此維時亦多執事匡佐之力執事自
為藩牧為撫鎮與民休息百姓陰受其惠所至不動
聲色有泰山具瞻之氣象焉天下之人唯恐執事之
不柄用者久矣今邊遘多警公私匱竭拯溺拯焚誠
不可緩而愛養元氣培植基本尤在所急於此兩得
之而一無所失非執事其孰能與於斯哉新命一下
而士夫喜談樂道以為得人者以此近時士風尚列
厲而矯寬博凌生相習以為恒患竊謂為法曹刻則

傷人之身為戶曹刻則破人之家故頭會箕歛之法
慘於赤族而桑羊孔僅之禍烈於周末張趙者殆有
見而言也改觀易聽之秋其在是矣真切真切某承
乏馬政已自弗戢不虞加有經畧巡撫之任才不稱
位事不稱食憂危日益甚陝西邊儲缺乏願公之來
上意不獨在延寧甘肅亦正謂固原環靖根本慮耳
今所慮止給三鎮而遺環固亦事勢使然顧此失彼
初非有意偏重第某職業切已不得不極言之詳具
劄子尚冀有以深體而曲全之也陝西之民極矣強

名公翰藻

卷三

四

耳

與巡按邢御史

承逮使專問足何至情急欲一叙而未能也如懸渴
何開臺下初入鎮城接人有禮動循規度如行香坐
列之類曰只求一箇是天地間惟禮可以服人不能
畏禮而能畏法者鮮矣推求是之念其所存主所建
立人豈可得而測量哉彼徒以尊大自居以聲色加
人者人固勉而從之而心已潛窺其所見之無他矣

與麓堂先生

自聞新事以來不勝杞人漆室之念有傳錄劄子至者讀之凜然數十年間位密勿者以將順為恭循默為智犯顏納說之風不見於茲地久矣伏自諸公秉政隨事論諫言人所不敢言雖外連不得與知而天下實陰被其澤其間同行異情因人成事具眼者當自知之竊謂今格心之學勢有所不及亦當如孟子之論好貨好色好世俗之學以擴充其善心而潛弭其非心庶幾納約自牖之義近所陳說似傷激切在名公翰藁

卷三

五

五

跡之去留是較窮人于不可迹之所而不止忠矣清矣以安社稷為悅者忍如是哉試譬之人有以萬金之產三尺之孤而托其家老者其子乃縱不知檢忍其家老之言而莫之省為家老者相率飄然舍之而去其子招之至再至三而又有悔悟之言竟莫之返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與鎮江鄉友

夙夜在公勞而無補求如江南山水遊觀朋從詩酒之樂趣不可得身雖在此而神爽飄然已在金焦北固間矣既無可乘之機未可輕易而動此非知已不敢告之也孰肯信之哉山東直隸羣盜未平淮揚又復水災時勢艱難憂勞萬狀杞人參父之愚雖知自嘆而公不能恕然也往歲有詩曰向來年紀到胡不蚤休官人知進非易豈知退亦難蓋於是又增一慨云公餘附此兩眼花授筆不能成字此後不知復能作如此字否

與林太守

涯翁春園雜詩一卷并拙作一卷奉充餞儀不別致

餽者不止形迹所拘亦知公之所好在此不在彼也
歸途自愛早臨郡治以慰士民之望孔子所謂節用
愛人孟子所謂省刑罰薄稅歛持是以往終身受用
不盡顧今之長民者類能知之而暑忘之何也公蓋
知而體之矣民亦安公之政無腹誹巷議者矣願終
始此心使郡人得終被公惠僕老且退當自林下以
觀厥成若夫崇登峻進有不足為公深期者矣

林俊

復陳岑湖

名公翰藻 卷三

七子

別來無任懸注每取道西湖則扣門看竹浮清澄瑤
回翔而後去固欲速主人歸駕以共命煙霞然具諸
體者未大施而食諸家者亦未見其誠裕固未宜數
數然以引去為高也知愛僭論廷佩方伯用世才也
區區病其太淹聞有以江津事容安宇立効議之江
津殺一憲官縛一憲官內地俱搖而川之勁兵調征
監以盡此時非此權處可以無蜀不錄其功而媒孽
以成其過後日為國家任事者誰人哉甚矣求人之
大深也當其時所慰意者一廷佩自他高飛遠舉廷

佩循故格且後焉以與無為而立安寧者此其然乎
比其然乎迹荆晚意方屬翁方伯附動不謂遽此惠
致錫重百朋具見交愛感慰無任人回書謝餘惟自
玉為世道光重不宣

復王陽明

廷言大叅回承致書惠兼審憲紀霜肅道况玉潤津
寇畢功尋轉而經畧賴之新開儒為世道賴固然而
值今一遇有餘慨焉執事中立時行運臨鎮燥以大
收儒效少違杳鑿將欲委唾殘棄之其不誠知輕重

名公翰藻 卷三

八子

大丈夫哉夫假通以行志猶欲強尺枉以望尋之直
直不得分而枉不可反汗詭肯立一恕以庇吾瑕哉
腹心之言同道僭論以嘆世也達子承論及其材猶
可教區區甚難渠舉之若易惜不立堅苦志玩日愒
月竟之無所似適子文亦異常局學較博然亦欠堅
苦負美材執事幸並下嚴督之教收之弟子之末道
風吹鼓固不在門牆間也至惠至惠餘惟吾道多愛
不宣

答程侍御

酷熱歷民隱求之昨天旱地震亡命者戢戢然相聚
羣欲肆奪食以執事之方落其魁也自阻是行蓋首
賴焉欲為下郡謝且道憂私以例不入臺附在楮使
且具復瀆表坊不蒙遂已深荷悃頌夫以一事而拜
列執事三數之辱名甚正意甚勤古賢君子受之矣
辭誠若過第前辭後受誠不欲異處也昔聞子文之
朝不及夕也每朝王為設脯糗設則逃已則復入謂
不欲勤民以自封也今列執事處某無與勤民而某
之自處若涉自封故屢以辭請非誠有矯惟諒而許
名公翰藻 卷三 九

之與拜賜均也

答鄭少谷

友聲相逐雲龍下上於山連水截之間何幸餘年吾
與也仰問价至長書雅調讀且快且媿焉不謂誤愛
如許勿更道勿更道譜叙受役有愛我儲殖庵乃尊
壽篇三十年不落筆何掛丘碑文抑縮十五年以久
繩引操人之前與所謂畏蜀如虎者非歟執事尤所
畏也然當強副舊譜本附在淵友至覆視不敢落也
不敢落也

寄楊月湖

久不奉教言吾人例去形迹林居無害自晦執事亦
爾疎斷似未宜達子書常道憂念亦豈懶筆研然耶
近聞甚異伏枕鳴邑對妻子不能言亦不敢言固知
悟性易若轉丸及自有默相顯護之妙然亦憂墜之
所過計也執事士夫之觀慎重達子幸教之窮理盡
性養靜力行鎮雅而視官如無守義而視身如棄通
圓巧宦吾道之所無取也百年沅湄養士收用庶在
此餘惟保養萬萬

名公翰藻 卷三

十

答王天宇

月之下旬二日一野人傳致執事書者問之茫然不
能對隊緘知費自崇安歸驂諒已決矣東巡臺望僅
聽而服深嫉嚇腐之梟鵠遡高翔之鴻鵠持是而往
而荷重而歛之窳如鳥鳴春雷鳴夏蛩鳴秋冬而以
風鳴無入不自得矣和杜心聲兼到近毛汝鵬寄至
數十首亦良是來賢誠可畏矣古者任天下之重心
為之主而學以副之區區竊是心者而學則不逮則
固委吾分而當以畢吾志來諭謂不能忘世亦不必

用世此懷仁揆智大人君子之事非區區之所得當
亦欲執事之所終副也事固有可為有不易為者自
愛自愛母讓母讓

與蔡戒齋

久不相見執事古道自處人急我緩人取我卻固可
窺其隱矣茲者拳拳舊典之復孰敢有非者然事壞
易而救難革之道當革也必已日乃革而信又革
而當其悔乃亡其固未易爾矣執事先求之我使上
下相安俟時而革固相期以此運天下非獨一學校
名公翰藻 卷三 十一

復蔡介夫

承致先大夫祭文且讀且泣腸裂心刺而竟垂以飛
謹以宣之靈遙存沒悲感過蕭值執後荒塚又殞落
之時言說不敢自將諒悉是狀也晚節此遲大是明
白請同辦居鄉道理以畢餘年晚夕祝老天祐宋而
已不具

寄張東雨

榮桑諸往方章接農談侶漁話與風煙猿鳥為徒而
宿疾載嬰隱憂時作嗣是有先君子之喪天袖不相
貸如此請禮孤虛昏華無味雲鴻便否無從知若自
棄外罪愧罪愧承寵高文伏讀增愧求副之勤雖老
猶有餘念焉不具

寄卻二泉

恭聞起落朝論固自在然所以處先生者豈星風欲
與遐荒一覩尋收而入之耶藍賊且盡曹已收戎旅
凡勞視往日江之西十倍日懸命鋒刃間開福無力
銷受險難有此其如何歸山再請未遂適觸罪自實
倘荷放廢則蘭陂雲水又自故物恨二泉柴墟無一
篝燈交臂時也不具

寄元老楊石齋

大號渙頒宿弊盡沐天生 聖君天宙賢相周宣之
王化復行山甫之保躬補闕殆軼而過殷武丁傳訖
亦有不足為者矣某殆盡陳人起落之盛豈不欲効
候鳴以裨新政然諸老則可某則不可人之飲水冷
暖固自知也某跡孤取忌去朝廷三十有八年年四

十五長謝矣賴 君相哀憐言官論列五叨 名命
受者再大義所迫非得已也而力短弗効委心就閒
又十年于茲矣齒脫形羸風濕為梗精神恍惚步履
蹉跎語言真錯何以拜舞 關廷參國是道吏議逃
人責者執抑願自處何如溫公病猶留路公老猶出
崔清獻則循分力辭為報某願學也七千里外再
乞實難老馬哀鳴一思皮骨之所非先生誰耶伏惟
垂憐毋致再乞萬萬

寄孫九峰

名公翰墨

卷三

主

丘壑隱憂彼此如積不謂復際太平今日也起落意
外無任覲顏執事純德遠猷綴舉夔以弼成熙皞眾
心共屬幸毋讓焉某內乏素抱外乏時宜既老既病
班行無其跡者幾四十年今七十致仕待盡期矣朝
無年似之人無同時之舊至諸老亦無一識而禮儀
久忘政理亦疎何恃能起且壯歸老出亦悖其某
豈忍負 聖明之主以自安箕顓者流執事白巖幸
庵諸老自是任世道之重某亦擇所自處以少裨難
進之風均為報爾幸惠曲成萬祝萬祝嘉靖 新詔

速過奉天而新政弛張開元分當北面天生 聖君
而輔以賢相復舊為新化否而泰生枯活涸霖雨八
荒焉然易蠱與革皆有深戒諫言無不利賈生堂陛
之論亦聞於大禮此執事之素懷亦密勿大老之所
屬意也不具

復趙司空

久悉素望自端簡公所一臂未由豈勝注嚮適承教
札公移誤服 聖天子新命 勅促上道叩頓忭惶
不謂榆景值茲奇遇也無司馬之經綸有司馬之老

名公翰墨

卷三

十四

病年已七十白石老外無一二相識而骨枯神短血
竭事忘跪拜時不能起也且初心日負聰明不及又
去京師幾四十年朝儀久疎袍服冠履亦盡破缺又
作一番出處人其謂何當今耆碩滿朝某一人足重
輕耶即舉訓工而論某素乏心計少識事而食官皆巧
險者流以不識事臨巧險者流弊何能汰財何能節
功何能成三疏擬辭懶祈得 請恭惟執事望實素
隆事體練習正副是位東湖再得共政起部當立改
觀此固 朝論之公亦區區以人事君素負也由衷

之言伏期鑒亮

荅白巖

承教感愧無已桑榆之境無人世望矣而 溫旨稱
臺斯生斯遇稍可勉強容忍自絕 聖明多君子之
朝耶老且病誠不能矣閣下知某固相諒也

荅邃翁

令孫至承書教感感壯猷耆德元老相 新主以經
理太平士心俱屬亦華夷之望也區區貂續九峯白
巖幸庵三江諸大老之後硤礪之不同儼然也事業

名公翰集 卷五

十五

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
小節茲出將併以去矣八月九日當官三月滿當力
請骸骨卯稿夜話當數夕我也忙中不及細書為道
之軀保愛萬萬

奉謝木齋閣老

俊無類辱三書惠又聞時錄賤名字具數中得告
溫旨實荷 調幹非誠狂惑害心之人又惡為是默
默也俊嚮往名賢出其性今之賢有過閣下者乎集
道盡已不責知報有過閣下者乎然不脩謝有由矣

賦稟狷狹敢已以下自謂無嫌則通懷接納至於專

要之賢惟恐交私以玷完德故門下無其跡及笥無

其書然而頌願之私要非翕翕所及者則又敢獨破

宿戒以上污大君子於今則不得不然者士夫行止

終身大節非閣下訖裁而聽之俊德非素養性多健

忘學故荒而才誠不通時用徒以直突誤竊虛聲取

物忌亦不為少矣忌若不勝誤知之衆然誤知之泛

卒不勝忌者之毒以專厥亦無甚可畏歟平生以韓

見素出處自期竟阻家寒瀕辱乃請固肅宿志尤欲

名公翰集 卷五

十六

以供養二親也今復違親以出胡為者耶鍾南之捷

人非何謝違親已非孝又何取以移以仰報吾 聖

天子眷遇之恩副辜執士夫之知之望哉謹疏上請

伏垂憐右得遂下懷使免再舉取矯激之譏則生死

骨肉恩何有極無任勤懃

寄韓侍即

俊迂僻才不用宜而事頗拂人意收身岩穴甘木石
為徒辱賤教以所不可復今有是差付亦何誤知之
深而不忘疎賤之至也市帚可憎得馬不為福家居

卧一小園不與人賀問慰吊城府之迹曠以久豈復有較纖末同異于卿者哉忌者猶騰其口受德者猶下之石間相親慕則羣沮而咻之其所置涇渭珠璣其間者半皆細氓末位言不足上聞聲望不足重當世則雖多奚補哉由是而推之則某之不足齒顯士之途亦故矣固非樂是幽獨以甘自棄外明時也

寄馬鈞陽

耆碩元僚進專銓鏡 列聖所貽 聖天子所授以掄翰官材殿邦治而創理太平者也毛珩山濤人流

名公翰藻

卷三

七

領袖系表率者誠多而所望於收拾者亦不為少矣俊未嘗侍門下顧荷誤知不才姓名久處夾袋未越半歲薦稿三登釋耒彈冠是矣日也願求去若數數然誠耶偽耶激耶疏亦可以觀矣俊愚不自料常思古人于今人明公固其一也昔淵明學諸葛亮晚更字元亮夫亮一心漢室竭忠悻殞星乃已淵明八十日縣令即解印綬歸柴桑其出處大不相類其學亮斷不自疑後世亦無以為非而恠焉然則容知俊之去非誠學公者耶乞山十二律重見庶裏錄納洪洞

公取閱自可憐念俊去意非一日所以百心君相者欲遂此志以無害為陶無害學公無負天下耳非默致所求于公心口相異假退而求之進者也蓋車之驥仰知已而鳴望憫其誠不疑其偽且激以成俊之志終公之惠使山林廊廟豈可使老死郎署而已耶

與謝方石

承示大篇不揆和荅我先生之峻節貞風重 朝廷敢親華夷而竦聞于世世詩固其餘者耳泰山喬嶽自爾巨瞻而俊特嶇嶇其下古栢長松風爭兩開抗冰雪而煙靄以伍老態逸韻飄脫天至而其以弱羅穉為參附其間無亦大不自量耶然山宜無憎於嶇嶇而摩空之木亦羅薦之所樂附也不宣

寄徐大參

及聞榮轉石鼓景鍾重可鎮國售之市無碩者是可知寶賀矣人便書致吾道一快不具

馬中錫

簡李汝弼侍御

謝病以來孟澤舊業外置得薄田二三頃見有茅屋

數間前後雜樹數百株別號東田以此入首夏齋酒
時往擇繁陰席地一坐與一二客小杯徐酌商晴較
雨興闌飲積衛流聽鶯官柳放浪移時尋復舊所再
呼餘瀝盡歡乃罷不取衣冠文字之輩往往皆村翁
社友此無拘束彼無計較日夕巾車而歸矮席凹枕
麴餉美睡無趣朝之累坐衙之擾日將三丈始起科
頭未及理髮而酒伴已候門矣衰遲之年何幸得此
回視宦途職務動劬不遑寢食得失榮辱禍福之幾
當必有辯之者不敢多贅也所耿耿者遙散而罵坐
者不已影絕而吠聲者猶囂使人不能不動書空吐
咄熱耳鳴鳴之感然毀譽在人處行有命雖聖人亦
不得強人而違命也我何人斯乃欲能聖人之所不
能耶况美疾藥石古人已有格言等以虛舟飄瓦則
百事自滅天君自安何芥蒂之有用是前感頓釋僂
仰之間無不欣然矣忽讀來書得審雍公去任之詳
不覺駭汗乃復自幸所得已多功名之念遂如死灰
稿木不可復然而山林之趣頓增冥鳴逝鳳不可復
挽造物者之成就於我豈淺淺哉

名公翰墨卷三

九

儲璿

寄邵園賢

子仁之書諸體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其窮阨
然爾老兄善書名家賞之固宜僕不解書而所見亦
與之合蓋非阿其所好他人稍稍有不然者要之良
金美玉公論自不可掩定價自不可奪也所臨數番
輒得其形似嘆服嘆服然不敢便謂逼真老兄嗜學
專到人品又高將來何患不及或者更突過之也璿
平生於此藝似無夙契展玩數四徒增羨慕并汗愧
爾不一

名公翰墨卷三

十

與李惟正

奉別忽再閱歲憂患之餘追念舊遊輒興瞻慕夏間
承手書兼拜厚賻慰問諄至哀感何可言見懷坡韻
之作捧讀數過幾欲下淚朋友道喪久矣如公家兄
弟規愛之切海內寧有幾我屢欲奉和腸枯思竭援
毫輒止何時得侍左右一醒滌為快耶所示諸文體
製各當筆力克贍稱所欲言健羨健羨建祠合族尤
是義舉西平真有後矣遺事甚可憂但海濱遼邈所

問不多吾兄日有所聞憂當倍於僕也裁謝不敏悚
罪悚罪秋深惟珍練不宣

與張進之

雨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奉覽甚媿浣目昂珍禁錮
飽飫之餘亦湏一嘗葵菹之盤知世間別有滋味也
瓊自視比來益昏惰不前又不及向之稍有可觀歲
月無多祇增愧懼奈何奈何此可對相知一發歎也
不宣

王雲鳳

名公翰藻 卷三

主

上太宰楊公遼庵

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
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
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即復其殿中侍
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起升在執事
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
死恨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
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
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

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富極
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
月之無多來者未可必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
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
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譖利達之
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怜求官之語未
有以直諫之言達於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
某敢布其愚焉

邵實

名公翰藻 卷三

主

辭人稱泉翁

某幼也孤育且教於母太泚人太泚人子惟某請告
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北歸而病重累親心
病幸愈矣然親心猶未能忘也每見吾色煦則悅言
揚則悅步健則悅不然則否由是自計無以為悅者
吾思古人於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效之蓋無不
為也然吾年踰五望六矣距夫古人之稱老者行將
及之病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之稱吾甚不願聞
於吾親也古者親在恒言不稱老老不可諱而若諱

焉豈惟避尊亦將以悅之而已矣且翁之為稱有齒之謂也有子之謂也未老而翁未父而翁將以為禮禮固如是乎世固有重人之德而翁之者謂之義起我於何有諸君子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於吾親某也懼故辭吾聞之也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中古之道也如以吾名出吾先大人而不欲斥之凡有教焉伯仲焉可也否則官稱之如太史公行亦可也否則地稱之如東門柳下亦可也何必翁我哉某也媿敢以請惟重為吾親圖之

名公翰藻

卷三

王

答浦文玉

恒陽之後繼以恒而且當禾成之秋所謂惟歲而不惟月與日者也鄙人間居不敢與知國抑不能知吾身乎某病人也元氣之耗久矣雖憂且勞將何損焉是故憂徒憂也勞徒勞也君子弗貴也所諭西銘之疑其將廣吾意歟否和蓋嘗觀之西銘之指以事親而明事天之道者也天下之無所逃者二天也親也二者蓋等焉昔者申生之被讒而將見殺也或謂之行申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此則

所謂無所逃者當是時辨不辨皆不害於無所逃也雖然死辨與死不辨則有間矣是故謂之共以事親言之共非純孝而孝者必共以事天言之共非純仁而仁者必共申生之共在無所逃不在辨不辨也西銘之意蓋得之春秋世之責申生者曰策之徒不知諫也曰玦之珮不知讓也曰胙之進不知嘗也至於被讒而後圖小則傷親心大則虧親德無一可者獨其無所逃之共則質之天地而無愧耳夫知親之無所逃則知天之無所逃矣由是脩身以伺之自有不知已者此固仁人孝子之變也蓋至於申生而極焉而或者猶備責於申生亦春秋之法也非西銘之指也病後畏苦思甚媿來辱簾閣坐雨一日三秋想吾子同此懷也慕歌山華之作改字殊勝鄙作亦改過如別本煩再為一評之其他諸作乃病新起時所為以志慮精力相校於今何如也幸無吝一及其甚無謂者直抹之可也餘後面悉

名公翰藻

卷三

王

東侯明府世卿

日者蒙遣醫官諫宰醫生輅存問吾老母蓋推廣德

意而為之也老母老而多病某也 賜告侍養于茲
久矣未聞是舉也今是之舉情見乎文義著于禮一
舉動又告間而使 朝廷希濶曠蕩之恩流動照耀
於天地間凡在聞見莫不為我贊慶而况吾母子哉
拜嘉之餘即日往謝禮也而某也病餘力弱尚未能
為是感懼敢令小婿憲先道此意而三薰三沐再
拜堂下病愈之日盖有不敢後者惟明府鑒之諫與
輅姻舊也以執事之命來是邑大夫之使也執事所
稱 朝廷之命也諫與輅亦 朝廷之使也敢不敬
名公翰藁 卷三 主

復侯明府

蒙顧夫四人命供轎役仰見體悉之至病餘不出三
年于今今向愈矣然尚未能出雖吾從卿大夫之後
禮不徒行今之日無所用之故不敢受也亦又有嫌
不可不謹者昔某請養南歸時道路尚未靖或謂大
司徒孫公曰邵公行蓋差一辦事官託公務兼傳以

從孫公曰請養私事也例無兼傳今從以兼傳之官
未免稱由驛遞無乃非邵公之所安乎予聞而謝之
君子以為知禮大臣致政則有此幸恩出于 上請
養非致仕比也然無所事事而燕居私第跡則近之
無卒而以為有卒方之兼傳其嫌不尤大乎夫禮所
以別嫌也某雖不敏不敢不勉四人者昨即遣回恐
明公未亮吾意敢終布之明公愛我以德處我以禮
其無使彼僕僕徒往復也

與諸庫友

名公翰藁 卷三 主
月朔辱顧敝廬某病餘晏起雖勉出肅客而為席供
茗竟以衆虞茲遣人致謝幸鑒亮之

與華世靜

所惠書畫已收訖王蓋併雕漆盤輒用反壁寒家無
金玉酒器惟老母七十之慶當造白金壽二嘉賓至
時一出之餘惟尋常瓦器而已今置此其中殊為未
稱且鼎酢之際主客相顧恐或失墜甚者形於色詞
酒以合歡獻將敬也而可以懼心擾之乎古之君子
無不用王者某非其人也苟得而藏焉求稱損德懼

壞累心其如玉何其如玉何且今先君之所嘗御吾有不忍之心焉是故返之玉乎玉乎不知其貴也煩檢而命諸典器者人還仍希手書見報不悉

簡馬天常

樹去遯空雲消天淨孤塔在東夕陽在西國政在坐斯時斯景可無東泉觀松共一眺乎

復張巡撫

近者在京遠承教劄感佩不淺某茲以私養乞歸乃辱遣使慰勞且令導出撫境此固所願而不敢請者

名公翰墨

卷三

主

顧不肖何以得此於執事哉銘刻銘刻都旆移山東正當難為之時而一二月間規模經畫已大可觀淹一人以活一方其此謂邪昔子產浞政一年與人誦之不勝其怨及三年又誦之不勝其德夫子產之政一也而怨德異情何哉久則知之深近則知之淺蓋自古則然矣然方輿人之始誦也不過曰取我衣冠而褚之田疇而伍之云耳初未嘗以私意及子產也即使政或未終而子弟之誨田疇之殖亦豈損於子產哉江南之人之於明公蓋見子產之始而未見其

終者執事於此至勤天日之誓抑自待之過矣且明公才力節槩迫出時輩直道而行不避艱險廟堂之高江湖之遠豈可謂無知德如東山公者哉人還布謝兼附區區伏惟亮察不具

復巡撫朱都堂

金吳江來辱賜書喻及坊牌寔不肖之光豈特吾俗之人欲之吾鄉之人皆欲之但實念自登第以來為州八年無一善政比入戶曹又二年矣而尸素之咎倍焉安敢勞吾民費公帑以累高明哉魯僖公新作

名公翰墨

卷三

主

南門春秋特書之說者以為不時韓昭侯作高門其臣亦以時誅舉羸為諫夫魯韓之所作者公門也一違乎時且猶不可今吳楚之間疲弊之狀不可枚舉實何人斯能安受此也乎竊惟執事之意蓋裁念及荒陋欲假是以寵之使夫有志於事業而隨類未振如實者皆有所激勵此亦舉措之大致也然歆慕華耀人情皆然實若受而不辭辭而不能必止繼是以往則有轉相請託以求之者矣執事將皆從之歟將亦有不從者歟從之者既以為德不從者則以為怨

一德一怨在執事固無與焉其出於此者則不可不
少加念也或謂此一細故夫何傷抑豈知起士夫之
爭益吏民之病者或在此也哉惟執事俯鑒愚衷亟
輟其役則所以愛寶者視一坊之建殆什伯矣昔傳
堯俞知陳師道貧懷金欲為餽聞師道言不果而去
寶雖遠愧師道而執事則堯俞其人也况執事知寶
實知執事又非傳陳一日傾蓋之比自必能見聰
以成區區之志用是委曲布之戴天履地決不敢為
不情之言以欺執事千萬亮察錢章靖衰廢已久執

名公翰藻

卷三

五

實不勝惶悚

荅憲使遜之

伏靈拜賜感感神仙之說不出吾日用間公言蓋得
之矣行當請其精蘊開我固陋耳但獵心茲萌於十
年而矜字未消於一載心之難操有如此者安通於
東坡之云未之果能副否况區區病餘之人乎媿悚
無已晝寢起讀來教附此為謝

復張提學

昨精舍疲坐聞祭田之歸初未見不可既而思之
我精舍自有田三十餘畝足以供祭若復益此是利
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敢固辭之且屬本縣
以公文申達吾友誠愛吾宜聽吾辭亟令罷免不然
外則損名內則動氣執事愛我反以病我也將焉用
之如不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
衷惠山之靈寔聞吾言惟高明亮之

荅朱巡按士光

名公翰藻

卷三

五

承虎骨之惠即日與諸姻友共觀之且嘆且駭以為
山林間有此惡物其有識者則謂巡按公於異物且
然况醜類在吾人者乎其能驅除無疑矣既高懸卧
房前以辟妖邪待其肉盡骨訖計較作枕是夕偶得
小興遂有所作如別楮方圖寄覽而趙令送蘭使者
適至乃具稿託馬一覽之餘當有益我者矣聞趙令
懼於威重或因香草為我一少霽乎彼之香草之可
貴或亦改過之一機可也凡諸公事皆不敢與聞除
去惡有替無阻此區區之素志也亮之亮之

謝令君送賓興燕儀啓

即日伏惟呦呦鳴鹿既隆秋試之賓遙渺搏膺復
重秋闈之勸駕凡茲盛典與皆出賢侯某也衰朽餘生
乃辱寵名齒當祭酒而德不堪勝心欲登堂而力未
克副方懷深愧又辱盛儀既免拜嘉敢忘趨謝未任
奔走聊托簡書冀原惟塞之大愆以成靜退之小節
謹狀不宣

蔡清

上堂尊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

名公翰藻

卷三

主成

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
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
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
所以禦之之具蕭然無一可伏天之意殆為此耶愚
謂此病癰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
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
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
如種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
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

名公翰藻

卷三

主成

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
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
歲清寧宮宴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
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
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
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己曲相彌縫竟使皆
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柰何公論所
指曰某為奸之首而奸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矣曰
某為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
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
一事皇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
此況於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
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
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
動萬波隨謂罪皆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
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
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
顧也非但大奸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

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官官
廝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
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
乃多充牣於庸將之家轉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
能衛門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
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實四夷亦當知
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虞前世草莽
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
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

名公翰藻

卷三

孟子

可伏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拯藥之乎夫
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
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嘗怪周世宗以
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無事於
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
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
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
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
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况以

今日堂堂天朝幅員餘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
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
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
光而黜章惇盡革熙豐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
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
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為夷狄利
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將何睚
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
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脉舉四脉

名公翰藻

卷三

孟子

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
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
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
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真氏大
學術義一書所言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
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造
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
化於一心之內而時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為有
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

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修省之計伏惟大

羅玘

寄西涯先生

生達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獻諛以為當

名公翰藻

卷三

圭下

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不詬百歲之沒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革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于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緘不覺狂悖干冒之至

崔銑

簡何太常粹夫

別公十年學無一成但此不敢有愧冥冥爾世道日非人為榮利遂能自立者殊鮮人固未易知已亦不敢遂自保也如公之立而不挫何可得耶未由會面幸自愛

簡南雍諸生蔡玘等

真州別後悵然如有失然學講而久母負送遠而情必稱為仕為隱不失本心雖隔異方如在一堂不然對面而異其志奚貴於聚哉

答許侍郎廷美

名公翰藻

卷三

圭下

書來論學欲近欲實厥旨廓如夫自衰周已來至于今日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使亡定矩以裁羣言幾何而不眩且倚也衰周之學岐矣而定于孔氏萬世大有矩焉漢之學淳以直唐之學華而耀然吏治武功之外亡異說也漢學黃老得其精唐尚佛氏泥其迹循皆抗儒而各行宋之理學渙然也而禪談亦盛諸儒以禪附儒而道淆矣漢唐之異端折宋之異端也疑故今日之申淺說占高譽如未教云者又倣於宋人而下之者也宋之疑於禪者識上

蔡游廣平楊龜山張無垢楊慈湖也然卓行不移可
以為難矣今也為利之心與庸人同而飭談之迹欲
古人過誰其信之誰其然之談者曰學求諸心而已
彼禪者去人倫外身事株守一室以幸一悟於天下
國家亡預焉學者出門即道也舉足即事也迹不同
而同守可乎夫道彛倫而已矣道必顯諸行心必運
諸事事中慮而心存行中倫而道得忠信所以正行
也體物行其恕所以發慮也詩書禮樂之習所以翼
其進也昔子路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亡憾斯言也人或淺之古人量能而任即心而
安今有美珍其父兄悅而取之能不拂於心恡於色
者雖士志寧矣果如是則子路豈易能哉而况大於
是乎背物遺人而求心亡是理也舍近外常而慕遠
不可至也舍欺匿私而論道不可攘也夫自六經之
有賤躡代增人演浮於秦延君之訓稽古矣故綴緝
昔文名之曰明道換移虛言名之曰學分理氣而理
空浚性命而性尼欲釋圖書則撫五行強援節氣以
直八卦噫荒矣昧矣考之帛上爛如也求之用則蔑

然其為百下於禪故彼說斯熾也夫持身法孔子式
典主論語衍孔及程氏餘可次第而通其庶矣乎銳
本劣才年踰知命幸早休閒有先人之廬以息有後
渠之田以食夙夜孜孜填補前愆所恨先人背棄良
友離索終不免為鄉人而已樂聞高誼偕陳所志如
右伏冀教示

荅太宰羅公整庵

劉鈞州專使齋送明公示僕手翰并因知記拜受開
讀繼以膏火往年得章楓山蔡虛齋遺文悅其平近
可極近獎明公莊介之節植表宇內在僕尤切鄉往
今一旦盡聞明公精蘊以堅適從何幸何幸竊思儒
道衰於戎代前輩若文清公吳康齋胡林心之三子
造詣各等然薦學提身庶幾成化中乃有陳白沙
起於嶺嶠矢志科場乃擬異學之緒炫以自居槁
首山樊坐收高譽近日效之者變異橫發恬亡顧憚
慕富貴之貪甘倫汙士抗言議之玄期越明賢後生
慕其取位捷而獲利厚靡然從之誕言偽習錮害人
心講論之悖不足與較矣孟子之謂存心注諸仁禮

乃用於當用本心之失則官室妻妾之累也豈若彼
談者哉士夫過訪寒廬輯及朱陸僕曰陸子固服文
公之英不沒於利學者苟未克乎此勿用雖黃文公
為也象山之缺明公已盡然彼集中書天誇伐憤戾
非德人之詞學者習之不亦長輕而助蕩乎來使立
馬取報故爾草草明公恕其狂而賜裁焉

復河南憲司

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
渠書院新清理附廊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為業夫

名公翰藻

卷三

五十九

公卿不復禮者舊而作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
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
得抗志古昔脩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
生熙世垂涎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
靡盬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
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稷先人所遺屋
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
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
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

下脩竹千箇又愛古人始生非祭不宰鷄鴨此外皆
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請望鈞令勿再布
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意於疲民寒
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由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荅顧侍郎東橋

銑自戊戌至今春三辱惠教祇領祇領僕閒居十有
六年業勤於耕讀閉戶不交人事忽蒙 恩詔還翰
林供職四月間無寸效日夕憂愧又以久次遷秩來
南其愧猶前僕行能淺薄無所結 明主之知況世

名公翰藻

卷三

四十

路風波返覆不定失揖泛舟于河為屈不得開口論
胡容放手作所冀保硜硜之介而已今夏當奉 表
如京已事更圖進止蓋心所願欲不在榮名靜中細
閱天道轉運造化消長萬物生息吾生進退倚伏相
乘知之貴早一旦粘手永免咎難矣前賜一書論文
劑量精審荀子當衆言喧雜之後獨尊吾聖人整明
典禮解殺天論二篇醇粹可玩但性本劉決語多支
泛先儒惡其性惡之憤詞列之子雲之下過矣近得
息園全集藻思璀璨義旨雅正梧丘妄誕標示忠信

切劘知友弗為面是叙述名德不溢實履今謂之然
後得以據士習風俗二疏王憲喬軍諸劄痛哉拯危
之上冊也誰乎為聽之不競者歟自朱子大注羣經
尊者崇為國是誦者習為仕階後儒競相模衍遂成
講套古文則放托歐蘇流於庸痿弘治中二三子思
起文弊慧者談道德以勝之乃至陽詆名賢陰用梵
釋考其行誼不逮常人撐眉豎目居之無忌寔繁其
從熾而未艾仰讀高文專伐此輩整庵之外繞見一
人此論不息上關國運微哉微哉佳集命生重輯携
名公翰藁 卷三 四十一

上西涯相公

竊聞忠臣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
大倫也奠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
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
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願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
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奠徘徊門牆
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材尺

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
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
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
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恍然而
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
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
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
而不循惠施而不需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
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兵敝玩而不力
公私以缺匱矣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
馬之在內者留無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
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
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
告之執事自輔 先皇澤流而望尊 先皇大漸執
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
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足
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
事弼亮初政調和瑾厯登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

猷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開請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終世者不合迹而毀績善始而不究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貶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于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深言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艚熟視之世讐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

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矣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母以科目拘其進母以浮偽溷其真母以粗率棄其直母以小瑕遺其長母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屬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慙懣盡其謔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為力者克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吾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困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餽廩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偪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倘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

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統綺子將之一
旦緩急此屬可伏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脩拱手徐
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
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
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士兵劣於
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
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
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
時法先救弊出蹇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
者否也昔董閔子為趙守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
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
人對曰無有闕子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
胡不治故不可以私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
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
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
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
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

董紀

名公翰藻卷三

四十五

上六伯父

此收家書知伯父納福倍常不勝欣慰玆抵京踰四
月見諸父同年及年家子間論兄弟仕宦者多不並
存存者又各羈一方不恒相值其林下齊壽得相為
樂者獨吾伯父與吾父耳咸嘆羨以為難得盡氣數
有盛衰人世有離合自不能齊吾伯父與吾父居官
不肯負朝廷惠利及人者多故獨富天地間之全福
非偶然之故也追念幼時同學方懼業之未成不敢
自逸及同躋臚仕又各有王事之憂欲為樂而不可
得今幸先後解組而歸同處東山之濱有山田可以
供具有子孫可以服使於此不樂是終無為樂之時
也人生一世亦將何為哉玆之愚竊願吾伯父與吾
父思齊壽之樂棄家事于子付後事于天凡平生一
切不平之氣未遂之志盡委之流水惟日尋樂處入
則同坐出則同行雖一魚一肉亦可為會良辰美景
携壺放舟窮水之涯山之巔隨意所適無所不至使
家居之樂不愧古二疏而人之嘆羨以為難得者不
為虛言添一盛事於東南豈不快哉况吾族習樂漸

名公翰藻卷三

四十六

薄骨肉之間反猜忌生焉彼見吾伯父與吾父天倫之厚老而益篤如此亦當潛消其乖戾之習不令禁而自徙矣此固吾伯父重刻家規之本意也玆昔告歸見吾伯父與吾父尚有山林泉石之樂茲聞年家子言竊有感焉敢直布其愚惟伯父圖之

答楓山先生

吏自南雍來承惠寄朱子語畧極知規勉之意第愧鑒劣不足以當厚望耳邇者先生懇求謝事且極言時政高風直節邈乎其不可及玆添門下於先生之

名公翰藻 卷三

四七

丁三月十三

志知之頗真亟言諸秉國鈞者請全高尚皆云不可什此老成人以勵國體玆謂崇之以虛禮不若待之以誠心道不行言不用而徒曰重此老成人恐于國體尤所損也聽者終不聞竊意先生膺命而起不合而止退進之機固有在哉而不由人者飄然托疾去而後請或亦可行蓋今之士皆有好德之良心而無用賢之實意不如是斷無以遂先生之高也玆蒙愛最深受教最多故敢妄布區區然權度之精又有非淺陋之所能窺者惟先生裁之

蔣冕

與友人俞振綱

自別後悵悵不已辱惠書言及薄命之見厚愛感謝之至無以為喻但問學荒疎不能勉策驚駘一日午里以副遐望祇以為愧耳僕平居不敢言命近因檢閱古人圖籍觀其履歷事行然後慨然太息以為人之出處自有定命而不可誣也孔子大聖周流天下而不能一日遇顓益大賢或天死或老死而不能以少行其志於時此豈非命邪自其他言之若百里奚

名公翰藻 卷三

四八

四

不用於虞而用於秦張子房不顯于韓而顯于漢方其不用與不顯也凡其所以言於君上行于民庶見于施為者皆如以水而投石莫之或受也及其將用而將顯是故言於君上則君信之行于民庶則民庶從之見于施為縱橫顛倒無所如而不可如以石而投水不廢片言之勞不待終朝之久歟然而投之則割然而入矣夫奚與子房豈賢于秦漢而不賢于虞若韓軻固有命存乎其間也命之理微在孔子罕言之然非不言也將西見趙文子聞竇鳴犢牽車死臨

河渠曰美哉水洋洋乎立之不濟此命也然則非不言之特不欲雅言以眩惑夫人使棄人事而不脩焉耳蓋人事固不可以棄之而不脩然要之出處自有定命而不可誣也今夫人見孔顏而下諸君子其出處皆有一定之命遂棄人事而不脩及其不遇則曰某之不遇命也此豈君子之道哉君子之道行已必敬與人必忠講學必勤改過必速得一善則奉奉服膺而弗失見不善焉惡之如蛇蝎疾之如虎狼畏之如戈矛惴惴然業業然惟恐一言之不善一事之不

人事而不專委之於命今日雖不遇安知他日終不遇乎僕與吾兄厚有一日之好且來書示以人事盡而天理見之言其惠之也至矣故敢干冒而以天命人事瑣瑣言之今且不日得告南歸拜慈顏於堂下承顏色奉甘旨以少盡人子之情行將復來京師趨於大司成先生之門以卒所學業勉強問學庶乎少有進益上而立德吹而立言不求知于人而求知于天不求遇于今而求遇于後固所願也不知薄命何如果能遂此志否章吾兄再為我言之曰風而示知焉

代人上某官

古之所稱豪傑者其德義足乎已其功業昭於時其聲名垂諸後顯然如日星之麗天其輝光炫耀百世如見自有不可掩者五三載籍以來代有其人焉故每誦其詩讀其書考其德而論其世以想乎其人之其所以英偉靈怪奇特瓌異殆有吾世之所稱神人者然固非世之所常有者即有之亦非世之人可得而測識也夫古之豪傑其人已亡其骨已朽其蹟已

逮以今觀之逮者數千年或七八百或五六百年近者亦不下數十年其傳於世者獨其言存耳去之千百十年之後徒得其遺言而玩之尚如親生其時親識其面親聆其語恍然如在人目睫之間灼然如在人几席之上使人歎羨跋慕之不置况得身生於其時識其為人見其設施聞其言議則雖執鞭朴供灑掃奔走使令於其前亦所深願而甘心焉庶幾不虛度此生也愚之誦此言也久矣當今之世德望兼隆訖有如執事者剛毅正直而持之以誠和易忠厚而決之以勇寬大宏博而發之以義誠無愧於古之所稱豪傑者而愚也縻於職業不獲一就見焉其不為虛度此生也乎方欲效陳忠肅公為責沈文以自咎某甲子之歲誠不自意得立堦墀之下接見君子之容色心殊慚汗惴惴焉惟恐見棄於執事為天下所笑幸執事不察而過禮之列諸賓從之末使得聞所未聞待之踰於所望而惠之非其所安向之所願見不可必得者今則一朝而為知己退而幸之意者執事有取於不肖邪不然何其禮之恭而意之勤也道

逮以來數年于茲感執事盛德朝夕往來於懷無須臾寧者顧惟區區無足以為報而執事盛德又不可不謝曰謹作此以道鄙懷且稱述執事光明盛大之德方將與古之豪傑光昭載籍者同垂於不朽固無待於愚之稱述也而亦豈愚之所能稱述邪所以妄為稱述而不置者秉彝好德之心所不容已亦不自知其狂且妄也雖然執事亦豈以愚為狂且妄哉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四

李夢陽

與徐氏論文

駁何氏論文

再與何氏

詒古鏡書

答吳謹

答王監察論史

答周子

答黃子

奉林公

奉邃菴先生四首

答左史王公

報吳獻臣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

何景明

上楊邃菴

上李西涯

與何粹夫

康海

與彭濟物

與何粹夫

與寇子燁

與張邲鄭

與馬伯循

答弟德充上書

王九思

答王德徵

與劉德夫

唐寅

與文徵明

上吳天官

答文徵明

鄭善夫

與殷黃門

答姚元肖吏部

上孫九峰尚書

名公翰藻目錄卷四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李夢陽

與徐氏論文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
善歌吟憂問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吟而有異才益心竊卿往久之間足下來舉
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
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鏘乎古之遺聲
名公翰藻 卷四 七 徐二 三百四
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
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
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
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異故同
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同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
則感于人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皋陶
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為奚為者
和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

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
被草若木也泠泠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輶
礧礧碎疾徐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
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忌鶴鳴之訓
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
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
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儉貴質不貴靡貴情
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
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諛諛侈浮浮之介介也至元
名公翰藻 卷四 七 徐二 三百四
白韓孟皮陸之徒為詩始連聯閨押累累數千百言
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塲角戲也彼覩冠冕
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
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卿使繁巧儉靡之習誠貴于
情質宛洽而莊諛諛侈浮浮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
諸子不先為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恠夫
昌黎之徒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
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
荀子所謂施于暴亂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

兵莫善于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靈擊故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為武與穰苴和抑尚父和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為高趙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深論僕至願至願

駁何氏論文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

名公翰墨

卷四

三

石三石

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擯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峭礫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誼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裁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擯我文曰子為虞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

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倭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匪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倭之圓倭方班之方而倭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鬼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名公翰墨卷四

四

石三石

馬茂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
結綺之侈麗楊亭葛盧之幽之窳未必皆僞與班為
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
者也獲所以同窳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
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曰質順勢融鎔而不自
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
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
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為道也故

多公翰藻

卷四

五

三百六

子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
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
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
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
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道之能為仲默曰夫為文
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為法
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為文
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
思澁促語險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麓淺博露骨爰

殿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
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
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間雅者
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
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
之文者一揮而眾善具也然其翰間頓挫尺尺而寸
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
也猶醫之脉脉之瀉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
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收俊亮

多公翰藻

卷四

六

四百

之偏而子則曰必閒窳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着艱
窒以為含蓄俚褻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
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
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和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
則閒窳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着艱窒可為含蓄
俚褻可為典厚耶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
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
遂肆為峭嶮之談槌僕之垂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
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取以加于子也誠使

僕妄自以閒寂濁切難窒俚轉為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為言點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和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王改行子誠持堅白不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

前書與子論文倫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

名本翰藻

卷四

七

夏三月廿四

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乘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搏沙髮泥散而不瑩又麗者弗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道行是耳然濶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濶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鬼載鬼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

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耳其謂守法者為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和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楊和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曰北上年四句接用有此法乎水亭謠菖風殿辟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騶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

名本翰藻

卷四

八

夏三月廿五

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一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逮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詒古鏡書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閱西李子持古鏡為贖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重士不古不成夫自陶冶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塚瘞山澤歷歲綿逖精氣上泄往往為盜掘發暴於人間初哲冶之操爐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永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消疾疫誓志懽神進匹昂敢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存莫不斂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莫者樞也孔者戶也

名公翰墨

卷四

九

凸凹兩山澤之恠詔姦也圓以千支諸屬示用也然必取之於山鼓之於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義營之域獵姚姒之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凝微湯忽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蓄不遠不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與難識于物且然而況于人乎叢者遇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駁謂予曰小子來台軒

韓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閩湖之上擬其滲汁冶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韓帝愈王壽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醫勿埃勿虧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鉅人齋沐消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有規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連蒼梧之墟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亡老人之事夫烈士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母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名公翰墨

卷中

十

答吳謹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是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澁之詞文淺易之見耳恕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遺乎而足下以左氏遺律人和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扁整流疎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還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下思之有教再布

答王監察論史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責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首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脩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徒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繁鬱傳叙繁蕪事無斷落晡晡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剗精剗采者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

名公翰墨

卷四

上

卷四

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逮不及晡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羣手體製混雜俗雅錯紮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蔑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往往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脩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班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

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勲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答周子

往聞稽山之陰大湖之濱多嗜古薦行獨立勇往人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選訊拜謁儀激發之音玄要之旨高遠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大感閔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羨愧惋內愧彌日曰古哉周子薦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

名公翰墨

卷四

上

卷四

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成行之實效立之罔獨往之鮮勇足下乃奚取于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翮雲路嘗周旋鵷鸞之末謂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是時薦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二輕俊恃其才辨假舍筏登岸之說扇破前美稍稍聞見便橫肆譏評高下今古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戶

庸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為錫襲式往者為影予信
口落筆者為泯其此擬之迹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
憚其難趨乃即附唱答嚮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
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搏沙弄螭渙無紀律古
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
之然莫之敢告也又每竊嘆獨立之鮮勇往之寡又
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
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
言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耶且六經何者非
名公翰藻

卷四

車

百三十五

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
敢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
默也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
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衆名則曠世
相慕故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
其近也近則疑疑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
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
蓋之談接袵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
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

何古之不的矣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
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矣幸足下無悅其易無
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
同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戶牖築一
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幸采焉察焉

荅黃子

自邑來辱致華牘奇帙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
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
久矣蛩然之音胡為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
名公翰藻

卷四

齒

百三十六

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
深積孜孜若不及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
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
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力夾持則寡甘心
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羨人注
神馳想發為英章揆其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
諸同聲之未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
若不及者耶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
吾子何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塵發

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橫照今古燁如懸
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預欲然自視定同聲之交
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如是邪婚嫁果畢
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拱杖屨以從聆玄論觀醉顏
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脫凡長嘯湓埃
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大
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耳
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共之祇增倦戀
耳

名公翰藻 卷四

十五

奉林公

愚生也晚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溉公之餘波凡
聞公一言一行真如觀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標
以趨而愧莫之能也所委序詩之文力綿才孱實莫
敢承而札教屢及豐貺接至夫學非子夏詵引毛詩
識殊元凱胡增左氏將筆復輟竟自遲疑屬石宰藩
使尅日北行有僅南返因自竊計大賢知遇義難卒
孤即文之弗佳亦鄙人請益之端也用是弗揣輒作
林公詩序一篇言或過當離經乖義就便點竄敢不

拜公之明惠也

奉遂庵先生

草莽中伏聞謝柄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眠食
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私計不謁
杖屨奉道顏今十年餘矣雖耳罄欬目和眸神馳心
注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慕親接於衷莫之寬也壯歲
性狂膽麓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便往
以為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為安於是一擬江左再圖
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棲才弱力寡自鄙自嗤去年
名公翰藻 卷四

十六

三月六

又

既見遽違瞻戀增劇心旌去旆搖搖共西伏念天生
李晟本為社稷朝有君實吏戒逸隙顧經綸早卷岩
壑淹棲塞塵既起廷論乃歸大相元宰老就金革窮
沙大漠殘城羸馬焦勞心骨想見先憂之容然秦隴
舊民伏威涵澤望公之來真如日月之照雨露之濡

斯所謂事半功倍者也其少號章句曲荷陶成迂
執忤時中歲淪斥無由操策轅門侍聆邊畧然金鼓
之青旌旗之色恒若親之斯雖想象之餘懷亦聞見
之素心也委箋名作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
是當然命嚴意懽弗敢固遜緣節鉞過汴時內人暴
病夜警困瘁會風又襲之逾月始平諸快校定涉秋
畢矣鄙詩二篇敢上左右非能步驟末章章置贈什
卷末亦驥尾之附也聞有脇痛之疾事體定後想勿
藥矣伏惟強食節勞為社稷為生民自愛不宣

名公翰藁

卷四

七

三十四

又

伏念日者途館趨侍河舟登別踟躕春野倏望風帆
感慨今昔衷曲悽惋憶冲年獲叨鎔範萍蓬飄忽
焉衰暮公逾七袞愚過半百曾不信宿復此違隔人
非木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冊校定者九遺者自訟
橐耳愚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諸作矜持嚴整
大而末化立朝諸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遠鑒之作
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渙意層
變化百出矣揆厥本原蓄厚決沛蘊潏光瀾故觸之

則發驅之則伏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事鋪之無留
情遂使工辭者畏其渾淪負氣者讓其雄高攻意者
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混淆瑜瑕靡掩執步罔
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子雲
者縷縷之談未及面陳敢附此以聞

又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聞之初公之
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傳卜尹
之秋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難進君子

名公翰藁

卷四

七

三十四

不無異同舍欲主張國是定難為一合異為同非公
是利而將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
才獎辨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
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辯之流揚而
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
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
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
亶亶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
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

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未盡邪斯非後生
小子之所知也非所宜言者以道義骨肉弗覺縷縷
至此企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猷畝
之眠伏俟太平無任欣慰之至

答左史王公

吏至奉魏牘檢豐貺詢所從來感刻深切嘆惋并至
僕自險難以來素號海內義氣朋友知己親舊不復
通一書者多矣而公獨以一日之雅乃千里遣使跋
艱泛洄出境致問申詞布悰此其介然之明毅然孤
名公翰藁卷四

九下 三十七

往同聲必赴敵衆而魏雖多與隨場悲喜逐波浮沉
者道和傾蓋如故齒頰如新豈不信哉竊念僕人雖
蕪鄙志不安下顧內愈精而外愈疑心耿耿而踪靡
白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
後天下事可濟也於是義所當往違羣不恤豪勢苟
加去就以之不意時體不然哄然排咲吠聲射影釀
成大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凡此咸僕忠誠未孚於
人而婢直不慮其後所致即使時論優容而如僕者
終豈用世之才不敢更覲行列塞賢路也今諸謫幸

頗洗雪白矣即日揚孤帆沂江漢入鹿門偃仰丹壑
隨觀諸大君子太平德業之盛而需其餘休斯志望
畢矣然此隱懷也不敢輒告人而今吐露於公者以
有鍾子之知蒙歡樂之顧者也來吏謹敏能悉公官
履嘉大之祥瞻佇景輝不勝踟躕不宣

報吳獻臣

雄章珍餌孤使遠馳仰知公有至意爲奉誦什襲興
心俱歲也北來尚無消息僕今手纜以待消息來便
開也別後沿途采詢謠議士人頗不以僕輩爲非而
名公翰藁卷四

辛下 三十九

不知者猶謂僕矜已凌儕而謂公附炎忌才此甚可
笑也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
往昔邂逅湖東交衽接席談不逾日奇情未諒各負
氣不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而僕之過執
靡遜自遂往顧厥咎孔焉然於心無他也患難相值
風萍偶聚頭攢耳摩卧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
兩襟遽豁轉爲綢繆前何以戾今何以歡隱衷忤懷
彼此獨知矣來詩云夫既違顏面豈不愜素心何如
異同論三兩相差參君誠子淵博而我非孔壬辭旨

婉實所謂言不達心者也弟子淵擬僕則似過耳長
徂有日恨念夙義爰為放歌一章輒煩來使母曰反
之而淡和也

何景明

上楊遂庵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
夫狗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
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
棄於通國而獲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

名公翰墨

卷四

辛巳三月

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要嬰脫石父之縲紲是故衆
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殺也
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千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
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
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
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
過也若其歸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
不附炎門不趨利徑履遠懷不招之恥處近執莫魔
之勇在野有鬼置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

名公翰墨

卷四

辛巳三月

東心陳力威可尚也前與御史相逕同黨交構持其
貞介不服文法遽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專達至為不
悅縉紳靡然譏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鞠於獄惟
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害也嗟我亦已甚矣謂深懲
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高
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弗
猶愈於責法成賄汚行壅守玩公詭避行私煽雲甘
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猶於
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濁
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羣務為蔽闇而忌太白
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
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
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士
疾之若讐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
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權
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知
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夫
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有

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敢
徑達雖有鬱壹何由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
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
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不
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之
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黨
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昧形
議影羣猜共怒一吠百聲特辨風起發言雷同矣間
有知者則亦忍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
名公翰藻

卷四

三
三

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及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
此其弗利也必矣詭訛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鴛
薦乎禍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楊登善俊閔才舒困昭
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瞻才辨捷給誠二子之流
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貴治二子弗若
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
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
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指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
還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國家斯文章

甚

上李西涯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憚竊見在閩省食多事形勞心
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顏色退
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久弗見出昨
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識非末進可窺然竊
以為未安也近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
露黑國有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晏笑
廷議大繆市令不行勢急燭溺獨恃明公拯救爾未
名公翰藻

卷四

三
三

宜閉戶無聞在家不知迺復棄而引去蓋非明公所
以沒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太臣功成事定然後
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完名
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責重望深
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
在幼殷人動搖召公告老公旦非之明公亦宜憚時
悲人畧疑忌之嫌稍頌愛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
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內有掣制事無違遂覽
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

成於壞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不一心見禍知畏觀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內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殺於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剴切之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喻以同難之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若必惡污就潔見危圖全不惟缺天下之望亦不能免當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耳亦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名公翰藻卷四

主

卷四

故袁盎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贊義夫慙慙者也某在家五歲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棄之餘舉之下吏之列觀事激中既不能明諍於朝於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輔不逮實甚恥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臆腹惟明公采覽無謬於古大臣出處之義

與何粹夫

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

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却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縻于大梁德涵久廢於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私情得矣恐不免於痛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名公翰藻卷四

主

卷四

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舛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臆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狗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滅華徒歸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簞簋之器必飾金玉棟

梁之匠不雕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之蘊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康海

與彭濟物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即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

名公翰墨

卷四

主

昂三百十七

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自然竊有所未安者曰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于卿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曰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後自笑自詈以為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踞踞林麓此其習性之已成

漱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碩之粟半副之帑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為皋變稷契之業可以復見于今而狂放易言畧不脩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為鄙志當寃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種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入錫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途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却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林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邕之操而迹廁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悼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毅以崇秩謗

名公翰墨

卷四

主

昂三百十七

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禮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
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噉之人卒
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
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
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
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事僕即非賢者然豈少
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聰曹元與
云云之間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哨歌
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

名公翰藻

卷四

五

三百六

公之義有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
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
臣者其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
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
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
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
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
懶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
文詐偽恭假直而僕喜面許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

可士大夫不務脩身法事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
高業見其詩著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
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
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浞即拒
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
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
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
多加詆謫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
平日所立之志扁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

名公翰藻

卷四

五

三百六

淵之下于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
徇外構此冤溺今又不做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
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
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覲幸僕出以
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
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
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
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眾人雖以不賢

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雪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臨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救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臨惻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與何粹夫

名公翰墨

卷四

子三月十一

二十餘年不見故人面顏書札亦僅六七還往而衷曲萬千尚未一及豈但可以痛哭流涕哉前日徑野去又復匆匆不得申問老兄即不為踈嬾哉尚何以自謂也往年為兒栗娶漢陂女一年生子子死婦恚恨亦死某自荆妻亡後齒落形憊已極酸苦乃復丁此只得從頭匍匐又求艸安季女與栗為室春初東適中夏方返人生幾何遽終日了無休息古之達人可復如此也十年前於盤屋彭麓買田數頃得一幹僕力作頗足口食其地易水稍謝旱乾之憂矣兒女

事變歲無饒歌山居頗近名取無能以暇遊衍豈僕初志哉近得希道書云丈夫不作萬年之身亦須有以傳之後世某之踈放後世之傳不可擬而萬年之身則劉文奎已先得之往吾兄語此甚為不難今力求數年茫無涯矣肯指曲折某當俟出泥淖中也先述所示良奇某為此十年益乖初閱門戶頗多不知何者為是有暇有可批示否涇野在南想日與傾晤來秋欲拜掃先隴就訪兩公良晤不隔想應申遂久早酷暑萬萬為道保愛不宣

名公翰墨

卷四

子三月十五

與寇子煒

仰間得手教展讀數四無任媿感昨西使寄望之書來亦道此公留意不肖甚隆皆知已者過為粉飾是以長者輒不見疑若便以為真耳放逐後留連聲伎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卿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人苦不自知僕既自知之而又自忌之矧此則深感爾矣執事知我厚宜必亮此也切恐晉翁一時乘輿輒為論薦殊非佳事執事倘有問訊可委曲言之阮籍之志在日獲醪酌耳三

公萬戶非所願也僕蓬首跣足已踰半世苟得優游行樂決無他想法雖激聒肝膈盡露誠欲安分醜居不欲粧束搽抹重為流輩詆誚耳有醜婦被逐者偕鄰女之飾更往謂夫曰曩以不脩子故棄妾今脩已子何辭焉其夫趨而出其姊止之曰一出已羞更復何求其言雖鄙可以理喻惟執事萬萬念之

與張抑邨

於公雖渺素交然公為鄉里豪俊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通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

名公翰藁

卷中

壬戌三月廿一

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抑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顧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瘠氓精兵要千人耳既擁眾抗軍不能留當寄民而所過殘滅并曰釜鬻固而有子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羅警刑郡返過抑即見其久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况又有近功抑諺曰莫貶其少當貶其趾夫民既以覘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

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抑此可以語抑邨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為民自重萬萬

與馬伯循

別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回客欲過三原托謝墓志之寄當時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母之逝凡為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况伯循履道純孝者然有老伯父及母君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

名公翰藁

卷中

壬戌三月廿七

性老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循欲以繼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與伯循私厚也近聞某氏六郎與令兄弟作孽伯循深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子所謂長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別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邑暑虎亡攫也即不姑以忍之彼或至于犯其更尊者之衣履伯循又將何以處之膝負之際市井之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倪與市井相較者况伯循之

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籍者盡市井無賴也彼
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興難于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
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闖
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誨安知貴邑
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興難以危伯循也夫與伯
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為
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
萬萬以理自遣為是小書二冊附上感覽乞恕所不
悉也亮亮

名公翰藻

卷四

王五

第三百五

答弟德充上書

白七弟晚且寢美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即爾不知
吾意所在然其言自多愛敬此正吾弟事欣然終日
且知弟由是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飲酒數杯
至大醉卧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王九思

答王德徵

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為吏部吏部獲
衆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里當世之士自負豪

傑者聞其姓名罔不怒罵而執事之書曰吾何愧此
可發英雄一咲也

與劉德夫

睽違十秋消息阻絕獲奉教書如聆晤言幸甚竊惟
往昔翱翔翰墨之林僕本駑下不自量力妄追古作
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遭時齟齬
丁卯之春呈下南歸逾三年而僕有壽春之役又一
年而罷歸田里僕于是時有以自惟謂朱游廢而易
教昌董子退而經訓博賈誼憂時新書乃與王充屏
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于世也蓋知天時
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閑幽費慮而振藻
垂聲于無涯也如子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庸與
時違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降
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縝藉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
洪麗班固之豐厚莊生之奇怪國語之溫雅戰國策
之縱橫傳以取之滿以發之下上千載之餘游心觚
翰以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石誠能甘心
悅意勿有復怨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此歸于家昊天

名公翰藻

卷四

王五

第三百五

降割先君不祿禮樂崩壞文藻屏棄嗣以老母貞疾
賤軀多疾迎醫治藥迄無虛日歲月不居遙邁如流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于是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
之遠有若兩人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惻素
志之終違懼脩名之未立徬徨中疚泣泗連如嗟乎
嗟乎此孔子所謂四五十無聞而不乏畏者也尋
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伏生耄耄猶授尚書伯
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老進脩弗渝有如予者上
之既無以策勲天朝下之又無潛精藝苑老且倦厭
名公翰藻

卷四

主

已三百六

填委溝壑猶足與縉紳齒和于是強力苦心奮翼澠
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之志也然麗澤之益
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臭昔曹植歸丁儀
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奉教于足下不
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飛潛之途異質疑
無從徒興浩嘆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故伯牙毀琴于鍾子張華談劍于雷生蓋趣合則易
語志戾則難諧也嗟乎情之感人令人豈昔人殊也
足下聞僕斯言其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尊

公遺詩刪定一二覽觀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
惠德音僕之懽懽瞻戀寔切

唐寅

與文徵明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
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為之隳堞荆軻議於朝
而壯士為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
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
集於僕衰哉哀哉命矣俯首自死奄無日括囊泣
名公翰藻

卷四

主

已三百七

益羣於鳥獸而君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
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
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
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頑頑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
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
口嗷嗷加僕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世之譚
笑鳴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
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
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齋門下一卒而悼

世之不嘗此士也。燕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卿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安笑。已在虎口，遑無繁桑貝錦，百正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毀，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積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為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之，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罪矣。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為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威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

有犍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撥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碩一食，蓋不謀其夕也。呼歎乎！我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嗟，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頤慮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櫟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真者，傳誦其言，探索其心，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軼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

領就栢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
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殘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
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
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
則矣猶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駟奮矣君
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
任門戶傍無伯升衣食空絕必為流落僕素論交者
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
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君卿察之

名公翰墨卷四

上吳太宰

昔王良適齊投策而嘆歐冶去越折劍言辭藝不云
售慨猶若此况深悲極憤者乎寅夙遭哀憫室無強
親計盥米圖婚嫁察鷄豚持門戶明星告旦而百指
伺舖飛鼠啓夕而奔馳未遑秋風飄爾而舉翮觸隅
周道如砥而垂頭伏軾與隸交叱刀雖並侵煙爨就
微顛仆相繼彷徨閨閣之下婆娑閭巷之側飛塵揚
波行人如蟻恫恫惴惴不可與處此乃有生之憂非
寅之所畏也至若種樹辭榮芳林引暮學書不成為

箕未貨艷色廢於羣醜齊音昧於衆楚鷄既鳴矣而
飄飄遠遊日云夕矣而契濶寤嘆九衢延然而霜轍
漣如高門將將而敗刺無從又漢網橫施畧瑕錄腐
驚馬效其馳驅鉛刀礪其銛鋒有志功名之士扼腕
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總轡察野橫披六合縱馳
八極撫事悼情慷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
蜺令赤海斷脩蛇使丹嶽功成事遂身薨名立斯亦
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期也乃至凍蠅垂翅絕望驥
後斥鷃栖蒿仰思鴻末念言自致力薄羽微人生若

名公翰墨卷四

上吳太宰

朝露百年猶飛電一旦先犬馬何從效尺寸哉使牛
倖墮瑤於重基狐狸跳梁於玄夕皮毛並沒草木同
塵雍門援琴吁其傷矣墨子悲絲殊乎昨矣華省陳
逸不可作矣垂悲風暄時代及矣此寅所以撫案思
仰天而嘆不能不為之憤悵而哀傷也執事俊擢魁
元清時宰相羔羊有不渝之節鳴鶴得廢作之道木
鐸薦衆象魏詔民戡成風而旋轉日夕朝廷之師臣
海內之人望所謂域中銀斗高標海內瑤山共仰矣
寅瞻桑仰梓得俱井邑感於斯之義冒通家之請謹

錄所著技藝嗟乎平子縛才乃假聲於三都之賦孟陽後進敢托途於劒閣之銘所以得俯展豐談道施利華苟其不爾則前愆併聚後悔何尋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後陳之清問被壁土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伏光範門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

答文徵明

晉僕穿土擊革纏鷄握雉衆難與隸屠販之中便投契足下是猶酌湜証以饒饒榮葛覃而為締綌也取

名公翰藁 卷四

甲

之側陋施之廊廟冠劍之次人以為不類僕竊謂足下知人比來廢林未死狂奴故若遂致足下投杼甚愧甚愧且操奇邪之行駕孟浪之說當誅當放載在禮典寅固知之然山鵲暮喧林鴉夜眠胡鷹聳翮於西風越鳥附巢於南枝性靈既異趨徒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聖人不能齊物至農種粟女造布各致其長焉故陳張以俠正而湜斷金之好溫荊以偏淳而暢伐木之義蓋古人忘已齊物等衆辨於鼓音出門同人戒伏戎之在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

能剪飾用觸尊怒然牛順羊逆顧勿相異也謹復鄭善夫

與殷黃門

走聞之揚雄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鵠明遠集食其絮者矣李善感之諫也人稱之曰鳳鳴不知鳳之於治亂也以鳴乎以顯晦其文乎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不知食其絮者有道穀乎非歟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不知害之孫也將朝隱以保其身歟抑并其跡而冥之山林之間歟惟聖人為能舉權

名公翰藁 卷四

甲

自賢人以下苟為祿仕則固有成訓也夫苟不為祿仕則入山惟恐其不深入林惟恐其不密耳竊惟吾石川之賢天下實知之其官曰諫官而天下實望之方今萊蕪盈庭豺狼在邑走聞黃門之為職也為天子之耳目別不以簿書襍而煩之使專其視聽朝夕論列以匡王不逮不聽則以身從之如知其不可則有去而已寔非如伏鳥之職於不鳴也今石川之職是官也亦已再易時歟而顧然者將朝隱以保其身乎而黃門顧非孫言之官也將顯晦其文不必

拘於治亂之時乎食其絮乎抑欲冥其跡而勢不由已乎大善實必宏若聲願將有所待而大鳴國家之盛乎而但為祿仕乎反覆思惟不能得吾石川之所也石川抱不世之材希奇之珍其出其處所閔甚重萬非瑣瑣者可以苟焉者也君子所為或定有出恒情之見而在走思識之外者惟不妄相聞是為慰走年來重罹憂患春夏之交妻子相繼淪沒哀感浸痰未便能出門相從會叙無由臨風切切

答姚元肖吏部

名公翰藁 卷四

早五 陳三言

厚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慰其聲而豁其聰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垂子時即好為文辭每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戛玉奮然希剽其餘聲晚遇王伯安于昆陵相語數日始計之心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乃始改念相撫聲書而求其鍵乎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未之有別者也深媿知己之厚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支掌故欲為希僻不情之行子子然慕巢許之

高執願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連得歸甚快初未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下凡三衙門四隣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于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也久卧者思起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進之士不為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于京師而橋首奉足者尤為不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外布內外四方亦豈乏一螢一燭之材乎隨材任役外布內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我沉弱枯槁之士

名公翰藁 卷四

早五 陳三言

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不可以為全為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昆庶政而但蝗梁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當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為祿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實庸才而貧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不待慧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恤其頓於萬

里之外也因閒論怪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
皇懷皇懷北地早霜惟眠食為道加愛不宣

上孫九峯尚書

某癸酉秋獲送道旆南歸旋以疾去之海上詩屢無
由每瞻萬南九峯鬱鬱而朝廷之柱石在焉自裁公
去國十年而十年內風物氣象何如也 今上聖明
應運御天而裁公實起而輔之是今日 聖君賢相
一時同潛於襄漢之表今日飛龍在天而應之者固
宜有九二見龍之大人也於乎不圖漢唐宋而後復

名公翰藻

卷四

甲子

見堯舜為君舉變為臣而同連合席也蒼生世道何
其大章哉公之一出一處實朝廷安危之係天下治
亂之準也信非以一節自止者可比方其萬一也今
日幹轉元化整齊綱紀非公其誰也 先朝之獎甚
矣今者其後甲三日也一動移間就可黃虞其天下
使萬物各得其所願良在此一大機會中萬萬不可
失也某疎凡迂拙自知當齟齬一世謬辱裁公昔日
藥籠中下品在教養徐議之列銘深肺腑奉違十載
中間稍出為先人贈典隨眾獲罪以不死餘軀獲解

去草野荒落竟不能時達其私情龍相天神愧負門
下多矣遭際明時正好執鞭為大君子御又以病居
不得聆警效於萬一情其謂何昔溫公謂元城先生
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曰非也光居閒
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
以相薦也某於公視元城於溫公迹實相反敢自避
其斧鉞之誅裁願自原其望台之私實無間顯晦希
曠乏迹有難以言語自文者曰吳德翼之便敬此布
下悃伏思益為天下加愛不宣

名公翰藻

卷四

甲子

國朝名公翰藻卷四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五

徐禎卿

與李獻吉論文

答獻吉

重與獻吉

復文溫州

與劉子

王寵

山中答湯子重

答陸之裘

蔡羽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五

上王太傅

上邵宗伯

與張東沙

文徵明

上守谿先生

謝李宮保

與王中丞

祝允明

與施聘之食憲

與唐寅

簡何文西

與施別駕

九日請客

請會試友人小簡

請合志友人小簡 答人勸試甲科

與朱憲副

答張秀才

黃省曾

與李夢陽

答方九叙童漢臣

答蔡羽

與陸芝秀才

與王文恪公論撰述

黃雲

與顧侍講

孫一元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五

與友人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五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徐禎師

與李獻吉論文

足下奉書幸甚辱已口復卒卒猶不既愚臆也僕少喜聲詩麗通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是唯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未艾而郊廟閭巷之歌多可誦者僕以為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據其性情之愚竊比於作者之義今時人喜趨下率不信

名公翰藻卷五

文 三言五

古與之言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恐為伯牙所笑乃一日遇足下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閒於賦頌之文夫賦頌者誠文章之瑰偉余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屈平之文以為時之變也然麗而不滌哀而不怨蓋無惡焉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溪雖絕特之觀非盛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所樂美乃蹈襲名其文而原何戾忒又作賦以反之此余所未喻者故反之以附於原之意此足下之所見也藝家之風好相誇嫉後世之文不遠焉揚而好嗤

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蓋此古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慙何敢自愛恐不足以承教傷知人之明為足下羞也若反覆相示更互詳定或大有疵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嘆乎且文辭之貴賤存乎其人雖邑之鼎諸侯爭之非鼎之貴周貴其鼎也若徒務雕切之華而不責其實則恐為楊雄之玄徒取病於後世耳梗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者貴其實也僕雖孺德竊當志於是其必奉道德之衷遵作者

名公翰藻卷五

二 三月廿三文

之度以縑繭襦衣生物而已豈蟬口之所鼓譟乎居之而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曩申贈車祗俟來荅詩曰無言不爾此之謂也

荅獻吉

某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倘綢繆之旨發忘忘之懷轉詠微音若叩哀王即日與羊何宣之莫不欲歔相對華楚惟昔與子聯禪裾王周旋朝寺良時出遊則並縻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其可常凋瘵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

三年之內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
梁而嘆息室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淚僅收所
荅濟上禮目輒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洛
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
然開慰蓋逖虛傾耳於之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昔人
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
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禍聞子西歸
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既退處原野抱杖行
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

名公翰藻

卷五

三
世言六

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
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
減殷中軍和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顧子最之而已來
命又要以佳期中以古誼夫具茨之野黃帝之所遊
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棲壯士
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歡徒
興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威有徵則延
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違則少原之簪未遺矣書不盡
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禱卿再拜

重與獻吉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
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雉雉於野麥秀油油瞻
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宵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
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徬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
去魯也乃遵錢塘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為郭環江海
以為池昔日神宮曉闕琳房綺榭之餘或巋然於魯
甸徒髣髴於丘夷碩瞻周道不能不為之興哀也傍
引桐江之谿遡洄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

名公翰藻

卷五

四
世言六

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
餘干沿弋陽山溪澗沚之濱玉水激激則有參差之
毛丹碧之石游儻翔泳白鳥棲止可以瑩神而悅心
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嶽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
月其峯崢則盤迴峭絕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
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芝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
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宮也又西遡
九江南望全楚夫其阨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
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

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峯森拔三門陵啓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蚤暮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所琉璃為舖檀桂為柱制侔天居勢轍海嶽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昧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蕪葭落猿子噉嘯鴻鴈成羣魚龍倏忽暘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畋漁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義戶無菑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雜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長安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赫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已非心傷嘆矣懷其漣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湊而志無涯時可違而身不違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憤憤

映帶礪以垂名章逢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為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材寡鵬鵠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秘咀華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摛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雲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跡之境雖搶掄之為樂固知天鵬之逍遙也故聊述其畧以當抵掌方有薄牒不盡所言

復文溫州

枉手書垂慰謂當以三代人士自期僕何人敢奉明誨竊聞之人性不同譬之牛羊自有順逆但貴無和恥而合大雅耳僕雖好小技亦非大垢惡即遭挫辱殊不愧此心三代人士固非所望有知我者亦當裁於名士間矣

與劉子

僕少時不解人好憎往往學吟咏擬古人賦謬為先輩所推獎而忤於時流排於俗吏羖羊逆性卒不能

與時低徊方欲飽核聖經周覽子傳唯史記子虛之
文以坐償宿心未易一二道者

王寵

山中荅湯子重

昨奉教誨鋪揚偉麗惕心剴目信文之爛發者也且
高叙山林之樂推獎不肖似欲趨而納諸風騷之域
自顧惡劣展卷發汗然僕之迹窮伏隩越在章莠心
自樂之足下果余亮否也總髮以來連不得志于有
司樊維檻束動觸四隅似亦可憤然惟喜曠蕩不耐
名公翰藻 卷五 七

觀觀身世浮沉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隄之障水莫
能暴蓄哉生不有命在天咸何益也但家本酤徒生
長鄺市入則楣柱塞目出則蹄足攝履呼籌握筭之
聲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
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返莊周言迹逢崔者聞人足
音則茫然喜僕雖日羣鹿豕壤斷徑絕愈覺心神俱
爽耳且生乎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倦則左圖右
書與古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饑
而食飽而嬉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誠日夕私賀

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子重乎非足下誰則知
者頃來放浪無似日增駸蠢漸不覺有官司城府時
行村野間聞閭師里胥行談途議則怛然驚疑他日
雖衣冠揖讓更從諸君之列恐跟鋤靡率重為執禮
者譏笑矣神志散漫言不詮次刺刺覲縷聊酬來訊
不宣

荅陸之裘

承惠長箋累千百言疑僕以壹鬱得疾受則渥矣文
則華矣然未諒乎衷也僕築室石湖之濱山水禽魚
足以自娛頗有遺世之志此休丞輩所知也一第得
失何足輕重執長卿遭遇武帝奮藻雲臺然窮年消
渴婆娑茂陵之下亦豈壹鬱不遇邪若僕以一第之
故違老莊養生之旨逐子牟魏闕之戀焦心灼腸以
與天競是夸父逐日也豈不愚哉足下何時過我莊
居覽雲物之華窮山水之趣徜徉丘壑游目弋釣亦
且傲然脫滓相忘江湖之上來札所謂被酒悲歌慷
慨淚下亦無庸矣况僕耶方餌术作報不一一

蔡羽

上王太傅

不拜節旄有日賤病手龜脚孿幾不能奉几杖今獲
間矣曩者草廬之寵挫辱重惶恐死罪深山窮谷
未嘗識王公貴人一日凌風濤扞霧雨涉草萊以問
窮居無聊之士此古人之高致於今世罕見也躬自
糞除妻子提挈以穀館人冀得一宣其動力而寒士
速僻不足以倚鼎俎徒謂溪毛澗藻可以羞於王公
而益浪殊甚惶恐死罪然兒童女子望麾蓋者翕然
空巷可謂寒谷生暄矣夫以三公之貴不自愛其形

名公翰墨

卷五

九

卷三百四

勢得浣布衣之賤出入山林翳佳木臨清流以適其
情趣於王公顧不美哉而議者不然曰是故重山林
而輕臺閣踈縉紳而通寒士者歟不然巍巍廟堂坐
而論道不亦尊且顯乎則無所於樂願獨朝扣東山
暮問西嶺于于然而不忍去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
徒抑首嬰氣止下風而不敢進不亦貴且重乎則無
所於愛願獨携糟糠之士由由然而不能舍噫衆人
之論自以為知先生而羽固以為未也夫國有大疑
非得鉅公偉人無以釋天下之憂雖有鉅公偉人不

使之贊襄廟謨以行其計畫雖有憂世之心無所用

此先生所以寓意於山水而恥時政也百官有司龜
金組玉之人止下風而不敢進勢也今也草茅賤夫
得以溷其形跡道與義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
忘於道術然山水豈先生之好匹夫豈其必與者哉
尊論圭峯羅公之文云云連兩月快快思得一見其
書讀其文以快吾懷近得觀于南濠王氏矣簡編浩
繁不可盡讀讀其十一字古而辭強如斲金鐵亦佳
矣然有不能無憾者羽竊謂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
其辭微賢人因言以明道故其說長後之文人通百
物叙萬事馳雄辯以各自名家然終不離乎道若羅
子文深而意淺詞強而義乖離乎道矣冒昧不自知
惶恐死罪專人候問尊嚴伏惟矜照

名公翰墨

卷五

十

卷三百八

上邵宗伯

僕聞道德冒一鄉者一鄉之士宜歸之冒天下者天
下之士宜歸之然猶有次且道路連歲月而不進者
賤之於貴其勢未易合也故縉紳之家自多者視茅
褐恒如卑介枯槁之士自多者視軒冕恒如浮雲斯

二人者皆過也羽雖伏處草莽聞大人先生之名久矣道高而德尊經明而行古居家為孝子居國為忠臣其學足以成人材其文足以起衰世世之所謂鉅公偉人也夫世之學者得鉅公偉人而親之足以立身薰沐之足以明道宗師之足以成德業羽雖不足以備使令景仰休光常懷激切故十餘年間謀出門下固未敢希冀堂與昔人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者日切懸懸也夫言知則已明言慕則已切願又十

餘年間咨且而不進者誠識夫貴賤之分而非敢有

名公翰藁

卷五

土下 三百六十

所自多也然得大人之階受龍光之賁非徒揖讓為榮而已竊有鄙衷因激狂妄宣布下陳伏候府選自古國用天下之士未嘗不欲盡天下之才昔王吉以孝廉舉貢禹以經術徵而王貢不相病魏相以對策進丙吉以治律選而丙魏不相譏故夫漢之人才輻輳並進咸克遠致國家用舉子業養天下之士收之以科第選之以辭林其意豈不欲盡天下之才哉然老於場屋者或負抱瑟之歎不預翰選者或遺樗散之譏及至登朝則一以科第為先內選為重文足以

華園才足以立政漫不加省反疾而擯之雖元老上公咸云格外之士若九科目雖經餒餒貪鄙猶將曲宥觀今之世士有不預科目者雖董賈復生能免於不盡用之歎哉明公先生道兼今古汎愛多士無今日之俗者也使明公處廟堂不能力變習俗處江湖能忌廟堂之計手顛拙無似率意妄言干犯忌諱惟矜而宥之幸甚

與張東沙

碌碌庸朽猥承惠顧朝夕啣沫毛羽有光是豈足為

名公翰藁

卷五

土下

三百九十六

長者知良由大德泛愛叨竊過分也還鄉遂入深山吳門雖有車蓋南北以不及攀矧敢望鴻羽之便報謝青雲之容耶正月偶得居城二旬間聞顧司勳嘗過其岳翁追見已不及矣會合之難如此昨沈明卿家人回承不遺教以手札示以存念又拜日書之惠感荷不勝羽當厓壑之中加以冰雪全無進益唯日慕海內高人恍然常若有失也因便道意幸垂鑒

文徵明

上守谿先生

頃者恭侍燕閒獲承緒論領教實深又承命獻其所為文竊念某自早歲即有志於是侍先君宦游四方既無師承終鮮麗澤俛俛數年靡所成就年十九還吳得同志者數人相與賦詩綴文于時年盛氣銳不自量度倜然欲追古人及之未幾數人者或死或去其在者亦或叛盟改習而某益以親命選隸學官於是其有文法之拘日惟車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而中心竊鄙焉稍稍以其間隙諷讀左氏史記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時時竊為古文詞一時曹名公翰藻卷五士信書耦莫不非笑之以為狂其不以為狂者則以為矯為迂惟一二知己憐之謂以子之才為程文無難者蓋精於是俟他日得雋為古文非晚某亦不以為然蓋程試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而不能若必求精詣則魯鈍之資無復是望就而觀之今之得雋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為無命終身不第則亦將終身不得為古文豈不負哉用是排羣議為之不顧而志則分矣緣是彼此皆無所成而長老先生或見其所作從而稱之於人以為能而不知者以為真能也

遂相率走求其文往往至於困塞某不能逆其意皆勉副之所欲皆餞送悼挽之屬其又下則世俗所謂別號率多強顏不情之語凡某之所謂文率是類也嗚呼是尚得為文乎然既被長者賞識遂不容以陋劣自晦檢其中得論議十有四首敘事十有五首報塵尊覽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精於文者然其所作視韓愈非其儔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為奇從而品目焉而世徒以其常出於韓之門以為是固韓愈氏之徒也相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某於籍湜無能比擬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某為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之門者豈不幸哉干冒台嚴不勝悚忭不宣

謝李宮保

某竊聞薦士之難也昔人以為非苟一而已矣謂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也故以馮衍尹緯之材遭漢世祖王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傅代廉頗馬援虛名能惑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

屬土木之類皆得專顯嗟乎士誠不易為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非獨今之時然也而今之時為甚豈今之為公卿者皆不復有是心哉勢有所不行也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達之士皆於科舉乎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見者有以氣節行能見稱於時者問之皆科目之士也其間亦有不出此者然而鮮矣此豈科目之學為能盡之世之所尚者在是上之所用者在是以有志事功有志文章有志節義行能者皆俛焉求合

名公翰藻

卷五

十五

已三百四

有司之尺度以求自見於世也夫士之所為固無有能外於事功文章節義者而皆今之科目之所收也然則科目之外豈復有遺材哉有之皆潦倒無成齷齪自守者世固無所用之無所用之則亦無因知之矣至於懷珍抱奇道義自將者方且韜默遠名人又烏得而知之哉彼不知者不必薦也不得而知者不得而薦也其有可知者多是立異微名工言無實之人柳子所謂士之賊也若是雖謂之無士可也是無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士誠不易為薦也而今

之士又有不必薦者科舉之法行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為迂不適時則以為愚不知人而非笑集其身矣某家世服儒薄有蔭祿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加之憂患交攻日以墮廢自弘治乙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遲托志念日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某亦自疑之所謂潦倒無成齷齪自守駸駸然將日尋矣明公領鎮三吳下邑雖在治屑間歲一臨實未嘗弭節

名公翰藻

卷五

十六

已三百五

其地某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誠使其身有所取材公固無從見也況其所能所守顏敗若此明公何所據知遂錄其姓名露章薦之于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行之某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為誠有材耶彼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誠不得一雋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某實非其人即其人將自韜約遠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又安知其非立

異微名工言無實者哉安知其非趙括馬謖非周仁許靖之儔哉即萬一有焉所為損公不小矣而公豈亦常念之哉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某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懈其勵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鄧隗先從隗始之言則某豈不得為燕國之馬首哉若是則公之於某也又何必知之深見之審而後為能用其情哉然其所以知之見之實有出於至深極審之上者誠以明公三朝舊臣出入

名公翰藻

卷五

七

古言本

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某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譎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某豈不以求於人者深則得於己者淺也某視一時文學行義之士誠不敢望其後塵而獨不欲求知於人是故雖以公之好賢禮士作鎮吳門相望一舍而私門無某之跡只尺之書未嘗一至左右此非高亢自賢而有所要也士之體當然耳使於此有求焉是失其所以為士矣失其所以為士而欲以士薦雖愚人不

為也而謂公為之哉某之所以受知於公必有的然當其心者而語言才譎不足云也是故古人之知人也夫惟以古人之道知人則亦能以古人之道薦人用是天子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某遂得以白衣被命列官清禁周旋多士之中自顧能薄望卑不應得此而舉朝不以為非天下咸歆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舉鑒其誠謂其所為惟以輔世勵人為心而非有所私於某也夫始也某未嘗有求於公也而公薦之又不可私於某某之所

名公翰藻

卷五

八

古言本

恃者士之體也公之所操者王公大人之職也士存其體王公大人守其職雖古之至理之世不過如此而所為致之乃在明公一舉措之間某何幸身自際之其所為感公之知飲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哉謂明公此舉寔用司寇林公之言果爾益以見公之德之不可及也昔張安道與歐陽文忠雅不相能及薦蘇明允乃獨屬之歐公謂非永叔不能薦歐公不以張公為嫌平薦而官之當是時惟知與明允為地他皆不暇計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議者謂不負為

歐公門下士而于載之下歐陽子獨言知人之明林公誠知某也豈不能自薦哉所以必屬之公者以歐陽子待公也某無似視明允無能為役亦圖無負為公門下士耳不宣

與王中丞

伏惟卧護閩浙甫及歲期風聲所被遠近肅清屬茲多事厭堆折衝良亦勞止比聞江皋撤警幕府燕閑台候萬福徵明大馬之齒八十有四容髮衰變日益顏隋待盡林間無足道者

名公翰藻 卷五

九 卷三百九十五

祝允明

與施聘之僉憲

不肖獲事四方君子亦多矣過荷甄收亦不少矣然而私心投注竊為見知之深謂無前于執事者故昔者有固交之陳執事固亦不以為過為棄然而此歲形跡則亦闊矣不審焦爛殘薪猶不絕於中即大雅之傷乎自甲戌都門一別又更一甲且一紀矣中間濁跡升沉幸不幸皆不足向高明道之獨索居斷夢之際每一念君子即如玉山在座彌久彌至也非調

辭獻使執事固能諒之矣嗟乎人生有幾一紀耶當時勸試之舉執事將成就僕之心何心也此當雕肝琢膽惟恨當時拙劣執志不終竟兩失之徒負君子淵崇之德惶惶恐恐耳執事向來凜秋霜之操今日需春陽之澤又明良既翕雲龍方騰位業烜當代風聲鼓青史後世曰以知公之友有一祝允明其亦幸甚也已由茲以後公之魏熟仁績當得之印牘口碑高篇大製當得之郵筒崖刻唯面教杯醪不容易而得良用耿耿

名公翰藻 卷五

辛 卷三百五十八

與唐寅

足下之澤我厚矣風昔見足下才峻志遐力量又捷意鈍救者後必為所遺每討論頃輒不盡所詞意足下之越吾也至其後足下之峻者益峻避益避捷益捷僕之所深畏而終不遺者計特足下一人耳然幸到於今不遺我嘗謂今之學者與昔大異要異時所就亦當大異夫謂千里馬者必其朝吳暮楚果見其跡耳非謂表露骨相令識者苟以千里目而終未嘗一長驅駭觀於千里之人令慕服譽讚不容為異詞

也吾昔窺是業甚蚤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
瞻視者甚久不敢姑一踴躍以得躋踰焉故且循涯
而涉至於今雖畧獲其蜀武然故乏踳鐵之蹄料其
後恐終不入伯樂氏目極自惋也然不能忘望於中
每覽足下詩筆必興觸此意或相面則輒為家市薪
米之語所先氣已衰暗此意竟不得大發而長鳴之
嗚呼人相出在一城郡其事業同志思又畧近乃不
相有增長如是夫歲暮科程期迫猝猝將各南北又
坐病不出百朝分矣奈何哉奈何哉夫善劍者必用
名劍今名劍具在吾將以善劍名必深其法而後用
苟術未詣或中路而止然且漫用之則必有解指落
腕之悔凡今之自恕而不進者其畏在此屬哉豈下
大詔勿止毋敗指腕為勞拙者笑僕尚有論術一二
語忙不及告矣或在後書

東何文西

客厨乏良醞亦是急務昨見君所泥尊滿地是君或
二方者手能分一苞過一河車醪也青趺繼往乃故
園價倘欲辭句為情猶能搖唇鼓舌誦伯倫之頌唱

子美之歌也

與施別駕

僕聞之歷艱危之後者知憂人之憂在出人之地者
可施成人之力故脫波濤而立平陂乃詔來者以尋
舟則言之者真聞之者聽矣僕之少也竊幸生於賢
邦仁里而出乎詩禮之庭當是時也恬然不知朱布
之價况餘事乎日惟從先人求翰筆耳閣室獨坐每
自泰然而喜以為生得內外尊長之誨迪若是不二
三十當粗成人也忽而授室倏而抱子曾未轉首而
繼遭大罰羣美頓車霍然如電掣星過凡舉其所恃
以泰然者邈不知所在矣自是志趣荒落履踐鈎棘
以至于今竟為愚不肖之歸冥擠默擯其狀甚衆其
中萬分一猶可以尾君子之末者則皆昔者之遺也
嘗自思之其所由來固多大歸孤立無援之故矣雖
然僕則已矣不幸矣又不幸而見卿黨有抱負奇質
之人亦為世法所撓輒輒輒有似於僕者僕雖
跛夫不可以引途又安能忍心吞氣不為一求援於
高行遠步之人哉此所以有憤於閣下而不能已也

所謂抱奇而受撓者誰也閣下之嫺子邢參麗文也麗文性行簡澹操持安定學富而藪文質而秀在家在邦雖未無怨殆寡悔尤而勤功遠志迥不可攀未見其止將猶德驥伏皂千里在櫪循是數端謂奇質者非與然而進未升八印組以行其可用之學退無分業以安其草澤之高此猶可也惟士之常至於人間有身之累塵勞土役所以沸止水翳明鑒者又何以勝言哉四年之前僕見其有衙府簿牒之語問之知其家故有軍事之誣於時僕固已竊嘆欲為之排解而愧不能乃至於今聞尚未已則其摧抑蠹敗也者當何如哉抑此特僕所知一事例是而推固非僕所盡知而其視僕向遭之艱憂又何殊也僕不幸而不得人知今又不幸而見麗文又幸而見有可救之者則僕又安忍不一為出位輕喙而號鳴之也然謂閣下之救者又不特以在嫺連之間師弟子之分也以奇質之人宜受救於君子也以嫺連師弟則愚不肖者豈亦可救而愚不肖以嫺連師弟而救奇質者以非嫺連師弟而不救與以嫺連師弟之嫌而不救

名公翰藻

卷五

主

三百六十一

皆非君子之言情矣是以僕反覆之而知閣下之必肯俯聽僕言而僕言之無愧也至於所以援救而成就之術則無伺於僕矣閣下德學心量皆追古人州里後生向者獲立一席之地以承緒餘其間蒙賴以成就者多矣願於一麗文而未念及之邪故僕不免其諄煩之甚也如此未及而言躁瞽知懼有人謂閣下曰吾蘇山中有荆棘鎖一奇石則閣下必急曰拔出之有麗文而不拔出是麗文不如石也風氣春厲惟道體倍金玉

名公翰藻

卷五

主

三百六十二

九日請客

登高落帽皆為風師雨伯阻之雖病齒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子下對淋淫者乎駝蹄已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請會試友人小簡

請諸君用董子之經術賈晁之時務劉去華之忠鯁往獻于龍尾道將遂躡皋武變以事天子師夫偃仰煙蘿將未得遽面也驥軻臨發能無情乎乃於此月某日邀蒞草堂為歌驪之叙君子惠焉

請合志友人小簡

鄙人暮境雖不能謝絕世執心契所趨時尋古哲與對晤抑古人有在今日者數賢幸不葑遺而濶焉參辰亦不善自謀矣謹以此月某日攀睇鳳彩戾止草臺所幸分輝疏澤照蒙蔭而滌塵裾烹茗張琴以肅君子能無情乎

荅人勸試甲科

陳義垂省詞厚意豐哉佩良益凡國之章數彌高者榮彌大官之位守彌要者志彌達此衆情所識無須名公翰藻

卷五

五

名言九

勸也且張弧之初期於破鵠豈待啣筭方擬發留惡有足閭棘場乃議進退斯不伺智者而後定也緣夫道以時遷事以勢異審而從違乃可稱智天下之務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無方得之而不易行則竟亦空耳何以徒勞為哉求甲科之方所業是也今僕於是誠不能矣漫讀程文味若咀蠟拈筆試為手若操棘則安能與諸英角遂乎挾良貨而往者紛紜之場恒十失九况枵橐鈍手本無所持烏有得理斯亦不伺智者而後定也又况年往

氣瘁支體易疲寒辰促晷安能任此劇勞哉臆几舉

製尤恐弗協時格矧於苟且求畢寧能起觀勞而罔功

何必勉強此所謂求之之無方也故求而弗得弗若

弗求借使以倖得之尤患行之不易足下教云得且

未必違及於行臨事而思循次而作固不為晚曷其

滯乎喜人豈不自知古語云人各有能不能若是者

非余所能正斯謂也又曰昔既累于今曷中沮苟希

野逸胡不夙隱乎夫行已以義制義以時故一鴻而

磐陸異一雉而舉集殊春苗夏蔣隨候而藝又何拘

乎又曰然則曷不遂行遜夫不仕無義度力而趨乘

田委吏莫非王臣如曰狗放逸之曲懷獵高尚之浮

譽豈吾心哉近世有既舉於鄉而不會試者語人曰

始謂求賢而待若防竊故不復為聞者高之僕竊非

焉夫塲屋之規何必親歷始知如必親之一塲已識

當不復入奚伺終試乎今既得而託辭焉是所謂掩

耳盜鐘得居其實矯其聲以它規也是以一世眩而

名利歸之既而以殊典起天官率成憲授以舉人之

秩而退此寔銓衡之得朝廷之大公也僕可以效

尤乎又曰臣之事君勞而不怨中外之勞亦畧等耳
舍此就彼將何居乎夫朝署之責隆忠效諫行則績
弘而知不任不任者躋親民之政狹簿書錢穀則澤
小而職易勉易勉者克識非大味寧不辭躋而趨克
乎僕也上不敢如粥熊次不能為嵇康下又不得如
袁甫者乎哉嗟乎去就自有合宜之節難乎識尤
難乎執能識而執存乎智者僕不敢以智居而求免
於愚何不可乎庶幾醜一流於滔滔噤嚅鳴於羣響
幸循其分焉爾寧矯激和誠感受懋友道之隆然而

名公翰藁

卷五

七

子三百八

斯言亦僕之誠也幸誠察而信之僕又豈敢以山巨
源傷公之義也哉

與朱憲副

老夫馮杖患人藉醫忽然失之顛踣委頓適以謗陋
夙賴鑄輔自頃睽判闊然春秋明公翩翩冲舉切摩
煙霄賤迹淹伏蓬蒿志闕行繫勝非木石能不動搖
明發不寐何復自已匪慕位勢道義遠而忉忉怛怛
夫仕之達志者立教尊於立政得士多於得民飽飫
經訓推澤才髦豔發英藻絢蒙山川登實甫田利富

百塵幸矣西土荷此祐福名祿赫來昂鉉恭倬且
為今日上下慶倚鄙戾契於時此日漸投衰晚以公
昔相期屬者親今方不驗矣然而迂固之念不自謂
了方擬受一命於國銓二三秋後遂置名服放蹤磻
阿為不材饗年之木馬耳成行計在秋日以高明惇
密友道聊及之也惟是鉛槧之業不忘于懷爾日完
得人游賦一首祝子通數卷此二者稍具平生之學
其外小言數種紀事數編與寫成應時之作為集六
十卷凡此悉不足為公言以所圖者必欲得公一辭
叙論寘之書端規附以遠適在松江得喻侯指示有
鯉鴈之便舫下燒燭碎碎致此諸草盡在家舍未能
隨往甚恨恨也圖之後便當或可致春潏惟良自愛
荷天百休

答張秀才

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餽語假人
脚汗不得自得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文無若
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雖佳
者亦必多視其否者請遂絕跡毋令廁我面側終

名公翰藁

卷五

七

子三百八

日跨塞驢不越數埃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
黃省曾

與李夢陽

省曾伏跼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
覽古賢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壅絕遐闊學士
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翫上者深誼詭結下者縱
發放吐此駭驢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
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澤流沛人文
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三

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囿而黃鍾特奏至勇不
搖大智不惑靈珠早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
室允正德以浚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
寔乃先生倡興之力迴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
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
締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
謂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
將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
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

武弁家于吳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困躋奇薄無風雲
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嘗謂犬
夫生世進不得振耀 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茲
揮聖謨即當裹糧躡蹻周流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
抱選長林廬大壑揆造一家之言以垂托不朽告之
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為五嶽山人賦詩寵
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數載時即邇黃河薄戾
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諮叩大君子洪益究討文章
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三

橈年逐東流風懷不遂心襟鬱怏惟仰天嗟唏而已
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殞滅則二十年景懷之
私徒抱恨玄臺矣公烏知我公烏知哉敬因程自己
偕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
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泗
夏標之嗟嘆古人構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
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類矜蟲開鶴通相
述師如圖繒剪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
莖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縈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

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
節鷗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
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
英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
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
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
無已而脉理骨力固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
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布賤索處
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乎古賦

名公翰藻

卷五

三

三百六十一

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
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不異司馬子
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
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
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
作之脩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
已公之華名飛照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
亦以見雲山烟澤有此好慕鄙生耳不知公果以為
然乎今有號稱海內名流而延為論曰文靡于隋其

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是何言
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獨謝集
稍不易許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構密緻妙絕窮情
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
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
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啓導也前薪見凌勢固
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
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
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者

名公翰藻

卷五

三

三百六十二

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公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
安憫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我
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
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目北望雲空無任惆
然

荅方九叙童漢臣

往歲屈趾蓬廬携挹若故肆談名理妙析玄暢遂
旭日臨流竟分莫可稽駐每憶同襟地緬情屬勞心
有忉忽寓綺札剖鯉讀之若覩容範乃承許鑑超獎

過標撫形惶息況今之騷夫文子靡不自崇偏持寡
蘊尺寸之學卑視四海古人所以不救帶千金之
嘆也故或但對晤語妄相難拒務伸己長或洞別迷
昧面強褒譽背則排誚此通方之智天下鮮矣二
君靈授天與早涉堂與皆摩霄驚極揮珠吐雲竹近
賢疲模倣矩多無成於皓首而二君超翔峻詣乃悟
解於英年也川嶽所培實曰奇寶願復虛衷歛諤諄
懇下詢鄙人少服此藝交締寡高唱之賢無以資叢
三於迂行惑步屢陷旁蹊而後精惟亟反措之康衢
耳然陽白和寡恒慮獨立茲得二君挺興又聞國彥
孤子文東輩齊鑣並策翩翩度前此實七子三俊天
作其羣也吾無德孤之憂也僕嘗慶陸生有云詩緣
情而綺靡一言盡之緣情者質也綺靡者文也故襄
裏弗根者靡孚格之感斧藻不備者缺揚耀之色然
包文挾質誰不談之但良玉醜砒雖安彩相似而真
偽迥殊此當契辯耳故讀之枯咽輟合者皆偽也使
人意動應情者皆真也故志者質也言者文也鳳凰
所以絕音於羣鳥者以所託者遠耳此豈庸細所易

語我二君明哲聊一質之嗚呼行車者必駭調高者
必嫉此自然之勢也百年之後彼訕口者安能為不
朽之累哉小兒疾已向瘡深佩榮懷武林之游以涼
秋圖之當先報音

答蔡羽

某八歲而能文十歲而通經弱冠而知道君父之理
講之昔矣所以欲遊五嶽非貪蘿薜而惡珪紳瘴泉
丘而卑軒廟耽寥寞而少經綸也蓋以皇天建辟纁
英聘傑獵聖羅賢而立之於位者凡以為民也今之
仕者為民乎為身乎其事可得而見也童習乎章句
壯驚於鄙文曰吾以是青紫也吾以是田宅也吾以
是金府也玉聚也蕩乎海內其風如一而為民者蔑
之鮮矣苟有一二者出於其間則必皎皎諤諤而大
拂乎上下縣官有雷霆之誅宰相有魑魅之誅僚
案有萋菲之謗而豈能朝暮容乎小子雖有命祿而
顯也亦安能同於波流之士必將巍揭而孤立也巍
揭則災被孤立則禍來蒼生未濟而身已危矣危身
則敗孝而傷親保位則顯忠而慢主傷親者無仁慢

主者無義此之謂廢民小子所以長思緬慮而必之乎五嶽也五嶽之地僕豈徒之蓋將撰造一家之言登諸竹簡藏諸名山以付於來哲耳不亦俊偉光世也哉不亦俊偉光世也哉下視此輩不啻大鵬之於蟻蠓矣且下又曰事親以榮人子弟一義不意足下高朗之士而有此鄙昧之談也若然則孔孟之卒老不可以為子而凡驚賊而軒冕者皆升於純孝之堂矣况今青雲之客往往驕悻其所生而二人者以其貴也反低首下氣而不吝遂有終身仕宦而不得一

名公翰藻

卷五

圭

三百五十五

日周旋於薪水者孝惡在乎夫孝者出於性分而何榮卑之間昔者舜之未有天下也躬服歷山之耕以養瞽叟而烝烝之名不在被袵衣而始加之也噫為人子者脩身潔行不污踐而苟蹈希於上哲不辱其親以所養而養斯亦已矣榮者能之則孝歸於榮者卑者能之則孝歸於卑者雖屠販菑堯之人亦可以肩曾而跨閔也而况學古以明道者乎且學古明道者其名嘗日月於天壤而父母之名曰亦隨之而無朽如孫良之稱耀於世家鄒母之賢光於列國者良

由孔孟之為子也使尼氏非聖軻氏非賢則其親草木也久矣由此觀之孝莫大乎是子略而不言乃規規於一官一爵之奉以為孝此誠習俗之陋非所望於足下者也又以空言無施見謂則是譬六經於三家之下排七篇於王謹之後尤非通人之論也夫五嶽小子必游游且必以聖賢之道發之於文以成一家之言歸於故鄉仍親農作於南海以竊附乎向長梁鴻之末則僕之志願畢矣且下審之其有取乎是也幸無靳言

名公翰藻

卷五

圭

三百五十六

與陸芝秀才

近承枉趾問金生用出吾子贈頌王君仲回之歌推其文章直曰奇於天下夫友朋相慕因亦貴於吹竊不宜如此之太甚也夫文之欲奇於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置弗論國初宋王誠意伯諸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倥傯兵馬煎熬籌濟卒皆不能大暢以並於古人逮於東里徒持渾厚閑淡之體以主張後進而委靡不振之風亦由此而開矣至弘治間有羅公玘者好為奇古而率多怪險阻飭之辭居金陵時

每有所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震思天想以構脉意或時閑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緩屨以出吾蘇都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為此銘曠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趨曠今古而中契昌黎柳州者亦甚鮮矣至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乃好奇之膏脂也夫羅公好奇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奇名於天下仲回者年始三十其為文僅有數首亦不過談笑觴俎率意為之而已予嘗見

名本翰藻

卷五

三七
于三月七

之生澀偏苦間似釋氏之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奇且未得而安能遂擅乎天下之奇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之作稷契加於污吏李杜獻於兒曹肺肝沉昏不可救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幸勿效之子若欲知當世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遺接者亦不下數十家各有門戶各有長短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

與王文恪公論撰述

月來不奉提誨近謁階下得侍清讌之談而夫子者

慨然有志於著書門下末子何勝踴躍省曾於數年之前已窺見今之為文者頽然崩峯逝然倒瀾鄙淺惡陋狂悖一世雖號稱名家者亦不過借聾瞽之見乘習熟之譽聲訛耳謬畧傳之耳若加以百年俟之於聖賢則存而誦之者幾希矣瀛章東里之輩可鏡而知也其故何歟蓋徒撫夫文之華而道之精實誠有不在也昔者仲尼為書未嘗不文而其所主者道也故其言至而文隨之如雲如日如龍如天又禾嘗不耀照於天下至于秦漢以來操觚之士則一務

名本翰藻

卷五

三八
于三月八

於文疊怪詞以為勝餽華章以為高而道之至與不至少不為顧雖卿雄通愈三四大儒其病亦未免也然而千餘年來四儒之名光於四海而為孔子者不一而稱之其餘則燼露而滅者不可億計良以四儒之言能主於道猶足羽翼洙泗爾若今之為文者匿道不存乃併其為文之法而亡之省曾病而竊笑者非一日矣茲者一旦以是為任蓋天未喪乎斯文也况夫子已值心從之年此而不言誠非往哲之所以望於來後者矣韓愈氏曰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

所為書夫子固嘗相天朝聲頌大流時固未謂不得
而道亦未謂不行也但不知擬之於舉變之時周公
之道果何如哉苟其不然則不行於今而行於後世
者豈可不為之汲汲乎哉愚陋人也結髮而往遂有
志於此不敢自棄於蟲昆草木尚思躋於游夏之列
况夫子天授賢智身有繫於斯道者復何所諉乎噫
使今之世稍有堯舜三代之遺也則夫子與愚之言
亦何所用惟其駸駸而為夷也則昌言於書而明我
堯舜三代之道如之何而不可

黃雲

與頤侍講

居鄉時多辱垂念惠別後老病尋尋真成枯槁但文
氣不衰尚可冀應求者此天養衰殘私自欣幸竊慮
蘧廬輒懷高朗風度念晤未卜臺閣儲才須素飲經
綸略於天下事乃克有濟古聖賢才傑汲汲求遂志
業適際寵光臨望閣下作超類偉特人世俗豪華
易至消歇必以正法眼看破雲見尋常蹈溺者滔滔
一得鄙識敢陳左右伏冀銘座側為戒也即辰秋爽

惟為道自重庸超擢不宣
孫一元

與友人

自蘇門奉別後居杭吳山舊廬閉門掃執日惟蒲團
上酣玩風日以自娛耳今歲春又移西河南屏山居
時時放棹湖上散髮弄流於菰蒲間亦頗自適毋足
道也恭念執事養志山林探道靜處所謂千里同風
可嘆可賀想新秋時一元過渠川欲置拂水巖於吟
橐中耳鄉友蔡安道來聊叙所歷為此布愆不盡

名公翰藻 卷五

中

國朝名公翰藻卷五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六

劉麟

與顧華玉

與凌時東

與喬白巖四首

與汪間齋

與董壽甫

與崔光祿

與石熊峯

與陳繡山

與張太守

與張南洲三首

與吳行可

與張石川六首

名公翰藻目錄卷六

與陸北川

與凌藻泉二首

與吳月山

與施吾菴

與李友竹二首

與李養靜

與凌練溪

與李友竹二首

與王槐雪

謝若翁紗厨宴東

顧璘

啓楊邃翁

啓敬所蔣少宰

啓幸菴彭公

寄陳魯南二首

與金仁甫

答友人論文

與葛惟源

答彭宮保

與唐漁石中丞

寄李元任

遺七弟英玉

與陳鶴論詩

啓序菴公

名公翰藻目錄卷六

二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六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劉麟

與顧華玉

仰惟北上道氣橫天而文明入漢大人利見時也善
文者不能盡言惟有舉手加額而已士大夫只有兩
大事公皆成我皆不成觀茲盛美曷勝雀躍由吾身
而下者可略上焉者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在大人
君子得之若伊周之總百官衆志悅服大君子立言
名公翰藻卷六
立德立功克明克順克勤克長克仁克智成就兩
大事天生之天成之是以真榮實貴皆與道合故不
成者心服而愧反也未聞先布喜感之私尚容另書
悉陳不盡

與凌時東

奉手書一日聞邦直訃音喜不勝悲君之在遠本可
念以此相形似不知君之難也邦直如此太初賢徵
光甫又不足言矣不知執事聞此何以為懷大都人
年長不能勝哀而可哀恒至奈何奈何所寄佳作細

讀數過使人動中不已但諷詠之餘清潤之氣多於
悲慨知君有憂有遣不適而康亦不以懸懸而病君
之灑灑者不獨嘉君之襟抱不凡而樂天安土義亦
宜爾若夫想望之私幹旋之力宜屬之鐵檣中丞者
僕已備於書中敢不盡力彼必有以處此然在執事
則宜安焉如終任黔陽者千萬千萬師儒無調官例
蓋教無煩簡道無小大國家事有章程人臣豈以已
意行之熟計惟有收書一差為近可一掃展墓再計
家眷之行亦一濟耳倘黃公能出常破例更是機會
僕所言者人事之常耳思君切於肝胃然會期渺茫
惟幸強食珍養以踐前言

與喬白巖

公渡河而西麟佇立瞻望至旌旗縹緲遙盡天末乃
返吟灑之亭愴然不能執筆乃知離傷之苦君子所
不免也近得王南原書曰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
名在何處至感歎歎歎東岡書曰飲中相顧色別後
獨歸心又婉惻戀戀二集合二詞亦庶幾渾沌大堤之
別計公則慷慨大義而已安有是耶醉倦本不成書

因公有命不敢不書亭下無精簡細類遂拾髣髴殘
楮略致數語况當郵傳中少兵酒符則庶幾可原宥
也

又

自大堤之別郵懷無日不西豈漫然常談敢為門下
道邪定州吏婦奉手書日月最近知還山之樂榮於
入相而親交之接勞於一官蓋此則真率易親而彼
則森嚴可畏是以君子寧舍彼而就此也四看變態
若公可謂沉機先物者矣數日來感念門下不以為

名公翰墨

卷六

三

恨而真以為慶也蒼巖之約已訂九日奈何諸貴戚
莊田部中近移文云遣司禮公同來查踏旦夕將出
其事正在河間與蒼巖迴隔事畢不知當是何日我
馬玄黃馳驟駸駸亦不知置我於羈勒之間者誰也
滁陽醉翁乞之不力今雖悔無及蒼巖計當再書請
期又念過此則有山陰雪初煩公緋袍出駕傳與徵
仲園之更奇絕耳日來郊關之禁方嚴以邇西溪之
約未決俟少定也小詩二三絕本不欲呈上吏婦奉
嚴命督促遂用博公一咲大醜大咲吾計為大得狂

謀罪罪外起履願如所談太華山人不勝幸幸所謂
圖南豈真有蟬蛻羽升蟬蛻天地者耶一日不病一
日鼾睡圖南只在蒼巖之下亮納

又

麟自至日以後問程計畧以造門下將由贊皇縣徑
借華陰之蹇製謝公之屐一雪便行已束裝藥水之
上方行而卻惘惘何可云喻鷄埏南草各一小農廩
米一斗手製薰爐炭餅五十枚石刻數幅並上馳候
然日走一吏不如親見顏色若究竟鄙心則先吏而
名公翰墨

卷六

四

又

熟復明訓豈惟不忍去亦誠不敢去也奈何即墨功
高難禁烈火邯鄲夢覺轉歎流蓬日送歸人時悲往
事是以頓忘缺鉞之嚴而干冒繼之矣罪加深重更
望少霽霜威扁舟南下告我石淙遽翁錫山泉翁皆
能為麟襪解幸不痛加誅絕麟又昧死敢告使門下
諸士通塞各存其品示天下以海涵地負之義此百

世名德相君何以過借言及於此氣雜漁樵陋劣多矣矜亮幸幸

與汪開齋

麟惟婁氏家法有唾面之戒第未知今日唾者之橫也假令師德尚存不知何以處此一咲一咲雖然雙溪之間杳然迴復雪月風花久無收拾溪山之靈擇賢主典而竟得其大者賢之大者神之奇也一之已甚又復增其一且得於埴麓連理之間彼固若滿其意矣獨不念人有家國也哉公及長公於是歸也無名公翰藻卷六 五云
事之日當爛醉溪山深朝極詆譽江海而歌恒岱彼將惘然自失曰彼天下之士也朝觸而天柱摧夕煉而天漏補片石砥涇涓流湜湜誤人家國將舍公而不敢戀戀矣若以為入山方深入林方密怡然而安翕然而譽使如玉君子竟為外物所得則吾道將奚賴焉長公寡譴勿以俚言告之得其譏譽溪山之作間以示予何如麟不日解綬東歸登堂握手追虎丘之遊醉真液之酒大叫其間或見桑田於東海之東手寒暄雖多壯懷激烈不復致詳惟千萬珍愛

與董壽甫

日來大方伯未有能點其突者以公之才若內執政在行省耳珍重珍重麟惟秋臺落日魏闕踈星交遊之在四方可逆追而數不謂癯然兩鶴毛羽尚輝輝也何日舊京聯駕再奉清塵了却公家商量故業必更有久要之義夢寐此懷他無可告慎食加攝以終此約且南郡雍雍公家履聲在耳偶尋高躅未可即謂投閒第以公俊逸不常頗有阿閣羽儀之象輒因短翮相呼相喚於丘隅岑蔚之間計亦疎矣遠中不名公翰藻卷六 六云
知竟以何者為是先希見報

與崔光祿

伏自白巖太宰過恒辱示手書懸懸未報麟日來奔走坐卧不寧職分則然所幸有圖皆就地方粗定蓋亦苟祿之羞惟是病瘁未歸卑情默然不敢向人言耳仰企尊候清華轉逼動履益康因鼎俎而陳仁義蓋五就而一德也使聖明由此知正味而重鹽梅則中興大業染指一時垂涎天下同寺舊僚與有光也春和拂衣睽遠益遠矯首無任拳拳

與石熊峯

麟病士得歸若魚投大壑雖當團團之初實有洋洋
之想奉荷回天之力實同再造之仁鐫刻深衷無日
可忘人還側聞道體康和其於吾道真大厦巖巖之
一木也是言豈惟區區一人之言哉幸若時益加珍
愛比擾擾以來門迺迥殊在麟迂腐下材揣摩不熟
不謂適年而物情至此北望名德終始至教惟有門
下小小士人飭躬矯志垂三十年豈忍流浪自廢以
爾維持拯掖不能無望於仁人也病困之餘固陋可
名公翰藁 卷六 七

與陳繡山

仰惟承家節操為政風流古之人與良由忠信為主
而精進不已望其氣大廷尉復生也孝德隆重今古
罕間麟也在友而嫻厚真切良慰良慰昨者儀物周
悉不鄙寒素人皆為區區榮之僕豈敢忽金紫之光
無容加喙但腰笏攬有九華獨在中邦之中古馮翊
扶風也以斯德臣典斯仁士足以成君之政豈惟崇
階寵服之照耀一時哉思欲往彼一觀藉君以為東

與張太守

道主真千載奇逢惜時過身朽心有餘而力不足也
饒吾父母邦也虛冒美名其實為貧為瘠間有裕者
勤儉失中有葛屨履霜之象故民思豫恒以不得賢
太守為隱今遇閣下臨治吾知庶之富之又教之矣
麟於新政未霑一日之澤何以言之吾所知者江陰
之政羣姓仰若慈父至今惻惻今以邦伯之尊臨之
取已然之業輕車廣路不問可知其善願以不死之
年歸來展掃扶杖一觀清化老逢知己林泉大快其
名公翰藁 卷六 八

與張南洲

樂何如必先為鞠躬再拜以致公賀然後稽首頓首
為丘壠族黨以謝其私又然後登芝山望鄱湖吊古
論今以申復頻年之闊嗟乎太平野老百年一遇豈
細幸哉久欲布此惜無人便又恐郵者匪人或籍以
利其私顧反獲罪用是遲遲然未嘗一日忘吾水木
之本源也真切真切但此郡民夥政繁訟獄亦劇未
免勞尊幸為道為民加餐加攝為慰
得來書不能答凡慰下第有程語曰天將老其才其

理本是然惡其熟又惡其長悅人不欲以告只可曰
丈夫用世自有時也野老私心誠憂吾子騰踏舍我
今若此倘能西來就一師席吟眺往來一如昔者若
一夕僵仆歛予手歛予足遂執予紼又示吾二孺以
躡踊之節期至則為吾題曰此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又招號社中人合辦兩石勒君所為傳一置寒泉之
下一置夏駕山頭仍煩為祝之曰在泉者陵在巔者
谷石乃合瑞傳以永穀令吳興人知有張君也他日
君陟華秉要將盡友天下英賢或與之語南坦子生

名公翰藻

卷六

九

若此吾傳之若此其終若此事有定許又與傳合然
後捐俸資握楫漿招予於司空之門曰歸來乎歸來
乎吳興南洲張氏子茲一申久要義乎有友如此其
將淒然颯然登君之筵歎君之真食其芬芳將貽君
以福有如此石傳曰使死者有知生者不愧其言可
謂信矣不然以君之多聞猶未得祿養以奉壽堂何
以取必於天天不可必徵之人事諒亦終不相負惟
君子自信自慰

又

區區吳行修納婦之闕典謝得孫之流慶成禮而退
無可以為君告者獨文衡山得渠走筆為書兩稿記
於石且書且酌且教且譔文雅風流沛然可聚全吳
將竹堂蕭寺化作石渠天祿此亦可當樂事奇聞何
期樂過灾生梁上君子一顧四壁蕭蕭所聞更奇并
附博一笑

又

讀來翰知念我懇懇思致如泉筆力足以駕之九夏
炎蒸彼此之賄略盡即可作除煩滌暑之方矣此處

名公翰藻

卷六

十

知君學術凡人遇炎暑則發狂大叫以已私肆怨於
天大可嘆也除却之法古昔有之相君坐政事堂偶
大政填委煩躁毒烈幾不可解適農人自赤日中來
相公勞之曰今日暑熾爾等何戡農者曰無因問却
之之法農曰吾外無纏組內無憂思耘耔告劇則憊
大樹之下日光在東吾憊其西日轉而西吾憊其東
妻饁未至吾枕流漱石簪草為茵小睡南薰之下而
妻餉且至既飽而歌誠不知相公之所謂暑者勞者
惛然曰吾亦不知炎暑之所在矣蓋炎自內出者甚

自外至者輕要在不使炎入吾心此却除之法耳一
咲一咲區區能除九夏之炎而不能却隆冬之火豈
吾近得良方自病後小悟也耶孟軻氏曰人恒過然
後能改是知除煩却熱之方者矣軻不可炙吾將炙
諸南洲夫子駕鶴選勝調冰雪藕蒸於外而動於中
衆人之所謂暑也是奚足哉倫安度日恨無一作可
酬來玉亦是為暑所動也一咲

與吳行可

日者樂甚明日夢夢醉中忘其所謂樂者世常曰景

名公翰藻

卷六

十一

星慶雲豈不高朗獨許身不然觀莊懿之於貞潔其
授受之真托明雲星其義深矣讀吾子之書深有感
焉今不盡也只以前醉中意一言之凡親誼文雅風
致常不能兼是以大烹華筵皆無真味難與俗人言
也若夫一召散齊老少一鄉一國天下無不可盡惟
午塘餘然蓋玉堂居養不凡渠又品格本高故八面
皆可觀且今子之才之氣實似之異日躋臚仕到通
顯西掖梧桐之下當自見之今所造朽者畏之矣幸
益自愛殘喘無多姑與子飲酒而已

又

敢問痔毒近何如大凡魔瘴之來已非一日其去也
亦非一日及其既去計其復來亦非一日吾不為子
憂今日之去而憂異日之來若然當移今日之心以
處去後之日則痔不足慮矣前書云云母乃憂之過
乎不然何以擬其倫程子謂漏二十几以上不聞設
戒所謂國大而忘戰也今子之所謂腫痛凸出此痔之
常固是不堪而警戒猛省為福豈有量哉即日增減之
狀希示及為慰外龍尚伊留小冊在坦今作字已胡

名公翰藻

卷六

十一

塗數字不能傳至烏鎮二君厚甚問聞不少敢煩致
之

又

昨會孔樂不在麟在風日客因暘懷自成懽耳當是
見花見月凡春秋日誠一圖之何必索取宮諭之帶
然後快邪高麗紙亦欲化去難保也才子如虹之氣
麟衰颯久矣與友竹強誇矍鑠鮑老當遜耳昨又以
過飲致搆寒瘡蓋罔念作狂更將奚尤病榻間即報
荷觀英主名將命德討罪一段新奇號令宛然截庵

良方也望日麟似可卻枕幸一過我披輯卽報次第
講論以開鄙懷感甚子明事正自難復何以復之所
貽書燈其光有限制類匡衡之壁專照一書類孫康
之雪若減十年當夜夜坐其下也感仰此器興味不
淺

與張石川

奉到教帖因歸思之閣下本文獻邦中巍然文獻家
蔚然文獻身計自中歲在國誣濡文獻已光吾中知
閣下四體百骸九竅無一不文麟想宿世有緣之骨
名公翰藻

卷六

主

乃辱久存是以純文被洽生死得所大幸大幸今觀
所奉諸文雖醞釀多端其宣布則自川老結知以來
漸露漸博至於融液浚翁開其端川老揚其波衡老
諸翁橫其瀾老頭皮不孔不墨一箇古恠狂人強名
曰善遭逢諸善類得之也百世之下將謂真有若人
豈不可憂以川老任此公議必盡力扶持終惠可耳
不然天下病之若教而不變先王法語其語具在又
如不率則皇天降罰于時繹思將或不能自棄亦不
敢自絕于天日乾夕惕庶幾省訓堂友也恐懼之狀

何可云喻古冲文得龍池書周旦桓圭袞裳也雖魯
公家廟碑何以加諸想一代盛時均有此名世之業
獨廁名其中若天下慕之是以不得公權之書當世
少之麟見龍池書而不見此書幾成子都之眇婦當
造請曰川老金針撥轉瞳人矣學顏者無慮數百家
何嘗到此章甚幸甚已借得脚力一牌巍然所助不
小萬感萬感

又

仰惟先生素愛已深入麟之膚裏發諸藻雅若草木
名公翰藻

卷六

十四

受氣于根而以秀以實于今至鶴壽之來鹿門諸項
處分極矣不能名狀惟時祝千歲願先生為壽域中
第一人也忽忽歲暮仰計華誕不遠跋人抱膝未獲
堂拜會周甥以其母之故至此玉潤不減襄敏可以
代僕託其造請麟已拜渠渠必能拜公千歲千歲千
千歲麟已遙祝薄儀馳獻伏冀鑒存外平山真筆一
軸隨上世苟無仙則已有則風神固應如此望其昂
藏飄飄健步彷彿我石川但不冠忠靖亦書有小詩
非慶壽家法不文而真朴有如此圖章以知已別作

一項區處庶術訥之士有措足之地也

又

麟平望別來仰而思之公心何厚麟報何疎能詳癸丑一歲即可盡百年公案麟沐浴甘雨舉世莫知知麟苦寒則示以深隱之豹至於喜雪則遺以可齒之穗區區懷之有生之年喫着不盡也一扇清風使人魂返故鄉豈直飢寒之中骨哉匪麟有是心拙妻亦有是言垂鑒庖丁出先大夫之臣似樓舟中更享其所和之味奇甚奇甚第大賓在前咀嚼不暇味有不

名公翰藻

卷六

十五

畫龜鼎僅一染指歸有餘憾麟有乳羊而不獲烹不逮岷山多矣藥物一申足慰愛才之志君子豈真以飲食為輕重哉來示云云甚得道理公能於馳驟之際雅中和鸞之節王良未必能如深服畫冊精絕不凡使予塗抹可惜若兩徵車又奉宣無法俱損雅志似樓公得之必曰張銀臺老矣何以災此奇物麟直愚而已矣因命作書頗不愜追思衡翁嘗以祝枝山數字見投似亦勸麟進步今思之已若夢中煩盛使為訪求他日有命當一二似老馬思奮直一咲耳春

江畫冊遣行煩昂言謝曰明良在上無凍餒之老矣况食天曹之王肩攜似樓之佛手雖王母蟠龍漢皇仙掌未足喻也八十本非奇壽此後或加日月端由君子同有是味者想同有是謝幸勿見遺

又

嗟乎區宇本大禍生則小人道本強不脩則弱北虜之患東南何與今日倭寇與北虜何異人老計疎可咲由是財賦之鄉化為戎馬不知何地化為財賦今倭有轉箭之驚將無徵兵之理况沴氣相召穿窬作

名公翰藻

卷六

十六

于比鄰縱橫生於俎豆是則患在几席之下皆北虜南倭之餘毒也敢問公等罷兵息民當是何時石川入贊廟謨揮戈挽日固未可必辟地辟色古亦有東海之濱北海之濱聖人居之踰河蹈海或為廬下之春或就步兵之酒遠而挑源近而醉鄉皆商山之類也此則人人可學坐而待亡所謂遊人莫逐吳宮燕吳宮火發焚爾窠善類為朋更相勸戒此其時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豈亦權謀術數之鄙邪却走馬以糞天下未有日也出位之言不名

又

仰惟君心何厚初東夷犯順無川不到君川鄰近若
憂家之徒進謀總統退飭塘宇日無暇時世家如此
郡邑亦寧乃灑然若無方以區區上塚為念問遺既
周面示尤切至損詩酒之資以壯行李計別後當坐
對空樽日嚼杞菊豈不自苦奈何天復苦之毀傷屋
廬爰及琴書母乃濶略之甚納言不需君祿久矣今
又若此已若無家豈無厚祿故人或知之當一處也
弟孝先之腹便萬卷固自苦耳天乎天乎大任未
名公翰澤 卷六 七

降空乏先至比來播遷筋骨心志煩頓可知方聞變
之初謂崑有巖城正恃先生知我我可以宗而主之
高松在前女蘿施之豈料桃蟲拚飛百城振動麟婦
至金衢警報兩飛士人行者皆舍舟策馬有家累者
皆舍館待定麟以犖犖琴劍車輕路熟不吟不眺身
在暑前災危得免只到家惡緒紛紛比耳鳴腹痛只
可自知不足以黷此中治送終之事坐以待盡入秋
體力差可又復謀生乃專人馳候因黃子得見風雅
之刻厚心忘已何以為喻黃曰石川老先生處困而

弄吳中衣冠合慕風神超逸社中諸賢皆不逮也麟
乃曰丈夫不淫不屈不移此公可謂兼有之矣麟于
陽山風濤之變有以知之惟其定耳近來啓處何如
行窩何安仙眷郎君非僦居可廣及門之客幾人想
揮毫吟灑不讓杜陵歌叟庖丁能無改乎想勝事固
多不如意者亦有汝明曰滿城追崇如雲如水老先
生如神如佛不知飯顆山頭亦能消滅蒼耳叢中豈
無勾惹微服不如珮玉理也麟心懸懸麟于此當東
而西亦運數使然今名臣開府百司生氣大綱大明
名公翰澤 卷六 大

疹毒全消獻功奏凱以舒主憂君等秉筆書勲以酬
大業劬勞安宅只旦夕耳麟以老骨出遠自危自恐
生意無多常夢夢也此中友棟塘與石川甚動以為
區區如侍左右麟粗復不詳棟塘不解得真耗可復
之天目山人非草草者棟塘文物僅有一樓亦厄於
火諸不上樓者猶存淵明遇火今和陶之作墨色尚
新傷於火也何君子之多難邪想文明氣象宜爾近
石菴宮保亦遭鄰火公拜之風返百物無恙只此當
永光社長靈光巍巍不可頌邪麟何以喋喋憂切思

長不覺醜縷又思先生一航常似米家如蘭亭護持者尚多汝明載曰坦中風雅當如煨燼之餘亦可以例推感石川不事家人生理僅有此樂用切拳拳矧悅生之興少損為先生不樂者累日陳札並同雖然人物之妙實存乎人至於玉體者監識百靈之主可置一嘆於其間邪况八萬蠻箋到笥天趣出諸手中豈若他人託形影於糟粕之餘世澤汗牛敢附一問又

麟得延年以石川之仁也只嘗遺我以詩詩曰八十

名公翰藻

卷六

十九

七年住世新春即其時良苦良苦雖然或麟忝竊之過歟抑知已守約之妙歟恃愛一請寬限垂示佳篇小字精妙付之兒曹寶以傳家大字付之表工以張斯文之盛春分前後後公一來終前約以衍來慶不可少也麟今日食似增肌肉似減以服天王補心丹而然或者市藥弗精合者偏重望吾契謀忠信之醫家合和一二斤救度梁孟敬老狂百歲可得麟也踰梁敢忘今日之恩春得藥夏服之秋則生辰吉凶若執事或有勝遊麟將謀之盧巖以開此閑章執事憐

之若勿藥得年相見一咲老聃豈祖人耳豈以梁孟敬為必可則邪不識張果老以為何如鶴童此來真若華亭仙客因其復命切切祈請不厭不倦以俟後教

與陸北川

計自秉節西行一歲間三奉仙語示明誼重士夫進步者能左顧舊老或有之萬里一言足矣所以杜老曰安穩高唐事也若今者有死生骨肉之誼稀承稀承仰惟鶴山之石升菴之跋不謂頽齡繼見德心藻

名公翰藻

卷六

三十

範當與鶴山並永古人或輕富貴而不能輕此必有所重石渠天祿金谷銅駝加災于石非不振躍較之愚溪愚谷衡山湘水似有不同想心遠地偏造物所不靳者故幽人豪士得以騁其奇氣特有取焉不然禹書何以獨在鶴麓鶴麓非禹故跡乃自衡西澗谷中數弓之下疏剔磨洗而後得博雅君子考古辨訛而後傳凡以隔人境其天全也閣下矜念衰窮固已私矣因使我古中制作不類草木獨區區受賜也哉羅池廟碑柳文蘇書豈一賢所專力者麟何人斯濫

承此美何幸何幸今天下之士豈無託名鴻筆如區區者百世之下豈無光恠奇崛以斯謀斯業酬君者傳奇之事自昔皆然第遇不遇有幸不幸也惜乎言行膚淺不足以煩北川大儒是可憂也

與凌藻泉

困憊歲餘得手書幡然振動魔崇為之退舍喜閣下澤行於邑而道成於家邑政得之士論徵諸道路家政得之勒文伏想練溪先生敦仁藻雅昭升上下可大受而弗一小試含章永貞此仁人孝子之所不能

名公翰藻

卷六

主

文

處勒文多矣閣下行之駿惠前脩而廟有鼎彝不獨收著作之華勲也辱在切磋之下者豈以言語例論集窮得一小冊是溪長而深練如飛瀑湖月失其光而海風得其委敢以藍青俚說陳於賢高梓之間戮力疾獵求頗盡卷帙掩卷病作者一日初得而驚驚斯閱閱斯暢暢斯喜喜斯躍躍傷吾足且痛斯怨一心之微一日而氣候不齊吾病固宜也匪閣下大施設能奪吾氣先弱而重以故義新勲一寒一暑維十年前亦未能勝也是父是子豈人人可跋及哉詳

示腆惠皆奪於勒文失吾故步大罪大罪

又

病魂讀二集日無餘力今晨少蘇再誦手教暢別已久前後無論歲月形容常在千里追存闔閭回獲留放令人坐春臺中百物芸芸彼此睽業雪消雲歛真健筆無雙豈獨黃丞相蘇學士軒輊有雄辯哉今人加災梨棗豈皆是物君既有此大美三釜三千鍾何足以為練溪有無哉孝德已詳別楮茲因所示書又復瑣瑣皆愛才之心隨德即興是以辭煩意復即刻

名公翰藻

卷六

主

文

又讀至陵溪父子璘珣輝映泫然淚下僕以今手書求公其管窺也乎豈惟壯病今日又病病不在是且匪擬以慄而戚戚不已老心亦有時而眺乎此可與十九年不寐者言之也遂什韻而藏之枕簟烹茶襪履非凡聊以悅心而憂其真跳七十九歲眺亦晚矣墨尚未試玄覽在茲安安將不在茲乎多謝多謝三見來使愿謹可念不異黔陽熊掌老人二十六年事可

勝慨仰

與吳月山

聞考最將止上雖榮行而勞攘也計貴任一考尚未有轉遷之者且故舊亦少似宜遲遲但執事之心决功名之際不敢多論想吉人自有天相登途保愛僕株坐漂城延師教子生理日微兒牖可學比前不同敢為至親告翰來養生一事其玄關一竅中而已矣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合二合三合四以至無算莫不皆然所論藥物全是只無火候終非至訣第古人傳藥不傳火其候甚難歸根復命正是緊要去處妙在存想存者吾神也

名公翰藻

卷六

壬午文

性也想者想吾身也命也存則歸根想則復命存想不已內照光明心不動形都泯羣邪退聽於是樂得火行不運而動不煉而化然後一氣居神常伸於萬物之上未論飛升大道不遠日月恍兮其中若有所立亦不凡矣真如聖果予生淺見何足以知之綿綿若存惟翁留心下學至於上達必由心晤實所未到不誕

與施吾菴

日者晉拜章草然高門上下內外雖秩秩曠十餘

年而喜見真朽人之大幸也歸路充然豈特一日飲食恩義之厚哉且掌珠之慶曾不踰旬麟又於此際及門豈亦湯餅有分之人邪敢以區區壽年為郎君祝麟能勉強逾百不亦可乎一咲一咲貧窶無以為禮輒有金錢以為珮帶之物雖一鈎之微而長命富貴四字或多於萬金冀如所言為慶豈有量哉吉行與吾兒謀作長亭之會事切阿牖當百計追隨不後如老朽之不盡于海濱也真切

與李友竹

名公翰藻

卷六

壬午文

聞送喪之闈雄哉雄哉要得長興寧靜須猛將一負打合包龍圖協力治之大則調兵小則畫法黃小峰也不濟事阿狗言眼珠打出隨即放入亦不介意必有此等眼珠方稱此等手段漂陽蠻不逞言也一咲一咲四山陳媽小浦翁北溪翁面上俱有掌痕佛惠面上並無一掌終是佛力護持今後只宜念佛

又

古云投桃報李翁遺我以李而今又有甜桃種種爛然盈筥雖方朔所偷未必過此勸翁圖之益真味真

色西王母家空有名耳大嚼深感不自量輒有稷米
數升漫往麟見吾夫子之祀必有黍稷又出后稷聖
人所樹麟自勸工不在種桃之下倘少輟膏粱之味
一煩見意若以桃李之門方之則大可笑耳多謝多
謝

與李養靜

日來有牽牛而過堂下者今執事賜肉不以其他得
母戒乎古人聞醢即覆所食醢魯醢非衛醢也以其
似耳今吾不敢覆以尊者之賜也吾弟為作脯曰行
名公翰澤 卷六 主已
人得牛邑人之災乎亦苦於解紛乎弟如射牛麟亦
作脯而已一咲一咲足愈當拜未間皇恐

與凌練溪

崔氏二卷本佳豐家健筆奪其古雅之半矣此當再
會公及文化時聯句了之近來一味偷閑不睡不見
客不飲不見筆研折葵觀槿或把楊枝臨水日優游
快活耳矣公又以歌咏役我耶即有歌咏不成章不
足書歌竟隨煙雲即時斷散安能與人間為推敲苦
辛之狀乎一咲一咲

與李友竹

廣心堂蘭花盛開思與翁對坐啜茶風味不減野蔬
亭下所少者肥鷺白麴適意處正不必事事相同况
半鬚一來百年無事未卜歸皋丘開咲口董老五十
造墳九十住世向後未必何如想天開壽域一例施
行竹翁處二者之間真訣有聞幸以見教開懷痛飲
毋負綠野堂中種花本意不拒幸幸

又

東原吳推府已從箬溪之子遊於地下矣竹翁振衣
亭成能來振衣者幾人關山八千風塵一極極目愁
雲滿旌酸雨謂人生朝露誠易乾也可傷可傷今後
遇飲須當盡醉不宜代之以茶一咲

與王槐雪

黠援仙丈固云有罪然滿闌秋色麟多取之而不為
貪絕勝金蕉之賜謹謝雅愛更聞翁有不盡之情麟
豈無不盡之意公勿真訝以為貪也然受用過度失
我本來又非麟之福矣何如

謝箬翁紗厨宴東

紗厨之惠西林先生雅致出格若止以金贈公不愛千金何有於此止以帛贈公冲素自如紈綺靡麗非其所尚又何有於此且金帛積亦能散為造物所忌昨見紗厨高爽洞達非金非帛而意興逼人靜可游息動可徜徉春宜遲日夏宜清風秋宜明月冬宜獸

名公翰藻

卷六

七

測使虜騎秋高未退邊圍未寧君臣之憂殆不可解而公方養靜東山透出玄關紗厨寄興莫可限量雖蓬島安期諸公亦止此矣地上行仙非公誰與耶更願時檢道經益究玄理調和七情櫛節五味多蓄名香遍植嘉卉鶴髮朱顏優游百歲造物不忌大盜不取則西林先生之惠豈有紀極耶晨起有感謹此附謝

顧璘

啟揚遂翁

伏承遜避大位堅閉戶鑿垣之節天下增仰我公赴邊日璘嘗獻書有功成身退之議其時主上止以邊事見召故為公深計亦唯始終使命而已今聞主上虛端揆之位傾心見託側席以待此又一時也且朝著之間情志乖隔士夫隱憂如膏蘊火此非有耆德重望者主張消弭於上後事固未可知我公素任天下之重固當捐已奉命就弘濟之大業奈何謙謙凝滯與一節之士論尺寸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不過若此璘恐天下望治者遺咎前啟輒

名公翰藻

卷六

八

盡鄙言公幸勿以為佞侍老母疾不能多文然語亦止此伏冀早決行計天下幸甚

啟敬所蔣少宰

先民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君子之道信無踰此三者矣五帝之臣渾然同化三王之臣除亂致治故當時蒙澤後世稱聖蔑以加矣春秋而下賢人君子不能以無為為德又不能有為以樹功於是引先生之道而推已所志載之空言以垂後世若孔子孟軻以至楊雄王通之後皆是也言雖有鉅細

醇駁之殊其心一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桓譚謂嚴尤曰楊雄之書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王通亦曰帝制絕元經興斯一聖二賢之心略可見已唐宋以來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之屬抱道遊世或寃逐囚錮不究其志各發為文章斐然成家固已下立言一等矣然亦傳之至今不朽由是觀之君子之道不在彼則在此章章明矣璘少舉進士得從先生長者游聞先王之緒論竊亦有志於當世之務于今蓋二十年矣三為郡縣之吏力不逮志徒勞無益恥飾厨傳以稱過客而不能奮然遠于俗慙閔轉死之民思以仁之而不能釋鞭箠征科之格食人之食厚遺其憂不辭其名而悉去其實故刑禍流竄皆天之所以降罰也雖去更效一官亦若是止耳是天之降才本殊也今已曠父母之養捐子女之愛筑筑一方吊影而處此固非得行其道者也程量所有其賦命厚薄亦審矣其不可與於功德亦明矣傳不云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幸今齒髮未墮耳目之聰明猶可肄講習若碌碌待菟曷若退而深藏從東南隱君學士考

三代兩漢之書以上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學為文辭得少比楊雄以下諸君子之下列生無忝於父母死不與草木同盡不猶愈于已乎唯門下愛璘過甚即魑魅之齒奪而置之衽席之上是不忍璘之身遽滅歿也而況於其心身免於其道乎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子之身固門之小子之所依也璘之視門下蓋若此昔者房玄齡開立功立言文中告之以量力夫力者才之限也時與位亦存焉量其固陋策以終始在門下察之而已近所作雜文數首

啟幸菴彭公

自公之西天下之人莫不惋嘆而翹望者至若受知抱德之徒則又倍萬其情亦非有所私也近日獲見所寄葉侍御一之萬里神交卷其於兩河往年之恩戚感動念一誦一泣嗟何以堪乃知大君子推心汲引往往如此真泰誓所謂休休有容者也師仰何已

伏惟 聖君更化天意將興太平必先召公天下所望必有以相副公之所自許必有以比德伊傳使後學小生知賢聖由人不多讓往古也無任馳戀之至

寄陳魯南

數月不得公書馳念為勞前此嘗數奉問次第想達人面俱望示報深山遠海絕無足音之及幸相恤也聖主西巡賢公卿論議必確扈從必衆此無煩遠臣憂者所慮民不勝役府庫不足供餉奈何奈何公未嘗歷外任外之事尚有不及知者璘備嘗之矣今吏

名公翰藁 卷六

世三

治類癘民病已在膏肓非盡去害治之物雖伊皋不能化斧鉞不能禁今 萬乘一旦臨幸督以征伐恐失期誤事關係非細此則遠臣所不能安席者也奈何奈何

又

春來數奉教札知薄領意淡烟霞興濃固高人之本致璘忝相知又在林下何必隆虛獎而拂實念然執事事體有未同於虛薄者數端璘早仕宜早退物理也仕宦悉在冗局非就林壑幾誤此生於身宜退也

又疎直之性與人多忤無大過惡動輒遭謗身非木石不能不動於中得失輕重何如哉於人事宜退也官已至京臺京城出入得免貴達呵辟分宜退也執事高才晚達羣望屬心未宜退久處玉堂方試旬宣下膏澤於斯民宣風猷於列郡未宜退威德廣容所至尊仰所謂在邦必達也未宜退黃閣伊邇引退衡茅家在京師出御款段貴勢辟除不避耄老雖汪度不校甚非尊賢老老之體故少需一遷以成雅觀非狗俗也未宜退已與賢郎輩諄諄言之想道詳悉萬

名公翰藁 卷六

世三

萬垂聽承寄下先君輓詩就墓泣讀何任悲慟交情世誼感刻肺腑璘今春長居墓舍舊時草堂移入山中數舍四面竹松號曰松塢前通古道可步尋諸寺有福全古曇果斌諸僧談禪和詩皆有能事後有崇岡飯後一登南對牛峯石巖西望大江令人灑然忘慮去公別業僅可三里仲子亦嘗步造它日與公樂事無窮只少耐耳胃臆之語不敢不盡於左右焉不以為陋前手書承道所不遺故舊數事及寄劉邦直書此公至性在僕何待今日乃知士大夫以心術

為根本以倫理為植幹以學問為蓄畬以事業為結實以文章為花葉雖不能備不可不勉近來習俗直以聲勢相加面目可醜謹閉門退讓更復何言東原近衰多病視之令人損歡許尹明最宜數造閭里後生譏評不已幾至生禍可發浩歎文衡山老性寬涵畫品精進秋間欲迎來傾倒數日世如此老亦無幾人王雅宜病後詩律甚暢但柴瘦可危吾鄉印岡諸公俱健但少來與僕共談耳因和詩奉復湯至此際勿訝勿訝叅對未有期伏冀多愛是慰

名公翰藻

卷六

三

與金仁甫

自四月上浣奉辭足下命駕故鄉五月乃至墟墓榛蕪裸獻無所九族凋匱禮廢莫舉顧之恨恨不能為慘然內無廩餼之餘外不可邀郡邑之助含痛忍情以俟來日知如何也東吳名區雅稱偉觀僕性疎野以賞為好先圖陟虎丘之顛泛震澤之渚訪僚差之宮弔離胥之墓窮搜陳跡下達韋白招要豪傑演繹風雅勒名紀文傳之百世亦何偉哉然至樂難遽佳期不常遂使俗態忤心天弗佑意既鮮仲林含薜之

愛徒有孟公閑閑之困未沾仲舉下榻之恭已蒙子思溝壑之辱僕負桎氣豈能堪之無以炎溽相仍將迎困劇故婦念過疾賞趣潛沮沛然言旋寔非悻悻所幸接諸友生多所茂異若文璧蔡羽徐禎卿邢參之徒藻詞成章雅論合則雖方古作者未能卓然而碩學茂才固今之雋傑者矣每一接席款語移日逸氣遐志頗協鄙心勞上遠征負此為得傳曰見賢思齊焉詩曰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外覽諸賢內察淺薄豈勝自喪用是負形穢之恥亟思齊之心無旬以來

名公翰藻

卷六

三

愧近毫楮紀行之冊緘白而還歲月且逝盛名難立唯僕與足下及賢子弟共勗之耳臨風草草聊述下情鑒察不宣

荅友人論文

僕聞達者痛乎卑俗狂士亟稱古人雖傲睨凌厲廢中和之經然曠志峻節固一世之雄也僕度德程力不逮懦夫豈敢望此事哉然思不弛心語不輟口著之毫楮呈之友朋至再三而不厭冀豪宕之士一推乎此使已據懷古之幽情釋悼世之積念耳何必在

我邪夫文章士之業也孔子脩六經以建百世之則而百世弗能述蓋折衷理道之極經緯天地之章子淵不能得其止游夏不能贊其辭身歿嚮絕亦其然耳下是左氏蜚聲於東周莊生逸響於蒙土靈均哀鳴於漢上太史建議於西京誼舒子卿淵雲褒向揚芳擷藻前後相屬而漢之文章炳然於金馬石渠之署雖純疵相形遐邇異趣要皆作者之殊列也烏可訾之哉僕雖彈力竭智不敢望其下體然仰探六經下逮數子未嘗不拊膺擊節慨然速懷執事之才百

名公翰藻

卷六

廿五

倍于僕其於古人皆可超其躅而拊其背頃者獲讀拘虛集所載才麗學侈誠今聞人也惜其選義沿近習體物乏沈辭比量作者尚出其後豈徇俗之趣未盡納諸古哉獨長書十餘章宛悉情事讀之恨恨填詞數闕輒諸宋人吾愛之重之而不為執事稱者先其大耳夫今之同志寡矣同志如執事才且茂異復爾半刺誰能默然蓋登危者駭步入靜者疑影今之視古豈特危與靜已乎吾恐既疑且駭則必反走而下趨矣執事不棄謏陋惠然下問僕亦不揣本末謬

進不慚之言蓋友道責直諒君子之愛人非苟為姑息而已昔劉季緒才不如諸賢而好詆訶文章曹子建論其非吾固謂子建失論也今有南威西施之容畢粧而鑒焉鑒之所不及在側者能誨之豈在側之容固美于南威西施哉妍媸都鄙其辨一也如有不自美其容者僕能效在側者之勤矣執事母內罪之

與葛惟源

名公翰藻

卷六

廿六

詩皆明真心非虛辭比僕誠不能通解字義難究旨歸似所引用多用內典梵語然吾儒讀內典有法先須勘定是非然後取所論真妄有無大限以證吾心虛靈之源或有參悟之益若博引強記務韻梵語以易華言則馳心外長不唯失真空之本且增一障矣足下謂非虛辭又增一障矣經云口有四惡綺語其一此非綺語類乎夫道則華夷同也其梵語即皮衣腥食之類不可施于中國足下將舍中國膏粱純綺之美而從彼衣食乎必知不能奈何獨欲嚴其言語

乎韓愈有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非聖人之志不存僕甚尊信其言學苟得韓氏亦有基矣母甚高論先正所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不知返也足下鄉國後來之英僕恐涉賢智之過故數數以此進交淺言深極知不宜要亦好賢與善之誠非有他也唯不以慙直見罪幸甚奇書不必搜訪玩物喪志亦在此等唯一意五經漸漬餘書自覺無用矣內典姑俟近老讀之用消塵念今方有四方之志恐為其類墮耳

荅聖宮保

名公翰藻

卷六

三十七

往者河南之盜攻城壞邑吏民懷慄莫必其命荷門下受鉞而臨之一鼓殄滅頌功之士咸謂其邁絕今古此固英雄之長略賢哲之異才出于尋常萬萬之上乃克致此下視璘等齷齪尾瑣之流奔走廝役之吏不啻蠕動小虫何足動視若璘等亦惴惴奉職祈得免罪謝譴足矣抑何敢望階城之末光乎唯執事海納日照纖細不棄視璘孱懦尸位不以為不才捍禦無效不以為不武飲至之日達于聖明薦于冢宰謂璘可任于時璘方獲大罪拘園扉之中故舊親

知莫肯相近恐禍之速及獨門下昌言如此使垂淵之命增九鼎大呂之重非唯得緩刑殛又得一命于善地父兄妻子之感雖九死不忘豈能報之直嘖之耳四月已抵家得見父母南風方作未得赴任候秋後乃可行西望勤拳之際聞余錦衣有南使之便少布區區伏惟照答側聞蜀寇之平又在旦夕益仰大賢之才歷試至難無不底績它日國家大事大疑係屬天人之意固已定于是矣欽慕無已五溪氣淫熱軍務多勞伏惟為天下珍愛幸甚

名公翰藻

卷六

三十八

啓唐漁石中丞

璘塞拙踰伏無所比數自分填壑久矣乃聞高明不鄙謬見引薦初聞丹旌大理之傳自量非類必無此舉昨復聞之東溟叅戎雖過情可愧然不敢不之信也猥瑣小工門下何取引以代大匠斲邪古人有言少也不及有為今老矣無能為也璘今已及其時望門下勿以為念也自門下入京璘倏辱恩命遂叨此任此必門下以不肖誤當道之聽今既數月矣獎精殫思冀以酬知己之遇畢既衰之懷如理絲益亂割

哉益閔竟不得其條緒中其肯綮無所短長之效已
可見矣非敢不忠力不足也旦夕當且引去供養老
親願門下勿以為念恐損大智也因郵吏上狀略陳
區區以伸謝悃萬萬照察不罪遲後幸甚幸甚謹狀

寄李元任

公前年留浙因與諸監司少合僕傷於虎者故特遠
嫌疎問想不訝德安之拜知公必宜於民而垂於俗
後聞果然敢不謂知已耶昨羈寓京師士論咸與僕
同乃知君子貴在脩己毀譽禍福誠不足輕重十月

名公翰藻

卷六

三九

至台見周同寅稱公行節政治並儷古人益增同袍
之仰願有告者時人之情與古道殊絕居今之世行
古之道必大同小異而後推行之遠所謂智圓行方
則其大略也公分寸具有尺度鄙懷所畜湯以請益
如何如何晚休聞周公子早發呵硯草三言不能盡
餘惟保愛是願南坦山居甚適昨當道又將置諸羈
紲之間造物戲弄如此良可笑也

遺七弟英王

四月十八日鄉人謝鉞者馳傳至州始知吾弟得舉

進士殊為喜溢父母兄弟在家當復喜甚也書生之
事且脫章句之習為快何如念惟吾祖宗以來隱居
吳中躬耕山澤勤苦淳厚不侵于物不戕于天昨過
展墓會諸族人尚不識城市之態即可知前人矣祖
父二世遷京師富而能散循禮敦義此爾我所親見
世積之慶初發小子德誼淺薄不克負荷故踣蹶屏
逐至於此極天其意者在吾弟乎朱張顧陸乃吳中
大姓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要在有道者乃能振揚吾
姓不顯久矣近始有二三人發於鄉曲雖派系不可

名公翰藻

卷六

四十

別要為宗人吾弟可不勉乎吾弟固宜取第然文蔡
諸君尚失鄉舉此豈可謂非天乎天之所厚必有其
由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大可畏也嚮予入官少於英
王不知仕途情狀徑意直行至今二十年矣雖復低
眉歛衽趨走堂下指其頂者猶衆過誠在我古之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况予德未盛而貌又非愚者乎妻
師德不拭唾面王文正不發過于僮僕推而廣之何
事不忍何人不容有容乃大有忍乃濟理勢所必然
者予經憂患始克覺悟願強其志姑弱其氣非教吾

弟誥也景前溪吾友也嘗友視吾弟今已為坐主吾弟直當居門生之列蓋昔者之友生於予而今之坐主生于吾弟固自有賓主之別不可苟也若已誤當即改之此名教中所重勿徇其私朝中諸聞者多予故人徐宜請見勿與抗禮古人云大賢吾師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此成德之資脩身之要不可不勉進士無職事慎言動動朝叅戒嬉游修文藝此其大都諸不能盡前谿必能教之所患吾弟聽之不察行之不力耳珍重所欲抄崇雅文類今更名古文類書更

名公翰藻

卷六

中二下

少善書者後當抄寄然此書亦未定云俟勘詳也即今且取五經六子史記漢書離騷及李杜王岑諸公詩晝夜諷讀更進一格自見得別文選且緩看魏晉以下枝葉太繁恐為所蔽同榜中有三原馬理者聞其為有道之士宜朝夕與游且致余意四方名士予不及知之吾弟善交之併報余知也廣平都進士及開封李川甫諸君全州陳蔣二君宜與薦厚蓋三方之人視余不薄報施欲相稱耳余居此風土不苦但速違父母少音問征徭訟獄無惠於民久在仕途今

復僕僕飭厨傳以稱過客舉鞭朴以急催科大不得于中耳若可遣且苟祿候之如更拂意便乞東歸矣既有吾弟門戶不墜余可釋負也與兒已知向學舉業舊文望寄付之

與陳鶴論詩

與足下一見即出郊居野人歲計牽繫不能不然無足為高明道者念所論詩說衷臆耿耿未盡略為一談國朝自弘治間詩學始盛其間名家可指而數今已去有集傳世者三人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

名公翰藻

卷六

中二下

人各有所長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皆準則古人鍛琢成體純駁優劣可略而言大抵皆作家也今雖後賢翹起孰不同聲歸許哉然三賢皆余友嘗共講習而商訂之者知其淵源所自未嘗不擇法於古人李主杜何主李徐主盛唐王岑諸公皆因質就長各勤陶鑄是以立體成家咸歸偉麗夫豈苟然而已哉詩之為道貴於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蘊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樣韓昌黎以及陳后山諸君是也李尚國風而虛其

唐其蔽也浮溫庭筠以及馬子才諸君是也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為歸冲夷有餘韻矣其蔽也易而俚王逮白樂天以及梅聖俞諸君是也嗚呼諸君並名代之才而學詩之蔽猶至於此詩可易言乎哉余又有說今世論詩者言風雅則妄耳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今賢雖衆傳能譽議則詞林之規矩在是的是矣舉六朝則曰靡弱舉唐初則曰變體未純雖承先生之常談其實確論乎外是謬矣奈何臨楮灑翰率就其所非而棄其所是綴疊雙聲比合五色

名公翰藻

卷六

聖

雖呈燦爛寔昧性情豈中道難從而偏長易勉乎抑新奇易以驚世乃違心以騰名乎杜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悅於目前也或者謂楊雄太玄可覆醬瓿桓譚以為必傳顧吾與子不及見耳斯所謂良工獨苦者乎余老衰不能復振幸皇運之休明慨英賢之太過抑遏莫語安得不盡於足下哉載觀前代之文弊萌於所勝變生於所窮感表相因關係非細漢承已泰縱橫之餘建武一變文章爾雅其季乃至委靡不展唐變六朝開元之

意幾復正聲宋變五代元祐諸賢遂倡道學及其季也各有纖瑣繁蕪之陋文盛則運盛文衰則運衰莊生曰世喪道也道喪世也世與道交相喪也可謂洞見幾微者矣國家今日之文不知一變而盛乎再變而衰乎不可不深長慮也足下示教新編雅志高邈將以揚風雅之墜緒故辭旨氣格直追李杜而上之展讀再三終夜忘寢特其間六朝唐初之語時亦有余竊疑焉豈風俗之變賢者不免或衆耳難估苟為同聲與是二者皆非足下所宜有也間稟獨見

名公翰藻

卷六

聖

必有定說千萬開教以祛茅塞幸甚

啟序菴公

山嶽出雲小草亦潤大賢廣度微才必收故秦誓表其休休周詩頌其濟濟恭惟門下首秉國鈞風動海宇恢大綱而羅細類挽熟物而濯清風士類彈冠民庶帖席臻久沉山澤之癯遠兼節鉞之任感恩知自俯已懷慙辯通國之匡章罔疑衆口起居家之蘇軾獨斷一心普竭迂愚期全晚末苟無孤於任使尚何計於驅馳

國朝名公翰藻卷六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七

王守仁

荅徐成之

與黃宗賢

與王純甫

與黃宗賢

與楊仕德薛尚謙

與劉元道

與胡伯忠

荅聶文蔚

荅南元善

荅佟太守求雨

荅毛憲副

與安宣尉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七

與王晉溪司馬

寄楊遂菴閣老

與鄭啟範侍郎

寄何燕泉

奉家大人

王廷相

與郭价夫

荅段時卿

與張羅峯閣老

荅楊舉人愷

荅吳宿威太守

與郭价夫論詩

寄曹惟德

張邦奇

與馮子和

復霍渭厓

復周玉巖

復祝太守

陸深

與林見素尚書

荅朱世光侍御

與楊夢羽

與楊東濱

與曹茂勲

與徐伯臣

魏校

與鄭希大

與黃起亨

與霍渭先

與張常甫

名公翰藻 目錄卷七

與錢元抑

與方思道

與唐虞佐

與蘇駕部

荅黎世謙

荅施聘之

與錢治徵

與彭通判

荅王長沙子正

與霍渭先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七

吳興凌迪知雅哲 選

王守仁

答徐成之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悵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

名公翰藻

卷七

一

吳興凌迪知雅哲

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勵自立衆皆非笑以為迂腐成之不為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得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為助近為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

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着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亦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與黃宗賢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叩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用力習熟

名公翰藻

卷七

二

右

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與王純甫

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

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

名公翰墨

卷七

三一

右

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日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

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與黃宗賢

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雁宕之約親友牽絆非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徃值烈暑阻者益衆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相期侯宗賢一至即徃又月餘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彷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徃返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其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

名公翰墨

卷七

四

與楊仕德薛尚謙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憶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諸賢勉之

與劉元道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

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徑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名公翰素 卷七 五

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裁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信筆草草無次

與胡伯忠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

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立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免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猷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傑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書惘然如有所失

答聶文蔚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固為是而以

期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
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
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
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
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
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
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
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

名公翰藻

卷七

七言

善而襲以為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恣以相
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
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
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
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
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絲絲籍籍而禍亂
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
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
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

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
笑而詆斥之以為其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
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
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踈顛
頓板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
於其傍以為是弃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
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
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

名公翰藻

卷七

八言

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喪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
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
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為病狂喪
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
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
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
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
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
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達士且曰是知其

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仁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斯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

名公翰墨

卷七

九

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已任顧其心亦以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

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者循是以充若決河注海執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願與二三同志講而明之

答南元善

得寄書因歎今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

名公翰墨

卷七

十

奔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于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枝藝之樂又或奮發于意氣感激于憤排牽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后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遂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弃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智本自

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
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
賤之可憂本無得失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
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聽矣又何有于聰目而非良
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
以思與覺矣又何有于睿智則又何有于寬裕溫柔
乎又何有于發強剛毅乎又何有于齊莊中正文理
密察乎又何有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
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
明睿智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
之中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
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于時刻乎故凡
有道之士其于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
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貴貧賤
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于太虛
之體固嘗廓然其無碍也

答佟太守求雨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

名公翰藻

卷七

七

今蚤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惶
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
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
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
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
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
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
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為之王者減膳徹樂
省刑薄賦脩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于山
名公翰藻

卷七

七

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
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泮誠
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
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禁而
不專倚以為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
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寮屬致懇乞誠雖天
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脩旬日之內自宜有應
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然以誠使可有致雨之
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

名公翰墨

卷七

圭一

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
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
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
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
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
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
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

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不足以為辱然
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
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
已又弃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
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
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王侯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
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
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
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

名公翰墨

卷七

圭一

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
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
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
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
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
某也受教多矣

與安宣尉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魑魍

則其所宜故雖風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亢者然省愆內誦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

名公翰墨

卷七

七

敬受米一石柴炭鷄鶩悉愛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于鄉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又

城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幾千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可增也驛可改也宣尉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良民亦守土之常職今纓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尉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

名公翰墨

卷七

七

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逮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

又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姑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種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

名公翰藻

卷七

七

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永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標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

自平安氏何與而又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

名公翰藻

卷七

大

有楊友酉楊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問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安安氏之所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耳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

來之福幸熟思之

與王晉溪司馬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為難而能用善言之為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游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辨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

名公翰藻

卷七

九

真見其孰為可行孰為不可行孰為似迂而實切孰為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歎仰歎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

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瞶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而可掩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為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率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效其尺寸所謂駕馭遇伯樂而獲進於百

名公翰藻

卷七

十

里其為感幸何如哉適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畧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畧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恣其懇切之情日疲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為訣生死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又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
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指其
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
蕩無遺是豈驚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
獲獸兔功狗也我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
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戕而又且與於追獲獸
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奉捷人
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閒尚當具啓脩謝伏惟爲國
爲道自重不宣

名公翰藻

卷七

王

又

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
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
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
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
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
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驁已
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生徭
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反藉民之

子弟而爲之聞有司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
稍不如意呼吸羣聚而起焚掠居民鄉官吏氣餒
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
堤岌乎洶洶匪朝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
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
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
臨期敗事罪戾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
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于田野非生一
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戚辭隘忘其
名公翰藻

卷七

王

突冒死罪死罪

寄楊遠菴閣老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于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
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
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廼
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已地也悚
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疎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
書案牘已非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
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

病丘園為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至為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襪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先生往歲方秉鉉輒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先生之愛惜人材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為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先生名公翰藻 卷七 王

又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

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忠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

日有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受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

名公翰藁

卷七

五

又

孤聞之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

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晁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歷官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治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

名公翰藁

卷七

五

聞耶

與鄭啓範侍郎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廼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為之赧顏汗背促踏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名公翰藁

卷七

七

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為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疎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為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跡懇辭必不

得請恐異日終為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寄何燕泉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癖平生故舊音問皆踈遙聞執事養高歸柳越東楚西何日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歎可知地方事幸漸平靖伏枕已餘月旬日後亦上跡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柳嶺嵇山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照亮不具

又

兵冗中久缺裁候乃數承使聞兼辱嘉儀重之以珍集其為感愧何可言也僕病臥且餘四月咳痢日甚淹淹床席間耳聾目眩視聽皆廢故珍席之頒雖喜踰拱壁之獲而精光透射尚未敢遽一睇目其間候病跡得允苟還餘喘於田野幸而平復精神稍完然後敢納足玄圃之中盡觀天下之至寶以一快平生

其時當別有請也伏枕不盡謝伏冀照亮

奉家大人

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畧想已知此時寧王尚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囁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氣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賁檄至欲逐斬其使奈賁檄人乃叅政季穀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必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但慮京師途遠一時題奏無由即達

名世翰添

卷七

无

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為可憂耳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帥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決意馳歸耳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為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荒噴不知所云

王廷相

與郭价夫

某自過江陵後不得奉聞起居時惓惓耳向示大作

如入終南之壑萬木森鬱材品具足不可選也嘗謂人之為文如山之生木喬者卑者蓬者纖者大者臃者跛者踈者蔭者並者孤者叢者牙者無不具備斯旨味無窮矣獨愛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繫老子檀弓簡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子莊子左丘明可謂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自有知以來屢欲有所述作絆于官守時乘一暇思慮徒致首尾顛錯况爾歷事未稔遽難述真以示久遠以故不能一名公翰添

卷七

手

言今將入頽景也已安所為以答此生邪徒愧顏造化爾仰公之清高誦公之文詞固不能不感詩論當再上

荅段時卿

別久殊切念想人來承華劄足荷動懇恭諗侍奉之下納福無量甚慰伏聞與東阜公日惟談碁揮毫此地上神仙之樂恨不得奉陪周旋耳會中曾無念及邪今年到南都事簡心閒屢與諸公登遊山水煙霞之福足以酬其平生之懷但非故鄉故人情興終有

不盡暢者臨風把酒北望時為悵然復思請歸有日
稅駕伊邇東林白社行當着此翁矣乃復為之慨然
君能不招之邪第恐待仕者將及起廢者復出乘時
宣力不能悠悠待人耳如何如何

與張羅峰閣老

久不獲奉教論甚渴想切惟相公受知 主上雖古
昔夢賚之賢魚水之歡殆不是過飛詔再起 聖心
拳拳所冀賴益焉矣敬賀伏自大賢兩丞以來援稽
古典矯正時弊閣穆祛除精華宣朗出自囑廊之上

名公翰藻

卷七

主

達諸溥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 主上
聖智聰明總攬乾綱所成而相公即心啓沃秉猷入
告之功亦不為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
病然劫毒之劑既投沉痾之病已脫脉息內融精神
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少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
氣為急務耳然安靜功夫僕不敢盡言惟相公急其
先務 主上操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鄙人
日夜祝天望之矣風便散布昧陋不罪幸幸

荅楊舉人愷

來詩高古但過稱不敢當而淹中抑鬱困拙猶能念
及足見情雅史稱黃霸受經郝伯常著書信有之矣
大抵吾人此身之外皆是長物古達觀之士不治生
不華身不勞已以奉妻子故一飲食衣服之餘視之
若浮煙耳然非窮通達齊生死而為一塗者決不能
此今四海之內謂之名公大人不貪富貴而慕權勢
者吾寥寥未之覩安望後生之士見古高士之風也
哉足下明達踈豁必契於此但今日之事未免亦坐
此病根耳故漫一言之大丈夫蔬食飲水其樂無涯

名公翰藻

卷七

主

寧肯於污濁瑣屑之中與之爭較以自苦哉足下方
來邈矣而不可量也嗟嗟勉之哉

荅吳宿威太守

自松江判袂積有歲矣回想舊履杳然陳跡鬚髮
斑皤已成老翁兄可知矣夫形骸我所自有尚不能
保其元始而為造化任情老少如此則夫人人事升沉
窮通又焉足計此外惟有保嗇神精以盡年齡為要
務耳往年兄曾講黃白之術僕曰寡慾冥心以順壽
筭此自實理煉鉛養砂以變金石道殊不然當時兄

意以僕未達今日所造果誠如何風足有便勿吝相示可也倘鼎中有靈當為兄輸此一籌萬酒皆領內伏謝貺不盡具

與郭价夫論詩

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義備矣哉發我情志

名公翰藻

卷七

圭

示我龜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驚大雅之塗時省一班匪云冥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為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涇渠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堦不親迎也曰侯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

璫華乎而則堦不親迎可測不曰已德之脩也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以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色蘊本根標顯色相鴻寸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數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赴帖情出附輾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

名公翰藻

卷七

圭

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畛不能辨矣嗟乎言微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闡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趨詣變化隨模肖形與

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構情古始侵風匹雅不涉
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
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合辭勢意多不犯輕佻者
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
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汨沒爾何謂
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
瞻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
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論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
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

名公翰藻

卷七

圭

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
治例三焦五臟風寒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
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
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
體裁蘇李曹劉辭各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
之遺調其少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所不能已也久
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視聽開
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
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

物靡不綜攝為我裁品數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美
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我
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
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
謂雄渾冲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
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
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
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
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動其幾優入閭奧矣

名公翰藻

卷七

圭

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
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寄曹惟德

僕抵贛榆即承乏理事凡百如亂麻叢棘草草緝治
今數月方集定復尊官委遣旁午郵路風塵慘人容
顏烏鳥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石荒哉遐矣比
來真覺世事淡淡無味平生馳騁凌轢之態寂爾灰
冷執事將不謂然邪此可與知者道也鴻飛歲暮海
滋天涯相望渺渺寔生悵惘耳

張邦奇

與馮子和

兩道貴治使人忘其為客旅也斯文雅誼一至於斯銘佩銘佩舟中無事得詠新篇遠致清聲令人歎慕然區區之愚猶望公餘玩繹五經四書益廣終身受用之資蓋文詞之於人猶華藻之於木也當其燁然在目自不可少乃若棟梁廟堂具瞻天下則于質幹而不于華藻矣使經書義理涵蘊醇熟然後發而為文固擬諸日月星辰之於天山川河嶽之於地區區名公翰藻

卷七

七

復霍渭厓

昨承教幸甚天下事不可不深長思也漢武所以輕絕人國勢也其深意微權誠有如高明所云者高帝得天下既大封同姓又大封功臣當時王侯咸得臣其所食之民天子為之置相理民事相與守等而王侯之位若勢加於守數等不啻也其妨政害民誰能

禦之漢之所以輕絕其世也今之列侯惟祿食蕃養

又皆待給於有司較之前代惟得衣食租稅者又復

不侔矣聖祖之制可謂至精密矣今凡始封之臣

苟有功德於國家者一切保全其子孫毋使厚德

掩息遶東布章以培植太和猶為美事至於稽功考

世亦自有說我朝開國功臣不必復議太宗翊

運定鼎燕都斥遠夷虜功亦甚偉于時奔走先後功

多可祿自宣德而下間有幸得者似宜別論但須乘

機俟間不允急遽以驚動庸愚之觀聽也管見如斯

名公翰藻

卷七

七

敢敬質乎左右亦因以謝教焉何如

復周玉巖

昨枉手書極知好善之篤所謂優於天下欽欽仰近日監中學人自會試水程外不三五月便得撥歷人無專志亦無定業去年夏秋間得向上者四五人尋亦出去近則未聞好學者也其言語肯及心性者少竊聞之古之人謂行貴而言賤况天下之物多則賤少則貴偽則賤實則貴言本賤也而其偽且多又極於今日今日但當力師顏曾之愚魯下寧為萬石

君夏侯勝不然峽峽焉以所賤益今日之疾誠有所
愁痛而不忍為者高明以為何如語曰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失人於執事復不能默

復祝太守

足下外補心知為屈然時之獲戾當路受其抑固有
甚於此者況事由天定非人所能為耶僕叨第後細
讀五經見聖賢畏天悲人若是其切私心欲得一郡
為之而其路無由後於他書見楊文貞公以平生不
得為守令為恨乃知丈夫所見畧同百年易過富貴

名公翰藁

卷七

无

如春藻耳人生惟澤及民物不負 皇天生我之意
乃為有以自慰而澤之易流今日百司孰如郡守執
事治太平聲實懋著深慰區區至有不寐之喜而來
諭以跪拜為意若有不屑焉者僕誠惑焉韓魏公作
宰相成大功業及老而典鄉郡後進以監臨行部魏
公執下司禮甚恭君子素位而行當跪而跪當拜而
拜苟中乎禮即與飢食渴飲何異而有所不甘耶辱
愛厚不覺盡言伏惟亮其悃誠不盡馳想

陸深

與林見素尚書

黃如吳至都奉手墨高篇并西征全集捧誦之餘如
獲瞻對經綸之才剛大之氣高雅之韻未知古人誰
當為之伯仲也敬什襲為傳家之寶不但師法於是
而已竊念深以晚末辱登龍門嘗獲一言之譽永為
終身之榮此特深之自負耳安意公之忘之也久矣
公於天下士自不薄如深何足為門下重輕自十五
年以來嚮慕徒勤而寒溫之常禮未敢通一詞於左
右今乃始知深自待之薄也罪愆何言恭審即辰台

名公翰藁

卷七

早

嚴起居萬福登臨吟嘯供高明之適想象風流如瞻
雲漢此特公之上首耳若夫精義妙蘊豈鄙劣所可
測識耶無緣執役門下日近道德之光一洗凡陋之
習爾往歲賜告還山中承鄉先生曹定翁先生教愛
扁舟百里每辱過從時一道公姓字輒敬歎移日深
退而未嘗不私自慶幸古之人有望聲光於數千載
之上至數欲為之執鞭而不可得者深之所得者多
矣茲以親老抱病趨朝蒲祚之資遂成早退孤負知
已感歎何如敬和得題令茅山莊韻二首附呈一覽

聊申仰慕之私南望千里豈勝馳情緬冀為道為國自愛以副華夷之望

答朱世光侍御

深獲侍教範極慰瞻依蒙賜款洽榮貴多矣別後審仙舟尚留南浦無任欽企之至延佇為勞比承古經新刻高辭妙翰若駢珠聯璧捆載而來把翫之餘真賁兒乍富令人應接不暇慰浣之情如何可言是豈惟林壑之光且將子孫世以為珍也不盡感謝深踈誕之蹤為世鄙弃恭惟執事宏材正學清裁高風固名公翰藻

卷七

聖

宜激昂雲霄之上而獨加禮於不肖拳拳若是非深所敢當也比日使車至止物情肅然勸懲所及殆出於指使之外此豈他人易以及哉一丘一壑藉之自安又深一人之私感也時下溽暑仰惟行臺嚴凜保愛為祝新涼當携拙作請教高篇俟病間勉力追和深衰老顏情負知為惕臨楮不盡所欲言者

與楊夢羽

久不得夢羽消息殊以為念想德業進益大為三吳出色也欣慰無量姚玉崖東還過貴邑幸清拂一二

聞虞山之勝久矣有小山居可置否能結一草堂相待他日扁舟往來為打乖窩如何如何費當自任也但吾夢羽方將騰翬霄漢而鄙劣以此託之不幾於枘鑿耶遠當一笑餘惟為道自重

與楊東濱

唐橋疲別情感萬端抵家不至勞倦否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尊庇麓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猶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劉名公翰藻

卷七

聖

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悔恨不強東濱來共此為之悵然八月廿一日履任正當木犀盛開山中老樹有兩人合抱繁陰蔽天清香數十里愧無少湮量鼎之公解在山椒四圍紫翠在一指顧間後有小園有方亭流泉時時燕坐耳目清淨可以忘老於此矣知之知之辰下文候何似諸郎進學為慰世相日在念奈何無以振之也致意

又

晚將有佳月別具画船載鼓吹同泛何如拱候適得

和章辭翰雙絕令人爽然繼之以感歎也內典謂世
界本闕陷奈何奈何昨載至湖石數株西堂前添却
一倍磊砢新涼得月能過我為信宿留乎兼製隱居
冠服待旦夕聞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餘面盡
不宣

又

山居初就日有遊人每一躋攀東濱未嘗不在念也
邇日道體何似靜養為樂僕新置二画舸只用四五
人可行約載數客其一設繩牀偃臥其一具歌吹先

名公翰藁

卷七

聖

驅風日妍美即挾以出浦隨潮上下選勝而登或尋
小港以訪故舊即牽挽而去雖滑泥亦可動此或古
人所未有也今秋稍健願念京師同輩多入鬼錄不
能不為之嬰情耳娛老之計聊報知己他人固未易
言也亮亮

又

此發不及一握手正是惡滋味也清明時節樓船簫
鼓行江南道中亦復奇勝三月三日渡江過儀真從
陸抵環滁雨中望醉翁亭甚適自此渡淮泗過黃河

登太行陟上黨涉沁橫沅入晉陽即日將出雁門入
雲中歷覽長城之塞帥諸生較射慨然有北向燕然
之志每當意會處未嘗不念東濱同之比來起居何
似幸自幸自愛

又

深到此麓遣出巡將及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大
率太行西麓為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
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真所謂萬疊雲屏也五臺尤
靈恠而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肩輿只行樹稍

名公翰藁

卷七

聖

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五將
軍出塞之地上醫巫閭然後南還耳自報此

又

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遙田滿地皆白雲
以軟輿經過瀾漫霏霖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須
臾扁舟亂流如汎瀛洲還坐南榮映日從兒子寫漢
書一兩段方啜新稻飯一盃此樂恨不與東濱共之
急足報去能乘興來此一話如何

又

昨以田家事催我東渡西郊汎月伺重陽脩故事也
花間與客坐水晶亭子得佳畫累幅不覺滿座生香
此又一境界也晚桂將舒早菊欲放芙蓉映條柳在
秋水蘼葭之外何當置東濱於其間讀道書也

與曹茂勲

去冬曾奉一書兩歲間不得執事片剗孰謂親知契
舊如茂勲者而乃爾耶惶悚惶悚家兄至審知動靜
萬福為慰深今歲薦更憂戚每思東還之樂竟不可
得往時看海月宿百菊亭扁舟短服出沒浦雲荻花

名公翰素

卷七

聖

間與知己者奕棋飲酒比一思之恍如隔世何時能
復有此事否雲溪亦無消息何故人皆弃我甚耶漫
一問之當有報我者願俟願俟

與徐伯臣

遠諗道候清吉仁政展布念昔遊佳勝恍然身在海
山奧溪顧老矣為之悵望不能已已昨自望日扁舟
出行田舍迤邐至青龍江上舊置竹林池塘結數椽
于上九峰當前歷歷在目其右枕白鶴江吳淞抱之
而東因榜其門曰歸從紫閣黃扉裏往向青龍白鶴

間頗憶長谷不得相與指點之然鵬搏鷗笑固物理
不齊爾臨啓作報忽漫又此一笑一笑

魏校

與鄭希大

初八日鼓柁橫絕大江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
北形勢夔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沿途每接
士夫好為苛禮而少直率自度吾輩懶折腰人難諧
俗出既無補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近對之不無
愧色何日始得相携而撫孤松也

名公翰素

卷七

聖

與黃起亭

久不挹碧梧翠竹之姿時入懷抱鑑湖風月無恙否
雲霞出海其樂何如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修時出
觀化俯仰宇宙氤氲寥廓欣然會心物我俱忘觀來
書似猶以舊事芥蒂願開拓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
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
曰達人大觀無物不可狂言何如常甫久不聞起居
煩叱姓名致意

與霍渭先

別使有懷高風退而賦隰桑以見志不識以何日親
天顏對 上第一義安出信嚮何如儻有未合願益
存誠潛思以求感悟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
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
備而春生常為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近讀春秋窺
聖人撥亂反正次第只是識得輕重緩急分明而寬
大從容故能不動聲色而事自治耳純甫金玉君子
執事與之漸摩必有日新之益也病中言不能悉

與張常甫

名公翰藻 卷七

聖

承諭明刑弼教此非俗吏之所能也昔居刑曹幾陸
沉於案牘乃今復為廷尉平仰視臯陶如在天上蓋
臯陶之學以天為主其心純乎天德凡事俱是代天
有為今也胸中私意填塞如秤失星乃欲強持天下
之平豈能酌其輕重也愧甚愧甚年兄不弃時賜教
言以警昏情至懇至懇

與錢元抑

昔居星溪之上久坐室中時出而適野曠然得大觀
鳥天文四垂為宇渾渾乎六合一家也日星升沉雲

霞卷舒乾瑞坤倪軒豁呈露時至則艸木欣欣向榮
氣反則歸根復命可以睹造化之全功焉一自入朝
庭戶之間所見咫尺神爽每為之不怡然猶乾繫於
此者吾 皇天挺英哲校食芹而美冀欲一獻之也
老兄丰神瀟灑望之如畫圖中人儼然有出塵之趣
久與之處則此心惓惓惟欲人為君子惟恐人不為
君子大有助於名教也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每令人一
唱三歎令嗣姪進學何如天氣漸向熱惟冀若時
保燮天元不具

名公翰藻 卷七

果

與方思道

神交半生乃今始得一見又交一臂而失之悵悵
惋公固天下奇才也自古脫畧細故人闊綽能幹大
事雖然願公為在匣太阿母為出匣太阿古語云自
勝之謂強收視之謂明返聽之謂聰公於日用間其
蘊蓄也恒多其發泄也恒少所進詎可量哉諺有之
曰狂夫之言明者擇焉敬以荅菲為獻

與唐虞佐

維時春意融融充溢宇宙萬物茁然以萌此天地之盛德氣象也然其根乃從隆冬沍寒之時閉藏極於嚴密夫然後薰蒸醞釀盛大流行是故聖門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於主靜吾家以易名家其於乾坤端倪閱之熟矣校敢以所見質之高明噫天下之事惟簡可以治繁未有以繁治繁者也惟靜可以制動未有以動制動者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與蘇駕部

校不才多病天所弃也亦天逸之使為閒民也康節

名公翰墨

卷十

三

有云滿眼清才在朝著病夫無以繫安危故人天方向用宜積赤誠以待機會老杜有云艱危須仗濟時才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故人不可不勉也承問復古手段噫有三代而上之人寸斯有三代而上之功業今聖賢經天緯地之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而不肯就規矩上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迹不能神而明之也校於古人不能為役而志不敢自小者亦欲學古之道竭吾才以求之也維時兩淫害稼暑至而不至氣鬱以

蒸他日交秋火必不肯退位歲氣勝復何時而已邪故人願自變理吾身陰陽毋為天氣所沴也

答黎世譚

別後聞備嘗險阻人不能堪固天所以玉汝也南方松柏不歷冰霜幾與凡卉無異大丈夫歲寒之節正須受得摧挫挺拔出羣纔有根器可致遠大

答施聘之

慨自天涯一別十載於茲緬懷故人宛其如昨雲翰飛墮若挹丰神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聞高論也吾兄

名公翰墨

卷十

三

天才逸發利器百未一施遭讒中廢凡在交游皆不覺為兄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吾兄曠達襟懷吞吐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蒂壯哉壯哉吾身安從生出於天地天地會有壞時矧於吾身譬一浮漚起滅於海乃絆却虛名生許多畔援歆羨達人大觀可發一笑也天氣溽暑火老候濁願加調攝保固天元不具

與錢治微

承顧愧無以忠告惟是守已愛民不替初心再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令付隨去僕從此什不是樂地

乃是險地慎守則遷喬木疎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
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士大夫不
但當於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防範家人也

與彭通判

聞名久矣日承過我望見顏色知為古貌古心君子
人也王事有程期雨中不能留客中心闕如屢欲為
陽羨之游擬從容承教屬家中多故未遑此情恒惓
惓也聞有子夏之悲老景遭此旅懷其何以堪緬惟
石屋古樸之姿朝著中著不得仕途中著不得自當

名公翰藁

卷七

五

於山林中求之昔者為七十二峰主人亦是暫主若
千峰玉立萬壑鳴鑿天將盡畀之延清風明月為主
賓昔人有言幸託林泉交物少故於情性得多又
云秋光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校與應德雅
欲久留相親吾儕之幸也吾鄉之幸也豈不惜賢達
其如高尚心無用此怏怏溽暑在邇願為道自愛

答王長沙子正

使君為政未久坦夷之心潔白之操愚夫愚婦或能
知之薦紳先生乃聞有不樂欲相料理者東海病夫

久不管人間是非未知其事有無然在使君正好自
煅煉吾輩若透却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
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若是真金儘
教他做烈火儻還有些查滓却藉他做洪鑪猛煎焚
一過是添我多少精神雖然此猶是小小關頭若還
透得生死大關更脫灑在承雅愛不覺率爾發其狂
言高明以為何如

與霍渭先

名公翰藁

卷七

五

別久瞻仰高峰曷勝引領聞寓書懋貞自言死期且
至屬以墓銘想天佑吉人病今有瘳矣嗟乎自古豈
有不死之人哉而衆庶每生故常怛化吾兄達生如
此足以占泥落胸襟矣死生大事既已勘破此關則
人間世寵辱利鈍又何足以芥蒂哉雖然校猶有疑
也吾兄既齊死生其於身後名何有而奚以墓銘為
哉乾之垢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
而無悶此其超然為何如也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
為執事誦之

國朝名公翰藁卷七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八

顧清

簡三江

嚴嵩

答湛甘泉

與楊用脩

與湛甘泉

與唐荆川

與光祿趙孟晉

與尹洞山少宰

周用

名公翰藻目錄卷八

與王少宰兩洲

與喻御史

何塘

與方棠陵

朱應登

與喬白巖

與蘇考功

與朱黃門

張鰲山

與胡瓶山

楊慎



與金鶴卿

答劉南坦司寇

復劉嵩陽

與周子籲

答周木涇

謝應容菴

與張禹山

與侍御郝溫泉

答陳雨泉

霍韜

與王晉溪先生

與胡靜菴

答彭仁卿

與林方伯

慰張生中翰疏

名公翰藻目錄卷八

鄒守益

與李克齋

與彭孔安

與張東沙

應大猷

與張東沙

張治道

答薛君采

周祚

與李宜同

復平厓兄

與侯仲規

與盧守周光載

薛蕙

答崔子鍾

吳仕

與李中麓上卿

與彭莢東

與張司成

孫存

復陳揮使

與熊軫峯

奉謝司空

與王次齋

名公翰墨 目錄卷八

王

寄張立齋

熊浹

與潘方塘

施筆

與方崇陵

戴賢

與張東沙 二首

陳講

與張東沙

張治

與張東沙

楊言

與張東沙

潘滋

報督學

名公翰墨 目錄卷八

由

目錄

國朝名公翰藻卷八

吳興凌迪知雅哲 選

顧清

簡三江

曹園執手忽爾兩月即日幸爾息肩親田園巷陌鄉
隣親舊恍然如一夢覺自惟淺薄塵忝仕途幾三十
年譬則放一舟於江海間東西飄搖未知所止一旦
落帆停櫂復歸故處足矣固不敢復計歸時為逆為
順也亢陽酷暑今歲為甚回吏索書渾汗作草不盡
名公翰藻 卷八

嚴嵩

答湛甘泉

昨因賢郎去妄意以文序干宛然計翁高年願耆詎
可勞筆硯文不敢望得也忽孫舍賁到緘翰及門茲
函則手錄盛製一編浩浩滿紙宛似南海珊瑚之枝
一旦入手驚喜踰望莊讀數過文從字順若風行水
上淪漣演迤自然成章而有一瀉千里之勢誠天下
至文也迺知盛德殷愛不鄙外如此神觀精明文采
渙發如此縉紳見者曰占翁壽考之無疆也謹已入

刻弁諸簡端所得手筆則裝潢為卷寶藏之區區感
幸何可云喻

與楊用脩

拜領大作如獲珙璧南金捧誦不能釋手其評臨古
今楊權風雅厥論最當惟是比擬非倫獎借過實僕
乃有愧耳然得此何幸何幸執事翰苑倫魁斗山重
望滇之人皆知尊禮敬重可以安處但聞多寄寓公
宇或假士人園廬以居似覺非便昔樂天廬山之舍
東坡白鶴之居公或援此擇勝地築一室自棲止他
名公翰藻 卷八

日便是蜀歸可留此作滇中故實豈非佳事雪寒人
去迫不一不一

與湛甘泉

尊翰三月付呂舍人者涉秋始至亟讀如見顏色諷
誦九歌如倚櫂武夷而聆款乃之音想見超然物表
恨鄙拙之不能從烏鯉湖夢示大極左翁之語神告
不誣翁年及期願精明康健真丹臺紫府人也江子
提學去附此敬候并以復謝云

與唐荊川

高作墜示誦咏累日格調奇壯筆勢翩翩有漁陽老將建旗鼓出塞之狀橫寫風景宛然在目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斯之謂矣至讀籌邊諸疏指陳利病深切著明夫此人不經心不能知知者或筆力不能發茲行足徵平生所學老拙固深為國事得人慶也即日初寒起居何似郊寺僻遠來教謂止處擇一靜地調攝最善且於閒時得相接奉今果在何所幸以見示

與光祿趙孟晉

名公翰藻

卷八

王

人至辱書啓函疾讀數過情詞滿紙翰苑故人山川杳隔忽覩手翰千里而至固從然以喜矣然公數載賢路崎嶇今則留都顯擢荐入亨衢此可為斯文慶而追憶往歲事變助勦吾儕相與圖議於苑內之直豈知今日復得彈冠于聖明之朝此不可為世道慶也哉僕老衰無補祇可媿者拭目公等雲集周行區區事君一念庶其在此嚴召有期惟多愛以副真望

與尹洞山少宰

金陵今陪都而古稱佳麗地也僕往年叨掌銓部于茲堂後有竹一林長夏清陰落几案間宴坐翛然無一點塵事平生所歷宦味唯此為勝至今夢想不能忘執事以高文雅度日對此君人境相稱又三渠公同寮案契本相投其樂當何如然公等日處其間或未知其為樂他日別此而去復煩當劇身任憂責追憶前遊然後知此日之難再得也使來致手書惠問其後感服之至千文帖九華山石俱蒙大作題識亟讀喜快無量過此裁謝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名公翰藻

卷八

四

周用

與王少宰兩洲

昔叔向不見祁奚至今以為盛德事彼非不知有德我者特不見之耳用昔年陞伏于野自知庸拙無所似則終焉而已執事猥加援汲用忝悠悠無由質其所從來積十有五年而後知兩洲之德我也如此假令無白下之聚首則亦將終焉而已然則執事今之祁奚也人言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乃今用耄矣益無能為矣擯弃其介也俄爾承乏意者執事其猶

不忘無似乎趙趙懷疑無以自解實懼債事以負執事疇昔之惓惓則奈何用以四月二十日抵濟州稽省簿書茫然無所措手間輒據几勤狀承起居誤及平日亦情之不能已者併冀照察

與喻御史

別後再辱手翰情致懇懇展玩再四如覩風采而聆緒論殊切高誼未易言喻用歸臥林壑二三年執事不以為不肖凡平日禮意頻繁誨言假借已不勝其厚矣乃每每於當路諸公復加延譽則用今日承此

名公翰藻

卷八

五

官乏者非吳臯其孰與之惟是自揣迂愚不足以稱委屬他日不免債事則執事與其責所以今日之事用不惟為一己懼而亦重為執事懼也夫以執事之高明而肯為用少釋其懼則凡所以誨益者將不但已而用受惠無涯矣惟執事圖之

何塘

與方棠陵

蒙賜誨音感念今昔曷勝悵惘王浚川書已領因得親執事乞休奏稿及撫按荐章益用感慕淵明豈忘

世者哉飄然歸去蓋有所甚不可也僕雖苟祿於此每旁觀時事上攷古人未嘗不深自慚歎駑馬戀棧豈有識者想能諒之也執事高才正學縉紳推重乃翩然勇退豈庸衆人之所知也耶使回草草布意餘唯斯文珍耑是祝不宣

朱應登

與喬白巖

去夏承仙舟過寶應湖上之別經宿而後返今追思之如博望之槎不可再見矣豈勝悵惘比惟福譽隆

名公翰藻

卷八

六

重為慰金陵多佳麗之地如牛首諸山栖霞諸寺皆號稱殊絕公暇亦曾一臨眺否標品所加澤及林木自非巖柄者之比也近兩經華陰瞻望三峰縹緲煙嵐如在天上不知公之足跡已嘗一躡其巔矣誦虎谷費我招呼總不聞之句令人目眩而心怗豈洞天福地類非木緣淺薄者所能至耶大宗伯之居留司地位最為清峻議者猶在季孟之間未能大展公蘊為歎然鄙意或謂不然蓋天佐公以江山丘壑之勝使瞰其秘藏以發舒異靈他日上台階據要津其假

此以展其蘊乎管窺如此實非敢為佞也應登居關中歲且一稔進退無據有負遽翁知遇多矣人便漫附此道訊記室伏在台察不宣

與蘇考功

去歲辱手教仰動記念王生行屬有他冗未能得以報書聞也然亦以執事居天下賢否之司而應登以中才之人當引嫌自避耳能照亮否緬惟不肖往承提獎從事於斯雖日夕竭思期答知遇奈何信道不為策譽未能加以孤立寡援拙性難強卒致讒言螽名公翰藻

卷八

七

起竟蹈行穢命也如此夫復何言聞執事於僕宣力居多卒能杜睚眦之門寒狐疑之口皆賴有執事為之先也夫見豕載鬼於易為睽妄斐成錦詩人所歎毀譽亂真久矣僕於執事非有葭莩之親鄉曲之譽也徒以薄技微長誤蒙收錄即見許可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自今觀之豈虛語哉然懷忠獲謗信不自明古則有之何恨於僕僕辱公見知斯亦幸矣彼不知而謗者抑復何恨僕林壑之念久矣早晚與遽翁言速賜調睨庶不寸到彼即可移疾求歸

也幸執事始終此惠感甚幸甚

與朱黃門

往歲初入關承馮汝陽都憲謂應登曰子之此來朱司諫實荐之斯言入心舍茹有飢然三年之內竟不能寓一書於門下者豈以執事高祁奚之義鄙人堅叔向之節涼雅度汪濊必不之譴也從事以來日夜竭思常恐不堪負荷貽累執事知人之明奈何愚陋之性不能諧俗風教之責終非其任卒致讒言螽生蹈此汙穢身遠寡與莫為之先竟負所舉彌增愧耳名公翰藻

卷八

八

頃得舍親高穎之書云執事為僕辨論甚力若大有不歎於諧者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僕何為而得此哉夫所謂傾蓋者蓋謂卒然之與可以論心非必久交素親也今僕於門下未始奉卒然之與接慇勤之驩尤非傾蓋者比公乃為宣力如是豈有所附麗而然耶抑誤聽而實信之也僕昔聞之情愛中奪孝子履霜訖言屢至賢母投杼不寸遭此雖雅相知者猶隨風而靡况未傾蓋者乎此僕之所感而滋惑也且事之本末未易明言荷公誤聽更復何累吾分且

暢然矣人便敢此道情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意幸公亮之

張鰲山

與胡餅山

往歲承翰教并參硯足徵素愛感感緬惟邃學碩士高臥林泉得非清時闕政耶然功成名遂堂開綠野非福人不能有也僕老矣萬念皆空惟懷賢念舊不能忘耳道路脩阻尺素曠絕何生便肅此奉申動履之敬不能作楷恕恕

名公翰藻

卷八

楊慎

與金鶴卿

自七月之變手足非所不面之闊藐焉五年斷金聯于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后兩枉珍翰一投嘉藻啓緘伸紙喜與忭會既觀手跡兼照心素滯荆之迹雖同仲宣投沙之懷異賈傅欣悵欣悵幸甚幸甚極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動走傷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萬瘡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之醫鮮藥閉門抱影

越歲踰時近兵戈甫定而札瘥大侵繼之蓬心搖兀

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

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

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

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

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造厠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

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漚賦琴歌之歡

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若隔世在者如辰星

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之

名公翰藻

卷八

十

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濯

情累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爾

有作病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茲用附之去牘庶傳

千里之戀可代一夕之話歟襟其遼颺縷莫罄時有

南風更冀良訊不宣

答劉南坦司宅

奉別以來星紀卅易閏餘八更迭瞻官牆邈在雲漢何

嘗不望南颺而引領向東畧而搖心願室谷隔于便

郵俾嗣音阻於馳問也願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

之佳篇并扇墨之說一一拜嘉矣。曠愈穹而不遺幽
遐林居益深而逮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
梓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邙問舍昆池烟霞為朝
夕之賓林泉作羈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
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矣雜著之編非祈
傳于來世執事獨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諭獎借過
情非所敢當也丁未之秋遊華亭寺古壁上見高製
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餘室之句莊誦沉吟久之作
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觀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
名公翰藻

卷八

士

唐

暗與鄙作同韻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
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哉三詩書之別
紙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復劉嵩陽

下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于永昌張愈光者尤
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渝
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鼉路貴貴
治竟逢其違函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拳
拳未藏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梯豐踰千言始則

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
老昏敢忘鼎旗下走賦質愚慙天稟倔強不能以過
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景睽高躅繫有由矣
自昔文人類畧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壁立
不依禾絹不謁黃扉不近冰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
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
其作俑急于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
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絲其盈
矣蟬蛻撼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

名公翰藻

卷八

世

唐

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淄
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
然竊有狂談異於俗論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
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
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檐上之桃李
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椎輪龍舟起于落葉山
則原于覆篑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沾其賸
獲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
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

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類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考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削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殺焉復效枉矢飛沫噉箭長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于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名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難掾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諭廢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若所謂老願欲裝風景不自沈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托志譏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借以述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貺諒厚不敢文過末復以見志垂載為勗此陳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竟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外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為一人淑惟渝為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冀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于新學派之枯禪將至槁植索塗不特黃茅白草耳矣回其狂瀾

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樹沾馬生其乘韋之先乎敢併及之

與周子顯

側睹春邸新綸執事擢司蜀憲以西南遐矣之地得文章鉅公之臨豈足為左右賀當首為鄉邦賀也走少而讀易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仰而歎曰文之為用大矣哉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解者乃云不曰道而曰文謙辭走以為非也文即道道即文非有二也仰以觀於天文即天道也文可觀道不可觀觀文即觀道也夫以天之大也一言以蔽之曰文而已文王聖人也曷不謚曰道而曰文道在心文在外也蓋大道之質道德仁義也大道之文詩書禮樂也聖人謂其質而無變不能化民故使文而有章足以垂範文之化人也豈獨聖經然哉緒敷落旁行之文則令人飄然閱虎鈴龍韜之文則令人奮然檢五蠹六蟲之文則令人慘然味飛鉗捍屨之文則令人詭然去之千載而動人且若此動則變變則化化人以後世之文且如若此

以聖人之經緯陶鑄庸止是哉今日執事之幸逮吾蜀也固斯文指南之車吾道維北之斗也走嘗慨今天下士習大不如古蓋道有升降時則然吾鄉去宸極獨遠文教之被不及前代地則然漢都在長安與蜀僅接壤而相如君平王褒子雲幽思揆蒞四海為雋唐則伯玉太白宋則蘇氏父子至元猶矣而猶有虞伯生鄧文原差強人意焉國朝文治上軌漢唐而吾鄉百七十年士生其間學猶未有定方文猶未有定體也其質之近上者則憑虛接響立已自峻名公翰藻

卷八

五言

衆謀而揚之必得利而後已否則必加擠焉排焉必害之而後甘心是乃郭解之行也曾見程朱有是乎其敝不至於莊子所謂以詩禮發冢者不止司人文職化成者其亦可為慮且懼矣走竊謂為道學者學孔子而已孔子之訓曰學聚問辨曰好古敏求曰多識曰多聞多見指其的以示人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加我數年以學易雜見於傳記則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屨革三裂缺撻三折至於寢疾命商瞿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故曰望其壙罍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聖人之好學斃而後已如此乃今在在遍倡其誦人人自以為生知搖手閉目癖坐枯禪是在禪家命之曰盲修瞎鍊磨磚作鏡千年無成者聖賢豈如是也此風近日漸煽於蜀蜀敝邦也朝經暮史晝子夜集手不停披口不絕吟猶恐不逮况乃效若所為乎執事今日臨之將下闢孟子廓如之教上贊帝堯煥然之文使大道無壅賈道不行庶其有膠乎他日文治化成人將頌之曰漢世文教之興始於文翁今日中興之者誰是

卷八

五言

執事之發覆也是執事之甄鑄也邈矣之地文化遠
可邇在斯他日有司馬淵雲陳李三蘇輩出是門下
之曾曾小子也行且陟臺寺進巖廊此其基矣走也
敢在下風未緣咨覲謹率狂狷幸賜裁正亦契闊請
益之大者云

荅周木涇

走流辟裔土吊影兢寃自今永弃於人世者豈意君
子之光有照覆盃也郇雲絢施垂露在手猥賞不贊
之辭假重非今之譽以抱華不摘之株值隱焉用文
名公翰藻 卷八 七
之日匪直為愧兼用為悚矣禺山子自真返道及執
事嚮往汲古舒翹揚英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踪跡雖
邈若山河讀泛溪池宿華頂三詩琅琅清響交動於
耳又不啻承下風接清揚也敬此布復

謝應容菴

頃者修葺書院寔出大君子之命鄭守奉命惟謹即
展繕完使杜甫草堂無愁春雨陶潛衡宇有興停雲
皆厚下安宅之仁大厦帡幪之惠也登樞要而問布
衣居清塵而念濁水盛德至矣何日忘之敬竭下忱

用陳申謝其為心感未易喟鳴

與張禺山

使來得手書數紙連幅屢讀疊疊千言故人之厚何
以加此伏念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
此目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
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
云老境病魔難親筆研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
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迳惟持龐公
空諸所有四字庶乎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
名公翰藻 卷八 七
不然則擾擾應鼎又何異於塵勞仕途哉縱使藝文
志書目天下家傳人誦盡為我製何益于霸臺何補
于真我哉立願如此從有臨以薰天之勢解以連環
之辨不能回矣想能心諒也竊謂左右已有海內名
詩文傳誦人口徧矣亦當俯從鄙見以高頤期松喬
之福程子老年不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研朱文公行
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皆是老境受用
安身立命處高明以為何如不然則晉人所謂鄉自
用知法吾自用吾法可也目瘡不能自書口占俾代

書之冀欲忘言又已多言是窮響以聲與影競走也
惟心照之

與侍御郝溫泉

使者遠來尊翰猥及鑑以兼金獎借既過禮文而隆
欲俾荒謬之辭廁之賢書之首長者之命其何敢辭
然竊自思之有不可者執事差庖人之獨割引尸祝
以自助而弗諒弓旌非虞人之招敝帚豈千金之享
也况身之將隱文之烏用而草野之言忌諱罔識脫
有萬一意外片辭獲戾又以上累執事則走之罪益

名公翰藻 卷八

九

重矣是以敢吐露丹忱竭盡素抱以聞于記室尚祈
高明曲照汪度優容必不以方命過督而以下情見
恕也不然敢惜研削之勤以負知己之深哉如有他
心天實厭之謹布惶惚不盡醜縷

答陳雨泉

承示清華堂摘存稿連日手之不釋其諸體之不信
如馮子之評述所深致者學古而不蹈襲以矯近日
之敝良是嘗慨近日一二學古者規規杜子美不學
其意而襲其句是亦少陵之盜臣也少陵稱太白詩

為清新俊逸豈曰規規蹈襲哉文章如日月常見光
景常新茲讀佳什有印鄙見矣敢僭及之何日面覲
以盡所欲言

霍韜

與王晉溪先生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憾卒直太過
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
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羣咻焉曰其人龐鄙遇恬
靜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羣咻焉曰

名公翰藻 卷八

辛

其人肝膽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
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
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
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共馳驅
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
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
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
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
豪傑也豪傑且不得况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恠

乎人心世道之千古也 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剗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為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與胡靜菴

名公翰墨

卷八

主一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偏弃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為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為世道幸抑亦反為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為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為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日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

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莽養於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莽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軀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而潤草

名公翰墨

卷八

主一

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壘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于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為奸耶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為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為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

責者舟中錄上當候興居之贊不恭惟恕之

答彭仁卿

復拜閱手教及邸報五摺足切愛念西樵既無家書亦無一墨相及恠甚恠甚張桂方行事間有過者亦有萬世決不可易者幸勿漫觀彝倫繫天地元氣倫紀少差天地氣化息矣君子雖為一時休戚計亦為萬世綱常元氣計幸勿漫漫隨衆喋喋至望至望外為拜悃舊知先生幸為國家惜死氣勿輕自相斧斤臣之于君猶子于父母父母偶有偏厚豈宜兄弟

名公翰藻 卷八

圭

自閱於墻貽家門之禍又為拜悃張桂方三先生士夫為知已死朋友猶然况於君乎主上天縱英武萬世罕儔死生從之可也然必因時納誨勿愧古人否則察微觀兆尤宜審慎若問生之行止幸為語曰渭先髮白齒脫非向日壯浪狀又志多沉昏想亦非久留人間者倘得縉紳列位先生以必調元氣為心方張桂三先生以誓死致命為心韜也亦得首丘荒塋托言自靖則百世之下或亦視此舉作一小斷案也則生雖瞑目泉下亦得冠巾與古人遊矣他尚

何言他尚何言

與林方伯

以先生自立如此然猶不免於不理之口世道其可憂哉雖然至潔易汚則古已然矣今之人又何尤焉大丈夫亦惟自信不惑而已外至之毀譽固非所屑也所慮者近年士風大壞公論不行剛方介之士俱不見容必依阿軟滑與時比周苟賤無廉恥者乃得保全祿位而人頌為盛德無所訾焉此風盛行國家之憂蓋竊伏不測而人莫之省思矣耆年大臣

名公翰藻 卷八

圭

亦不慮此而圖所以揀之惟煦煦然顧視進退一節之小廉而已夫大臣與卑官不同小廉曲謹乃下士之介而身任社稷定國是揀人心潛消不虞之隱禍乃大臣之責也今之人可以語此者誰歟是無悖夫正論愈晦而端人介士伏於下位無由自振也其弊之極不驅天下盡喪廉恥之心不止也先生在今日則士論猶有明者惟魏子才王時行兩先生功在吾廣也何如然亦橫被汚語謂士夫良心尚有存者可乎是難言也已矣

慰張生中翰疏

語云愛其人及其屋之烏尊翁忠在 帝室人有愛
真心自愛敬翁推愛敬尊翁之心自不啻翁之孤
賢姪母重感感也古者大無道之世莫甚于春秋之
兵爭無君之極莫大乎春秋之諸侯猶不伐喪交兵
聞喪反兵行吊古道之遺也曾謂今之君子春秋諸
侯不若乎必不然也尊翁在續如猶繼人陵翁之家
則其人可知也人誰不死願差先後耳乘人之喪肆
其威靈彼獨保不死耶有却願之慮者不然賢姪母
名公翰藻 卷八 圭

重感感也

鄒守益

與李克齋

金生至獲拜手教具服靜養之功其曰竹樹林塘交
呈道趣花香鳥語互發幽襟真是超然鍾鼎之外然
莫是猶倚於境否假若金華百萬簿書堆積道味幽
襟亦有增損否天真之期敢不趨召第甘泉翁以大
耄相約當先一往重陽擬聚首原以霜降後度嶺得
公鼓棹一臨之快事心適出自連山將會石屋撥冗

布謝并候統冀德照不備

又

惠問屢至山中具感至愛金生行馳布候謝計徹覽
矣師旅飢饉有勇知方古人作用不作虛談以公之
素蘊歷試徵驗何如儒者實學不展於世久矣望重
則責深恩渥則報隆珍愛珍愛行窩年來不落莫否
公於干戈中振起文教使士民知孝弟忠信之風正
急務也某往侍虔州問孫吳兵法於先師先師為誦
省刑罰薄稅歛至持挺捷堅甲一章曰此聖門兵法
名公翰藻 卷八 圭

孫吳在下風矣謹為大兄誦之

與彭孔安

先大人與尊公老先生有官聯之誼念菴兄相聚青
原獲聞執事老而好學克讚家聲甚欲一通訊慰而
辱先施之感悚感悚望亭之作具見終慕之學適卜
葬有期俟葬畢稍暇具稿求教詩画潤筆乃清白吏
子孫當然謹對使登嘉矣古之君子以不失其身為
報親之要故舉曾氏以配大舜千載無異辭果於外
言則捉衿肘見納履踵決視被衽鼓琴其可同日語

耶願為道珍愛以隆大孝不腆香絹上尊公老先生
几筵之敬理學名臣錄奉覽統與慈照

與張東沙

王泉州致桃源道中佳教殊感道義之愛公議日壘
荐膺顯陟擴其善于士民固君子之所喜也來諭乃
有漸移野性長抱憂悵之言古人見賓承祭參前倚
衡造次顛沛正是就此保持願大兄日昃之近與淺
齋諸兄切磋舉白沙先生之詩曰巖前老樹藤纏殺
路上橫枝竹掃低浩然之氣本自剛大一為物撓將

名公翰藻 卷八

主

默奪而不自覺不纏不掃以超于萬物非自愛其身
者其誰任之高明素愛我者謹誦以求教年來緝理
舊學於貧賤患自得處頗見意味南洲瑤湖諸兄亦
嘗以此慰之重辱垂誨敢不鞭策來使立候草率布
謝

又

閩中兩貽教言皆出自肝鬲甚感知已之愛非特寮
誼而已棟塘兄聚首切磋必深而三峰淺齋諸君子
咸一時之選所以協恭絰綸以福八閩者其在茲乎

敝邑久號難治而松溪子厲精更化甫及三月士民
訢訢感孚有不能忘之思乃知直道三代聖謨不我
欺特在在上者所以風之耳近答棟塘仕學合一之
問只在自家性情上理會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
交右即此是學即此是仕即此是修已即此安百姓
要在對境不放過方為得力不識高明以為然否

又

蜀使至山中辱貶教貽惠具感故誼之渥海內故人
存亡顯晦交異而志行亦往往遷化誠如草亭簡中

名公翰藻 卷八

夫

所慨乃終始堅道義敦久要使君有光輝矣兵荒否
塞日勞飭厲關堡恢復將士奮揚平日經畧少試可
行雖在狂瀾當就安流願積誠以需其濟所論視民
如傷從善如登自省自勗朝夕皇皇古人明德新民
之功正是須臾不離登山者必升其巔傷已者必惜
其膚世之臨深以為高割股以啖腹者烏足語此乎
山中得與同志緝理舊學而雙江南野師泉念菴時
切歲砭於收斂精華洗濯渣滓漸覺得力無許多閒
測度無許多難異同只一味戒懼勿離隨物順應裁

成輔相更無別捷徑何時一奉光霽細商新得燈下
布復不盡懷跂惟為道加愛以對帝休

應大猷

與張東沙

適拜教翰併惠大稿續集慰快慰快人咸知公之詩
而不知其文知其文學而不知政事知其文章政事
而不知其澤於道也大聖而文者莫如周公孔子卓
乎如龍然不可以走驟矣大賢而文者莫如孟子周
子孟周之文豈惟主於載道而秦漢以來文之工者

名公翰藻

卷八

五

實莫踰焉而不害其載道其他稱大家者文之工未
必如周孟而叛道者實多也公之詩若文工而且富
四縱五橫而歸于衡道吾不知其於周孟何如其于
秦漢以來諸大家何如也至謂文衰自韓始殆如匠
者之構居室詩衰自杜始殆如庖人之充俎豆蓋為
其畜天機而工斧鑿實高世之見獨得之妙未可與
俗耳聞也然究而言之文已衰于六朝至昌黎稍變
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詩已衰于初唐至子
美再振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亦公之責備

賢者耳若所謂吐詞為經出言成章高論則繫辭之
為文雅頌之為詩乃大聖人作用與天地自然之文
相似蓋自左氏司馬蘇李輩已不足語此而可以責
之韓杜乎哉又若陶淵明性情瀟灑胸懷夷曠庶幾
孔門曾點之流其於功名富貴直如浮雲過太虛一
切任情忘機而無所嬰其為詩亦直道性情多質任
而未嘗求工蓋人品甚高未可以詩人陳子昂李太
白輩例論也是故論韓杜者姑論其詩文而未可擬
諸聖賢之文論淵明者先論其人品而不必律以後

名公翰藻

卷八

辛

張治道

荅薛君采

治道僻在千里遠惠德音把玩數日有踰骨肉窮達
異路親疎匪乖又自感矣切惟情懇意違未盡相知
他人則面受陽諾不復論其可否僕與足下豈容緘
默僕畧而陳之惟足下擇焉來音以仕事相勉呼其

非上且曰君子之道無在不可行也此誠君子濟物之心友朋忠告之良道也然僕無約矢降城之功豈敢為離人蹈海之事祇以負性孤獨持行猶介不能與一世同其可否故脫綬秉纜避諛離憎以自全耳豈有如足下所言者耶且事有所獨知不可一一與人告然又終不敢隱於君子之側者亦悅已為容之意也惟足下亮察之僕昔為秀才時飭操厲躬動期古人舉足蹈孔庭發言凌孟軻自謂蕭韓之事不足為仲產之功不足立也詎意畧試功為輒遭口語養

名公翰墨

卷八

圭

譽招讒砥行速議任事如此尚復容心吾今而後可以知矣昔僕為令時凡所施為冒不顧身竊見世之從仕者曲行隨俗以養可枉已順上以保譽心甚怪之執廉守介以立功耽善從直以違衆心甚樂之故去嫌逐好養獨戾同欲使中道不廢流俗不興行也豈意志未闢而怨已隨行未立而謗毀已至使立功之心不興遯世之情轉放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為一節偏行非君子濟世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超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

俗是非終有辨哲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偽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為然俟其辨哲蓋亦迂矣况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俟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口況負謬延譽舍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大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徒被摧遭抑之人也嗚呼怨并之蜂回螫固宜蒙叱之犬反噬則

名公翰墨

卷八

圭

常人之譏譏何足恠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為潔僕豈敢若此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進則立功退則修己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於春秋孟軻營營於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城倉進而吾道沮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為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之為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僕雖不敢望孔孟之為進退大閑亦不敢不勉也夫豈以高蹈為潔哉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

意但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於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補歷試多效自思意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於此弗止猶夫營營速誘招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憂者也諺曰失途不遠尚可迴足若一向冥行則乖違殊甚累羽沉舟積謬銷骨可不慎哉韋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廛終南在前少陵在後滴水潛於西龍渠逸於東又有牛頭華嚴興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

名公翰藁

卷八

重

太乙玉案金華諸峰以資其瞻望閑則吊杜甫之墓尋何將軍之故墟閑則引水脩竹決渠灌花此亦一樂事也何必珮玉結綬然後備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輟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益倘不鄙愚蒙數示德音則治道幸甚餘惟順時保愛以慰鄙懷

周祚

與李空同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

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于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以興什起舍而今多持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及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子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為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歎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

名公翰藁

卷八

重

見之子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講近時嗚世之文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追憶予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溺苟且以俟其老將奈何也求虞翻趙曄陸佃放翁于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之

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室同
之恩忱懷幾于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者哉誠
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如就今執
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有夢惠之歎
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博展思惟真能為
心昔施惠死莊子至寢言子期終伯牙至不彈天下
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嘗不恨得弟子耳楚
國之寶惟士之愛燕市之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
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于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

名公翰藻

卷八

五

無其故哉祚自恃世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
蟻男子生不成名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
予其真何如抱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
大往來之人若是之多今人為文有復愈空同耶然
以衰經嬰已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遞
告復望恕子皮之狂哀竄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
窮矣

復平厓兄

去秋曾附書物遂邇浮沉途路一會車騎急過至追

不逮矣眷戀之情益切懷抱日月如流追憶夙昔聯
床京國之歡並轡西山之樂坐以永夕繼之長旦良
覲易邁後會莫續遐哉山川有足悲矣某坎珂伊鬱
之人過辱教愛歡若骨肉憂患困苦之際輒與書札
揚其志氣要之朋友不復可少也感刻何如邇念服
色從吉則知逝者之日益遠矣天道何知行自苦耳
兄乞歸理疾當因是少休息也堂上之人首未逮白
兄日夕在側執聲而樂之其視某真螻蟻矣李崕峒
何仲默俱傳有集矣少谷之傳不傳在兄傳高諸友

名公翰藻

卷八

五

日想俊偉兄及其間暇激揚而先之閩之文翰翩翩
漢氏之上矣某寡陋益甚然於世間渾渾又不當意
安得相與顧盼左右從觀千里伸其鄙懷乎頃當有
所述作不惜垂慰荒迷不備良增快悒

與侯仲規

山川遐邇莫遂一會疇昔高義良不能忘一行為吏
便爾多事素日期待不亦異乎伏惟執事恒有箕山
之操離京以來抱道林石且夫鴈蕩天下名區惟自
古昔鮮有託處派聲天壤今子頤而得之奉親樂友

樹室垂綸則子夏西河之上鄒子黍谷之陰又何以過之彼富貴文章俱世重寶要之兼濟鬼神所忌故士慷慨立世各有奇負耳如生碌碌同衆靡能自異坐守一官髮有逮白詎不足為世大笑哉令兄居泗去來安百餘里常得相聞其樹立特顯顯非余所逮也然籍以數得教誨往來為甚幸爾

與廬守周光載

睽隔山川於茲數載然而想念勞積彼此當同耳邇聞兄蒞政以來飾文就理緣性格化優游體息含養

名公翰藻

卷八

圭

元元至於摧奸拉惡不少忍惜若剽豺狼戮蛇虺斃而後已兼茲廬江宿號名區地宜魚稻人素樂業兄復剔揚振勵剛柔並施宜乎善惡所以歸心遠近因之同譽也若祚伊鬱之迹近獲稍展而年大學廢終負竊祿俯仰垣院實懷罪愧又以去夏女奴骨肉之變痛苦莫當老妻抱病未能脫去情況慘怛而浮名若大累爾延首南望殊覺故鄉之可樂乎然而未能飄然遯引若揚風過雲則知中尚係累不盡消也此皆俗態可厭之事遇厚者一道之爾兄頃來雖緣為

政然素性嗜學不廢文墨想多述作可寄教否加勉珍重千萬千萬

薛蕙

答崔子鍾

承示古人皆自有一種見意譬之井泉水之多寡淺深不同皆是自家源頭用之不竭其依門傍戶隨人聲嚮者恐立見其窮矣此善論也當由見或者傳會先儒之說而無所發明言辭寡陋無決擇故起此論也今或者既無誠心與實行徒託古人之言以飾其

名公翰藻

卷八

圭

私意偏見此不過苟謹一時爾豈能欺於識者哉假令今世亡識後之人竟可欺乎殆不足論也然如所示井泉之譬必如易之大畜利貞自然如此乃為善耳學未至而強穿鑿非大畜也言不衆而必已出非利貞也古人陋穿鑿者固失之能已出而有益於道者幾何如此者雖有一種意見亦不足觀也唯真道德者所見所言自不可及其同於古人者非隨人聲嚮理不得不然也其有不同者蓋古人所未發亦非實不同也不識明者以為何如

吳仕

與李中麓上卿

某惟執事博綜羣籍而又暢達時宜真聖世之所
急也而懸車之禮乃在始仕之年時事堪嗟夫復何
說閒居之下論著必多其竊以為樂府之類不足留
情若九經諸史時發前人所未發此殆有道者之責
也昔司馬子長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而文益奇執事
長育齊魯之郊夫子遺風則既飲聞厭見之矣而南
轅未舉能無子長之興乎頃嘗與呂竹嶼言之想能
名公翰藻 卷八 无

面既秋暑漸清伏惟道履無恙

與彭莢東

走也無似且於高門非偶也而孺子駒又禱昧弗堪
為役乃辱不鄙而貺之室焉走也敬奉千金之諾九
載于茲矣而駒也犬馬之齒長矣茲有先人之禮玄
纁束帛儼皮以獻而告之時日焉先是質諸元龜榆
仰首俯其兆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占之者曰吾世
其昌並於正鄉茲惟其兆矣詎之蓍策一陽來復象
曰雷在地中動以順行其繇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茲惟其時矣於是參之五行家曰可太乙家曰吉曰
龜從筮從人謀僉同其是之謂乎謹布諸門下

與張司成

比緣應朝禁嚴遂疎音問然向往之私則日以益切
耳春和伏惟道履無恙其承乏古豫凡三越歲次諸
無所得惟幸士風近質弊端稀少勉加導率差易為
功成均蓋天下英賢之數也以公之完才鉅德臨之
必有能究極天人之蘊博視制作之原異日足以恢
治化而應時需者出於其間此真走之所欲聞也今
名公翰藻 卷八 卑

孫存

復陳揮使

江陵為別忽忽十有三年矣每思祈禱同步參謁同
舟隴院揮毫風濤酌餞之境恍若夢寐修髯今白幾
莖海量尚飲幾甌也价來開書備詢矍鑠西北需老
將尚能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乎一飯斗米肉十斤而

不三遺矢乎聚米如山川之形指示入兵之路而屯田湟中以總制西戎乎果能是僕尚願贈統朝之鞭令器亦將承叔方之纓矣斯豈執事頤養之功哉固尊閭節制之效也呵呵捧厝淚下之說自是故人晚年念舊之真情感謝感謝介回謹此布統惟照亮

復熊軫峰

忽領手翰并烏泥涇五經耕織之圖大慰仰懷細觀筆法與小齋所懸嶽麓之佳作殆若秋柯之於夏木秀拔老蒼微若異然者豈吾輩之貌亦若是耶細思名公翰墨

卷八

聖

烏蠻驛中與中甫鳴吾二兄共酌時如春蘭之勁葉奇葩清馥可挹而今那可得也寧不為之一慨惟兄崛奇豪爽天下俊才肉眼不識而投之林下却令生等骯髒承乏可恨可愧承賜之書素求不得耕織之圖尤愜將休之用已加殼套彩色而常日在清愛也

奉謝司室

某冬仲抵潭已聞使節駐楚懸仰高風無由參覲俞僉憲舜卿曾以手書示及遠蒙垂念感媿無已緬惟執事器識明粹襟度闊朗奉命採取上下胥賴且如

長沙遠郡賦重民瘼每有陳請即蒙批豁愛民體下之意謁然於不報之地敢不知所自邪今聞臨岳特遣使賁啓問安湖上仙槎玉虹翠浪固宜有陶謝之思而明燠清暇燕乳鶯嬌得無勞琴瑟之夢耶萬惟保重玉體以慰所期不宣

與王次齋

三峽一渠來俱審動定納福蓋干將有淬礪之芒而堅子已遁藏無跡矣以此待邊豈敢南下而牧馬也且寶匣裝完尤清人之長城欣慰欣慰某昔佩鎮鄒名公翰墨

卷八

聖

以妄試於頑石遂玷缺無光返不如鉛刀矣旦夕欲解以贈兄當與干將共成雙龍之精更拭華陰之士使精采復舊以廓萬里妖氣之氣敬讓敬讓仰間忽領兩翰不勝感慰先此附謝

寄張立齋

過池河曾草草奉謝佳貺二月四日抵汴忽忽未得續修今因司倅之定遠乃託書馳候起居想農人告以春及而有事西疇柳下風和花前酒熟伯氏吹埙仲氏吹簫其樂真陶陶也如弟之日擁簿書清濁何

如耶伏惟若時自重不久歸來結社於數十里間也
餘惟照亮

熊浹

與潘方塘

屢屢教貺感何無涯乃者兩廣之命蓋暫為地方所
重而台衡席虛則即有特召也不意遽崇勇退高致
一時縉紳咸深缺惋固不獨辱素愛如某者也然世
道生靈之責未可終釋洛波再起要亦不出旦晚矣
惟冀江湖深念外倍加崇獎以副天下仰望

名公翰藻

卷八

聖

施筆

與方棠陵

柯城往何復若是其捷得非厭市中炎蒸而欲就石
室清涼耶侵晨方啓竹扉銀鹿闐然琅函煥若有賢
如此公論豈可釋哉駕返雲岳星軺又將北上矣鍾
山之名千古鐵史某亦受夢漁愛者旋讀旋拭腮邊
淚烏祭文雖不多字却與茲銘相為表裏可美當付
以刻也疊石毛塢未敢高下以此時論之但有木陰
水氣便是超絕境界雖漸長早稻已登何日道經

敝治少板從者過午也

戴賢

與張東沙

賢播居炎域不接書問者二年于茲春初還過武昌
聞公節鉞已度荆門會晤莫由但增企仰抵舍每從
令郎詢入蜀消息竊計錦城士民當與海棠同迎旌
旆矣賢昨至江藩不數日即從晉臬簡書有程將從
許鄭間陸走澤潞觸熱載馳賦水之薄如此要茹荼
者所獨知也比聞松茂番夷為警由前此未悉公之

名公翰藻

卷八

聖

德威既震既柔將彌伏之不暇而豈尚煩坐籌乎戒
行頗迫適丁南坡僉憲行敬此裁候起居

又

春明忽漫言別遂及三秋每惟執事伏鉞樹旄惠覃
南服而賢猶緬顏跼趾困滯於逆旅中鵬鷗之相懸
固如此哉迂愚之未誠宜為盛時所弃然省愆自訟
無竊鈇之疑而有鑠金之罪當塗者不究本末而直
欲追錄於數年之後此何理也夫觀其所舉則事
可知貪女之難於售嫁豈其容之不飾歟今部中需

次而後至者率以先矣居外郡而有力者又從而捷出矣臺省之英固不與焉積薪攫金之喻意昔人殆為今發也况素衣盡化桂玉常虞時從親戚間假貸度日藩羝輟餉有不足以擬其窮者辱執事愛念之厚枉教存慰增感增感

陳講

與張東沙

日者老母歸定之辰過蒙台慈速動臺使特領禮奠備悉情文哀死有章慰存有教重局生耀寒谷回春

名公翰藻

卷八

聖

揣不奚堪拊膺增愧雖嘗時使裁謝倉卒莫盡披陳竊以蜀土多艱天行弗若兩賜平候井畝為墟五稼未登四民告饑屬當待哺之日咸懷思亂之心橫起妖言煽搖羣衆隨風附響十室九逃在一省莫甚於吾潼在一州莫甚於吾遂尚賴真賢在上作用非常身切惻痾心嬰赫灼周咨廣聽忘己盡人體究物情敷宣濺澤首蠲租賦以示寬綏繼割邊儲以均賑贍隨事救敝因時變通折衷損益之宜曲盡易簡之道政必先於體要法不弛於明威故能外戡強番內弭

奸宄潢池寢揭竿之警窮閭還貼席之安願惟鄙人尤多馮籍大荷悒悒之賜獲親奮錫之工宰木風恬塋土日就罪愆雖未可贖情事庶獲少伸飲水必德其源投桃必思以報謹專使者伏謁台階聊代顙首之儀敬布由衷之感有懷臨楮不覺多言仰企鑒存不任惶恐

張治

與張東沙

遠承尊翰兼枉厚幣祇拜豈勝感荷西蜀地形古稱

名公翰藻

卷八

宋

天險保障之任實聖明所簡也錦城千里便穆然流化矣何幸何幸近日王侯谷公乃以地方事見累蓋巡撫者非盡以軍務設也夫何與總兵戎者並罪此時事體亦大舛矣可歎可歎初山西虜患大甚論者因及之今遂以為例作俑之議可不慎哉然隄谷亦恢廓手也蜀士且不滿之其俗可駭惟公老成鎮密凡所歷皆有遺愛則蜀當感化於德教中矣昔張詠治蜀曰吾以齊魯待蜀人則蜀人亦以齊魯自待其身千載之下流光相映稱前張後張矣使去謹此

布謝臨楮馳戀伏惟尊慈垂鑒

楊言

與張東沙

時格新奇淹我老友直為世道慨也辰下計當拜新
命矣此卜之往來士口匪諛匪諛不寸幼失學識伎
倆碌碌幸入仕後嘗時私竊高賢以自淑不意耶耶
錯步得寸失尺語謂四十見惡其終也已况言又逾
六年耶自歎自歎勉強楚行匪特為五斗以娛雙白
老親寔欲效臥薪忘期顏面於故舊耳敢問數椽十
名公翰素

卷八

四七

潘滋

報督學

昔吳公言偃之宰武城得士如子羽言於夫子曰其
為人也非公事未嘗至大夫之室子羽貌陋而心正
夫子曰微子之言吾以貌取人幾失之矣由此觀之
不見大夫此一事也而可以知其人焉昔人謂人固
未易知知人亦不易子羽不過吳公則閔閔矣公之

軍葵也合去之二十餘年葵之士出其門下者衆矣

公每謂人曰吾於葵得一士焉曰潘滋非公事不得
見焉惜也公視滋如子羽而滋不能以子羽事公也
滋七上春官未嘗一至公卿貴人門而公卿貴人罕
見其面及為登州推官久之不調故人在選曹者無
數未嘗一書抵于政府此其心與子羽不見吳公言
偃之時千載如一日也與前在葵源不敢輒見大夫
之時二十餘年如一日也豈惟此一事如子羽哉子
羽載璧遊于江南蛟夾舟欲其璧也子羽投璧於江

名公翰素

卷八

栗

三投而三躍之斬蛟而去當是時子羽岌岌矣滋六
投壁而斬蛟者數矣安得而不岌岌乎哉有滋以為
澹臺有公以為言偃惜無人焉以為夫子爾矣公既
入朝繼公為令尹者石厓周公也石公為山東按察
使滋為登州推官逮任滿石公考之曰古心古學蚤
已流譽於鄉閭惟斷惟明近益徵賢於郡理石公之
知滋也亦如公之知滋也以兩賢而不能荐一士豈
非命乎故曰滋不能以子羽事公也今者既以罪放
弃念此生無復受教承命之階將何以為效報知已

之地與所以滅恥辱之道臨去謹為書以對并賦
歸去來辭與前在海上所撰觀海集嘯志老人齋上
庶幾知其以說見疎或不以忠見疑則雖死無悔惟
左右留察焉

名公翰藻卷八

四元

國朝名公翰藻卷八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九

王廷陳

寄余子

寄舒子

簡錢子

寄友三友四

上翟中丞

答劉松石

答翟子

答劉子

答顏子 二首

答顧東橋 三首

與朱別山

答吳太守

名公翰藻目錄卷九

寄童內方

答人

答應立齋

答張東沙

答楚藩殿下

答林少峰

寄魏軫野

答郭桐岡 二首

答虞文表

答柯雙華

顏木

與柯分巡

許宗魯

與皇甫子循

答張少岳

寄上黃司空先生

潘墳

與潘方塘

張岳

答王樂谷

與陳紫峯

與林希元

汪應軫

寄鮮道長

與吳縣令楊德周同年

胡侍

名公翰藻 目錄卷九

與馬仲房

答吳邦貞

答劉致卿

舒芥

與杜才亮兄弟

與吳縣令尹涵府先生

與同年宋司馬

與越坡

陳琛

答朱墨溪

寄黃孟偉

聶豹

與彭垣

目錄

國朝名公翰藻卷九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王廷陳

寄余子

懋昭足下昔偕館院頗厚睚與曾不幾時子以憂去
去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離合子所知也時吏不宜
指其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
可為知者道也春仲晤令兄悉子幾死奇禍得失夢
幻無足芥蒂更計子首夏經黃必獲駢展謔浪信次
布歡臨江遲侶獨徃微吟數而不數今晨書來乃知
仙舟徑泊鄂渚矣令戎歛歛移時涕泗交下豈緣軀
蹇感慨易生誠以二三良知星虛莫覲僕已繫匏子
復翊翼過此不晤世路風塵恐末覲無由耳僕林居
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異詞賦小技亦無足煩
其思惟紆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
俗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
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
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

盡調倦則偃卧卧不為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
心莊老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
滑磴危鮮不緩却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大
畧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詞翰比麗把玩未釋
豁我心神二詩稱荅更希報章

寄舒子

厚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
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
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
名公翰藻 卷九 二 子

又以一二宰執藉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
耳叢時交遊見僕狼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
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
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為伍身非
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
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
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覬蛾眉敢云見姤行垂
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
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

集回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
旦竹林之侶假麴藥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
因之長往者也自外身累百垢長為世棄乃稍稍稅
拘攣之文遠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
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設窮居之高
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墮甑
幾翔於鐵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晚
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秦鹿頓纓志在豐草
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愚殺之國過仁之主腴飼
名公翰藻 卷九 三 子

之所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
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
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
僕誠欲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
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
能免乎方將脩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
贖妻子長為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
矣風便再錫教旨

簡錢子

錢先生足下僕聞交貴神交知在知心故圖牒相信
允矣良朋對面而疑奚啻千里僕退伏林壑十有六
年平時海內之交雅稱道義者往往隻字不加輕擲
若士獨於門下介紹未通非有杯酒之歡岐路之觀
也吳楚各天非有此隣之接親知之暱也柄擯殊途
非有班聯之綴朝省之素也混迹樵牧畢志婚嫁非
有隱逸之尚遊覽之奇也四十無聞文采沉滯非有
虞卿之著潛夫之誤也夫境隔迹睽慳平生之雅履
卑處下乏驚世之譽不知執事奚所見葦蓬羣嘉尚
名公翰藻 卷九

先之以華牘申之以腆儀傾蓋為歡吐出肝膽肆我
口君耳必睦輸君惻我衷輒投斯白首有猶新之議
同心有離居之憂也自慚凡鳥必厚鳳題豈冀疲駕
乃來駿顧嗟乎新知易棄末契難全河源之槎遙征
在眼延平之劍復合何時江路阻脩雲翻莫假天風
良便惠裁德音

寄友三友四

四兄於先人有骨肉之恩有師弟子之義又於兄弟
中貴而且賢至於三兄久以孝廉葺於州郡三代之

遺直也中流砥柱非二兄而誰夫人生而敬愛之死
則陵其後人或生而面譽之背而毀之或指其微瑕
而掩其大美或平日隱蓄忿怨幸其死而泄焉皆市
井之行非道義之物也夫士者以其異於衆人也使
與市井同行焉烏在其為士矣翟公云一死一生乃
見交情左丘明恥匿怨而面友者先人肉死未寒乃
於一旦聲吠衆攻又於先人深為詆訾兄忍聾之乎
言者縱不惜先人獨不自惜乎使人亦以此加於兄
及兄之先人能堪之乎夫生死異情面詭於心在賓
客為薄於交遊蒙羞使於骨肉而然竊恐翟公之門
不屑書丘明無所於恥也今也取賓客之薄道攜交
遊之病德舉而施之骨肉之間且士也甘擬迹於市
井弟頗為衆不取也嘗葺羣而擠勇者必仆族而撓
勁者必曲一倡衆和謬素為緇能使明者改視聰者
失聽鑑亂其照衡毫其于是故仁義不足恃律令不
可憑固懷刑者之所危聽訟者之所惑也弟每念斯
事輒仰天叩心潛然泣下已復據臂起立突然壯夫
犯衆怒而不悔就刑辟而無愠是豈闇於機宜而與

俊傑異識哉誠憤其妄詆先人兼恃二兄之砥柱也
今觀衆議誠如風影芒無住著至所云祖儲則所謂
上古之事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葦已當年目擊之
人其上壽者已齒落髮脫龍鍾擁腫語不可了矣其
下壽者久登鬼籙骨肉蔽於下陰為野土矣當年髻
鬣之童又見二毛稱翁矣國經三帝矣家見玄孫矣
必欲求明以為分析之據當求真漢之官魁魁之吏
冢墓之鄰腐敗之牘又當有還魂之術起諸先人於
重泉然後就聽於幽宮責逋於異物乃使亡是司厥
名公翰藻 卷九 六
烏有執槩憑虛布籌安處職出歷代文薄旋為補緝
飾已陳之迹本致多之由又恐毛穎告勞昏價騰貴
矣先人彌留之際諸父諸兄皆在省視未葦一言及
之張本今日若但口語傳葦非法家之事衆屢爭中
復難証佐想諸長者必有迥出尋常之見又有萬無
一失之策非弟稚嫩迂腐所及弟為此說祇欲為衆
巧叢一咲耳夫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
言弟之求敕於二執事者屢矣舉今日之事唯兄之
命而甘心焉且兄亦許之解矣然而舉措不一特議

靡常令人轉增疑懼柰何柰何老母連日憂泣過當
幸兄大賜張主以寬母心若吾輩固魚肉也

上瞿中丞

執事以名世之才發迹於齊魯之墟揚聲於金馬之
庭掇精於墳索之域投足於賈馬之室僕亦幸然同
朝侍尾鵷鸞之班然竟不得附交遊之末接殷勤之
歡奉譏彈之益獨於名家卷牒或覲篇什竟日手之
高誦微吟恍若瑤華之在握明珠之照眼也氣奪心
悸三嘆不已又安敢擊瓦缶於黃鍾之側遭曠洎而
為野音哉既而執事出禁闥提兵符鷹揚河洛豺狼
滅影頓使戈鋌化為農器文事武備古罕儕倫僕時
亦以口語橫遭譴逐待罪裕州無疥疥之賢而負不
堪之福以致拜揖違宜逢迎失措暴擊之隼乘其摧
頽營樊之蠅共加搆會身淹梁獄履影吊心不能上
書以自明叩心以致感而文法之吏背棄繩墨無折
中處平之心而有重羅深錮之慘曩時道義之交一
旦畢素改往長與罪人比暱乃獨執事不奪多口垂
光扁禁勉以加餐再為授簡失路之人恩成不報是

後垂翅故棲不務矜飾高乏丘園之貴卑無簾肆之奇在泥淖而媿龍蛇之德處山澤而寡珠玉之光乃徒伏迹於蓬蒿之下甘心於鹿豕之羣每謂龐德公隱於鹿門率妻子以躬耕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滄浪漁父鼓枻行歌皆楚之逸人也心竊慕之學而未能志惟切於苟全自謂可以無咎豈知羗夷起于門牆而猛獸之爪牙乃在手足也向非執事至公至仁深知其不然力為之引手其不墜萬仞之淵飫羣虎之腹哉夫曾參殺人言之者三母為投杼羊斟子之不

名公翰藻

卷九

八下

酖人也其敵且信之夫祐之賢不及參抗之親詭如母然此信而彼疑者何也故心跡見諒異域即親擬議乏明同枝何益昔人有謂日受千金之賜而不可以為知己者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為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多可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秦而星死信於燕豫讓衆人於中行氏而國士於智伯彼之心以地移行目主異者何哉誠以知遇之難思欲一效其忠誠委軀命而不惜也執事秉節鉞之權總連帥之職深仁淺孚湘流巍名俯乎衡嶽方將

建不朽之業流金石之聲豈徒稱雄於翰墨爭長於詞賦哉僕當以其微能述父老之言采葦見之實於以顯序功德彰示方來也且翳桑之餓人猶能策名於後世僕雖德輕鴻毛賤同土壤猶庶幾與此類比乎肝肺之言敢曰執事布之

答劉松石

不肖倘極諸惡於世無復比數退伏丘壑志惟苟安豈期罪戾上延先君不祿仰天呼號萬死曷贖不肖兒時先君則曰子遭事苦執不能詭以媚時時之人

名公翰藻

卷九

九下

亦莫或予媚也於予莫逆惟松石既辱不棄獲締姻好則又曰予之為此也使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忽枉書慰追憶先言且讀且泣屢展乃能竟牘嗚呼痛矣夫知己之感逾於骨肉仁人之籍映於車馬哀訊慘於淚涕交情見於生死嗚呼厚矣邇年川靈失職河流逸軌公私病焉執事者出遵神禹之故智寬馭子之深憂然又不俟八年之久不資馬璧之沉而大功告成萬世永賴大抵不與河爭固所謂行所無事者也今世士率喜事議事則喜鑿又病好爭且苦失故

實使執事入而當國一如治水則新銳之士踈而終更之患息矣臨書感切言辭寡倫惟長者亮焉

答翟子

青石先生門下僕辱泥塗久矣乃於門下深固士之遇接上客之歡感何可言昔信陵君迎侯嬴於夷門嬴故久立信陵君於市信陵君執轡愈恭嬴乃曰今日嬴之為公子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張釋之為廷尉王生廷使結襪或罪之曰柰何廷辱廷尉生曰吾老且賤自知終無益

名公翰藻 卷九

十

於廷尉故欲以此重之當時莫不重王生而謂釋之賢者夫侯嬴王生賤士也執轡結襪鄙節也公子廷尉貴人也以賤士舉鄙節加之貴人且曰為公子重廷尉也是知狂生者大人之資勞謙者莫踰之德由此觀之我公之不恥下交加禮巖穴求之往執擬諸前聞心迹豈詭譎哉安知他日之誦今僕不得為騷尾之繩也兩辱歲書之惠頓使生事昭於農人春意回於窮谷而又寵之華牘獎接出望情旨鏤心誠非鄙生所宜蒙冒至於宅里之表猶為林壑之先短楮

鳴謝辭不悉悃

答劉子

僕屏伏田野十有七年追憶昔時海內親知恍若夢寐豈意復於江邦得奉冠蓋然君面既非曩範僕首亦見二毛顯約殊踈遲暮各迫雖幸接杯酒之歡效斯須之敬歌曲未盡候吏促征轉盼之間已為陳迹我心誠悲君想同之也冬首復犇旌節暫駐江干僕以卧病未緣蒲伏候謁乃計返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鮮侵晨起除飭內治具玉趨在瞻松

名公翰藻 卷九

十一

桂舍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趣會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戒林壑無光覽要見嗤世路蕩茫再覩何日厚以集序見托竊念才非卜商安序毛詩識非侯芭曷足以言玄也但願在知己敢謝不能誠欲效其區區章以全璧借觀使探作者之心發高人之蘊庶興揚厲切拍贊述當徵僕得附名集中亦不朽之託也執事以為何如

答顏子

僕年來憂病侵尋素絲生髮情懷寥寂鑒觀已非故

吾懷侶忽如異世雖與吾兄同為楚人兼號吳越然已十年不一覩見漢之廣矣命駕何期近日薦剡僕名每溷諸賢深用為愧二公知己誠未可忘但使吾輩猶堪世用彼表及之忠固在國若奸為私遇述謝稱鼎萬一檢士宵人因緣脩謗無益於報祗足為累耳又諭所聞云云竊念僕之獲罪子所知也幸然灰棄塊然雌守一壑甘足青雲絕想久矣即使掩瑕起廢流潤枯槁彼以纓綈趣就班行當見木強不習軀蹇非宜俗忤事違褊心復觸前轍必遭天幸難再彼

名公翰藻

卷九

三

或沮之于僕信功德矣然僕無辜告者過也若吾兄懷卷舒之術蘊龍蠖之神固宜揚末路之光救東隅之失但恐巖洞留人猿鶴戀主使君顧侶眷樓朝駟車而夕還轅耳如前所聞宜勿在念

又

僕嘗謂兄古心出乎丘索雅志存乎春秋絕藝比於商偃偉識卑乎遷固而又該獵衆能顯明臧否誠良史之才儒彥之選也往者館閣不收辱以州郡繼又偃蹇林廬屢薦聞罷僕每私心恨之今者國家大典

假手於兄然則兄之不用豈為今日待乎斯造化之微非時人所測也僕於門下數十年來誼託知己凡知己之交望有長則為之揚也望所少則為之掩也今海內有揚僕之長掩僕之少者不於兄望而誰也僕之不學兄所素諳兄何不務庇覆使善其短乃於已則謙讓太過於僕則虛褒溢美致令長者誤聽禮羅不置為有司動誠非所望於兄也兄豈惜交眷濶將緣此為晤言之資乎抑惡其久冒虛名故引之共事俾有作為窘以所乏使露底抱不令復能欺人也

名公翰藻

卷九

三

僕以兄不釋之故故敢為此激辭以怒兄冀免耳若兄以為斯書遂成文采甚著忌於獨當念僕辱在交游最親且久必務招致俱富聲稱僕於親老既除即日就道脩謁館下適際厥成欣然利覩遂以其私握手譁浪省問勞苦於是無撫拾之勤而有名字之寄是垂翅之鳥假翮於鵬鶚裸壤之夫借飾於龍章蒼蠅之微托速於騏驎也若強以非能必羞知己詩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此之謂也

答顧東槁

竊念僕楚之鄙人也非有曾史之行游夏之藝亦非有嗣宗之放矧疲之褊徒以負其質直闇於媚順耳而法吏見繩流俗不恕瑕蒙固已不無指摘復為已甚雖在親暱且謬於聽矣乃獨我翁昭之渙濁之中出之衆多之口綴之表薦之末後雖朝論異同希音鮮和振滯之議抑而未施而景曜末照蒙冒陰巖丘園之賁實逾束帛僕恨不能蒲伏遶序激昂風雅跪進萬壽為報耳昔人謂蒼蠅附驥尾一日而千里即使僕藉匪人之援取當世之榮訛與老沉淹之濱而

名公翰藻

卷九

五

為長者所稱引我由衷之言非敢為佞也往歲辱示佳集僕讀之辛業可謂極諸體之妙總萬物之情矣曹劉或可方駕諸唐當得北面今之作者舉非匹儔使僕循環吟頌欲罷不能旬月之間楮勞墨故雖欲有所贊述而遂自莫參廣致難括觚翰間操輒爾罷閣尊教云云愧報曷勝茲復辱示緩慟諸篇讀之悲惋歎絕乃知長歌之咸有甚於哭泣矣但卜商之哀非所望於達人者惟翁以數命自慰無損天和豈惟門下之士實有幸藉而邦國其賴焉偶值家累嬰懷

尊命且未能應使者留滯坐此春首為太嶽之遊當勉成自致門下請教

又

我翁不知僕之寡陋猥以志事見委使僕非有拘妨得以山澤之遺執楮墨之伎備綴拾之後豈惟階之為榮亦以托垂不朽誠藝圃之雋業學士之幸際也余僕有母之喪除服在秋初襄事在歲杪僕聞先王之制禮也不肖者致而及之僕誠不肖然即使僕違苦塊之制就館局之徵昧吉凶之分禮家必誅法議

名公翰藻

卷九

五

無赦雖我翁之私僕恐不能多恕也即恕亦不能解之多口也昔漢天子登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獲從事深以為恨主上恢重光之大業建中興之令典中外載筆之臣摘文之士皆欲竭其區區冀有闡述務以細流競溷海漬而僕竟以凶制見奪日緣無從機會坐失僕獨何心能不歎乎且僕林居二十餘年陸沉疇隴厭絀前聞家蓄圖牒經歲不一寓目間一披荀展冊舊所記憶茫若未覩小屬篇章時月不就文采日滯虛譽漸虧加以客冬稚子天喪自愧

齊物之識不逮蒙莊索居之過深於子夏哭母之餘
復遭此痛遂致昏旦若迷志氣俱損耳目失職眠食
皆害齒髮已非故吾哀憊居然可證其不足采明矣
楚地雖乏才奈何今章莽落魄哀疾失學之人獲參
文儒之末溷重大之選乎聖主方弘孝理著作要
指務依至仁而我翁兼總條貫其承淵衷凡所掄
使必歸長厚不屬新佻至叛禮小人必加痛斥使門
下不肖之生庶幾改及於先王之禮曰得全不材之
真道兩賴之責紓弛靡之悰則我翁之愛僕也不已
名公翰藻 卷九 七

深乎使回敢謝且辭惟翁其諒之

又

教至知我翁已獲賴子所謂一變足矣而又益以王
子可稱聯璧僕之不肖何足資賴乎僕果蘊藉異等
兼無親老乃索價以為高擬跡於棲遯則宜罪責不
貲耳僕於二端已具前愆吐情實但冀我翁賜遂
陋襟不圖嘉命再辱於丘林使者接踵於道路郡邑
長吏應命詣廬脩詞催發使僕辭謝末由愧與感俱
奈何奈何翁若廉其非托容其在塗愛僕以德使得

成禮察僕寡陋使得履蓋不役其短則綿力無負重
之憂晚節免狼狽之誚是我翁成我之恩誠加肉於
白骨也其或廣下體之收積纖全之益欲其與於斯
文則僕除服有期復在不遠彼時緒風減暑兼之志
事筆削已定僕當倉皇就途伏謁門下必遂快觀之
私因而分譽於羣公附名於令典是僕生成有名沒
稱不朽皆我翁之賜也使回畢露愚抱悚息不勝

答朱別山

往歲得聆高義竊願執鞭繼入會城再接緒論頗有

名公翰藻 卷九

七

卜隣之想人事乖違每恨私心之難諧也今晨得奉
教言展讀不釋如慰饑渴乃知故人見懷猶為切至
心神苟串跡何足云所論志事使僕非苔塊之餘得
操楮翰從長者之後倘擬議之末冒掄托於今茲表
文采於後世豈非不朽之盛事雋流之深慕哉而憂
病見妨坐失機會僕之不遇命矣兄當率先諸公執
簡以往總理科條鄭重要指網羅聞見囊括故實比
論禮樂希蹤墳典使四方之人知良史蓄於潛夫楚
材協於古稱固中興之令圖章逢之共榮也如此則

吾輩進止實異而同若務齊其步趨恐未為得使回
專此勸駕不一

答吳太守

前書致辭皆出誠怛乃辱後命催促既以迎致為使
者勞又以束帛為公府費煩我君侯重我罪過且館
局已得二妙雖乏僕輩數十何虧於偉製乎况所貴
於文者以其人也自古賢哲豈有執親之喪而應聘
遠出者乎使僕果有異才槁翁之知非誤漢東之讓
不虛而棄禮赴徵蹈於罪戾違於孝思則雖有嘉言
名公翰藻

卷九

九

寄童內方

僕於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強赤壁一別憂患相仍
兼之阻脩缺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執事
暫違供奉展謁桑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之罪復
有憤懣之悵冀仲於知已幸毋惡其強聒也去夏願

公以興都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得館閣載筆
之臣名家之彦乃可持衡義例樹幟斯文也如僕纖

瑣除籍放誕廢業衰憊候死之人何可與此使者至
門閉拒不內作書辭謝頗為哀懇而顧公不釋徵命
屢至且牒責郡邑於是鄉里親知諸父兄輩皆謂東
槁鉅公自童稚知汝違眾怒薦汝汝縱不欲預志事
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郡邑當見讓其咎由汝非所
以事尊貴者知已承邦大夫也僕不得已許之行然
猶遲遲度中秋書且成可往耳比至其書果草創畢

名公翰藻

卷九

九

矣僕才不逮二子遠甚何敢高議得失破其堅白有
所助益乎况僕私心祗欲如前所陳幸其既就而顧
公乃以進書表見委又摘教事令僕綴之數言此外
未措一辭矣僕每謂諸師儒曰書上必無署我名我
本無勞曷敢分譽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知也夫
書之可議不但 聖諭所云體例不合事實差誤而
已而 恩澤橫流薄譴而厚賚誠草萊之溫潤灰燼
之鷲焰也近耆東槁復有薦疏而當道余駁謂僕著
名貪惡云云吁冤哉東槁果禍我至此也僕之免於

狂吠者久矣而今一旦聞此聲也何為而至僕哉僕自作吏及被廢以來積蠹累垢殊詭萬狀即有智給未能縷數獨缺一貪耳而好事黃門為僕補足不意晚路幸有此遭且即書罪之瑕類難窮矣而乃根淵往事造作新評意在重錮密羅絕繫出抵而刮索未詳指其所乏是雖忍心點壁而天下耳目其可塗乎彼之為此豈以僕欲於此因緣出爪覲攘腐鼠乎嗚呼誤矣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飭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

名公翰藻

卷九

三

津工鑽刺之術聞談官府則如爰居聽鍾鼓駭掉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詛詈恨不掩耳蓋知其愚我也一日之間卧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往往迷節候而詭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妻妾所謂婚嫁已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心知日蹙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顰蹙竟日百不一應又親近者觥輸之流家驥人璧欲應時改轍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賁則前薪見凌故悉置不為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此非

索價為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啓蓋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脩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恃其素昔新敬不加則虞頓擲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諂口之資庶幾得此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舄漬莓家人粗為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朝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首足疾苦不勝拘

名公翰藻

卷九

三

學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率至地而僕要領本強極力效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賁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而今乃用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鯢魚在鼻鵠鼻在耳又如魑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鍛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折趾之兔寒廬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可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之威哉雖然業已廁名其末而欲逃其咎

苟不得知已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祇以
發笑而資嫉者之口耳外荅東槁及陳大巡書稿附
上以見初志

荅人

客久歸自興都過辱獎接展謁王庭遂得附賓從之
末承清宴之榮愧無詠風賦雪之才乃有宋生枚叟
之遇既又勞我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為敬崇榭曲房
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絃肉競奏宮商暗移義和既逝
蘭膏嗣輝逸興狎惺千霄薄雲禮廢罰弛復遺纓絕
名公翰藻卷九

卷九

圭一

荅應立齋

執事治黃漢循吏不過至今黃之父老歷述邦君未
嘗不鄭重戀慕於公也公之得民若此而當道之評
輒大紕繆又未嘗不恨賢哲之多屯衡鑑之失職也
大抵公論在人失之朝則求之野失之上則求之下

蓋朝聽遠野聽習上可誣下難愚也彼此得失之間
公私之判久矣僕嘗以此自解今又以解公幸公自
信不以為佞且不輟變以徇人耳去歲以事赴會城
正以見公為幸不意酒我者無賴病醒適歸矣是後
欲遣候則惻懷曷仲欲躬謁則冗病兼奪坐此因循
遂成弛慢我公不罪乃加禮焉即此用心彼流俗淺
人計施報於銖兩者當異日談矣晤語何期抽翰慨
歎

荅張東沙

名公翰藻卷九

圭一

明公鵬圖學海鳳覽儒林談藝則沃柢以敷華議政
則具儒以本吏獎恬而抑競故亢矯之士蒙褒畧迹
而求心故流俗之毀不入蓋人倫之師表非才品之
能盡也邇者借重湖湘甫歷時月稍稍頓飭政局維
新故近習則胥吏以及輿臺遠聽則州郡以逮邊徼
多歷則父老能評則縉紳皆謂明公敏作能精寬大
無漏暢適非誕精覈不苛誠百司之偉程連帥之攸
準也至於退食從容自公多暇則觴翰必操圖書在
案誰知岳伯乃屬文儒其或游曠故墟感慨陳迹酬

鸛鷀則傷神處士之遭醉黃鶴則引領仙客之駕惘
早則企沾神女之雨苦熱則顧當大王之風執羊公
之政則殘碣旌思踪周郎之策則斷岸表烈近寓堂
階邀盡封城九觸情悰必歸篇什信知弛張乃文武
之道體用為姬孔之學江山誠詞賦之資矣今又加
禮巖穴寓目棄遺使者至門里人皆謂樵牧之鄉何
有尊貴之賜如此竊念僕樗如無用灰似不然蒲柳
先秋桑榆易暮泥塗曳尾霜霰被顧志以氣衰病緣
慢積檢徃作則顏汗愧其不工擬近製則心塞竟爾

名公翰藻

卷九

五

難就老徵遂著壯圖已隳豈意調偶合於希聲武幸
憐於獨步固知大海不拒細流非有色絲乃來束帛
嗟呼蟠木厠萬乘之器駿骨辱千金之求愧乏先容
諒慳後至長疚難旦每悲甯氏之吟寒谷雖春莫報
卿生之律尚待緒風減熱病骨稍蘇自秉穢形敢求
良範雖負朝於尚白寶望教於思玄

荅楚藩殿下

楚藩殿下昔承清宴倘極樂方賓從逡巡履綦難還
若華既逝蘭膏嗣光車急馬煩履遺纓絕客稱既醉

主賦無歸譴浪譴呼縱誕無忌優容特至形勢兩忘
雖古免園之英小山之侶其所遘際何足方擬茲者
獻歲茲春元旦且及華燈預製火樹夙成輝焰蘊而
俟揚綵肉奮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煙呈五色龍飛
星於几席生彩霧於欄楹透蕩電於綺疏備生品於
采繪而又啟崇大雅招集楚材於是漢水為醪大別
化肉棄餘之沾與臺鼓腹滴瀝獲濡末列醒煩誠君
王壯麗之極娛儒生希濶之幸觀也陳何人斯亦獲
溫芋書幣至門倉皇拜受即以告諸先廟修諸親交

名公翰藻

卷九

五

巾車既脂征徒已飭而節神妬賤寒疾忽嬰方謀騶
躍以就途豈意呻吟而伏枕徒使神馳念徃欲罷不
能瑋聽奇觀彷彿無地豈世俗所謂斟酌有定佛氏
所謂緣分未至者耶若以君王之惠得免溝壑之憂
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沼日以狀朝雲而譽雄風固有
日矣口授報書感懼實積

荅林少峯

弱冠通籍遂獲附尊甫及少谷交游之末昕夕貪聚
甯言難忘豈意事勢喜更散落旋出于時侯以口語

謫官裕州隨中法吏視我車服歸矣曾不數年谷翁
奄化異物尊甫亦遂倦遊撫時感往能不悵然繼聲
執事雅擅絕藝立致青雲擢藻擢華鷹揚虎視一時
脩辭之士靡不推雄奉雋於門下者以故家聲益振
舊業不衰而又器慮宏深措行周慎物情難害時論
莫瑕誼在通家私喜良切近者剖符常郡流惠江鄉
歲值大侵政適寬猛饒而不害民賴生全溫潤餘波
激昂隣國棲遲莫觀慕戀徒深乃今幸以鄙事附致
請教之私辱我執事示以周行擲之近作僕行坐手

名公翰墨

卷九

主

之循環諷誦莫不淵源騷選奴僕諸唐掩近代之名
流振前工之絕響使僕奄有奇珍光爛笥篋既歲復
歲諄客示倚顧僕何幸得以燕石而博隋珠乎僕老
矣從事斯藝為歲頗多往往矜焉享藝謂殆庶幾及
觀瑤章則目奪氣沮抱慙醞縮已焉杜口瑗也知非
欲取舊車悉從焚棄而兒輩止之嗟哉遺醜幸君無
厭袁督力嗣德音深冀起予因之改玉

寄魏軫野

聚首不覺樂離析既久則覺悵悵耳而執事曾不一

字見及相忌耶抑冗奪耶可怪可恨鑒來辱寄物怪
恨少釋酒甚佳即日開尊一飲至醉如對故人豚肉
香味頗劣教云金華或贗也一笑一嘆執事以解牛
妙技小試割鷄不憂不及但虞太過耳夫明而晦剛
之剛而柔出之此龍蟠之竟伸聖知之妙施也僕常
傷於虎者故以此告君而歷龍門之險者或可與言
舟矣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僕不能自計安
能計人哉而獨願忠於足下故以苦口之藥進幸毋
曰汝何不自醫而遂吐之也

名公翰墨

卷九

主

答鄧桐岡

伏讀佳章雖程古範不詭時趨紬繹性靈濯磨風雅
雄才據勝吳致通微應景構辭非補假酌形數象
象逼生成卓然名家允矣命世王孟合體始稱前身
河洛諸賢恐難方駕信玄譬之冥詮空叅之上乘也
幸唯自信非敢獻諛

又

廷陳謹啟桐岡先生僕於左右輒有所薦幸君侯聽
之客有居門下者施生雨泗上人也龍琴琴能自合

材質由膠漆微軫以上不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為曲
操彼誦之曰是可絃輟譜而被之五音不與能書書
兼真行草八分又能漢楷能篆刻能雜畫數者雖未
臻妙善然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為疾響為慢聲
其疾也則激烈悲壯若劍客互擊瞋目而語難忽然
為慢則闌緩婉媚如孽媵病姬呻吟澁訴欲盡而不
能予每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之暗移歆戚
之驟速也其最奇者則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
畫不消體裁各具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

名公翰藻

卷九

三

下

一絕即有炯眸非極視轉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
可得其髣髴誠文園之絕技平生之未覩也僕見古
昔丸奕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記籍亟贊於聞人此
君子下逮之仁曲成之誼也況生所能乃儒術之支
裔學士之旁暢乎即其人跌宕負氣澹泊寡營羈控
莫施踈逸近達雖無典學之績而妙性資之合雖在
常素之賤而蘊紳珮之器雖被泥滓之跡而勵振刷
之操雖窳惰石之儲而絕愠怨之色至於負俗之謗
時時有之人不以病生生亦自謂不病也然則僕之

禮之獨以其能貳僕於暇日於後二藝面令為之知
其非長茲不敢殺乃以所為敬致記室一以明慧匠
之未乏一以證吾言之不虛我侯多材藝而好奇其
於此子必有鑒賞矣

答虞文表

友人王廷陳謹以木一具折價九金曰使者致之文
表先生門下不腆可慙要實吾言耳昔在孔子脫駢
於舊館延陵掛劍於徐君思涕出之無從貴心許之
不負此生予之紀情先民之貞則也而僕獨於君無

名公翰藻

卷九

三

恙之年預此不祥之器無乃謬往指而華人情兮矧
我執事術擅長生容成難老名漏佻宗之籍永無就
木之期而區區必踐前盟不為忌諱者良以君子謂
生為寄達人齊喪於得兄警凶可以保吉有倫延能
無患竊恐區區此舉結志雖勤效用必虛矣雖然寧
使區區之舉無用不欲執事之算有窮也

答柯雙華

昨者枉駕漢口接宴舟中雖未竭殷勤之歡亦已愜
願見之私矣別後寅緣洲渚出入蒹葭越汚踰潛始

達于邱秋淺雨慳殘暑為虐沙坭泥濁飲酌非宜岸
轉舟迴瞻望難即至則叅謁逢迎日不暇給乃悔茲
行之誤然莫及矣逮辱儀惠既嘉且多自念一勞未
效煩費不貲能無厚顏使回謹此稱謝不一
頽木

與柯分巡

奉面諭中丞公纂興志誤欲召木充筆硯之後連朝
貽愕神龜如失十數年來躬親稿事書史文學塵積
蛛網重以體貌山野禮數迂疎少加約束則心煩性
名公翰藻 卷九 三十九
輒至流汗譬之林藪放逸之物一旦羈絆籠絡之
將有性命之憂非但不食不飲而已伏望名公俯垂
仁惻曲施風便早賜轉達善為裁辭

許宗魯

與皇甫子倫

不才歸田以來放達自居比跡嗣宗參侶謝鯤惟求
晦廢奚恤指誚竊意鴻標苟全翼以長年耳何知郊
畿小警遂厘簡書騏冀之選傍及豕鹿奔赴皇皇復
蒙璫爵竟膺一秩奉衛陵園揆之初心大不類矣勉

事冠裳整頓舊態老嫗再醮新婦是師良可醜也

答張少岳

辭澤以來數辱教下知感不遺銘題裏府而已僕自
五月去衡入邵歷永達靖經沅畧辰日者抵武矣此
行出沒山澗朋羣鹿豕採方言之未錄考夏書之遺
簡耳聞筆記庶有補於稗官上吊三閭訪次山望舜
陵仰濂溪尋子厚之舊蹟觀伏波之偉烈亦非徒耳
若夫用夏變夷興行作才聚未之能也因復下問不
覺冗長會典舊編真為草創乃者重脩諸作者載筆

名公翰藻 卷九

五十六

達法周官近參唐典存同以示目疏滯以昭華諸志
有成論矣僕職非掌故識昧時宜誠無一得以副高
明芻蕘之問三渠久無音洞野自完壁也至於主堂
妙選別有天人充之如僕所謂它生未卜此生休矣
人還適試事迫草草具復

寄上黃司空先生

某聞之古人重知己之報繼之以死夫死亦重矣而
以之報知己正謂知己之難也故敬仲感德鮑叔齊
同所生豫讓肅遇趙孟真蹶不悔往嘗過之而今信

矣初台明之撫河南也論者皆曰用人求備待物尚嚴某竊自危疑謂疎嬾便性不足以供職綿薄鮮任不足以趨事慤惓寡識不足以脩問庸劣弗振不足以宣毅自分為台明所棄外矣周旋趨走日見優容少紓初懷似有假借已而獨承間見過蒙推心之誨加以汲引之談煦若春敷沛如膏沃始什惑以自安繼心醉而莫踰乃知初聞之誕而憾今遇之晚矣奉侍光儀歲月云邁飲德無涯受法多種比及告滿既厚薦達之車速至遷移復勸留保之疏內願無良致名公翰藁

卷九

王六

茲何日豈羊糞下品獨嗜於曾西水芰微馨偏珍於屈到者耶乃者再承寵命董教河南即事愈增惶悚感私昧所名言冀得再拜臺下通布中懷乃以三月六日到官敬聞旌旄西指巴峽封疆有限徒傾向往之誠賊守孔嚴未遂樞趨之願謹回下吏竊附短書瞻星仰嶽之念假以先容飲水知源之心尚期續展春序漸深蜀鄉多雨百凡調鼎伏惟寶圖以慰士民之望

潘墳

與潘方塘

某屏棄海濱世務隔絕天上故人徒馳夢想勿承遠使垂教自喜湘素猶見知於大賢君子而古道古心者不遺一節之士某以力食為樂以終老為期感荷君相深矣執事直諫忠懇掄材於萬里外國家梁棟所需也廣厦萬間天下庇之矣因便乃克通問

張岳

荅王樂谷書

往在江右時獲接熊生萬化兩寄手教正欲奉問左

名公翰藁

卷九

王六

右東歸匆匆又三四年矣緬仰之懷非可言喻解戶至伏承教言簡審近日起居之詳不勝慰浣真州終非久居之地祠堂婚嫁粗畢似當束裝歸莆然莆舊業而世態紛華要之珍膳釀味之中亦當梅蓼存其酸辣乃有風趣爾此道不於先生之望而誰望安南之議士大夫談之數年然皆出於一種喜功利尚權譎者之口沉靜守道者初不談也大抵近世學術不明庸恥道吾士大夫往往犯見金夫不有躬之戒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奴隸所不屑談者而妄託

以為經濟自媒自眩且不論三代何如孔孟何如就我朝成化弘治中前輩亦有如是習尚否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跛行放淫辭以楊墨為禽獸儀衍為妾婦闢土地充府庫戰必克者為民賊而善戰者又服上刑聖賢之言良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柔婁之風終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既廢而復興東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為詭激縱橫之習故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之盛衰不外在此而在彼而在士大夫之心術明矣

名公翰藻

卷九

圭

且就今日四夷言之士大夫果有深謀奇畧能為國建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何也泰寧三衛肩頂之疾也河套腰脇之疾也若安南則膚爪之末爾舍肩頂腰脇而治膚爪失其等矣昔人有畫狗馬難畫鬼易之說三衛河套形勢切近一言不售則其術窮安南遠在萬里徼外未必便有實事謾為大言爾某守方拘文自知不足以料敵應變切恐今之談安南事者大抵多半畫鬼也次厓初到此慨然有勒功銅柱之意某屢勸以且去孔孟故帑堆中尋箇安身立命處

馬伏波一時之士殊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出口矣某前年八月抵此將及兩載多病兼以吏事素非所長旦夕俟以微罪訶彈而去歸卧林下倘先生歸莆得以侍杖履領誨言平生之幸也未有奉教之期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不一

與陳紫峯

張兄至敝廬承教且審道體近養清健益以為慰一臞之不幸至此圖其可傳者責在吾輩望分付賢郎用心采拾甚幸次崖在欽州經營馬伏波事業老氣

名公翰藻

卷九

圭

勃然岳勸以且就儒家故帑堆中作活計不能盡同然未嘗不壯其志也餘况俱佳勝

與林希元

奏已行追之無及亦不必追欽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

汪應軫

寄鮮道長

天下之治亂係君子小人之進退而朝廷不與焉君子小人之進退係朝廷之賞罰而君子小人不與焉

君子而進小人而退則天下治君子不進而所進者非君子小人不退而所退者非小人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善者而賞惡者而罰則君子進善者不賞而所賞非善惡者不罰而所罰非惡欲小人不進而君子不退尤不可得也是故天下之治在君子進退之後而其端已兆於君子進退之前欲觀天下者卜諸君子而已去歲偕計時謁先生於行臺方卧足疾以為初易水土未足以為病及至京聞先生以疾告天子以辭意懇惻不能固留其前疾耶別有疾耶抑

名公翰藻

卷九

主云

託者耶朝政清明賞善罰惡未有小隙而威德厚望先自引退不能不駭四海之耳目且吾聞之古之君子有志於救世者貴乎有通天下之量而後有超天下之功若夫子子然而行諤諤而言悻悻然而自好巖巖然而來望望然而去而未能成壺臺著表表於當時後世者也古之君子處已處人內外一致先生生在浙閩盡心取士采之衆論收之人望而叅之獨見冀得真才以為世用率之不肖亦辱薦剡戒諭諄復無非憂國憂民之言蓋欲生輩立身操行奮起事

功同為蓋臣庶不負於主司言猶在耳今觀先生之去與所以教生者不相似則處已處人未免二致且非救世之道矣當今之官惟御史得行其志而御史之官惟巡按得行其志先生誠使有疾不甚害事亦當強扶以週一歲則兩浙之地百萬生靈必有死而復生寃而復雪流離而復家室章莽而復良民山高水深風飛雷厲轉盼一二氣象萬千者矣何忍棄此就彼孤天下之望憤志士之心哉蓋治則進否則退進退由人者大賢以下之事有進退無治亂進退由

名公翰藻

卷九

主云

子

我者大賢以上之事大賢以上之事先先生當為而不為大賢以下之事先先生當勉而不勉可謂兩失所據矣古有稱匪其人謂之不任不肖既辱所舉使不能見幾取罪貽累於先生先生何不勉強一起使世道帖然君子見賞罰則思進以治小人小人見賞罰則思退以避君子聖明之朝則無有掛東門之冠投北海之簪者豈不為盛事哉沙筆千冒不勝惶懼

與吳縣令楊德周同年

來諭大率欲僕遷居以左避田侍御詞意纏綿非年

誼切厚言不至此感極感極正欲領教以圖嚮方徐而紬之但覺初執未必盡非夫御史之權雖重此其境畧主也僕賓也僕始至時非擇善而處也惟其所以為之宿耳賓既就館乃為主以移置之如禮何昔子產相鄭伯以如晉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對以輸幣之不敢暴露今僕之所展者將輸之天子其又可暴露乎而尚未壞君之垣也其何讓之深哉且子產所舉之賓禮有曰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京車脂名公翰藻卷九

韃隸人牧圍各贍其事而展其物恤其不足賓至如歸僕今不敢求事之贍且將別贏我於隸人之垣若之何其不類也來諭又恐罪及縣人夫君子之所畏者有禮有刑賓主交際則有禮上下相莅則有刑君子與其犯禮寧犯刑况禮有百順焉未有知道者而刑禮執事何不以厚望吾田公耶此僕所以自信田公之不我罪且將欲與宴好數日如趙文子者於執事所諭若有牴牾亦知不在深罪惶懼頓首

胡侍

與馬仲房書

跼伏丘園倏踰五十仰慙知命俯省昔非泯泯無聞何足畏矣而執事義不遐遺惠言屢及聆音空谷其喜可知叢余釋褐登朝歷塵省寺趨謁既簡簿領不煩是以仕雖匪優學則靡輟居常追隨茂儔逍遙詞苑深討六藝漁獵羣言辯析雕龍文傾倚馬間雖取嫉時輩而矢志弗諼乃若執事與余則又誼契特密麗蓋尤深時或携手給孤之園接武虛白之室歌詠言志杯酒叙心鳳膏績鳥羽以揚輝朝馬趁鷄鳴而始散方駕西阜則連壁足俾並沆水頭則登仙無忝摘藻若鮮霞夾朝日開笑若沔雷奮重淵長嘯若玄鶴戾秋空豪飲若巨鯨捲駭浪當是時壯志排山嶽浩氣衝星斗等彭殤為妄作藐富貴如浮雲若夫孟公投轄之燕曼倩據地之歌子垣南皮之遊公琰漳渠之會可謂擺脫微纒風致罕倫方之於茲恐或未逮而柳生及肘蓬斷從風悰欵未幾便都離析山川悠邈良會靡緣日月如流二十霜矣而時亮子言墓木已拱希尹君采近復告萎海內石交零落盡矣兩

名公翰藻卷九

絕業墮不可作矣點其愴矣不可說矣士奇伯誠頃
得西旋居處同方足寓勞結而士奇斬焉衰經禪期
高遜伯誠久困床第未驟勿藥余雖天幸無恙而齒
髮志意已成老翁塊處離羣沉憂日積每一念至忽
忽若朝醒乃知昔者之遊蓋達士之曠節生人之極
懽而寤寐思服若隔蓬閭可復得於城南別墅林水
亦佳駕言出遊聊以致適而興謝衰壯朋寡思存從
倚頽瞻翻增感慨雖有膏沐誰適為容乎時伏濁醪
一澆磊塊或假湘素頗滌苦懷耳執事步履星辰新
名公翰藻 卷九

知不少而久要之念不忘平生畧布鄙衷達諸記室
慎食自愛母金玉爾音

答吳邦貞

雲罕風於俄傳西邁虛詞示日渺焉莫懷儻在及情
誰能無憾使者忽至遙辱寄聲故舊諭衷意殊不淺
子以程期悠迫祇役弗遑匪遺決也平涼氣勢高寒
山川雄美崆峒朝那名超圖識黃奉雖邀往蹟猶存
暇日登臨足暢幽志但公族頗繁供億多負催科鼎
應不免為勞耳

答劉致卿

僕梳紱歲久分同死灰新貴之人多非舊識蘧蔭戚
施之態心復惡之是以一值未同輒意緒落落不能
瑋發寒溫語直拙之性卒難移奪故能閉戶忍貧勘
詣炎路間有枉訪亦不逢迎匪敢自詭高尚以附掃
軌鑿坏之賢直不受俗眼相白耳足下於僕既開盍
簪之歡又隔雲泥之跡而神交千里辭竭兩端曠覽
超然驪黃是畧破觥越俗汲世憐才薦逾久要情存
莫逆在古賢已籍有胡今之人而能然乎無以勉副

名公翰藻

卷九

空

大雅仰爾高誼致足愧也

舒芬

與杜才亮兄弟

世事如沙苦不易博欲頻頻得寄書奉問庶幾故人
猶見我也以處陬僻處弗果願柰何柰何伏惟道况
恬適韻味休暢以友天下之士墳簾鳴而韶護亦樂
矣正韓子所云愛博而情不專於生之索居者能暇
及乎哉來歲又當大比惟令兄弟以三場文廛南都
之士譬之五星麗空芒寒色正主司將望而起敬矣

繁星固不得而眩惑况乎飛流亭孽能亂之耶是將與二宋絮才度能為時名人以副知己者之望若生以孤殘自廢老大寂寂進不能國退不能家誠不足笑矣而窮年著書卒不可傳如何如何

與吳縣令尹涵府先生

間歲邂逅於竹泉蔓草之雅不啻疇曩惟時執事官况方醲而生思鬱伊故迹若有間然小窓疎雨竹泉必曰茶仙茶仙則滿情憲度洪醉人心固不必辱教頻頻也鄉人從楚來者多謳歌巴陵生心知其為執

名公翰藻

卷九

聖

事為言冷之天下有豪傑之士舉百里而歲之王道內則饑渴之民易為飲食矣若吳巴陵弟恐不足久淹也辱知識慷慨懷望不勝傾注政暇訪岳陽之舊黃鶴醉翁其避席茶仙否乎深廟廊之憂者要亦不暇於此若生鹿鹿於微茫烟露中性日野拙惟木石之求可也人便喜雅書奉問伏惟慎時為國自愛不宣

與同年宋司馬

奉違台範幾易寒暑恭惟以六經妙美常試其治賦

之才以銷外侮以壯內守真丈夫得志者之事視珞珪十年而不克自樹立者真不肖哉去春奏最明天子寵綏當何如生以跡之疏賤于凡夫上信息百不得一如何如何曩留都下辱以丰雅濃禮真愛至今不能忘冬歸拜辭又不獲一面江湖千里久稽裁謝茲以人便狂書戀戀之私終不能如面晤得盡也歲暮北上敬受德音不知伊時所教我者何以欲假武庫奇兵以壓天下之士則司馬者當授我以方畧不吝也嚶嚶如昨知己者其以是為柳子之浩浩耶

名公翰藻

卷九

聖

果嚶嚶耶即辰風雨滿城人間又是重九伏異為國珍重不宣

與越坡

聞得守海州州人狡而貧意亦多盜人或以此官非所以慮兄者芬則不然以為丈夫志節常欲慮人之所不能君子才德常欲出人之所不知毋惡勞毋泥途此芬之敢獻於左右也簿書期會非所緩急民風澆淳有所勸懲刑獄可矜而思不可施於盜賊催科可拙而利不可歸於豪強正禮俗以革滛侈之習厚

倫理以塞僭戾之源凡此數者諒兄行之悉矣其諸
飭學校而勸課試辟田野而復沚誰與夫安富賑貧
之禮吾知又不在於喋喋之告也如是而往則古循
良未必先之孰謂海州非大賢之路耶到楊州見榕
江到淮安見仲仁皆云兄有掛冠意而俞撫公則云
有求教職意此皆非芥之所喻也廊清宇宙扶植要
倫則造化必待夫人也若賢者人人自高如此則是
相率而為柱下漆園之為三綱淪九法數將不復顧
矣兄以為何如舟行草草幸便附此不及奉候寒溫
名公翰藁 卷九 中

蓋欲敵古友道也何如何如

陳琛

答朱墨溪

詩入懋軒最易陳也足下之作畧無秀才頭巾何也
豈崎嶇峻道不能窘驛驕耶惜無九方皋耳勿論青
黃牝牡也鴻濛二字亦可用闕闕睢鳩前輩亦嘗言
其不必有自來矣所惠平日佳詠卷是其少意者尤
物不可使多出人間與通寫湖邊舊隱序未及即謝
容改日求教

寄黃孟偉書

大都金陵舊稱佳麗登龍盤虎踞足以發豪見朱雀
烏衣亦能生感江風進清淮月與明脩然寵辱忌而
繁吝去然則可以養心而陰益其能於政者豈必專
在書札謀野而獲理固然也

聶豹

與彭垣

頃承翰惠中多自訟之言悅而繹從而改上達之道
也以公安之志之才天下事信無難為而徒以文墨
名公翰藁 卷九 中

議論為足以了天下之事則全未也書生之見每欲
以一丸泥封玉門闕當思其作為何如乃有益不然
只終身孟浪也表稿甚富麗約而精之尚欠一番煅
煉公安諸作大半類此不患其不博也特患其約之
未能耳書二種奉覽照入幸幸

國朝名公翰藁卷九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

許相卿

上王陽明先生

與劉梅國中丞

與文衡山內翰

與郭于周大尹

與鍾西臯太守

與徐東濱子正

與錢海石司諫

與應容菴尚書

與鶴山王子揚

五首

與靜峯張學政

與趙鴻遠叅政

名公翰藻目錄卷十

與吳維新少叅

與李白夫州牧

與聶文蔚尚書

與吳汝瑩叅政

與任廉憲

與孟洵郭一丈

與勾溪陳用明

與樂思允太守

與僧石門秀公

與胡子中大尹

與留克全太守

與李一之都閫

與林以乘都憲

與夏惟明大尹

與歐陽思濟博士

與汪瑤川大尹

與顧天祐

與呂貞夫

復董碩甫知縣

與王沂川舉人

與趙子兩秀才

與壻徐仲年舉人

陳良謨

與吳旺湖中丞

與吳石岐

與吳霖寰

與張邦翰

與張田南

復蔣道林

與唐一菴

與江新原

與伍寒泉

與我齋

奉南坦翁

與許敬菴

名公翰藻目錄卷十

與莫棟溪

與趙心山

魏良弼

與方定菴

吳鼎

與執政

童承敘

與胡寵之

陳德文

奉少司寇梅國先生

周瑯

與方堂陵

徐階

寄游行簡進士

與鄭文峯戶部

復孫巡撫月江

復沈希儀總兵

復林雙臺方伯

復朱兩崖

復楊朋石提學

復水南先生

復劉帶川

與萬履菴洪芳洲諸同志

與熊北原太宰

與荊川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

三十一

復趙大洲光祿

復朱泰菴郡侯

與洪芳洲

復薛南塘憲副

李默

荅汪西潭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許相卿

上王陽明先生

某罪戾餘生違遠矩正懣禮負教慚懼何言伏惟道

化德猷坐殿南服炎荒絕檄久外天日之夷一旦手

挈之聖治與圖中竊觀平復田州一疏遠猷深識夫

豈近世功名之士所敢觀其藩牆某跼伏聖堵亦為

吾道增氣舊聞清恙時切馳戀伏惟倍萬崇攝以底

名公翰藻

卷十

一

康豫無任切禱

與劉梅國中丞

某學晚多病孱劣無所堪可於時是以方進亟退為

終焉計巖栖十許歲遠近親知已忽忘如隔世執事

乃以不祥姓名玷薦牘中莫知何以致此伏惟執事

間氣名世之望齒牙餘論當時異代據以重輕狼及

孱劣曷克仰副第知量能度分卒歲山澤為信道知

恥之士苟免貽辱知已以為報爾雄章頒示手之三

復不能舍什韻藏去為子孫榮西望旄戟伏枕不任

向往瞻念之至

與衡山文徵仲內翰

僕奔驚坐埃江南山水日夕神往况公山水中人耶
妙染乞時寄惠某將神遊其間如陪公巾屨也

與郭于周大尹

彌冬雨雪殺氣過嚴荇麥野萎父母斯民者諒隱於
衷久矣春來物態生意一新惟仁人寬卹亟煦以順
陽和以消陰沴當必有出於時政文法之外某抱病
山中方日望之

名公翰藻卷十

二

與鍾西皋太守

日枉臨存重拜加惠感誦曷之能忘諸孤躡進詎敢
弗揆幼學驅之競時速化古稱日暮途遠老獨不幸
似之冒爾匆匆非本懷也誠不自意獲武賢震器餘
塵復藉大老為之同盟堅子因宗有弘休矣教墨云
云敢不奉以周旋候請諸凡未及伏乞一一指揮

與徐東濱子正

教言妙語并辱盛而展誦嚙以秋泉波潤稿瘠矣共
審侍奉多福吟社高情樂事甚雅某懶拙日課耕奴

暇則松根團蒲栩栩飽睡耳兄能過山中譜混沌乎

與錢海石司諫

僕削迹周行晦影深谷二十許年海內志義摩切之
交邈如異域端居文室博擇先民反求初志以自厲
然時不免伊誰與語之歎夙欽英望思為執鞭多病
錮而持之過辱執事不以枕廢艱迂為非偶取之於
聲氣聯之以婚姻比迺儼然臨之儀物盈庭誨論彌
日反身之學體國之衷俾得一二與聞不覺神酣心
醉若客遊萬里歲晏始歸而親昵舊故相與抵掌談
所涉歷慰其辛苦也誠不自意積久離羣復此大快
耳惟茲春序向和使軺臨發乘間呼舟金牛玉帶間
某當扶曳支離以武餘塵為信信之遊幸甚

與應容菴尚書

去秋聞邦升轉轄江右計與汝白日夕道義切磨為
賀僕且以不與霑餘潤為恨也周慙登冬還承惠手
尺惻惻閔念毀瘠僕却以病不以喪乃今稍克支吾
但終不耐煩勞耳來諭似有歸興恐未宜然邦升才
志值茲明盛中道卷懷平生小小違拂何太不廣耶

古稱做官溺人志要須超然無累為期不必退為高也僕顛拙沈痼精力萬不可強所敢以退自安者有如日西望顯顯千萬善餐遽學自愛

與鶴山王子揚

向熱釣候多福祝思允書回致兄欲相推挽之意懇猶未已某於兄更何間然纔有此懷便從兄開口因之報答 上恩亦結髮讀書初志也但夙疾彌痼野性已成不復可任驅策去冬手築蘭窩於妙果山令兄輩死便埋我兄無祇勤吏人矣料夜之僻僕頗同之但不忍巨源兄耳因風聊復奉報

名公翰藁

卷一

四

又

知已中年曠隔燕越常自惻惻于懷不但作惡而已妙語遠來三復恍見高懷恨爾獨至蘭絨精縟曷稱衣被某年逝力屈卒生嗜好不却自遠知已尚欲鍾鼓爰居耶茲冬山中殊少雨雪芒屨短策時與村農谷樵倒一尊於夕陽籬落間布褐甚溫菜蔬甚甘野語甚洽兄輶車乘便一過星涯農談半日恐亦不惡酣餘風便草草不盡

又

夢想風神日增勞結空山僵卧罕逢佳便可附只尺耳某舊恙日劇量能度分必不可再出壞其孑生為知已羞但惟此中紆鬱幽懷形影知已無繇致之左右一相印賞故才欣然處便覺耿耿耳江湖日遠晤語未涯千萬為 國厚自愛

又

聞別踈問此心無日不三四至兄所也弟家蠱紛如踈懶加困獨嘆丈夫經濟豈當習之米鹽薪水之課

名公翰藁

卷十

五

耶行且棄之客遊江東矣兄何時可來當除館以待候人

又

十歲積懷前書適露寸穎不啻苦語矣退食少閒嘗入湖察否某遠影孤蹤罕與俗接水石行吟神理所屬故人與俱新建長歌適來情景在目二十年飛沈升沈儵忽夢幻安足置意中但公與僕無復往時精力高懷勝遊難可再續為深慨耳

與靜峯張學政

仙舟丙夜飲聞博雅之談渴懷沃以甘露矣繼欲請
蓋山鄉絕少良便寐想勞結柰何柰何伏承教督陳
義甚高三復卒業不覺感涕朋友道喪久矣斯義古
人無幾今人未嘗有者僕何幸蒙之抑何德以堪之
感激感激僕慙昧疎迂不適時用尚論往哲已愧舊
官今更何說是故不復敢以出處之宜請決知已過
煩明教適契僕心兄愛僕者真不殊僕之自愛矣况
今時賢滿朝新進連茹僕養痾巖谷彈琴讀書詠歌
先王之遺風於風泉雲石間萬分一得附古者求志

名公翰藁

卷十

六

有恥之士以不終辱兄教所得不已多耶兄方抗顏
師道尚祈力抑澆競不眩浮華德行一科教本所繫
必詢合學諸生所推服者體貌其人而風厲於衆亦
自足以興讓德師師之化矣貴恙喘歎已安佳未遠
涉江山良苦秋老氣勁慎護風寒懇禱不宣

又

幽谷深踪迴絕周道大旆去淙不得掉尾驛舟一話
心曲至今南望悵然為恨爾後聞兄名位日益崇勲
猷日益震耀光韓公之烈以舒中外南顧之憂經濟

權略于茲一展甚盛竊惟夷揅固人類耳乞不以深
入多殺為功至誠孚格開諭招徠祇動單車可無血
刃不識近事能如昔人否但今南鄙之患手足風痺
也腹心之恙厥有攸屬兄旦夕入柄樞筦必先厚培
元氣方當致力中原真鼎鑪石懋建大勲以齊古社
稷之臣惟日望之僕遠屏巖栖抱膝詠志實奉至教
以周旋相成之惠銘藏肝膈矣昔論老成靜退浮競
典刑僕何敢云云也但庶幾手往拾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云爾

名公翰藁

卷十

七

與趙端遠參政

比承降屈年德迂訪深蹤真愛勝懷尤非刻舟徒返
者等感歎何可言接膝丙夜高論入玄頓悟二十許
年枯坐悔可追耶詞翰拙惡點浣佳卷想當一嘆旋
棄去之為愛

與吳維新少參

幽屏名跡薦論偶陳吾兄又峻督之臣子大義敢弗
與疾周行而所欲懷安一丘自為名高者有如日但
積疾殷憂之後吾精已銷已矣性復疎慳率時恐一

出喪其平生重負恩私遺辱知已何以見吾黨之士
是以將終混迹樵牧俟命首丘儻愚計之或未遠失
者耳志事易草文獻有徵良為邦君邦人士謝不宣

與李白夫州牧

京邸眷存道義之愛侔於骨肉以言為別心許久矣
僕不幸途次幾死於盜家食仍困於病山妻近棄諸
雛嗷嗷膝下惡抱如醒未嘗有佳思到筆硯間負約
知罪伏承守劍專城師帥委寄甚重劍民即杭民也
兄能以教杭者治之而居之以恒持之以斷不惕於
勢不遷就於俗不顧計於升沈則古之循良將可馴
致僕即有言何以易此相見未涯延望豈勝凄斷

與聶文蔚尚書

闊遠儀範多歷歲年聲氣之感通於寤寐比歲聞兄
按閩風裁守蘇惠政與俗自別往來陽明門下又得
淋漓論窺精詣異姓兄弟之許若無待於接膝抵掌
歷寫肝臆為快也僕早志此學晚猶夫人幸獲從兄
下風謬塵省闈妄意建白萬分一庶幾昔賢已而意
不自得病復交攻不二年所竟自免歸削迹周行遠

名公翰藻

卷十

八

影空谷邇來竊比古人優游卒歲之知樵牧自營與
世隔絕者今二十四年往歲華亭冠服之貺所以惠
待僕者不終負矣但溫繹舊學疑滯紛如無由就正
有道獨抱憤懣耳風波渺爾晤語無涯願崇令德永
以為好

又

別遠懷念殊渴願舟卿來辱冠履雲布之惠此野人
初服也知已遠惠重侔麗錦矣奔驚塵坌三物在笥
三載于茲林壑興懷愧汗屢浹去冬先妻不幸歸骨
故丘茲行及期而病留之乃始圖拜嘉賜溪山猿鶴
共相欣戴也希涵行便匆遽裁報未中千萬厚自愛
以佇驛召

與吳汝瑩參政

恩舊違闊思即晤教恨不傳翼以風病縛如尸江城
徒切悵望奈何乃勤信使諄誨久要高誼感刻無量
重以幣物牢醴之縟悚惕殊不能堪惟兄賢勞中外
某獲落淪廢分終為溝中之斷耳伏惟不遂遐棄便
風時惠替之俾不辱林壑以為兄羞至願雲塗迴輒

名公翰藻

卷一

九

瞻奉未涯千萬為明時厚自愛

與任廉憲

枉褻崇嚴專存萎廢下士曠舉薄古厲余矣顧某闇劣無所敢當慙懼千萬登領朋尊酣咏巖扉以醉嘉賜果牢敢辭野人之固伏惟惠寬其誅

與益洎郭一丈

觸暑臨存已拜勤注侑以儀物沃以清談經歲黃埃倥偬中人灑然毛骨俱爽孤帆西引神飄飄與画鷁偕逝矣

名公翰藻

卷十

十

與勾溪陳用明

曠接咲言欲見殊渴率爾鼓棹遡秦谿良覲晏溫被葛登舟薄午北風頓厲便蕭然有山廬挾纊之想縱帆飽風而南矣造物限人非剡客例公也

與樂思允太守

倅來墨諭陳義甚高似於知我未盡故再布區區僕行慚諧俗比得吾弟意氣相知輒爾受惠自附於孺子為季偉飲食之義今之人沾沾自好矯竊古人之似者有之矣實何韋哉而弟槩以僕為狗世且鄙其

學魯獨居之男子似太隆末俗蔑古人而淺我也夫

僕昔置而受今足而歸吾弟知其不足而予於其足而取是之謂直是之謂義必欲辭之以為高是不免以僕身為溝壑其為憂戒邪原封繳納顧益力古道追古人翼蹇鈍以達于高明則相知出于尋常受愛更不可涯矣

與僧石門秀公

某問石門山人無恙頃得哭太白山人近製知山人果爾統去傷哉傷哉退命舊遊夢乎非邪渠忘情去

名公翰藻

卷十

十一

來者猶有鬼神得無咲我與公尚爾鍾情耶

與胡子中大尹

伏聞于旌將枉衡宇獻歲屬此淫霖淖載遼安可辱候吏况山人潦泉溪毛亦未能出戶采汲也敢辭嘉命之辱

與留克全太守

側聞命下啟戟重臨千里士民幸同慈錫非某獨私忻賴也適此茂陽百壑齊奮萬壑向榮皂蓋班春彌衍舊澤某亦受賜中一人不意風疾錮而留之無餘

陪從郊迎賓吏之下陳咫尺不任向往

與李一之都閣

春和共惟釣候多福葉上舍來致韻貺福蘭虎刺風
致清遠頓令野興恍然神遊茂林豐草之間公間寄
專劇乃爾作意向山水中人曠度高情感謝安可盡
言

與林以衆都憲

往寓都城獲侍德範懦夫憬爾增氣多病旋行去歸
述谷青雲何啻相懸九萬里心神搖搖猶日想像顏
名公翰藻

卷十

主

辭也伏惟執事風節震海宇望實乎中外起任台司
以蘇凋瘵正惟其時尚爾監桓水石間野人所未喻

又

朱君慶來共領誨尺扇把惠愛已優無以雅律盥蓄
微露而三復之礪戶竹窓書驚金石奏也

與夏惟明大尹

某病伏巖棲病與懶習竿牘之間不獲時溷閣人然
幽屋漁樵不聞疾呼急步之擾病夫得與之共適於

水澁山樾抑敢忘惠教栝不腆小書侑之致野人鄉
徃之私伏惟鑒納不宣

與歐陽思濟博士

霖潦移月廨舍完好否薪米足支食指否某屏遠闊
問多罪高標苦操徒勤念想耳茹盞奉備吾卯之餘
一酌不訝輔瀆為幸

與汪瑤川大尹

日枉臨存病伏不能謁謝殊極慙悚共聞覲行億力
不能候送願辱加禮膳緝義曷敢當對使拜辭桂洲
名公翰藻

卷十

主

齒牙之及意者執事謬譽唇之耳抑或垂意布衣賢
公卿下士感心但賤貴遠絕山人自合揆分執事過
從光範門下燕語餘論萬一儻及沈淪但乞為道某
待盡殘息不復能脩敬上記幸甚不宣

與顧天祐

某學不適於用進無以事吾君天降烈禍退而吾親
忽不待養創割痛弗可忍旦夕祈死下從于九原那
復知有人世事足下手尺先我規誨甚善高格麗藻
亦少槩見矣多難殷憂州閭佳士久負良觀益自悼

歎夫筦庫晨門潛光玩世昔賢猶然廼以隸於吏籍
自少似為足下淺之山棲深窳夜舟遂克乘興某將
杖杖質禮所疑哀病無次

與呂貞夫

往承教牘禮摯病廢久不裁報惟古之有道君子不
得於時而食於術如君平子真之流咸高尚絕世晦
迹一廛而風動百代及今猶可想見某慕之甚劇安
得起之九原與之一堂下上其論也今時庶幾身見
之吾子何如

名公翰藁

卷十

十四

復董碩甫知縣

枉問志事老諄疎劣吾子習知此方病甚搦筆重於
舉杵何以能應夫史難在志要當立例簡嚴事覈辭
省耳詩文亦恐不必多載但因類時挂一二妙語參
差隱暎其餘似不勝書斯愈不可測矣何如何如竊
嘗妄意志體難主故常以事為經以文緯之歸於言
約事該鑿鑿傳信斯無不利矣今諸郡邑乘之鮮見
久傳無亦循韻多而濫雜可厭耶殆不啻張先生所
謂言無體要而已至夫臧否去留則我明府淵見之

審足下直筆之任予邑人也恂恂似不能言守此律
令而已慙甚纓纓無次

與王沂川舉人

珍集遺教與僻恠奇棘不可得句駭歎駭歎某久病
廢言晴林炙背時與樵牧詠歌年豐耳聾且語此執
事掄魁畫繡試過山中凭雕軾而俯聽之將無訝元
聲至文碩在南鄙深谷中耶

與趙子兩秀才

西湖勝遊形羈神往豈惟足下恠地主之闕供湖山

名公翰藁

卷十

十五

之靈亦將瞥眼鄙夫之寒盟耶秋闈得雋有濟有期
尚圖把手畫之

與壻徐仲年舉人

深谷少便無繇數相問得書良慰龍井揀芽渴吻所
須斟靈泉燃瓦鐺小沸長啜神飄飄便欲仙去候鯖
禁齋都不屑斷齕矣

陳良謨

與吳旺湖中丞

峴山別去倏一紀于茲矣日月如流音容莫嗣舍情

念舊懷遠可言默泉太宰南還承附致華絨映貺披
閱吟誦宛如蜀山時語談也欣感欣感懸望起廢保
釐東南猶得借餘光以照衰白天不假緣何徐徐也
某樗散頽齡幸及八旬有四雖手足耳目無恙而精
神體力衰憊甚矣兇曹偃蹇不前守株待盡而已無
足為故人道也雖然大耋之年孫曾繞膝薪水緩食
可以當肉鼯鼠飲河斤鶚棲蓬聊足自慰爾矣復何
求哉茲以舍弟良言應貢之京扶德作狀用布區區
且報天目山中猶有此老在也執事愛我者知必道
名公翰藻

卷十

七

然以喜躍然以告兩川令兄同一鼓掌矣意深辭促
臨楮惘然

與吳石岐

恭惟履端之慶未幾楹盤綵勝迎春之賞亦已過矣
此時則華燈火樹光亂月星急管繁絃聲振林谷子
姓諸郎森然玉立接日通宵宴樂衍衍天倫至樂人
世極歡公獨擅之矣想象之餘曷勝欣羨其也甕甕
為爐燒榘柚煨蹲鴟牽孫抱擁膝偃僂學田舍翁
嬉戲為兒女子之態近二三日礪餅中揷梅花一枝

掃雪烹茶啜之而已餘無可道也會晤之期當在新
州君蒞任之日有懷如許俟面悉之耳不一

又

公之古稀華誕去年此日已萌稱觴之念而深慮夫
行路之難歲月侵尋轉展狼狽力不如公無可奈何
只得遣子代行殊非所安也即辰設案庭下焚香西
向再拜以祝願公暫住寰中三百年然後乘颺冲舉
翱翔十洲三島之間倘念舊好遣鶴相招某也謹當
挾筴騎鶴赴之但恐此時公必瞠目叱曰咄頑叟向
名公翰藻

卷十

七

不來吾家今來此耶相與一大笑不亦樂哉外拙文
菲儀統祈垂鑒不盡

又

明日是明年賤齒又添一歲新正換新曆仙丹何日
九還今夜飲屠蘇酒公之並坐者二人列坐者一十
四人某之並坐者二人列坐者一十四人彼此偶爾
數亦相當貧富雖殊其樂則一但公之食指繁多門
之內有雜賓焉不免處分調度且有鼓吹戲劇之音
以侑酒先儒謂曾點之樂樂得勞攘不如顏子之樂

樂得自在以此言之則公不如我多矣一嘆

與吳霽寰

歲編疏議惠教久矣篇藁浩繁而老荒昏嬾一時不能徧觀每覺心目稍明之時輒抽一二冊讀之咀含紉繹今始得卒業而領略其梗槩焉矣淪淪乎其盛唐之遺音乎鑿鑿乎其西京之成式乎上之而華國奎章經邦遠略居然無之不圖天目具區之間有此一人焉足以馳聘乎四方端不負山川矣追惟往昔嘗與先大夫登華玉之巔流觀金曜九龍諸山環繞盛結歎曰佳哉真區宜聯芳濟美若是先尊曰雖然欠奇耳今執事不奇乎先靈有知當含笑九原矣由衷之語匪佞匪佞向呈拙稿不審曾入尊覽否也不揣妄自謂陶詩蘇和乃瑚璉珪璋宗廟朝廷之器而某之磁甕瓦甌亦可備農家庖福之需貴賤雖殊各適其用焉耳如蒙不鄙試一批評則未死之年皆感德之日庶不枉同生天目具區之間知我而知青者有此一人焉其為慶幸又當何如耶

又

名公翰藻

卷十

九

名公翰藻 卷十 九
老窮矣良然良然

與張邦翰

同學敬服惟兄一人不意造化小兒播弄顛倒至今未得其理祇捫心長愧耳往時家居皇皇疾中會不及數書記亦為所制而不往至於起居消息則恒在耳也一行作吏並墮渺茫撫事興懷惘惘若失簡賢曠舊咎實自我又何言哉緬惟吾兄劬志銳學愈挫愈力而脩程遠到實未可量辭之萬斛之舟漿盪不動纜曳不前惟日艤洲岸為魚舳賈舶所笈一日大

風吹舵張帆飽飛朝荆暮楊條忽千里回視漁舫賈
舶瞠乎不知其在何所也惟吾兄其俟之積懷獨翰
萬無一攄惟速心懸照為禱

與張田南

潯溪一別動逾三年懷憶之私寔動左右舍親子仁
舅未恭諗文候備悉慰浣良劇遐想筆牀茶竈扁舟
往來若溪風月往往為聘君吟囊中故物時或枕書
黑甜應與天隨玄真輩相周旋也某也閒官冷局當
但徠洙泗之間泉聲山色日為圖案視聘君風味不
名公翰藻 卷十 辛

復蔣道林

海內交游頗多然同心相契如公者亦落落可數山
川修阻會晤無期時時檢公尺牘展誦一過以當面
談讀罷則懷想益切仰聞忽辱程使遠至拜公手翰
雄文真若逸空谷而聞足音神爽飛越直欲凌空而
舉吳嘗喜動顏色乎公謂雖隔千萬里東西南北海
之遠未嘗一日不心相通神相遊也允哉如蘭之言

乎但獎與太過所不敢當航海之約讓公先登古大
學義公誠借我以筏敢不努力圖濟願日薄崦嵫追
扳力短奈何某於是益惕然佈矣泉師久乏音耗公
必相聞得無恙否便中不吝示慰尤望也程使去促
草率奉復悠悠我思同此明月

與唐一菴

樗散頽齡已及八十有五亦旦暮人耳他不足道深
愧碌碌無聞虛生此世亦已焉矣又何言哉恭惟門
下年登七秩正履從心不踰之境天壽斯道後學典
名公翰藻 卷十 壬

又

久違道範曷勝馳仰俗事糾紛并音問亦且落莫悵
惘何如謨也日薄崦嵫懸車不遠老大無成初心謂
何反躬內省恒為疚心竊欲鼓缶而歌歌不成聲竊
欲日鼓瑟無瑟可鼓憂宜終身而樂不可改感樂生

疑執事何以教我幸毋以老而見遺也至望

與江新原

北門鎖鑰非侯不可此誠以賢而勞也又何言哉然此等事務亦須經歷一番未必非他日受用之地但自己之田日就荒蕪柰何柰何人言軍事須以威勝愚意仁愛之恩亦不可少蓋必得其親上死長之心而後可以望其輕生赴敵之勇惟侯其念之百姓喁喁注仰聲息少緩望力辭以回以為闔郡生靈之主真切真切

名公翰墨

卷十

王

與伍寒泉

小倅來遠拜教辱惓惓之懷千里如面感慰何可言山州凋敝已極久勞賢者拊摩而救藥之天固詘一人以伸一州之人也自公多暇登臨不廢天目靈巖畢經杖履篇什之富想爛然盈帙矣柳之永蘇之惠本皆南服陋區其溪潭丘壑一入載籍至今得與中州名山川埒安吉固荒陋于永惠而吾丈乃不為蘇柳也者將不重有遭乎又聞州志已成此尤不朽之盛業賤子夙嘗有志於此携藁數年竟因循未脫意

者山川有待於名筆耶拜賜拜賜人還具復神與俱馳

與蔡我齋

貴邑令吳龍津回謹具啓附復諒徹左右此後之便闕為問訊共惟我齋之中虛靜凝一無一非我至嗒然相忘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遽遽然洩洩然又不知其我為誰而況於人乎况於物乎小弟意料我兄所自得者如此高明以為何如願小弟索處山中齒日益邁而志日益衰殊負我兄至教柰何山陰夜雪風昔之懷竟成墮落真慚古人謹勒手狀專承起居臨楮無任馳戀之劇

名公翰墨

卷十

王

奉劉垣翁

奉別後續領尊翰累幅翔鳶篇托物寓諷辭意凜然捧誦再三如立千仞之巔而俯矚千仞之壑毛骨森悚謨雖不敏敢不佩服奉以終身即不能搏扶搖九萬里而上然下掄紛尋腥逐腐諒不敢也小兒曹又辱枉視無惠餅菓易薪種種恩愛何敢當何敢當稱頑弗省不能加服拖紳鞋褻尊賢罪益深恐病亦重

矣蒙賜金穀什報已久頃昇縫人製服將服之待盡以殉葬旁有童子見而歌曰金雲爛兮仙鶴翔兮上卿之服歟謨通聰之惕然有警輒已其縫因私念曰昔曾子垂革之際必欲易簣而後斃謨幸視息猶存敢自災其身乎然既不當服又不敢鬻諸市虐辱長者之賜可乎是用奉返幸賜覽焉不以不恭為罪足感以德之愛不淺也雙角奉上情具拙作中山茗涿餅奉備侍者吟所少需躁人之言繁蕪無次臨楮悚惶之劇

名公翰藻

卷十

書

與許敬菴

衰頹待盡之人不交于賢士大夫久矣乃承執事再枉車騎寵顧衡茅自非脩然古道而超脫於世局之表者曷克有此愧某非其人也示之不能悉于耳言之不能達其衷祇令目擊道存心懷愛敬而已真切真切嶺南戎事甫息根莠固在廟堂軫念荒徼暫屈高賢伏惟文武無資茂樹勛伐施及歲夏以光彝鼎不亦偉然烈丈夫哉彼以外內速適為吾重輕非所以語于有道者矣謹遣小孫顯詣門下用申謝悰大

受在前行矣加蒙

與莫堞溪

讀子來翰不覺凄然者久之夫人生於世只有天命二字如君命父命一同不遵君命為亂臣不遵父命為逆子不遵天命其將謂何况天至尊而神不容不遵也孔子大聖人也當周之末南面而王有何愧色却畏於匡厄於陳蔡伐木於宋削迹於衛栖栖皇皇卒老於行妻不配德子不送終以今想之困亦甚矣下而如鄧通之餓死李廣之不侯陶淵明瓶粟無儲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扣門乞食杜子美流離奔竄拾橡栗自給古人如此類者難以更僕數也據其才德氣勢豈不可以立致貴富而顧若是何耶亦天命限定不能強違故也子非不安命者非有所怨悔者而區區復湯言及此亦欲吾子之靜俟爾書去聊以奉慰不盡不盡

與趙心山

吳興山水清遠毓為人文亦既昭洩於鍾靈鼎甲開而其岩棲谷隱之倫往往有脩然而特立者蓋誌牒班班可攷也今年春康衢陳子訪予山中間出詩一

賦以授曰此潯南趙心山氏所寄公者予雅聞心山惜未之面因備論其人脫履世焚爰有幽致攻文善繪事尤精於醫所至名卿墨客靡弗與之傾倒者其詩歌業盈卷帙誦之覺煙霞之味津津溢于齒頰信其有得於清遠之助也予惟北山逋客終南捷徑人固有山其身而不山其心者乃君蟬脫汚濁之表頤神葆真絕無外慕殆所謂胸中自有丘壑而隱德充全移文斯免矣稱曰心山不亦宜乎予亦山人今老矣而心固自若安得君過我山堂一酌山靈以共寓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山中之興康衢歸其試為我招之

魏良弼

與方定菴

樂清得面尊範飽領至教十餘年來清風至今犹沁人心骨也惜浮蹤如萍弗能時侍左右為恨耳遠論文旆自洛邈閩威惠廣被在在變格昔明道謂一命憂物必濟况把柄專握風行諸路宜若是也不才昧識寡學罔諳事幾無足以明此志竟罹重譴為年家戮辱皇恐皇恐然一念向往只于披拂中見故人矣

章率奉候春氣尚寒伏惟為道自玉不一

吳鼎

與執政

具官某頓首狀上伏惟畜德者身之基也量而入者智之府也薦士者公卿之節也名浮于實者士之恥也銜恩而不報者天之僇民也職不敏竊反覆思此至熟矣古今大臣德業之盛要亦為國索才舉能其官而已舉能其官則海隅嚮風慕義而遺賢布列何功不立何難不濟雖大將之操利劍造父之馭騏驎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未足喻其意也苟一不稱所舉亦猶勦解之雙鳧九牛之一毛有之不為重亡之安所損哉且憤國家之事有傷知人之明何則素無畜積使然也雖然一豫讓也衆人待之則泯然無聞國士待之則捐生以伸大義彼誠激于知己感奮自強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而不知報恩者也職至微且陋早乏鄉曲之譽學未聞道輒隨常調出宰帝鄉屬時軍興少不經事竟陷中官之禍繫再經冬自必死伏遇今上更化赦死復官至有今日大恩未報一也部使者九薦以

風憲召當路哀憐狂慙之性孤畏之跡不以畏途見處全之散地然猶以議獄忤同舍郎同舍郎起登冢司幾陷之不測賴明主在上不遂中傷之謀大恩未報二也引疾請告旋遭閔凶復不自戒毀傷肢體偃息十六年犯起復違限之禁自甘長為畎畝之氓無復效節官下已矣詎意一旦起廢誤及匪人荷聖君再造之恩公卿大夫汲引之力死灰復然感極而悲大恩未報三也夫四海之大遺賢之衆輻輳並薦人自以為得之及取一於十取十於百僅僅數人所

名公翰藻

卷十

手小

謂國士相期者已如鼎者上之非有高科理學之名次之非有巖穴奇士之行又未嘗歷踐華要為之地小邑冗負無所知長之效亦略見矣是誠不足以服豪雋厭士大夫之心冒昧而進祇取辱耳退而深惟憂畏未果者直以一身之疾而已大恩未報如前所陳者責孰大焉夫先朝常調相待猶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况今遭逢希世之典雖諸葛之盡瘁死職伏波之馬革裹屍未足為知己者道也豈敢復以疾為辭沾沾以生故自寶為金軀保妻子計耶昔者司

馬喜臚卿卒相中山范曄折骸終為應侯是二人者智不及葵能衛其足安克謀人之國哉彼誠自負必然之畫特患不遭時耳苟得攝尺寸之柄雲蒸龍會樹功顯名欲用其所未足也度以是故形殘處穢而不自引藏也鼎不佞竊慕是義是所以報知己耳茲緣感激大恩不勝大馬私情輒敷具狀通謝伏惟台怒狂瞽幸甚

童承敘

與胡寵之

名公翰藻

卷十

手

叙白違隔逾秋怵悵增勞想離羣以來續縷一也僕之於君異體同心合道齊軌併以弱冠結駟京國佔畢鉛槧戮力相規出則聯袂九衢入則并樓一舍芝蘭同臭何殊於茲丁年分携馳驅塵鞅君則遊覽梁晉僕則經涉魯粵東西南北奄忽歲時睽絕之思如何可言往者角執鄂都蓂桂秋山復叨附驥生平意氣乃茲一信縱黃鶴之大觀弔鸚鵡之廢蹟蹴大別令東倒障漢波使西逝瀾也獻賦上都翱翔雲路僕復不幸創痛浸淫肢膚痛苦方卧長卿之病無動焉

雖之歌而君時枉軒車垂意賄賂古云知己昔謂無
之適今見矣感嘆發憤冀得同井以永咲樂而劉黃
見忌李邵謬登命也如何凡在雋流同斯嘆惋嗟乎
漢端無命楚和失時雖揚娥入宮懷瑜赴關秣益其
悲泣爾君擢秀鄧林駛流清冰隱神物於豐城藥夜
光於川澤良時多暇高朋萃止騶從覲首接羅倒看
銜杯習池銅鈺齊唱重以鯉對趨給菜衣熠燿俛仰
之樂孰踰于茲且夫騶驥垂耳于槽櫪游鳳委翅于
枳棘固未殊絕也及其霜蹄蹀躞勁翮翻高翔青

名公翰藻卷十

二十

雲顧盼千里豈必借翰于扶搖假力于簞策哉僕浮
名冒繫夙病糾纏欲委置長往則親心未慰低首弱
躋則羈情潦倒又恐毀棄路遠傷其明詰是以輾轉
徘徊重憎怛怛旦則廢餐夕則倦寢每不自持輒從
二三君子或周章在途或歌嘯永夕或濡吳毫宣暢
絲結或張蜀絲雜引商徵加之秋氣蕭瑟木葉辭幹
明月入帷涼颼夜起悲笳微吟哀角徐動于斯之時
百感軒集五情並亂仰鐘陵之日望太行之雲楚曉
蘭芳湘皋草綠言念初服何時可忘此阮籍所以當

途而哭王粲所以登樓而悲者也安得從君尋故山
之樂信久要之雅哉夫達士論交匪寄形神千里之
談有如傾蓋何也以其相信也故特與君陳其大較
近情隱志庶其亮之嗟寧飄寄沙礫帳離隔矣閨河
伊阻杳難涉矣悠悠我心何時歇矣努力明德各敬
厥身志慙縮地義存斷金飄飄北風有懷德音

陳德文

奉少司寇梅國先生

夫代驥伏鹽車而鳴伯樂昭其逸廬摯逐東郭而走

名公翰藻卷十

二十

韓國器其能物之感于所知也故徑寸之珠瑩然夜
光非隋侯不鑿而荆山之璧高價連城非陵陽不知
孤之棄委道傍蔑為苦李號鳴櫪下過甚蹇驚蒼黃
朱公之岐倒逆莊生之武自頃流離瑣尾抱憾周南
患難殷憂結懷海上觀碧水丹山之麗而白日向隅
聽荷香賓雲之歌而青陽失懊蓋縣黎和肆垂棘昆
吾鄧林異鄉也丁艱以來形神益瘁排愁破涕則慨
仰無聊抱樹叩簷則依棲失所金銷蘭滅調歇絃悲
絡緯絕吟蜩蟬辭暑旋仄既徙合辟不停觀鵲鴈之

展飛攬玉霜之夜下哽咽草土錯落風塵小伎雕蟲
僅從枯葉餘音北里不奏雲門也久矣詎意鶴鶴之
聲偶雜鈞天之上何知邯鄲之賦亦塵清廟之規方
媿染潘尼之琉璃誤列孫興之金石俯驚澗藻上徹
台嚴孤獨何人敢與斯數頃者龍生傳致尊命謂葑
菲偶錄下體瓦缶乃注黃流眇眇光華昭回側陋策
疲駒于飛兔驪襄收短舞于激楚陽阿豈孟嘗之門
無珠履而上林之賦乏鄒枚耶抑仁賢之心合霄壤
為大包江漢為容掄才于一時不捐朽櫟錄善于九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有無擇葑菲所入藥籠各成珍果固知青萍結綠並
收于茂先是以寸類纖瑕畢藏于虞糾耳思昔幼年
竊祿遠覽謁梅仙國羈籍名場纓濯賴水之派山想
金鰲之秀其突兀而峨嶻汗漫而激清幼志無良私
竊自駭以為常有元夫詰匠巨老至人毓靈萃異挺
生其間結鴻烈之甫中擬豹蔚之與旦蓋無幾吾兄
發錮于南土擢解于西江子政之精奇貢父之該博
私肆冲雅並蓄無收已則龍躍天衢輝煌雲漢鯨鯢
瀚海曜彩虹蜺方展驥于司馬之曹忽竭翅銅符之

色已乃起握四屬文章之印執兩淮曹餉之雄徒使
八州慕其聲華而四海竟虛懸望也然由其觀之古
之左丘選固其文非不奇而生非其會遭讒構毀舉
世不容如賈太傅陸宣公以彼其才無為世棄黜庸
功伐何往不能而事會差池終於刊落韓昌黎歐陽
公幾於用矣命之所值亦竟崎嶇豈天生之不惜之
將庸之詎收之耶亦人嫉其成而天亦從而忌之哉
今東山之待已虛而北海之尊常滿鍾簾太室文史
溫家琬琰奉常芳華麗國才雖不上陪廟論六雖不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黼黻皇猷已足以成一家之言展命世之制矣如孤
者朽鈍無以自容文質靡所底止根匱于始種基薄
于初筮慕古人蹈雍之河懷烈士抱石入海臨康莊
而跬步涉弱水如負芒藋帶脩陵橘植玄朔無龍章
而厠裸壤非韶舞而奉樂間固已難于諧世立名登
朝借譽矣况虛心取善者類無明公吐握之真而曠
度愛人者竟鮮明公縉羔之素孤雖欲驟首奮雲
霧之出派拔穎露鋒獲毫鏃之少見胡可耶河清難
期時不我與蒲柳之質未秋先零葛蘿之枝倚玉徒

切所幸赤蠅附青雲桃蟲振驥尾他時有以蔡伯喈
倒屣于王粲陳仲舉下榻于徐孺李元禮同舟于林
宗餘曜派光並名千古則孤今日之沉滯連回獲通
籍于明公之門寧非昭曠之遇矣乎出門有礙天地
何寬失路無容袍瓢相保懷懣懣苦執紼含情稽首
龍光維南有斗冀鑒葵藿之曲終垂犬馬之心

周瑯

與方堂陵

仰惟執事經濟文章無施不可吾楚人願望實將私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此大惠若及長子孫而執事乃亟欲以事去其亦偶
忘民念耶撫按交章保留俱能褒述政理行素子魚
薦藁以執事新政粗引其端蓋精金粹玉自有定價
雖不必大具眼者要亦不槩之沙礫矣天開丘壑恐
非為左右設富貴將逼人非相鼻可免其當自亮乎
哉臨楮不盡欲言尚唯為 國家珍愛

徐階

寄游行簡進士

延平科第寂寥久矣得執事振起之豈惟鄉邦之事

實有司者之光也喜甚慰甚階奔走宦途十年每見
士夫以不舉進士為歎試叩之皆言人之待之猶夫
人也蘊而不得施也及究其自待則亦未見其能
不犹夫人也未見其果有蘊也然則未可專以咎人
也今執事舉進士矣人之待執事異於人矣蘊也可
以施矣其所自待者又容可薄而施之者又容可無
其具耶執事平日純靜端謹此其素蘊已自過人如
階之意竊以為君子於道有一毫體之未實皆為所
蘊未富有一言一行不如古昔聖賢皆為自待之薄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願執事更充之使人曰延平復有士如文靖文質者
則所以為鄉邦之幸有司之光益又大也

與鄭文峯戶部

別後以初二日至姑蘇次日與衡山南岷飲竹堂寺
有僧頗能詩出示沈石田王守溪所題梅花卷展誦
數四僧又摘花淪茗作諸清供因留至暮得衡山贈
行詩一首而歸四日寓無錫楓潭及張黃門靜思邀
登惠山攝衣至絕頂南望太湖如衣帶循山東下湖
中諸峯隱隱天際如晨星昏鴉乍有乍無真異境也

是夕宿五牧與荆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語多不經人
道然要之不牴牾聖人五日晨起校射一荒田中張
侯百五十步往往破的觀者如堵墻門人吳江陰峻
伯取酒飲射所至午飯舟中遂趨毘陵六日飲道南
書院張行吾出邸報知江貞齋以職方郎佐北雍喜
得賢僚友為滿飲三大爵七日同方山李節推慎菴
董進士後峰訪荆川於陳渡莊荆川特破格殺鷺炊
黍留予輩飲李亦解射偕荆川發數十矢值暮乃罷
八日以方山舟載荆川同趨丹陽門人鎮江葉節推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以明來迓九日謁少陽祠飲有歸樓觀少陽被逮時
所作家書及高宗贈官敕文相顧泣下罷酒是夕與
荆川別十日至鎮江十一日湯都督沂東邀予同方
山登北固至第一峰眺覽嘯歌有超出六合之想忽
大風吹予二人幾墮巖下若造物陰有所忌者退飲
佛殿觀人皮鼓鼓蓋沂東以所戮海寇王良皮鞞之
其聲比他鼓稍不揚或謂人皮視牛革厚理或然也
酒半沂東召二人搏一人長可五尺餘其一人龐然
大也顧不勝會報虜且入寇予以言激沂東沂東慨

然曰嗟乎使僕得備戎行豈惜此血囊不為國家出
死力哉予二人嘆重久之哺時鄒別駕水東同以明
邀登金山遍觀其所謂海嶽樓江天閣留雲亭及辟
間諸石刻賦詩一章有下窺三楚平揖兩都之句薄
暮風雨大作留宿寺中十二日午後始渡江而北蓋
旬日之間數百里之內觀遊之奇勝畧備惜公不同
之也

復孫巡撫月崖

使者至伏審籌邊良苦然此初秋涼暄靡定亦望節

名公翰藻

卷十

三

勞自攝也僕素迂愚嘗妄謂將官之於儒生其才局
意氣迥然殊途焉得其人須稍寬假文法且無責以
禮貌若只如往年律之太嚴使一毫不得展布甚至
偏裨之臧否部曲之進退亦皆不得與聞而顧欲其
俯仰唯諾為儒生之為如此則不待凌惕困抑而一
謁見之間所以挫其銳氣而推其雄心者日甚月深
而不自覺矣仰惟執事弘才偉略必不嚴常套然而
區區之忱不敢不盡千萬亮之

復沈希儀總兵

區區以地方之故所望於執事甚厚又念執事夙負盛名若晚節一出無所建立將舉其平生而棄之故尤望執事一抒遠猷滅此小寇而傳聞執事在軍門布袍革屨有山林之志竊疑執事身已出矣豈得復為此未敢信其然源得書知慨然以討賊自任喜甚慰甚人生既到五十以上精力豈能如前然古之名將蓋有與疾而致勝者有不事甲冑而成功者楮未所云更望執事盡去此念執事母曰為區區只上思不負明主眷知之厚下思不愧荆川二十年之交足

名公翰藻

卷十

辛八

矣捐惠厚儀區區不敢以諸將待執事執事乃以世情相待耶附使返歸惟照存為愛

復林雙臺方伯

秋初領手教茲又承華緘之及深惟記存勤厚何以勝之何以勝之承示汴之四境歲事有成甚慰甚慰僕嘗僭論三代以前民之生係於君何哉其所以養之之具甚周而水旱不能為災也三代以後民之生係於天何者其所以養之之具不備而專賴於歲豐也自近歲以來民之窮困日以益甚非天賜之豐年

其能生乎尊論及此可以知執事心之所存政之所先矣冬寒所望為 國珍攝

又

承惠書纔纔千餘言所以垂教垂愛不啻若骨肉之相為謀尤使人感戴不能已僕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非特相傾之事不敢少萌於心即尊論所謂時不可必行勢不容直遂者僕亦敢不致其委曲惟是閑繁政體之大者不得已稍稍調維匡救於其間而士大夫信僕之過者或借僕一二詞意所向以自成

名公翰藻

卷十

辛九

其不阿之節其愚僕者則指僕可否相濟之心謂為謗誹傾擠之計根莖既植而三子者又適以形迹之嫌觸之於是始不能相諒有如公之所聞者矣此固僕信順忠敬之實有所未孚然道之行否雖聖賢亦不免諉之於命矧僕淺薄其獨如命何哉自入夏來自計以為固守其初則賈禍而無益盡棄其素則報於顏而不能宣於詞故日惟杜門謝客冀於人已或得兩全而又自念綸閣台司非持祿苟安之地故日身以退庶少全面目歸見祖宗墳墓然又有

所疑畏未敢訟言中心切切蓋寢不甘味昨不貼席者五閱月於茲矣愧懼不已勢必成疾吁嗟此身敢望久存於世哉公清才敏識縉紳所推千萬為國家自愛他日建立勲業垂名旂常僕雖在林壑之間泉石之下與有榮耀矣

復朱兩崖

別兄日久此中可愧可嘆可憂可懼之事日益增顧積陰冥迷非薄力所能扶濁流奔放非寸膠所能澄後積歲年竟無補益每上懷古人中念良友下計

名公翰藻

卷十

四十

後世輒悚然惕然流汗浹背中夜躍起對食投筋思振衣奮袂言返故園更觸讒鋒輾轉生謗畏避陷穽旋復中止杜門愁寐欲得一二可與劇談悲歌之士暫相披豁而自午山東湖外絕無其人即在二君亦不能數見於是益信山林之高尚慨世途之卑濁想仰風儀欲往從而無由也前日之夜忽奉手教念及賤生嗟乎僕之謏陋自分為高賢所棄絕矣乃犹辱憐憫若是哉感愧感愧三復來書想見兄精神興趣不減往時天相國家意固有在佳集披閱三四篇一

一奇妙不揣僭冒擬綴數語卷末冀附名不朽容別請教也時序漸寒惟為斯文自攝至望

復楊朋石提學

久缺奉書非敢自外冗病交劇勢不能耳僕淺薄叨冒天恩踰溢涯分犬馬之齒亦遂六十每念光景易邁德業無聞中夜擁衾慚汗如注况敢受用如狂瞽者之為耶兩厓僕平生知已重以公意其文不容不領此外厚儀敬附返璧公素高明計能諒僕鄙衷也即日局面似有更新之機但人心陷溺已久非有重

名公翰藻

卷十

四十一

望不能轉移諸務廢弛已極非有高才不能整頓而僕皆無之此昔賢所以有有時無人之嘆也公何以見教昨見一閩士言公在彼獨能以法制驕其兵亦卒無敢譁者此真實學問得力處無任傾仰但中間委曲尚未得聞便中不惜見示為幸

復水南先生

昨小兒至承賜書茲又承使翰遠及感甚感甚階於親故非敢忘情但既深成前轍之復堅持三還之說則其勢自不能屈諸司之法守而諸司亦無有屈法

以見從者是以無由少盡其情耳非先生知階之深
愛階之至其孰肯言之至此哉歸田之計階不敢阻
亦不敢贊蓋階方百計求歸歸則便當杜門與世絕
欲保先生之安於仕途并庇先生之佚于野處皆非
所能及也夫日月升沉寒暑代謝進之必有退生之
必有死在達者視為常理固不以置忻戚而在世俗
則未免視為大事晏生歌笈然畢竟亦莫能逃徒取
煩惱計先生於此必有真見焉臨楮悵然不盡

復劉帶川

名公翰藻

卷十

聖

近日之事不待公見教已知其誣但吾輩平素以忠
君報國自期今既荷主上見知便當含詬忍辱殫力
竭謀用圖稱塞不宜只為身計決裂求歸至於沮氣
陳心自損功名有貽罪累則又無策之甚即常人且
不肯為况豪傑耶僕曩被人言比茲所以論公者輕
重不啻十倍然犹感君上之恩顧戀國家之事仍靦
顏在列公雄才偉度素過於僕如彼小小冒犯直當
以兒女啼噪視之何足動心也今年虜情未可知秋
防方急大疏已奉有明旨惟毅然以安社稷自任懋

建勲庸至望

與萬履菴洪芳洲諸同志

聞諸兄為會于此僕適上疏乞休不能造領教然念
幸託同志之末又不宜寂無一言以請正左右竊惟
吾人之為學所以自成其身辟諸飲食衣服所以自
求飽煖非為人而為之也近聞講學之士頗為人所
非笑不知諸公於此頗有因而陳沮焉者否歟亦有
因而忿懣焉者否歟夫陳沮者是自絕其飲食衣服
忍飢寒以脫人者也固非也忿懣者是舍其飲食衣
服之事犯饑寒以與人間爭者也亦非也蓋人之非
我笑我必不曰是能為學者也必曰是盜為學之名
而無其實者也使吾果無其實則人之非笑固吾警
省切磋之資也而何可以為忿懣使吾有其實矣則
是吾本飽而彼以為飢吾本煖而彼以為寒於吾固無
損也而何足以為忿懣昔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又曰君子遵道而行邈世不見知而不悔
惟聖者能之夫曰不愠是犹知有非笑而吾特不因
之以忿懣者也曰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是優游於飽

名公翰藻

卷十

聖

履之域忘彼之非咲而不見有可忿懣者也此君子
聖人之等也故僕願諸兄責手已不尤手人務手內
不急手外自出處取予之大以及嘖咲之微必求其
不違乎理自交際設施之著以至念慮之隱必求其
不雜於私毋厭政事而以清淡默坐為高毋立門戶
而以擇交慎動為僻則吾所學庶幾由君子以進於
聖人矣且焉知彼不將悟非咲之失相率而歸吾此
學之中乎諸兄試思之以為是否惠而好我毋靳往
來

名公翰藻

卷十

四

與熊北原太宰

前月令孫至獲領翰教茲又承華札兼惠腴儀無任
感荷近來中國困窮北虜驕橫使賈生處此計當日
日慟哭而士大夫方以納賄為能宴安為得譬如病
人內虛外感二證交侵庸醫徒見其尚能言動岸然
以為無恐怠肆一如常時此於理勢豈可望生活僕
以淺薄謬居重地日夜憂愧隨事救補非敢不竭心
力願掣肘牽制畢竟未有裨益如近者罷咸寧之戎
政分京邊之兵權皆自僕發之主上幸見聽矣然

咸寧去而議所以代之者未必賢兵權分而議所以
廢之者未必當僕極口爭之今猶未定乃知格主
之心固難格士大夫之心尤不易也伏惟明公有以
見教至望令弟行謹此附謝暗堵不盡傾仰

與荆川

去秋聞兄入武夷期以兩年後始還故久不得裁問
茲姜生至獲備聞孝履甚慰甚慰新除計已得報兄
之於出處僕之於去留蓋各有苦心只可兩人相對
語而未易告人者然嘗觀孟子之處王驩雖比東漢

名公翰藻

卷十

四

諸賢迥然不同而視孔子之待陽貨則猶未免有迹
此中更望兄深思之而細察之也白儀制人還草率
附此不盡

復趙大洲光祿

承惠書獎與甚厚願淺薄何以能當此哉惟勉奉教
言不至大貽知己之辱則或庶幾云爾所論時事一
一真切今世非無人才只為賄賂之門未塞故往往
功罪不明賢否倒置無人肯為朝廷出力耳其機
固在廟堂不在諸司也今日天下之事誠可憂懼然

觀士大夫間亦稍動厭惡之心而百姓困窮已極亦有饑渴易為飲食之勢倘得一人振作轉移之計亦不甚費力此則可竊喜者也高明以為何如行法俟命古有格言公時下且自珍重

復朱泰庵郡侯

聞執事下車首以清儉為政夫海上之民窮困極矣更復導之以侈使強者益肆其貪殘貧者益習於奸慝其尚可望治安乎如執事今茲所行真古循良之首務也但僕聞之不尊賢則為善者不勸不去惡則名公翰藻

卷十

四

不肖者不懲故先輩于民既率之以身矣又求士大夫之忠信廉潔者而崇獎之凡以為民立標準樹風聲也散鄉往時士大夫以不入公門為高郡中亦以此目為人物厚加敬禮近來則顏色之所向交際之所施專在旦夕奔走無恥之徒而閉門自守者其門之外乃無復郡侯之轍迹于是人爭為諛家競為諂士風既日淪胥而已亦受其點汗况欲民之為善者勸乎往時郡中每察奸吏猾書重置之法近來或縱而不問庇而不舉又或進而與之為奸至於良善則

或使代拖欠之所輸或使償侵欺之所負擣杌餐餐宴樂自如而力耕務本之家父子兄弟至不相保黨惡離善其何以使民之不肖者懲乎僕今誠願執事一洗前人之弊習主之以仁行之以禮斷之以義使恩威賞罰各適其宜夫然後謂之盡善也惟執事加意焉侍在相知言語過直千萬照亮

與洪芳洲

承惠書知憲節已蒞東山聖主自茲當紓左顧之憂矣今天下事誠壞於不實為然為之亦須有漸夫

名公翰藻

卷十

聖

操木鎔金均之所以為器但鎔金則一注而圓方即成操木則必從容而後克就規矩今當承平之時踵因循之後其勢何異操木乎願公之稍加慎重也

復薛南塘憲副

承惠書語及二詔此先帝之遺意今皇之聖裁也僕何能焉自古有臣常患於無君而有君亦患於無臣今則有君矣各懋厥德以建乃勳豈非吾輩責哉願倡于多士無負遭逢也

李默

答汪西潭

某之於公也徒懷二十年嚮往之誠未展一日傾蓋
之好每辱惠問惟切心情豈神交不殊于接席而蓬
飛萍聚將出於儻然也耶承使旌北指駢驅為勞從
此秉旄授鉞河泗以往皆足以為公節制之地不復
歌行路難矣倅還敬裁布荅所論潘生謹如教旨章
惟台亮

名公翰藻卷十

甲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一

凌震

與陳都水

與李教諭

上巡撫黃鐵橋

與方司訓子謙

與俞儻侑二子

與香山永安林公

與袁兵馬邦正

荅嚴溪亭郎中

與袁胥臺

與沈時質

與唐一菴

與我齋

名公翰藻目錄卷十一

與周生

與邵康山

蘭陳石亭內翰

蘭文衡山

與王慎卿太學

與沈邦魁 三首

與甥崔德卿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一

吳興吳京朝卿

選

孫迪知

校

凌震

與陳都水

往經却內仰辱迎款春留之好今時之已在雲霞上者曾見誰待故人如此震之負荷不足重輕左右之風采豁達明快可尚已向來無便奉問惟臆想以正律已以和接人以寬猛臨下者未有不舒遲委蛇而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一

自得也震不能斷報獲之官今者乃在萬山攢立之中五溪交會之地縣城二里官四負往往不足生徒五十以下然皆容儀秀異衣袂鮮潔聰明伶俐者多萬志苦學者少薪炭菌蕈之類甚賤水中多見紅鶴白鷗鷓鴣洵河象禽飛舞魚梁筒釣網罟家家有之魚每無名有帶青白色者長者三四尺重者一二十斤米粟精緻有味可食去今江西周提學貶兩所謂竹寒驛者五十里周在時說曾入深山見巨木半焉車皆是櫻桃豫章美材其茂密陰厚六月常寒王孫

猿無數其間亦有人家蓋某之官天地間一寂僻處也可喜又復可悲全唯靜坐焚香與諸弟子講說經道文藝冀其有成不知如何也秋間則將升至絕巔考所謂巴渝趙葛桂林象郡蒼梧雲夢果在何方間所謂蠻洞者其風俗物產屋廬飲食衣服為何似以為笑本乃一振衣于千仞之上飄然復就常德長沙一路回也君山洞進雖亦素慕不敢決性命以好勝矣精膳之死徒爾老病黃泉未及一至其柩前一稱觴罪合如何臨楮馳戀恍然尚在南旺巨野湖舟中也左右以為此情足咤否乎草簡不罪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二

與李教諭

隔別十五年餘今者乃得一奉顏色于此復值行旆將舉飄然欲歸悵惜無已左右萬一肯念鄉弟之獨在天畔尚有轉移則猶冀報罷之辭天賜之以不行也政恐言出事定志又不可挽回目敢附奉家書一通兼致新茗等物一二為別去住不同情益難忍敬唯何山竹杖還尋快樂之人嘗水蘭舟再訪釣遊之虞却寄語吾兒謂小人亦不久如是矣

上巡撫黃鐵橋

伏以墮井而呼人以解其急者非不欲其君長父母之見知君長父母卒不得而知也其或忽然以臨其人之呼能不疾且悲以為令其有生矣其君長父母之見之其初則必以其不肖不能自謹以至于是其終未有不以手援之提携而惠恤有過於他人者是何也才不才其臣與子耳是故人窮則呼天臣窮則呼君子窮則呼父母所以屢呼而屢不應者無他天高君遠而父母豈得常在其左右前後故也今震以名公翰藻

卷十一

王巳

併在十年而及今兩之以五年為率其便至于人人舉首加額頂戴無厭籍冊浩繁其弊有非隄防可杜而擇付隱士吳琬震之忘兄愛以忠實之民領之說者謂上下數十度唯此度庶得覈實而差錯虛偽者少也詞令嫺美風采睜蔚至今出入士人之口以震之愚召立堂下使獻其所作既獻而誦之獎之以禮臨之其後考閱諸生以應選舉震與張元望今南京陸貞外澄獨蒙薦拔厚其廩餼然而唯澄能報元望未報震則終無可報矣其又後執事遷轉入閩某等送之盛借顏色慰遣至再中丞劉元瑞公嘗曰觀郡治題名碑皆晉唐以來名卿碩宰而今其為誰則曰執事執事也是執事者豈獨某之君長父母億萬人之君長父母也祇自離任之後湖遂彫損水旱凶扎盜賊軍興而流亡載道矣有如某者一病十年琴書衣服盡行典鬻男紳女輩盡解至無須捷可留中遇科目者四一制家雞三厄病內乃遂心摧氣折伶俜以就歲貢貢且三年農則無田商則無貨教授則無子弟乃議入京蓋謂為貧而仕古者辭尊居卑今不

名公翰藻

卷十一

四巳

待辭而卑亦自宜也因乞為教官此皆反手而得之者震時獨遷延踰登凡二十有一月始受今職命之大綱於此已見此已悵然不來矣於是道病過家三月不意親友憐震無路又迫而送之必致上道上道三月乃得至此其既至此公堂敬側私宇破壞上漏下濕殊難堪虞風雨之憂猶可而奠仆墜壓之禍有不可測出無鞍馬卧無床榻生徒三十餘人習嬾成癖雖有五六資性伶俐而不樂拘檢難以就緒官下親男一人家僮二人而已形影相吊旦暮愁思回望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五十六

東南恍惚不知何所擯棄三十年糠粃之妻使之在室音信不通思慮無益今竟不知何如矣言至于此能無疚心竊惟校官者其職典教其名曰師雖使孔顏為之未見其有餘也而以震等倘負亦大謬矣然無刑名以擬議無錢穀以出入生殺非其專予奪非其事雖有請托賄賂女謁官反無用行矣其地勢之近鄉黨之睚不足為憂者不亦較然矣乎故古者即以其鄉之老成教其鄉之子弟至滕國時猶然至國初時猶然陳無已為徐州教授沈夢麟為吳興山長

是兩人一徵也况今之議者以為凡官既冗散而置之遠方非獨間閭險阻多不能履其地以喪其軀而舟車馬足之費重厚亦何以能行其不能保全家室也必矣所謂勞之以事而佚之以安者其道安居耶故往往疏入大遶行有明例許令以近就近不知震何不逢而又得此意銓人者亦不能使人無望矣共惟執事者受國寵命為世需澤智以昭天下之蒙蔽仁以宣天下之壅滯昆虫草木一塵一髮之細皆在所愛而不欲使之有不得其性者某乃束髮讀書

名公翰藻

卷十一

六十六

不計辛苦亦嘗志執事之志為執事之學望執事之尊榮獨乏執事之才德與天之所注意而昏駸蹇淺不得為大人而為小人如今日耳惟執事者以昆虫草木視之而少加異焉宜亦無不肯為之微動於心已况執事者昔為某之君長父母今則為某之大君長與大父母某之性行瑜瑕問學疏密猶以祖碩孫分雖縣而知常察畢在執事者之藻鏡而不容於自遁者也其無所取此之常人猶得少承清問使有薄能則固喜談而樂道者非祖父之情也哉此俞墮井

之說乃得而上喻也夫古之流法大罪四裔次則九州次則千里之外三等而已其學仕而不遂蓋亦知有帝臣之願者也其罪縱多不至于流流之千里之外可已不至于九州四裔今乃束羈于萬山攢立之中抑鬱于五溪交會之地鵲鳴啼噪于前猿獼戲侮于後雖未目擊所謂魑魅而獨足山鬼非其類歟中國之士人不得見中國之風土不得遊中國之物產不得用寥寥于環堵之中蓬藿之境自非莊周所謂虛舟而無心者其餘固難以存矣蓋嘗考之唐宋之

名公翰藁

卷十一

七

間罪人得量移如韓昌黎柳州劉禹錫之等者不一而足然某人皆曾秉執政經天子之所怒宰相之所斥而實有不可以自便震非其秩而又非真有罪者以執事之洪鈞大鑄鼓鑄荆楚如吹細毛隨所揚抑如彈輕塵隨所去留獨不易蒙一有意耳使震者萬一得調至江湖下遊如蘄黃之間小縣相去卿國能近一二千里俸給之少至衣止於蓋體食止於滿腹然妻子可來行李可往則雖死不恨矣震今行年五十有五筋力雖少衰耳猶未重目猶未暗溫習講

誦操觚之志月篤而年厚真不知老之將至者又敢不益檢身心益勵徒屬以求無負於執事以求無愧於清時耶願執事者萬無念及有晚其明焉此若不可齊閣之下豈無文藝之當備辦書籍之當校讐則與召入省中畀以書人養以餘祿以代繡繹考證牋答之勞此又不可則祈以公務給賜驛牒送還浙江之記凡此三者皆所大願欣踴而無任激切者也惟執事者俯察之萬一愚志已亮而踰越之罪無所逃避雖賜以頒首於身因所甘心矣

名公翰藁

卷十一

八

與方司訓子謙

奉別來共若干年已不能省君以為久否生同郡學同舍其餘同者未可一二數其疎尚如此竊謂吾二人各有媿焉不知君曰如何君雖少僕二歲以僕顏貌為例君髮當種種面當摺皺齒亦當有搖落者矣又聞君有少房焉知不為所困令閤固賢善復有龍丘居士之憂則老者或且少少或更老未可識也一大笑一大笑僕尚在長安計離家一十五閱月矣君所為官其難得也固如此乎請更不必以秩卑俸少

為不豆也只與諸髦士講說理道脩飾行義尋醉翁之舊蹟廣浴沂之遺風足矣君州士在此者亦多唯朱汝德同事推與復厚故其還也敬煩附此數字其亮之

與俞僮僧二子

自經子之都邑不得一見子之兄弟中心耿耿乃今四月間得與靖州人遞來書辱亦深恨此事賤子誠失之又見書尾一行說惠寄此書曲折子之兄弟為我矣賤子今何所為慰子兄弟之志操文藝二者而名公翰墨

卷十一

九

子

已然見子所示舉業已到老成少放寬綽舒轉一步如何令弟前次見寄諸義今都不能省進此當不止信也其字可觀然且先作真楷為妙東坡曰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不立而能行不能行而能走者名言也須常看法帖山谷雙鉤疊簇高提筆之說不可不知若志操之高潔不必以不及為子兄弟憂之則已是矣賤子官黔早暮東拂西擋拂衣挂巾行住坐卧不離丈室其澹澹有如一貧僧間居默然魚說端坐床几間其兀兀又如一定僧行藏如是而已

名公翰墨

卷十一

十

子

其不去者我舊侯今中丞相公著領一書院月給油燈筆劄之費願念優厚未敢違恩棄德為自便耳然數月以來齒疏髮皓比之年六十人反加老焉此何也哀傷之多也自正德十五年一月之內女死長子之妻死家孫死十六年又一孫死今年兄死二年兄子維死凡吾同胞六人止賤子與一仲姊在耳去年又死書來再殞于地據禮私服葭齊衰尚在身子之兄弟以吾情如何此皆骨肉親也有如光父者骨肉外復幾人哉其身客死于京吾親收之不一其姪死其妻死令其子與子之妻又將死使人為之痛乎為之不痛乎又邦直者名則師友寔若父子遨遊餘十年今年忽中一進士第即死其凶問不至亦且付之無聞劉中丞諸公偏交書以報其詞之悲其意之切又能使人痛乎不痛乎親屬朋友凋零殆盡惟有望于吾子之兄弟吾子之兄弟亦如何吾歸吳中其無托矣若取舊路必不如前不求見也若從洞達長江東下亦將為天台鴈宕之遊循江山而直抵杉溪也黔地令弟所過問渠當未忘頗能憶其城郭風

景否山川如此而令吾久居乎諸令兄入仕者想多矣潘君昆季三人河東三鳳也不見飛鳴必欲冲天驚人耶子明不甚貧乏否子和辱示教其中追述吏部前同袍所論說一段殊可絕倒然其為師儒必不染須索弟子贊見矣君子人也吾與子兄弟之情有不待書而得者書能見苦樂耳其悵悵只自無已

與香山永安林公

昔者寶刹之遊一一可想林壑高低澗道紆直猶在心曲茶瓜雅情盃酒清論又何曾忘情哉一落江湖

名公翰藻

卷十一

十一

遂若隔世今已一十三年尊師法相當未變更如僕顏貌已異疇曩蓋自入楚以來頭法盡白更無一莖黑者可揀即今性情有俞紫琳之願無半山老人以為主耳故平居不好唧唧在家每到山菴野寺便輒留連忘歸其處村陋都不管也嘗以吳下叢林特比天京淨界固在所無而五大名山之莊嚴亦自未有尊師之道雖無去無來無住無不住然尊師南人也即叢大願力試飛金錫一來茲亦何如謹因寓書表白蓮聊托奉此以申問訊此生相見知可再否悵悵

悵悵

與袁兵馬邦正

去年有家童赴京曾令奉書回日乃說其書無從進投已托閔吉士轉送去訖此當不妄君領帝城巡邏官職已美無信事繁之說不以清流自待凡仕於君所以為理禁亂也若專取所部間省則閉門食祿以充僚貲位如除補祠觀學校等官乃勝耶不然非歷多事何以見處之善與不善賢與不賢也向來君以未有嗣息為憂今却如何甚念甚念某年不過六十

名公翰藻

卷十一

十一

答嚴溪亭郎中

三齒髮衰暮已似七十歲人即今破廬舊書亦皆散失並無全者可讀詩句愈拙久廢不作平居只是眠卧頗好間取一壺移向僧房樹底或在人家竹下款適過日然亦每相格礙迄不得如鄙意嘗竊自笑孔子不為歛爪吾豈獨好為哉奈何竟不能不類耳又嘗竊比鷗困汙池猿落廢苑徒睇青天而想像滄江樹杪其性何由以縱其為吁邑必多矣唯君有便便惠佳藻以垂遺教而已餘有所冀哉不備

前者蒙寄藻帖文扇極荷雅意特念公以醕謹之資
清潔之行忠厚之政以入官受祿蓋已多年而所論
何乃如此其自慨羨莫能輒已夫知有其國不知有
其家知有其君不知有其身者之兩語爰自總角則
既聞之不意今日乃覩其人又出於公也孔子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升齊餓
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夫原憲之財不右於陽
貨而君子之所歸卒曰原憲貧之不為士病也有可
知已唯公一意為之無倦昔五代張尚書雖說無家

名公翰墨

卷十一

主

徐三

處於舟中亦未嘗聞其饑餓而死橫棄道路公其自
信之深可也公之同官陳雲崖先生其人間靜謙讓
廉介澹約嘗在吾郡教授弟子寬嚴有度才敏者愛
之禮之才鈍者進之厲之無不得其敬服甚好讀書
每至三更猶琅琅誦讀若未第時不事趨走奉承以
要聲譽若求其實其思邈遠其業高廣真公之友也
其言曰余無一畝田一間屋故為是官使亦有以餬
口庇身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余之懷也震對之曰先
生之言是哉未是也以吾功能應上給賜宮室車馬

于官衣服飲食于官僕隸吏胥于官尊榮父母富貴
妻子于官由卑以尊由疏以親由遠以近以陪人主
之治是奚有不可而必待隴畝乎隴畝良苦如震之
愚陋微賤固不足言當時即不因病今日豈在閭里
與田夫野老為伍棄大人之安逸而就小人之泥塗
耶先生其無發此念今公精神有餘聰明未損請置
故鄉之思益務公家之事舊遊水石故人無恙此物
正無人奪之從容歸來再講未晚也謹因雲崖公行
占此以謝疇叢之辱又畧談出處之道耳

名公翰墨

卷十一

主

徐三

與袁胥臺

昨自外歸聞車馬虛辱嘉藻珍惠又爛然在案不勝
悵失昔桓溫送安石至門謂守門者曰頗嘗見吾有
此客否今震乃有此客矣而不得親致款迎更恨山
妻無周伯仁母之才一飯亦不能具以供從者其罪
誠將如何自咎可以自贖也欲即趨至行帳伏謝蒙
示方有出吊之事故且未行專請某日堪許瞻奉即
今 天恩曠蕩恭為左右忤躍祥麟威鳳豈可久損
趾毛既再瀟拂行為世瑞也可豫言執敢即此先賀

與沈時質

聞問久絕向慕無已哲匠將至茂士震騰君獨以不食兩斛米超然在外修之於家待時而起每歲高入品題銀花綵幣帛華之榮賞雖足以耀一日其魚貫鴈行恐疎執卷踰上堂據席抽思閣筆未就之際其勞已累相直矣君皆不聞何其高甚賤子病且綿綿君知之否蓋為本縣點作民兵固知往後為義平生既失陳力清朝班定遠誠何人也豈必文事哉念以曾備學校散負所職經籍文藝未嘗學戰陳被戴名公翰墨卷十一十五

甲鎧鼓譟敢聞况年已疑死有願無力能往只得謁入縣廷扣額乞免用是心志惛喪身力羸瘵至今呻吟日夜不得寧也重歎詔赦之文老者在所給米肉與絹復一丁侍養溫言融衍雨露之重如此今反驅使之搖動之不但廢閣不加厚而已其故何在執其車美操弄詭竊里胥與左右之罪也湏坐以法剔其欺謾則上下宣通而有司之風遠矣惜無人以告之何時過我或過君相與對談一日一洗無窮之塵陋君無意耶

與唐一菴

昨過高閣值車馬已出敢就謁之又適他赴終不得請見欲更俟病作不能忍歸想瘡鬼之說真若有之承示湏更求海上方斷之外裡脩補病根可即拔去非憂之深而教之如此感激感激然竊思之海上方亦多即得有道正人肯施一符一咒與之則無不立效者矣然此有道正人懷伯夷之清抱顏子之懿一言不苟加一行不苟措世之人徒企而望之耳何從而得其符咒耶只惟得其意念以為驅邪辟祟收殃降祥以濟人於壽域是亦吾事也吾方不得秘矣則寒熱必不復來脂髓必不復銷氣日以完身日以固復得為人不然彼逃匿屏處方之下者固無益也奎畫面目更易男女亦祇取羞辱耳其鬼只在其瘡不除其去死亡曾幾何哉願唯為察即今有道正人將在近即將在遠耶即不在遠一賜垂報緣為瘡鬼奔走勞過疲曳沮喪未能進見故輒以狀奉白

與我齋

昨日之屈臨愚誠不知君之所謂豈交至通家義若

兄弟今且白首者固不必務相見叙情懷致款對但無失往復之禮而已耶媿恨終日端坐偶因送客出門未百步而君至聞之喜若狂夫卒遽而反則已就行乃又芒芒長奔疾走出至里門之外遠矚一舟泊於塘下以為必是近則又為蘇人東望無所及西望無所見撫膺自咎愚之信行不孚於君而欲行於立談之間者哉無恠田光之徒以死自明也君此來如風過如電掣如石火激鑠皆不容於一瞬誠不知何謂昔子猷之訪戴安道未必有平生之舊此二人者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七

以名迹相高海內故千里相尋不見便去其稱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者此太高無實無當之辭又何取焉唯若司馬德操之過龐公其情真率其事可傳初龐公上塚不在舍德操竟自呼酒斟酌龐公回不以為異德操不以為喜欣然相就而飲不知誰主誰客君不為此而為彼愚之過惡誠有不可勝言者矣方將閉門修省三月後乃敢詣君請罪

與周生

媿為門戶奔走一身百病只耽眠卧不愛行立何

聖朝養老之詔如此而奉行者如彼也天雨不時禾被壟上經月不得登場事事阻絕興味離索一在家出家老陀頭耳殊無聊賴子不知耶

與邵康山

自君之出令人孤悵不堪有懷於何宣寓有說於何陳啟嘗過清門問還期徒見一小童不及三尺與之語漠如也卒至寓於保甲之家繫舟兩槁喧襍之處名在丁壯之籍身抱老羸之病不前則患害已偏不得不投謁公門祈請縣主污辱志行都不能顧如此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七

者數日方解君其時高立萬山之表講授紫陽之鄉升席擁皋比之尊重退食得羔羊之從容閒居有玉界尺之清整曾知之哉聞之坦丈當泊蕪湖大江之際適與君遇見君門弟秉禮執誼渾然一儒又得之外家王氏子梅說其家富實而愛敬道術餽遺遺於君太厚此雖非學士所先稱論觀孔子不却束脩之行方病不有此一濟亦自可為慰也車從新抵宅中想奉太夫人叙天屬為讌樂無暇見客且寒氣嚴栗正務閑藏安養未敢擅瀆請俟開正後告申款

仰之私

簡陳石亭內翰

震不才且貧先已繆習仕學願望奔走士大夫之後
退不能秉耒鑄以耕男呻女吟妻泣不得飽食自念
沒身隱約誠不堪忍徒以廩食次第法不使之終老
無用以貢因乞為此職取倘負數苟且俸給然亦將
以謹慎慙慙率領生徒以食不敢懷官彼又獲聞近
年事例凡百卑冗許令以近就近若復置之遠方是
速其命非所以待不速也大臣之論奏 聖朝之詔

名公翰墨

卷十一

三

令其忠厚如此以是欣然就之不意迺得黔馬仰唯
大人君子之左右哀其窮極無所於歸引入燕居賜
以美食厚以嘉德被以清教申以名言指授之以道
路當取江西衡麓寶慶以達靖州然後轉至官所不
靳鄭重之辭為致于上府許公朱公以及州守縣長
雖武將文學之士無不推與又告之曰左右先大夫
嘗令此邑左右亦遊侍于此令震往斯恩也即骨而
肉既收而起每對親友言之皆欲為之泪下然猶躊
躇未即治裝回顧四壁徒立有不容已於是上道親

友送之郊衢之上款歡惋嘆甚於餞飲謫成咸謂銓
人者亦太過矣豈果然乎其難險遠縣阻不可具
述既至乃蒙朱公閱恤參候必以禮貌是非左右之
惠錫震有此乎然而考閱圖志則見身已在夜郎之
西越嶠之際疊障攢刺長溪盤紆出無可與遊入無
可與言門下三十餘人左右所謂不振于文者已久
直以聖人微言無切於已牢念熟爛舊語取次成篇
便謂能矣自非常觀察之化服聞越趙撫謙之教授
南海黎重率未見其有能效也震何才力而有見功

名公翰墨

卷十一

三

且本意仕為男女呻吟妻子號泣食不得飽之故今
乃棄擲在家隔越萬里使之愈益愁苦朝不及夕震
心何安在此與一二家奴不說滋味藜藿縱日厭魚
肉亦安能下咽震之奇薄求之天下無有矣唯問謁
寶山書院仰瞻令先大夫及宋饒先生遺像庶一自
慰曰此二先正且不得其地震欲何為或感慨不已
則發為蕪謔積至成帙其詞雖無所合其意實有可
傷特不敢獻之館閣之下耳前月湖之舊守今湖廣
巡撫中丞公下自雲南道出謂震在學時蒙加甄

錄常出諸生上一等今者遇之必當道舊問故有情
於此可以吐露用為書長跪而進之蒙佇想者良久
報曰罷是不須也震退而慙惑憂懼無地以自存者
至今未釋夫以有一日之憂而又遭值於殊方異縣
乃只如此餘復可冀乎以此益荷左右之恩誠出於
非望而大人君子之所見其不同於人者固如此也
震以仕一道也處亦一道也不得處而處者非不得
仕而仕者亦豈是哉昔者顏觸有云王生於山制則
破焉非不貴寶矣然而大樸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三

則祿焉非不尊達矣然而形神不全獨願得歸晚食
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
此非震之今日所當從事者乎緣支祿米已盡本年
以是尚用稽留寒粟少解春陽方和震無顏以再叨
冒矣唯左右者憐之曰彼非不知報其不得當以報
者也萬一因震之故人垂一言以為閒居之光則始
之終之左右之恩也震雖死目何有於不瞑不倘

簡文衡山

伏慙猥劣得入存記其榮已甚實自稽阻一拜門下

之私猶未及伸某以出入金扉承宣應制賦頌 皇
圖帝業之盛紀讚却祀慶成之美非左右事乎嘗辱
示及西苑雨出右掖等詩雖愚不知其妙奉讀之次
直謂開國百年以來未有此作今者支硎天竺楞伽
石湖固是高才勝人之地一代風雅亦有闕遺矣昔
史西村先生作讚言以壽沈石田先生稱其言本之
仁義資之詩書博之子史凡天地之秘日月之明雷
風之變雨露之濡造化之妙鬼神之幽事物之微無
不究極通徹又曰吾夫子自衛反魯然後纂言以詔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三

後世蓋閱之多而議之定也今左右之言有不若史
先生之說者乎有閱之不多而議之不定者乎則早
戰令作哀為巨帙浩冊如宋歐蘇二公近日吳文定
公各有全集數十百卷動輒三四十本以泚今後誠
在今日矣謹因永之兵部之便奉問亦將以為壽耳
唯少照亮

與王慎卿太學

自簪簪以來但懷感忤不知乃有所苦且為其日僕
候縣侯見陪過久致失飲食之節之故聞之不勝驚

悚僕自不才不取人敬不得即收門狀出廷豈謂累損千金之質經月不寧如此僕之罪戾不可言矣特審近已一一康復庶幾少慰耳嘗竊修省僕之奇薄信矣不但所至坎珂往往害及遊舊哲茂之士昔在京師間訪文衡山先生先生知而見之未及下階格于門限倉卒踣失敗面脫髀流血不止投入卧內將息兩月已往扣之開襟以視其膚色尚黑如墨雖蒙先生愛解以不由於人此殆有數然只慙闕無地今於太學又復如此豈天惡其人并其所與往來惡之名公翰墨

卷十一

五十五

與沈邦魁

近日嚴溪亭聞僕甚得罪於邦魁繼見潘光父所聞與溪亭同因反覆思之而得其說庶幾尚有尺寸之地可以謝過故畧道一二唯邦魁亮之比所委詩篇其始僕亦不敢違固嘗欲援筆為之矣其後感介來以湯君之作見示則已有所屬顧僕何人也而敢

然矜己之長貶人之短若師之於弟子點者點竄者竄明孰是非之柄以取譏於此老耶是固不得為有罪矣况其辭雖或未足爭衡藝圃長價詩林而一時應酬人事亦未見其有不可者使強加潤色而才非敏給時出造次語意格力反在其下不重以自誣乎邦魁何取焉是又不得為有罪矣夫聞過而不知改乃更欲文之以為掩蔽是君子之所恥也然若有可論列而訥之於口使己之志不明人之怒不解雖君子亦豈得而安之哉竊意邦魁非真見罪也摘其疵隙使之祈請不皇以相戲耳誠有不足豈至以存亡易心等語閱人大段者加於僕耶一咲一笑良臣見之應為助以好語必且一大撫掌也

名公翰墨

卷十一

五十五

又

念昔兒曹得遂婚好仰累左右為多此來深愧不及辭謝乃重辱贐禮是但見親誼而不見過愆也何感如之僕居此無好無惡悄悄而已君以明醫濟人邀者傷午舟載上藥往來名賢幽客膝士之家愛生怕死之富室斯足樂矣青雲事績亦用留心貢雖朽爛

可棄物得官不過住破屋守冷壇所謂誰能勞此
措大官者在宋則參軍在今則訓導坐監所授錢穀
簿書期會等類祇能多食肥肉大魚貪者叢家潤室
而已固不足道也然肯檢括不自苟且二者亦上無
愧於天中無愧於已下無愧於人彼科目便何如也
用此亦宜存之請勿以我為弗顧焉愁深怨極乃反
發狂出是言以遺知己千里外笑談不罪為夢

又

初聞貴體欠安想只眠食不佳不謂亦嘗困劇至此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主下

今者喜復平好固左右自治之妙也雖有方藥不敢
談於盧扁之前東坡句云曰病得間殊不惡安心是
藥更無方請述以為贈詩人之醫如此而已不知亦
畧與大醫王之法同否何如秦狀草草切惟珍愛

與甥崔德卿

甥之視我意殊隆茂蓋曰欲養其母而不逮遂敬及
其弟渭陽之情依依在念慮間也吾寧不知感書來
更執謙過譽豈敢當豈敢當祇愧日在甥所時相對
晤上下今古雄談傾座啓子良多法書名畫同鼎商

彛煩供目睫夷夷猶猶宛如家人父子也非無精舍
可居青晶可繫非挽留之不殷而廼日欲言還救廬
及還又多見可厭可悶之事令人神思惛老只與枕
席為便亦何不知自適而就此紛雜耶人生行藏有
定憂喜有數豈其然與所須文字都未有緒雖坐才
短亦緣無佳趣尚欲出遊數日看蒼山碧水豁我心
胸以了前諾幸亮之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主下

國朝名公翰藻

十一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二

張時徹

簡顧雍里 二首

與吳默泉

與俞東厓 二首

再答袁岐山

啓介翁

東管復齋

與江午坡

東陳兩湖 二首

東羅念菴

寄尹翔野

寄朱鎮山

寄周石厓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二

寄趙浚谷

寄胡瓶山

寄聞石塘

與韋南荅

與陳棟塘

與沈鳳峯 三首

與徐少初

與茅鹿門

與 皇藩西亭中尉

與侯二谷 二首

與沈南明

與汪南明

與蘇舜澤

與江貞齋

寄許燕橋

與施虎泉

與胡瓶山

胡繼宗

與文衡山

與留徽州克全

高叔嗣

與孔文谷

答袁永之

陸時中

與許國忠

與仰涵山

與張別駕

寄三弟

陸時雍

與韋南荅

謝劉梅國亞卿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二

與王瑤湖僉憲

與王司成鶴山

荅張思川

馮世雍

與張東沙

吳鵬

與張東沙 二首

柯維騏

與張東沙 二首

朱廷立

與張東沙 二首

復羅麓徐先生

復南冢宰屠直齋先生

趙廷松

與張東沙

余勉學

與張爰山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三

三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二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張時微

東顧雍里

徹頓首與兄乖析凡十有八年于茲矣中間尺素往來雖時通訊告而肝腑所儲靡由紓瀉二三年來則又曠不相及此所以睽杖柱而生悲邇長風而興儂者也夫芝蘭不以易地而改臭金石不以積載而渝堅物亦有靈人寧獨異又况君子之交乎始與兄要

名公翰藻 卷十三

一

遂申淡齒今茲遠背豈遂寒盟况官跡雖遙致一力于左右亦非難也徒以契闊既久懷抱填溢每一抽思莫引端緒是以屢發而旋止耳兄如不亮其平生而但槩之近跡則白駒之詠成虛而谷風之刺不免矣嗟嗟吁吁豈其然乎憶昔射策金門繼蕭朱之結綬分曹白下追李郭之仙舟討緬素以紓情托烟霞而寄傲燕磯選勝同傾袁紹之杯牛首探奇共陟昭明之館以遨以遊唱予和女于時志狹宇宙名動簪紳觀者嘖嘖孰不以為朝陽之鳴鳳而清廟之朱絃

手泮梗之踪何期不爾東西南北惟所移之既無一
夕刺舟之便又違千里命駕之緣劍遂分而莫合流
一逝而不還興言及此胡得不悲夫君子之道二出
與處而已矣薛羅朱組華素與禍福而交纏衛泌丹
墀炎涼與安危而相管久况舐痔多車鴟鵂鼠在
昔已識于今為甚此察人所以炳幾貞亡由之長往
者也故有德耀見龍而情欣在野辭榮鴻漸而賁迹
丘園要在自適其志耳兄之所存蓋亦庶幾而僕乃
久貫羈馱俛首樊籠進不能為濟川之舟楫退不鑒
名公翰藻卷十二
即鹿之虞人随呼牛馬不辨雌黃如此不已將安所
稅駕哉嗚呼邇湯池而揚鱗望火樹而戢翼此蓋暴
世之所怛而非熙時之所憂也然而二疏解組於明
辟廣德懸輿於盛齡心足之義君子貴焉僕誠不肖
亦豈無鏡於是乎乃若隱微之衷有所不獲已者試
為兄一陳之夫榮枯等於朝露存歿譬於秋霜不有
脩名曷延短世僕故農家子也門無它營世業樵釣
僕生而能言解判章句大人以為可教膝而授之經
既以貧無資身之策誘使干祿而賢網宏開遂叨一

命以篠簜之材而邀締構之運吁亦偉矣然而學未
聞道識不通方龍腐儒之咬啞擬陳編之糟粕誠無
異于泳跡涉以自適翔翬奮而為高者也幸而天啓
其衷獲親三益迺稍稍洗滌腸胃稱則古人而性資
固陋開室靡恒疾患交嬰寒暑相半既無就明穿榻
之勤曷窺汗牛充棟之緒嫖母効顰燕石為寶其為
媿慙抑又甚焉已而馳驅四方負戴隆重而智類挈
瓶用違伐輻輳前蹙後進只退尺思穆耕之三立則
艱焉首熱感平子之四愁則怛爾魂驚凡茲心事皆
名公翰藻卷十二
兄之所素明也比先公棄背百念灰滅視息雖存以
為無復有意於人間世矣而饑寒所迫耄稚無生迺
効毛廬江捧檄之歡頃忘溫平南絕裾之訕勉強投
牒以資祿養而聖主廣容猥收樸樸銓司累閱復晉
華階能薄取宏以為殺身不足以為報蓋朝夕懽懽
爾矣夫蜀道之難自古所歎間關遠來兵荒總至職
司載難義豈辭勞時乃秣馬厲兵躬擐甲胄首啓戎
行蕩除豺豕又孜孜鉤故牘訊閭閻問民所疾苦而
療之活溝壑之斑黔剪虺蜴之毒螫庶幾効一割之

用以明在三之義苟微志稍伸鴻恩得報便當陳令伯之情續淵明之賦乞骸骨於首丘率童豎而力作木茹山棲終其身焉耳矣不然母年七十有六供奉既缺音問罕通陟屺瞻雲神魂並驚弱息一人曠廢教勅長懷厲人之深憂有慚螺贏之式穀每一思之愁如雨集腸若輪迴豈能一日安心於此哉詩云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斯之謂乎夫羊腸之坂一也或慄之而迴馭或驅之以達忠人各有為歸在適於義已矣在物有之曲木無直影土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四

早

缶無洪音苟脂韋突梯懿節不立而欲伐著於當年聲施於後代不可得也僕年幾半百華齒改前時愴懷於榮木亦感歎於二毛每披先聖之炯戒覽逝哲之高踪未嘗不汗蒸蒸下涕汎瀾而交頤也孔不云乎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嗟乎嗟乎兄獨無意於僕乎倘能念斷金之篤義閱集木之愚衷歲警違闕而掖用有終則成戒之恩當與生戒者等矣區區管鮑之知又何足以掛諸齒頰哉不然世無石人况不肖多病之軀乎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

則雖有張范之殷勤祇足以伸縋繆之誼亦無裨於固陋之萬一矣兄其忍之乎夫淄渑合而易牙知二豎嬰而扁鵲走僕之有懷非高明亦莫喻之矣惟兄矜而圖之語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也以姑息故孟孫之藥石致慟于姒氏而東里之告危見信于子皮古今賢達度豈相遠哉誠知飲藥之無厭于苦則知聞言之不貴於甘矣然非平生之深交則安敢遽以此望於人人哉兄其亮之詹之僕敢不洗心以聽

名公翰藻

卷十二

早

早

又

徂秋率爾奉訊既而豚兒以公書幣寄至感愧殊甚追念疇昔旦夕周旋睽阻者踰二十年矣儀形藥石何頃不掛懷抱萍梗之蹤未得執手傾寫悵恍可知也僕多口之餘勉強復出辟之擯婦復還妬者尚在雖勉自修潔而疑信相半集藁之心非知已何能悉乎靜養之諭亦嘗屢有所聞而躁心未釋不能勉從事倘幸不即死當從容函丈以領訓飭得希高蹤之一二於願足矣羅村之便謹此報謝百惟賜諒不

宣

與吳默泉

積歲之睽真同饑怒嘉禾奉晤自午及申砭我顙蒙
舒我苑結者多矣今雖各羈一方然神交夢洽時或
依依左右也方今朋友道喪知己寔難即如我輩同
袍初以道義要結者間復中變其不然者或入鬼錄
或遜丘林其注籍縉紳經營四方者纔三數人耳砥
厲初志以揚光華不於執事之望而誰望乎凡表樹
嘉猷規從德義幸惟敷腎腸以示其其敢不力乎玉
名公翰藻 卷十二 木 昂

與翁東厓

徹故東海鄙人也樗櫟之資無所比美然於海內高
賢則私心嚮慕誠若欲執鞭而不可得者况治行表
著流響四馳如明公者哉粵自辛丑之春與石谿均
罹草土之戚踰伏海上數相過從每語公博雅之學
康人之猷未嘗不躍然而心動也既而起廢荆湘一
山來同采服蓋言公益深而某之所以慕公者益切

矣乃者叨徙河洛方幸承式下風以施有政而榮戟
森嚴未敢率易起居遂巡歧望徒與鴻翼俱馳耳瑤
翰重厘諭教諄至益徵引掖之德豈太山滄海固亦
有取於涓埃耶愧死愧死方今疆圉多事四方繹騷
重以儲侍空匱士馬不戰而疲此有識之所同憂也
天子眷用明德真安區寓厝注規畫真有以起積廢
而固周防豈惟邊氓賴以有生而二三有位凡得竊
升斗之祿者皆餘庥之及也某何幸身親見之謹遣下
走承候門下并展賀忱伏惟俯賜鈞照某無任願望
之至 名公翰藻 卷十二 七

又

昔僕之在汴也拜教言之辱杖柱之眷如敷腎腸竊
意千里神交古則有之僕何人斯可以徵寵于公哉
銘諸方寸夙夜弗能諉也既而徙治庸蜀去旌榮者
益遠未幾橫被訕鑠屏伏丘園則又入山之深都不
知戶外何事雖時時仰止高風勢不能折簡為訊此
明公所諒也每閱報章見門下簡詰戎兵廓清沙漠
克戡大慙振我玉靈雖金城之績燕然之勲當不是

過何幸於今見之廼者聖明簡注進位本兵輸尊俎之勝美樹磐石之丕基寔惟公是賴此中外臣工所胥以為慶矧承式下風如不肖者耶僕東海世農推魯成性操刀學割肯繁未諳乃為言者所繩死有餘罪賴聖恩高厚貸其刑誅得復從耒耜之役已為厚幸不意誤爾起廢肩之重負集木臨冰未知所以為濟倘賴天之靈得善返丘壑於願足矣北翔之便謹此展候起居負擔初釋未罄鄙衷伏惟若時加慶以迓天休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再答袁岐山

向辱慰諭已極周至今復重爾覲縷高賢道義之愛有如此者感切肺腸敢以恒情視之乎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夫求為可知者不能自力于平時而徒怨人之莫己知人其孰與哉以聖賢之訓則當發憤以省躬以世俗之心不宜留情于破甑誠知其有命也則夷狄患難且將夷然安之而况茲無情之誹哉昔魏公見刺客而授頭元城聞誅使而酣睡彼非吾人之徒與而今廼以瑣瑣者興恚斯有愧于

前備多矣茲非僕之所能然不得不以此自詳也前此諭旨正惟公論之權衡僕所賴以自靖者何廼屢屢自以為過乎午坡書來其詞旨大率相同而致頌盛德者尤為懇暢故敢一往以聞行部多勞時屢邇望早須返駕罄此微衷

啓分翁

伏念某材非騏驎早自分於鹽車質本鷦鷯敢妄希乎鵬運過蒙獎拔荐厯華崇近罹謠詠之言益藉匡持之力多方洗雪信平生之無它違眾甄收冀將來

名公翰藻 卷十二

九

之有立起畊漁于東海再厠簪紳建榮戟于洪都率先屏翰顧不肖事方昭于貝錦心尚惕乎弓蛇仰承吐握之勤徒深負乘之懼委身殉國雖云誓定於胸中以人事君終恐貽羞於門下力難志逮慙與感俱依梓里之清光睇燕雲而增戀謹修蕪牘薄展謝忱干冒尊嚴幸垂原鑒

東管復齋

湖湘共事教愛良多既而之洛之蜀又數承惠問之辱藏之中心如一日也邇惟明公早謝羈帛泮渙林

泉得以靜養天和祈求似續孰與騁驚風塵以嬰緒
燼者乎元湯叟有言今之仕者目隨人視耳隨人聽
口隨人言心隨人意夫是四者在我而猶不得自專
然則何樂於仕哉僕迂愚之性短於詭隨逆者果為
言官所繩得返初服草畔木茹庶幾終其身焉不意
誤爾起廢復就樊籠未知駕之所稅惟仰羨高蹤而
已茲因濟南李守之便附此起居楮短意長言何能
悉

與江午坡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十

信

僕之與兄遠也則思近也又不克見今又遠而思矣
生非石人去住幾何興言及此惡得不悲僕本樗枏
之質不自知其不可勉強馳驅者已三十年於茲矣
所幸不能釣譽希炎人且目之為迂為憊為切直為
蠢愚無狀曾不得與凡衆齒用是全其拙性而保其
天年庶無貽知已之辱耳古人云恐鵲鳩之先鳴百
草為之不芳寢興之際恒以自訟惟兄力懋好脩圖
穆赫之三立以光斯文則僕之深願也東望慈幃舟
徂如駛謹此告行於執事佇望德音慰我饑渴

東陳兩湖

昨領報章恍然若失蓋挈瓦缶而廁黃鐘之懸以下
里而希陽春之調知其難也初承獎借過隆頓越程
品方將遜不自居迺不知其旨之未婉也萬年之諭
罪矣罪矣地轡螺川再易旬甲望馬融之絳幃則咸
焉心熱想庸成之書帶則倏爾神馳所望一言之教
以牖顓蒙則鄙人之幸也會錄一冊敬投書記率遽
不詳

又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十一

恭

承示瑤篇舟中揮汗讀之一日而竟采百氏之精華
括遷固之奧旨如彼掇糟醕而規影響者何啻千里
百里已哉已細寫成編藏之篋笥擬諸懸黎結綠也
僕樗枏之質久宜丘壑乃復轉徙而南慚負益甚當
還觀老親以圖進止念與高賢相違無復班荆之日
不能不依依耳向許雄文正賴以解膚陋不識肯終
教否惟執事命之臨楮不任悽悽

東羅念庵

僕不肖竊慕下風之日久矣賴天之靈幸得密邇門

牆而猶阻于遘見早夜有思時有心熱耳廼者冰鷺
水以解維望文江而適館庶慰登龍之願匪云訪雪
之舟倘仙閑暫啓俗駕可投則頃臾之頃亦願竊有
請焉敢以謁諸侍者

寄尹弼野

累拜瞻存盛意良厚顧菲薄何以堪之慚愧慚愧訓
有之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迺若不治其民而
專求獲上此方今之通弊諒弼野之所深以為戒者
也大要牧愛之體惟在聚欲去惡孜孜焉若惻瘼之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十一

在其身不得已而除殘去暴亦以行吾撫字之仁耳
苟一於撻切如束濕然民將不堪其命非父母斯民
之道也至於詰戎禦虜當今所急然上惕幾下則疾
視其長上之死而不之救省刑薄斂可使制梃以撻
秦楚之兵故拊循凋瘵以驅之敵愾此又弼野之所
以播弘猷而建偉烈者也辱在知愛誠拭目望之使
者言旋倉卒報謝歲事方殷餘惟省鑑不備

寄朱鎮山

昨聞典學之擢甚慰隨地舉職莫非所以自効然陶

治英賢以襄化理則君子有深願焉矧好修力學有
如執事則固優為之耶僕昔承乏貴治道於東吳而
聶雙江適為之守迺告我曰此官與它監司不同蓋
以身為教者也必渾身天則乃可無愧僕服膺之不
忘今特為吾鎮山誦之趙召址來無所事事虜患孔
棘而當事者徒務虛文辟之盡餅終不可以療枵奈
之何哉惠問遠來深感留念遂因使者以謝惟終諒
不宣

寄周石厓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十一

貝錦青蠅昔人所患乃今則又甚矣如虛齋王谿表
樹已久不宜以流輩比數而乃目為妮姪無行之徒
謂之何哉執事雄幹雅操知者十九正當弘濟艱難
以真社稷母以是瑣瑣者寔諸胸臆乎戎醜陸梁中
外繚騷皇皇朝夕止于支吾目前乃若易危為安圖
惟永久之猷則須別為論畫惟執事籌之使者言旋
倉皇執謝諸惟宣照不悉

寄趙浚谷

邊事孔棘全仗弘畧以濟時艱每承教詔知執事詰

武樹防誓掃胡塵亦已無所不至使有敵愾之責者人懷是心則起靡宣威蓋可旦夕而待何狂醜之足平哉革築室道謀鮮有定畫而掣肘之患徃徃而是此其所以難也又況重之以目循之見與畏避之心乎要之揚奇建節真安疆宇非豪傑不能為惟執事力圖之跂望高風率爾披露晤對未涯倘能垂諒

寄胡瓶山

汪生來得拜翰教甚慰且諗知啟慶亨嘉頭鬚未變卉木烟霞惟所探取時或縱情觚翰騎麗揚奇親朋

名公翰藻

卷十一

十五

燕會汎議茲論即至夜分未嘗欠伸言倦此誠所謂凡界神仙也非解脫簪紱絕遠市朝其何以有是哉彼青蠅貝錦寔贈公以侈福耳僕誠不肖然於出處之際亦非甘出天下今者入竺之招莫計釋免外未榮而中乾髮雖鬢而鬚白自視已八九十歲老人而不亮者猶以少壯事業期之望故山而興喟懷知友以撫心公其謂我何哉所幸章宗社有靈翦茲免逆腹心之賊既除瘡痍之衆可起縱不能揚尺寸稍亦可向人舒眉矣聞汪生有便率爾展布區區夢寐有

懷彼此同之諒無俟於贅也

寄聞石塘

擾擾塵氛久踈哉問然鄉士人來每誇起居百福時以為憫仕宦之途猶之揚帆汎海及岸而登斯為到家之客否則未可知也如公完名全節譽在縉紳芳流史冊豈非人生之至幸而有識者深以為羨乎此蓋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方今中外多事徵發繹騷而齊魯徐淮之區洪水為患民皆魚鱉老弱者槩為溝中之瘠強壯者則挺刃以禦人於四達之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十五

衡真可誰何西北諸戎時時眺梁欲逞任事之臣莫不撫心感額未知計之所出誠不可不深憂也僕素愚下曾無寸長可以裨補國事惟當退伏草野相從漁稼以卒餘生而竊祿多愆恒懷凜凜亦豈文詭言以誑左右乎小休歸寧謹此奉候伏惟若時加護以慰瞻依不宜

與韋南荅

棟塘書至云過兄草堂得見鄙作歉感知已之誼慚媿慚媿邇來貽違成習抗節寡諧一不當意則雖曾

閑之行龔黃之治猶無以自容況其下者乎徹歷世
頗久當勉強低昂為老親徇祿而耿介之性不能溷
淆黑白以媚當路乃今頗成掣肘則兄之見及固其
所宜安得拂衣棄去相從於屋齋之中乎讀兄書備
言生事鮮遂俯仰惟艱幸諸郎玉立足以光大門閭
審爾則亦可以自慰奚必腴田侈第如彼豪貴得意
者哉諒兄必以迂言為然也懷抱不佳言不能盡唯
昕夕自愛是望

與陳棟塘

名公翰藻

卷十二

七下

陳生來辱賜華絨感舊懷新真如握手遽晤此古昔
緇衣之好何幸于今日見之且詞旨婉懿文藻精澤
殊不類七八十老人語亦可以占眉壽之徵矣敬謝
敬慰和陶諸詩酷似靖節要之徜徉林泉超然物外
冲和之性異代同襟是以暢叙幽情齊聲大雅固非
學步邯鄲者之所能庶幾也僕罪廢以來深以得正
首丘為幸灌園力穡終此餘齡但杞人之憂往來胸
臆而塵途俗子又難與披露肺腑縱有一二儕輩相
從游詠亦豈能盡諒予心如吾棟翁者哉仰屋嚙嗟

邇風興謂每恨不得舒瀉於公之左右也時念平生
辛苦無所表樹思得後人支持門戶而豚兒老大尚
未有成不能遣諸懷抱此昔人之所以譏淵明者也
如賢郎才俊終當為廊廟之珎又不須以遲速縈情
耳獻歲發祥遠惟尊候百福謹此起居并以近稿請
教伏惟財幸不一

與沈鳳峯

名公翰藻

卷十二

七下

自公去郡迄今一紀矣不惟甘棠之愛歌頌萌黎而
撰著之富山谷藏珍士人學步蓋光于世世無數也
盛甚盛甚今之縉紳品量不同大都厭棄章澤馳騁
要津至甘垢辱而為之不復知有自靖之節如公勲
績方茂譽聞無崇乃獨投劾引退肥遯清時此與古
之廉頑起懦者何以異哉僕進無匡時之業退解屬
俗之操潦倒丘園白首不立深負知己之望日惟垂
釣清溪藝禾南畝林花野鳥相與夷猶都不聞戶外
何事間有三同志款門來謁便呼酒共酌即物賦詩
噫嗚終夕闌然忘醉蓋不知日月之于邁也彼駑駘
駢駮嫫母妬媚自古則然又何怪乎今之人哉外姪

沈明臣風尚希玄雅志偉俗誦說古人則坐榻穿孔
嘲弄風月則倚馬成章斯亦藝林之幽芳長途之逸
足也而賦命不猶資身無策每不為俗士所器心甚
悼之向者投謁門下獨蒙物色驂騑矯首於伯樂干
將炫采於風胡豈虛語哉乃茲棘闌失利負篋行游
覽海岳以舒情登龍門而市譽於公有素望焉伏惟
進而教之則斯文骨肉之愛不獨沈生之感也僕昔
時在疚聞公遠厘弔唁感荷之深勝於實拜嘉貺也
倉卒布啟不盡欲言西望雲間不勝景嚮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十八

又

久疎間問嚮仰為勞伏惟明公偃蹇烟霞之宅主盟
騷雅之壇舒孫登之長嘯摘康樂之藻詞三邨五湖
窮極眺聽斯人間之至適也乃若稽古立言雖經繹
訓明太上之玄旨垂不朽之令名公之所得於物外
亦既多矣視彼競響蟪蛄爭榮舜華束縛纓綬之羈
馬舖瘠鼎釜之腥羶福與禍纏憂隨樂禪將孰為多
寡哉此非憤世偏室之言徵之史策要當為炯戒也
公之高明其無以為誕手僕之滯昧於世寡諧傲天

之偉得返初服方將學嵇林夜之絕交為皇甫謐之
閉戶茹苓餌尊以卒餘齒而俗腸不諒頗見繩責然
亦無如之何矣昔詩人以獨寐勿諼老氏以知希為
貴僕雖不肖豈為是瑣瑣者低昂哉盧生舛麟駕學
脩行貧無以為養亦沈明臣之儔也僕輩不能振卹
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愧孰甚焉茲將問途於執事乞
借鼎言以導之憐才拯困非豪傑不能為此固諸生
之所厚望于明公者也總祈降燭言莫具陳

又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十九

盧生至得拜教札具領明公眷念無已之意感激
激第褒獎過隆肩擬非類其曰殷敦周彛則公自當
之其曰金才偉望則朝之孤卿非乏也乃如僕者瓦
椀土鼓元非名世之珎山樵澤漁何與經綸之業而
執事乃縲假盛美而稱之不幾於慚忤欲死乎明公
睿質天授藻麗風成脩辭明道老而彌篤無惑乎抗
紫霄而獨步注滄海而不渴也高編華弁宜托之鴻
儒鉅卿而乃以委諸庸陋序中所云以刁父勝施嬌
山屬緣錦穀者誠非虛語也公試覽而棄之嘗聞隆

構不廢乎丹青嬋娟必資于麗飾細玩嘉集編簡不屬刻畫欠精恐世無具眼者或不能求之牝牡驪黃之外更一圖之以成珍異何如僕幽病相仍日有草草沈嘉則行率爾報覆種種不盡伏惟鑒竟幸甚幸甚

與徐少初

違逝多年傾注不替翰札屢投知德誼之眷白首彌隆矣還山以來力田藝圃時與農畝雜作以飼妻孥在城在鄉俱葺草廬數楹間植巖花野草梵石為池名公翰藻

卷十二

壬子

畜羣魚百數頭游泳其中坐葦床相對或發嘯歌以為大樂興至則取塵編玩之論述一二倦即罷去巡簷散步又復與魚鳥為徒戶外事多不省問以斯老死牖下不啻足矣如來論云云豈不知爰居不宜於廟饗野鹿不狎於雕闌耶過矣過矣半湖先生暮表蓋不惟文字之工而褒忠直篤故舊此誠君子長者之盛德也閒居無事頗自慚於博奕之不如乃采取國朝諸名家之作詮次成帙欲以彰一代之盛顯懷存沒一置不問每思得執事藻撰登之琬琰煩盡搜索

中付從史抄錄寄我山中慎勿過為辭讓近作郡志一部說林一部奉塵記室便中幸有以教之不盡

與茅鹿門

昔人蓋有千里神交亦或異代夢遶以其衷有所慕也若僕之於執事豈亦有似於此乎教言來投真如空谷足音楚然喜也至之夕即然燈把冊而讀之遂盡一冊次日則併盡其餘開矣春容色澤殊有槩於愚衷益不獨神交夢遶之而已也昔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元愷有左氏癖吾人雖不當以文章為癖然可以談道可以明志可以稽古可以詔來比之功名富貴要亦有間矣乃近世講學者一切嗤而廢之不已過乎知執事臭味之同敢以謬聞固非趁風逐響也僕少不知學仕不暇學老則不能學矣追逝畧而興悔撫暮景而增悲徒以未盡之年欲求所未至其如聰明之不逮何此惟可為知者道耳余生行率爾報謝併以俚言請益伏惟裁而教之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壬子

與皇藩西亭中尉

教至知執事篤念斯文至矣至矣第獎借過浮私懷

慚惕何則質匪夜光槩象按劍材非駿骨敢望登臺
嬖母列於下陳臃腫棄於衢路固其所也况貞元方
始奇碩挺生運洪策翼皇猷者蓋彬彬乎盛矣乃若
海隅寒峻草莽陋生亦何取而稱之執事斯旨豈所
謂方鸚鵡於鵬鵬擬培塿為衡岳者乎此雖高明為
國惜才然僕則自知其不可矣嘗念富貴易以溺人
宴安尤能喪志今執事所事非不侈且逸也乃能遠
紹間平之德仰遵典則之貽悅詩書敦禮樂鑒寐攷
攷即蓬藿經生有弗逮焉豈非洗流俗而宣休風者

名公翰藁

卷十一

三

乎夫沉湎嗜慾則與骨俱朽揚厲榮名則奕世不磨
其得其失不待明者而後鏡也然往往棄此而趨彼
則以節性不勝縱情惡石難攻美疾耳執事操尚獨
何以異於人人乎僕誠欽之慕之不自知其詞之縷
縷也吳生行附達鄙懷荒稿二部奉塵記室僕固蒙
魯人也少寡師資長羈塵鞅間嘗撫陳編而發憤遘
時疾而思齊然一暴罔易乎十寒介路莫殄於茅塞
寘步多顛亂流致溺亦何以測聖哲之精微窺作者
之門戶哉鼠璞之繆覆瓿之譏蓋不必取徵於他人

矣知執事與人為善敢以是往質幸進而教之嘉集
玆貺為惠良多併用陳謝不宣

與侯二谷

僕平生寡所嗜好惟海內聞人私心嚮之不啻饑渴
之於飲啗也乃如執事振黃鐘之鴻音馳藝林之逸
駕曾不得把袂交歡一申金蘭之契時時流覽鉅編
竊聽下風景企之薦蓋有不可以言喻者浙中號稱
多士求其樹赤幟於作者之林直造古人之堂與指
亦不多屈矣執事根本六經沉酣百氏如瓊林大盈

名公翰藁

卷十一

三

無物不備隨所需而應之誠非竊吐唾之餘餘拾醞
釀之糟粕媚悅時俗侈然自雄者蓋希世之珍也况
清操雅望入可以經綸廟朝出可以表儀方國而乃
變幻於雌黃之口玉以為珉蘭以為檉聽者不詳輒
從擯棄彼譏人罔極斯亦已矣而東國之鈞者謂之
何哉然自今主斯文之宗盟為後學之型範以一時
之浮名而易沒世之芳名要非有道者之所悔也僕
還山以來十有四年于茲矣衡門藿食徒懷漆室之
憂南畝鋤犁惟業鹿門之稼間以餘暇諷誦塵編掩

卷而起都已忘之回視叢昔綬有論撰亦嫺母之效
輦邯鄲之學少耳即欲盡取而焚之而好事傳布已
多亦無如之何也已適會郡憲趙君得諗起居且云
有還役之便率爾展訊倉卒不虞伏惟終鑒

又

春月小僕歸自梓里得奉教音不勝欣慰因論執事
芸閣誦著日與賢聖為徒滄溟咏歌長作烟霞之主
蓋有天地為隘六合為塵者矣視彼繫圭組而驚輪
蹄薄衡泌而矜蔽冕者又何足云哉支離之德屠羊

名公翰藻

卷十二

五

之肆固執事所以自靖也僕雖不佞嘗聞教於君子
矣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蚩蚩闇闇惟從事巖棲谷飲
之業以須日昃之離又何敢僥倖非望取訕里見哉
卷阿磻叟之喻是欲以文見冠越客蛾眉飾混沌也
不敢當不敢當伏念僕交於天下多矣而相知之深
相念之篤莫有踰於鶴山先生者鮑君之恩迄今無
以為報茲得其遺草輒付梓人聊以展愚衷之萬一
耳惟執事幸鑒焉行人告遽率爾裁報莫罄委曲伏
祈垂照不宣

與沈南明

久不聞問有懷如愁昨得邑宰之報一以為執事弔
而一以為執事賀其弔者以錦繡之胸珠璣之口曾
不得蜚英甲第簪筆清朝出入於麟臺虎觀之間與
海內才人共鳴文明之盛而乃分符下縣碌碌簿書
期會之後所謂棲鸞鳳於枳棘泳吞舟於蹄涔者也
其賀者知熟於嘗試志堅於拂鬱不甘人下必求有
以上之不獲人知必求為可知此謂驅車羊腸之坂
不戒不全鍊金熾火之爐不判不出他日肩負隆重

名公翰藻

卷十二

五

播宣鴻伐孰得而禦之史冊前開班班可徵非老生
之常談也以執事雅志無念此乎僕歸休林壑凡
十有四年於茲矣畊草茹木聊為俯仰之資却掃反
開不通朝市之訊隨呼牛馬孰辨雌雄惟不求人知
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乃所以自靖耳昔老
氏以知希為貴楊生逢岐路而泣人固各有志也執
事素相知愛亦能諒愚衷之萬一手月漁行勿遽布
此不盡

與汪南明

向沈生回嘗奉報音極感知與未有以謝也昨聞稅
駕武林意干旌或不能久駐即欲折簡起居又恐紹
介相左弗展裏曲乃今則知夷猶湖上極其搜剔恨
不得相從於烟霞石屋雲居聖果之間一吐胸中之
奇耳新安舊稱文獻作者鵲起亦云盛矣求其藻思雲
蒸詞鋒穎脫前無古人非執事其誰與歸蓋崑崙多
寶而連城之璧獨奇鄧林蕃材而明堂之棟迥出此
亦公所自解非諉以薦諛也僕偃伏丘林日就衰敝
耕雲釣海之外無復餘事又惡能談天下之大事品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壬午

天下之偉人晏起雌黃之口哉王山人玉霞者云與
仙府一舍而近於其婦布此申訊昏夜秉炬卒遽草
草

與蘇舜澤

泰山北斗景跋有年昨承乏本兵明公開府朔方時
得以執事相聞者數四至今有餘慕焉既而入山之
深絕無鱗翼之便即欲通訊門下無繇也幸吳山人
不安環堵時有魯洛之遊因得一奉起居而明公教
言懇至示以神交之素托以斯文之盟雖不得千里

命駕而詞旨所宣如侍几筵而聞謦欬何幸如之何
感如之僕惟魯之資既無磊落之譽而踽踽自好又
非時賢所懽是以卧農簑而酣睡蕩釣艇而逍遙一
與貴人為伍便逡巡有慚色乃知休伯去市郊夜絕
交無足恠也明公名播寰宇勛勒鼎鐘諸郎鼎貴孫
曾玉立乞言者竭蹶而至通訛者厲驚而前誠壽俊
之極隆而人生之備福也歲律將更榮躋八十以道
之不易豫撰短章托吳山人轉上伏惟俯賜容鑒不
宣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壬午

與江貞齋

累辱教言眷念萬至無以珠玉之貺洗濯塵凡心神
開暢簿書鄙吏何以得此於大雅君子哉玆慰珍慰
爾惟洪謨懿德侍從聖明石渠講藝藻火明文當必
有以超邁往烈此海內士所以希望聲光者也某草
野凡生素寡問學偶玷冠紳勉強當事猶以鉛刀効
割求免於缺折之未能又何成績之足云哉近賴午
坡在列朝夕師資日尋道義之盟庶幾少有樹立實
執事餘光之及也何敢忘之北風之便謹此宣候起

居拙稿一冊拜上記室伏惟曲賜裁教以慰區區無任願望之至

寄許燕槁

俗冗糾紛不能數奉起居昨拜手教慰喜無任方今中外多事所在繹騷百爾在位明著碩俊可謂藉藉莫効欲為之志迺如僕之迂拙又可知矣每思畊漁海上羹藜飯糗以奉頭白之親暇則與田夫牧子班荆據石道桑麻稼穡事庶足以終其餘齡未之能遂徒懷耿耿耳門下何以教之家僮還便率爾奉候惟名公翰藻 卷十二 圭

倍萬珍護以迓百禄不宣

與施虎泉

瑤篇累貺深感記存小兒昨荷居亭擾累良多愧未
有以報耳執事遊詠湖山三竺二高之間朝風弄月
自以為人生之適足矣寧知海濱亦有丹山赤水雪
竇金莪耶詩盟久寒倘肯泛山陰之艇尚當出園蔬
魯酒與執事一傾倒也句章行付此展訊惟終諒不
宣

與胡瓶山

公之歸也以下走之還得奉教音仰窺曠懷高度曾
不以毀譽得失動心繼自今棲雲采藥超然埃壚之
外軒冕佩玉何足以易其樂哉僕汨沒泥塗每思達
士之風不覺神馳而夢驚也第四方多故獫狁孔熾
剥床焚突之患日有甚焉正賴宏才遠略康濟艱難
有如公者巖耕野釣猶當物色求之而乃以訕鑠之
言終擯不用謂之何哉埒人為長嫫母為姣此時事
所以日棘而志士以之深憂也僕入都未碌碌歲無
以自效一籌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慙負知已多矣南
鴻之便敬展起居言短意長伏惟垂亮 圭

胡續宗

與文衡山

別既久思益深矣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續宗於
衡山亦云伏惟摩詰有詩輞川有畫而吳門烟月震
澤帆檣殆有出於藍田者萬里故人寧不悵然興懷
一代高人自慙慙於我衡山也生今歲謬補汴藩草
草竊祿猶夫疇昔耳邇者薄紙薄合忽於去冬橫遭
回祿之苦平生鬻文之衣與衣之書俱為所燬天耶

人耶非走之所知矣敢以附聞人去草草伏惟照亮

與留徽州克全

古人以會為難又以別為難大抵情也豈獨古之人哉
聯床風雨並馬山丘雖在目前而別已多時矣會
合何時江東暮雲渭北春樹惓惓之私蓋不減萬里
李杜也真切

高村嗣

與孔文谷

頃過邑伏蒙臨幸頻日宴語關宵投分實深報德良

名公翰藻

卷上

手

薄感媿何如林嗣竭來江閩尋已王之陳迹探仙靈
之奇蹤况值仲宣作賦之樓交甫解佩之浦登高送
目懷古愁心所恨不能得攄情于良知聆音于大雅
耳乍抵此諸務卒先此布問薛西原先生竟不受
召殊為邑邑未審會見否頃有何篇章不惜示及鄙
作粟生點定者一冊附請教無新刻願乞大序倘肯
惠及數言即十朋之賜也射虎高作更望錄至不一
卷表永之

曩者毀辱過視伐其蒙蔽弭節負郭之卷舉觴茂林

之中逍遙文史夜以繼晝自惟已侯生之奇而有虞
左之顧乏既干之德而辱過式之禮非揚雄之賢而
當造門之敬匪杜甫之舊而接出郊之驪是以臨別
之日倚葵門而長謚望天邑而太息知遐跡之已窮
寤離群之有限別後復收來書申之嘉言無聞伯氏
發迹並珪璋以秀朗連驛驪於長途斯天倫之極樂
也言慕容音何時可再金門多暇持戟自適玩霸王
之明略鑽孔墨之遺訓勉事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
得高枕於丘中永逃名於區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
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
枯魚燔而召友簞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磬
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予也相思無窮
言不盡意努力自愛還憶音書

陸時雍

與韋南荅

久別方聚殊慰渴思何彼此塵冗弗獲朝夕敘晤孤
此良遇殊為可媿向奉去拙稿聊見區區之迂愚請
教左右非敢求知於人譁俗取名也近時士氣殊不

名公翰藻

卷上

手

振固為可憂而以議論文其希世取寵之具學術破壞誤天下蒼生則大可畏也僕少孤失學無所師聞入仕以來膠守書生常談庸庸送日而已然一念所存未敢以家所脩者於天子之庭而壞之耳柰何志與時忤弗遂所懷迫為工役游興財用無措欲借取於官帑藏有盡且各有職司欲重斂于民四方告灾民不堪命不得已議開輸粟入監之令而懼壅滯仕途終為民病當道弗可益為國家深長慮也於數者皆不可則今日忠愛之大者無如請罷得已之工役耳然疎逃小臣徒懷耿耿而或持厚祿者方以此結知主上而從叟於後者日夜翹望如方廣德其獨樂且何哉士習一成堅不可破至此大可懼也僕用是憂勞成疾或終夕不寐髭漸白數莖今在告三日矣食君祿而任事弗忠至此捫心知愧既未得稅駕以讓能者則行將移疾朋農矣不知年丈素愛不肖將何以教我耶茲感使還力疾草草奉復所示誥軸事自當如命但恐萍踪無常又常轉託憂病中不盡所欲言統惟尊鑒不備

名公翰藻

卷十三

圭

謝劉梅國並卿

某惟周公之勲著于當時譽流於百世光簡冊而風後人者人孰不以為周公能承先德昭制作之功而不知吐哺握髮之勤乃其為致治國家之要策名之地也恭惟老先生德業聞望久繫士心聲在朝野雖偶乞閒林下憂國之念惓惓弗休每忘貴略分雖疎賤之士亦辱溫顏與進寸長必錄夜來如語及舊寮張汝思余良翰輩品量稱情則老先生為國家寤想英賢之意藹然可掬是豈私其人而為田野庸哉蓋古人以人事君之忠莫大於此况夫人苟有所見者寧甘窮餓必不肯輕于銜售非得當世大賢君子於塵埃中物色之則渠亦與木石等耳使其果賢也而欲其呈身識而則又奚敢焉今夫公卿之不下士久矣而彼此又以驕誦相高豪傑望風輟匿雖僅見接者然或非公心疑于樹黨其如世道何哉某乍病狂待罪嶺海往還道經仙里辱不鄙賜教真懇且慰籍甚甚自揣何備而得此非老先生慕周公之風而孰肯枉伯樂一顧於驚蹇下乘間耶遠聞 聖天

名公翰藻

卷十三

圭

子思用著舊倚毗老成不日起東山之卧以慰四海
蒼生之望則老先生今日下士之動即他日相業之
基垂芳啟後古人當不得專美于前矣然其非敢以
其人自居而借譽如此竊以今 聖明在上方比迹
成周之盛而未見有僅似周公者出以副望治之渴
故愚不能無厚望於左右也某竊里歸心晚衆漲去
弗獲奉候以接顏誨悵惆殊甚舟次南康謹因便附
啓上謝并申悃私伏惟台慈鑒宥臨楮不勝惶悚之
至

名公翰藻

卷十一

六

與王瑤湖僉憲

秋杪辱翰教書惠足仍雅愛小僕還曾具啓奉謝想
徹覽矣繼聞年丈巡歷激揚之暇集有志名士講明
正學以廓舊習障蔽關傳註之纂蕪示吾道之正路
此其為力甚勤而為慮甚遠也敬仰敬仰生少失學
無聞亦常辱年丈與同志諸公之教雖未及門亦私
泐之者嘗聞孔子曰默而識之又曰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然後德不孤必有隣此感應之妙也
年文學成德尊則自有感孚者故當時孔門有三千

七十其人乃積累所致自後觀之見其多如此恐一
時從遊亦但二三子而已未聞招徠驅召之也威德
在人所至輒應雖刑名法律之餘囚徒吏卒之相見
亦未必非六經非得意弟子也若使青衿執經之士
日進門牆臺臺而談者無非致知之學冒是名以出
而陰為屠沽所不屑之行亦奚取耶雖聖人亦不保
其往而未至於聖者亦慎所與而重始進也况吾亦
有所事即使此是學敢舍是而 he 有所務耶近偶因鄉
人來京詳傳失實特在夢下不敢循默輒有臆見附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七

與王司成鶴山

曩者承使召奉教具悉雅愛非淺且示在上者所以
獎借後進之意知感彌深弟陋劣恐辱此曠見之殊
待耳意者致士先從隗始姑自近似者發之于以異
大臣以人事君之忠耶不然何僕之擢散庸材一朝
而來工師之睇視也既而思之今日之士有遇知於
當世效尺寸以上報國恩下酬知己必其材德邁群
識時應變又有賢者維持調護於其間上下相孚始

是以濟事而行其志天下不見彼投手舉足之勞而自皆安於恬靜之域斯可慰人望一二耳若僕之迂戇孤踪其自知不足於用亦明矣固先生之所深知而稔見者也筮仕以來職守之外無敢有秋毫踰分之思以自棄於先生昔日之教愛觀自西江別後祇有南都通問一啓中間僕之愚懷亦可想見也近僕狂妄謬言國家大計廼天下報論之公廟謨素定第因異議忽生恐或報聽偶一念感激遂形奏牘亦義不容默非有所為也人或疑僕欲自表穎末而先處

名公翰藻卷十二

三

曩今復先生所云是先生愛僕果不如昔矣僕固自信其如形迹何哉又憶初第日馬上真率之語辱相信之深僕守之如昨豈敢中變重負所知耶或僕有以自致如此不然道義相知者願為是言耶連夕深切愧省益不自安相見無期輒布悃私伏惟裁察

荅張思川

春仲間貴恙訛傳甚危僕未之信第聞之於前垣人則又驚疑數日矣昨得尊翰披接之餘如獲觀面喜不自勝乃知天之福我善類果不爽也但病新起更

望倍加調理如兵荒之後不但發粟賑饑須刻去舊日煩苛條禁一意安靜始得還其元氣耳吾鄉山水清遠賢達後先相望僕自知疎庸迂戇廁于其間如蓬生麻中惟藉執事高明諸公為之切劘汲引不至顛躓迷途為愛乃辱溫言推獎太過雖賢者過厚之情亦恐非友道之所望也況近日士風上下以矯諂相高吾輩力弗能廓而清之則已矣奚可揚波而助瀾乎南苦清議不根北則議論同異朝行夕改關係氣運不細皆為有識者所深憂今亦惟守正以俟其

名公翰藻卷十二

三

它得失利害非人所能逆睹也僕前月狂愚遽疏論邊事南都聞之弗諗為何如雖仰荷聖明優容而觸忌者多矣書生之論落落難合古今皆如此第一念感激之忱不容默然已焉耳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躬耕有莘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者皆忠報之地第恨此志不真切尚棲棲戀祿不忍去為可愧也天下好事難成執事試靜觀自吾鄉在此者不多人今雪川又告病南還佇想白下風景溪亭公朝夕相與所得又當迥異會間希道遠懷茲因使旋率爾

觀縷布復餘惟為道自愛不一

陸時中

與許國忠

昨者行旆勿迫殊未及罄展鄙情深用快快今晨雪阻是天為鄙人留執事以稍叙年家之好也況山河點綴如畫庭柯吐華對此風景亦足以倒瀉腸胃無有青州從事佐戎歡洽執事盡少佇以領此樂乎聞執事鄉思擣心披衣抖擻憶東西南北大丈夫政不免是何以齟齬為芋火紅矣謹頌過我母使溪花野鳥一椰榆也呵呵

名公翰藻

卷十二

五

與仰函山

久違良覲殊用悵然聞文旆數過敝境不肯一枉駕草廬將鄙人無可與語耶抑亦存形迹耶以形迹則達人大觀正不當拘此俗見往亦可來亦可以贊亦無可贊亦可蔬飯而留亦可一謁長嘯而去亦可今人情非苞苴莫往此可慨也亦可嘆也日者聞執事謁陽明王子下上論議生不覺詡詡如屣癢然即欲走詣以扣所聞第卧病不果陽明夫子生雖未面其

道頗知一二大都先立乎其大者之學近致良知一

說正得孔氏衣鉢的契但矯枉開太爾抗激形迹未

免左朱右陸門人又從而張皇之同聲附和而不察

其微意之所在甚者一納履門下即藥枯剋服剽竊

其餘借其聲勢以游名公卿間以便身圖此王氏之

學所以尤之者衆而竟以偽道目之也前輩有云但

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立門戶且不

可而况借門戶以為私乎宋史道學有傳識者慨之

近世喜名新進但見一說迥異便從而鼓譟之立一

名公翰藻

卷十二

五

名字而不知一開此門操戈者將四至矣此意識微者當自知也雖然心學之不講久矣今天下而有若人亦是吾道中一辟有力者政當獎以成之不協徐以道輔之不當遽爾紛紛而必欲其同已也必欲其同已則相激相軋之勢成而禍道多矣古今吾黨之患正坐此施西亭與君莫逆况近侍席王門試以鄙言質之如何久曠臨書不勝馳仰

與張別駕

自去歲冬初會于天津轉瞬而易寒暑走自愧多病

習懶久疎問候皇悚無已邇者聞令愛矢節一事令人毛聳擊節不暇大都婦人女子脂韋者多剛腸者少既醮而孀尚有不克令終者而況于未識面之夫僅爾許字者乎或者謂此為迂為過殊不知身雖未嫁而業已許之則其身乃夫之身矣嚴之婦矣以嚴婦而為嚴守奚復為過是誠中庸之道匹夫匹婦之所駭而仁人君子之所安焉者也且聞令愛又處各曲當凶計聞即潛焚文繡女紅見舅姑則却其慰安莊田又令畫夫影像以為憑藉當此勿迫艱苦之中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四十六

而有從容周到之美雖士君子亦所難焉者湖山之秀鍾此奇質而乃創見於尊門豈直尊門之幸亦若雪之光西浙女流之偉它日閨棺事定太史執筆寧不以茲為烈女首稱矣乎雖然人生遭此是誠大不得已焉者今日為渠父母昆弟者正當憫之哀之體之獎之以翼其成俟至父年耆歲以受朝廷之旌以償平生之願可也今聞執事欲令親信者探其意之誠否要其節之始終否則欲其自盡不識誠然否倘誠有之是誠何心哉且令愛今日此舉又非由人

勉而成者觀其焚女紅一節則其一念之真天地鬼神可鑒而又何忍逆料之也苟逆料之是我先以不誠處之矣可乎走卧病林下始聞盛美披衣抖擻者數四繼聞此信又不覺撫然酸鼻故敢披露鄙見貢諸左右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况執事素以仁厚聞於鄉邦者乎幸惟裁察

寄三弟

聞汝欲考滿後決意養病此念切不可興纔起此念便覺這邊每事不如意只思退隱一邊好處於國事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四十六

上便有疎漏處戒之戒之古人謂主一為教正謂胃中饒著一物便被它牽擾是我本主之事反為客而他念反為主矣吾弟戒之戒之况仕隱一道我雖朱墨簿領中能灑然以自立不溷淆於俗吏則雖仕猶處也我何累也我若家食能居家事井井斬斬是即孔子所謂是亦為政則雖處猶仕也不肖兄近病中正勘得此理一二分透雖在偃蹇顛躓中覺元無損于我能隨處用功養得本真自在則見徹守定貴我可也賤我可也生我可也死我可也人惟於貴

與生富與壽凡好一邊便謂有益於我我當趨者也而不知彼數者相為對待有貴便有賤有榮便有辱有生便有死晝夜而已矣而我之所以為我者無去來無貴賤無夭壽周流磅礴於天地間而鍾孕於吾人之身所謂至尊至貴者此也初何係於彼數者以為貴賤低昂也哉今得則喜失則戚其病正坐弗達乎此達此則自裕如矣俗有奔競人有如楊大年聞丁謂召便失溺面無人色是皆平日此學不講之故故士人有正學則天下有風俗相關亦自不細以吾

名公翰藻 卷十二

聖王

弟意趣頗知向上故併及之幸熟究以為何如

馮世雍

與張東沙

教範不見者五年於茲矣呂梁之盟想當念及否耶冥鳳之翮兄已高舉霄漢矣小子尚僕僕於泥途中者何耶生平不練刑名未操習吏事乃使針工捉虎寧不敗乃翁事耶性好豪吟樂佳山水朝夕手不釋卷一見囚首者布毚堂下對之語至舌燥唇乾而終無一解者豈踈曠者所樂為耶雖不敢效嵇叔夜潘

益陽而斗米折腰之念已勃勃乎飛達於洞庭彭蠡之間矣非佞非佞迭承手翰感激無量茲方公行便謹此奉候惟兄海內人龍詩聲動天下乃使小子相望於吳越之間而不得一見者何耶行將銜杖游武夷諸峯與兄高嘯於山峯海月之間不知兄其遲我否耶

吳鵬

與張東沙

名公翰藻 卷十二

聖王

客歲車從蒞散郡維舟北津劇談移刻深慰積久及入滇波涉萬里勞瘁殊甚所幸經厯官舍得瞻高作妙染愈出愈奇屋梁明月恍然輝映以不肖之蒙昧賴東沙牖發者多矣所以攬轡川原終自忌倦也頃聞榮補楚藩念東沙聲實無隆計日當膺臺省寵命伏冀順時保蓄以迓純嘏慰鄙陋惓惓之懷至祝至祝

又

奉違台範既久弗克以時候訊動履然每得諸聞曉知玉體安吉頃情墳籍述作成一家言將藏之名山

而遺後世古人所謂三立者翁蓋無焉豈尋常所能
合及萬一仰甚仰甚但今四郊多事主上側席老成
恐東山不能遂翁高卧耳蒼生休戚安危所繫聊以
翁之行止卜之非妄非妄生年齒衰暮取適於魚鳥
花月之外中情一無所營雖故吾尚存而精神意氣
不如前多矣要之似非永年駐世者玄學深邃幸有
以教我值小兒便附此不盡所欲言統祈照亮

柯維騏

與張東沙

名公翰藻

卷十二

甲四

已

替學陸公來承寄華絨及新刻二種凡諸紀述槩關
世教備野史匪獨為好古者博洽之資而已我明文
衡失之未精繼有文選失之未博執事纂輯文範誠
為懿典不腆之詞採錄亦及何幸何幸昔乃公之稽
德武公之勵學斯壽考美談今復於公見之雖山川
殊方莫結蒼英之社然珠玉疊貺良慰薰葭之懷所
喻晚年補過不忝所生乃同心之言倍兢兢矣僕近
年與諸生問荅刻書六卷論及今世道學之弊與宋
王安石之姦邪頗不肯尊旨餘條未敢自信特奉左

右商之文範鄙見陳于別副伏候報音不宣

又

前歲鄭君亮遣人至得領華札殊慰契濶之懷之便
稽荅良用耿耿吾榜人當路未嘗推轂一同年寧避
嫌耶抑交疎而忌耶僕病且迂老且賤何足齒錄至
如列卿才望寧幾如公且年又未衰乃令久卧東山
不獲究八座功勳以增耀隆慶之治其亦異鄭莊之
為心矣要知居顯顯者責匪輕全寵祿者譽易損曷
若早退完令名之為得計况平生自有不朽者豈

名公翰藻

卷十二

甲五

丁

藉晚年遭際乎執餘拙集寔借重雄文胡雲屏侍御
損贖金刻之內增講義數條乃近年蔡督學委為諸
生會宗所作末俗滋偽士大夫類大言而疎行已故
世以講學為病僕於講義並送諸生計偕一序頗及
其弊執事試覽以為然否特具一部托君亮轉致兩
地脩阻晤語無緣極目雲天寧不悵快諒亦同此懷
矣不宣

朱廷立

與張東沙

往歲承蒙言不可悉旌節發楚澤曾走人奉送兼以拙稿呈教而公已行矣甲辰之冬驚聞甬師不佞斯道益孤世謂龍蛇年賢人閑茲其應乎大痛大痛然而狂瀾東倒砥柱屹然嚴冬大寒松柏獨秀則有吾東沙在也中臺雅望保釐西川垂崖之後又復有公二張之聲同美不朽矣敝里人陳文乾立舊與同筆硯竟以貢得建昌衛經歷建昌不毛之地而陳子居之數年身病妻亡苦楚萬狀前歲朝覲以病不得赴任初謂得全家幸矣又以家貧不能自謀迺今來也

名公翰藻

卷十二

里

子

蓋就升斗之俸為身口之計且有舊俸未支猶勝家居枵腹耳萬惟明公憐其苦楚曲賜提携下官寒士之幸也舍親徐伯山為嘉州訓導向未携家得賜便差又為外望拙稿自忘其醜蓋山中吟誦瑤篇情觸興逸不覺落紙幸改教之如何臨發惘惘統惟台照不宣

又

日家童回蒙手教勤懇山谷光寵爛然矣寄示嘉刺每辰起即讀之向夕乃已渾雅敦博真西漢大作語

用拙而孟工辭近斷而實續空同以後一人而已林莽懶殘初不知學有源流辭有體要乃今得吾老丈出其緒餘以開鄙俗蓋已灑然神爽冷然氣下矣不然則井中之蛙所知惟井中爾寧復知有江河之浩大乎秋風興湯何幸得造作者之庭重與論文于鶴樓之上使劬勤者得改其趨步也家童去附此耿耿惟仁慈台照不宣

復羅麓徐先生

名公翰藻

卷十二

里

文

立童在童年即受知門下矣壯獲通籍金馬升沉險夷備奉規箴蓋自侍教之初遂定終身之愛故於三十餘禩之舊宛如一日二日之新愧弗德何以獲此於門下也深惟門下孝弟之行追蹤英儒琬琰之文長驅藝苑聖朝需材正在於此奈何荐材者不以此先應之哉嗟乎山澤九禽可以羅而致之乃若鳳凰高舉孰致之耶然其出也自是以揚靈而呈瑞門下之謂矣病軀難事驅馳老親久曠定省所以遲回於此者初至未敢陳病耳拜領白粲糟魚之惠即正席嘗之鄉味悅口高情入心腹矣風便布謝餘悰無盡

復南冢宰屠真齋先生

燕邸奉送行塵即成長辭矣歸來薄田無恙犂鋤餘閒即事遊覽山中工課如是已爾汪春谷過承手教開函如見面奉讀即見心矣教云士論甚明與望攸屬嗟乎此事罷矣人孰不愛惜景光策明清朝而況廷立備員卿佐乃忍自怠其犬馬之力哉但以材質容受本應如此過則必覆亦公所稔知也卧病十年却撤及門不得已而復出然論者犹謂干進假使復出則論者又不知其何如矣垂老形容已不似前安能復為後生輩所描畫哉惟公存養既深真見自定歷閱既久時務益諳茂著勲華福澤百姓此誠大丈夫之事非守一丘一壑者所能與也脩辭云謝臨紙惘然

趙廷松

與張東沙

廷松多病不才連連世務惟身名自詫迢迢西來蓬累以行示人以璞不意門下采聽焦殘留憐夙昔違違自分濫此量移益不難於策駕鈍奮馳驅以退時

名公翰藻

卷十二

甲八文

傳而古道難睹知已遠違重惜此行耳江革順流出峽在旦惟臨別承命欲盡呈拙稿求教蠅蚓故吾無一當意蓋不敢以疎懶自絕門牆而生平聞道不篤學執無成寔不療之羸軀矣謹遣承差謝復兼申下忱外似入蜀鄙言錄塵高覽領誨無緣臨楮內愧惟門下不吝批降引領鴻魚無任惶悚

余勉學

與張爰山

名公翰藻

卷十二

甲五

伏自違遠道範倏經再春翹首台光豈任眷戀緬惟年丈文章華國經綸贊天碩德孚帝心之簡清資參黃閣之榮信稽古之有功遭逢之不偶矣若小弟者雖叨榜末久滯下僚白首為郎僅得黃金橫帶緋衣蔽體不免赤面仰人顧影自憐拊膺增慨雖職業之脩未敢頓廢而山林之興日覺其長但見沮溺之流時乎招隱未聞伊呂之輩一借吹噓是以良晤難期眷懷惟永而已歛有汪子某者自稱於門下有故舊之雅起復行便敢托尺素奉候興居爽氣既新珍攝是禱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二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三

趙時春

賀同年趙惟幾登第

與屠文昇

與張運夫

與田豫陽

與袁永之

袁表

復唐漁石

上大司馬甘泉湛公

上李獻吉

復大中丞東橋顧公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三

復劉司空 二首

與高吏部子業

與王履吉

復趙會元景仁

復李驗封伯華

陸粲

奉太常錢先生

與李仁甫

與呂侍御信卿

與王道思叅政

屠應埈

與陳約之

與呂生

田汝成

答陳約之 二首

與屠諭德文升

上魏國公

樊鵬

與康對山論詩

與張大儀黃門

答孔文谷提學

與顧雍里提學

與鄭車谷中丞

王慎中

上顧未齋

與夏桂洲

上浚川尚書

與葉洞菴給事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三

與藍北泉侍御

與張東州

與張少越推官

與許龍石

與陳約之

與李三洲

與李嵩渚

與紀山侍御乞集序

與尤思所

與熊南沙

與張淨峯

與鄭一齋

與吳泉濱

與王杏里

寄徐鳳竹

與張東沙

江以達

與霍渭崖

與張東沙 五首

張臬

與張東沙

陸瑯

與劉西川

與徐三溪

與李源野

與童南衡

與陳高吾

冷珂

與皇甫百泉

名公翰墨 目錄卷十三

三十一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墨卷十三

吳興凌迪知雅哲 選

趙時春

賀同年趙惟幾登第

禮曰四十曰強強而仕孔子曰四十而無聞斯不足
畏已是以君子其未濟於斯也汲汲然求學如不能
既濟於斯也皇皇然求仕如不及當求學而仕為道
德未達於朋友而名譽已聞於家邦由之乎騁驚於
絲華之途盜摩於聲利之場泛泛焉而靡所底定雖
欲黽勉而學焉而已不可得矣當求仕而學焉道德
已達於朋友而名譽不聞於家邦由之乎翕其實不
採其華滄其源不溥其流雖欲黽勉而仕焉而已不
可得矣此君子所以貴乎潛之久而發之深體愈充
而用愈廣也不敏穉也服膺周孔之訓常有志於君
子之道矣將朞而辱與吾子同舉於鄉當時睹吾子
與諸同年皆偉然鉅人意未嘗不慨然也又不幸弁
而登第則又睹相與者盡天下之長者鉅人意未嘗
不盡然私恨於仕之蚤也於是始欲取君子之所謂

名公翰墨 卷十三

五十五

學者而學之存清旦之氣於初渙之時值南山之材於萌孽之始然已夢然惑判然解而十失其四五矣然後曉吾之當學而仕與彼之當仕而學者雖榮辱不同其為不幸均也豈有吾子學之乎少壯之日而仕之乎方強之時學不可謂不蚤而仕不可謂後時此不敏所以瞻望咨嗟而深有慶於吾子也昔鄭子產疾人之當學而仕者與美錦學製之誚太史公又常憤士之學而不仕者致蛟龍為蛇之譏吾常病此二說盡診世人之蠱而鍼砭之何期身親於吾子而名公翰藻

卷三

二

與屠文昇

旬日不見子談海為涸子懷陽侯之量將何以決哉掃門敬候僊騎悄焉閑寂侵晨待漏蒼龍闕下詢及西曹諸大夫皆言執事代人作應詔疏草或云例當然非故為之也然僕實有未妥於執事者不但已也聊陳一二令執事射之略舒鞿蹕人有憤其伯子而

令其季操華操之則傷兄置之則忤父不識執事將奮挺以挾兄之背乎抑舍旃而委父之命乎此固小天下事未可容易者文昇執事思之思之春秋述鄭厲伯使祭仲之壻殺祭仲其壻以告其女欲勿言則亡父言之則亡夫不識執事將主亡夫以逆君命乎抑主亡父以傷孝理乎抑又有甚者夫婢妾臧獲唯其主母之欲使苟使之殺主父則有死與逃耳有死與逃而不可彰其情衆必訾以為不良人矣甚哉處疑事之難也而執事依然以正諒自許不復遜避第公翰藻

卷三

王

市

後發盡敵而止勿為后羿由基所笑幸甚幸甚

與張運夫

執事沉浮州縣簿書良苦忽已三載天道人事不遠
伊復念執事去國遠謫此亦可以少慰哉愚性頑鈍
仕學五年亡効尺寸上之不能陳禮樂說符瑞結明
主之知中之不能審筋力翼拜趨要公卿大人之歡
下之不能廣交遊盛文飾發朋比之聲譽惛若木偶
無所願避得從常調願已幸敢望人之知己哉鷄鳴
而起飽食三餐冗曹務閑押署不關一二同志談笑
名公翰藻

卷三

四

下

相歡得一劇戲嗑然解顏酌酒賦詩擬迹揚班俯視
世變如寐夢間不覺寵辱之加身得失之繫於心也
言念老親迨別西東瞻望潸然盍遂溫情念此獨敢
耿耳人各有志時來則為之運夫執事勗之而已草
草不盡所懷

與田豫陽

三十載前同欣遭際策名休時盍著未幾變故難論
伏惟兄以奇崛倜儻之才奮氣紆謨方之前烈宜光
簡冊願解蛇廣憲遂永遯浙丘僕亦三仕三已天衢

復殊果為秦越昔少今衰盡悅伊何獨念中年幸會

俞東涯兄檢兄廣志微瞻緒論已驚雄筆子長長于
漢事春秋以前大為左氏誓服班氏喻富不勝其質
韓子力兼前賢獨屈於史歐公肆力五季于韓有光
子瞻唯表忠志林奏對餘皆戲耳彼時王公大人奇
績茂材獲蒙紀錄已昭琬琰何乃駭箇蠻姬作何福
祺翻然俚褻肆為大雅嗟乎此曹誠大幸而兄之所
遇信乃天而非人也故僕每一唱而三歎焉若兄之
與僕既相覩矣而遂永睽終不得與駭箇蠻姬為五
名公翰藻

卷三

五

下

又重嗟也然私念兄與僕形由入制無足多怪如聖
代開創經綸之洪業垂二百年文武荐委反不如駭
箇蠻姬之幸焉嗚呼噫嘻人也天哉抑近世以文為
仕不以為政儒者以文為文不以道為文文不載道
而行舛於文此宣尼所以致歎于天之將喪斯文也
雖然斯文誰能喪之願與兄戮力天若假年竊附于
衡武之義

與袁永之

始僕以奇禍見閔豈意重以奇禍閔子近聞與諸賢

俱脫樊籠而從佃漁深慰下懷方今豪傑俱勤王役
獨僕與子即安田里鳶飛戾天而魚潛重淵大鵬搏
於九萬而斥鷃樂於蓼蒿明聖陶治羣生與造化侔
夫復何言僕自放廢以來絕迹世務推順物情荷筇
植杖上山下澤以勞為樂時吟小句不為篇牘欲伺
氣完力充方有所為為之當出於尋常也男兒生不
用於時死當垂法於後終不與艸木同腐耳子知我
者其以為然否乎遊山之舉此日足可遂崢嶸去茅
屋一舍耳仰瞻翠微之色言念良朋之約慨然有雲
名公翰藻 卷主 六

表裘

復唐漁石

表聞周公吐哺而下白屋之士公孫延納而禮東閣
之賢故能光昭周道隆顯漢業令聞不匱也世風驕
諂古道彫喪孰有降卿相之尊而問布素之賤如公
者哉伏誦來教過垂獎譽猥謂連珠之作可追古人

表何敢望古人也念自廢黜以來為世所弃買田石
湖之陰卜室橫塘之側杜門窮巷蕭然環堵雖乏井
丹之高潔而竊希長公之肥遯力田之暇猶欲肆精
纂述之務以從所好蓋虞卿窮愁著書表雖不佞敢
忘斯義伏惟相公閣下明德懋勲乘時翊運立言為
經述事為史傳所載不朽者三蓋兼之矣表聞難得
而易失者時也難成而易敗者事也是以古之君子
憂勤以赴工焦勞以興事進不失時仕不苟禄鵬鴻
譽於丹青紀庸功於竹素故足多也今飛龍在天多
名公翰藻 卷主 七

上大司馬甘泉湛公

表聞量才叙職者天子之務也陳力就列者庶官之
司也是以詩有伐檀之刺易著漸磐之訓尸祿竊位
雖下僚不可而况乎論道代工統六師平邦國者乎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今之天臣

道德簡于帝心聲名乎乎士議正位司馬莞綸舊都
所宜恢張文教除飭戎衛銷伏禍于履霜固皇圖以
苞石此公之職也頃者家兄表以不阿貴戚獲罪魏
公而遭華朴重以論劾深文巧中招撫百端天子震
怒下之法司禍且不測吁可畏矣哉夫中山之勲英
衛不足侔韓彭不足擬是故生享茅土之封沒著丹
青之誓子子孫孫繩繩繼繼國家報公之典亦不薄
矣苟能懷滿盈之懼戒驕侈之萌覩曷日而畏悚尋
覆車而知鑒又何危溢之患哉夫魏國元勲之裔而

名公翰藻

卷五

八

方

而兵馬七品之賤官也以賤官而抗元勲之裔此何
異奮螳臂以當車轍累九卯以承千鈞哉然而官有
崇卑効忠則一祿有豐薄盡職則同故忠臣犯逆鱗
以輸節志士蹈虎尾以授命又烏能畏首畏尾而患
得患失者乎僕雖不肖嘗寵覽古今之槩矣韓彭蒯
醢豈曰無勲梁竇駢戮良由不戢周絳侯安劉誅呂
一遭變告身繫縲絏歎獄吏之貴幾陷虎口霍子孟
擁昭立宣為漢伊尹顯禹雲山邪謀不軌卒罹赤族
此古事之明驗也暨乎本朝驍如涼國功如武清

逆節稍萌參夷立至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今天子

明並日星威待雷電貂璫婦寺以足稟命雖議功議

貴著之國典豈可不自保全數冀僥倖哉表天子

之舊法官也讀書讀律蓋有年矣未聞以京朝官而

可躬加箠撻者也無將之訓漸不可長此而不言焉

用彼相賈生有言士可殺而不可辱夫京朝官有犯

律須奉旨參問然後加刑此所以養士大夫之廉

恥尊朝廷之體統也赫赫王章式如金玉彼何人

斯敢自變亂表又聞之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皎日

名公翰藻

卷五

九

中天則魑魅屏伏是以淮南寢謀於汲黯王氏歛手

於鮑宣正色危言之士固權貴之所望風攝息者也

威福陵遲肆無忌憚其所由來者漸矣在原之急率

爾陳告伏惟矜其狂愚而特賜處分幸甚幸甚

上李獻吉

僕束髮讀書龕通六藝之術嘗怪俗儒是古非今甚

謬甚謬今有人文如馬遷詩如杜甫行義如曾閔謂

不如古人何也君侯發穎關西空羣冀北陵轍四始

扶搖九霄我敬皇帝詠張天網羅絡髦彥布銅

龍雍容虎觀而君侯獨沉滯下僚出入錢穀發憤孔
業掃蕩陳言吐詞則沉宮振羽宣藻則日光玉潔而
我明之制作文章卓乎可觀矣維時徐生虎親於
荆吳邊丞蛟躍於齊魯何子揚瀾於河洛而君侯獨
騰蹕蹂躪總統色容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也昔賈傳
困于長沙子雲沉於天祿李生長流柳侯廢棄彼皆
高材蒙詬直道獲謗禮法所繩流俗詆醜不相假借
孰為吹噓者哉此詞宗之所以慟哭者也君侯抗疏
豺狼昌言婦寺明主寬膏斧之誅愴夫設罟獲之險
名公翰藻 卷三

復大中丞東橋顧公

語云撓撓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信斯言矣屈平諫於
上官伍員毀於太宰賈傳短於終灌董相沮于公孫
自古賢聖蒙垢負費困于多口者焉可勝數豈獨公

哉何則道大難容行危寡合萋菲易惑而疑似難明
也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豈弟君子無信讒
言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而欲免乎謗愆者鮮矣未教
望僕以著述不朽之事此公樂成人美嘉進後學之
盛心也顧表何足以當此夫立言者藝林之大業而
生人之至榮也經典之後作者愈難左氏敷簡奧之
文莊生馳閎肆之辨楚騷布卓詭之辭遷史序雄奇
之論之四子者不相祖襲步驟人殊孔孟以來未有
逾此者也嗣是鮮儼焉大抵遍相模倣愈趨卑下耳
名公翰藻 卷三

竊謂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
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沉澹兼
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庶矣以公之博聞強
識而馳騫於作者之塗勒一家言光詔來世奚所多
讓而乃以精力不逮自諉夫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歲
何則少年輕俊聞見未廣計慮未周雖詞鋒銳銳而
論議剽捷終乖軌轍將何以訓衰孤陋罪廢之餘萬
念五解著述之事徒乖夙志祇奉來教悚報彌日敬
陳所聞以復左右

復劉司空

書來言買田議昏事甚厚甚厚昔仲宣遠依劉表子
美寄食嚴武彼非久要然且附托僕公之故吏也嘗
辱國士之遇兼有葭莩之親天假良緣卜隣擇里何
所不可且長興聞多良田桑竹之饒耕魚之業足以
卒歲誠鄙心所希願也但旅人棲棲不遑安息殷憂
極辱況敢懷土昏姻之事所不忍言詩不云乎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游觀之娛豈吾夙心亦計出無聊耳
僕嘗懼河清難俟羞與艸木同腐今身名辱矣無以
名公翰藻

卷主

主

又

今晨慧公過峴山樓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罪禍之人
百憂千慮無可言者今當縱放山水間近者臨安天
目富春嚴灘遠則天姥赤城一一游之陶朱五湖子

長萬里豈獨昔人耶長興去此半日路耳屢欲飛棹
伺候門屏一翹胸中壹鬱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默
耳九日有客期登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殊可
觀公嘗游否

與高吏部子業

表不自量竊欲附於古先哲人追其遺烈承父兄嘉
澤得奮跡畎畝廁班行中仰望聖天子光華素位
守已不敢有所建明又自知愚陋命途屯蹇乃心日
思東歸嘗希尚平仲蔚之風願築室太山長谷以三

名公翰藻

卷主

主

餘暇日取古詩書且畔且讀上自皇墳丘索經傳于
史下逮稗虞百家言悉通其大旨凡天官變異陰陽
律曆輿地卜筮多物瑣細伎術之流靡不該綜約十
載就緒乃效子長觀游歷諸嶽鎮數澤窮其險要考
土風民俗厚薄方言清濁遠觀異人與之論議期遠
者或六七年近者五載言旋故廬發為典述必有可
觀不朽之業庶在斯文懷抱此志未敢以語人語云
可與知者道耳所懼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天假數年
諒非虛語足下積蓄道德廣涉藝文傾蓋綢繆久要

相示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夷門浴邑儼然在望
言念君子我心冲冲告之話言幸甚幸甚

與王履吉

傳曰心志既通聲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
不舉有司之罪也素謂斯言非也士之遇不遇由人
哉鴻鵠不能背風而翔非翼短也蛟龍不能違淵而
奮非變化不足也士不能矯時而顯非材劣也是以
說操版築呂望鼓刀甯越商歌夷吾束縛孟明累囚
百里奚自鸛子胥乞食不韋賈販買臣負薪公孫私
名公翰藻

卷三

古

序

牧豎此則忍恥以立功色羞以顯節建高勲於竹帛
流鴻譽於人口非其材之獨殊亦由所遇然也明珠
不易工而長價良臣不擇主而效能智者不徇時以
改業達士不順俗以詭物覽消息之今辨通塞之塗
則螭蛄焉知春秋哉是故士之屈非拙於不知已誠
於命也士之伸非伸於知已伸於命也通乎此而殆
者鮮矣履吉足下寸包乎羣胃而名播於王公然而
村伎不足以弋位智計不足以存身文詞不足以眩
俗技藝不足以利用戢翼於繒罟汗膚於鹽車者屢

矣此豈有司之罪也哉夫忌盈者天之道也損滿者
神之謀也多材者士之累也危行者身之災也固窮
者聖之脩也委順者德之考也身名俱榮難矣嗟乎
卞和持璧而號九方臯相馬而歎以今揆古豈難知
哉

復趙會元景仁

辱書知景仁無恙且教僕以安貧處困之事幸甚每
念兄高材利器寘之津要鵬翔鶩奮必有可觀又善
為文辭雄奇雅則有西漢之風今屏居邊鄙日且無
名公翰藻

卷三

古

事實綜六籍淹該九派及此少壯奮其材力子雲相
如可企及也僕兩遭凶變自惟無愧於心而抱終身
之累和璧毀玷南金消鑠哀思成疾瘍瘡累年狼狽
艱危書空抑鬱人非金石何以堪此今將抑心忍詬
遵虞卿之旨襲史遷之跡自天運草創而下勲臣碩
輔文儒節士寵加曠括美而弗刺以昭我明人材
之盛雖文采不足後世倘有逐臭之夫效顰之女考
撫事實採備典章書成之日死且不恨矣兄同志者
敢一陳之西秦在萬里外且羈王役興念君子心如

奮飛日月如流努力各自愛

復李驗封伯華

鵬鷖異適小大之情各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恥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于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于三敗雪曹劇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荐之清廟廣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閒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史亦嘗涉其藩域掇其菁華名公翰藻

卷三

末

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盡誦帖括夕覽古文啜菽飲水輒瓢自娛幸得錄名於有司棲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則欲據霸王之畧高談闊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之簡嬾深衣袵褰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葦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遂希長孺之茂衛青近鑒李系之遠國忠觸起舊憾切齒反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逮乎武庫之災

謗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榜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累累坐臥園土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顙天無門而聖上垂恩曠蕩有其大戾投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操錢鏹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桔槔當戶簞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足抱甕灌園釣鯉經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兀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名公翰藻

卷三

末

陸榮

奉太常錢先生

達教踰年不識尊候何似目嘗得復豁然否比聞抗疏論列皆人所難言者世之軒眉高視自詭豪傑其

中大抵惟怯無能而癯然寒素如不勝衣者所為正爾落落此未易為流俗言也方當宁虛懷延納之日草茅疎賤欲據忠益而無翼奮飛慙不得吐者何限先生此舉豈獨使寒蟬之徒愧死而已江西事辭染獻吉 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否乎吳田向者頻危於水今歲乃復憂旱豈往復相勝微獨人事雖天道亦固然耶函遠不備

與李仁甫

名公翰藻

卷三

六

庚

自丁亥歲暮言別迄今三載不復聞問縣縣之懷知彼此同之也僕以疎慙獲戾清朝期月之間再下制獄猶蒙異恩得全要領雖沉淪異域固沒齒之幸矣惟昔與兄輩周旋玉署行則聯袂止則同席以為燕燕之樂當終始相保而不幾時雲散四方懸焉隔絕俛仰今昔傷如之何比得子潛書知子忱物故敷言動停景仁削籍同館之厄并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僕仲夏始達貶所地極荒惡而傳亭久廢鞠為丘墟因僑寄此城賴上官不以執事見訶飲食

之餘慚悚而已兄卑棲遠邑旋遭大故歲月徂邁行復即吉計非久趨朝道當出此斯亦天假之良晤矣輒投空牘以當要言未奉德音努力自愛

與呂侍御信卿

舟中獲奉燕談從容竟夜返舍旬日重拜大貺之辱伏惟明公體方雅淵懿之德居整裁人物之地而情存冲挹勞謙下士小人凡劣猥受眷知屬頻年亢旱公憂念民物為之貶食絕甘疇咨方畧而聚秉性顯愚闇於世務雖數承訪逮曾不能少據志慮輔益尊明內愧而已比日炎暎滋甚禾稼焦卷疲農餓夫束手待盡今欲興發則官無見儲獨有平糶勸余是其次策若任屬良吏擘畫有方必當不至苛擾而所司恫疑願望卒莫舉行無乃自愛過於愛民恤富人之怨甚於憂貧弱之死乎當此之時百姓嗷嗷待公舉火聞諸道路謂奏假京儲以充賑貸且請蠲除常賦此當由仁明獨斷非齷齪守文之吏所能仰贊也或者謂公前此已嘗抗章得請今再舉懼瀆且慮版曹之議或有異同將不免譴卻斯又不然夫論事顧其

名公翰藻

卷三

九

當否耳寧當逆計成敗以為作輟哉竊觀 明詔以
災害荐臻元元飢敝 敕在所賑贍距今未兩月也
惡有 聖情懇惻若此而主計之臣顧弗將順者乎
東南國脈所存自頃求魚竭澤不為長慮今痾瘁極
矣復不少存卹之猝有猷窮思攬變生意表計其所
喪視所蠲發奚翅什伯而已公能以此意請為 天
子大臣言之庶幾開許令曠蕩之澤霈然下流溝壑
殘民一朝更活其功德豈有量哉惟公實重圖之

與王道思參政

名公翰藻

卷三

干言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冲邃文章什
業當世所共尊仰甚盛甚盛樂性資猥下方少壯時
其志所欲為者無窮而窳懶玩愒弗自彊勉今顛毛
種種百無一成雖耽悅文史未渝故習然精力已大
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
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冰酪
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駕馬先之况本
非驥乎固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養成良
有以也交遊中如永之文升皆少癯八歲已淹忽化

為異物榮之衰劣能久存耶去冬不幸先母弃背方
忍死勉襄大事今春已遣嫁妾侍以家務委之兒息
後此儻未即填溝壑當卜築先塋之旁不復與人世
相聞矣近從子潛兄讀泉學蜀江二記得窺高蘊知
瑰瑋之作尚多令鄙人時復觀焉斯所深願也左氏
春秋鐫榮譎都勻時著與舊文數首俱往求教淺易
直率之言視大方家詎可同日語寔藉以要瓊玖之
報耳

屠應坡

名公翰藻

卷三

主

與陳約之

僕不佞懷恂恂之福心蒙丘壑之陳姿土缶乖音乎
大雅巴謠異曲於陽春自不與世寡所儷也而二三
知己如足下者乃獨傾蓋投懽飛聲嗣節聯禪周道
決驟休庭優游省闈則並縈方鏡揚權古今則銷金
叩玉共衾稠於祇苑班纓組於瑤林每屆令宵牖湛
清酒明月在戶蘭燈並輝飲若沃漏危氣若噓溫谷
天地一瞬生死俱捐樂哉斯乎以為千歲無爽也良
時難豫盛事無常至于今二年耳足下執憲湖湘王

生秉文鄒魯應德解綬鴻樓於東吳而僕曳裾陸沉
於司馬參商殊麗江湖異途靜言思之恍爾有即若
次律索遺於故詎逃虛希聽於足音也是以永寤寐
懷向風馳思西望懷仲宣之賦南首高延陵之節東
睇汶岱又憶子長過孔氏之廬徘徊而不能去也嗟
乎君子同道身睽志親哲人樂天進退無疚僕初春
抱疴今夏之季矣想足下已知之歲年未衰顏髮就
改寧受重馳悠之器哉方將稅駕吳丘反舟蠡澤睇
髮天台之嶺濯纓東海之波飛觴蘭亭探奇禹穴然

名公翰藻

卷三

圭

後耽思六籍總貫一家斯亦達人之大觀不朽之盛
事也苟神會有徵益替偶志則延平之劍豈隔殊淵
卞氏之璞終為世寶耳處叢多棘習險易傾足下與
王生慎之裁言無叙聊布鬱哀時因翔鴻竚聽逸響
與呂生

近臘月中朔氣寥寂層冰弥野溫土殊可念日啜凍
葵霜蠶手裂不任七鬯山筍林橘芳液荐齒邈然興
思矣比孟春時條風吹林草木芽茁雪尚時下然雲
易舒耳夕月應郭寒星濛濛然時或明滅漸久則瑩

然眩觀萬宇浮潔宮殿鱗鱗然披瓊玉也曉入院署
春陽暉暉松枝布庭踈陰晝淨玉河水漣漣與雲光
迤邐輕儵出游羣鷗下上悠然鶴鳴時復與飛泉雜
響此時心清神娛徜徉忘倦矣故鄉花卉蔓發湖山
可觀踈梅飄香蒼幹披月竹風拂徑鳥聲嚶嚶相聞
似更逾此樂也然迥鳥幽居幸絕塵事二三友惟文
字往來亦近仕隱矣多念曩昔與足下臨流飛觴携
手稱詩南北萬里眷焉于懷足下以清廟之才幸能
自致使應埃無寒宿盟則建禮同昇承明並下友朋

名公翰藻

卷三

圭

周

聚樂他又笑言臨風悵然不次

田汝成

答陳約之

日者稅駕武陵適閱橫潦派盼鄂渚言念良朋聞南
巡之有日欣高會於不期而風雨仍垂音塵竟阻契
闊之懷祇增悽惋爾比接芳訊適在夷落魑魅之裔
豺虎之窟瘴霧淒晦之晨得此慰藉真若首疾之蠲
而心痼之瘳也空谷跼然之喻又安足云南州失德
攝衛恒艱伏承冲明在襟起居無恙幸甚幸甚不覩

顏色于今三年矣僕既久辱泥塗君亦中隳霄漢世
味物態俱各諳嘗足下試論今何時哉顧盼而言猶
觸忌諱俛首結舌又矯情徒欲依違其間東迎西
忤求寡謗尤不可得也追惟疇曩南宮容裔携手雅
步緩帶岸幘雄論縱橫都忘爾汝何地位之隔而襟
懷之改與以黯懷忠樂居郎署陳咸憤世積思京
城古今人情諒亦同揆矣猥荷贈言兼致新什發函
引紙璀璨滿前足下咳唾隨風悉成珠玉信乎嶰谷
之管皆清音玄圃之臺無頑磧也席珍如此陶猗何

名公翰墨

卷主

主

加而猶興言願領屬意難覓北門抱終窶之愁伉儷
甘食貧之守何異負千金而行丐韞獨爾而號寒邪
昔買臣困於樵採仲蔚淪於蓬蒿彼在遲暮猶致通
顯今足下當英妙之年負卓犖之才會風雲之力以
軼埃壘之表視彼鴻漸之儀困於樊枳者已期翔千
仞矣行當振翼紫微揚聲闔闔鬱為上瑞以應昌期
何偃蹇之足憂也足下又云將卜居陽羨唐子鳥依
此非得策中谿云云信而有徵且聞唐子之家亦裁
取給雖徐吾不惜東壁之光而轍鮒難候西江之水

蟻伏而往狼跋而歸又將于何託處也嗟乎約之計
亦左矣僕之愛子何如唐君錢唐腴茂之區何如陽
羨舍此趨彼何足下之無聊也僕家世負郭籍祖父
之業力田服賈頗有餘貲倘足下晚節倦遊菟裘在
念吾當為子求田于西湖之灣方山之陽問舍于闌
闌之衢治中人十家之產農末雜作已足優游且其
地沃而宜稼俗淳而好禮又有清溪碧石蘭嶼荷洲
茂樹窮谷可以遊衍使僕得與足下比園廬通袍澤
展嬾婉結朱陳之戚敦管鮑之風追二仲之蹤希七

名公翰墨

卷主

主

賢之逸垂綸苻藻之沼談稼槐柳之堤酌醴然魚伏
獵相勞顧不樂與又何涉千里而孤棲緩急無所為
力也嗟乎約之吾真休矣精華飄忽褰裳何之立德
病于蹉跎建功又非掀揭泊余白髮冀壤同捐良可
慨也夫文章經國之大猷致身之上務中古已還雋
茂之士勒名琬琰者率由茲選釋此不務而逐刀筆
之末薄書之叢疲神殫力以射榮問棺未窆而名已
沉纖纖乎日仄之朝薤爾不亦謬哉引疾之疏聞然
不報想置格矣頃草一刻益以懇辭不知屠子之為

我謀者復何如也川途迢遞莫展殷勤抱懷填膺言詎能述

又

伴來辱金玉之音慰存勤懇幸甚幸甚頃聞玉體負瘵大類長卿而游藝之功猶不暫愆甚非所以因天人之際保壽命之元也夫陰陽合體氣鬼控搏多記則損魄多誦則損氣氣鬼既傷精神靡潰六珍抵牾内外交戕攝練之家此為深忌是以子雲發寤於嘔心詞興於形于縞髮長吉勸而駭姬孝先懶而腹便

名公翰藻

卷三

五

憂樂既已殊科修短又復異享取舍之未不待諛者而能裁也陳君青年博雅吾黨所希尺牘片言已足名世又何必馳騁藝圃彈壓前修晝夜拮据寢食都廢虧冲粹之性積膏肓之疾乎且古今才人垂聲琬琰者類有天助不可強也譬之沙丘之驥若耶之姬要之形不別于驪黃態不離於粉黛耳聞者且以為麟角鳳味絕世奇珍安知卑樞無滅没之乘而茅茨絕窈窕之姿乎幸而當其時則足以華上官而充內廡不幸而風塵奄忽亦且驂歎段而伉隼麋爾語曰

無為名謀視運否休無與利角視命厚薄此二言者僕已驗之審矣不識陳君以為何如也更惟怡神恬寔以迎太和禁絕吾伊以葆真炁涉岐黃之實訣躡佺期之高蹤上貽慈母之歡心下慰細君之結念不亦美乎昔柳子厚欲已李睦州服氣之術更僕千言猶恐不寤竊以陳君勤學之癖不過睦州而故人愛念之私寔同柳子似不必盛氣繁詞以瀆聰聰也試來納而留心焉幸甚幸甚夜郎淫滯以日為年頃以入覲脫歸遡遊東下若鳥越樊篴鹿銚原野桑下三宿之戀斬然絕矣行次長沙覲接半采而軒車蚤發企望悵然萍梗支離未卜合併之所爾

與屠諭德文升

頃客京華猥承延款聆玄談之斐亹霑嘉燕之慇懃舊雅新綢久要弗替矣南行以上元抵檣李起居太夫人閨報無恙幸甚幸甚伏念執事稟高朗之上資被藻斧之章錦屬英發之壯齡都清華之選秩有一於斯已足驚世况兼而有之乎雖然愚竊聞之福不可使盈而名不可使侈也故幼蘭握瑾者誨妬之良

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竊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儼物者反刺之鈎刃也是以君子網盛彩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正考文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則循墻而走自今觀之似乎齷齪選輒持名挹賴與石建孔光同科而達者稱之以為必有後於宋固知忠厚積福之基而謙虛育德之本也執事秉直明義憤世疾回稠衆廣延時勢圭角非靈均之露才類國武之招過雖或濟以溫言怡色慰寵下輩而聞者猜忌云匪由哀竊以為翰林非臺諫之伍宮

名公翰墨

卷五

七

僚迺台輔之儲年華浸邁則任俠當蠲聞望漸隆則矚眄愈衆以今日而例之十年之前夏乎別局矣古之大臣以含弘為度以閔覆為仁汪涓岐澮而挹之汪洋川岳殊真而望之坦漫是以進賢而人不知恩默不肖而人不蓄愠也況乎狼虎或變乎懿親蜂蟻亦駭乎壯士睚眦之怒何處無之是以抱至德者以墮體為積學和光塵者以爭席為左驗雖則寓言亦有至理伏惟執事鑒小雅之投畀體周易之匪彭親薦渾之鉅儒遠疎豪之狂少簡評量之漫語講經濟

之鴻猷聞人之善則宣之不索瘕以責備也見人之過則閔之不背議其短長也夫然則雅鎮之量弘而和平之祉永古之名臣所以輔寅亮之業成覆露之功者莫不由此夫以執事駿明徹聽何俟區區而庸菴牛公時時謂我宜陳忠告之言故敢陳布詩云愛莫助之僕與執事之謂也惟采納財之幸甚

上魏國公

昨日江寧縣民楊巨等到司訴列幕府倍徵場租事下官疑其無賴斥不受理次日巨等環馬持狀呼泣

名公翰墨

卷五

七

漫為判查始知所列一不為証已有按驗不可中止不知曾有聞之左右者否使其聞之恐不當如此于于自若也草場故官地非幕府所得擅佃芻牧餘賞當充官用又非幕府所得擅徵也二者已于律令有礙況可信徵其入以震驚畿甸之民哉執事仁恕有聞而部曲悍卒仗威雷下以尅其私村氓無知遂舉幕府為號是幕府欽怨于躬而輸利于下也竊為執事不取適有為流言者云幕府之權比三厥之勢田某安能為不知此言亦曾聞之左右者否使其聞之

尤不當如此于自若也方今 天子仁明英武洞
察民隱少師楊公以擁立之功一不稱肯不保名籍
內府諸監多 先朝寵臣而 陛下御之如驅雞豕
皆前代所罕聞者執事雖多功何如楊少師寵眷雖
異何如內府諸中貴之親且昵也以下官視之猶不
免踈遠之憂耳夫抱踈遠之憂涉驕蹇之跡欲倚三
殿之勢以自安顧不危哉南京根本重地 陛下所
頻顧而軫恤者執事虐用其民無所控訴裹糧走京
師 陛下廉察其事下之法司遣官追按執事尚得
名公翰墨

留都百僚長義不可不告告而不從執之未晚也法
吏之言不能委曲惟留神諒察
樊鵬
與康對山論詩
不肖自幼遊大復何子之門獲聞大賢風雅舊矣何
意叨祿秦中竟遂登龍之願生平大幸何可云喻又
兄高情雅度開懷見納以豪傑與之夫知己之難自
古為然乃今見焉於此無言夫竟何俟僕不自度愚
鈍嘗總括作者之家以為古詩漢魏尚矣及五七言
近體及歌行排律之類篇章汗牛靡下百氏循其正
軌造入堂室皆莫過於初唐故沈宋燕許高入雲霄
即杜為劣誠古今射雕之手僕嘗有言初唐詩如池
塘春艸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大曆以
後鋤而治之矣始在南都為此論人皆嗤之為妄惟
汝南孟望之關中李子西常州唐應德閩南王道思
湖廣王汝化稍以鵬言為然有問者曰初唐不如盛
唐古今定論子何以優劣之也鵬曰南金拱壁何容
易談然初唐如春園艸木雜生但少經理而元氣却

厚盛唐則淘洗鋤治去羣存逐條理可觀生意稍薄矣近日名家冠絕海內自許古人之上今竊論之有或失之麓亦或失之易失之麓者稜角峭嶇而乏溫柔敦厚之旨失之易者流麗光澤而少含蓄渾成之趣所以然者何也孜孜於杜未嘗引而上之也夫杜亦詩之變體折中於古風斯為下且以杜而為沈宋燕許夫豈不易但杜欲為宗工巨匠自成一家故曠前人而為之調今人專守繩墨不離尺寸不法乎上苟就於中夫取法於上僅得乎中況取法於中哉近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與張大儀黃門

鵬不殺木居朽質雁乏羣鳴匠者弗矜斯人所憐幸獲側侍君子親領大雅賜以咳唾加諸明揚俾尚往之志靡違非悔之情彌固靜言追復輒用激別每欲委身無由托跡而已夫知已古人所難故有白首如新之喻鵬何人也知遇如斯是以中更撫心與思

鼻擊孟孟而奮響鞭駘駘而趣風不足為惶惑者矣所願蘇錦長看班罔擲恒縣麗日時藉光輝是所仰也非所敢望也若夫矢心自勵匪石不移在鵬勉強而已茲因舍親布問左右伏惟台照不宣

答孔文谷提學

不孝憂居間不勝鬱病近感暑濕更甚月餘矣有懷君子此中益切忽遠使到門惠我芳物教我佳文執事造詣玄妙識見超凡可謂乘龍鳳遨遊天宇者矣願鵬鄙子至教何堪昔顏氏得孔子而名斯彰後王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充遇蔡雖書遂行于天下鳳驥自附乃今幸矣及讀朋友道亡又為之於邑而長歎鵬嘗言人有五倫今已一倫朋友是也今世之為朋友富貴賤生死亡存亡吾所不知又敢論哉至其文章道義之徒衆皆嗤之豈但嗤之老杜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今世之人誰復不爾此寧可對人一齒及之者哉病不敢多談又聞西轉益起新愁天衢寥廓鴻雁難逢金蘭之好永以為心爾

與顧雍里提學

往在金陵獲侍大賢數年悵仰清輝如渴如飢不意
文旌從天而下真百年奇逢也月華燈影玉色金聲
密邇可親殊增慶幸復蒙刻羽之誨迥開下里之懷
乃今海內玉山幾頽蘭馨少發不圖復見我雍里子
振風翮于青溪續至音于絕響建安正始並臻至興
恨未得登壇請益深坐論心以銷鄙吝人生大快奈
何可能鄙集本非可書用是通殷勤于門下求斤正
于公翰爾

與鄭車谷中丞

名公翰藻

卷十三

書

日月冉冉歲不我與離別久遠忽爾至今仰惟往昔
辱侍左右辱公示我無隱之教投我同心之語金蘭
不足喻也自禾蚊虹長附驥尾奈何鶴鷗異質玉石
難倫臺下振風翮遊雲衢奮鸞龍之章際風麟之會
遐乎休哉斯人所共慶也鵬服役邊地勞悴奔來力
殫而枯著心盡而灰形事慵于多病行艱于乏資所
以至今疑遲而未決也不肖斗兒幸在門下歷事百
凡清照臨楮不勝恐懼之至

王慎中

上顧未齋

某少無師承師心自用妄意於文藝之事自十八歲
謬通仕籍即葦葦於觚翰方策之間蓋勤思竭精者
十有餘年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聞模倣依倣以為
近古如飲酒方醉叫呼喧呶自以為樂而不知醒者
之笑於其側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弃物天誘其
衷不即淪陷二十八歲以來始盡取古聖賢經傳及
有宋諸大儒之書閉門掃几伏而讀之論文繹義積
以歲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謬其不見為大賢君
子所弃而終於小人之歸者誠幸矣愧懼交集如不
欲生乃盡弃前之所學潛心鑽研者又二年於此矣
若使得當世之大賢君子養深學正為鉅儒宗如公
者而事之質其所疑濯舊文而開來益則於斯文或
可庶幾而賦禾塞薄方操案牘以苟升斗之祿不得
專一其思慮而瞻望明公相去之遠如泥塗雲霄懸
不可即無復樞侍門闌之日循心自歎知終不能以
有成矣願惟惓惓知所向方之心異於往日之狂迷
冀公之見察而不敢自外故輒書其近日所為詩文

名公翰藻

卷十三

書

二種數十首以獻於門下伏惟矜其志察其誠而一正之死且不朽

與夏桂洲

古所謂相天下者之盛德大業其效何如哉賢不肖各當其佳材否各守其職意諭色受而人莫不自得而其精神之所鼓動聲氣之所噓號疊疊然不敢有怠玩放縱之心常若有人臨督而程勸之於其間而莫知其所以此雖唐虞之治亦不過此故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又曰率作興事此其為德願不盛為業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願不大哉今之在位者莫不曉然自知其才之不足以得之賢者固無不肖者亦無所弃而賢不肖者莫不勉於在位思以自效而見於時以求用於上于是天下之事功興起震發無有不疑之績雖以某之不肖亦尚得以竊祿於時忘其才之不足以奮而日鯁鯁焉明公坐於廟廊垂紳振笏雍容密勿而其鼓舞變化至於如此之廣古之德業何以加此

上浚川尚書

某顓蒙孤陋百無所能願獨有志於學然以其顓蒙

孤陋也力不足以向往而耳目無所開啓十年於茲因故守舊無所加於少之錙銖不揣私心常願得事當世之大人君子一出其門承几席之末論以發蒙廣陋庶畢此志是以引領跂足欲自通於明公之門下者蓋蓄積于中久矣反顧其顓蒙孤陋也宜無所受教於門下之餘席愧而不敢進中之所蓄積者蘊而為憂悲往者得罪去國知必長弃永擯無復登朝之期於時而不冒昧一見焉是終不得見矣蘊而為憂悲者又當成痼疾至於一旦填溝壑抱無窮之恨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也故敢冒昧通謁門下反辱明公賜之坐而語之諄諄不以大官卑小吏不以前輩怠後生其所以慰藉而誨諭之者多聖賢之微言公之所獨得而某之所不能與者奉而辭去忘其謫竄之窮而慨然以得聞大人君子之論以淑此身而畢往志為莫大之遇當其慨然之時蓋謂繼是日有所得焉將忘其貴賤之跡長少之分而以聞於門下以求正也不揆其顓蒙孤陋也視昔無損復自愧其墮弱之甚絕不自通於蓄積之心視昔不懈而加耿耿尚有冀於後也日者

受事東土則明公之派風遺教往往而存尋正學而
追宗慕令脩以勇紹復有昔日慨然之懷矣向者重
丘杜生來致公兩貽手教大集長跪拜覽展而讀之
若侍几席之側以試事之不遑未能裁候茲敢齋心
肅慮述其踈遠之狀愧仰之誠以幾幸門下之察而
望終惠之

與葉洞菴給事

往時同仕于朝雖不及接一日之懽然常於表著之
位望見威儀私心起敬以為是足以當天子之嚴臣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而先生竟以直道見斥斥而且廢縉紳之士所共嘆
憤不俟僕此時瀆言之也樂道忘勢足以自裕而無
待於外則世之嘆憤者雖於情為正於事為義然亦
豈為盡得先生之心哉天之生材實難其生之固必
有以用之而弃材不用以逆天意則吾君相之責當
必有以順天之意而慰人之望先生亦安能終為宴
息於洞菴之中也哉敬為世道望之久懷裁候因循
至今心往跡踈伏在鑒原

與藍北泉侍御

先生天下之士也某自結髮入朝則知先生之名而
願見焉以年之相後地之相去無由也日者叨命大
邦行部東土正圖遵瑯琊由莒即墨之郊以至海上
求見先生而訪所謂牢山者竟為向導者所誤問途
不審乖此本心不勝悵快夫不肖雖未由躬謁先生
然願見之誠固已積之數年而始僭通于一日也先
生亦宜鑒予之誠而有以教之毋以其愚而不足與
有言也不肖雖愚然所竊者大邦風教之責也先生
毋為為邦之士憂乎如此則先生當必有以慰余之
名公翰藻

卷三

三

所望者矣伏楮無任瞻切

與張東州

執事當世之偉人也鷹揚詞苑雄視高舉足使羣羽
畢伏衆喙咸戢然則今之蜚聲著藻斐然成名者尚
不可以當執事之一顧而譎陋瑣蔑如僕乃辱見取
焉何也讀行部見懷之詩推與過當良非所任不知
其惡豈非情蔽於所愛耶大冊見貽瓊瑰滿握瑩目
怡神塵煩頓濯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烏足以言寶哉
而默無一言可以附李報礫投愧如之何從劉函山

處誦彭彭者車之篇不謂古風既絕而頓續書中復
記存賤子豈惟詞足以接古人之聲而交亦足以亢
古人之誼何其盛也臨楮瞻切不盡

與張少越推官

向讀執事之文思見其人如隔世然卒獲觀止之願
幸何如也向所以思見而不可得者固非特以其文
由文以僭窺所蘊謂其蓄積充養宜必有大過人者
及乎既見也果慰其心之所思所謂蓄積之深而充
養之粹卓乎有道君子也今人多以因文觀人為空
名公翰藁

卷三

甲

與許龍石

先生問學行誼為一時儒宗末學未能遽窺惟是緒
餘之發為詞翰者長篇短章巨軸小冊所謂鐫金石
而諧韶濩騫鸞鳳而攫龍蛇者足以驚動遠邇垂示
今後僕亦時時得從士夫之遊竊見一二烏以願見

之切固欲無介紹而求通不揆見接與否而冒昧以
進也况於長者盛德不遺晚陋辱以書先有階可達
乎事之不聞而身之多病因循不早其跡甚慢惟先
生鑒其心而於跡畧焉則繼此尚敢有請也臨書向
往不住區區

與陳約之

得讀湖廣錄其二十篇之中詞致瑰奇文采偉麗者
數篇蓋超然而不同雖微吾子曉諭之子固亦能識
其為名筆也是使秦漢之士復生授之以簡使為之
名公翰藁

卷三

甲

么若此而已而余私心所不足於子者惟第二問策
指斥宋儒殊失其真且誣其書以為讀之令人眩瞀
而不可信是子於此數子之書未嘗潛心以讀之也
夫學未到彼則於其言宜未能知既未之知則其不
信也亦宜但不宜以已之不信而遂斥立言者之非
耳吾子材高意廣卓超時流願稍自挹損盡心於宋
人之學則其所就又當如何如子之不敏固知無所
動於吾子之聽而抑其高志惟反求自得之日則其
趣識自當不同耳便中幸有以教我

與李三洲

公在邊有征誅之謀籌兵算虜諸務方棘在他人處之宜嚴戒徃德不遑朝夕公獨能論文觀理窮眇造微有講習之益如在龜茵燕息之間信可慕也僕前啓有能整而暇之說以今觀之公之整也甚能暇矣僕嘗言俎豆之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三軍敵千萬人者是此事也衛靈自以陣法為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名公翰藻

卷主

聖

以正對非婉辭以為拒也當時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於是軍旅俎豆判為二事而雍容細謹為文儒之習暴厲悍伎為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何意於公一明茲惑淨峰蓋已進於此道公與共事尤為奇特湖南之功知非二公難事敬因使旋草草附復不悉

與李嵩者

汴上官游無他所得惟幸與公相見因屢款芳論楊權於風騷之場此為有得耳嶺外中州相去甚遠無

由與公相聞惓惓之意想彼此不異也居閒或追數踐歷事跡輒有感歎蓬池之上阮公長嘯杜甫與高李登吹臺悲歌酣譚皆傳為後人美談久而不泯吾雖遊汴豈復能使其跡有記於後耶然諸君子當時皆旅游寄寓其跡為奇吾方擁旄乘傳從事於文法體執之間固不能為奇如高適持節彭門今人亦不復道說而讓西夔門杜甫融顯之與漂泊其得失固如此夫吾今已廢宜可以為奇方圖出游自計已悔少日所作而仰希聖門在簡之學果其遠出又不能名公翰藻

卷主

聖

為奇且將被逐見譏糧不繼而樹遭伐矣以此疑而未決敬舉以似公夫往者即失之而今又度未可得幸有以釋其疑而決其計也數年不通書又不作寒溫之語而獨質以吾所疑者蓋望公之至請勿忘見答也願言之懷殊不一

與紀山侍御乞集序

竊謂文之在於世乃天地所具設民物所露呈而聖賢者獨能觀取而類撰之故雖聖賢不常出而此文未嘗泯絕以天地常存而人物生成於其間如一日

故也不然以其之愚何能有知而敢與此文於大晦
幾絕耶以其不明之久弛壞殆盡而得與於此文者
乃偶出於其之至愚其名姓事行官位年輩不足以
驚動人之耳目信之者必不薦從之者必不衆固知
無所益於此文之明且行也然所謂明且行者非人
人皆信而從之之謂有一二大賢者學通於今古之
得失而其言足以定是非而曰是文也聖賢之文之
遺也則可謂之明矣執事之言足以定是非者也不
肖願乞一言序而存之以俟同好者共論之非期不

名公翰藻

卷三

書

肖之文行也將有望於聖賢之遺之傳之有明也惟
執事嘉惠之非不肖之幸也古之序人之文者皆不
必其既亡而其人其人之文之刻又不必其人之尚在故
不肖敢力辭執事付梓之舉而僭乞一言之序惟許
其辭而副其所乞則相知之真相愛之至具有之矣
與尤思所

伏審尊眷至任亦且多時琴瑟在御蘭玉滿前其樂
可知又望大椿於雲山之外輕繫遙思而家人能言
其居起之安志意之適亦足樂也即吾所以致思於

父母嘉育乎妻子者以盡心乎民則所以老一邑之
高年而慈其幼者只在心誠求之之間必不至於遠
而不中矣思所以為何如

與熊南沙

一時同朝數子僕所得與以文學意氣相周旋者今
皆以罪譴廢放或為吏議所格罷甚或夭死不存也
天於此輩人豈都無意右之抑其人皆以聰明才敏
盜竊天機播弄造物自當得罰耶諸子中聰明才敏
尤最者宜莫如南沙宜其有此不肖極為驚下不能

名公翰藻

卷三

聖

有所賊害於天機造物而亦認與諸子同過有可愧
者不肖罷歸遭罰尤慘先君不幸捐館舍使不得數
月為養筑筑幾殞近襄大事稍復修寘苟求存活
而室人化去今以癰然疲疾之軀上事老母下撫弱
子室中無相甚苦勞乏區區之心方欲竭其天之所
以與我之聰明穿穴簡冊纂取其所藏畜以為盜竊
天機播弄造物之魁傑而無所畏第以凶釁仍嬰猜
力凋耗雖欲自竭而有所不能矣奈何奈何已不能
為猶願兄為之惟努力自勉以副不肖之望聞蜀相

隔真如各天相聞極難但使此心常如昔日則越在各天亦若比鄰而處同席而談矣

與張淨峰

與洪君同行故送公不能速然雖遠亦終當一別意到正不在此也本擬作文贈公行不特德業地望壓題而茲事體大亦復壓題故不果作謹賦長詩一首以見寄豈謂足以歌咏盛美嘗觀韓愈於裴晉公征蔡不作贈文要亦為題壓縮手不是偶不作也然裴公功成之日韓公猶在朝正典文字速得鋪張其盛名公翰藻

卷三

四

與鄭一齋

處江湖而忘廟廊之志無用於時之人則然如僕等可也若公則當無日不以斯世斯民為念讀書著文彈琴詠歌皆所以養德熟仁而專其志以為他日輔世長民之用如徒謂以是自娛於閒廢之地則非公

之所以自處矣世本急賢而此時尤宜急恐公亦不得晏然林泉為無事之人矣惟善自保愛以俟之吾之望也

與吳泉濱

僕為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納壙中佩甫讀之未畢涕數行下哽咽不能出聲幾於自絕為廢其讀讀之三四而後能畢每讀皆飲泣欲絕以謂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腑腎膽而所以寫其親者不獨神志如存形貌亦宛然在目矣夫孝子不忘其親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所嗜思之之極其精誠之專而猶不得見而一讀吾文則其人忽然在前而居處笑語樂嗜皆是蓋文之妙如此昔少君致李夫人於帷帳燈燭之間使武帝真以李夫人為生也文亦有是與然非佩甫君之孝亦安能於吾文中輒見其親之悲之至於如此極也公既深愛佩甫而猶好吾文故聊往覽而併道佩甫之所感於斯文者使知吾文未足好而佩甫之孝為可重也

與王杏里

臺省衮衮皆健翮捷足橫飛直上公獨徊翔踳躑鬱其台鼎公輔之望而踐歷數省之藩臬直道方守之不宜於時良可慨也風靡瀾倒之時得公支撐其間雖未大用而挺然為風中勁草瀾際底柱其關係世道亦不淺淺也少石公往共一堂之治可謂臭味之同者然以公之高明在皇極之中之學必克之以柔則與少石為僚朝夕磋切觀感之助宜不少蓋此公沉潜者也二賢共治楚岳之政可躋於平康矣敬為公誦之

名公翰墨

卷五

吳

寄徐鳳竹

側聞量移佐郡而得建州豈碧水丹山仙人所宅之窟天借謫籍以寵光之而賢者於胡劉朱蔡諸儒先寤寐有日由此得一入于境問其故居訪其遺書而增益所業焉非偶然也僕未由識公而得舍弟為詳向往殊切願公於鄙人亦辱有意其何以當願言之懷尚俟他日第恐僕遊建州而公得環入朝則向往之切終莫能慰耳矣

與張東沙

吳

不肖仰在下風之日久矣願世途乖舛倚論無由日者族罪南竄棲皇津側寵承旌榮枉垂澤畔獲展願見之私而風波摧蕩踪跡泛漂無能長繫扁舟多聞玉吐乃使舊鬱未豁新快反增違闊以來悵悔交積然而湏臾顏色詞合神與庶可比于昔人傾蓋之美則亦足以稍釋前悵徐圖後契而循已省分益用悵慙無以堪承者也所許惠教珍撰幸勿終孤吳魯同風翔翼易及不勝延企長詩一章極知詞蕪義陋不足揄揚嘉妙當大方之觀將以舒幸見之慶託同聲

名公翰墨

卷五

吳

江以達

與霍渭崖

達聞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公不以達為瞽瞽而施之黼黻納之東序始則俛俛然僂僂然既則傾以徹昭昭然若蒙以發也竊嘗聰覽今世之士操筆伸紙動稱古人而其增華

漱潤綴英剪絲競奇獵富搜冥抉寂緩調急節靈蛇之珠荆山之玉固人握而家抱也然模形者神遺斷句者氣索景會者意脫莖繁者萎衰譬諸畫地為餅以餒則難刻木為人束之衣冠非不肖然似然與之鼎色笑而施揖讓則不可也近究明作邈焉希觀舊厚者決沛持滿者發疾出之無心而成之有象達性命之源究理亂之故盡得失之變縱橫上下恍惚變幻不遷而遷不左而左不訓誥而訓誥秦視之秦漢視之漢即之甚似而索之無迹寔無倚著而動契先

一間所標識有以質耳彙其餘者為外集各又一夫栗然之玉好瑕者指之即不瑕固無損於玉也淵然之珠多事者揮為人自失珠耳固無病於珠也管之窺蠹之測亦好瑕而多擇耳公之栗然淵然者蓋自若也幸毋過焉部務戒嚴未緣面首對使緘附不知所裁悚懼悚懼

與張東沙

兄既北棟塘公復相踵病子落落頤出門而誰與語嘗過而觸兄之門隸望兄之衙宇已返而披兄之翰墨讀兄之文章無非傷神見色之處以僕於兄知兄之不能忘情於僕也人非來重拜兄京路之什竊意外吏入覲者彼其時皆剋候迎輿掩面納刺之不暇而兄獨安閒致佳若此乃知大賢在形勢之塗風塵之際要自不同於流俗如此也今者黜幽之行可以稱起而吾臬長曹仲禮顧蹶其霜蹄人言此公素險狠僕殊不覺自僕觀之此公蓋豪宕有氣勢不拘繩墨人耳去歲場中諸瓌偉魁奇之士徵此公十失而七矣是抑也僕甚惜之然茲位既虛兄將為往僕兼

蒨之倚親而切矣新命伊邇兄即日宜兼程赴任爲是連苦疲眠力倦作狀殊不盡所欲言新刻註疏一種寄意

又

別來一宿歸宗再宿武夷天遊視張仙巖不多讓峰頭摘玉山之禾啗蟠桃蒼烟絳霧輕舉而下已而涼風霽雨淡月生波蘭舟釣樂徘徊玉女峯下酌東沙之酒咏東沙之詩金聲玉振山響谷答僕以爲宇宙內獨午坡耳因扣玉女峰而屬之曰常聞巫山之神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能爲雲雨感襄王之夢願其事近於淫媒率理正有道君子所不述也我峰孤疑峻削如貴介之女珠翠不施而氣自莊肅神如不昧是夜爲我弄漢珠雙洛機遡劒溪之流擣三山之虛求紫微之所寢處而掠夢寐令其馳神寄我共爲臥遊不亦可哉兄果有證可以示我一以驗東沙神交物感常在午坡一以驗神人之不誣而感通之大信益於至人不爽也

又

僕鄙人也少有骯髒之率長無鄉曲之譽在懸疎節

自餘予視之以爲當不待教而誅之者也連絕如兄人所走望迺獨心器乎僕若謂僕稍自樹立不寄輕重於人憂其傷匡其不逮眷眷焉而莫之舍豈兄千金之駿而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哉兄誠古人也願憾僕不足承於今之世耳昨者臬僚專使臨辱贈言鼎來謗劣爲之增重棟塘過錄以示之棟塘謂東沙工於文此爲佳甚然非午坡不足以發之雖然兄何愛於僕而輕珠玉耶石溪書中知中溪所以銜僕者不淺僕於御史交際誠不能無過至所以處中溪則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可謂忠且敬矣此東沙之所悉也而竟返大失其歡心則爲御史而能不失其本心者當絕望於今之世矣近別五石公於建溪乃過承國士之過使人感愧欲兄特爲僕一謝之可乎否也後岡殊才藻思誠希世之寶而兄獲與俱而午坡去而東沙未爲無午坡也然以僕於二君知二君之不能忘情於僕矣白溪公一疾不起良用悼慟然僕始問疾而已知其必有今日矣強弱不足爲壽夭觀於白溪公而益信僕與兄各善保之僕開春即抹馬北首倘不蒙誅放復完

壁而閨乃兄之庇直僕至而兄遷久矣然白溪公不祿代者月梧代月梧公者勢不得復求之東沙之外僕事諸僚惟謹而諸僚之所以愛僕者亦盡焉至倘萬有一失其意者潛消而曲化之於兄有望草草勒狀還報殊不盡予之衷兄其照我

又

一別五年孤既遁入山林而兄亦尋就苦塊音耗跡闊邈若不相知厚彼此不負所以隔千里而同堂者賴有此心耳孤不類稔惡積釁禍延先大夫失時以

名公翰墨

卷五

書

來拍地籲天無所控告猶忍死不即相從於地下者重違先人遺命以棄人子大事耳比舍弟晉卿至自都下知兄得命復領南嶽意兄必渡錢塘取衢入信順流西下可一覲見乃忽枉手書併曆書之賜知兄入楚良久讀族譜詳賢者積慶所自兄出則樹聲於天下居則合敬同愛以聯屬其宗人無非修身齊治之學世獨以文章多兄蓋未為深知兄者也約之得兄立傳可以不死聞其家頗為其惡兄所困以兄之力而不能使之歸骨于土是則不得辭其責于兄也

便中得傳一示為幸

又

甲辰秋得兄楚中一書時斬然苦塊之中魚狀附使當塵記室尋家兄江一壺者兄門下士也于其入楚又附一書為問歸而言兄會有壘園之役不果與別已去年六月則又得兄所附此齋書儀考其日月自兄良久蓋此齋既入廣其子復于半年之後始克致到耳山中正爾深念乃重勤千里之使手降尊慈惠均存沒此古之高人逸士所絕望于厚祿故人者達

名公翰墨

卷五

書

願何人乃得此于兄若是其屢也也感德懷賢惟有沾洒達薄惡不為天所仁失怙以來哭弟者一哭子者再痛苦餘生形神雖具其實與稿木死灰無以異矣尚賴先人遺澤比年來復連舉二子幸神氣深穩俱乳於田婦之家飢飽寒溫一切付之今室中人又將有一二就館者差可少逭不孝之罪以薄答故人之惓惓耳竊復惟念同時俊彥間已凋謝存者又多不為時所用漸日頽月廢以至于老獨兄負卓犖之奇才蓄雄剛之峻德鴻聲駿業風流日新 聖天子

欲效唐虞之治行且入踐台司霖雨天下一隅之蜀
豈當久留節鉞哉比再承珍集增入續著益見洪浩
天風海濤誠真知其淵源之所自也使人讀之如餘
雷所撼山仆谷裂又如聽項王之叱咤不覺其顛頓
而自廢矣約之二刻既行於世得兄一傳可以不朽
岐山金玉君子僕靜中所睹記郡縣吏能有才始終
不持一錢者僅見此公然又高朗純白廉而不劌可
以大受達故誠心愛且敬之今為御史復得兄與之
撫巡天下之事吾兄其濟矣數日前為亡弟所遺孤
名公翰藻 卷三 妻

女又及笄而死中惟摧楚而來使告行甚亟投淚草
草不盡謝私

張臬

與張東沙

久缺瞻奉教顏邇仰何似川途遼隔音耗曠疎益復
耿切惟翁駿譽鴻猷昭布宇內殊勲偉烈擬謝旂常
久矣乃者天錫純禧暫假休沐然端揆之召近在旦
暮恐東山不能堅臥也不肖辱翁知遇越有歲年崇
情遽教種種銘佩蜀中曾敬啟候至則駕已先邁快

惘何可言茲幸與濛溪竊承文武緒餘日惟祇奉周
旋而已密邇輝光無緣展晤敬茲馳問不盡鄙悰

陸瑯

與劉西川

懷間珠玉飛墜開絨爛然且喜且慰回思往日亦可
駭哉正人雅士神明所護此實邦國之福遠況儵然
不惟不作兒女言視彼矜名之徒不免學山雞照影
者復自霄壤執事固知道矣塵跡役役方用動中異
時相尋於青林白水間不知亦有媿色否也去人促
名公翰藻 卷三 妻

刺欲請教未暇

與徐三溪

掄林嘉績已莫能先今日西南之定變舍執事其疇
倚也虞翔之於朝歌龔遂之於渤海此緩急惟宜而
方畧有素矣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跂足策勲以膺
上擢抑有說焉平定安集之餘尤以妄殺戒聖主好
生與諸當道之意未必不及此也執事從而左右布
宣焉即其功德非淺淺矣

與李源野

屬經珂里幸遂登龍燕衍過厓良滋感惡空山對榻
野水同舟雅愛高懷又何綢繆而磊落也簿書繁念
茵轂遡回不免林巒之慚色矣尚敢以蕪詞陋筆點
汚於真境哉雖然名勝與人必相待桃源徵執事
或幾落莫其所以浮英華湛道德為山川光重者奚
啻品藻翰墨之間已也臨楮增仰此復

與童南衡

漢陽別後辱黃鶴之招不能復返為之悵然蓬窓兀
坐月湧江波展誦瑤篇容輝如挹比至郡而簿書堆

名公翰墨

卷三

美

几派離滿目卒卒無復遐思回首騷臺真天上人間
矣南遊可卜岳陽雖陋邦而湖山之勝自昔擅聞庶
幾可以暢極高懷第無以主俗為嫌耳邊事日傳公
吟和絕口能無隱憂於中頃疏歷歷萬一廟堂計詘
後又追憶公輩先事之明徵書行及惟善飯以副傾
祝

與陳高吾

仰間急足至伏領玩月之章恍然如侍几杖游於廣
寒清虛之境及詢起居萬福惟令嗣梓吾君乃竟屈

其才抱俾承歡朝夕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其輕重
自在也夫尹焞之母且曰聞以志養不聞以祿養况
我公耶春酒盈觴綠衣再舞想見高堂融融洩洩視
世間榮辱何如此可為有道門牆一慶

冷珂

與皇甫百泉

承示佳製當坐匡床擁羊裘讀之以祛凝寒若種豆
燕泥千載膾炙於楊薛二君何病焉僕且重味之也

名公翰墨

卷三

美

國朝名公翰墨卷十三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四

唐樞

與方揚山

與李克齋

與姚蛟陽

與陸繹之

與王子秀

與音兒

奉顏司寇老先生

復嚴子俊

與連白石

寄李古冲

復項甌東

謝張吉山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四

與林雲溪

復胡栢泉

簡凌藻泉

請諸鄉先生立社會

與鮑子才

與唐貞山

羅洪先

答王敬所

答李子

答薛畏齋

答戚南玄

與李克齋

與謝與槐

謝尹洞山

答陳兩湖

答荆川

與聶雙江

與趙提學

唐順之

與唐一菴

與季彭山

與呂通判竹嶼

與金令攝山

寄黃士尚遠東

與蔡子木

答茅鹿門二首

答李中谿御史

與安子介

謝歐陽石江巡撫

與郭似菴巡按

與王湛泉文選

與白伯倫主事

答魯石塘總制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四

答夏桂州相公

與萬兩溪吏部

與華郎中補菴

與人論祀鄉賢

與鄭戶部

與董後峯

答顧東橋少宰

與應警菴提學

與胡栢泉叅政

與陸五臺儀部

與嚴介谿相公

與羅念菴

與李少卿中麓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四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唐樞

與方揚山

貶誨不倦足何愛人無已之情願鈍頑如賤子者何以受承之也樞春初欲岱華之行有志弗就蓋不踰淮而返二月乃抵家冉冉復歷半歲微衷勃乎時動然尚未果發忽枉翰教感愧感愧賤子雖未奉公丰儀門下士凡至湖者口頌心服有不可以智力取者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一

則公之所蘊又豈待傾蓋而後能如故耶然大道無方至神不物公之所化當復有進於此直須披拂於春風一面以圖自淑而友朋交儆之懷亦得時乘間會冀申一得之愚茲固不可遙臆而漫致之也胥晤不遑不及種種

與李克齋

去歲登堂辱教款踰厚感領不忘離索人如蛙在井中上界色相俱虛作想像一聞大方論議動舉歷歷實際乃知英賢自有真現擬諸數年違闊之前又非

所倫也道器國琛海內誠不多屈指方今四方多故倚重殊不泛然願惟井中蛙鼓噪震鼓未嘗不小動天機祇略略趨趨室負效噴之愧不惟無大膂力擔當運畫且終不能自起於甃欄之上是以甘情黃泉稿壤割絕上界虛想敢欲自附瓶綯以希為幸乎肝鬲肝鬲我公知愛既深而德範化機如震雷啓蟄則又不能獨舌以為請益之地江湖夜雨信宿杯盤暢然論難周詳上界之談然固無心有口嗟嗟徒嘴上禪耳別後不覺自為一笑及乘流急下護介速將又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二

貽以珍貺公之殷勤萬厚乃若此大君子不忘其所取友能掩其鄙短以是而用天下是故優於天下者矣然則獨私感云乎哉王先便聊布區區謝悃別無他懇萬惟垂照

與姚蛟陽

兄捷音至湖不問識不識咸喜甚不然亦不作尋常看兄之耐久而成固奇矣獨弟在兄交知以故喜獨加其所為喜又獨異諸他人何者他人之喜不免窮通得失之間是烏足以語兄弟特以兄歷歲年未試

中間酸醎冷煖切膜切表亦可謂備而嘗者執此以運天下真深切著明非懸度億斷恣作師心所能及田頌癸未科便凌霄直舉迄茲雖獲登台鼎其事業所就豈無追譴而求全之悔耶兄夙成不應卑擬然慣家遣強達眼忘矜已不若今日順應而佐階所得當落第二義明矣夫傷神於談虎乃真機自呈捫飢於画餅病墮於見聞之似輕鎔小淬未足以成至體而世局物情又種種煎磨場上其以小器充大承當其不覆公餗不能也弟嘗觀前輩未嘗不大感慨前

名公翰墨

卷十四

三

與陸繹之

自識君二十年前其容質以震君一人也嗣而後數年其度坦以勁君又一人也又嗣而後數年其情雅以恭君又一人也君近與守中文復不鄙予與君處其志銳以安君又一人也私心竊壯之哉之其變化不可以為繫蓋猶若龍之神乎又嗣而後聊抵極不可量誠不可量耳春雷出地聞者郁喜今行天衢際風雲之會交者羅英賢觀者儘堂廟事者咸公卿朝夕移神而進之學者皆昔所未有今日之君以山中人遙憶又一人也推衍龍之質裁成變化之功何學

名公翰墨

卷十四

四

與王子秀

不進何善不為何修之不致耶郁喜郁喜別外株守不足為君道散菴杏盛花其餘新柯弱茁亦時見森出藉以不落寞有此只虬曲老松未多得日跂足望君他年琥珀茯苓亦非出世間求之幸努力幸努力

初夏赴鹽城途次製絨殊潦草蓋展劇喜之情既不自禁而狀尾勞切又祈遙達大都情親則誼重誼重則言輕於他人固無此也夫經世有制為學有術象山云游濠梁之水狎海上之鷗可以謂之無心而不

可以謂之道心此賤子所為過計乃在足下過人處
輒作警夫心無有無道無作止政無寬猛事無適莫
其存有主則有無作止寬猛適莫皆自吾所存者而
出達士超塵以圖自樹直是澄神定慮不為法華所
轉世間種種可玩可集快心賞意之物如游颺過兩
耳可聞而無所執既去而不為戀然後萬變森然而
吾無礙於其中方今足下睹記波濤變態萬千滾滾
以素不善泳人涉之其能濟乎即泳法可以喻從政
矣晉禪門有問祖師塵世熱鬧極從何處躲在鑊湯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五
鑊炭中躲嗟嗟此真善喻反身自守染根既具將趨
援不暇尚能知避法耶

與音兒

凡試而能達雖在士之精藝又自父母所積來汝藝
成而不達則必我無既積之驗若我德有餘慶而汝
不達則必汝藝未成我汝交為者豈非今日之有事
耶而懟懟謂有司之不明或眊眊謂彼蒼之未徹是
其情已外之矣世有藝得全而不符所應亦有兩不
備而得倖福豈其理之外有餘論哉非也德惟載敷

而後云積藝惟通寸而後云成故須深省乃見真脩
偏執以為德自是以為藝淺之乎其圖未有能至者
也所謂通寸當有說不惜木鍾臺與衰夫痛商量或
可作癸酉年張本癸酉年歛忽到知癸酉年在歛忽
纔幸未開正不肯又作己巳前勾當

奉顏司寇老先生

樞謂惟仁人不可誘以利惟忠臣不忍欺其君今欲
詢於左右訪於東廠牽泥於錦衣衛天下事眼見作
覆盆水耳不識下執事以此為痛哭流涕長太息否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六

耶夫痛哭者氣激也流涕長太息者私憂也氣激不
成事私憂不益公益公成事諒下執事所身任不以
委他人者也夫天子代天以治民卿相代天子以承
理天子可以奪官而不可以奪法法司可以貶官而
不可以貶法何者斯法也非法司之法也天子之法
也非天子之法也祖宗所傳之法也非祖宗所傳之
法也出于天因乎人而不可易焉者也然則斯舉也
去當死生又非下執事之餘事乎樞觀之天下之人
或懷珍而老丘園或仕不數年而脫組下執事列九

卿矣或非用而殤或強而仕而忽殞下執事濟壽域矣縱使中奸人之手而遭誦逐之事其得於前亦多矣下執事何所待而不復奮然為乎夫天地設位君相成能民綱物紀乖而兩儀失常災沴荐作方今四方告異下執事實與脩省之列能不慎重樞罪人也編民也恃舊誼借貽皇恐戰汗

復嚴子俊

陰伏懷人只有空腹月宵風曉觸睹嬰聞豈能自忘於知我哉而重勤存注緘劄亟來足何不鄙又延譽

名公翰藻

卷古

七

過情祇增悚愧嗟哉憊邁冉冉誠與世睽隔已甘作唾去殘涎而猥於達人點指其惟云何願益固蟄封以為鼎對之地如曰付所許可則未之有也切又見古人欲立事功惟以求其濟已矣不必其自己出得諸君子琰琬器世能補予藍而青之已多幸輝光所假惟其藍之在我非人所能滿以慰者深有懼夫脩迪之歎但未殄餘生不敢負亦是求質此衷於冥冥者非可為世殄也賤子今春浪為山陝之遊纔歸未久蒿華之興已憤惟以画溪之故不欲深入終南驪

渭而太行拔偉然以壓中原者畧已涉獵其每登臨未嘗不以諸相知在念而諸相知跨驥紫陌班鷄金墀日明理道於政務之間俾心事與嶽常周旋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豈若區區林樾一眼罫之末乎便鴻布復不盡

與連白石

予子陰伏傾欹大方蓋自杭藩矣侍一墮落寔切念古大舜居山中鹿豕木石歷歷皆真色沛然而決江河其孰得雜之奪之乃今世局云云情窩欲窘比比

名公翰藻

卷古

八

盡是稍有不足自甘淪胥其為大方之思得乎公潔脩正慎執法奉公正與世局背而馳鄙懷耿耿所以山斗而羹牆焉不能舍公以慰落寔耳夫事無定形而惟有真色則怵利害惑毀譽較顯晦於是而兩可計生調停之名起日與天下輪而迴之而已之身已先仆矣嘗論天下事惟因時以為難易故君子必量才以為進止不幸不乘其易復無才以運之則宜自斂於野於野而無人可同則復斂而思同於性則易號咷之笑亦惟中止是應敢不努力乎真切真切風

便不惜教之

寄李古冲

樞聞劣無似既歎自樹之具又乏授世之術自甘淪落久矣乃辱我公濫竽點額不惟獲大方品題而復遮括於羣英之中不惟欲出諸幽廢而復授之以時艱之試當四方倥傯求濟而難其人且當道意向殊別我公不避撓拂犯色持論況其數慳甚又加之以異能之美譽申之以連坐之甘結切念我公之秉鈞軸杜僥倖却請托抑權勢而明鑑衡不失尺寸乃復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九下

厠樞潦倒則樞之幸豈特為今日之幸乎將托公不刊之疏以垂永永其榮何如然又幸而不終我公之請使重累知人之明不將為桃李之恥乎以是感激之下悚報無任竊惟古之人聞譽而懼愈於聞譏及其伸於知己則願許之死困株小子其翺情報契只痛自鞭策以勵餘生能免一日無過則一日答稱之地也此外更何妄冀哉既而適奉虛浮之旨深慶進脩有訣追惟樞自束髮以來即以聖人之道為必可行朝廷之法為必可守迄今若許年而此身却只

在此學不底於充實仕無見於寸功卒令業無光輝之美行無動變之誠其不疚於虛浮而以至於是耶蓋公片長必錄取人向往之一念孔子使漆雕仕耳而聖王天德之治以誠正為國家之本其要在慎獨之謂也樞雖不德敢不借吾斯未信以為公復手真切真切時事日更杞憂劇抱犬馬之年未已當不敢自困溫飽此惟可白相知前不然不以為售已則以為誑人也風便奉布下忱伏惟垂照幸甚

復項甌東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十下

跼復正仰懷忽來手翰及嘉製之貽展讀之殊領教雖一舉子業公能不苟若此移以想像公內所集義外所叙論當官所經政可例者秩秩井井傾服傾服但賤子亦竊有告者方今士不本躬行官多牽制文義職此舉業以為濫觴我國家設科非不善但初設時上有稽行程功之實士以假道以為出身之地故時無絕藝而人有實脩承平既久學者拘於辭章標竊捷徑句鍛篇磨繕意鑲格士之精神命脈已繫於雕蟲釘鉅之用於是而有憂之其亦緩而脫其縛

乎將復加其絢繫而益綴以固乎人之習心既成九脫不能勝一縛況添油極熱公以為是耶否耶若曰開茅塞利棘園則非古槭櫟初心而亦豈公坐收桃李之全計哉祇以道思濡毫吐辭成訓是著一醒俗酩不可謂無益然亦恐非正本之論何如猶如賤子潦倒一舊躬無足為高明道三十餘年鑽研天命之謂性所以追附諸公之後而不知不覺亟墮本子話頭四強五牽尚溺世俗勾當仰惟痛誨可圖省戢幸幸

名公翰藻

卷十

士

謝張吉山

樞閣劣公素知又冉冉億衰踉蹌拙與世相杓鑿其自治且不能尚可援而同升諸公豈公只以意味偶膾輒忘其不可執此以往者乎感激之下生慚生懾又復為公恐恐竊為公布之夫所謂感者公撫南畿所轄直隸州邑而系以浙之西徼其地不可謂不廣其幽廢家食不可謂不多其原任顯重之臣不可謂不具乃以一刑部末貲廁荐剡二三人之列何乏於擬擬而餘及尋常之所弃哉公碩德負天下倚服不

名公翰藻

卷十

士

輕置許可樞出處毀譽之細不暇論獨流傳入國論又為我子孫世作柄話則其榮且幸當何如然則豈以進取為私恩念耶夫所謂慚者天下有感恩有知己情莫重於舉主而皆不出此二者惟其有所蘊而後可以授知惟其有所施而後可以來感公昔令吾邑山中人禮度落落寥曠及藩臬吾省泛然一無自處於公乃復得於情之至重以為報焉則將從而受之者能不掩面捫心無地以自居之乎此其慚之不容已也夫所謂懾者樞自束髮稽古妄意聖賢之道為必可學朝廷之法為必可守夢寐幽獨服膺兩字不謂世局漸趨仕衢荆棘衣冠而盜種種醜備每有出此道法之外以希功名而苟富貴以是而律樞所欲為必立見罪戾設若前古中公部議得允則新來拙婦既於姑章踉蹌何以自見於小姑妯娌之眾耶是則不容於無懾耳夫所謂恐者公之正氣直道自筮仕來種種可述其幼學鄉誼竊亦種種襲聞故動有忤於時輩今躋台入弼其患逼已而病彼短者不一而足而公之品題可以占好惡則其向往殆寧

舍桔槔之巧而願憑抱甕之左籌衡量世局豈不相背而馳者乎所恃公格天格人銘銷誠治又非機軸可合論也風便聊布謝忱

與林雲溪

春初叨預重議尫弱而任烏獲殊已不自量是時因奉丰儀深服有道動舉別後即有嵩華之遊不能更圖請教益抱歉然夏末方返舍知上不鄙教貺下及推眷踰分令人愧感無任歸未數日即抗行行未半月則奇怪多出道路縱橫賤子避忌遂循不敢遣人名公翰藻

卷十四

圭

申謝以復雅厚私心甚耿耿嗟嗟人心不古信義蔑然縉紳如鬼如蜮如虎如豺求其不負幽明不昧是非不計利害毀譽止公一人而已而孤懷獨憤遺恨長愁舍執事亦奚告哉嗟嗟田野謫夫所以自持者只有幽情瑣議以對天日如婦人不能及外事執事堂上人必有不隨而靡者竊畧聞之道阻不致詳不借批示二幣敬返璧義屬知愛本不應自犯不恭但在執事非所以贈功而在賤子非所以明志祇重慚懾耳伏惟照之幸甚

復胡栢泉

生平傾訴少慰良覲所不及終請者乃以遭值總總賤子命薄雖見君子清福亦不能全享奈何然春風暮雨意氣丰神一傾蓋已括示梗槩古有曠百世而相感曾是以為少乎別後登嵩華歷秦晉故區但不竟原行素心中間耳目所及然重感慨只有太行山如舊歷中原耳雖然閒人作室惻追念無感本體思復歸於太虛因咎學問不大得力動切磨淬一番及仰志士仁人如執事體立而用具則行則藏已是掌上隨意伸縮無留滯也何日合併悉此種種時事愈出愈奇皆執事所知不待贅述君子真自家合同造化自然有掀揭手段此不責之學問可以耘人之田也乎秋深無事斗懸高駕江南多友荆川海石緒山龍溪輩望執事已久雁蕩天台亦可以供山目賤子前是或登堂但未可的為訂也

簡凌藻泉

春中重辱款教又承厚貽感愧無任見椒民口碑稱道德政深喜為我湖之光及過蒲坂其士民頌其守

之賢又過洛陽其庠生述其師有古儒之風私心功
喜湖人多賢哉山川風氣之盛已人競砥礪而執事
庭訓所遺又以我先師久蓄未剖之璞則其蘊而長
發復有非他人所能擬者而况執事飭躬淬行之功
較前更為精密則其益民而善於政固不待問而知
矣羨企羨企風便聊布謝忱統惟照原

請諸鄉先生立社會

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以人已異情達人
不以遠近弛事壯心不以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五

貳念况今際明時處善郡當無恙之身屬歸田之操
而盛忘年之風如我湖不可槩見者乎故倡不可無
和事不可獨成樞也晚昧深為是懼謀之揀塘南荅
二君二君曰約時結社寔予同心因屬樞居府城道
路之中先為舉事其事歲二會在春秋二社日當事
者給饌治具先期一日到會所既會次日乃散會之
所在當事之便樞今八月十六日奉候於岷山浮碧
亭風雨無輟公私俱置眾寡不拘後先繹來出入任
意供具不華一取相觀之益一勿盡瞽之疑一溫知

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款一寄登臨之興是會也止折
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隱服不冠止論說不諱止陶
情不醉止盟神不禱懇願俯臨共成雅集

與鮑子才

老驥伏櫪人爭惜之而驥不以伏知伏是為驥德驥
不稱其力有力必為力尋常群力知力故伏知伏嗟
嗟力氣也力知力而必欲力氣之未能馭也德能馭
氣其為品良矣向見同志友詩中有云丈夫雄飛肯
雌伏樞曾質之雌雄可喻立志不可喻氣飛伏可喻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六

進學不可喻事其友思而然之嗟嗟學之未明氣滯
之也能所伎倆種種含藏跳躍出機能自伏乎哉若
其雄而必求為真陽之完粟飛而必求為直上之高
到這屬志屬學處將就不得此子切意天之生才無
有不及只人不能竭才其不能竭却只在散漫作用
聖人固聰明聖智能達天德人到能伏處知其固到
固處知其竭到竭處知其學到能學處知其遇不遇
一可化而齊矣此足下能事亦區區片曝之衷

與唐貞山

七月為寧結之行歸則病屏避出在間茲到舍聞于旄兩枉豈作意冒失迎之罪哉幸諒察適見思菴道盛意竊以為公疑過矣廼事樞嘗言之樞非醫人只當一味藥醫人昔用參朮從而奏功醫人今用硝黃硝黃從而奏功用不宜在醫手藥味不能必用舍安能以致愛憎乎以是參朮不得強醫人之再用硝黃不得稱醫人之不用若以賤子而嫌用硝黃是視賤子亦一醫人而醫競藝較方劑以諸公在位者言則然賤子奉成命任奔走只可當一藥味

名公翰藁

卷十四

七

羅洪先

答王敬所

臥病野舍使書遠貽加之重幣推獎大過不覺汗顏不肖髫年以來妄意古人謂可希冀既長游谷平李先生之門以濂洛之說自考已而徧友四方之士談論徒勤躬行缺失譬之趨遠役者入于迷肆東奔西馳取道泥淖未有騁步京國之期今老矣後志不甞懲創日切加之家難灰心屏氣若有改圖而疾病纏裹天若桎梏此烏可以辱盛意哉拜賜拜教且以心謝惟執事銳意斯文振衰起廢必有相應於不言者

名公翰藁

卷十四

八

其形強以非任是益其罪也惟亮之

答李子

速承意書備抽情思讀之令人酸楚宇宙內萬類成聚升沉得失憂愉榮悴何所不有何往非人承當安能一一俱中人意若解悟者視往昔事有如夢幻其順遂乃偶然則其拂逆亦係偶然若執著前緣但求順遂譬之夢醒說夢又求夢中境界可得耶不可得耶往日東坡所紀春夢婆一事去仙鄉應不甚遠安知今日夢非前日之夢但求今日人不愧前日解夢

名公翰墨

卷中

九

人即吾所當有事耳執事居海濱去此更無因緣相會斷未可期所願正身表物使鄉閭多美俗郡國多善人所謂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者於吾人事業儘有可着力未嘗真成阨塞也由此言之舍眼前地步區區於夢中境界為智耶為不智耶執事當解悟矣不肖所罹多故不一惟是仲弟天亡更為痛迫歸田以來前緣盡捐於此稍稍自釋乃知生前骨肉已無常聚之理此外又何足云年來得一洞於里中名曰石蓮其傍可田可樹今將終老於此罷官

後室人舉一子可了繼續一念自此飄然世外打貼身心令其泰然了無一事以此復還造化可免鬼戮神譴今已次第有少路徑不虞前途險隘也人生營營者衣食計耳裘葛饘粥外凡有羸羨俱為長物吾能以無窮之寶易此無用長物耶當時每會晤喜執事不以為迂而病軀至今十年始通一書一書千萬語更不直吐心腹不虛交游耶願執事頗弃前緣別求生機灑灑熙熙作嶺南人物異日縱無會面至還造化時共委於大和中彼不為祥雲此則為甘雨斷

名公翰墨

卷中

辛

不落沴氣中去所謂同心合德過於同堂合席者也嶺雲限隔神往形留

答薛畏齋

近聞振武揚威不墮宴安即象山剪爪學騎射意不特可以擊服山寇將來多故亦賴之矣語云刀劍利則倡優拙又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鼓舞奮迅之餘何物可相干涉世間脂韋之氣脫洗當盡何謂非道耶近觀史至任俠輩未嘗不為之三歎吾輩不入道只為尚有兒女子態終日裝綴耳目不肯直心

直意向前承當即有承當亦是商量利害中尋得方便此去任俠執真孰偽古人佩劍之義良有以也兄憑軾亦感及此否

荅戚南玄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故弟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圭

與李克齋

去秋風聞淮上之捷私用欣躍旋于子敬書中得讀事畧如在帳下親睹籌畫萬餘醜虜摧如拉朽此誠曠世一見又近歲絕未紀聞者兄此出可謂不負矣來書自持退抑謂非本色豈非長者語耶馳賀缺然反辱多惠對之踧踖計日前當大拜以肅異勲南部

或非久淹不知今歲春汛何似兄可竟得釋後命否弟以病衰齒落頰白自去冬默坐一室四越月不復出戶尚爾羸弱從此謝絕親友旦夕面壁為終焉計兄以功業壯社稷弟以喘息了一身出處雖異路俱為有事人不為蠹物留世他年功成身退尋訪青原亦須伴侶而今固不容作此等語談此等事也據榻命筆不盡幽懷

與謝與槐

承致華箋長簡乃知渡江之日彼此遙望當俱在雲霞間此景此情可想也兄氣豪才雋駕出一時一時人易生睚眦自古頓挫人才往往於其性之不堪身所不欲居者強以處之然後磨於其內振飾於其外出生意於枯槁而發其光輝於晦昧晚節末路人之品藻已定而吾之器用方成此所謂兩下相因者也後世好惡既不足準習氣亦不堅耐以一言而退人可謂輕率矣然遂以一時之遇置身不謹使萬鎰之璧墮於深淵其亦涉於自計不審固當永任其過可也至毘陵適兄舟過六七日聞語荆川有不忍摧類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圭

之意甚慰故交懷抱出與處固皆有道未可相訾假如收攝不定無安身立命地即山林中便為高致耶度其勢果不可為方求脫然乃其時也如何

謝尹洞山

承手書兼承俸佐治屋豈誤辱憐惜不覺過與哉古之聖賢出則使斯民被其澤至自處藜羹不糝捉衿肘見竊嘗疑之將固不屑於此歟不然以彼其智宜詳於盈縮出納之間即可使自足其身仁及三族以稱萬物一體之愛胡為三致千金獨見於去越之陶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圭

朱而賜也貨值即來不受命之譏不以其道得之終然不去是何說也若不肖又有可言者躬耕終歲不能朝夕謂之情農情農必見斥於田畯如是而緣鮑管之義恒取資於朋友恐非聖賢所與執事且欲覆庇羣生萬間廣廈以吐握為法願留念故交若此豈亦克勤小物故歟弟以非承之獲又營其私尤所不安會敬所文宗助修洞屋遂合來意共作正學堂於洞南俾來學有聚講處他日解機務而南訪故交山中商訂舊學授几布席命童子歌抑詩代合樂未聞

時時與二三子推原所聞而服習之為一不肯往訓亦為斯文增勝事即謂之執事行窩可也

答陳兩湖

僕自少嘗有文字之癖稍長聞學不忍役心此事焚筆者十餘年久之不能自已竊漫為之而蹊徑繆誤知不足觀近來血氣日衰又不能淘洗煅煉則已自介弃擲於人必矣兄本以文名家乃時時相向虛心借問如不及者可笑也當其肆筆時亦竊以為文有原委非人所能強為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矣是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圭

辭其後也將以達意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於至譬之於水混混有源以出之矣然後春擊而為濤濤涵而為淵迅駛而為湍紫迴而為瀾衍迤而為波光浮紋盛沫濺洑射隨其所遇各効奇巧以盡變態而又晶瑩澄澈不入滓穢至其經派之連絡又且詰屈宛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迫而觀之心神昭曠徘徊而不能舍夫文不可以強為也何以異於是古之人有能之者凡其中有自得實見此道之流

行橫斜曲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於是觸幾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即古以顯今細則取巨巨則取細常藏於變變藏於常絲紆縲輻不可終窮雖欲不為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其中誠有之也僕則安能為若兄之文脫去往日蹊徑正與僕同而造辭之工則沉穠敷腴句穢字刮使讀者茫然停思而後能悟其措意如送范東明文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名公翰墨卷十四

答荆川

方遣人附張高郵書忽王生來遍手諭并諸稿且能述精神好處快慰不可言近惠書冊披覽奉使集自辰至申不能釋手是又對兄一日聽許多吟咏話言觀許多戰陣摺數但兄不知耳手諭有笑我憐我兩言憐則誠有之若笑既非所敢亦非所忍弟果獨坐

一龜不通半點風然須念念盡空方是真能為已了事兄縱奔走風雨中却念念為國家了事事縱不了心已破碎又况飢民數萬嗷嗷待哺非兄何以能濟此豈打坐人能相抵弟嘗有言能活千人命便甘心不向世外走今打坐拯得自己精神全在方纔抵對得兄過兄南非奔走亦病第打坐裏病亦未曾少減此其得失安在但自笑耳詳觀南邊事體始知人言無根崇明事傳不甚訛廟灣事外間頗動口舌謂兄執泥太過至損千人由集中觀之人言勿往已亦名公翰墨卷十四

與聶雙江

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有擬須以靜除欲其盡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

與趙提學

技能之精敏嗜好之沉濃罅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卮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知在自察自決而已

唐順之

與唐一菴

使者來弟往洞庭歸時乃見尊東讀罷不覺懷然之

名公翰藁

卷十四

主

甚吾兄盛德人也造物者既窮其躬而又天其嗣也哉為善者其亦不可以自信矣雖然自古聖賢能就人所不能就之德則必有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昔者卜子夏哭子矢之過延陵三號而竹矢之不及東門吳則蕩而非人情也兄篤於信道久矣試於此尋究真源則雖極哀極苦中本心了然自明所謂哀之發而中節而未嘗失其為中也

與季彭山

僕不慧自少亦嘗有志於治經漢宋諸儒先以解經

名家者亦頗涉其津焉至於當世諸先輩以經名家

者亦嘗承下風而問之蓋久之而不得其說則又將

脫去聞見洗刷此心而獨求之于遺經又久之而竟

未之得也偶遊會稽復聞高論則爽然自失先生之

於經關竅開解搯摑腸胃若秦越人之隔垣而洞五

藏也剖破傳注專門之學辭鋒所向決古人所未決

之疑而開今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荆卿慷慨擊筑睥

睨于燕市之中而旁無一人也目論古事又如身揖

讓乎虞周禮樂之間憑軾以觀晉楚齊秦鬪爭之域

名公翰藁

卷十四

主

也而聽之者且不自知其忽焉躍然以喜忽焉瞿然以愕而卒果然以飽亦雄矣哉世未之有也雖然願先生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靜已所獨然不必盡求也求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却意見以融真機則古聖賢之精將於是乎在而况其經乎然則六經之道其卒於先生有明也已僕敢以是少效愛助焉

與呂通判竹嶼

執事佐郡六年清苦直方之節衆共知之而山人之知之也獨深執事亦謂山人臭味之相同也日夕所

以拳拳於山人者亦深且厚今執事行有日矣山人非仁人也不能贈執事以言山人貧也不能贈執事以財而纏綿之情不能自已聊具鹿靴一雙奉將別意靴者履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伏望執事率其素履獨行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渝其度用于世則為羔羊素絲之風不用于世則勵蔬食飲水之志履道坦坦為天地間一完人此其所得較之壞名毀節以苟一時之富貴者雖在卿相知執事必不以彼易此矣山人敢以致愛助之意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與金令攝山

金入於大冶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授新馬於舊牧之圉試其熟技則人與馬益相習雖然其雜金固有火焉則耗者矣其牧馬如東野之御固有始則善而久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壞坎於世也是金之數經於火也其再令於章丘也是再牧馬也吾見攝山之愈進於精純而章丘之民與攝山益相習也雖然不可以不兢兢也使久而益精也而無耗焉而益相習也而無逸焉而後知攝山之果為良金與良

牧也近得李中兼書言章丘凋弊甚湏得良吏拊循極有望於攝山僕以為在攝山舉定海之故事行之益加之愈而已至於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習銜勒有緩急飼秣有燥濕不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善牧者虐心而調劑之僕又何言哉

寄黃士尚遼東

弟也奉職無狀幸蒙寬恩得歸田里不然則從兄於遼海之濱亦所願也易之蹇不云乎君子以反身修德夫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脩蓋寂寥枯

名公翰墨

卷五

五

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為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沉酣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之志士為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于蹇者何如幸以教我張舜舉言兄自戊遼以來作詩幾四五本兄何以致多如此豈將以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之思無聊而姑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纏綿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其無亦自擬於鏡歌鼓

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橫槩之士同其慷慨而
謳吟耶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溺心而悞日
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
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又奚取
於枝葉無用之辭耶 天子仁聖在宥天下兄豈久
於海濱哉弟獨學無朋將藉兄為助日日望之近來
應鼎文字每不敢作而年嫂誌文則不敢辭蓋以昭
天子之寬仁而發海外孤臣心事之一二焉非特為
應鼎故也嘉幣謹辭果酒則拜賜矣廣寧有賀黃門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主

與蔡子木

往年辱兄知愛謂可與共進於文藝之門念忽忽齒
髮漸衰兀然成一秃翁向來伎倆剝落且盡雖誦人
詩句亦如羅刹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說
況能自有所著以自見於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
之垂意於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
於文藝之門耶豈知僕之衰颯剝落至此哉雖然

兄愛我之意其知我之衰颯剝落至此也豈不為僕
惜之以僕之愛兄之意亦竊謂兄以聰明絕世之資
而消磨剝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差唐
勒曹植蕭統為聖人而冀為其後此其輕重豈特隋
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曩與兄相聚時兄年最
少而僕亦壯年今壯者衰則少者亦壯矣由壯入衰
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僕既自蹈之矣自惜之矣倘
兄以為宇宙內事與吾今內事盡於風雲月露草木
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不深思君子進
德修業欲及時也兄苟不以僕言為聽繼此尚有所
請不然且閉口耳辱愛多談亮之

答茅鹿門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劔閣金陵吳會之論
僕意猶疑於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
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劔閣之不如秦中而金
陵吳會之不如劔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
秀清淑瑤傑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劔閣
劔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

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劍閣金陵吳會苟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透迤曲折之詳則猶未

又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

名公翰墨

卷十

七

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者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稿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原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

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顛顛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

名公翰墨

卷十

七

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主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此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駁而莫不

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
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
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
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
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
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
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庄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
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
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七

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
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
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
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
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自信我矣雖然吾
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
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
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
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兩晤領

例十年衰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
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
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
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硃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
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
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答李中谿御史

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
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且最重然而今世所
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郎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七

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
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
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
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
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
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
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
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

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名公翰藻春古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恣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為人快恣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

不塞也由此言之為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為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為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為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為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真如精舉而慎劾則勦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而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為真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

已惟兄亮之

與安子介

謹具布被一端奉為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而厠于刺繡結綵綾綺綃金綴翠玄朱錯陳之間則如葦蕭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延邀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褰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遙曳杖其間乃更足以粧點風景而不失其為質且陋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名公翰藻

卷十

卷十

卷十

謝歐陽石江巡撫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振恤瘡痍如春風所扇不間于陰谷寒門搜拔滯幽如藥籠所儲無間于牛溲馬渤如順之者卑不自立少嘗薄遊已甘屏跡于山林豈敢更求于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儕輩多謂之鄙儒而器局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為

國士收于衆并揚彼王庭况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來而佩雖幽蘭亦捐苟有因而前則朽株為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羽翼之班自揣既為不堪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嘖笑不以假人惟當宁信明公之激揚而知其願盼必能得士偶因拔茹及此彙征雖荐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以言干口而受知思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當勉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或馳驅于世則庶以罄葵藿之心縱使委弃于時則永以堅溝壑之素期少礪頑鈍之器庶不貽冰鑑之羞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惟俯賜覽觀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卷十

卷十

卷十

與郭似菴巡按

僕絰春常病移家住村塢中居閒自念不奉末光者久矣近聞使檄下府過旌鄙人命有司建牌坊示優崇之意且期之永久此執事盛心豈不感激既而自惟有甚不敢當者恐冒昧以累左右知人之明故敢畢陳其愚左右試垂聽焉書曰章善瘳惡樹之風聲

近世牌坊之製蓋倣此意古者不以法私人所章必善而人廼勸所瘳必惡而人廼懲不然則懸曲木求直影也僕少不知學中歲蹉跎即鄉黨自好者正恐不如也執事乃欲以之風鄉人而矯漓俗僕豈不自知此如以迷人指迷不亦踈乎罪莫大於盜名詬莫大於詆調僕非敢辭此也將以讓詬而辟辜也僕嘗廁侍從之列會才志糾繆又夙罹疾不能效官荷天子明聖不戮瘵曠僅奪官罷歸田里此覆載厚恩詎可勝量僕聞之仕隱二道仕者則蜚聲竹帛或立

名公翰藻

卷十四

里

施蠹表閭閥且不為侈隱人則深林窮谷杜門棧徑羣木石鹿豕且不為陋况僕含瑕積詬以此終世惟應躬耕灌園矢溝壑之志保桑榆之路補東隅之失庶幾不貽田夫野人誦笑此僕私心萬一者也介子推曰身隱矣焉用文之陶生亦云迷塗未遠今是昨非苟又冒執事此賜為華觀則是違溝壑之素叨焜耀之飾忘廢黜之後責襲官寵之前榮矣大易補過之訓犯中庸素位之戒無一可者也僕幸交於執事久矣且積愛生妍積憎生醜古來共然別嫌明微先

輩所慎雖以李絳之賢亦有議其私於同年者矣自執事持憲江左於人無所假於法無所貸薦紳間咸稱頌據經秉直無與左右比者夫激揚清濁與眾為公執事豈以公法私一交遊僕豈得以交遊故干執事公法雖執事諉曰吾以旌賢誰能信之一牌坊之費四五十金計工二十人有奇一工計役三四旬則是二十餘人計役七八十旬有奇崇虛跡捐實費無裨絲髮有損尋丈此僕為暴殄已過矣僕已丑與第時曾隨例給牌坊直百金且僕既有牌坊直矣又有

名公翰藻

卷十四

里

牌坊是兩饗也有司既給僕牌坊直矣又為僕建牌坊是兩費也奈何使一人兩費有司凡此數事實所不敢當非敢匿心矯跡多為枝辭以微避讓之名重獲臯有道之門伏惟執事鑒亮命有司停止前事則某幸甚

與王湛泉文選

兄之為文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張目吐氣以為三代直道復出兄之退而西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悵悵然失望僕於兄之為文選也則竊與海內之

士同其慶喜而於兄之退也獨不與海內之事同其
悵悵者何也莊生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
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後之君
子道德功業不如古人正坐積之不厚發之大驟耳
古人限之以四十而仕豈古人才力智慧不如今人
蓋以厚積而薄試之也今兄去古人強仕之年猶未
也願兄益自恢廓勿以三代以下功名為可足勿以
古聖賢精一之學為不可至乘此山林多暇專精致
神使反之於身心性情性者益邃以精而究於古今成
敗理亂之故者益練以熟積之於優游而發之於助
勅所以任天下之重有餘裕矣豈止為今日第一文
選而已哉此僕所以不暇為兄悵悵而敢為兄賀也
海內同心如兄能幾自屏歸後以兄在文選嫌不敢
奉書今兄既還山又吳興南北相去且五六十里無
由一相切磋耿耿如何僕也樗散無似自別兄後毫
髮無所長進惟舊來面日兢兢不敢變壞此可用以
少慰知己之懷耳至於驅馳當世非惟寸有所不可
抑亦性有所不宜也兄在文選時乃獨勤勤推轂故

人之意則厚矣

與白伯倫主事

襄與先公獲承聯佩之交遂蒙解帶之惠願向也忝
趨朝於弱冠人已訝其垂帶悖兮今也甘丘壑於衰
年吾誠自知不稱其帶對塵匣而歎仰思故人不衣
冠而處俯慙身世若以自珍則祇為韞匱而藏若以
相奉則可謂不失舊物且吾子春卿濟美已是世官
而君家通天滿篋豈無遺帶雖然受之於白氏之春
卿而還之於白氏之春卿則是良弓之楚失而楚得
也以此既贈人之帶而儼彼所傳家之帶則是靈劍
之雙離而雙合也况吾與子以通家之久契辱道誼
之新知則是帶也非特表屢世往還之情亦以著古
人韋弦之義竊願吾子視所不下而如見乎父師束
以立朝一矢心於忠孝

答曾石塘總制

使節蒞東土兩辱惠書至山中深感道誼之愛山人
于世故無所知然竊觀近事內則閭中之變外則夷
狄之患推之天下事其可隱憂者多矣側聞去年虜

騎入上黨齊魯之民奔走逃匿賴吾兄百方鎮定始安堵如故吾兄弭亂之畧始試于遼左而綏輯之效再見於山東者若此使繼此而進以秉鈞持軸則夫不動聲色而坐銷天下之隱憂就使或及可憂而能圖善其後以不至於甚壞者非兄輩之望而誰望乎夫有實志而後有實學有實學而後有實事後世道術不明故其所謂事業者多就其才力智慧之所及而不能盡純乎天理之正多出於一身功名之計而不本于忠誠愛國不能自己之情是以雖其所立甚

名公翰藻

卷十四

聖一

偉而與三代以上作用夏隔絕矣兄之有志於道也久矣願益求之性情之間以培乎其根時觀古聖賢之所以本乎身而措之事業者以自鏡焉盛德大業豈遠乎哉素辱知愛敢以是致愛助之意弟自還山以來懶病相成惟幸此心不敢自昧而新得殊未之能也有便更望時教督之

答夏桂州相公

順之至愚陋曩在猷畝蒙恩召用繼以狂瞽蒙恩嚴歸皆在明公秉鈞之時則是其進也蓋辱明公之節

取而汲引其退也蓋辱明公之委曲以保全雖明公陶鑄庶類本不私于一物而樛柎得此則竊自愧幸以為過不顧迂狂成性動自罹咎其始既無以副節取汲引之心矣尚幸有犬馬餘生山林精力誦詩讀書竊古人而異自淑則所以報明公保全之厚者或在乎此而不敢不勉也順之竊聞古之大臣進也以道所以濟時而亦所以正志退也以道所以正志而亦所以濟時願進則濟時之功顯而退即濟時之意微伏惟明公去相之微意所以勵不可奪之節立天下廉恥之防而有裨于聖明之治者蓋亦多矣易有之漸于遠之上六不居其位者也其辭曰其羽可用為儀固不獨自潔其身而已人皆謂明公進而當軸以濟時也其謂明公退而高尚以濟時也雖然明公與國為體恐未能忘江湖之憂而聖主眷懷耆舊亦恐不能得久遂東山之臥耳

名公翰藻

卷十四

聖一

與萬兩溪吏部

千里逸足混之皂櫪羣伍中雖不待馳騁康莊而精神溢出發然自別俗眼猶能識之不特孫陽九方也

僕甚無似每竊有感於寸難之歎而時物色之但同類多樸樸拘謏牽陋守常之習而少廓落駢馳可屬重事之氣漢人所謂羽檄輻輳軍書狎至事更有上於此承當幾何人今海寇之警未為大變而用兵數年人寸大畧見矣僕向游南都獲見兩溪於諸士大夫中所謂精神溢岌然自別竊自喜俗眼頗能識之而得慰素所欲物色者退而質於大洲大洲云然是以雖相見之日淺而相慕之情深相與之言有盡而相期之意無窮也久欲作一書道此意以為屏廢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七

之人雖遇相知亦宜閉口乃辱來書先施令人深愧僕少不自知駑鈍亦不知世間行路之難而妄有四方之志自四十以前雖屢經廢錮至于為國為民一念每飯未之敢忘當世之務一切不敢廢習連年近五十衰病逼人精氣耗盡料此殘軀理無久生且更事漸深自知迂褊疎僻之性必不可諧於世所謂五十而始知四十九年非也於是遂欲逃之方外以畢餘齒向來習業一切捐盡向來念頭一切掃盡居常兀坐奄奄如墟墓中人每聞人語及世事輒塞耳却

走以避咎而已又擊壤老人所謂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也形既稿矣心亦灰矣前時偶見執事逸氣及與執事談見執事慷慨排排憂時感事之意令人壯心頓覺戚戚相與援弓握槊聊為歡笑如磊砢老骨久并伏櫪鞭之不動一旦偶經駿馬之櫪見其鬚鬣蹀躞騰驤汗血自頤雖足躓而不禁心癢亦蹴蹄鼓噉仰首一鳴以洩其氣及退歸本櫪頹然如故向來激發昏昏都忘之矣相馬者以為肉與骨與神三相稱也不得其肉當得其骨不得其骨當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哭

得其神若滅若沒言有神也若僕者縱使骨未朽盡而神已銷鏹盡矣此豈可復有所馳驅於世哉執事尚有虞於僕也故敢一盡其愚蓋駿馬亦偶見老馬之一鳴以為猶可相與並馳而不知其本櫪頹然鞭不能動之狀也若果欲異日相與馳驅必并誤駿馬事矣故不敢不盡其愚也今世事多故摧輶駘駘有甚於上太行之阪其須千里逸足甚急而執事之才又已為世所知千金上價誰能先之僕倘未即老死行將見執事任重致遠過都歷塊以耀當世僕目

頃心口相語以為向來所期之不謬亦足快矣矣足快矣更願執事於此閒時深其養進其學益廣大受之地如千里逸足雖自天生而飭其銜勒節其和鑾閑其輿衛日慎日習所以自試畜力畜德所以成驥也願執事益加意焉異日執事徙官道經毘陵當相邀過山中靜坐一兩日迂鄙之見更有所欲請教者譬如老馬雖已不能與駿馬並馳而道路險易山川迂迴曲折嘗所諳習嘗稍有聞者尚當一二為執事言之未必不可為過都歷塊之小助也

名公翰墨

卷十四

吳

與華郎中補卷

僕不能為義而竊好人之為義古者有無相通以成一體二記文中頗盡之嘗見世間富人惜財如惜血苟出其囊中朽腐棄餘尚足以活宗戚閭里無限垂絕之命乃睽睽相視不少動乎其心以為生財之道宜如此蓋財生而心死焉久矣以此僕於執事義田及史君荒泮二事心竊慕之凡求余文者多莫之與而此二文皆雖兩君不以余諉而余固樂為之役也况其見求之殷乎但筆力凡駑不能發揚盛事以風

厲世人是可愧耳雖然聞方洲語吾文勝錢公輔此或不敢虛讓執事眼中自當得之但裴晉公奉鼎皇甫持正文價故事不知執事如何為處耳一笑

與人論祀鄉賢

鄉賢之祀關閭巷為口公論關國家彰庠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

名公翰墨

卷十四

辛

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純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今日之弊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負饋餼之計相共成之絕無足為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祠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是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為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

然乎

與鄭戶部

執事此行國儲民命係焉伏聞下車以來仁風所宣里閭相慶蓋自來督賦之使多以徵歛哀聚為功而執事獨以寬大行之是以始及下車而應感已若此矣變產一節其利病更僕未易數也大率奸民始初莫不上耗國儲下蝕良民以肥其身及其敗露至勤冠蓋遠出猶或憑奸民之攀扯而逼迫良民代為之賞則是國家懲奸之法未及行於親手欺盜之人而名公翰藻

卷十四

三

與董後峰

野人一入仕途百般悔吝禪家所謂猢猻入布袋真可一笑也塞上風塵寒侵病骨遠憶煇丈坐享園池之樂何如何如不久亦當圖解韁脫鎖之計蓋樓築室栽花種樹布滿園中雖不能與東隣爭勝亦與公各適其適而時相過從也興言及此已覺神馳

答顧東橋少宰

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為之責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亶亶好士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為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三

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遊蔣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珉吾于聞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硃硃耳瓊瑰硃硃亦莫不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自知其為硃硃耳僕迂慙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為古文詩歌追琢剝鑿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於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以將

心六籍究賢聖之述作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為世間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覬乎其外蓋亦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即使朋友欲為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立園時也於公一不

名公翰藻

卷十

五

以為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為喜然而海內之士於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忻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於否泰初爻皆有彙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隣否之疇祉則皆繫之於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懷熟嫺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為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

清明平泰之世而色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汚隆則亦可知必有大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疇以長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赴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為知己之私感而已迂疎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恃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

名公翰藻

卷十

五

與應警菴提學

今之職守令者苟有能飾簿書清獄訟者則為賢有司矣至於為百姓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今之司學校者苟有能品藻文字嚴督程課則為好提學矣至於為學校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吾文之為守郡也既已能為百姓根本之慮而不徒以簿書訟獄為功矣今之為提學也亦何患其不能為學校根本之慮而惟文字程課之為務也哉向辱手書具見惓惓欲興起士習之至意願責之人不若盡乎已蓋言聲色

號令之間不若求之身心性情之實惟反躬自盡益慎以密力行古道不落流俗則此身所舉動即是士子所師法可以不言而喻嘗見近時提學教條何嘗不言道德何嘗不言仁義然只成一番講說只成一番門面而於士習絲髮無補者無其實也務實者反躬之謂而所以為根本之慮也辱吾文知愛竊敢以是望之今士子中有實行者多不長於文字工文字者多不修於實行蓋淳朴之與浮華往往相病然糊名之制行則不得不一一徵之於文一一徵之於文

名公翰藻

卷十

五

則其文可以與選而其行或不齒於市人者亦不容不取高第而登顯仕是以詩書為世流毒莊生至有發蒙之說豪傑士扼腕太息無可奈何竊以為低昂輕重其權寔在提學可以知諸士之文而又可知諸士之行非如科場之為糊名所蔽雖欲品藻其行而無所從也抑此伸彼示之意嚮非吾丈又誰望之

與胡栢泉參政

天下事魚爛極矣非特邊陲戎狄之患然也愚夫知其必有隱憂而持祿固寵之士無人敢出一口氣問

有一人慷慨言之而出身任事則眾共惡之必擠去之而後已嗟乎此禍機所以成于壅蔽而志士之所為扼腕也山中偶得大珣時取讀之不覺太息雖然進退時也于兄何有哉若兄之自為計則願以康濟斯世者康濟此身以除戎攘寇手既用之懲不室欲克已復禮之間此古之所謂真正英雄也兄之有志于此久矣敢進一言以贊山中內脩之策

與陸五臺儀部

草堂枉駕山寺把袂兩番劇論辨難往復殊豁心曲

名公翰藻

卷十

五

即使朋友相聚每若此何患乎道術之不明也五臺公以為然乎雖然千言萬語與嘿然處是同是別若謂之別語從何起嘿從何止若謂之同何不相與嘿然千言萬語當其誼然時若一句不可少者畢竟是同是別五臺試更參之別後會大洲公更有談論否又恨不得時時相證法也

與嚴介谿相公

某不肖嘗辱與進焉而承一言之教於左右久矣邇來不奉台光者且廿年矣然而不敢通一書於門下

者非敢自疎也誠自度其最迂闊樗散無用不足以煩材館之記存也某誠自知其無用而相公誤以為可用曲為推轂拳拳引而置之於朝然知相公非私乎其人也相公之心恐一官之不任乎其職恐一士之不究乎其用固且為官而擇士固且為天下國家而用其人也某亦非敢私為謝以瀆相公也相公為天下國家而用乎其人其人宜為天下國家謝相公也為天下國家謝相公則莫如以身謝之以身謝之則莫如致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用以上稱相公以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五

人事主之素心而明相公得士之效于當世則庶乎可以為謝而已其如某最迂闊樗散徒有蹈矩踐墨之小節本無經時理物之長才自知寔不堪為當世之用以累相公知人之哲而或以少損得士之効此某之所甚媿而甚懼也雖然以某之最迂闊無用而相公猶且拳拳引而致之則人將曰相公之急于求士而不責以備若此相公之恐失一士焉而色荒不遺乎遐若此相公之舉用無書抵政府之士動如古人若此則是相公疇昔得士之效不因某一人之迂

闊無用而少有所損而相公急于求士之心乃更因某一人之迂闊無用而益以章矣此某之所以稍自解其媿且懼竊敢以不肖之身而仰承相公之高誼也頃奉新命待罪南曹古云召不俟駕禮也况聖恩用之罪隸之餘豈敢次且以速大疾但以鳥獸羶燭之慕甫及禪除狗馬疾疢之憂未離床席形覓枯盡不齒人羣此亦相公之所憫念也恐稽朝廷授官之成命且負廟堂推轂之盛舉謹布鄙懷伏惟俯賜教之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五

與羅念菴

予自入京師病脾胃立扶病往薊門兩月間登馳絕微峭壁三數千里之途閱過鐵靴銅面之輩十萬餘人一一欲辨其強弱腥風酸鼻驚沙暖面歸來席未暖也又復將荷戈渡海冒驚波而鬪鬼夷兄寧使我獨苦而不能為我久一些苦耶廼書此以發山中人一笑

與李少卿中麓

自呂竹嶼去後與兄遂如隔世每思京都舊歡可勝

耿耿今金攝山之在章丘也是竹嶼之在常彼此消息之便甚慰甚慰昨得兄書知喪內之戚吾與兄與南江同之悵然悵然又聞兄已得子及後娶復有孕極為兄喜一身輕萬事足兄兼得之矣復何所求於世也哉弟數年來閉門鄉居謝遺業緣交游既簡鉛槧亦疎暖暖虛里桑梓滿眼自是天壤間樂事時復據小樓隱几兀坐一種枯木寒灰趣味更別乃知造物者置我於此意良不薄且端居多暇更有丹丘羽人之想聞牢山海島仙靈窟宅思欲一往焉且將道名公翰藻

卷十四

五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四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五

沈愷

山中答張子力溪 與懷忱二弟

辭郡縣催任

謝憲伯孫二水兼東憲副楊胥江戴雲溪

啓殿撰羅念菴 與西林悅琴上人

啓僉憲張秋渠 啓工部黃省菴

啓憲副潘十泉 與抱一道人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五

啓少卿王鶴泉 與陳海樵山人

與呂山人中甫沈山人嘉則張公子平叔

與張東沙

白悅

東謝張郡公用載 與崑崙張子議丁子小帖

東胡評事惟一 上巡撫陳中丞

與納夫弟 奉鸞洲趙郡公

奉中丞許少華 東族衆

復陽明中丞 復謝楊侍御

與友人

復宗瓢川

與友人論門第

答漁石唐制府

徐獻忠

復張西谷

與何叔皮

與沈徵德

與諸守谷

與馮南江

與莊小山

與朱仁仲

與吳之仲

與色元達

復何叅之 二首

與何元朗 三首

與何叔皮祠部 三首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五

與莫子良

與董子元 三首

復陸平泉

與馮雪竹

與唐子迪

與王履吉

與皇甫百泉

與陳鳴野 二首

復吳煦野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五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沈愷

山中答張子九溪

自江上執手暮雲烟樹隱隱如昨日事兩承至教不減聞韶真黃鍾在懸而瓦缶難手為音誤辱推獎欲以著作表見趨而納諸古人之域且論以子才真為子知又若惻惻重為愛惜愷乃呼天嘆曰愷雖木石豈不自諒敢忘子之言哉嘗謂丈夫生世上之不能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一

總統百氏敘述十經藏之深山傳之好事以成一家之言即當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使後世有知者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萬一有亮其心亦不殞于蓬蒿而弗聞也柰之何有大繆不然者嗟乎非子誰則知者愷本海濱下材無足齒錄無之知昏力劣讀書脩文弗克樹立雖愷亦不自知奚暇望人之知自愷撫髮以來連不第于有司晚脫泥塗亦已後時一為俗吏百事具廢待罪西曹蚤出夜歸樊維繼東日與罪囚相答而敲朴呼號之聲窮日不做即欲

操弄筆硯昂首伸眉論列古人其心已奄然靡矣重以家門不造變故相尋先人已先棄不肖去山妻弱子接踵而沒西風鳴枯蕭然獨處慘毒萬狀痛苦莫喻言念及此不覺心腸沸熱如撩湯火食若噎夢若驚寢若惺忽忽若不欲生有此惡况猶復強顏濡毫以成文章必不然矣第恨壯歲時無所自見恐青陽不再老態將至人命飛霜詎同金石竊懼後者之不如今差無及矣雖事與願睽時不相值然戀好成癖終不能割去或情事稍伸愁苦不甚纏心乃舉架上名公翰藻

俯仰所向輒值牆谷與人交非慶言緩急不復往來無事率閉門掃軌弛置自便都不識硯伺人即有以文名家者見其揚揚誇詡言咲他顧詞色不及則又不肯低下取容作翕翕熱蓬條戚施已退縮不前重以旁觀者從而狎侮之詎肯向人作効頻態耶此愚所以寧甘心孤陋益增蠢愚而不悔也士嘗伸于知已屈于不知已人惟識玉卞氏或免于三泣人惟知音爰下之桐可登之清廟故管仲知于鮑子世始知有管仲伯牙知于子期世始知有伯牙天地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遠肝膽相照知者有幾故騏驎常有伯樂不常有莫邪干將常有歐冶不常有世之知不知不暇計子于不才不可謂無情矣蚤夜惟懼負子之知恐終泯泯無自別于木石此腸一日而九回一飯而三嘆且繼之呼天而泣也愷雖不敏敢不鞭策思奮以標趨古人今塵緣未斷是非榮辱猶懸于人世路險巇孤踪蹇跡尚未知稅駕之所嗟乎人生貴自立爾雖富貴何為行將歸老于九山之野若東方生所謂築土為室編蓬為戶讀書其中將窮幽剔微

以盡其平生不自揆測苟有一得倘自麗于作者之
域庶幾大雅可興尚得免為鄉人而不與木石伍亦
不為非偉也恃愛及此長歌當哭辭言成哀不覺為
狂為僻為迂惟亮之不然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
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惟子亮之

與懷忱二弟

追惟往事余方茂齒子亦妙齡俱值雍熙並歡銜泌
時時執手陳說平生興至把酒持螯或擁壺矢張目
大噉風雨無聊據胡床相對刺刺語少小事不休雪

名公翰藻卷十五

四

夜擁爐促坐至煨芋栗供母母子煦煦相語懽如
也胡期不爾乃今歲月易邁動間山川引領西顧悵
矣神飛追惟舊歡往不可復未嘗不傷心泣涕焉余
性佚宕不耐齷齪少年屏居湖上頗耽古墳挾書冊
琅琅誦讀適與意會則莞然獨咲或與二三子談古
人功伐照耀名節慨慷輒耳熱面赤自奮厲矢曰無
相負也他日果得脫穎而出當効尺寸以標趨古人
無虐皓首使泯沒弗章言猶記臆隱隱如昨日事豈
竟忘耶第時勢無常寡合難偶碌碌二十年不克自

名公翰藻卷十五

五

初年踰三十始竊一第盛華變衰壯心潰裂上之不
能昵顯人下之不能援英少意氣曠眊已非湖上時
矣其視二三執事則皆飛騰闔閭振翼紫微華名已
飛照四裔顧視區區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俛首
抑氣抑復誰語一為郡吏便落塵網期會結束則朝
夕靡寧簿書纏擾至寢夢俱愕當其忽忽且不知有
生人之樂况其他乎久與筆硯為仇間或勉強粘弄
率又濡毫染翰終日閣筆不能以句是可以覽觀矣
余不自涯酷愛山泉常攀窮岩棲古寺托形崇阜息
影長林每見人談四明天台之勝輒津津喜恨不獨
往乃今剖竹明州分符千里若天假之緣也自入越
以來果見積山萬疊出奇獻異叅差代堆表裏紫霄
信美且奇豈不欲駕葉舟鳴榔上下少假一日之遊
哉第境緣人勝樂隨意適一行作吏豈復賞心佳境
滿前徒增悲惻是以過錢塘而嘆息陟吳嶺以唏噓
悽日清風之嶺傷心越望之臺哭武穆手西湖吊坡
翁于堤上朝步蘭亭更懷義獻暮探禹窟尤憶子長
此數子皆以高才名世窮愁抑鬱用匪其時吊古懷

人耿耿不寐西上桐江則又嚴陵之所釣遊也名山
奇水天下獨絕弭楫臺下夕景淒惻又聞孤猿寒嘯
離鴈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余益愴然悲矣然斯
亦觸景之幽懷終非予心之所懼也但以此邦之民
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欲強自表見恐方鑿
圓柄鉏鋤難從跋前疐後差池不狎自非樂天知命
誰能不憤悵者哉是以馮子彈鋏而行歌莊周臨流
而浩嘆予子自賦其無成賈生亦悲其不偶古今人
情畧同其樂矣昔讀嵇中散有七不堪或謂出于矯
強以為無之乃今信其真有爾不謂余也身當其事
且不快者有九焉老母今年六十有五即康強無恙
人子之心詎敢恃耶往歲迎致官邸母子朝夕煦煦
無何以覲事而歸竟以渡江涉險艱于跋涉猶未即
至動定咳貌咫尺天涯倚門極目能不依依此不快
一也余生而懦弱年近三十受氣始足性不柰勞苦
今髮就種種老態將至不以此時休養性靈少延歲
月更復碌碌其何以堪此不快二也待罪茲土邊檄
報漳寇通番舶可不日忽至而飛檣利楫絡繹海上

舟山居民日被侵掠今已不能葺田廬供賦役矣瘡
疽結于腹心猶不自知更復坐糜廩祿何以自立此
不快三也寧民好訟習罵入骨結搆窮年牢不可解
稍以法繩之控訴上官顛倒黑白即刺心無以自明
德不孚人難以格化此不快四也習俗喜同獻于創
見即一二興革好事者橫生口語囂然議起此不快
五也海上積蠹弊彌山海一旦摘發陰奪而計反之
招尤任怨有不能免此不快六也又性曠逸雅好恬
寂一陟堂階千態萬狀具在目前有所感觸情焦心
裂此不快七也性不善藏蓄見人輒吐肺肝人有過
差好為而折有不當意色辭俱厲至狂發不顧先後
人道以此為恠此不快八也年踰四十山妻棄去二
嬰天已撫影執紼日抱隱痛此不快九也以此數端
永念平生難為胸臆揚子雲云得志則大行不得志
則龍蛇遇不遇命也而今而後當稍知自遣排愁破
涕人生須自適爾憂戚何為佛氏不云乎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行當別圖去就拂袖東歸重理舊業與子
尋繹往事家貧雖不能給歲得污邪之利亦可供母

鍾璫苟非凶歲能自力作尚足伏臘幽期可托得全
素履山南水北惟意所適烟雲花鳥孰非吾事嗟乎
富貴人所欲也古之高士不肯掃門覓仕願專一丘
一壑之美者豈不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芬華哉已
矣乎石室有緣名山可待圖書左右樂有餘歡琴瑟
靜好此外何務庶擁腫之木得以不才免而頑鈍之
石可自保其天年不為非偉也又奚必栖栖空勞鼓
缶向人作屈曲態耶百年逆旅迅駒過隙時移事定
孰醜孰妍必有能辯之者此但可為吾子道不敢對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他人言也

辭郡縣催仕

愷本海東下材無足齒錄遭遇明時起自隴畝得備
位郎署陟歷中外二十餘年居常矢心非不欲少効
涓埃以圖報萬一但愷素稟羸瘠弱質蚤衰壯心易
替上之不能為國家盡瘁效勞以出死力下之不能
為百姓剪澆培淳以固根本猶復虛糜廩祿碌碌因
循分甘廢棄以謝無拔重以往歲賞進表文還至維
揚偶冒風熱不善調攝延及四肢遂患怔忡醫藥罔

効因念老母衰殘以人子遠離往往飲食減損倚門
極目排愁破涕不能為情愷思君親均之大倫忠孝
實非二致恩欲兩酬理難并濟是以憂日益深病日
益熾寢若驚夢若惺忽忽若忘甚至迷節候而詭晦
朔平居人見形色若不甚枯槁然神氣日漸消燦其
中已索然靡矣譬之木然枝葉非不沃且澤也而脉
理中虛失今不治恐將來日甚一日不能不使扁盧
驚之而走矣顧惟外官無養病事例而親在有兄弟
者又歷於憲度每一念及方寸迷亂精神欲飛至中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九

夜撫枕觸衷繼之呼天而泣也竊惟聖人以仁孝治
天下薄海中外雖蜚飛蠕動無弗矜育愷雖微生亦
被覆載至恩極其廣大一夫豈容向隅此乞賜放歸
冒死敢陳有不嫌再三之瀆蓋事出由衷情非矯強
不圖楚中當道猶未相諒再三移文行催碩辱明公
又不以愷為不肖愛忘其愚禮先嚴穴降辱德音繼
之學校侶征至明師良友交相勸戒一時里巷喧傳
兒童驚詫謂前所未聞愷何物庸猥敢濫斯寵在明
公固極河海之容在不才則自揣犬馬之力即今病

勢轉劇漸同廢人縱使萬一天誘其衷不委溝壑然
垂白在堂夢日幾何終難割情就緒進之事言之若
夢山林之骨若將終身古之求退者不謀諸妻子不
告諸朋友非其重於身謀而勇於自決也要之知足
寡悔負乘招尤其見亦不可以盡非矣若以干進反
退求通故隱而藉此以獵取聲華則是托迹終南指
為捷徑移文北山若為假途其不貽羞岩谷姍笑當
世者有幾愷固非其人也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
豈不然哉敢申情素敢布于下執事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一

謝憲伯孫二水兼東憲副楊胥江戴雲溪

夜來雪甚蒙公錫燕于歲寒春意軒擁爐促膝呼酒
淋浪溫然如春若不知門外有寒事推窓見檻外梅
竹帶雪灑然清絕又若歲寒戀戀不忍離乃相語曰
吾四人將無同乎愷醉歸有懷不寐湯賦俚言非直
識一時相与之情他日諸公在雲霄之上愷在山中
湏無忘此夜則此軒亦留作他日佳話也一咲一咲

啟殷撰羅念庵

入郡已數月矣高賢密邇尚未獲晉謁庭序一接光

儀徒使人問花竹平安而已悵戀何言象笏薄致意
顧辱瑤篇之贈希聲入耳不減聞韶報豐于施亦既
多矣江閣雲空年光如水每懷麟鳳在野未嘗不中
夜耿耿執鞭何時寓此情素

與西林悅琴上人

憶昔入蕭寺與君採松烹茗畧述論心往往過半夜
雪窓寒甚輒擁爐促膝飲或無筭談諧雜俗縱浪大
化喜懼不知此事今言之夢矣微官何物遺我故人
何時蒲團曲几邀我遠公入社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一

余亦知之稔矣君相亮否

啟僉憲張秋渠

夜來得承下教羈愁俗况銷落殆盡所言夢澤集不
惜借觀以執事仙才天逸飛藻玉堂盛名已非一日
雖暫淹吏事終當掣麟鳳以修聲青冥非佞近日
觀風之暇必多新製若不以愷為不肖球琳琅玕盡
出縱觀愷雖寡陋得此便是窮兒暴富不徒令人抱
甕自苦也公其謂何

啟工部黃省菴

別後鴻雁參差不能以時修問殊深悵戀昨得泥金之報知執事已立致于青雲之上為國得人與情共快在知已私心尤切以執事宏才素養常飛聲藝苑振翼紫霄願復淹以吏事當路深意未必無所待也愼本庸猥兼之遲暮歲年迺欲彈冠夜行意氣銷落殆盡惟有故鄉蓴鱸之興而已此願果諧入山愈深不知天上笙鶴亦念及山中人否臨風悵然

啓憲副潘十泉

石鼓之遊風景殊絕不似人間塵界及登仰高樓俯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五

視瀟湘天光一碧風帆隱見如畫入圖執事以南霍高人而吏隱于此不知君似瀟湘瀟湘似君耶小詩見意真不能滿公一咲吏回聊附此併致謝私

與抱一道人

久苦風塵朝過仙境如與至人遊清虛之上舉非平生耳目所接欣喜無量今日為齋事不殺牲偶得蓴菜菹荃新菰米幾合煮飯作羹意頗不惡飯餘汲清山芋作玉糝羹香味奇絕自謂天上酥陀則不可知

人間決無此味僕竊謂今日此製山中不可知城市決無此味一咲一咲早願早願

啓少卿王鶴泉

自維揚舟中一話竟不盡所懷至今悵戀無已郡齋無事時嘗得公所示瑤篇讀之羈窮旅愁一洗殆盡昔人謂讀陳琳詩足以愈頭痛信不虛也南臺山水信佳麗又得高人吏隱其中咳唾嘻咲俱成珠璣愜每遇佳勝輒爾興發安得扁舟飛渡公側一聞韶護之音不使人咲沈郎徒株守無成也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五

與陳海樵山人

明州人咸稱雪竇之勝果不虛傳上至絕頂寬衍如平掌可田可耕若不知身在千萬仞上中有瀑布倒掛可百餘丈半有石如大盆仰覆泉激如噴如萬顆珠璣飛墮錯落又如銀河瀉影從天而降信美且奇呼酒高歌恨不得與君共之適接手書公至余且歸矣勝地難偶豈惟吾人所忌亦造物所妬也高作絕佳亦可與此山相樵長也草草布此

與呂山人中甫沈山人嘉則長公子平叔

愷返耕溪上十有五年矣五柳在門木石為伍不知
天地上下不圖千里故人一旦遠來握手玄悟倍深
恒誼竊惟樓中聯榻花下停卮橫笛紫霄則猿鶴夢
驚聽泉白石則辟蘿烟裊每興至更撒網舉魚飛觴
弄月才情駿發逸思時抽不獨因時模景而傲睨大
化往往斟酌古今籠絡庶品甚則詞鎔玉孟采割高
岑句工字鍊使人茫然心折曾未幾時四壁琳琅不
覺天籟滿空而白雪盈囊矣此人生之極歡而吾與
二三子共之樂亦何極嗟乎幽思方殷離歌頓作一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五

度吳江便隔天涯余獨何心能不悲乎嗣後屋梁落
月鴻鴈秋高羽翼差池能無詞音此情當與江流比
深矣臨發神興俱馳不知所云

與張東沙

奉違以來戀斗實切真以日為歲向者勾章沈子回
草草附狀終不盡所懷方深自訟盧岑江來顧辱大
貺重以教翰蓋長者之言溢于藥石大賢之賜腴于
車馬愷雖木石亦知有天地日月敢不銘感敢不銘
感以翁徽猷亮節淵識奇抱當代不居其次而案宇
鸞風若羣山宗岱百川赴海無間識不識皆願出于

其門仍日夜望翁入柄政樞康阜民物以襄潤鴻業
將與皋夔伊傅競爽矣不謂翁抗志霞表遂簡世局
採芝煉石傲睨大化何所不可猶復杜門著述敦本
刊華佳什名篇散之海宇直追千古晉唐以下薄不
為也近又讀賜來瑤篇披玩百周一讀一歎會以神
解悟深象外雖李杜王孟復作亦不覺下拜真千載
獨步矣夫君子立名在窮宇宙垂不朽世多鑽妍競
刺博朱紫以侈顯榮非不隆隆赫也然或不能振藻
清時流采千祀一旦繁華衰歇等之飄風落葉倏聚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五

倏散何可勝數孰若吾翁包統羣才籠絡庶品制作
在名山聲名在宇宙而所恃以不朽者將永標日月
而並峙山嶽矣在翁諒必自信不待愷言愷老矣百
念灰冷小兒今歲僅得為弟子員朝夕惟灌園教子
以待餘年他一無足道臨發所懷萬端不能一一統
惟為道為天下自愛不宣

白悅

東謝張郡公用載

明公之蔭庇于悅也如天之覆憐乎萬物也迹不可

得而求也口不可得而言也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沾濡草木之蕃滋鳥獸之孳息與凡生生而化化者耕食而鑿飲者夫孰非天之功夫人孰得而知之孰得而名之今夫明公之於悅也亦然故凡繫之悅者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敢為故諸父昆弟之得安於其家而悅得肆學於外者夫孰非明公之賜也夫人孰得而知之悅也不任受德而不能為之報也猶夫人之生於化育而不能為天報也獨不敢猶夫人之不知也而感之獨不能忘明公赴覲何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六

期竊欲附舟而尤慮時之不偶也心切遐程萍蹤靡託忽因風便率布下私瞻望威嚴有懷不究

與崑崙張子議丁子小帖

丁子雖非吾子百年交然朋友之誼古人不淺深論也日見吾子諭及不穀深惟丁子憂焉丁子在患難非尋常可死生者也丁子之患難有死無生矣吾子不必朋友也其秦越人也而無人心乎哉靜言欲涕不寧良友之斃于無辜也剪燈具書以報苟可利子丁子不穀無愛于衣食也其惟吾子亟報我吾子其

無他事營而緩丁子之圖也丁子危矣退之誌郴州之論吾子諒有取諸其義也而忍忘情于丁子也乎鳥鳴嚶嚶謂其能求友也不穀敢以冀吾子四月四日戌刻恍拜啓

東胡評事惟一

日者重厘玉趾辱於敝廬使君之德也不穀之榮不穀何報焉惟今有母氏之疾疾弗瘳危殆衡心朝不及夕靡控靡援為之奈何竊惟使君術妙靈玄理探素奧不穀試一千焉使君其或慈憐而仁全之也使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七

君固孝於其親而邦之稱賢子也不穀亦欲愛親而不能盡道于孝者也使君其亦推矜而拯護之乎固知使君急於入覲而宜待使君之暇也然母氏痛號惟時刻望救之棘而何日月之能需用卜旦日之吉薄儉蔬觴肅延使君枉過察脉定方用紓母氏之苦以竭不穀之誠則母氏未死之年皆使君之賜也矧我伯父我外甥我一二兄弟固不締姻好於使君之門則不穀亦辱為使君外祿之甥也使君其能忘情於我父母氏耶謹薰沐奉書以宿車從倘不鄙不穀

而惠然允從匪惟母子之生死之幸亦使君仁親之盛心

上巡撫陳中丞

悅聞古人有云蠟穴之人非附青雲之士惡能立名砥行焉故士之進而為君思忠者匪知己之遇必無以自致其身窮而為親思孝者亦必有有德位者之憐始可以成其志故正平藉用于文舉舅卿受濟於堯夫此典策之所麗而古今之所羨也悅自踐石二十八在于茲竊誦斯言而有待也久矣不幸數奇少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七

孤失學屢踣春官而又鄙拙無狀素寡因依落落痛擠無以自見外膺時舍之羞內虧承考之懿徒撫心而興憤耳自昔相公以鈇鉞鎮山東之日悅嘗道從齊魯遇張濮州寰于齊上窠與悅年家兄弟也邂逅無詞但握手相語曰陳中丞于茲土也不侈刑威而惟道義是敦不專法律而惟詩書是則不儀貌之崇而顯隱內外之一致故齊魯之風俗化之而九為之民為之士大夫者莫不頌之以至下吏之號稱殘忍者淺慮無術者亦莫不內省自勵而還之循良也悅

也聞風起慕遂欲一請謁焉以求開引自分勢位懸絕且恐野夫進止不諳矩度祇以取聞人之詆辱故將進而復止今也帝心簡在蒞我南邦不待期也而南邦之民之士大夫之頌之也猶夫山東矣悅也旁沾教育私淑弘多識韓之願寔踰饑渴茲焉罔觀更復何需迺又以先中丞之御瑩歲仍汙潦松楸蕪滅丘垣崩潰魂體弗寧方擬卜遷厥地奈何門緒不昌險釁滋蔓六旬老母忽復背棄遷瑩之舉龜謀協從然而事弗可以擅為力不能以自辨圖之鄉達曰非我中丞相公其誰能濟國之郡邑曰不告我中丞相公其誰敢濟切惟國之旌臣錄及妻子古人表異寵厥已靈故孫塚之廢謝詢之乞為封卜墓之修齊書所以記美恭惟相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奎悅也情臨事感輒不自揆忘分昧恥而蒲伏以進陳焉仰乞追念先君勞國之忠上推朝廷優老之典下庶悅不孝不能冀親之情俯俞所請少助役夫俾御瑩窆之費賴以克襄則廟堂之上亦將交稱我相公之能存恤先臣而先君地下亦知不肖悅得以自致其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九

身于相公之側而天下之人亦莫不仰相公之愛士而能有容矣謹附俚稿一通為獻倘賜覽而與進之庶亦不謬于求見悅也瀆冒尊嚴不任惶懼戰慄之至

與納夫弟

吾自金陵竟趨真州正恐過家動勞人人耳不意童子語傳反使諸弟跋涉驅遠來贖餞益加煩費矣殊不自寧然又身附他舟倉卒言別未得與兩弟劇談世俗細述繼承回思更覺悵恍當時分手漏下鼓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三十一

矣孤櫂宵征盈盈脉脉霜星霧月寒刺窓帷倏忽野泊陰籟不鳴四無人聲遙顧廣陵如越千里矣退而孤坐展卷制情燭光明滅心旌搖搖誦慕岵岵之章則悲二親棄背之蚤誦棠棣鵲鳩之句則興兄弟離索之憂潛然泣下廢卷長吁進未能匡致當時以行其志退未能續承先緒以昌其業落落庸儕空餘三十一時省愧百感攢膺於是命童呼酒撫劍高吟掀髯噓憤酌之大醉茫然就寢詰朝醒起則重湖冰合矣蓬窓靜讀悠然無一事之中櫻捲簾舒倦惟見

野鷺魚鳬飛掠上下耳既而日出氣融風正帆張氷開權發童子告歸援筆以報諸弟姪曰吾其行矣

奉鷺洲趙郡公

夏初遠教踰川而渡金山竊念老大無成驅馳南北舟中抑鬱積而疾疾若無面目徒還以見江鄉友戚者迺淹跡江樓韜名謝客逮至七夕荆妻生大男乃始還舍不數日忽得夏山郡公手帖云代吾為常州者趙侍御麗卿也悅也始聞而疑終信而喜夫明公在位且久奏績惟殷出入禁闥此其宜也僻陋荒城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三十一

吳煩卧治耶輿論同然是故不能無疑也果得邸報則重喜焉悅也之喜非夫而人之所喜也夫人者見有知己者之當路焉則叫號於羣曰某位某人者吾之深交也惟欲資其勢以華其齒頰而不惜夫知己之名譽因之而損也且包藏於心曰某位某人者吾之深交也惟思圖其利以豐其身家而不惜夫知己之政治因之而隳也此舛世夫人者之俗習而悅不肖素所深鄙焉者也非敢為茲喜也悅之所喜者知明公之豈弟真足以庇民而澤物知明公之剛毅真

足以發奸而驅暴為朝廷用人之明焉為地方生靈之遇焉是故不能無喜也擬待下車一謁之後幽棲遽地溫習舊業明秋北征奈何選部暫取補歷遂於九月十日倉卒就道而寶應中湖風帆宵渡竟不得伏候道左十八日舟抵山陽谷之徐刑部先生乃知仙鷁過淮才信宿耳萍蹤靡託跋涉艱辛欲見一明公而不可得豈亦數之奇耶徒瞻望悵快焉爾矣忱也濱行嘗切戒小弱弟怡曰趙明公仁明正直劉葵而誠一者也爾毋違則踰閑以召愆或以辱先人以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主

奉中丞許少華 悅也髫年竊志于學嘗恨不得其人而宗之然又逐於父師舉業課程間俚乎瞽之無相而莫之攸從也往歲來京師獲見蒙溪胡子與聞我少華先生以文學倡海內力剋鄙俚浮靡之習也懷慕喜躍棘欲執經門下寤寐夢思者餘十年于茲雖未得親覲德輝然傑佐妙書傳播四方者私泐弘多矣矧政教矩度化孚人人歆羨悅服無間遐邇是又匪語言文字之可求擬悅也願學之誠固惟默識焉耳昔從太華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主

且夕惓惓望之私也瑣瑣贅言統惟廉照幸甚

東族衆

小姪茲歸為親疾也而又已疾也是故弗能為禮于
叔父宗親小姪悅罪既多矣愧亦多矣唯昔者母氏
之疾弗瘳其勤我叔父宗親之禱亦靡弗至矣而小
姪悅未能為報于我叔父宗親滋罪滋愧小姪其何
辭矧惟今湯藥弗供是懼而又憂危之弗勝敢復當
賀是樂憂也小姪悅是用不敢拜賜惟我叔父其白
諸伯叔父兄弟宗親不于小姪悅是咎叔父之惠也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五

悅之幸也惟叔父其圖之

復陽明中丞

先君不幸重辱遣官遠錫奠儀遣士為圖葬所荒迷
中乃且不揣輕率以文上瀆又辱慨爾俯從擲柬教
誨鄉邦聞之士大夫則曰白公何以得此於王中丞
哉白公雖亡王中丞弔之葬之誌之銘之遺其二孤
而又子之白公其幸哉宗黨之欲加侮於孤者則又
曰二孤昔師於王中丞今中丞且子之矣莫不追諫
一步愚母子入骨之感死且不忘比者乃聞師尊威

總肩行軍民胥仰清聲赫譽塞耳香唇公歸之期行

當在即更喜太宰相公起居清勝又足以慰師尊瞻
雲之想但太夫人近聞此變然福祿壽至是是亦天
下古今之絕無而僅有而不可必者惟師尊為國自
重便風謹布下悃病中草率失次伏祈矜宥幸甚

復謝楊侍御

孤昔如京辱念先君舊好俯垂教愛且謂溺必我拯
猶子之情露諸意表孤還言於老母老母泣而命曰
汝父亡士大夫之師友於汝者不以汝父之死生易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五

心者曾幾何人吾于今見楊柱史矣汝等因於柱史
吾無憂矣柱史於汝恩義肩至矣慰汝樹家恩也誨
汝修身義也柱史于汝父友而已汝何得此於柱史
哉生汝之身者父也保汝之家者柱史也是匪徒吾
於汝曹感入心骨死且不止汝父之目亦瞑於地下
矣第吾日就衰汝輩得假犬馬之年於人世無忌報
柱史也孤跪而泣曰悅曷克報詩云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悅日誦之耳家僮茲赴白巖司馬門下領文敢
以孤寡哀感之私達左右幸終無忌情於孤寡也瑣

直惟執事原之幸甚

與友人

悅咎悅也少承先訓勵志進脩取友親賢如恐弗及是豈徒資口耳竊糟粕以取科第榮而已哉實將就正有道親依儀範庸圖樹立以求自憊于身心焉耳又曷敢銜能通偉以萌競進之私哉鄙辱秉公拔擢殊出望外自分鄙劣有玷清曹然官階彼此何岐高下獨慚且懼恐上負當道用人之意未嘗色喜而心動詎惟讒邪流言積毀聿賴國是孔昭庶免中傷之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圭

禍幾欲因朱王二子晉謁門牆以伸不平之鳴尤恐滋益匪人之簧口腹心未布而貝錦先成矣用是含情抱憤脉脉盈盈山斗之仰付諸臨風浩歎焉耳側聞公行有期未獲展奉教旨以吐生平傾慕之誠故敢以書達然悅也之誤知于公公之誤用悅也矢心天日耦俱無猜而猶不免于忌者之口柰何世道之危險也一至是哉清脩素行之士又寧不激中而悲感哉公之為國官人量材授任悅固不敢私其公心而德之亦不敢因見嫉者之嫌而怨之昨聞諸寮案

道公所以轉致鄙人之故蓋亦有以擇而取之也悅猶不敢自謂公為知己也然悅誠非能忍詆訾蒙笑罵習卑污以就功名者也秋風涼冷畫鷁江南觴尊膾于湖山之勝將自樂其樂以終讀書之宿心是可以笑見先人于地下矣又安能閉口曲躬終日兢兢于睚眦間耶此悅所以奉報當道見用之真忱也悵望冥鴻于滇南之區徒託夢思于月梁雲嶠焉爾矣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復宗弼川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圭

悅與執事別久以悅思執事之心揆之知執事亦不忌情于悅也憶惜髫年與執事為友意氣相雄矢心金石朝夕切劘每以古人之節義勲業自期待視天下事若遐邇巨細無不可勉為之者非特秦漢其文詞晉魏其詩而已也及與執事一別跋涉飄零豪賢相失艱辛困頓疾孤危離索生憂漸覺初心之多負矣况攸行弗利雖起居食息若有不能自遂者屢欲遣一使詣宅問候起居然蹤跡靡常塵紛衡慮日月因循竟成契闊耳往歲寓金山者三閱月切欲奉

攀仙駕顧我中江討論舊學共圖北征山僧有訪漂
陽馬子歸者謂執事東遊會稽探禹穴而未返坐是
又失一佳期會遠惟蘭袂悠悠我思不識果亦能揆
之不忘情于悅否也悅也雖幸竊一第于茲奈何官
歲視昔加嚴士風迨今滋薄無之俗冗雜擾弱軀實
有弗克堪者况慈嚴並棄岵岵悽其猶之痛定思痛
五內崩裂哀傷罔極為之奈何秋風涼冷亦將假公
役而南展謁松楸結廬棲止也蕪葭雲水方切宛在
之思忽奉華綫如對顏色義愛並陳規獎交至情深

卷十五

壬六

感慨繼之涕零益知執事之于我真鮮以道相終始
者矣况復秦漢之文晉魏之詞爛然惠我耶郎川集
序深荷注心增重侈矣中間竊欲借更一二字而未
遑欲俟執事來京面談訂正謹虛榻以俟霞裾又不
識果能灑然昂舉扶搖北海否也劉縣官事畢日曛
適來言歸明發勿遽弗暇究竟欲言悅方病痢未能
執筆聊命侍僕畧布素心相見不遠餘俟續陳不悉

與友人論門第

悅聞古語曰閭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烏能砥行立

名哉今不穀方尊介石之貞以定情營職曷敢輒借
踰攀附以求彰行名也第道路傳言頃者當路諸賢
大夫厯論曹郎謬及不穀獨緣門第頗切譏評悅聞
之愧悚薰心每自顧而增慨亟欲為知已一吐露其
生平夫姓氏流傳各有攸致粵自先世甲科綿聯歷
仕累朝莫不靖共匪懈策勲當時生死蒙恩肅耀邑
里又家庭訓誨謙讓相承薦紳先生同朝同寅同舉
科第者世締交好友誼無虧薄言眷念故塞門姓氏
自不容隱理則宜然非若江南富盛鉅族久積厚施

卷十五

壬九

廣交遠附流張名譽者比也竊念悅少孤罹苦諸難
備嘗屬志脩進不事家人生產飄零跋涉擇友親師
夫以人情揆悅豈好勞之士而惡逸之人哉誠恐志
行無成家聲是隕死無以報先人于地下故聞人有
一德可法則者每輒輕千里忍饑寒讓衣食求教益
以圖自樹期不後於常人耳胡可因門第虛稱而不
庶嚴夫人之實行將例視曰公卿之後哉槩而論之
此誠難矣夫父子兄弟至親愛也而不能保其皆賢
也于越夷貊至疎遠也未必其無善類也今以世家

流裔而獨嚴譽議悅誠私心為先臣痛恨之且自先人背棄門柱衰薄舊業凋殘惟是一二伯姊兄弟勉守田廬飽煖無求若鄙人者雖弗至於饑寒然丁奴猷敵之入尚不足家食終歲之供顧乃誤為殷厚而疑之豈卿相之後將皆不得為才賢丈夫耶嗟乎嗟乎疑則疑矣悅復何言悅又何求獨不忍先康敏之子孫不為當時君子之所取信而令空虛門弟受鄙俗殷厚之誣此悅所以中心激烈而增慨也值今奉使西涼將適萬里歸期尚遐舍垢懷慚無以自暴竊

恐嫉忌之口益滋當路者之疑媒孽形影之言遂成

鏤金銷骨之毀故拾塵撥蜂殺人墜井雖古之仁聖

慈孝賢人間之諛邪亦不能相保信果斷斷無疑也

况孤立無與如不穀者又安能與智術之士角談鋒

以自表而求勝哉夫悅不穀誠知足知止知命分人

也有知己者或知之也執事者有不予言是信請試

荅源石唐制府

悅也少從先中丞宦浙已聞我公之文章學術輒懷

願見之誠矣嘉靖初載至京師又聞我心遠王中丞年伯劇談我公之才猷政事超越羣流會當模範一世悅也益切願見而不可得自後我公入京緣以舍親東明交誼且韋竊比華居叨承禮遇第彼時我公方典銓衡分嚴交際是以仰教雖切而候謁踈疎執經之請尚懸情山斗焉耳頃者奉使西涼欣即遠道匪直以閑塞行遊周知險隘實以汾陽威令竊慕瞻依昨者抵此忽奉華歲如蔡顏範無任喜躍無任感激合望之深雖未及趨走轅門而心旌飛動已若快

觀乎高牙大纛之盛矣我公之德望天下之元老也

三邊之形勝天下之奇觀也悅也茲役適當我公雄

鎮之秋其遭際之奇良亦不偶倘辱賜之接引指示

以佳學遵循之軌式且得縱觀夫制府兵威行陣之

整肅及邊陲戎馬之精強實足以慰其平生之素念

矣茲值使還謹令小僕齎捧舍親約翁中丞書帕上

達并申其仰戴之私是月望前恭行藩府禮畢敬於

二十二日執取學言雜稿趨侍皋座以聆訓旨倉卒

奉挾殊愧不恭伏惟原在幸甚

徐獻忠

復張西谷

承念及脚氣拍使藥物暮心周委佩之難忘竊獨自念古稱四十強仕之年亦以氣力方盛可備任使而僕顧異之獨不傷哉少病風眩頭顱若空左下動搖一大齒亦幾十載加以瘍痔作苦脚氣又惡性所快五辛八芳今漸遠不御竹房風檝不便欣賞養生百物多列禁忌又不能登山遠陟自同高人之踪舉動之間莫非老態言之良愴然矣嗟乎蒲柳易衰竟先

徐獻忠

卷十五

三

霜露足下謂僕何如而至此也夫塵土之途以奔走為能僕不及人者亦其素心至于閑景山壑凌氣風霞高懷放曠奇任相狎夙昔之懷誠不敢少讓若使病輪不息發劇靡時幻塊纍然舒展違意則二仲在門大雅不竟四難并合徒抱負俗之累豈不上慙休哲俯愧高賢哉夫足下既惠施其愛僕雖陋劣敢不自努于志文子有言太上養神其次養形審此則紫庭玉虛靈寶可玩乃知稽康之論不當至妙持此奉

舍足下

與何忞皮

雲還得承教貺領知道候勝常殊慰懸戀子直列名部籍感足下不可言足下身際盛朝復以恬靜為意內奉堂幃之樂外多雲山之適福履之嘉寧有大於此者方今鳩羅剎鬼擾我印度諸大夫奔走風塵望視公等為南宮列仙不可改及以足下盛德消受得過亦不可不自惜也別來無狀可以上塵觀聽稍欲棄家室行乞都市傍看公等鳴騶呵護亦浮生一樂然未易易耳奉寄此語聊以充信

徐獻忠

卷十五

三

與沈徵德

草草為別殊不盡所欲言俗吏之風家居已別而況執簿程書之日耶想念及此赧然為負即日初寒伏計道履百福昔時與君擁爐添火嚼霜螯酒寒景故在而此樂難尋心雖未阻而興復懸絕人生離合可勝想歎耶所割正當剡溪之源蓋出於牛山之雷崩派出百里合于大江自此至會稽岬谷之限蓋三五出沒雪夜之訪其興不容不盡以是知王子雖高人良復當爾今獻入居戴子之鄉又安能致諸君使同

王子之與耶會晤之期未堪為卜惟有時通故人之
情想為懽耳

與諸守谷

足下行時僕誠不知乃蒙枉顧敝廬方與農人作苦
出視泖莊不謂足下遂上道區區小人每勤注念而
疎懶廢居之久不能上荅萬一之愛言之惶恐即日
伏計暑氣未平方勞教思高懷幽澹當蒙珍養之福
僕齒漸增身計未定生平心曲惟足下能知而足下
方有南北宦游更無可語雖復語之不疑則恠何益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三

也近已定計武康山深俗厚去太古不遠誠得壑間
之勞亦何所苦縱不能上承沈麟士之踪究竟其事
亦不下堯章白石矣蒼雲碧水與草堂照映更得足
下名文記事使大字之內徐君不死更何所多望乎
近作唐詩品奉呈足下不知山人之言果足為信否
也

與馮南江

頻年作事皆出乘興未嘗量力度時是以多致狼狽
近來一念及則汗出慙負然已列貧籍無可脫身矣

尚幸貧與氣習不復知苦紙牕靜憩屋後開荒漸成
菜畦接果餽鶴時有佳况野蔬淡粥神恬氣清不知
其為窮人也他日老兄事君成功使用此作樣子時
復往來結社清明重九饒勝相遺幅巾道進存問鄉
曲與野老談水旱習農衆雖有他樂何以加此不知
老兄胸中果會著此念否

與莊小山

伏計小山足下秋容在戶文思逼人佳客時來論心
當意區區別後如隱山中舉目無交知之樂充庭皆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三

簿書之累且山縣荒涼百凡草創邑廬隘促市巷蕭條
前駒在野後殿未出東西二郊傳呼可及卑棲如此
為况可知馳思天涯竟同隔世不知會晤之期當在
何日談玄所止境界尚懸雖有朝夕之心未尋邂逅
人還聊布綠澗未契兒曹蠢懶寔有懸情能將提挈
之仁乃擲追歡之惠

與朱仁仲

仁仲足下厚愛深交非他比數一旦為別悵望天涯
昔之把握聯翩有如夢幻停雲在山朗月在戶皆相

思之真境也相見未涯奈何奈何到任以來簿書填
積早出暮入尚不能揮脫且廨舍頽圯吏無傳舍街
衢窄狹不能舒展草邑荒落蔬食不備野人真率皆
庭揖讓云稱大人無末世態士夫公論有三代風此
其俗之大較也至于推窓見山出門漱石泉流在市
松陰團戶惜此微生遽為人吏不能周旋一嘯耳伏
想南溟高朗中江玄澹夷白冲淵吳江幽曠小山藻
續少玄清激元朗淵空見玄真性日供玄覽老亦堪
同君有聚首之歡僕無追契之適天淵誰判乃至于
名公翰藻 卷十五 王夫之

斯嗟乎身無徽冕之榮心有塵途之苦舉目束縛不
堪自由長思寄君蕭然空欲其諸家事不復堪陳相
見未涯更深為夢

與吳之仲

足下高蹤曠度遂復遠謝人羣深度長水幾成幽絕
正馳宵慕何意忽來春鳥鳴于谷中流雲宿于榻下
久無俗迹况復虛懷足下乃限一水之遙若逃三疊
之梗其為我計不以遠乎春韭方萌槽聲亦沸客到
即醉醉即熟夢一切世故竟似水中鹽味非無非有

雖鳩羅剎鬼日跳左右不能槌撼山人胸次足下舍
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與包元達

昨承冒雨臨視濡及從者通宵話言中多激歎玄情
幽况脫略世途使冠裳之士聞之解悟又不但興賈
生之慨攬濁世之悲也山人勉思作吏一出療倒歸
伏蘄茨舊宇頽壞徑中之松竹雖存席邊之猿鶴已
逝久矣遂使韭蔬莫剪俎豆虛無徒枉輶軒空聞漏
水皇恐皇恐謹令裁謝不宣

名公翰藻 卷十五

王夫之

復何叅之

懸弧之日猥蒙見知皇恐皇恐夫年在強仕人方有
為子之樂而余已久為人父少年同學已多紆紫子
乃未能黃綬為郎夫以匹夫假榮之年且欲投石拔
距一逞其壯心而如僕者腰甥一絲頭軒半席十年
上計未能少觀威化鄉閭飲譴輒推祭酒而士儕相
指殆且望于絳人之甲矣踟躕黃庭之景而行無下
澤之累逍散風塵之外而無害盈之警其自居則可
耳然朝采重薺之榮夕撫螭蛄之樂繁露易霜轉眼

改候機巧好疎造物所笑豈不飄零烈士之悲哉故
初度之臨總非懽候而遙親之感涕淚猶長掩尺波
之在眼悵初服之不再靈脩可起曷釋予懷刻想雖
殷竟幸樂志敢此上謝足下悚息為狀

又

歲將窮寒心思負日乃蒙覆衣之惠遠及羅雀之門
且加無品殊荷玆貺閣下深居若木抗節高雲蓋魯
連挾之以為高季鷹思之若弗及今且指昆聯袂竟
日為懽海若比居窮年不足遂有園列餘甘遺之朋

名公翰藁

卷十五

三

六

舊盆繅末緒暖及寒反悠然遠意何樂如之頃將為
有玄一行即返棹吳興之約恐不能晤謝併以附聞

與何元朗

足下英妙之年追蹤達士此與機雲之儔前後相並
也今茲又將北覲天子輝煌士路此與士衡入洛之
年亦相左右此豈易得哉大海炳靈元氣渾厚既無
寶玉珠璣之產則鍾蓄之奇惟君兄弟足以相當足
下自養素珍重挺然樹立不雜塵滓方今髦士誰復
尚之更願足下益加自愛留心大業勿以丘嫂自累

他日使人稱慕漲海之涯有大君子者超駕前輩生
光地靈所以為足下者何如哉不則青陽易去末路
何榮雖有立言竟非名世以足下之志何待予言自
古拔俗孤標之士多所墮落皆所為丘嫂之累者也
僕恃深愛為此贅言想阿皮聞之亦躍然興矣

又

頻年寇亂奔走無停時業資消耗不復聊生垂暮之
年誠非所堪尚賴平日粗有所見不至墮落也返視
諸君聚首之歡如隔世事何可更得耶公在留院無

名公翰藁

卷十五

三

九

吏事相剋正似上昇清都玄虛自在人間障業如礙
斯脫矣東方生求飽之譴雖在金門而凌駕濁世亦
脩然遠矣糊口之計已在吳興瘠無利澤人所共棄
不欲以饒沃累後人固耕教寢丘之意也前東宣城
之計止欲移家避亂不復更能作業矣稍有寬暇即
當西顧白門同兄議此海客之擾未有息擔之日老
態日生衰殘可念河清難俟言之惘惘

又

平生知契如指昆者豈復可多遭逢亂梗東西星散

區區且七乘稱老子矣遙望金陵如在天上及移茂苑尚復阻滯不能竟踐仲春之約返視浦上之集不可數得况復尋常團聚朝譴無忌如往時耶忽動矧念寵及名篇情出于素辭徹底裏懸之蓬壁日吟一過如對尊顏矣使人去後未及和謝候節在秋登臨有地此中山川幽寂或堪高人賞識山或有靈必能招引蘭舟徜徉容與亦泊宅後來一樂事也

與何紉皮祠部

別來無恙飲食如昨僕所寓寶公塔下停雲在山時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四十一

復有振衣之興江山如帶滿目興亡李白游鳳凰臺詩所慨吳宮晉代今去白幾何時吳晉之風塵未掃也弔古悲世興懷何極嗚呼曩時釣澤樓雲獨何人哉僕自誤落人間便入塵鞅上下雲泥浮沉萍梗爭馳無駿足滯脫無清波辟棄林丘不立強志年望四十進退不決區區衣食之生作計奴醜慨昔人之長往悲後轍之不接飛仙之遙度之踪卧老無深投之聲雖無中散絕交之志而魯陽揮景之能亦既勞矣而况蹇薄餘生如獻者哉且下韻志三墳肩情百產

可謂駢衆美而獨出矣且連枝之秀相為合璧雖元季之芳不足相高而况機雲之遺美耶若乃契志玄黃馳心冥漠攬浮世之長寂結義皇之餘軌皓齒之踪可以獨寄而不能相舍之端委也草木之心又何忍離之夫大士廢名貞人去智不羨丹碧方有太素不動容節方有至禮區區時世作好作惡何足短長黑白哉五月之約尚聽于人然亦可計日待命新竹生稍水荷作房此樂在門不當負足下期爾

又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四十二

叔皮足下君抱奇節契心上玄搜秘剔幽曠度輒發乃有惠山陽羨之珍分寄同賞可謂至好不落寞矣夫坡有荆溪之慕羽亦抗節上靈中冷之下品裁遂著坡竟以黃州作苦之後壯念頓灰二賢之業如此夫飛鴻之泥與翔鳳之毛上下之間形神頓別僕嘗慨之不謂攬勝之餘復貽景象超忽之際遐想橫生所望于足下者馳神不極撫化無厭接尚賢之去軌躍巖俗而上騰乃足下有濟勝之具又何難之適醉東林不備裁荅急洗茶具為君品之當非建城下之

誣也

又

頃者屬拜翁君於堂上實雅通家之誼不但會獵之約奉踐宿昔也乃承賓造之薦藪以上儀閭門駿奔積日停曠謂日不足繼以朗月謂廣庭不厭暢以海觀推君兄弟之意雖酌寒水于金罍臨大鯤于漲海淹上館之執事彌伏臘而不返猶不自足也顧僕猥鄙曷可當之結心未已興念何極僕嘗慨伯牙之義歎知音之難交游滿前諧者希寡晚得紉皮昆弟遂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四

相契娛微言日至遐執時發每念昔人素交之情懼三蒙之梗誠不可使惠莊之塵獨清羊左之烈不踵也其何不感于君家兄弟之厚若曰僕本犬羊之質借文虎豹于君子之道無所加隆亦願君侯無忘切磨共登上倫斯固甚愛也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為我謝翁君何多事如此

與莫子良

別來仰承道愛不任馳戀即日初寒伏計動止百福仕優而學造極精奧自吾人之類歎可肖似兼以麗

並幽貞思深聲谷引懷長往抱節孤將是以鶴里增

崇山靈獻秀虞黃混世蒙列同踪區區衰寂之人久

抱沉淪之志詎意持德不恒遠遊相逼翻飛燕趙失

賈千金委棄璵璠空嗟三獻遂投結綬之約少效彈

冠之誼竊自附于鷄肋敢比羨于牛刀自傷遠高

踪浮游俗駕墨絲徒染補袞無期鳳九失輝楊苞何

望嗟秋榮之向晚逐靈修于末路雖有善持何如拙

守傷哉斯意誰復知之今茲列邑况類投荒里巷蕭

條民風詭薄廨室頽傾祗同逆旅禮樂闕略竟似山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四

毗街衢僅一箭之長市野乏三商之集耿懷相對翳眼何堪雖有雄心終難展足下高居無垢野迹猶榮聚首有同心之愛追遊有命騷之雅俯視蒙塵真同濁世其亦錫以高微之奏和以鏗玉之節流聲所激貽我夙好庶幾洗雪靈均之辱振起棄捐之志臨書婉戀東望不極

與董子元

獻忠無狀復有此行鉛刀柔脆猶望一割之試也然越鳥南枝自有性靈鍾鼎尊重終不換我自在山林

也承以文言相送情思太委曲豈亦慰我衰癯耶須
登小卷可成永好

又

春初草草為別不能少致情私方此初歸百事不理
想足下亦不見過邇來正思客邸蕭疎情悵難遣忽
得報殊慰忠向來別無罣礙閉門靜寄雖在屋中有
如深山大澤人迹罕見此至樂也秋來稍葺泖涇別
業構屋數椽環以水竹來春作農計畜一牯犢以百
畝勞生免墮四體庶幾歌哭于斯之計使子孫世列

名公翰墨

卷十五

四

神農之家服田供稅作太平民足矣其有欲為京雒
之游作冠蓋客者或其命分使然則可至于區區教
子之謀良不在此非敢欺足下也陸儼翁遽客泉下
鄉土先輩風流謝遠殊甚傷感想足下同此愴懷也
諸友甚落落視前踪所為淨社之樂希矣不朽之業
何敢自云蒙足下存念之篤直為道此客至殊不盡
所言

復林平泉

僻處窮山既甘且安故鄉年一返棹習嬾既久容節

地曠不足以見禮法之士言之皇恐施璉川慕公德
義書問見托謹以馳上向聞將有樓迹湖山之意依
山傍水有源泉竹樹可以寄托幽情者間亦有之但
異鄉作計殊亦不易間一放舟自適于蒼雲逸水之
間取適逍遙亦足以快其情然必有共好如禽慶遠
意若王子猷然後可也

與馮雪竹

久慕高雅未由一承動靜向見季方始知仲弓之文
範足為都邑之光也示至紀遊之作調高氣逸可以

名公翰墨

卷十五

五

羅視風人之場矣區區株守海曲倏焉以老雲林滿
眼不能取奇于几席之間顧念高蹤與靈脩並馳千
里不足為勞間井不能為隘者其思致何如也使旋
聊此附復何日周旋請問濟勝之具

與唐子迪

晨風作寒溪水將凍亟乃非客棹所堪舍後梅數株
出門時已有吐花者溪兄到城即須少駐與梅君酬
問一餉固年華盛事也君善解世縛泊處即可為宅
有此梅君更得雪飛集與梅增英添色人間樂事

有勝此者否耶若復不須老子呼召遙造梅所使主人倒屣不暇益重高意其何可言

與王履吉

近聞履吉養病山中得無勞否千葡餘年風流蕪沒不謂先恠靈奇之運今日復見河洛江海之上時生大夫如足下其間冠冕金玉者也甚願珍重無多勞苦石湖舊勝得足下為之主人一旦中興矣石湖志略僕尚未見往時與姜堯章白石集中見范老有枯蒼烟兩樓是晚年意向此及志否此老高縱橫絕所

卷十五

聖六

聖六

賴足下錯綜其事不敢不問耳僕已業稱山人興九靈山中有竹嶼松門靈泉石供足以自老長水之東雖有滯緣更後三數年便可作湖南老僮矣此地與足下南北相望時欲與高士韻人乘朗月泛湖登林屋眺望姑胥臺弔古悲世因訪足下石湖之濱天不斬此緣終當一發興耳久與董生子元結約乘秋色過足下草堂前小有結構待海內長者繞一舉意便生荒冗負此良緣不任馳戀

與皇甫百泉

曉起讀禪樓集文詞古雅東京以後未見超越而詩體渾厚閑澹盡去刻削綺靡之習可為一家言也獨念至文與日月爭光不免為造化所忌屈子流泊賈生孤寐自古高人士俱遭意外之變可數而見也吾兄為人所忌棲泊至此不亦宜乎不羨丹碧而成太素不勤容節而成至禮誠亦生人所難要之稍自晦嗇可也

與陳鳴野

別來每承存念慰以簡書荷佩道憂可勝言謝小弟

卷十五

聖七

聖七

卧病山中不能時奉一問久矣為罪前者道出門下以程限拘迫不得面奉起居即日嚴寒伏計道履生春泰階增重小弟僻守下邑敝陋難言雖云有土實類投荒且邑小事繁簿書叢委民風刁滑庭訟紛糾昔之踈邁今為約束昔之曠達今為矜持俗吏之風充繞眉目猛烈一省不覺失笑此地名山不為不少如雪竇之恠奇日頗之卓特四顧徘徊悲堪檢括但性喜羣居不堪獨往卧遊心想徒縈情思有規于康樂之幽探殆已多矣足下鬱思風烟游神冥漠舒出

谷之長嘯紆曲水之情寄昔為徒侶之懽今阻叅商
之別雖近几席有同千里幸而同世殊若異時悲清
濁之遽判傷徙違之靡定北望馳神曷勝婉戀苟有
不遺之念或承見慰之言則餘生之幸雖枯楊再生
靡草復秀無以異也茲因孔明府之便聊布一信不
能縷縷

又

別後承兩惠書問王會稽來寄承畫妙感足下婉戀
之意不能備一謝至今懸情也北來適遇東武諸君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四九

問足下動靜領知向來多納吉人之福山中靜業更
多于前足慰故人矣自顧猥瑣庸劣徒戀清時不能
一決進退南北奔走未有了期所自恃者蒼雪之間
有靈泉石供可以自老而高士韻人生其中者亦復
不少向所謂白雲泉者消消出流遂成曲水生有渴
病而此水又在荆溪顧渚之旁老羽之迹亦略相當
乃獨浮名所累未能息肩高卧山人滿眼尚乏此君
簞茅未誅而羽服在笥不能決判長策如足下言之
皇恩茲回遂深此意秋氣高寒明月在戶當尋足下

于鑑湖之濱一探至論足下謂僕更得如常人常言
否十洲太華二君已締宿約幸足下更深喻之

復吳煦野

入湖來瞻望悠悠孰堪企晤乃獲見君兄弟植根芳
苑濯秀清流崑產同崗良璞並美古人為深山大澤
元氣混沌必有賢士生其間信矣區區性同麋鹿惟
甘豐草西昵雲山遂為長計自顧山澤之癯無裨世
用而安食寢興獨往可惜欲以空言自見聊附作者
之後猥瑣僣蹇任其性靈展更霜露條焉老大嗟乎
戎葵不剪尚復曜榮朝旦布穀時鳴亦堪取聽山農
况大塊遺我以有知清時置我于無苦乃不能結軌
文園增驅道駕豈復自堪耶適荷披情聊此報謝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四九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五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六

陳東

與田叔禾

寄屠漸山

任瀚

與張東沙

答霍渭厓詹事

答張角川學士

奉許松臯太宰

答玉溪張少宰

王問

名公翰藻目錄卷十六

與吳霽寰

楊博

與李侍郎

答萬士安

胡松

與吳霽寰

與凌濤泉二首

與何憲副

與胡侍御

皇甫湜

奉華陽兄

奉寄東郭郝太史

寄許少華侍御

與友人

薛甲

與凌稚哲

皇甫汸

擬詣大司徒論止王氏權關

答司馬張公

與大司馬李公

與董侍郎潯陽

與孫生

與蔡子木

答張氏

與皎玄旻

答顧玄言

報黃守任君轍

與徐公子

名公翰藻目錄卷十六

答子浚兄

答王青州

與錢侍御

寄沈僉憲

與釋雲谷

馮恩

東胡司馬改道

東王虛齋亞卿

謝月空禪師

沈謐

答在菴年丈

寄陸甥道通

寄陳鵲湖僉憲

寄海石省丈

答王合川道長

與一菴兄

錢琦

與萬鹿園叅將

與邵天祐方伯

呂本

復嚴養齋閣老惠序

閔如霖

荅俞七峯

與凌藻泉

與郭勿齋

荅蔣西峯

王梅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六

與朱雙橋

呂光洵

與吳霽寰 二首

王畿

與朱雙橋

朱衡

與張東沙 二首

范欽

與王百穀 三首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六

吳興凌迪知雅哲 選

陳東

與田叔禾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楠溪忻然甚期一會迫雨潦

溪漲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輶車已先日背發慙灼如

何昔人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紱相從僕今不能

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唯無恙此邦故夷蠻之

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慘澹晝日不

名公翰藻 卷十六

開猗硯滾濶懸崖碎石馬瘡不敢前驚飛點點不能

渡慄心茲時睎夜郎之脩坂感昔賢之遺教豫陽何

心能不悲乎尚念在郎署時與君席地持蟹螯倒執

浮白張目大噱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

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以雅

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諭知貴夫人捐弃不忖何以為

情昨計轍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嬭言幸且會而女兄

以為懼悰今乃已矣當還白嬭共為酸夷耳僕入楚

來即有辰沅之役數數徬旅所不可為具陳居此地

日夕竭至南中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
痲妻子癯然羸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農
家也世之烟迹門榭中薄困鮮儋石之積畎無一牛
之蹊晨不殖作莫廢炊漸而稚年寡伎能釋擔負爰
師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衍負困之累懷
毛廬江喜檄之情幸籍祿奉將八歷星歲金門銅柱
具所繇歷稍識宦情便略然可罷夫榮華之門徐亟
異運同管于廢歇惟彼蚤結為能無吝幾圖剗劈此
緣而親故中關不仕無養油油然止瓢拙之才世大
不宜亦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
烏哉逝將返舊林散髮掉臂為明時樂萌海內同志
亦有毘陵唐子或言其抱病食不能餐甘便欲掛冠
疆旋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童
逐什一之息量粟牧豕庶幾足母人饘糜之養邀
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人李中谿書云江南富人
祇敬官人罷則無所干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情
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餓餒當荷插抱甕茹湘溪
之毛歟無營之水尚一洗慙慙積懷負非為病黔婁

原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
闕下天罔三駭何禽不逐區區之忱先已自喜見說
執事亦有斯度故以相告山院毒焚百務報罷忽復
懷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遣一力函書馳候久濶
情愴言何能悉

寄屠漸山

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績情致頗薦陳昔時懽樂之
悵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惋恨耳方今龍
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訢訢衿帶之士揚髻仰沫足
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
聲琳實為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蘇之絲乘埤而建
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
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弟得待內庭終非其
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塵軼玄
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歎息泛
赤壁以歎嗟懷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
于湘水平賈誼于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
浦再泣彌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

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巔峴造天黑霧千尋黯黯蔽日哀猿夜響鬼谷畫陰獸窺形螫虫射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滄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裹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而吏曹謁當其恫慙且不知人生之樂况其他乎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

下中

僕蚤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贈燈竟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効志炳耀丹青况僕為專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牘使人北干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瘳未平力

論不悉

任瀚

與張東沙

瀚愚不肖竊以今世文禁方嚴所志莫不按劍決眚以待蓋自獲麟以後文章之不幸未有甚於南渡與今日者瀚山居且八載抗躬垂綸絕口不敢道文墨事不圖良工天啓芝園發靈投之琅函萬寶畢露遂使石渠亡富陳留掩袂世所稱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如我公者將無所謂其人哉昔人謂賢者之必有文章如名山大川必興雲雨隋珠和璞必露

光輝使孔子不著六經百世而後亦何由稱述也我公制行以周孔為師陳詞與詩書比軌弘麗精微瓌奇詰屈雖不可名狀而愛君憂國秉道疾邪辭榮獨往之意炯炯如丹使獻吉諸人今尚在當為走避三舍無疑矣瀚屈強寡諧不能為佞兒子元康自謂得見明公後便知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蓋公精神意氣自有繫服人心如此從事西旋漫爾附謝高誼四郊多事伏惟門下為國崇護不宣

答霍渭厓詹事

名公翰藻

卷十

六

中

瀚狂劣無忌諱齟齬不偶當世所謂木強人耳何足辱公勉留即如來諭是教人臣以九死博一官終不宜去主生還以為負大義忘天下也旅人有疾病憂患則思去歸其竟土不得去則以為悲人情如川聖王能導之不能禁也瀚家三世業儒直為取仕進行義明志非求隱逸得高士名稱况本劒外孤窮自出遇聖明以來前後十年三議館職以謂馬融張華光輝可並吾豈一日忘報稱也顧所不利世用亟宜求去者其道有四不可不為執事言之嘗考東宮舊事

司直官自唐龍朔以後特置桂坊比御史臺主以糾察官邪張視聽累朝宮臣廢闕位置不講徒冒顯秩無所建明終當脂韋汨沒比於伏馬為世觀笑此所宜求去一也某少年時負氣任俠不自貶損長益狃急無器度少所詘下見今時士大夫遇權貴人息累累不敢出入順指氣使則顙加膝而應所不得見雖暮夜必束帶叩閣務求望見權貴人顏色伺候其喜怒以保無恐瀚病疎不能強起效之人情善反覆中傷人久且得罪此所宜求去二也曩在吏部時與宵人同坐起不幸得其隱狀雖自保無漏而其人譁張少蘊藉危不自安譬如盜憎知聞無不殺戮以滅其口語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寶參庭樹之客同事者實為之此所宜求去三也東方朔陸沈金馬通籍漢庭凌厲貴游狎侮當世晚節超然遐舉意氣凌雲心竊慕之若乃垂簷露曳華裾珥彤甕坐石渠紀載天語追承王會以相長雄則吾視之如匡驥耳此所宜求去四也瀚聞之規不必員矩不必方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情所不逮者天地將委而聽之瀚惟不能官

名公翰藻

卷十

七

何道甫

去志已成留之則狂走叫呼失次第驚疑太子虧損
漢官威儀宮臣之辱不可唯明公亮察

答張角川學士

丙申秋瀚嘗以病求解去職唯時我公實為少宰勉
留備至瀚不敢辱命在告甫四月還即勉強就官今
又三年矣疎野情性不堪吏職積懷沈鬱違已交病
乃者神氣昏亂視聽早衰脉候不佳有死亡之憂兩
疏求哀誠非得已再辱書教遣使慰留追惟前義感
慨并集中古以還此意不見於公卿之間久矣瀚獨
名公翰藻 卷六

何心能不依依鄙語曰荐龜王凡不如曳尾歸豹文
素不如澤霧陶弘景華陽曲士耳定策蕭梁辭榮江
表犧牛之喻君相不以為狂人固各有見明公諒察
奉許松臯太宰

瀚愚不肖在吏部十年來絕無分寸補益唯一意守
官無顧忌不與權貴人通關節得罪當世以為莫可
原赦不謂明公視聽堅固不為流俗動搖抗表論荐
因使得備宮寮之選 主上不知其不可使質明詔
賜廷見闕左坊而進之一時通人顯士相賀於朝以

為真誠有所逢遇唯後渠崔詹事私謂瀚曰 朝廷
為太子擇官不馮同宰相語而聽吏部吏部建官反
宰相以求合於塗人縉紳事雖奇選舉雖公有危道
哉瀚應曰公言危道獨宰相已乎前日奏下時吏人
捧除目至見其疏畧曰諸所舉海內儒宗當朝名宦
正人君子之光忠良社稷之衛也自吾見吏部荐章
如此者希矣苟不在選中其誰能帖然安之名位造
物所忌况吾同人乎唯是朝廷意指在得人太宰之
職在擇人以報主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進退義

名公翰藻

卷六

九

也禍福得喪命也有義有命獨何言危道哉居無何
崔公請于上補南京去其次清紀郎周鈇得告又去
瀚則以為公寮官主今坊限職教太子不當令遠遯
關庭今二臣者既可去則是宮寮官皆可得自免去
不為罪其次即司直瀚復以抱病沈苑請得如請紀
郎故事以病聞乃自十月待命出居近郊一幼子客
死悲泣勞傷前病愈蹙明公主渭厓先入之說牢不
可破至十一月中猶不為表請瀚不獲已年四十以
致仕聞宰相令於眾曰任瀚持寸矜名傲長老玩侮

行輩數逃遁官職不受命出郊欺罔不愆宜有罪嗟
乎瀚誠罪人矣豈其規生還耶如宰相言是猶用韃
典耳敢不承謝朱元晦嘗說近代宮寮之選唯王十
朋陳良翰輩號稱正人今之十朋良翰尚未知所出
若復恐懼而束縛之聲其罪使不敢去禁錮其出入
使不得休暇恐非所以存國體重宮臣也將使後來
園綺之徒有望風辟易采薇蕨而食餓且死終不能
為太子致闕下耳向來唯不悟後渠長者言乃今信
前知哉所望明公為國遠圖蚤見疏釋無以愚不肖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十

一人之故驚疑羣獻貽太子孤危天下幸甚

答玉溪張少宰

執事不以某抗疏退休不辭謝官長抱琴出關以為
有罪然且辱損誨書討論朋黨憂其所不戒憤世疾
邪高義斬新讀之使人茫然如經行深山大澤雷雨
失道玄熊蒼兕怒其前虎豹狻夔嗥嘯其後山都木
客羶麝百怪一時騰躍下上七聖皆迷莫測其所從
來也嗚呼異哉交道一變至此乎某平生屈強歷落
與世俗寡承其在海內傾心相慕鄉者纔三五人耳

然皆奔播困窮有行節可以相死使其人一日在顯
位恥不能致我阿衡之上豈暇嘖嘖相讒害也其在
朝著者亦時有一二人忘形聚講陳列世故商確人
才自納為談士賓客誓老死不改節携貳顧其人能
誦說先王述稱性命道德琅琅可聽尤作意鄉之豈
其以某一朝去位無氣力便能轉附津要媒宰執選
後臺諫甘心陳人以希取官職為也即有之是謂東
京張禹漢賊臣妖滅朋友之倫負肝膈之義鴟鵂狗
鼠將不食其餘何得復齒於人類耶執事淵仁長厚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十一

古道古情反覆至再以小人樹黨為憂或又過計矣
其嘗謂小人無黨唯君子有之何以故今時一命已
上凡束帶珮玉稱荐紳先生者其誰獨無羞惡之心
哉人有滅倫負義行路切齒不容措法彼其盜先王
口語而梟獍其心鷹犬其行同仕者不能請尚方一
劔磔諸市門猶當蚤夜扼腕以為羞慘况能以其父
母妻子所厚望之身自甘與禽獸罔兩植為黨類助
邪毀善以陷罪他人天下其誰能與之鬼神禍福無
則已有則理豈可得逃耶鄙諺曰佐食得嘗佐刃得

傷夫刃猶小人耳人有不幸佐小人者片言失利倒
柄而中之不旋踵矣誰肯樂為之黨與哉吾故謂小
人無黨唯君子有之亦以其利害言也某嘗從海上
父老游適所思在方壺圓嶠與人世長辭感激高義
遂成顰縷諸瑣瑣者終不欲言其姓名雖復中傷以
去不辨也市有虎曾參越人非世道之福明公方正
不回善自愛

王問

與吳霽寰

名公翰墨

卷十六

主

文

大牌前導客舫繼發非值艤艫遠避且使風伯雨師
囚首奔竄可見江上主人威力如此夜過青陽江潮
已落孤燈獨坐離思渺然舟中惜乏卷耳不然明燈
染繪當圖萬里江流千章雲樹於方寸之繖矣計明
日抵家辭楓潭即至毘陵治一巨卷待兄於舟渚之
間不知送行文留別詩能滿此否幸早圖毋使臨期
索逋成逼迫也

楊博

與李侍郎

塞上岑寂一日而奉台翰發函展讀情益溢然何啻
空谷之足音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博本蕙蔭東省
倚玉自謂知己無雙可保生死十年之間跡雖隔遠
此心耿耿真猶在華陽樂水之前也海宇多故南警
尚在杞裡廓清之望責在吾兄惟兄念之使還附謝
萬一

答萬士安

區區文字敝帚自珍不知其醜頃待應德於武夷山
中始知寡陋空疎雖文字之學猶臨深為高身心性

名公翰墨

卷十六

主

情之間又不可言矣執事謬加獎寵猶以文字故所
以悚然退失而不敢承也

胡松

與吳霽寰

齋廬兀坐萬里書來詞旨諄勤登拜感刻比連奉摘
論文武二疏事狀明覈而文采煥炳詞義嚴正宛然
大阿龍泉之初發矍矍莫敢就視矧敢狎侮願公自
是暫韜益養鋒鏑之神以須虎兕蛟鼉而斷之如何
如何

與凌藻泉

松林竹雙劣擯廢清時世所共捐自來溝壑不意過承大君子收錄謂可共語廼以敝帚無用之言致勤筆史梓氏又復覲之詮叙極其寵假三復雄文蒐銷瞻落於大巫之氣矣區區庸陋何嘗夢見馬氏而敢當斯評耶慙面慙心罔知所措敬當勒諸五內圖所報之爾

又

海上之事心竊憤之時時計料謂須如此或可有濟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十四

甫

然無可與語者即語之亦多不省謾應爾乃吾大君子見亦叅同始知世固未嘗乏才顧見相左爾別後敬服仰歎偶二三友過為告言之其人亦皆謾應然未有豁然謂必可行也譬之醫然有人于此草衣木食行李敝陋試以告病者曰醫母遠徵藥惟至簡則主者與其他旁侍必傲然忽易以為恒談有人焉盛其容色飾其車馬高其門閥則世且共推尊之乃其立方必取山海難致之劑別名詭號以相矜眩恐適足以增病態而長邪沴矣容從容與公劇談也過承

相念愧感之深懼於不恭不敢不拜然此心實多忤也總瑛面謝草草不一

與何憲副

不肖如松投閒固當如公磊落乃亦綴明何也豈宦海畏途不易以處固豪士之通患耶於彼雖不容於此獲所安諒一笑于紅塵之外矣

與胡侍御

里中王進士語公獎掖至情負負不可言蓋排山倒海之勢知非綿力朽林之所能支塞不能不睨之而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十五

甫

適矣即今庶子紫微有泉可飲瑯琊幽谷有芝可茹時與樵人牧子詠歌盛化娛以忘貧且以忘老愧不堪遠將持贈也

皇甫淳

奉華陽兄

淳聞君子貴審所學學焉而非其極斯自小矣故古人立志必謀諸始以謂學之難成而病歲之不吾與也張文誦者隋之高士也每閒居無事輒發長歎而以脩名不立為憂羅仲素既謁龜山至於驚汗不置

此非矯世而然誠有見於諸極之難而審學之急也然古之德進業脩者非得於師授則成於磨切未有塊然兀處獨見而超悟者也故有不遠數千里而求其師友者而况於兄弟之間庭幃之近以言則易達以志則易明晦其說而不一為之吐露是豈厭其近而樂求之遠乎孝之有懷久矣念自束髮以來所習者不過二端曰舉業曰古文是亦求之有年而自謂其畧有所得矣然意其不足以云極而世之豪傑之士必有進於此者每一思之或中夜以興或臨餐忘味恒憂古人之不及痛惜吾才之未盡而吾生之虛此兄之所見也吾兄以卓犖之姿挺特之志其作於古文辭博蓄而精施之其力非不勤矣其篇章非不浩大而華美矣其於古人非不與之並馭而馳矣然舉吾兄之所得而要之於道其何如耶竊意兄之聞孝之言亦將同孝之憂且惜也豈惟憂且惜之向之長歎而驚汗者抑亦諒其非誣也伏願指定其說相與惕勵期共附於豪傑之末後有所疑其皆陳論於紙反覆不厭考一其歸可以極意遠思比於面相訂

可苟且一時者功相百也然則於孝有發矇之惠於兄有啓予之悅何必奔走千里之外以求益友耶舉業一節則得之不得有命存焉若其汲汲而不舍則與鄙夫之患失兒女之私戀豈有異哉於孝之心向猶未必為盡然今則真見其無疑者懷不能隱輒取布之渴俟裁服

奉寄東郭鄒太史

奉別忽踰寒暑傾想德音有懷不忘使至辱垂訊此固世好之篤說亦諒洪雅不遺淺拙且懇懇諭誘將引而置之高明之塗者不穀濬自念束髮以來困於俗學居諸之感常切於衷恐天之所以生我吾人之所以自成者竟有所負朝榮暮悴在宇宙間與艸木同為無用之物爰用愁居懣處惶惕靡寧比來亦常不揣蒙下砥礪遠大取師友於家庭之間勤辨思於枝葉之外然寡聞之誦在所不免日新之美未見有成每思完德靜養溫玉不瑕洞徹表裏安得坐我於春風中使鄙吝盡銷而格價頓長也近著一冊奉觀惟得開示向背以針冥妄幸甚

寄許少華侍御

美時踐逝道範日隔悲窮與氣寧不咨嗟伏惟相公
威烈著於隆慶之墟聲實孚於明曹之疏洋洋國士
非公而誰茲下土庸生所以投袂而感激望雲而號
呼者也指期計道知公已在赤墀之側敢布區區夫
士無知己而誠投則應道無假合而義流則歸求之
於古豈必踵出索之於今何獨絕響嗟乎吾父抑指
天之誠蹈墜澗之罅抱痛沉縣何時可休向嘗瀝肝
膽抒情素而發公朗鑒動公悲懷悠悠蒼天緹縈一
名公翰藻 卷十六 九 顧植

與友人

僕之於詩自昔好之游諫累年稍克有悟妄謂作者
乃大謬不然久之有得更覺開朗近復探繹豁若神
解自以為枚生復起斯言當不與易所恨其論益精
知者益寡況在微末未足以振之耳嗟乎斯旨若細
然自景雲垂拱之間已號絕響矣寧復望於今之世
乎昨接奧言所稱休玄落宿之章少卿浮雲之句冥
契鄙心晚得知己良用暢發所得信然其視埃垢細
物何足復置思慮以溷靈府寄懷倡答二篇傳之於
名公翰藻 卷十六 九 顧植

薛甲

興凌稚哲

辱惠尊甫琳琅佳集得聆鳳笙於鈞天調中如遊月
宮精爽飛越非烟火食人所能堪也且世德作求衣
鉢之傳不踰閭閻眉山之蘇當遜美矣飽德飽德

皇甫訪

擬詣大司徒論止王氏權關

王子維禎將領浙關之役其友皇甫訪請為止乃論於大司徒曰僕聞姬公吐哺以愛士興勞魯國忘年以獎才流譽蓋卓犖不羣當蒙異常之顧人倫品藻必廣器使之途矧中散間有不堪長卿或非所好豈可以小授舉試俾在外無奇哉竊見本曹負外郎王廷幹性繕淵穎質隣殆庶與越郡蔡汝楠並以弱齡漸達雙曜麗采馳聲藝苑雖終賈復作嚴路再生茂以加鳥使相府推轂銓宰甄才優以文史之職則諸

名公翰藻

卷十六

王

華清之地必能鬱揚雍盛贊述休烈昭多士之以寧表東南之有美既乃蛾眉見嫉於衆女鸚鵡貽戚於初筵誰之過與王子承嘉出守閩州臥理移佐良牧赤城坐嘯固知通方飾吏非知効一官者矣稍謝郡牒晉復郎署宜入掌書記坐均邦賦曾未浹月遽聞遣以關譏之役委以權筭之務意者謂其心計默運皎節可亮將簡任而享成去齊而燕重哉恐違不堪之情致無奇之慨傷器使之義累品藻之明無以嗣哲姬公方容魯國耳今夫崑山之玉明月之珠必為

之飾翡翠之筭薰桂椒之積不適治理之用而充左右之玩者無害其為寶也騷褻駸駸必畜之中廐馴之路寢不使驚駕於道邑騁足於千里者無害其為駿也顧公不俟瓜代亟還部檄推寶賂之愛察駿馬之志以縻國士是僕舉燭於明公非為王子束縶也

答司馬張公

頃王子百穀還辱損華緘藻集端拜展誦光彩炫室不啻奇琛異寶何自而降也且謙冲假叩獎誘過情非所敢承緬昔枉芳訊於清源挹光塵於都下彈指

名公翰藻

卷十六

王

三紀餘矣公方周歷臺省而僕乃播遷州郡飛伏乖跡音驛罕通然勲猷遠邇猶或相聞至篇翰流傳間亦快觀蓋公玄悟夙超匠心獨契正修辭者之所私淑而談藝者之所折衷也既而暫解本兵聊反初服娛情於山水彈志於鉛槧著作日富造詣日工矣郎君過吳獲瞻玉樹恍對瓊枝惠及數帙幸窺一斑茲蒙全示因得廣覽知文以班馬為準而吞吐六代成一家言詩以李杜為宗而綜括三唐亦成一家言是謂集大而非具體兼美而非偏伎也夫文不難於鋪

敘累結而難於波瀾光焰詩不貴於旨綴綺靡而貴於興寄才情公如雲蒸霞鬱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里波瀾渙而光焰長興寄深而才情贍斯旨焉無盡而味之有餘也諸家之評亦畧相似歐與楊頤欲探之六經及於濟世無乃宋人然以此銓藝失之固矣是耶非耶公自得之僕免官還山杜門却掃亦思罪其小乘附諸大方而橫遭兵子之變累世所藏秘書攘取一空平生所撰稿本散逸殆半近兒輩稍稍芟輯無足為高明獻也夫吳越相距匪遙每思泛名公翰墨

卷十六

主

與大司馬李公

前歲橫遭兵子之侮奉書左右冀念疇昔因求振援自後抱憤嬰疾一切以身外置之竟不能報殺雪會興言痛惋追憶辱公物色朝堂之上晤言省署之間氣奪夏給舍之門談傾張山人之座少年英發可復得乎當時道術之交文藝之友豈特零落殆盡抑且

化為異物者過半矣恭惟簡命方隆垂聲籍甚出叅機務入秉鈞軸文武兼優功言並立誠二京所獨推乃百僚之罕匹者也倘假餘光之燭庶慰未溺之灰無任馳悚

與董侍郎潯陽

山居數載杜門寡營專事述作猶不免於負俗之累長兄奄逝季弟中徂終鮮之嘆子焉靡恃兵子構釁家遭破碎慘毒何可言悉今之監司以此覃其威稜著其風裁示赫於飢飢奮勇於死虎恐蒙叟所竊笑

名公翰墨

卷十六

主

而卞生不為也世路榛蕪人情丘壑黠闇極矣謂天高地厚踴躍莫容即林密山深棲止焉託憂標瘳積齒弊髮凋每寄慨於清流申懷於諦觀者也公夙挺宏俊之才茂閱華要之品扈聖台衮婉美阿衡群望所屬亦暫迴翔與時俛仰知闔闢異施龍蛇互用非淺衷狹度者所能庶幾也謹因信使聊布款誠外新刻請教此技無足資身徒生業障覽畢揮去之蕭序戒寒玉體加攝以俟召命幸甚

與孫生

頃聞意外之變良以為駭即使果實亦奚足累雖愛
莫能助然戚本相關未嘗不懸諸心耳貴邑乃山水
勝地今為爵服要區望塵附焔者必奔走之似非幽
人所宜置足也坐是先公之奠芻未將周君之墓草
徒宿並付之倚歎而已

與蔡子木

僕惟奉職無狀至閔木索被榜筆受辱自貽伊戚夫
復何言所恨負利明訓點污清流執事者不為遐弃
願乃枉玉趾款園扉綢繆永歎動宣慰唁雖尼父之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帝

南

矜治長郭令之廉孟博何以加諸敢不仰藉末光燭
茲局影浸淫餘澤潤此涸鮮苟義氣相激淑問奚疑
是固鍛翼者之隱憂變色者之過計也邇承執事祇
役楚邦發揚郢調爛若藻績藏之珍笥願眎副本俾
三覆詩旨庶幾書授夫撫岳而聆白雪豈異戴孟而
覩青天者哉待罪法曹報裁簡謁曷勝惶慙

答張氏

僕山中之弃吏也與足下交乏半面誼感同心忽枉
千里之使持八行之書示以名園嘉蔭命僕亦賦因

思李倫金谷之什必屬和於潘仁摩詰輞川之篇亦
嗣響於裴迪古來盛事復見於今矧茲桂樹叢生足
占雅致奚必蓬蒿蔓驕始稱幽棲哉雖未目擊其勝
而已神遊其境矣隨題賦篇對使占覆

與使玄旻

遠蒙芳翰恍悒光儀豈勝馳緬僕自冠齡叨第揆蔭
帝廷馳譽海表解官以來貪病相飭卡情互減燭武
歎其彌衰江生懼其將盡不謂足下誤采所聞叩及
聾聵且獎飾過承非所敢承謹撰序文一首用鼎來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圭

言

命所恨未覩全璧妄意索珠溢之則近諛少之則未
究僅出影響曷罄揄揚足下覽而教之可也抱病裁
報不遑宣展併亮草草

答顧玄言

稀齡已屆懶慢相成念足下近在百里音故久曠他
可知也非惟遊情頓減即藻思半凋追憶舊歲登堂
頤曲援筆興歌殆不可繼矣猥蒙捐翰兼示雅編迴
軼諸家近掩俞氏揚我明之盛嗣大唐之響端在此
矣卜商小集殷璠銓品茲更兼之愚兄弟誤入籠中

乃辱序文見委幸附驥尾敢汗佛首貽誚耶謹當三復醉心勉強以副嘉命也不宣

報黃守任君轍

日月易流別來忽復經年緬懷良晤益用增勞遠承記存且推及先人領之真饋辭物並腆感而交集銘鐫盛德何時可忘三覆惠諭知聶子量移於畿內郭丞反服於東山季君被逐于讒言張友愆役于匠作回思張組黃泥之坂泛舟赤壁之浦人有去留事成今昔佳會不常豈虛語乎公念及此我心惓然所賴名公翰墨

卷十六

主

南

與徐公子

緬昔奉使南都得接杯酒之歡奉歌詠之教幸甚然雲雨既散山川間之自是蘭心遂成萍迹謝公嘗謂風流得意之事邇來都盡因思待月移席之句宛然在夢契闊數年此樂豈可復得哉執事省同此情也居憂抱病有懷莫致順承玉體康勝為慰雕甍盈廂

不惜貽示為萬秋晨蕭瑟西向無馳戀

答子浚兄

頃者猥蒙官訪再奪郎署歸來却掃獲奉友于幸甚幸甚然安仁雖甘心於官拙而敬通終不能釋憤于見詆也省念累月疾病淹旬偃臥精廬忽投華帙伏枕展玩往跡可想幽悵具存愴然悲生霍然病已蓋詩之為教緣情託興其感人深遠乃至是哉吾兄以宏失之才充以博極之學故其為詩也兼綜諸體之妙而不能稱之以一長蓋臻名家之奧而不能擬之

名公翰墨

卷十六

主

芝

以一子此二陸辭藻獨秀於平原三謝聲華莫先於康樂者也美哉富哉允乎可以傳矣來命方嚴有疑不諱拘曲之見豈曰誠然如樂府雄深可刪者十字其一古選雅贍歌行縱逸可刪者十字其二五言近體之典麗絕句之清婉可刪者十字其三老弱者其七言近體乎至強年以後則又進之矣考之於前知記室之早悟驗之於後覺少陵之益工者也再觀強前之集中多燕會遊賞之篇艾前之集半為贈別寄懷之什日過月征歲其往矣水流岳峙跡其乖矣吾

輩池草之情周郎隙駒之歎掩卷三覆涕下無從嗟
乎弟也少輩玄思長耽羣藝雖有懷縣之詩兩都之
作適越之吟浮湘之詠倥偬於訟牒跋涉於山川簡
篇寂寥辭旨蕪穢矣才慚不逮齒媿無聞視吾伯氏
大有徑庭不重感於斯耶閔西晚暮未足為恨若夫
聯璧之獎非所敢承侍御之責烏能任之哉借為治
點聊備採旃秉燭有良晤臨楮無多談

答王青州

僕自滇中詔報免官遐荒險阻朱明逾節觸炎蒙瘴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三

委頓還山杜門棲病絕交當路日覽衛生之經談灌
植之務因念仕之進退猶晝夜寒暑勢有必至自恒
情視之便咄咄以為異事達人觀之若解懸釋負曾
何介於胸中耶遠損教貺良感記存往事無勞具陳
矣省諭亦未為知僕之深何者老氏有云生我名者
殺我身而足下以修名見屬又云知我者希則我貴
而足下以後世相期豈僕之所敢受哉所示傳贊占
綴甚古子長于政派也誦之歎服新詩漫往鮑照句
累江淹才謝今日之謂矣覽竟直須弄去升沉莫隔

已矣元美勉樹令猷以愛景光

與錢侍御

頃入郡城竊聞亡友周以言仙蹟令人悵恍彌日繼
之悲恨固知周君平生遺脫塵累抗睨凡流奄忽委
化終成靈異良足紀矣因各賦詩願垂和章且云期
以棲居要之圓月幸就乩案代致悃誠儻惠然肯來
延佇倏駕冀奉冥晤髣髴儀容皆文成之力耳夫虞
丘雖閔冤氣則無不之也况神遊揮斥邪利九垓奚
憚百里內乎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无

寄沈僉憲

兄以雄才雅望秉憲西陲輯綏遠人當有解辦削衽
蒙化者焉若夫蒼梧形勝巡遊展眺勾漏丹砂采鍊
服食斯亦足以發藻績而固金石矣豈必近地乃為
快哉

與釋雲谷

一別幾逾十春遙緒葛藤何言解脫僕免官東還頗
愜微尚因憶法侶棲跡名山體中無恙頃得大林叅
承下席朗詮遐躡復見今時獨傷鄙夫負愧明結耳

夫昔遺民思肇音寄徒壅安石招遁晤言興感何當
捐此塵累相從泉壑仰挹津瀾庶不渝夙心也敬賦
短詩書之素扇無足囑懷袖間少垂慧照幸甚

馮恩

東胡司馬改道

昨聞改道吾兄首荐為之喜而不寐蓋吾兄問學才
識志向操持俱出人表是官不獨稱職已也行將振
風紀貞軌度誠意忠懇不動聲色自有以轉移大幾
早定國是大裨我宗社無疆之休者是故為世道得

名公翰藻

卷六

辛

人喜耳雖然吾亦憂焉時或尚默則敢言者為矯激
人欲尚通則鎮靜者為乖方於乎同室有鬪豈惟閑
門之視舟中敵國反為借寇之資進退維谷亦此官
也昔晦翁跡于朝曰臺諫不得人黜陟刑賞皆出私
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
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
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
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
材木之心皆蠹朽腐爛不可支持矣噫使翁無聞也

吾必以為迂使翁為識治愛國者也吾豈不為寒心
也哉執事樹義崇信夙學抱貞譬之公翰斲輪巧合
繩墨其於風憲大體有餘裕者某復為此言者正以
好時難得好人難做好事難為少有害便令人已
時俗之態雖賢者不能無當局之迷耳執事能忠厚
以立其本正直以作其氣明哲以燭其幾而又舒徐
以圖之坐旦以行之謙虛以守之其於人也非隘非
忌非矯非同有所建置盡心力而為之至於成敗利
鈍一聽之天而不悔夫然後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天下後世皆將曰此某時一朝陽鳴鳳也則聖
天子今日簡拔之寵不為負而區區喜而不寐之意
不為徒者矣豈不偉哉某本朽弃無意人世但事君
之忠交友之義死而後已不容少暇者故敢恃愛直
言惟吾兄其進止之

名公翰藻

卷六

辛

東王虛齋亞卿

虛齋名世耆舊海內能幾人耶某幸承乏院事識翁
於二載之前不幸放言自廢不能再炙翁於二十年
之後然翁數歷中外懋昭忠勲譬之太山北斗人皆

仰觀及翁浩然肥遁勇退明哲譬之祥麟瑞鳳人皆快觀故其於公之進退不必親炙而曠地有餘感焉其自論謫戍歸田以來將二十餘年矣徒抱江湖杞人之憂皆無補於時然有公輩賢者在位也頃聞北虜充斥燕趙中原之寇滿於齊濟東南之寇橫於吳越而又黃河變遷飢饉告急此皆時事大可憂者不知秉廟謨者計何所先帝眷良弼恐公於東山之臥未穩幸無忘運甓之勞便中幸賜教之

謝月室禪師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奎

南

室庭歛照秋雨散花玄公出定之餘願瞻時事不無明鏡塵埃之感幾欲冒參禪丈一討玄論坐冗未由出門歎甚碑文久撰不知書者何人并刻石須得名工庶可光公盛德之傳亦以芻言告詔不委諸腐臆也承惠附謝

沈謚

荅王在菴年丈

久失問候門下奔走簿書無時休息勞苦無成且無甚高論請益恐增笑門下故耳近來臥病飛霞頗得

閑靜覺得種種作用未免塵埃查滓帶煙火氣味纖毫埋障自察自知開口告人亦難而人亦未必信也想吾兄行到功深隨機應變真如浮雲之過太虛飄忽幻態付之無心耳何時再聚復睹有道氣象大開懷抱各吐心機乎書未畢童子忽報使至開緘云云意合符契可信同心之思不謀而合不勝幸甚謹封以授使者

寄陸甥道通

七月廿三日讀園翁書知吾子病弱且驚且懼求子

名公翰藻

卷十六

奎

致疾之原豈用心大苦而不舒耶豈貪賤關心而不樂耶豈門戶負累而奔走廢力耶豈衣食於義溪而有所不便耶豈鬱陶于子而情未通耶數者雖曰情也而聖學工夫正欲以禮義制之苦而不傷貪而樂累而不廢衣食隨宜思而學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病不待却而遠去而自無病之可却矣纔是聖脉無障礙處吾子平日潛心於學不妄動不隨俗不立異不激不阿予有大望焉予閱人多矣未見若子之資可與共學也子巡東山幾年相從來遊者有志固多切

礪之暇未嘗不歎子之善學也予方謀歸石山與二三子相砥礪以求大成豈期吾子之疾試思之人之疾有二有疾身者有疾心者吾子之疾身疾也假以歲月就以湯藥泰其心凡一切世緣屏之不掛心胸是心無疾矣身疾有不除者吾未之信也子其勉之

寄陳鵲湖僉憲

謚水國鄙人來遊太學辱公奇之教誨之恩等千丘山沒齒不忘後得告歸田野彼時公亦去國出處之節畧同也幸得瞻闕里風化者二年彼時公巡兩浙

名公翰墨

卷十六

書

風裁獨持至今人思慕之居官之蹟畧同也公居林下得縱遊太岳千佛華不注之勝而又歌吟放浪曠視千古精力壯健風格出塵酒豪詩聖一時莫及其樂何如視拘拘升斗者何如謚雖乏公高興雅懷亦能杜門讀書涵泳道腴不敢自暴自弃以負知己之愛風日晴和春秋佳節亦出門作遠近遊探奇吊古頗可適意公之所教我者其樂亦相當也何日再覽東山之勝謁公于趵突山水間以盡闊懷至願至願

寄錢海石省丈

箇箇率犬兒非上不得奉辭左右每承教及寔感同心遙路遠去速反非朝廷厚恩不能老母垂危復安非天地諸親之庇不能昏事即到即成非海石泮泉之力不能江山日秀同志日遇砥礪淺薄甚多獨念處處荒卑人人流移哲人如我海石懷寶藏珍膏而弗試隱居海上如臥龍潛鳳翔於千仞眇不可見實切予心我恐少壯一蹶時不再來此山人所以扼腕也所幸道業日新海內屬望繼往開來海石烏能辭耶

名公翰墨

卷十六

書

答王合川道長

心計相通十年一日回首探盤谷訪赤肚登薊門歷覽西山之勝宛在目前二人可謂同心矣中絕隻字寸楮請教左右者非敢自外有道門牆以小子世居村落冠蓋絕遠飛鴻素魚眇不可得心費而書止書作而興止獨行獨住已為海上之野人以先生起居詢之人人始云按蜀矣再云養高家食矣中之復出矣今云出而謫除矣吾兄變化不測與時偕行經歷多則得力亦多愛患深則見道亦深况親全椒之民

得南園之友繼永叔之後其胸次之超脫山水之融會不知孰為全椒孰為南玄孰為永叔孰為合川也天地萬物總為一體天下之樂孰大于是合川得之矣何日就正有道南玄使歸謹此布謝

與一菴兄

承教數年自禾丘壑甘老同公白首中有不得已故漫爾一出昨辱寄聲一山望我太過疎淺薄劣公豈不知底裏恐此行徒然有負知己耳日夜慚懼慚懼天下事非一手力一智能所可撐支必得鎮密小心

名公翰藁

卷六

去

夙夜兢業如公者方可就緒故古之稱至德者根於小心之翼翼致太平者根於赤寫之几几吾人從學舍此應無進步也在高明籌之已熟見之已透正可出而有為碧浪道場之間恐非高枕地耳拱珙車音經綸康濟吾道之光斯道之幸也舟次京口不勝馳情延佇

錢琦

與萬鹿園叅將

西湖一見遂成遐想嗣是辱惠書藥諸方皆沐所以

規吾病者奈吾病日深懶癖尤甚曾不能脩辭少致倦倦然竊嘗懷之先生居天目也履雲霞披日月然旃壇閱法華優哉游哉彼一境界也既而官留都鎮淮陰叅軍旅之政總機務之煩上翊明主下障細民顯乎噩乎此一境界也方居深山養大根器於閒寂中餐麤服敝而不以為苦及當要路推厥緒餘以敷澤樹勲高牙大纛而不以榮何以能若是哉曰無我相無人相出與處一也守護心城無愧表率翁和氣而名豐年上毘無為之化多矣當此之世非先生惡

名公翰藁

卷六

去

所望之孰可以禪道短之哉及是時其不殫厥施出此則入于斷滅教非余所願聞也若區區則既老而衰且病矣又奚為哉日偕八九老友結社會於名山影落花間身藏樹畔清風朗月具可逍遙會中有劉氏海村推吾黨白眉第一其子指揮劉湘有武畧來謁鈴下乞一垂青是愛我者又及彼矣

與邵天祐方伯

昔附朝叅僭聆清誨繼叅吾省曾謁門牆自此萍梗靡定之踪誠無堪道今已收綸東海之濱十年矣仰

惟道德日加功業日隆舊歲榮任下車同榜之光下
燭蓬舍區區非無一樞衣登賀之情茅溪山暮景烟
月安棲無能遠沙奔走之勞且念今士大夫晉謁當
道人咸指之曰若言時弊也若來干請也縱三揖而
進不一言而退亦刺議驚然公私莫辨恒竊笑之况
今執事皎日懸虛遐幽畢照東南罷散一時具舉東
海野人素無所私何可干耶故寧坐逋慢所不辭耳
辱惠新曆開覽便覺春陽足沾調燮之化謹附謝不
盡

名公翰藻

卷十六

五

呂本

復嚴養齋閣老惠序

某早歲獲從藝苑之末以文為職雖應酬不廢而疎
庸念無可傳數十年間多弃去不意小兒元收殘落
以塞鄭子之請某未及知已入梓矣欲以珠玉冠瓦
礫之音妄瀆尊嚴方抱惶悚之甚乃辱我翁至愛不
鄙俚醜欣然揮灑無慮數百言極其獎借特勞使命
煥乎自天而下某捧讀再四且愧且感不知何以為
報也又蒙加以華幣情禮兩重無能云踰惟一一銜

戢而已謹遣小力附從者代叩門下稱謝外具菲薄
之儀聊表微忱伏冀台亮幸甚

閔如霖

答俞七峰

遠承藻札教慰溫懇捧誦至三如侍道範感激感激
齊魯為近畿要地而觀察重任付之明公政化素孚
民安兵足胡人雖懷狼鼠之慾亦知我邦家之有屏
翰折慮而不敢南窺矣士林方以為慶而來諭猶復
有憂仰見執事備既周而慮尤遠忠誠愛國何以加
焉重辱書幣尤不能堪使旋章率脩狀不勝悚企餘
俟嗣陳伏乞台照不宣

名公翰藻

卷十六

五

與凌蔭泉

今日雨霽頗涼坐院中西亭燒蒼朮翠栢開窓四覽
聽羣鳥之聲忽枉松溪公短札并孟別駕帖生笑曰
公與南玄公雅厚別駕過慮乃爾無亦冰玉之情乎
然生與南玄亦厚與松溪又厚松溪與別駕又厚則
言之者不為贅聽之者不厭遂返書閣中併封以上
冀台鑒焉

與郭勿齋

追憶乙巳之歲公病愈遭謗而遷閩弟病謗交侵而返舍同心之人如南燕北鴻相背而飛眇然千里意耗阻絕其企仰之情不言可知矣弟去夏入都僅八月而復強半伏枕更劇于昔信乎命之蹇也頃聞轉秩敝省清才儼品猶不脫簿書之累真所謂驂駟綠耳伏於鹽車然由此過都歷國追電逐風固無妨于千里之才也自古賢豪之士遇讒顛蹶已復振起而建功揚名者何可勝數豈但今世哉弟才志固不及名公翰墨

卷六

罕言

公萬一而所遭偶與公類故敢為此言實出衷臆非漫以奉慰也惟亮之

荅蔣兩峰

旌旆南行瞻仰殊切忽辱台翰知執事收入河洛之地駟馬駸駸白雲漸近錦服拜慶其樂何如小春蒞治與愛日同照于四境士民在光輝溫暖之中矣幸甚寇事近有嚴旨不許以撫為詞秋月必大舉以滅之執事下車或塵靜海澄矣自自勒狀不悉

王梅

與朱雙橋

梅自十五日抵維揚次日會舒東岡知兄已為寶應之行連日得與東岡相聚今日抵邵伯假宿法華寺中雖絳然簿領亦有蕭灑出塵之意麋鹿之性終便山林也兄不知何日旋旆弟計月盡可到寶應也湖堤之柳何異甘棠春色向濃柔娜可愛肩輿相並緩度其下野人舟子喜見顏色不待覩河洛而思禹也幸少待弟至畢此良緣如何少海先生東園翁俱煩一逕區區

名公翰墨

卷六

罕言

呂光洵

與吳霽寰

別割縷縷具悉高懷茅翁雅望當宁所眷豈一疏便得自遂徒熱中耳况人生進退有數不才多病如洵去志久決凡相知相愛亦謂可去且或相之懸疏三上竟莫之遂寧非數耶苔溪鏡水雲物雖佳造化者似未肯判付昨所進小簡一似說夢翁乃以醒語聽之耶相老曩日所論亦是肝膈之要翁尚記之真可謂謙虛受善洵之淺狹自喜亦當以其言為著蔡耳

長江孤棹未知作何停泊願翁更有以教之

又

夫毀譽得失之際人所難言古稱豪傑丈夫往往以是動心至有恚疾怨讟造託賦詠以發其不平之氣而不自知其過中失正者多矣今也翁洒然自尚不少牽於倘來之物其識度襟懷視世之膠膠者何如耶第翁所云雪舟疲興訪洵剡溪天姥之間把臂笑談徒虛語耳洵之歸棹可期而翁之名韞未脫方將馳驟於兩都雄雉之間以畢平生報主毗民之志豈暇與偃僂病夫較量風月耶鑑水蓴鱸造物主不惟與逸人仙吏麟閣雲臺之士皆弗與也兄勿妄圖兄勿妄圖

王幾

與朱雙橋

數時臥病室山相望一江無緣趣侍方在慕戀忽辱手教并白粲之貺拜受誦讀如即面談感謝感謝古人先化而後政政有不達始刑以糾之其施為次第可考而知後世論治者大率語政而不及化下者議

刑而不及政與古人相反吾兄志於道術復古興治漸當有一變之機吾人但患誠一未至不患人情難孚若以教化為迂闊事則非所敢知也知兄必不其然第時下得報後還當潛迹走吊東城或密期兄一會尚能室致請益也亮之亮之

朱衡

與張東沙

往歲獲侍函丈深荷甄鎔自後乏便未由一致起居之私然感臆品鑑傾顙楷範則寧朝夕寘耶去冬於

名公翰藻

卷十六

聖

友人所讀師家譜近復自徐御史華原賄全集萃經史之精握騷選之腴照盪三靈輝麗萬有其信今傳後無疑矣奚但備諸體成一家之言而已哉雖然此特師餘事耳聞旬宣之政寓楚而去有思在汴則生有祠方岳流慈屏翰凝猷誠體用之學經緯之文也已夫居二省之日不為久左右之轄不能專而且若爾况今位冠中臺名簡上衮總憲秉鉞以臨全蜀之人全蜀之人其有不如楚汴之間也乎即日當振文翁之教而紹牟崖之裔將見巖瞻增聳棟用彌隆門

下士若衡者籍承寵光且渥矣非佞茲因差使謹布
下忱隆寒呵筆甚為卓率伏惟尊諒不勝悚息

又

老師以先朝重臣海內耆碩道德文章卓然名世推
之政則既輝赫矣即此已足勲標汗史名著藝林然
海內人士猶顯然以大究厥用為望河清可俟人其
舍諸茲萃當代之文以範世使片詞一善皆附托而
不遺才士墨卿咸蒐羅而罔漏至如鄙人之薄技亦
得廁名其間何其幸歟回思小歲獲進於宮牆而今
者又蒙甄取此古人所以有知遇之感也猥以序文
見命安敢以不敏辭復勞賢公子惠顧敬此陳謝伏
惟保護玉體以迓渥眷以康壽期幸甚

范欽

與王百穀

田叔至當達鄙忱朝來西山爽氣爽英隨拜芳訊溟
鴻霄鳳能復顧念蓬藿荷甚公建幟藝林戶屢時
無停賣文之錢計埒退之何言貧次骨也直令孫失
抱造物戲人將奈何生老態日進交知落落不覺沉

冥盡簡中間償舊逋汗簌簌橫注青山白雲寧得與
故人一把說耶占復不盡我懷何如

又

昨歲以親黨故裁復不度慙悚何言時見英英白練
起吳門公當挈知舊縱危履方舟遊遨四馳痛飲長
歌晝夜易常直使名俠走僊與闌閑問奇載酒者
又至矣將使盧視天地九視日月變幻去來視萬化
由斯而談即朝廊鼎鼎未之易也第海陽孤踪無能
縮地披雲戴月將何為懷庶瑤篇不靳時臨是足為
慰如何適屠漢陂行附狀

又

江門判袂冉冉忽屆朱夏想見時流望塵輻輳足下
抗顏其間人人意滿儻丐非望之福者得無因乎使
至領教貺宛覲丰容婚嫁稱畢將為五岳之遊僕夙
所耽慕即未能從神已馳於彼矣金光草拾寄海上
獲鱗類齡旦暮百年私心甚愜第恐同諧画餅鄉中
歲苦征科穀石二錢無可為易菜色遂亦不免如來
指咎將安諉哉率爾奉復西瞻吳練不任馳邈 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七

蔡汝楠

奉趙大洲先生

奉唐一菴先生

致唐荆川

與朱鎮山年丈 三首

致董潯陽公 三首

答錢南離

奉李中丞克齋先生

答南坦劉先生

奉閔侍郎

與王方湖公

奉雷侍郎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七

奉梅林胡先生 三首

答馬鍾陽公 二首

答黃葵峯翁

答胡參政栢泉

致林心泉

與張明厓兵憲

與吳桂軒水部

答徐近齋

致陸北川

答孫屏石

答張石川

答何鳳野

答阮提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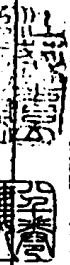
致錢泮泉

東鄭少潭

與葛三府

答王庚陽

與同僚袁李羅三君



與余侍御月田

答王巖潭

與嚴允齋

答張武康

答崔蘄州

與沈總兵紫江

答胡二溪

答俞是堂

與呂安仁

至家後寄府中諸僚

與許郎中石屋

與朱泚桂 二首

答錢江陰

與黃星池

與李洞嶽劉仁山

東藩生潮袁生夢龍

與汪蒙齋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七

二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七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蔡汝楠

奉趙大洲先生

衡陽朱生去曾附奉起居憂居默默轉念朱生曾云我公於太都中巍然山立不論個事此其中庸所以贊君子之強也無任仰戀海事稍平鄉邑之民得即田畷知足慰憂世至情偶出一哭友人得近傳消息長安奕棋稍稍更局取次論材付之國鈞得無及公

名公翰藻卷十七

一

乎敬當拭目觀公注措俾於朝綱也友人呂生自言公甚愛之不肖謂曩年後渠先生禮遇之於聲名籍甚之日今我大翁哀憐之於衆人欲殺之餘兩賢於一數奇之士如此正所謂衆人不識者但此君龍性何以援而馴之是在公大振省之耳因渠去便復布此以見比來懷慕之忱甚草草

奉唐一庵先生

陔伏時極承教厚發咎愧別荷愛殊深嚙此北征見伯丈於羹牆者蓋數數然也大宰黔翁司寇瀟翁相

問甚勤大都謂世事難圖而瑣材又難遽出留中林數百輩充位倘負何益哉然以年姪諗觀惟中林庶得取容斯世事所以益難爾東南之禍不意深於八閩而薊鎮之弱幾不可為姪常譬世事之難如破碎琉璃中材則包裹之稍一動之破碎彌速欲更製而重新之斷非瑣材不能也出門深悔不遂守先人壻墓謬進東臬世負漸加倘不即罷將何以堪幸伯父有以教之出都捧檄嚴程不可復南殊違親炙之願謹因家童還耶布請問之私祇候荅誨

名公翰藻卷十七

二

致唐荆川

赴守歸德時曾一款候不侍道範今數年矣卧衡陽得聞先生行踪汎浙河過玉山抵洪都嶽原瀉汭在先生指顧間矣無緣承請邇風惘然滿吏入覲道遵毘陵謹此奉期請教夫為邦之伎倆有窮而童冠之偕樂無盡弟之有窮者且自喻自媿之淺矣兄之無盡藏者可使畧見之手次閭閻先此相報

與朱鎮山年丈

自兄拜文宗之命未曾奉兄一書符竹吏營營簿書

之態雖至厚者亦成濶疎堪歎堪笑以兄二十年郎署柄文一方豈足為兄多者惟閩省宋儒遺風在焉關洛之傳會於斯地今適版歷其中得無慨紫陽而後斯道寥寥矣乎第間常覽閩之文人近歲甚盛搦管摘詞稱穎質奇思接跡企踵盡將此輩使之回心嚮朱子之學是在吾兄洪鑪中一鍛煉鎔鑄耳今三綱九法內備外攘事事空疎文宗所造用人才非但搦管摘詞爾也何如何如弟守衡已遇考滿為清我諸事牽羈未行回憶握手以循良為期令人叢汗媿

名公翰墨

卷十七

三

又

兄榮陪九列已三見報書矣頗訝尚枉東藩弟策罷焉得嗣兄備臬其間且藉師資豈天假之緣暫淹飛龍惠孟故人也向來謝跡一丘日逐林鳥野麋伴遊先大夫塋墓間世事疎甚非作誑語幸依兄大賢日振蒙昧方今有道如綫所望如古之三益向非兄誰

語哉第世事方艱兄之數陪皆莊生所謂每至於族屢非兄有意於不遊體解紛錯自將不能舍兄他用知兄必有以待之惟弟偶得合并又預懸惜別之私爾吏承迂至流河接兄手書如挹和暉且動眷之厚形之言外何以克當惟有銘佩多所欲言統容面布

又

同心聚散可勝歎哉座主半翁以書報我為我喜曰鎮山聯事矣鉅知先此羈宦閩蜀相望及茲聯事弟已請告可勝歎哉閩中捧章使至道及彼地相傳弟

名公翰墨

卷十七

四

且代兄兄為色喜已而不果弟以為民之訛言乃爾今乃得之密友兄以執法有言弟以似兄罷調何兄之不負相期而弟亦何幸不負兄同心也外物化遷何論哉計兄茲時已抵蜀中蜀天下真區奇峭罕儷不可不遊今時唯蜀地無患亦非難處過此以往則弟不知矣中原滄海衝決荒涼縱界事權坐見窘束天成吾輩意者不在功勳乎弟從此種菽汲泉亦回翔未有止屢但得脫此網絡了我個事東山復東將往投之所惟素髮無情道岸甚遠兄何以教我乎步

洲聯事為陽同堂知兄日有會意處亦須令我相聞
無我遐棄也心之精微言不能悉惟有馳情

致董潯陽公

暮春奉疏計登覽矣時因老親戒行再赴蜀道別離
嬰念不知書作何語備途靜憶寤寐見兄問忽奉邸
報兄抵自槁門還歸中秘春宮元輔王署舊臣知簡
注非一日矣吾道甚幸弟亦得報參守方維大江之
右去浙不遠進退有地皆兄大同心推轂之所致也
甚為感激第今日之移既諧竊祿之私仍遂依親之

名公翰素

卷七

五

彭

念天上公卿所以處一孤臣者可謂厚矣唯初心求
退意外得還雖曰循資終慙非里况銓衡以留人不
吝改秩區區以報本不變初心又兩善之道而他年
圖報之地也上章時會望兄以骨肉至愛更為我圖
之茅子吾湖昆弟之友芳年解組惜之最深者應唯
兄及弟然何以善之池陽接王司成稚川道兄且奉
使命果如其言吾三人茗中有期也欣浣何如謹勒
狀奉承起居并謝借引之厚

又

違京之日不及面兄握手言別殊切戀慕托鹿門兄
奉疏問承兄惠書附古渠丈使者寄來同心之厚草
草別懷令倍酸感翰及楚賢謬譽至有靚面蹉過之
悔仰兄謙冲愈不可言而弟之平生名不稱情質之

屋漏益深懷媿孔門諸賢以果藝絕人之資得聖人
歸依之久為邦之政所自許者鑒鑒可微然鰥學問
言之尚未為見大意况質學並劣空言未施者乎離
衡飲媿不敢自欺惟兄洪鑪大冶之中陶鑄一番收
之後來不終作隋坑落整人物乃出至願爾承替入

名公翰素

卷十七

六

蜀老親誦書以為良是遂於深秋戒行自夷歸而上
遵陸則萬峰岷嶺由江則疊浪槎牙無怪為王陽所
不由之地惟指點奇絕印證少陵之文差可遣日而
迴頽白雲老親居處之地迥隔億萬山隻影自憐知
年為懼真何意乎錦江玉壘之間也方擬遣陳情一
疏司中謂席尚未暖何以促促當以捧章相讓以合
面請之例惟賴兄之有大造於弟爾

又

客歲廬中內弟臧虞部至邦絨貺賕緡寄自長安日

遶即日揮涕謹勒劄子附便宣謝數月後稍詢北來
故人云尚浮沉千里恭致鄙忱惜哉其不達也惟得
承近况兼念及虛薄謂應入都待次甚慰甚慙秘撰
格天賜服一品此特吾湖之榮藻濬震澤動盪光耀
稽之簡編三楊以館學侍從先朝得拜三品之賜殿
閣詞林猶紀之以為美談盛事况加一品冠五等之
上哉未緣面致賀觴惟有欣喜願公即陟上台書宸
眷於詞林至不可勝紀實斯世斯民同其快幸耳汝
楠年來悲病之狀前書已悉勉強終禮已五閱月墮

名公翰墨

卷十七

七

樹依依所不忍別世事茫茫所不敢寄持此兩端將
命之詹尹倘許從所願則當永戀丘壑轉念故交連
逢明盛不日夔龍輔佐始得逍遙外臣白首水濱耶
若占告不從再整敕冠仍紆塵紱則故人契誼有公
方踐中樞甄陶萬品必有所以處迂愚而全樗櫟者
昔昌黎上裴令公有詩云却慙典午非才職得就聞
官即至公弟不敢舉此自况然私懷望公實何啻裴
令哉伏冀有以教之

荅錢南離

都下塵勞潞河舟中偃卧數日病倦始瘳睡眠乍醒
獲披翰教如睹朝華令人生意萌動社稷係於士心
斷非虛語煌煌金湯仗此以為固爾但大厦消材非
止一木孤芳佇用先責存身未有昧於危機置身頃
洞之間得有裨於民社者學問本來如是以天地萬
物一體之身而為天地萬物主宰用行舍藏知險知
阻大易所以旋斡化機而神明於宇宙間也理數窮
極不有其躬四千九十六卦中能幾然哉斯有時位
未應至此不免以存身為重耳奉兄連日教指似欲
留心任事而稍稍畧於險阻弟敢及之再請教益風
便願有以示之

名公翰墨

卷十七

八

奉李中丞克齋先生

過維揚謁韓門領至教於樽俎間詰朝款我營中觀
所築營壘舍次豈但世稱將材公之宵懷真夕長淮
而杯滄海者材能云乎哉起廢近事用老成林下之
賢界之兵革動勦之地固勤惻惻然老數萬甲兵
非稍試之經畧烏能露其先鋒哉防春事迫所為殷
憂客歲淮南鴈台二枝公威稜所震度不敢窺淮若

備近小鷺幸發一旅指畫溫平比於吉甫中立平淮
夷而後還朝入相固區區之所願也清河道中與同
年王西野同賦觀營一詩并致祈望幸公有以教之
力護入徐深荷使天之庇謹謝

奉南坦劉先生

月夕奉謁承翁握手扁舟戲為鹵薄之說以冀循吏
之端曩時朱延平碩台州俱努力循良一雪詞人孟
浪之謫今汝楠兩試吏唯有一貧堪不愧翁至於循
良萬分一未有補塞非翁門下之罪人也而翁誤聞

名公翰藁

卷十七

九

愛我者之過寄鹿門來書極見嘉許觀者訝之汝楠
答曰羸者之不仆以不負耳育者之不亂以不變黑
白耳至於擔當明哲任重審微運之掌服之間察之
瞬息之際而化溫種土豈羸者育者事哉失笑而別
亦敢以聞於翁為請瘠之地湘竹出之湘以東西此
圖經所載我翁微之以製洞簫雲管汝楠日注意得
之而此君頗秘度無可稱意者遂至方命王夢澤遺
編每登鶴樓酌鵲鵲輒誦其詩蔚有神僊之姿而亦
類禰生之遇翁徵之今且獻之夢澤雖生不遇時得

翁品題其詩亦可無憾身後更以湘筆一牀侑詩讀
獻唯翁笑而存之滿吏且覲且省禮宜早見長者但
歲殘期逼不及參承春深畫永桃花醞穠自北旅歸
詣長者奉卮為壽兼請多罪亦唯翁諒之

奉閔侍郎

在都承寵厚廿載年情骨肉道誼嘶此南之耿耿在
抱西川之遷屢辱我公教慰捧持嘉命歸誦於老親
之前深懷感戢而老親亦以未入蜀猶為郡職無以
列謝上書况有赴京揭籍之條非在任似不可請以

名公翰藁

卷十七

十

此徘徊未定終以兒女子態未能出門也恭聞我公
推讓端揆稍進禮秩然寅清懿德蘭在帝衷固有不
階天卿而即拜公孤者敢翅足以候赴蜀文憑近奉
使翰寄到是日偶他出不獲對使費絨及婦感函心
荷無已唯初示汝楠赴蜀茲始當有贈言今尚未惠
不能無望自古詞林應制雅什之外宣寄於闕塞江
山猿鳥升木於蜀為多少陵詩聖其最悲壯者率在
錦江玉壘之間斯可概見我公當代鉅儒於蜀塞獨
無意乎而汝楠不敏亦借以託之無窮真不啻如渴

饑也第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冬月有所陳請伏公轉言不敢不以預告

與王方湖公

曩意銓銜出職方氏司浙憲幾於愛其末而忘其本由今言之微公我浙不支矣此銓銜所以善用職方也新易督府銳意平海封侯殉國二事灑灑笑談間令人人各有生氣雖然必勝之志萬全之謀並行不悖妖奴狡桀乘更新之間知公固凜凜乎其時也第兵機所動揮斥風雷電盪海島皆真氣所運昨竊睹

名公翰藁

卷十七

十二

奉雷侍郎

展慶北來極蒙厚寵惟昔釋褐雖同袍三百可吐肺腸相證底裏能復幾人而在苒苒流年同年零落惟公盛望薦陟台鉉登碩果于剝落之秋世道所係如何不喜今茲別去能不增情奉辭辱教甚荷期勉至情但某隻影孤征不堪倚門見待疏草陳情實由迫切

我公雖為世道相期亦獨不念世教攸繁乎惟我公念之借重一言於當路菽園苦水之間晨夕爨爨惟

有以知心報公爾

奉梅林胡先生

伏惟雲霄直指節鉞所臨原野昭甦河山搖動傾汝楠何人承公賜存之外復枉品題所題額謹肅使拜領懸之新居庶使密依星斗常仰太華後人永瞻以為光寵汝楠切念平生得逢知己竟令小子有造實驟大造無涯凡此寵私總深感激此應海波稍息我

名公翰藁

卷十七

十三

又

竊聞本朝故事自柱史進中丞不為希有以按部陟撫臺則惟公一人而已真異遇哉兩省數百萬生民之命保護在公大任亦為投難第自來稱遣將之功難於廟堂遠圖聯為一心今君相傾心視師重臣合

契以立勛邊陲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加以蒞臺之日旋倪舉首加額縉紳敬頌在途從此究竟成事如峻坂之走神丸爾汝楠以門牆諸生何幸連旬得從游其間預折衝之讎而令登壇之誓乎頗聞賊奴狡黠數乘開府之後必抵一隙浙西兩部水軍更願注委須及孟冬以前愈集驍銳以待之橫海截其外水兵禦其內殊勲可計日而建矣讀威寧傳塞上之捷三百有奇王江涇寨斬五倍其數封建有餘功矣在公慎之如其始爾近報以文場事顯責新按院恐請

名公翰藁

卷十七

十一

叙之意未必同前舟中強構聊成一首重公命也一歲之間畏寇慙親文情頓減然不敢掩醜正欲公憐我蕪陋而鞭辟之庶不終隳棄也臺中奏議日望賜來汝楠此行或當守部湖西與其域中賢哲共訂此集必可永傳也道入玉山江浙異壤迴望高牙曷勝繫懷

又

自辭公轄門解維而北也日望新綸嘉舟山之捷歸公衮繡而用作鹽梅漸近長安未副所望豈殊恩將

下復有停待耶竊計四睡多事國家安危寄之虞坡楊公暨公二老即成周周召分陝保邦秉麾西北者未許還朝則東南防春廟堂獨無意乎廣陵淮陰濟西俱故人位蒞端臺相見問訊評公兵機若神再造東夏汝楠媿不知兵惟以臆對天降此禍然亦薦生戡亂鉅公其英雄威武可以鞭撻三國賢才惟隆準一時人物庶幾近之諸老咸以為然即道路輿情窺測巖廟其鑒公血忱而想公風采可以默會復何慮封拜之遲也四郊依仗二老翻覩平定至於中原腹

名公翰藁

卷十七

十五

心殫死相望雨澤枯竭桴鼓震動齊汴鳳泗俱有隱憂汝楠書生故態不覺深長太息誰當似公太疏手筆奏治安於闕下也惠編熟誦幾於絕韋蘇長公叙古來文章惟賈誼陸贄為用世之文戒公此編豈不并包陸賈默符長公蓬慈藉此開盛甚弘遵嚴謂且求公於章疏之外况未睹其盛而遙為之詞也謹陳縷縷謝私容至都下嗣圖宣悉

荅馬鍾陽公

汝楠從仕版中求海內鉅公而師法焉因望下風而

傾屬者蓋十餘歲始得瞻公山立丰容於章江之上
猝猝告別既見君子心猶未滿至今如負邇者乞身
兩疏報寢代匱叅佐得侍公藩垣將朝夕聆名理至
教豈非假之良緣哉何幸如之正自幸間辱翰遠臨
誦味高情若投分之素厚者汝楠省循本無嫖節向
寄遐蹤莫知何自承公殊知也抑又何幸尊喻督赴
西藩區區乞侍之念正欲努力一至聊效驅馳為陳
情地緣照文未到殘夏仲秋兩月涓辰尚未可期緬
惟今陝甸宣異日棠陰令之栽培可識矣師法所在
名公翰藁 卷十七 十五

心馳台席楮不能宣謹先布謝

又

兀坐行署恭念載馳欲申贈言之誼汝楠嘗稽古籍
并國初建制以姬呂勲勞位此阿衡方分陝東西畢
公亦自內保釐東土國初用六卿出署方伯茲其遺
意歟國風所載衛鄭賢君入為天子三公則今之以
方伯晉陟台輔亦於成周有之二法將安取秉哉益
創國之治以一人之政風天下故分陝保釐出之左
右中興之治以天下之政佐朝廷故承流宣化取自

藩垣使聖帝明王更世而宰創國中興之治未始不
同揆者故由來徵拜之老即當時保釐之臣今之敏
於承宣而練於經制藩垣如公幾人哉正入而輔中
興之時也將構此成文以贈公行且請教於公

荅黃葵峰翁

汝楠比年守衡於粵伊邇倘臬西蜀乃我公歟歷之
區既聞鎮世砥柱濟時舟航才節巋然繫上下之望
非特得之雉城憩樹臬府飛霜吾浙之人詠思而已
伏念上疏未允遂事西征必將揆刀尺以從大人君

名公翰藁 卷十七

十五

子之後詎意中道量移遂阻攀侍迴車之日睨白雲
而夢璚樹未始不驩慨交集也故司吏來承我公手
書珍惠亦眷念及此令何可當唯有感戢量移後家
山稍停更理前疏已構綠蔭之圃將終焉已海寇愈
熾彌山塞谷我公舊日所樹幾為剪伐十之二三老
親度無寧居遂為就養之圖孟秋下旬已離浙趨江
藩矣世事如此宵旰靡遑我公負世倚望寧得久留
西川又烏能不從廟堂一拯舊遊之地耶敢為東南
預祈速還袞綬

答胡參政栢泉

汝楠自出守睢陽即不獲我書承候然海內豪傑未嘗不見之羨壙比雲朔多事倍懷我公素閑輶鈴行展籌畫以刷我卿士大夫四郊之恥聞問在咳為公家難增感亦為國人材增感但熟閱世態豐之日中難慮疊之先甲易新既在傍觀且頃靜以待局違會努力未為遲也此為生民立命所不可一日忘者舍公誰致望我公亦忍忘之哉張貞峯携公詩文二帙過楚黃鶴夜靜篝燈讀殘文逼西漢詩關盛唐而皆

名公翰墨

卷十七

十七

根本經術非區區章句可比然要之小子處江湖之遠以優游無事之懷拈起此事忽投畎好故有此評若以論公抱負當出入文武吞吐勛業碩置之散閒之地以昌其緒餘之文亦甚可惜也已翰諭願遊南嶽念菴言之少沮此興此不特念菴品評爾也九登南嶽者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汝楠嘗欲為南嶽訴其不然夫南嶽以一名山位鎮八省高插五峰俯視下界郡邑江河如芥如縷脉迤山麓雄突蜿蜒矯如進龍為培塿為丘垤者以千萬計日月出頃洞之間雲

霏極變態之狀如是不足為勝而一草一石幽奇峻拔嘖嘖動遠人稱嘆者碩賢於南嶽也哉南嶽之於高大光明也猶聖人之於道德也澹然而不可奪蕩然而不可名舉天下之名山自南嶽觀之則以為一隅之巧何當與公共登祝融之巔攬南州之勝費狂吟舒長嘯賞吾輩之獨知而憐世人之未得耶汝楠秩滿矣且以親老乞辭郡矣如不可待唯留其說以俟公他日之鑒南嶽山靈無言長峙而汝楠以此贊之山靈亦且笑我知聖人之污所以然者亦借嶽為

名公翰墨

卷十七

十七

言以致相勗爾公以為何如千萬節哀自重

致林心泉

維夏捧章發蒼溪拍震澤使君五馬如在目前矣三十里外望閭閻烽煙羽檄如飛吳江備警遂返棹遵宣州坐失會晤今歸棹再經吳門亂離如夢沿塘之氓披煨燼各理一廬泊城下問舊館人存亡館人驪喜中相存嗚咽具道市井如舊物色更新非使君有以覆燾而保護之能然哉某於泛觀若此亦為增情况蘇吳唇齒烏能不動也極欲候使君公暇登堂參

侍因得細談以積勞堅卧舟中憚一登岸舍公而去
默默含思湖流知之也重兵坐食松寇方張粵士將
來士民日困公晨夕坐籌竟何長策仰賴餘庇及我
湖民維梓與桑俱荷無恙不勝囑切當有以教之

與張明厓兵憲

自提槍構戾犯牛斗之墟未聞一捷能生士氣轂下
羣公視為疥癬而東南實有閑格之憂令人抱憤無
訢間而公初自楚來營門乍開閫坐未煖海門之捷
至矣何其神也必有以也征苗肯綮久已備經正所

名公翰藻

卷十七

十九

謂十九年而費劍如新者快哉快哉廣陵詣謂承公
邀歡盡日省慙過客瀆擾兵機然置酒臨江開樽倚
竹亦足覘公談笑折衝而環帳以外游揚雅度者不
知若干人矣某藉此稍安悚仄至感公盛情則有不
容言者陶金來歲之數揚野禍輟公實捷首願竟我
功大張皇維澄清海甸區區萬一得請南山種菽餘
庇小休公之大造東南而私於某也亦多矣抵真州
謹勒以謝

與吳桂軒水部

湖山間氣之賢嗣文章鉅公之後企懷二十年矣得
侍河上殊為可慰方舟追送更荷垂情徐方舊洪水
落岸高雲龍相向中流晏談信一段佳景也風恬流
駛及增斯頃分手之情雖然好事難留離別尋常耳
吳山五林終堪結社君子惠而好我意肯携手晚節
同心乎孔道飛翔易達尚當詞音茲先附使牋謝

答徐近齋

舟中細誦赴鎮大篇翩翩有子建自試逸氣及檢嶽
錄新律八章既旨且多真與三觀爭雄兄本兩浙雋

名公翰藻

卷十七

十五

異年來數歷稔觀魯道所得弘深宜其風泐洋洋臻
聲詩之盛也弟廬居以來崩廢詩樂稍理舊業自媿
乖於聲音之道無能屬和唯有敬羨脩途觀逢知己
寵之秩延護之出彊種種皆慰客懷而尤感于衰僻
之空谷獲聽希聲爾謹此叙謝

致陸北川

北至臬司值兄南去悵望青羊餞別之地徒增勞結
遣吏馳問承兄附書并致嘉貺誦味感念無已丙穴
水鮮自古嘉之但在弟品味之餘客懷益不自禁向

在楚中曾共妻孥食武昌之魚已謂不及吾湖縮項之鰯謂得備薦老親乃今雖有嘉魚止供獨饌又不及武昌之魚矣歲暮此懷奈何撫臺惓惓以會川為念司中俱道兄有慨然攬轡之意撫公欣然領之知兄百日且費卬州高嶺徧檣百唯珍重南巡返旆願貽我卬竹一枝得請還日扶侍老親支節湖上

答孫屏石

曩年承丈握手所云彼諧人者第么麼視之不足為兄重輕哀毀中閱報御史之疏孰使之哉鬼域果足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主

以敗善類耶可嘆可嘆雖然此正卸竿罷戲之候本來面目笑語為樂之時也時機殆而仕徙大夫去豈其微哉不肖罪禍方奉先君一日之養而遽至於此百惡所歸復何忍言亦從此結廬營傍蒼松白楊之林悲泣偃仰具在於此如是而已矣三四十里間非兄誰論心哉謹先勒書布候容更訂晤談之期菑葡萄桑落贈之俱南手偶及之不次

答張石川

僂舟枉手悲號痛切容色慘然不足以欺田大賢唯

心知海潮次序我公必坐對曲江吟咏勝事但非在疚之人所堪陪奉爾歲暮雪寒緬憶旌駕今在何方忽枉佳篇甚慰饑渴所陳勝事不止觀海豹虎在道羽檄紛然而大雅君子達觀無礙不廢篇章逸思高懷上自騷雅微言下至堯夫首尾靡不兼之富陽桂令序詩數言殆亦庶幾近之昭然叢蒙領教多矣先君平生行誼辱公許可哀挽兩詞令人讀之垂涕不已今得列於紀遊全帙感幸尤深蘇子謂叔度不朽惟賴林宗數言公今之部有道也私心嚙戢真不可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主

喻衡雪東還西來何日倘不忘春社旅至荅中不肖雖拘擥服色感憶舊遊追惟扶杖當候公三箸兩溪之間也附使草率謝教望風爭戀不次

答何鳳野

錦官奉侍金玉雅度至今耿耿不忘第歲間踈於左右緣陳情扶持及啣戚東歸悲冗相仍故也臥苦江曲側聞毘陵策政徵君不日趨朝私心默禱謂老成德學行且磅礴帝所福及海壖至於訊賀之誠則非不祥之人所宜通也乃承我丈手書隆貺曲念西川

舊情不肖竊自省循於蜀無裨毫手回首山川方以
為魏邦之大賢乃獨留情不肖獨何幸耶來諭見期
意誼不淺但不肖上書不遂痛傷不天雖幸不死自
今圖永戀壠樹烏鳥與羣而雲谷為巢矣力贊太平
仰望公等願益茲愛

答阮提學

汝楠別公三年奉牋乃蒙荅教昧劣無似誤辱心期
文經武緯之暇而有意乎鴈蕩桐江蘇堤禹穴之間
誦書灑灑迥脫道荃公排流注海之襟駕月鞭霆之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

思可於言外得之因以窺公面真矣何幸何幸海事
狼籍誠不可言聞公率士登城臨戎諭將庶四機之
中氣機頓生吾浙嘉賴焉而來札委之司存公之謙
抑固如是也竊謂道德通於兵法傍求者乃為此言
深機精變吾學自足萊夷消却非我俎豆之宗工其
誰任哉不勝注仰汝楠出戶徘徊繫牽荷公如天之
庇造化既弘含靈難謝惟有以烟烟寸心知公以為
報爾汝楠分技一壑藝蔀小休而當路未亮不免再
效數旬之勞以為拜表之地江山雲樹疑是疑非聊

因知我述此苦懷

致錢泮泉

湖南聯郡事依伯丈威德不但異鄉空谷獲聽長者
足音而謫劣終局幸能完保嚴憚切劇誠知所自入
覲歸途楓檣分手何意遂成參辰惟暮雲春雨話別
懷其至今形之夢寐爾不天荼毒骨立三秋雖久矣
禪除哀迷之餘履世猶如隔代徐山人來言縷縷能
悉高蹤弟不以致致問者握管無緒空抱缺然想長
者能亮之也世故無端忽迴宦轍知漳人視之不啻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

脫屣但世兄之痛當何以堪雖然商瞿五十後竟舉
五男伯丈仁人敢以是祝謹托徐山人申候向按臨
江有以先大夫遺惠言者汝楠恨不即俎豆之業已
施行不知竟何如也日候便聊一及之

東鄭少潭

幸得聯事文場風誼見親是以楠一頓一笑盡獻赤
子之心竟日笑樂而非怠彌旬喧呼而弗爭太上有
云能嬰兒乎庶幾太上之風裁而傾蓋白首之義自
今訂之矣滿秩費星沙籍使力得出源江遂離楚地

班彩光景懸想躍然雖有難事上官莫我能加况如
楚狂接輿而示我來者可追即今已然况遂初衣耶
且文場餘醉定牽宿醒於蓬中傾倒臨別惓惓弟誓
不即還惟恐失墜此言不踐兄其罰我金谷酒數耳
坐蓬時笑破何如

與葛三府

觀公之容知為溫溫恭人涉公之境知能無忘賓旅
至於濂溪一祠荒烟秋草廣沒多年僕屢經之而屢
歎之今煥乎聿新再拜祠下令人有溪感焉士大夫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五

視一官為傳舍誰得周盡若此至於道我出疆供其
行庖而惠及徒御則僕之私感也吏還謹勒此謝并
叙欽嚮懷

答王庚陽

苦上如公雋異能復幾人濩落多年纔仕省幕讀佳
集乃知天固昌其詩也於公亦厚矣攢眉折腰戚戚
聲利自離昭曠之域投入煩惱之場雖富貴不免為
天刑之民公超越若輩萬千且剩得一官借嶺南山
水以發詩懷何樂如之極乘垂念衡陽一卧又過三

年日伴衡陽赤子相忘不擾之天與之共町畦此外
無足為公道者新刻說經一部附奉覽教諸作當以
暇日細味一一品評另有報也新即已長成否有乃
父風否

與同僚袁李羅三君

三年在郡游蹤不出衡之郭郭稍遠郊疆汎舟清湘
喧啾若雜忽焉盡屏唯有煙雲魚鳥并木蓊蕭迴響
峻嶺泊然與吾應接一何妙也滿襟風月入夜咏吟
四碩無徒莫會我懷則又興念僚友至不可支夫羣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五

居之樂多在煩擾之場寂寞之墟又不無友生之感
是以君子貴隨遇而自得也登舟意興不免為境所
動聊抑情危坐因理卷帙清夜方永覓紙題字作趙
公祠碑銘一首乃就榻頽然而卧頽晨閱之亦誠漫
語但願諸寅丈裁教越涯翁忠定鄉人也獨不念鄉
之先為我一刪定此文乎

與余侍御月田

公叢衡後日誦公詩英雄回首即神仙素斯生曾以
策干項羽而華山亦逐鹿之羣雄卒證玄學公殆其

匹也敬服敬服過岳陽樓不能訪洞僊共觀雲水公
當笑我豈范老之所謂先憂與可媿可媿謹勒此代
候惟垂照

荅王巖潭

客歲孟春遘先君之變茶裂衷懷方首歸路及抵苦
廬罹變不一抱戚襄事仍震海患以此世間事故一
切罔聞及慘痛稍定首詢大典知吾兄高才雅操一
麾廼罷千里飛龍之姿猥同伏櫪能不為隕涕惜世
間一才士乎况予生知己骨肉為懷又何可云也臨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主

江夜談溪幸兄淹屈之年有三臺知厚以此氣得意
之階不意古州蜚報九江變情蜚報之文誰為之哉
要之用舍由天兄行邁適罹其數亦無問誰為也且
兄自早年文名太著蘇文忠嘗云獲大名與享萬鍾
等受福於文仍欲顯文於位抑叔世造化所不能兼
耶兄今杜門數學傳之家塾及其生徒探歷雲泉山
中偃仰有以仰窺兄之善處窮通山林浩然造物亦
烏能以窮我我先君承見平生通家之厚香儀遠及
北京有知荷兄何如令人感泣無已不肖以歲餘苦

懷積之成咳忽自痛念未了性命之身未可遽死雖
謝跡不出城市亦將於環廬山間稍靜圖懋以寫積
憂兄肯來湖上先枉蓬門山間白雲得共知已是不
肖所夙夜西望如馳者也何當竟有以慰我

與嚴允齋

瞻企兩年未諧一晤以為耿耿楊春江兄來衡靡日
不談動靜不啻覩見顏色上章雖不見報而公採真
鍊化游心無極不異神僊知仕路九折危坂逼窄險
淖舉不閱公靈府何緣審詣記室促膝相證楠滿秩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主

復七閱月但得當路借允脫此符竹長纓即於浙水
東西訪桐江客星煙波釣叟薄言自適當路何苦我
以羈鞅乃爾豈將使我伴公行藏有緣一窺秘奧故
耶所謂異人今復安在黃鶴樓中願虛一席夏秋間
定得把袂細叙茲因舊吏赴役之便附致候私

荅張武康

仰誦大製雄勁超絕彭君得之當與天球同為世寶
夫仰日月之文明覽淵泉之不匱然後知螢尾之細
蹄涔之淺矣不肖方自媿無地而稱許過情其何以

當惟迴環既味來製或起費之後更圖勉旃爾訊吏
始知編徭惠及救親影末波餘俱荷垂意副以殊禮
鼎來之厚真非所任祇有心感謹附吏鳴謝摠詞難
既君侯亮之

答崔蘄州

前歲過蒲邑碧溪如帶山色澄遠而又有高賢為政
其間流目悅心至今念之至不可禁猗與太史著述
翩翩金馬之雄也人文安在辱公先惠殿閣詞林驅
馬所向藉此解頤令又承示楚紀郁乎文哉雖未得

名公翰藁

卷十七

五

悉覽諸紀大都可謂備全楚文獻美人之貺篋笥之
珍銘感何如久試百里聞近移守蘄蘄雖差大於蒲
豈足展公之才雖然廟堂用人與賢哲自處體局不
同用人恐有遺才自處快有餘力如人飲酒常令半
醒其有餘量正醒眼自快之地然則公之高懷方快
於蘄世間厭飲爵祿何足道也楠薄遊衡湘已幾三
載隔遠通都見聞寡陋無可道者窳窳意味亦頗自
宜故以食芹之言奉告因便布謝

與沈總兵紫江

恭諭牙旗所向羣兇授馘西南山壑之間游寬假息
之輩得一洗而空之甚盛事也連得捷音非但官遊
荆楚者浣慰無喻廊廟間當無不愉快者至宵旰憂
勞得專意西北勿頌西南翳公之功不亦偉與容顯
脩賀命叙監戒因巡院按部甫還勞勞簿書塵襟未
整尚未脫稿即令春陽乍轉湘水增波西部廊清民
饒樂事分符之吏且對景攄懷當効嚶鳴以塞嘉
命翰教時抱微疴公今之柱石也努力珍重

答胡二溪

名公翰藁

卷十七

三

伏承顯使念及先君貺之隆真彌想昔年省覲歸自
楚中歷叙楚材先君嘉歎今大賢如公枉臨吾縣而
先君早化已隔九京餐公之賜感公之情誠無間乎
幽明也涕泣之餘惟有鏤刻手書溫渥曲叙平生真
不自意何緣得公至此且我公下車以來冰心雅道
羔羊素絲之風庶見其人擅名世之文倘備誇之行
此古人之所以寄思乎沅芷湘蘭也今何幸得並承
之哉不肖投分雖深蹤跡殊簡素冠交際恐忝相知
此必為我公所亮眺九日月將屆大祥更憶循良不

可久借擬在徂暑之後數奉清言不令辜此奇觀也
文事將竣迴駕有日先附使箋謝無詮諸容面請

荅俞是堂

楠自釋褐即嗜咏吟弱冠以後則指擢胷胃靡散精
神所不惜也而竟無所得三十領郡更習吏事無異
世家所云學書不成乃學擊劍者然而非世家豪傑
漸絕之資也見高賢學士談及儒林藝苑壯心猶未
遽已時携一編吏暇冀以就正而家童僕隸但知主
人之為守吏不知主人猶有儒生之心也承徵金陵
名公翰素

卷十七

圭

以後舊稿檢書籠中無之童隸荅言束之以歸山中
久矣童隸固知楠面目狀其如未已之壯心何其如
有道之就正何雖然楠亦從此滿吏矣從此依親山
中有日矣銅印既違初衣且遂而吾丈大雅幸接桑
梓錫山天目惠水雪川之間畫船去來詩筒往返何
慮不數數也楠猶謂不可虛來使也童子以臆記山
中詩數首書之別冊先以授使至於嶽湘吟弄與鋪
糟漁叟荅和於葦岸萍流等於蛭吟而垂鳴者則玉
山回使傾敝囊而附之但恐霜臺肅穆之地發笑失

瞻也惠及諸作併三石諸公題評楠未及閱先欲誦
詩熟後如許測海窺天不妨以大以小各悉所見故
也先此拜復

與呂安仁

昨者畫船簫鼓揚撓紫雲指點山川嗟嘯風月東京
所謂僊舟有是樂否祇恐路傍觀者稱舟中之人為
仙不如昨對吾兄無其名實有其樂也席中縱談乃
踈狂故態吾兄乍聽不見斥我而若樂聞之柳子厚
稱人固有嗜土炭者土炭亦何意乎見嗜也曰平生

名公翰素

卷十七

圭

有緣耳再會劇談別去懷憶殊不可支不日赴覲走
馬京塵不妨塵埃中自有意氣相與者踈狂縱談兄
能從此數俯聽之乎贈詩書之扇頭奉兄叢笑信溪
水流言向紫雲我心同寫

至家後寄府中諸僚

弋陽道中曾遣箭手回東達數語於越前向遠抵吾
浙矣曲江水木湛澹孤清而兒童父老見呼姓名故
鄉風味如是且庭趨日近高年賴安此懷欣慰翻憶
郡中與同僚鵠立上官之前奉難事之人聽莫可端

倪之語真如夢中飛幻鬼怵神動既覺乃知為夢也
伏唯近來雅況何如何日局面稍更即在還轉禪家
謂之解脫故日有望於諸丈耳歸越圖書鄉人且訝
且笑其知我者為慰為賀經趙公祠為之詠曰清獻
當年返舊廬高齋堪詠一貧儒拂衣還策鷗夷子貨
殖名傳太史書弟在郡既免入酷吏之科而還舍頗
無貨殖之累然皆諸丈挾持之力也皂快還附布行
悰

與許郎中石屋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

久離吾浙繫苑衡南懷企殊切傳言兄遠跡鴻遠結
樓湖曲此意儻然說謂桐江今無後身耶祇今自塊
渙濁耳蒲吏經過觀省情迫不及瞻奉專人走候伯
兄今補何省久滯京師豈尚有點玉之人在耶治山
兄自廣平遂拂衣極知高致得無果病否弟兩試吏
已週且為白髮老親圖供菽水兄西湖之上倘容卜
鄰則林逋宅傍幸見平分風月茲且行邁不及多言
與朱希桂
頃承寄音千里故人如相對春風中也舍親堯山承

相夾持相觀而善摩成無上德業為慰不勝自出都
來觀東魯之饑色經呂梁之淤道還吳越則有防海
之患人自楚來則有告疲之急海內多事正賴賢哲
令圖古人有云鐵劍利而倡優拙願君之脫去詞章
慨然任事與舍親相勗何如

又

自附荆山書後非不念公坐廢書記實緣哀疾中不
願以姓名通入頭都初夏禪除漸理祥事欲通一問
於左右未覩翔泳之便方鬱此懷昨敝縣人回辱附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

佳問感念故人誦味再四去冬先有惠緘雖尚未到
心領無既及閱近報即今宣綸江北大展風猷竊懇
海內大端自乘輿以迨邊境所可言者當復幾事所
難言者不止一朝故居常立臺寄天下之耳目甚難
奉命行事倘一方之觀察差易以左右秉直相機熟
閱世故不知於江北見之行事視履居常何如也教
習北向甚懇願天下大事歸之廣厦古人致謙於一
材况僕非材乎追惟陳情不遂扶痛以還雖永懸墓
門猶不足以伸當年之恨倭虜交橫將相傍求有羣

公在鄙人何足數哉行止殊夫卜也

答錢江陰

執事以珪璋特異簡自荆楚拜官得令固他年卿相受用之地草值海洋多事貴邑接邇崇靖知不免戴星之勤使來專訊動定沙縣嘉賴而執事風譽洋洋滿縉紳間君不負令令亦不負君不日微拜夕郎文華顧問當取諸素定以對揚休命矣如何不憚手翰藹然契誼都下把袂之情向形寤寐者今若接之羨墻令人歡躍執事復推通家之誼迨於老親種種推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

惠者亦惟知己之厚不敢不拜嘉也唯有猗感而已牙章刻寄殊賁我綠菽之堂茅陳不允忽奉嚴例老親亦督西行中途聞江西叅藩之命得回車叩路方草陳情第三疏冀從此遂着班衣未論緣分何如祇愧種荈不勝區區至情爾又聞未下微書之前已及滿歲先勞無倦之義執事素所存積何待贅言祇候明恩容專備賀茲附布謝

與黃星池

三賢同過岳麓劇談宵臆指點山川且飲且眺邂逅

會翻不易得星谷謂僕作詩否僕云無暇當時朱張二先生並遊連夕吟百餘篇吟而後遊恐遊奪於吟也僕向未喻及登舟吟又有不容已者乃知春鳥秋蟲遊之與吟並發無間何奪之有哉至於好醜分量則不可誣也然豈敢於知我者掩其醜哉謹錄似三賢一笑

與李洞嶽劉仁山

將別連得兩賢贈文皆自出機軸名家所謂本色語而精神流暢有駸駸愈新愈盛之勢誦之若叩湘玉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

而喜慰至不可言一以喜篋笥之有光一以喜做頃之有助耳大抵斯文之傳以其千古不可磨滅千古不可磨滅以其出自獨見跟人語言如藤之倚樹方其樹盛藤亦菁榮大樹一衰藤蔓悉枯矣即此文章一技其機妙所在尚根獨見况於平生一大事乎王缸橋來接洞嶽所惠書啓而觀之又喜不自禁其志將有進於此者石鼓講說詳矣願兩賢念之勿令躬行之不逮是所望耳在至厚中裁書不作等閒語因文論道以致留別之言若感謝之意真非寸穎尺楮

之可寓也

東藩生潮表生夢龍

石鼓握手候屈殘秋於楚中得賢書兩賢未錄始而駭既而有懷在世俗為一番筆鋒戰挫之後在君子為一番繁華夢醒之秋也世間事有可窮者有不可窮者今人讀書一取第則讀書事畢今人為官一極品則為官事畢至於吾人能事何時是盡何物是窮且相與遊無窮盡之門而靜俟有窮盡之遇何如

與汪蒙齋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

客歲偶以太極問答諸質不謂辱君印可示書具悉雅情但念楠學不自力猶未免牽纏文字雖或時出井窺譬之庖人總辦大官醢酸終非自食家常也如君邃於理學必有默成之妙何止如是因風願不惜相聞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七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八

孫陞

與王太史論文

與陳山人論詩

丙辰示子

薛應旂

答史沱村都憲

答王槐野

答葉教諭

答胡栢泉

許應元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八

一

復萬五溪先生

與蔡白石正郎

答尹洞山春坊

與兵部侍郎翁夢山

與王德仁侍御

張瀚

寄謝巡臺

寄翁冶山郡伯

寄高南宇司成

寄王鑑川憲使

上存翁閣老

寄徐午渠憲伯

寄楊朋石中丞

寄李麓南侍御

施峻

與凌藻泉

與高雲川

答曹紀山

劉繪

與楊用脩

與陳給事筆山

與劉中丞培菴

答王年兄約齋

與趙浚谷

報張侍郎

馬森

與王百穀

林應騏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八

二

寄曹几山都憲

答徐少初司諫

張純

問學士程松溪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八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孫陞

與王太史論文

僕骭骸實諧賴君不我鄙夷蘭言契合足稱莫逆相
識恨晚也數年來愈益深厚乃一旦舍我望華山去
釋袂入城頓成離索如何如何何得手翰如再晤
對甚喜讀至論文數語則甚訝之君篤力好古有年
矣乃曰語多牴牾弗厭衆心別後更當多異同某亦
名公翰藻

卷十八

一

自疑輒思改轍君素言必由衷詎敢弗信僕意則大
不然文以載道道所不改也從古立言名家率尚法
法亦所不改也以君之才本足振古而又有遺世軼
羣之識嘗謂今人號為攻古文詞者假飾形膚取媚
時眼不過舉業餘習任所便安處耳此言著于僕心
不忘也僕寔重君以故願附末塵定交百年具服公
評失得自別君亦宜概于中懷乃今何為出此言也
君所為詩文率類李空同氏李少武古人而君步李
譬則燕途入秦車轍所歷可循而至誰則改之僕觀

君近製日異月殊去李自當不遠駕車者既登覺路
忽復躊躇坐失千里惑矣惑矣且君所謂異同者何
也君素有定力昔在館試違衆從古堅不肯下此君
所自謂也昔固主異今則主同非僕所知也若僕祇
服明教不敢他適以負知己君今欲何之乎文舍西
京詞舍漢魏近體舍盛唐諸家則必落他代凡作君
於他代凡作貶黜嚴甚僕知其必不苟所從也明矣
彼之不從而又以此舍則誰可者無已兼之乎志分
者體必襍技多者業不精冬青之樹而責之春紅非

名公翰藻

卷十八

二

其性也千里之馬而導之萬徑率所之也君製本自
近古一意適往何所弗至輕失其故他日必悔誠悔
之則必更事求古而返之正曦輪易西歲又寢暮僕
年望半百明年君亦四十歲人矣別纔幾日有言獻
左右即不得一握手其如異域何其如隔歲何夫道
義相許萬里若比隣然乃今於君行眷眷朋友道喪
久矣而生才寔難僕不敢自坐踈外等越人之視秦
人也海內良朋屈指三五大洲君方且好古僕嘗以
二君擬之雙壁大洲寔重念君君意可知已生同時

又同在近列得朝夕樂聚時乎時乎縱百年能幾哉
栢葉春杯萱花畫彩家居樂事行可想見何日命北
來之駕絕裾事豈敢望君躬導板輿亟趨就祿則臨
別時所嘗慙慙囑者也洛陽舊吏去便敢附申囑併
所欲吐如右徘徊西向不任馳情

與陳山人論詩

故人尺書訊我又佳什惠我調逸詞工知刻意為詩
也乃諸所獎與僕僕皆未有愧之愧之夫詩之道難
言也僕與足下談者有懷輒吐畧不隱避學詩之法
名公翰藻

卷十八

三

文

不如是不盡耳主張風雅深入堂奧宜屬作者僕非
謂已能也足下乃欲盡舍所習而從我足下豈異習
哉古今論詩主格調高古曰格宛亮曰調嚴滄浪諸
人發明殆悉足下所知也僕向云先結構而後脩詞
蓋主最上乘說耳今海內詩人摹擬唐之聲調皆足
成名老杜最尚格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試觀杜律
冲澹而有氣骨者甚多不皆入選而入選者詞率清
麗可見風容色澤固亦詩家之所崇尚也李空同氏
者振古雄才今之老杜僕何敢望足下儼之過矣若

所與何大復辨論詆其好詞華法之失信有之然何氏亦嘗詆李謂其作疎鹵間涉于宋然乎否乎總之負氣求勝各不相下之言未足憑也李氏詩穠厚而不重濁蒼老而不枯寂含蓄而不窒晦即所譏評宋人數語可槩識也曰宋人主理不主調詩亡于宋黃陳二家學杜而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若入神廟土木而冠服然者語在李集中足下何不取而觀之何氏亦今代人豪嘗判定王右丞詩王詩尚調何近之歷數古今名家大方宗杜者不廢王右李者不貶何此又可以觀也詩如畫意興所到形神畢具稱善畫詩又如樂羽千在列節奏比和稱備樂故詩不得舍聲調而專氣骨畫不得遺色相而事模臨樂不得舍音響而尋條理詩本難言然可意求格由深造亦從調入足下所謂聲調可當宛亮繼今脫去淺近進之高古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變化不窮則固從此其入門也僕非知詩者然亦豈專氣骨而不聲調者哉足下其謂何日來涸涸人事無一好懷搖筆向足下乃覺除去塵鞅動我詩神輒復傾布若此世難作者亦

鮮賞音僕故于足下惓惓焉念之念之

丙辰示子

三月五日得報今朔再得報知鑪暨穆十姪孫舉進士名第信矣去冬報銚授官詞林客言將賀我我以母兄餘哀却之今值仲兄初喪吊客纔罷而言賀我者又至乃竟例却之然亦僕僕拜終日勞我甚也客言賀者類稱三世繼顯光于汝祖我心豈不喜然喜且畏也語云文車未必爾多由積慶餘今寔天報汝祖之厚汝曹當之宜何以承先德答天恩也進士三年一舉不足異而吾家世非他比信而賢則曰若人之孫若人之子庶可稱塞其不然者異是也盛名難副高門難恃重恩難酬此我之所畏也銚自少負才任事期刻立効非我心所願也人生用才自有時詞臣典在筆札稱冠帶書生三年不遷十年不事事閱歷多而後受任此夫所以安處銚也鑪五試乃一遇名去臚唱不遠亦足肅汝之苦心矣今不識銚授何以聞之比歲士習稍異纔一觀榜輒相指頤排擊以爭於內外勞役之間士何自薄甚也鑪以次當授京

曹非禮必兵不則刑工皆可者暑祖非由刑曹始耶
惟所任使務期報稱此其故雖能辦之也暑祖恤刑
二帙入仕者每構求之文學吏事皆儒者職故昔人
以讀書讀律並論未有不更事而能文者亦未有不
博習而能事事者雖未服官政銑又暇日兄弟兼為
朋友厚內植本以需效用今時不可失也京師交遊
本費窮應兄弟同為美官又世家之子較常數倍泛
追逐則勞爾形神守簡僻則鼓人唇舌故應世最難
此宜重已量人靈之有道士立身務名節忠義立朝
名公翰藻 卷六
務正直忠厚毋忘先烈毋墮家聲乃吾子也我語可
置座右往與汝曹面指養德養身養學三者須日體
驗不可缺一汝曹勿念我我宦情既澹乃又兩子立
朝我嘗依慈水山廬曰父母在此將安適令其意豈
二也往者癸丑別時汝伯嘗語我雖銑二兒友愛天
成萬萬無他慮今既數年矣誠無慮也日惟輯內宜
家常順父母心膝朝夕於我側此固無假老夫言也
鈞兒別去亦既踰一年近課文藝若何書來總報戒
我偕汝母率鑛輩將歸消吉舉祀先宴族諸禮他不

及詳云

薛應旂

答史沱村都憲

節鉞臨常甚欲趨謁緣自浙歸日鮮鞭策林栖草卧
遂成頽情寸心怏怏則猶冀浚者東巡當候諸道左
以展平生然亦將進趨起未敢必也忽辱華箋豐貺
俯賁丘園仰見公誤愛之誼過厚之情迂疎鄙人何
以承之唯有感荷而已往時西北兵戎東南轉運經
世者尚憂民力之竭乃今海島江洋寇盜出沒而村
落無藉又且乘之而起蓋兼有西北之患矣唯公沉
毅練達遠近素孚將必有蕩平鎮服之策願猶虛懷
謙已詢及芻蕘益可見公周悉萬全之至慮誠今日
東南之干城師帥也但江洋之盜借勢於海寇而海
寇之熾則寔始於浙東浙東門戶也蘇松室室也蓋
必謹門戶而杜其所入之路則堂室可以無虞不知
浙中當事諸公其又何以處之若其始之所發端則
固公之所素知而區區所不敢言者也然亦莫可追
矣如何如何歸來杜門未敢預聞世故恃公之愛而

杞憂婆恤不覺又發狂論唯公擲之諸惟蓋 慎重
以慰士民不悉

荅王槐野

士君子誠有利於天下維摩頂放踵如墨子亦所當
為不然則一毛之拔自是可惜蓋不獨楊子為然古
之至人如彭錢觀井腰索覆輪猶恐不免其兢兢然
愛身若是乎其慎重也是豈私其身哉誠亦知是身
之不可以輕試也今試觀今日之井可易觀乎僕昔
為縣令為考功俱失心從事以期不負平生固衆所

名公翰藁

卷十八

八

知也然皆幾於不免昨在浙中痛其俗披文靡一為
整理亦既畧有頭緒矣間有一二不能鼓勢行私者
遂曲為諛構以致垂成輒墮區區一毛漫然拔去置
之無用若再不知止此身幾殆我僕是以甘心裂冠
毀冕而戴笠荷簑終於山澤之癯無悔也公乃舉邊
巖王子之說謂不若出而勉効功業此固見公體悉
之至然亦涉于諧謔之嘲僕謂江左雖僻在一隅亦
代多傑特春秋以降未暇悉舉若唐之陸贄宋之鄭
浩范仲淹則固庸人孺子之所共知也唐子亦豈肯

偃然居於其上哉特王子之自道耳公固不當置疑
於其間也僕俟天涼尚當至兩花靈谷與公一見然
後徧游寰宇山川以畢此生耳公其信我乎

荅葉教諭

不敏迂疎疾病纏縛而事勢所遭且有不能處者甘
心田野鼓舞太平乃吾分也再三請諸當道不蒙見
允將行未可留滯西湖山中雖風煙景物朝夕萬狀
而孤客萍蹤不得如執事者一共吟眺誠不忍獨樂
也本抵天壤間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奚戚奚
歡百年之後雖巧拙不同畢竟同歸於盡耳所可恃
者惟此心真不愧於本初使胷中灑然無所挂礙庶
或可為他日受用地也便中附此代晤亮之

荅胡栢泉

某昔旅進南宮望見光儀心懷結納未幾服役風塵
沉淪江漢忽忽十年獲一領顏論昨歲見公籌邊疏
草經制機宜巨細周悉雖晁趙復生韓范再出文車
議論當不是過真非請纓繫頸之虛談也鄙衷慷慨
孟切向往以為有人如此天下事無難為矣不謂當

名公翰藁

卷十八

九

事者既已不能破格用公而持國是者乃復顛側其說此何理哉公今潛卷滁陽益明宿學於公何負但權衡人物者似不當如此耳通聞當寧寤寤才賢恐永舛不當終為醉翁而豐樂閑亭不能久羈公之迹也重辱諸製賜教感荷不遺使人去速諸不盡言

許應元

復萬五谿先生

某達達門牆迨今十載前歲便道過大賢之里雖得振趨稍聞緒論而役事倥迫即復東行自茲奔走南

名公翰藻

卷六

十一

北兼以積魯家室多故遂不能脩候動止竊伏省罪分在莫贖乃承長者先垂惠問賜以佳儀撫念優厚慙赧感刻豈勝區區伏惟明公道業純備德望隆洽搢紳之徒咸謂宜在三事折衝萬里而乃親枉聲光鎮綏邊鄙雖萊公北門希文延夏前史故事不為左屈然我觀之望實切都人之心矧被樂育而荷陶冶者乎醜虜狻突幾輔震動而西隴晏然抒天子右顧之慮勲伐茂矣元令乃知禮樂詩書信禦海之具也幸甚幸甚使者返敬此布謝諸惟為天下元元自

攝不備

與蔡白石正印

侯二谷曹長來遠傳翰示具悉念私京師雖日有交接然不異離羣索居也琳瑯在目豁然神怡兩京綿邈不啻三千里披玩手墨諷服雅言亦復何異對面幸甚幸甚承索僕近所為文至過許以僕類子長退之拜命汗縮非僕所敢聞也往歲亦有意服膺經訓剽拾棄餘以飾固陋見子長為文魁詭雄傑退之淵渟蓄藏心並好之然自以村鄙質難學術淺近行能

名公翰藻

卷六

十一

未有以踰於人采春華遺秋實當與惺鵲無異又徒求形似過離本根將如貧兒之効富室姑不務耕殖著居而徒効其服御肆設極愈益困耳以此厭棄不為文章意且勤脩厥躬肆力問學俟於義理有得然後時一發之幾免繡輦虛車之誚又比來人士淺薄退之好言漢魏蓋未覩其深厚爾心竊未平之兄並舉馬韓淵詣卓見豈近世豪傑所及哉二谷冶山計相得款甚曹署輝映若此直是曠事而舍弟亦幸綴末行竊冀不扶自直也二谷行冗次草草惟照察不

宣

荅尹洞山春坊

某愚不解事趨向舛時庸衆黜黜之中過辱收教許以國士私心蓄藏未知所以致之汗赧而已遠迹揚粵去京師數千萬里未能馳狀一洩感奮之誠願辱手札遠照荒裔至於獎借尤為過情諷服高義踴然加愧仰惟執事道藝純備淵懿浚明脩士處子無不仰竒休光延佇一日持秉正色靈中當使巖穴魁壘耆俊之士有肝衡吐氣之望如某譏議自宜退屏草名公翰藁

卷六

主

與兵部侍郎翁夢山

某行能無異舛時違俗願用此見與門下而頃年橫羅口語噂沓背憎苟非知舊未免猜阻執事昭獨察於汶汶之中深明本心獎藉愈厚某之積累豈謂足以孚於有道而大人者望隅而知其中見微而信其著或宜流言之自止也夫風流愈下毀譽隨聲一遭

詆訾負愧永世何則修之實難襲之特易斯束脩之士所以拊心泣血長往之夫所以掉頭不顧者也嗟夫居今之世不亦難乎而猶隱忍不即引去者徒以東發受書頗存嚮往中歲入官亦欲隨時粗有建立庶幾乎不朽之業而中道挫折默默至此立功立言一無所効所以來夜不寐明發慷慨蓋猶冀萬分之一也已矣時逝歲暮不可復頌矣曲江之渙有薄田二百畝苟無水旱可以卒歲種樹灌園沒齒而已矣垂白之年豈復能詰屈當時與少年競尺寸耶執事名公翰藁

卷六

主

與王德仁侍御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諭遭說彼謫曰緣所自
雖遭真贗而猶惓惓不忘夙昔兄之用心可謂厚矣
幸甚僕樹立無素不能取卿曲之譽又稟賦愚闇率
情任真不能呶嘗喔咿與兄女子爭巧慧外為自意
而菟憑隱賊以相誑給此誠世人之常度而僕之所
不足也兄之有取於僕豈不以斯哉僕承先人緒餘
束髮受書竊窺古人之跡今三十年矣血氣就衰志
意頽墮混混與庸衆人處固未嘗有卓特詭異之稱

名公翰藻

卷十八

十四

也兄過取之以為可與耳而僕內之則德義虛薄無
中孚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之觀
故使惡聲流聞謗毀業集脩之實難察之甚易尚何
言哉然計未但已夫志義不立故名譽不聞志義立
而名不聞乃可過之朋友是以謫議歸於下流儻即
起于增積蹤跡之間僕實忽之又豈可尤人耶夫正
色出辭則悻嫚斯速動而葺之耕而穫之沃本而求
實增膏而希光自顯庸也即不能懷仁輔義建瓌偉
非常之業以流惠當世垂休方來猶將托志儒雅附

于介士扣角商歌若出金石思原憲季次之所履求
仲舒揚雄之所以澹泊無營盡精墳典苟不厭死而
已矣兄視僕平生豈嘗遊聲譽好勢利求奇贏與世
人同所甘樂者哉又豈能睢盱磊砢曲王公之門
幾無端功名者耶僕之鄙素兄既察之矣僕本貧家
上有老母素無耕桑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脫展
微祿以挂世網昔聶政屠狗也猶幸日有甘脆以奉
朝夕王丹度牛醫之子茅容田野之氓耳咸能砥節
脩行竭力養母見重於當世取異於名友而僕力耕

名公翰藻

卷十八

十五

不可積著無賢兄弟二人皆為士人而使堂上恒憂
朝夕僕寧可復為人耶所不能唾去者徒有此爾而
事又有不得盡然者僕既不可無祿先人之服既闕
赴部謁除不韋而擢冗曹承乏祗役非可辭免詎勉
從事遂在于此薄命所遭安所歸咎兄以為僕之心
事如何哉上之不能奮發蹕厲越庸俗之末議蹈令
哲之高軌以勉樹聲實下之不能依阿傳會取當世
之所謂休顯以炫耀里中之兒小人之所訕笑君子
之所不與僕復何心尚忝祿仕兄雖履困不如僕之

前後跋躋也此事既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初志舍
弟漸知事庶幾千祿以養母耳布衣疏食聊以卒歲
種樹灌園可以永日苟有餘暇亦將尚翰墨之林
游心道術窺扶微眇高可希游夏下不肖退之此亦
僕夙昔之永懷也不敢遂以絕於世苟其無知則終
焉而已爾鬱鬱蓋久寡與歎歎聊復一發以當對談
幸勿訝其不遜來教謂俗眼視人無足較計惟知自
省此道願與兄共之不敢不勉僕行年三十有五竊
不量力未衰嚮往極吾生之所之死則已耳若乃時
名公翰藁卷十八

張瀚

寄謝巡臺

頃得邸報伏蒙謬取不才上塵荊刻法本激揚詞多
誘掖感激何量竊念少困蠹魚既乏卿曲之譽長淹
泮水尤鮮麗澤之益僅飾車句見收甲科一試水曹
三司法比十年即署祇自蹉跎千里封疆何堪簿領

碩茲鷄鶩雖眇志鴻鵠于雲霄駕鈍未疲企驕驕之
風電若失足於泥滓而咎口于稻粱非唯不敢亦所
不屑也頃者荒穢初治節鉞遙臨隼翮橫秋唯驅燕
雀驚車照水不及淵魚表率羣僚整齊庶政某分當
奔走之末仰承師帥之餘驚惕四知持循三尺頻年
吾早而不隨車萬姓其咨春慙有脚徒恃孔林守已
之義遂冒仲儀便人之稱况乃事上禮疎防身氣直
在鳥非善鳴之鴈虞卉豈附樹之蘿自今沉淪何堪
汲引豈期海嶽不棄涓埃遂俾繫鉛誤蒙鑄造取以

名公翰藁卷十八

七

充數已為過情列之首行尤難服衆士元拔十得五
故逮凡流梁公箇藥籠中兼收常品此大君子包荒
之雅量門下吏意外之奇逢也更惟今備末屬逢迎
之敬獨簡昔厠同朝殷勤之歡未協先容無地後效
難期遽累至明特垂心賞比中丞之得唐介時報面
以自慙若陸亮之負巨源敢剖心而為普深諒敬虔
忠度固不以知感為重輕竊懷鞠詠心知詎敢昧王
成之德誼肆陳愚悃俚澁不亞展宣于胃威嚴慈仁
尚祈鑒察

寄翁冶山郡伯

暫還無幾值春雨連綿南望樓臺渺渺吳峯雲樹只
尺千里會不得數非我心也津亭別來懷思轉劇居
人念客將無同之憶昔冶山嘗偕伯生訪我悟空禪
林談及一時朋好謂朝鳴駐岸英爽可屬大事子春
清雋和厚必躋顯崇良用強毅貞直節義之士余拙
鈍非所及倘寄以民社當不失為循吏伯生雖自負
惜骨相非膏祿器也言猶在耳三十年間伯生已化
為異物而許成致位藩臬駸駸盛矣虛岩上書忤

名公於漢

卷六

太已

旨罷諫垣歸冶山底績廣平乞休故里彼各在離隔
而兩人者得共蕭散湖山適情游藝娛悅桑榆之景
累仁集義故舊矜式澆嚚之風則固士林鄉曲
欣欣羨慕謂不可及也何乃曰小有言遽成絕跡僕
竊以為過矣君子以同道為朋固不輕易定交亦不
忍情中棄人則勢利是圖故易疎今數子皆
高朗之士其始磨礪於布衣常帶之時非文藝相觀
則行誼相勸已而仕國彈冠結綬赴功名之會專主
庇民致蹇蹇之忠並翺翔道義之林無所謂勢利奸

名公於漢

卷十八

元

其中也今二君之忤也豈謂壘斷可登歟名可獵相
競不能下哉不過論議偶殊各持一見務以求勝靜
言思之祇當發一大噓為用喧喧較論効賈豎子爭
言束髮投分今皆白頭片語參差遂為吳越人將以
此窺二君素養矣矧時俗下趨友道大壞齊民後覺
方引領側目視賢者為矩矱忍自處靡薄致風俗之
益偷乎遠則許卻聞言必驚訕不違寧近則伯生有
知猶睜目於地下僕誠忍不盡言誰復為二君言者
人去既以此意解於虛岩而尤諄諄為冶山告願脩
舊好息聞言安朋儕之心毋為後生所指

寄高南宇司成

昨冬服役晉陽聞報榮轉門下守正不疑屹然山峙
於狂瀾波蕩中視浮湛流止略無介於真靜之體此
豈近世隨俗就功名者可同日而語往年奔走都門
數蒙見過又辱探以岐路示以周行似若與意氣而
維植之惜蹇拙而矜憐之仰承道誼肉骨之憂惟有
感刻年來朝政維新人情士習頓改縉紳間稍稍循
三尺謹四維矣更得慎脩恬雅如門下一二耆宿同

東園釣亟引賢良布列庶位即泰運可矯足待也某
委瑣萬縮自甘退保桑榆但庶幾一日為熙皞之氓
是願是快耳走役代候不盡縷縷

寄王鑑川憲使

歲月同心倉卒分袂彼以乍聞訕詈憤懣難堪雖賢
達傷觀猶冲冲為之不平况以身當之坐是羣草為
別長途奔走歷崎嶇涉風浪則知軀命重外物輕既
入武林故廬無恙老稚歡迎則知倫理可樂當官多
戚已又泛湖登山時熙地脉玩物適情較諸東馳西
名公翰藻 卷十八 主

局冠裳束縛前瞻後顧惟恐失官常招物議雖忘形
二三知己猶謹相戒期無荒也則豈若此中葛巾芒
履尋幽吊古脫然無憂懼乎彼擠排傾陷焉知非造
物假手以貽優厚前此怨尤盡已霧釋冰消惟懷人
感德馳神數千里之外不敢忘耳勉留之報實出意
外顧跡危心怯進退維谷但亟自引退庶可遂初心
免後議已專疏北去倘幸得遂即野鹿適豐草之性
倦鳥安故林之棲衡門之下樂事偏矣青雲故人會
無期矣猶冀惠問山中也

上存翁閣老

自晉投秦已歷春夏啣念國恩瞻依台範無時能忘
迺高縮喙嚅口欲言而不敢上達者將仰體獎恬抑
躁勵士維風至意寧踰隸商之跡而不忍違肅清之
化也今者門下秉鈞軸代綵綸已朞月矣始焉仁賢
正士踊躍以喜繼而儉人駭愕以懼終之各得其所
喜者益堅志飭躬懼者亦心悔面革今且喜懼兩忘
士習定而風俗回往昔既聞三不朽之訓門下一身
兼之宗社斯文章甚然某竊意門下尚有未慊於心
名公翰藻 卷十八 主

者夫羣苗有德而羽檄猶馳安民有政而瘡痍未起
經國費則內外稱區振軍旅則荆棘滋生誰謂禁苑
容與之嚴旋軋轉坤之運能頃刻而置於懷乎嘗見
居肆之二十人所就一人毀之有餘十日之所毀未
能盡成於一日也為政在人取人以身門下既誠心
端本矣願優游以需成化急則煩苦而難齊敢以是
代芹曝之獻

寄徐午渠憲伯

奉違良久南北渺然不能通問緬憶閨中旦夕晤語

歡然忘形雖同寅結誼維均而吾兩人尤相厚善以
共攝武平出入之踪跡政務之閑白風晨雨夜之追
逐兵戈擾攘之憂勞時靡不同門下精明練達博雅
弘量鄙人十不及一迺函容誨迪使得苟延二載終
掩其瑕以及于今皆至德盛惠何敢讓也頃古原來
按閱中傾蓋如故當警議洵洵之時既體察其心任
棘院使令之役又憐恤其病獎借維植真若惜涸鱗
而亟欲沃之清波此豈借視於耳信風鼓柁若近世
拘攣之見耶詢所由來皆出謬譽得聞常品藻之言
名公翰藻卷六

三

深信不惑念鄙人何有片善寸長上屢知愛如此古
原之還正防秋遠戍不及把臂青門遣役代送因附
此代候緬想閑戶著書樓真游藝道逢物外眇逐逐
塵埃之人猶不暇瞋白眼及之矧復牽情於毀譽得
失之既往者我望示近作以開茅塞

寄楊朋石中丞

某自束髮誦習孔孟思欲饒行脩詞進思狗馬之功
退不失枕漱之潔視富貴利達貌如也一入世網浮
沉三十年生平意氣銷燼殆盡取嘲笑於山靈呼馬

牛於兒稚譬之馴鶴甘稻梁恭鹿飫芻梗循除伏柵
人見其可侮可賤而不諒非其所樂悲夫何意高賢
獨鑒其隱時時感念竊聞上書新皇宜有微言大
略足以格心意善政治昔人所謂剛毅正直守之以
寬忠恕仁厚發之以義要在有所感格非夫個儻矯
異非常驚詫之論逞辯智以塞言責而已天閭乍
啓王心中融未有定向不當汨以紛紜揉雜之言
是非攻擊之口使玩易淆惑成不繹不改之習門下
歷覽諸凡書疏能無意乎靜思及此便欲鼓吻嚙毫
名公翰藻卷六

三

一效區區而漕務救壞至極殫精竭力尚無分毫之
益寧能伸其意志為斧曝之獻附有道之末耶慙悚
羨服併切於衷適便附上書中夏漸炎惟為道珍
重

寄李麓南侍御

某材本委瑣行乏疏通冗賤盤桓曉曉遲暮曩昔聞
蒲之役即已厭苦自棄何幸獲遇明臺曠度海涵靈
心燭照懸不塵之水鑒持有定之瑤衡表正旌賢繩
回瘴惡一時舉措誠快清議而愜人心矣鄙陋如某

何意亦辱龍門是猶愛玉不必無瑕賦硃亦蒙善價
掄材不遺既朽樸檄誤登明堂身非木石豈敢遺忘
每拊心注念未嘗不感伯樂之顧惜槽櫪之拘激切
思奮而猶惶悚未能也昨聞再赴蘭臺報紙書都下
至則使車預發僅隔旬日悠悠積累之忱竟未及通
左右自是力疾入覲卒卒東歸未幾復撫舊地時屆
秋防躬軀遠戍回思既晚餘榮實本當年汲引懷德
揣分益切惓惓遙想節鉞星臨所至春溫雷厲草樹
回錦江之色輝光開王壘之雲彼中士民曷勝欣幸
名公翰藁 卷六 主五

施峻

與凌藻泉

奉別數年時時得聞佳政又聞燕寢之暇大肆力於
文章駿譽騰于南北交期尚乎古今苔雪多靈我兄
獨縱其稟者與不才上無纓綬之援下無鄉曲之誼
任緣過日展卷然香不能到無量佛儒堪為有髮僧

再幻景廿年足矣秦倭寇旱魃人事天時不容我饗
此清福何高策必有以寧我也戚氏兄弟素承教育
豈意汝止折蘭而南玄翁相繼埋玉不才客秋喪弟
兼近日婚嫁連續尚未能渡江一哭為恨耳九百望
維持以終斯文之憂荷荷

與高雲川

得兄動履於雲南陸守甚慰瞻企緬憶兄巡醴浙中
舒雲川繼出巡按鷹揚鵬奮真山嶽動搖墨者解綬
猾者匿形今踰二十年矣說及二雲川尚號號足不
名公翰藁 卷六 主五
著地矧親承風儀者耶弟在京邸荷兄教愛加等益
聲氣相求非盡緣同榜而已也凌兄升沉弟竟躓落
天乎人耶弟嘗謂人品到正脂膏乃世道否泰之機
而為聖明掌銓衡者所宜慎察焉者也豈可粗視到
正晏認脂膏為金玉君子也哉誠可嘆惜

荅曹紀山

不肖荒迷中託臨溪兄申候門下殊不恪願辱俯念
遠錫華翰瑤篇香綃書雖不惟貧居一旦充滿而金
琳之聲蛟螭之氣隱隱簪簪震耀耳目客主輒出而

讀之以為清供恍若對越風儀也門下慈眷若是豈
我師龍湖翁崇獎過情抑心所懷人固自有在耶尚
友千古神交四海惟出塵者得之瞻企瞻企門下駿
問傍達不日統我兩浙不肖或能相從於六橋三竺
依茂樹以聽新鶯臨清流而觀輕鯉吊武穆之孤忠
訪和靖之高蹈徜徉婆娑以尋至樂矣拙稿鏤完呈
請評削秋氣漸緊珍攝荷荷

劉繪

與楊用脩

名公翰墨

卷六

主

春初得章文駕經渝適僕上叙還謁御史府乃辱書
留加腆物與諸相識寄聲動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
尋動定已邈然不可即又勞苦官務之靡莫敢追從
是人生於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兩靳者
耶但自滇至巴渝踰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
共笑語偕登覽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者未必皆千
里一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起宛洛足下統駕蒼
山周回又不啻萬餘里其同抵于渝蓋百年身一遇
却舛錯神巧若預為趨避或者彼此傾慕將有所議

論而增益其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奇有不在
常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士苟以道相通不必合
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
膚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
取人乖刺又負卑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
情否可以是憐察者少仇疾者衆顧騷無所陶煦蜀
能遠動足下但僕之仰于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
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為馬卿楊
雄其人也至操槩藝苑校書祕府辭調敵乎金石頌
聲協于韶護知足下為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櫻時吐
氣舒恣飛車叫閭闔於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
為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
述懷其孤憤結幽之聲憫流離嘆瑣尾者又競英綴
彩燦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
足下為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凡以上所擬非僕能
為誣詆之辭今天下纓綬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
不足深論獨于脫畧禮度放浪形骸陶情于豔曲耽
意于美色樂疎闊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徃徃惑之

名公翰墨

卷六

主

抱尺寸者又從而譏訕之以為困頓夷險降志辱身
厭溺嗜欲不超玄遠其畧知者又為足下之才之惜
以僕之愚蒙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
忘有所識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識之不
深則棄之不蕩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蕩則人無
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
為將求夫安與適也古人載西施卧酒家置田宅擁
聲妓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
下此意亦有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

名公翰藻

卷六

主九

則窺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
百代窮探古蹟鑿石剝泐破塚出遺亡今中土傳
播所述其他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
錄詩學則詩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銷
錄併曲譜書畫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蠹有僻
儒苦士白首坐蓬蒿日自鑽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
荒神蕩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方今求遠古之士必
如商田何鄭焦京劉孔之徒吾見千餘年來必歸足
下謂竭精荒神蕩於逸欲聲色者能乎僕以此知足

下與世人頗遠未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
未知得一晤言否手書與僕推獎太過昌黎以文章
振八代卑習當時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有
馳駕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辭之過擬近世士大夫
以書往來率為游辭浮說左相美譽受之者不察名
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有道者不為也足下其俯
於俗而貶損同之乎其所過聽以僕為可進於學為
有道者之實乎夫以僕之愚雖無進於學之實而其
志則不敢以懈惰自廢其舉動不敢大繆於古人彼

名公翰藻

卷六

主九

豐辭腴道豈能望昌黎十之二三但甘貧賤守孤芳
不以餓死為憂而屏息累足待命於顯貴者之門此
等事猶薄退之不為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
盛心則不得不盡其狂

與陳給事筆山

前辱文旌枉敝廬獲拜雅叙殊快數年欽慕之私睹
門下英儒也粹若璫璫銛若鋒末耀寶光而標奇業
則翫握中物耳迺動懇下問不遺老鄙欲聞振翼致
身之談當時慕義刺刺無忌蓋盡述豪士之氣與當

世之情也大抵睢睢盱盱鄙人已重犯老氏戒矣即
今頓拙更何足與慮事但悟燈即為火橫擔不可過
城門回首事勢已遲暮矣前論彼此兩出肝膈人
生難遇者也門下將陟五嶽之峰則山下微徑當不
擇問于往來樵客焉適有趙園之客李九河者奉使
構書揚州葛氏客聞門下素善盧浮丘謝四溟客固
二人者儔也相見憐才自有玄鑒章勒遙訊惠諒如
何

與劉中丞培菴

名公翰藻

卷十八

王

僕自丁未歸田今十五載矣凡七次奉手教情話恍
恍感累衷曲業裝帙傳子孫蓋志翁不棄僕也尊懷
軒曠博雅厚真誠善厚翁不泛泛以守吏視僕而若
納以忘年之交僕亦不敢直以卿大夫奉翁而常致
以憲老之敬但憶僕當事多任氣屢至狂悖錯繆翁
雖嘿示意旨然微辭不動于絳唇曲愛常形于青眼
僕即知睽違之後必念僕也必念僕也緣翁以通儒
世胄僕質性頗負磊落其相見而投分化離而興懷
固意氣自然也丈夫真契神合流動感念者非世交

態所匹也只今翁翫東山之雲僕弄玄湖之權對花
當月兩地相同但抵膝握手之歡非今生事矣紫蘭
白露徒見之咏嘆爾聞翁年躋上壽其康健如四五
十歲者子姓振振簪纓接武福祉清平翁其西崑誦
僊人也鄙作上壽乃出胡都府之意萬里有懷莫可
云既外呈初泉兄書頗及僕山中所為大都可知
已道耳望并賜鑒覽不宣

答王年兄約齋

名公翰藻

卷十八

王

繪聞龍珠輕露其光而致按劍之怒象齒自惜其繁
而招焚身之災來教謀謀正謂此意敢不敬奉之且
謂世道登降與人生功名之顯晦皆有前數何乃騁
雕畫之末技而批龍鱗蹈虎尾欲成區區之名非知
者之策事也弟竊思之造化之陰晴古今之治亂世
事之安險人生之脩促聲名之揚滅生死之苦樂翩
翩滑滑萬有千變惟恃真念不爽精誠塞于天地其
致一而已矣是以比干推赤心之剖微子受白馬之
封伯夷甘首陽之饑太公擇營丘之富屈平離騷而
傷宗楚韓非孤憤而以謀秦子胥以鴆夷而沉江范

蟲以鳥豕而赴海當時安險苦樂雖各異受要之忠
貞傑氣蓋同愿矣弟狂瞽非敢耀言得官爭披日月
之景以干世用聊拾名俊之遺論用塞責耳兄至誠
懇惻念及老母弟思管子以三代之才而怯奮戈之
勇毛生以當世之彥而動捧檄之懼吾兄之愛正欲
結鮑并知己之德推張君不測之憂弟雖至愚當佩
明訓不宣

與趙浚谷

僕不肖辱當年雅愛每承高風偉談未嘗不嘆服其

名公翰藻

卷六

五

為世奇人也僕自渝州歸今將二十年且庸庸老矣
往聞立事太原將建衛霍之業不知中間幾會未構
者何也僕嘗思之往古來今豪傑之生也無限畢竟
功業文章焜炫者代不數人至於才志可頡頏而名
業小大微顯相懸此縣風雲遭際致然亦有蓋蓋世
之才聲藉不出里廂而終以枯寂亦足悼也由今豪
俊但自貶志行不繆於賢聖浩浩之氣俯仰兩間而
無愧阻已矣彼垂虹之績刻畫丹青皆蟻壤空壘者
事悉置勿論可也京都一別遂不復見不知高嘯雅

詠之時曾亦有伯鸞懷高子賦耶近日山東李中麓
作九子歌亦存古意諒已寄公矣西歸之日僕有鄙
言為贈時匆匆未及錄呈今已刻在稿中奉去覽教
餘數十篇皆山中集舊業以延光景者便中可披抹
付喻吳皋處傳示以見僕萬里懷仰之私也

報張侍郎

繪跡陋狂簡闕於進止賴當路明德終見宥釋獲領
遐郡責成後效自顧罪狀無所伏匿深加循省周防
前路忽辱明公惻志嚴廊之上注念樞組之間憫其

名公翰藻

卷六

五

顯魯察其孤危飛書存問省慰彌篤歛息捧誦且榮
且懼拜含弘之意懷知己之遇汪汪無津涯也伏惟
明公清剴之節簡於帝心凝重之望孚於朝著出統
邦憲入計司農持風裁于臺端流恩信于遠徼往年
京師雖亟蒙眷愛願以大臣之門不敢屢謁至中山
之遇又臨耀舍中四郊之事勤勞籌策慷慨議論至
今不忘今復畧台輔之貴念一晤之雅下憐曲士過
為引與而以直道相推許使僕戰汗交集蕩鬼寒骨
而不敢當祇仰相公并包大觀掩瑕扶朽之盛心而

已私念之喜却有不能自禁者蓋癡癡無能之人日懼招尤取忌支順無合叱斥者多矜察者少孰意猶有仁人君子垂明于衆衆之中沛澤于不報之地辟之凝寒錮塞之時而觀春陽一線之露豈不慶哉若留念不已復假吹噓之力漸溶溶于諸叱斥者之側又安知不回寒移燠置之先天化日之下哉主簿趙爵來知勳定萬福主簿誠萬可托以事又能道明公推愛之意僕既披拂於高義之風遂進望以古人之度忘其下列感慕交深伏希多言不勝惶惕謹啓

名公翰藻

卷六

王

馬森

與王百穀

森聞越一迂士也幸際聖明濫厠卿列奔走中外穀恥冰兢持此一念不敢自惰彼皆塵務疲神未由墳籍摘藻也往來姑蘇間每憶陳兩泉陸元洲昔辱同事於郎署又仰文衡山王酉室曾領咳唾於下風暮年乞身始欽慕先生之令名而願執鞭於文史者萍踪未遇塵跡每睽詎意豚兒癸之乳臭而獲上交於高賢者乎接引督誨以為可進何幸何幸竊惟先

生將心詞林習性道室抗心則志擬董賈吐辭則落班揚聲播四方交輝八極固將振佩丹墀之上操觚玉堂之中以采金匱秘藏而掌典故豈終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哉森倘未即委溝壑猶觀利見天衢此則區區之願望切欲高賢揚休於清朝者也念森自執母喪以來獨餘殘喘神昏氣耗意阻心蒙莫報國恩謬齒士論言永年則有愧於虛生語誕辰則猶痛於出世哀離母腹樂豈人情今諸名公以推先生之高誼圖而詠之先生又為豚犬之愛助叙而颺之文追秦漢墨駕繇詢幸藉永傳難鼎大雅先生朋友之誼良獨厚矣豚犬兒子之情更益光焉雖森自有心而世知戴德若獎言過美則非所敢當謹此肅陳謝悃附申候敬感在神交言非書盡伏惟鑒照無任心馳

林應麒

寄曹凡山都憲

不肖某往歲以擯斥踣落之餘倘負金谿幸蒙臺下撫慰收卹置之人穀使自拂飭以圖効用某銘心鏤

感不敢寧處曾未平歲徙官滇南又荷臺下憊憊惻
惜若不忍捨寵以符檄導之旋歸生死肉骨恩詎能
喻既而銓部隨且遷某惠陽皆臺下扶植之力無緣
馳謝徒有結衷及癸丑大察偉免幽黜擬得循資策
奮少報恩慈萬分之一柰何福薄望豐竟與禍會老
母奄沒奔喪萬里僅餘殘息尚圖服闋赴部一陳心
跡不意丙辰倭寇殘破敕邑寒家鞠為戰場被禍尤
慘祖父二三十年蓄積遺業名書圖畫一旦化為煨
燼養生之具千不存一食指累百嗷嗷無倚公私逋
負瑣毛交責坐是拮据奔走日不遑給忽焉一紀困
抑莫勝節聞臺下榮陟政履暢嘉柄用伊通臨風遙
念輒欲奮飛然霄漢益高泥塗益下釋階升天終不
可得悵悵恨恨目念方今夷蠻熾於東南戎虜驕於
西北正國家多事之時凡占謗瑣之技抱卒伍之能
者各克秉會自售華躬炫俗張飾炎炎之勢而某叨
竊一第二十七年于此自揣才志豈盡下于炎炎者
哉願流離頓挫上于朝廷未有涓埃之報下于肝
膈未有傾瀝之期且自揣公無牽連註誤之過私無

晴昧渙忍之愆坎壈 明世將興殘灰共棄即思昂
首張喙下儕狗馬尚不可得何以為人且草之腐也
猶化為螢木之朽也猶蒸為芝聚光映夕登羞華筵
古稱不得志於今將必得志於後者蓋以身雖貧賤
而能立言明道託之簡策以垂不朽云耳某今齒逾
五十昏眊遺忘六籍百氏無所發明雖鼎應之文濡
華伸帛數行已後輒欠伸思睡不記倫次將未能與
村曲學究爭雄長於聲偶佔嗶間矣况敢擬跡作者
之林哉恐此志便已孤負門墻恨慙何言每一念及
擬就趨伏臺下吐其湮鬱而盜賊滿道進退維谷望
風熱中柰何柰何茲因門生行便先此布陳區區尚
圖嗣悉

荅徐少初司諫

近得執事都門惠書知榮拜諫議已久兼承道履嘉
暢之詳甚慰甚慰又辱惓惓下問諭令必致訓策劇
切之言僕素謏陋縱竭千慮以獻胡能有所增益于
執事之萬一哉惶愧惶愧竊嘗聞之語云不得為宰
相即願為諫官正以諫官司天下進退興革之論宰

相司天下進退興革之權猶心腹耳目其為用一也然權在諫官則公論明而天下常治權在宰相則任用偏而天下常亂是故諫官之責尤重而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早辨矣蓋世之君子少小人多而小人又每思君子者之議其後乃相與薰醺粉飾巧為污蔑之計務使凡有志節之士各藏縮鋒穎不敢少吐其生氣而後已是以天下靡然日入於奸佞渙忍風俗瀾倒甚可憫也非有一代偉人氣力瓌傑毅然肯以身任天下公是公非之責者其孰能振之昔者范文

名公翰藻

卷六

五

正富鄭公歐文忠公同時進用又有司馬溫公呂獻公等操選在朝亦嘗為小人讒阻以出當是時諫官力爭致爭相引退決去就以明國是卒之國是亦定諫官之功也近世則不然今日一君子者去諫官不諍也明日一小人者進諫官又不諍也衆皆却立環視恬無憂戚于其間將見舉朝皆變為小人而無君子禍不細也執事蓄抱志節講聖賢之學已久不惑不懼非所謂一代偉人氣力瓌傑肯毅然以身任天下公是公非之責者哉且又幸為諫官居天子耳目

之司中外素所屬望於論薦其真為君子者而力進之論核其真為小人者而力退之勢甚便也則掃除奸佞渙忍之習挽回瀾倒之風俗一洗而新之揭赤日懸之中天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固執事分內事也尚可諉之他人否耶僕方得罪于世不敢妄議政理獨念辱執事知愛最厚為同志之盟麗澤相資已非一日而執事今復誨之盡言故敢持君子小人之論以獻惟執事不鄙而垂察之天下幸甚

名公翰藻

卷六

五

張純

問學士程松溪

奉違教愛忽及期歲瞻望無已伏聞道心開泰天福積集善類有歸深慰下祝純仰厚雲庇仲春忽得南曹之遣初計便道歸鄉叅承左右不虞舟至維揚兵戈紛擾遂即抵任不得一沐先霽徒切慕戀近艱僊居聚寇地切梓里為之惴惴竊惟我公義結隣好一丘一壑之中自有萬里金湯之險計謀遠畧且將庇祐隣壤矣江南承平日久上下不知武技相習晉人

風流遺落時事是以屢受慘毒但此際小醜不以中原為意肆無忌憚正宜以計禦之昔苻堅亦以晉室無武室圍入寇其衆百萬謝玄以八萬之師逐之衆寡不敵人人所駭者苻堅陣臨淝水玄軍不得徑渡玄使人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君得稍却令將士得周旋我與諸君俱緩轡而觀之不必樂乎堅與融不悟其深計魔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玄等遂以精銳八千涉淝水堅衆奔潰自相蹈藉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也是時苻

名公翰藻

卷八

史記

堅按兵不肯還退謝玄若無精銳八千不即棄其行列未定急進決戰必就擒矣其端亦由於苻堅眇視晉人晉人亦以平日素不講武故苻堅不及熟慮取勝也今日江南兵事彼我與此相類不知能有謝玄否乎又不知有謝安廟堂之量能識謝玄姑示閒暇之態於外而指授之方素定於中否乎公蓋有明鑒也嘗觀李旰江上孫安撫書有曰凡居位者得行文書不責事實但求免罪不問成功又曰賊勢已甚天誅不及於是乎有長材大力假借忠義以討賊為功

以要王爵以歸民望漸不可長其言切中宋室之弊今聖天子神武威斷名公卿奉令惟謹藩翰諸賢皆朝野所推服者必於理亂所大關係詳審決擇不墮落李旰江之譏議江南斯有安枕之期也公今在山林忠勤之念常如在職況于利害甚切自不能以忽視者竊謂令望重於山嶽一言之出人當默會而風行之何幸忽值翔便附布區區伏乞尊照不宣

名公翰藻

卷八

史記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八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十九

王維楨

答王序夫

與呂侍御

答曹侍御

與周石崖曹郎

與春谷汪太僕

答少司成盧涑西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九

與少叅黃兩田

復巡撫鳳泉先生

答王侍御

與王三渠宮詹

與楊南澗總制

與河西閻監察

與樗菴王僉事

與孔文谷

與鮑思菴中丞

與程松溪司成

與劉嵩陽

與元峯袁編修

答許少華

與郭龍潭

答李東岡

答苑洛韓司馬

答李司諫

答顧給舍陳文岡

復貴州張巡按

答余文獻

與喬三石

與何太華

與大谷司馬

奉訊東谷先生

復薛方山

謝宰輔徐湖翁

與都督陸東湖

與東洲屠公

與巡撫賈公

駁喬三石論文

謝元宰嚴介翁

與太宰萬治齋

與少司馬聶雙江

復山西閔提學

與平田管公

名公翰藻 目錄卷十九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九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王維楨

答王序夫

過渭再辱光遇舊好復脩愧汗欲下抵家即圖掃榻
奉迎會有他妨輒止乃勤使人將餽兼及翰論至自
引抑如此僕甚感之昔在草茅孤陋寡儔狐鼠側目
獨公念在攻玉定交五十里之外寺憲燈火偕計風
塵所在追隨乃遂驥附木托厠名張詠之後其時談
名公翰藻卷十九

者咸健羨傳慕至云二子有古道焉迄今二十年間
離合毀譽屢變屢及然棄婦逐臣終懷初筮非敢佞
也執事高俊舊庸有時願以顯抑仲困起憤增戚至
有西施之喻斯蓋并儻之流爭憐妬儕之云耳非執
事所宜有僕甚訝之昔者鮑封既顯夷吾囚執二人
者雅相善也乃後夷吾一舉柄國鮑子以身下之夷
吾亦晏然當之不疑不惟相引相推名顯諸侯功在
天下此兩賢干禩之芳也楨愚不肖遠謝鮑氏而序
夫之才輒驅管仲然又負正心之學所望於世者惟共

求砥淬趾美前人期不愧始卒之誼以有光士人之
談如是而已人有告者曰子貢結駟原憲閉門則曲
士小夫支離壞道者之言勿之惑也勿之惑也方有
執筆之役填委不理竣事嗣告相將遠違期棹雪
一來慰我夙歎如何如何北去擬春初始發兼旅資
困我不得所處以所欲知故喋喋如此

與程松谿司成

使來枉翰教并書貺館誼之篤如此公抗身服義講
聖賢之業亦既有年今得操化柄造多士矣諒所廣
名公翰藻卷十九

厲指發者宜不在言語間將誠有所立非作虛車如
世儒已也今世學士崇華亡實往往為治道累高者
又飾恠依玄一物不究托號于內脩自掩寡陋又言
道之甚者大學天下之賢士皆集焉人挾一技名一
長輒然不齊於世各得以效其用至其抑揚割正咸
就實才不蕩不偷以裨治助化于門下有厚望焉楨
秦之鄙人也曾乏咫尺之能困淺末之習愧齒髮逾
壯眇有樹立願能寤寐賢豪思一砥磨即又不可得
嗟乎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將終焉已矣楨慕松谿公

非在旦夕即不識面願甚于接肩背篤懇懇者乃敢進說如此南中縉紳多間得致力所事每因談口輒有奮飛之想縛於官守奈何

與呂侍御

鄙生慕沃洲之名尚矣乃今觀沃洲之面私其論吐與其任事弛張之畧咸當實不華簡而易行有為咸績乃知沃洲固經國之大儒斯文之巨擘矣今世學者侈言無驗如畫餅膠舟不濟于用俗士見其若此遂指而訾之世忌論學以此也僕以為論學如問途

名不韞藻

卷十九

三

所貴能行至之不倦今交遊中若趙大洲者高自標植庶幾于道而憂坡教子沉毅淵嘿若重溟溪谷靡珍弗聚鄙生獨私切敬事之恨天資弗類不能逮教子故教子實有閤才絕藝而一不累見今人稱教子為薦厚君子而不知固畧士翰卿也鄙生於流輩中稱最下願能景慕賢哲豈有所表樹即如已出亦念世不可無才士大夫而才士大夫在世詎語者十指而九此其故難言之矣今鄙生既歸而教趙兩君與公時出入游從其所陳說相參令上合先王近振時

艱在座快聽出門可行即俗士曲意求指安得乎自聖人沒道散在諸書求道而不讀書猶如暗室辨色也僕齒年逾壯望道逾迷自訟不學故至此今擬退依岩谷蒐羅往籍探稽世故求所謂信古振今者即未能伯仲時髦亦庶幾無忤於俯仰耳竊又慮五斗相迫復就官轍則此言虛車矣嗟乎白日易夕逝波難返四十無聞聖人弗畏沃洲諒軫此念久矣幸蒙景光各圖令名不盡悵悵

與劉嵩陽

名不韞藻

卷十九

四

重慶距京師幾千里公守重慶僅閱兩稔而華聲飛照如在咫尺若積勞五六歲者乃知豪傑應世如颺動雲流域不能隔年不能限也往在瑣闥若所論建諸疏一時談者以為難能既又取重慶與理此以長孺守淮陽之故事語曰木直思伐乃自古記之矣前年趙大洲還館為言嵩陽視民慈與物異直內則如彼服外則如此龍化虎變此通方大儒也衆人信之積今謁告在里會姜泉南大夫之任相見與別托致風積如此大夫秦之望士守南宮有名累資七年乃

復此調究本與兄事體畧同今往保寧他日課西南
政最則兩君者稱伯仲矣向負一詩贈行唯域絕風
華到今稽諸姜泉南行又辛辛不及詞圖寄往且意
公在郡逸思豪吟方駕臨川幸枉我數篇當擬羊何
遜和之也

答曹侍御

柳承差回奉翰教因知按部及鳳翔所過更新至讀
邊事三疏摘發伏奸舊不顧身之義犯怨凌危為國
明賞罰正功罪皆智巧之士所閉目卷舌諱言于錄
名公翰集卷十九

五

飾之世者乃公抗節詆之即令此屬有泰山然國是
既昭衆讓咸歸亦可以懾往憑懼未萌矣楨聞今之
邊事其弊若此者窮本則自庚子八月之捷始降虜
膏血塗草野而益壽佩印者皆隻輪不出一矢未遺
之人乃楨痛心數年思得一士追論之不可值故今
睹公之白大計每用擊節嘆慕非私之也使言且欲
移節由商洛出次華州俟代者審則瞻接近矣延佇
延佇今承腆脫稱為扶侍致賀感激百于恒情翰中
獎予隆重么麼之夫進退同裨惟重違親志歸就瘴

水耳安能若所云也惶悚惶悚

與元峰袁編脩

抵家既三月然兀奪過半華山見歸人顧若色喜乃
楨頤不能吐一詞答山靈也坐此無詩元峯君者詞
場之飛將朋儕之雅徒也鄙生屏居離索往往夢尋
比來積句盈箱天上翰音能從西風下山中乎望之
望之湖海交游如吾元峰見滄兩君厚者寔鮮故今
在家恒展兩君贈言讀焉若與兩君對者秦人踈鹵
鄙朴獨有希古尚友之志為兩君所予然力猶弗逮
名公翰集卷十九

六

兩君不欲教之令竟成章執遇見滄君道此若見季
泉君當更有與覽者不再及

與周石崖曹郎

草野之人雲霄分淺今歸乃故甚適自奉親課農之
餘則坐室中讀書焉耳竊念國家養士十許年曾微
効未盡之能鉛刀之用乃退守丘園若此即誠私願
大足如報及一飯者何然又以職領史氏若采風輯
事不限朝野乃今關聖帝明王之大美弗述忠臣節
士里謳巷謠風俗政化之所闡滅而弗傳若是者罪

蓋且重負孟且溪楨於是懼乃思左氏虞卿之所為
以為庶幾哉無慚于天地之德矣顧隘聞短技即如
前志百振未有一舉祇立空言終與草木同朽爛矣
我謂楨曰子四十而不試後無幾矣即日陳言安施
也為笑而應曰我且作年計在山中子責吾四千試
予離隔遠絕同人之戀彼此共之秋交鴻便幸惠德
音

答許少華

往奉華牘稱物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願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七

世無知之者楨讀之為太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
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
之遊矚山水人固謂放浪形骸闕畧禮法矣夫數君
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為矜矜
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而就此故琴酒
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
公壯歲標植嘯然而不污慎脩而不爽當是時自謂
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
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遘讎遂令韓非

孤憤殷浩書空樓李廣于南山竄楚卒于澤畔百態
不錄一青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邈世不見知而不
悔惟聖者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
運勢阻則情鬱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
嗟耳亦若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聲樂謝之山
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人國者不務亮志憐才
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癥摘寸朽遂使全璧受疑合抱
見斥公由是不獲奮矣楨為之太息者此也強胡數
為邊害執事者講武遠才念至艱也然今日用一人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八

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
官頻易而勦隳惠漸深而莫之採藥何者用者非才
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也往楨從朝士間
為論真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卿
聽者色駭而意哂以惑于護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
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蓄真反初令容髮
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秉禪之願精
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趣還不得淹卧丘
樊遂不能驅馬曲江軋同之間攀接顏色一慰夙昔

聊布款曲式荅芳訊見太華公為道維楨惓惓

與春谷汪太僕

鄙生楨以今孟夏還京在家時幸奉嘉翰會江都薄
舍親郭氏家人即南乃即附言答謝能徹乎否傳昔
同侶比入更復落莫乃獨得七峰君與晤顧僦舍隔
遠不能數晨夕若往年至一相過輒移日夜過殘漏
而所談述砥磨者率感憤世故與盟志論文期以各
勉勿二所謂可與知已言不可與他人道者也君侯
積望二十餘載也多躋列樞要總秉臺紀而君猶徒

名公翰藁

卷十九

九

倚兩寺雖號稱崇鉅然終麗間曹徒令經畧之蘊鬱
弗即彰此其故難言矣舊說西施浣沙江濱越君見
之好而載歸名遂以傳言西施色灼灼殊眾莫有及
也當其時艷桃李之容守閨閣者何限不至江濱不
與越王遇父母兄弟以為貞女而越王弗知也取此
可以明世事矣楨素人伉厲自信不能浮沉上下與
時殊乖而老母還家懷悅固不肯北今獨客守官每
一念至輒欲納綬徑往尋又止然萬無母子隔絕理
竟擬山中人矣南望江天恨不能羽翼一見露寓心

曲惘惘

與郭龍潭

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賓宴賓有
飲三爵輒即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尚猶未歸
者若此者視主人意耳主人意非留連客三爵去矣
仕宦行藏大槩類此公在官銳精當午道之衝事集
人悅頌聲在口乃遽令納綬執事君子不肯惜才如
此公獨奈何此正三爵之喻也公故胸次脫落不繫
世故今歸當微芥蒂不俟予說城南山谷幽邃可卜

名公翰藁

卷十九

十

築買磯侯子歸違親遠遊非區區志也

荅少司成盧涑西

入京不及與公晤計相距才二十日耳悵恍之甚南
中故稱卑濕北人遊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
見以為男子生而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怯
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奚異大
學賢士所革公今儼然用師道臨之不直諸生有造
即于身有涖裨焉何者自我入詞垣十有三載日獨
與其儔匹游與儔匹游不得作振矜色率啞然聚噉

然散而已固未有上下相持之分言動相觀之節也
又即言過奚尤動過奚責也今者一人身千人視語
脫堂戶徧國中傳而誦焉以此知有惕厲之益崇德
之助焉鄙人意以人士攻業入官所貴致用上以報
天子下以驗所聞歷山川踐四方可以曠睹識區區
守筆硯老伴蠹魚不得効尺寸能謂儒何以故公之
南也鄙人獨切慕之願今年踰四十猶作龔夫撫念
身跡驚危不持乃復趨時就班誠所謂溷迷子也瑣
瑣概于公心至勞訊及感刺心脾贈詩竟須奉致使
名公翰墨

卷十九

十二

還先此附報金陵佳山水登詠有篇能枉教否望之
俟之

答李東岡

離之數歲而甫一晤歟又以憂去感念如何嘗讀漢
史見東方生置陸沈之言以為調語取今吾兄觀之
言信非宕闊世自驗之謂也士人平居誓志期自表
見不宜僥首人後此一跌折足壯圖盡灰何者知所
顧之難伸也近世若此者徃徃而有積睹之惋且嘆
焉彼山林幽寂蟬蛻塵墟之士既不能從而驅馳世

路環轉指隨又辱所本性功名之際可不謂難哉是
言本為東岡而設懼人以為我為托寓也冬寒且裹
大事哀勞交痺章攝重自保懷懷

與少參黃雨田

夏中得自開元所貽書以使阻不能報乃後公有山
西之命計且脩訊居無何又以憂歸鄙懷竟不及展
因之遭延到今愧悚愧悚開元東北窮邊華夷交市
易生蠶端僭虜或乘弗備龍之徃徃得意自公到鎮
繕塞浚塹增屯置堡一切防胡之策靡不悉具而又

名公翰墨

卷十九

十三

禁奸威暴令與夷人市不得生事啟禍故浹歲以來
東北安堵境上無一遺矢之擾不煩廟堂之憂者誰
之力也今年伯老先生以壽終有子若此又以壽終
何恨哉數與東人晤談遺愛頌遠猷者千口一詞輒
曰黃公德鉅而才贍非恒人也此豈可幸獲哉公于
國為勞臣即于親為孝子士人生世眇寸片能脉脉
作庸衆人即日侍鼎茵問朝夕自謂為孝昨孝萬里
矣安厝有期遠道不得聞廩而不得效執紼之役謹
修詞具幣令表弟走長安代致區區惟亮千里之忱

而恕其後焉

答苑洛韓司馬

數承翰貺惶悚難任就使獲諭台體嘉豫倍于曩時天之佑人固必故助安老成而如此乃茲論中顧自引棄謝固圖歸休則聞者弗信之矣且老臣裨國在譽望伏壓僉邪猷謀論議足以定難而解紛彼勞勞趨走奔命効力于手足耳目之役者斯一命之士之職也昔鬻子之對文王若以臣捕獸逐麋臣誠老矣或坐而策事則臣尚少此可以今日喻幸徐計之以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從人望且翁位歷八座于身誠尊重而其先猶守舊號于九泉之下聊須歲時苟值國有嘉慶得以假寵先人亦大孝之成也積蒙被達訊輒此申竊附不隱之義然又以進止之道主斷在獨即骨肉不能與而况鄉里後生乎令姪已去京滄源丁公甚優之又此附報

復巡撫鳳泉先生

在昔西事興乃損私心獨念其謬又恠首事者之狂悖雖典司筆札不練世務未睹利害之實然當稽覽

性古論秦漢之失嗟蒙恬陋主父以為何其迷哉而自觸禍羅夫古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乃悟有大任重之君子不當用狹識淺聞之士丁未夏積輩侍翁之教于京師乃本願與飭兵禦胡之畧則固甚性之矣其後到鎮怵于權人出萬不得已之言其疏縷細套議明獻便計而指在難圖於時睹者咸識之乃翁參稽今昔熟較利害以故云然積讀其疏亦申寫胸臆推究稅駕之事願性帶鸞直不能作軟語書去恒以越俎為懼幸翁亮鄙生之心本效忠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十四

言嘉鄙生之論頗灼伏機賜札褒荅稱為知己損愈切愧懼流汗至踵竊又聞虜候寧夏之虛陡擁數千之衆入寇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之極而至于驅市人以充張疑示多此危道也賴翁威聞幕此素有練士之功督戰之能寇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挑戰不肯去我兵實少將崇之何夫家人之業主翁不偏兄弟同心不私其蔽則家道成各立便圖專已而不恤他人之害則國事壞故兵在協議二之則非也今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者不得用用之者非所

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舊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之
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
也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
今守隘阨塞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大掠邊郡頃歷
十載一無中我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
穰苴之法又才猷適變坐得勝算使得名徹聖主假
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必能令三軍甲士感憤爭死
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楨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
屈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即難之惟保愛為國須時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十五

樹勲仰瞻仰瞻

答李司諫

今公向南中得遂所私非沾沾貴近者頃歲惟見公
與余封部二人耳燕州炎所誰能棄熱而抱冰也封
部至道公榮有古昔賢豪之致鄙人楨愈益奇之曲
士徇細故飭末節度大德不可舉乃競競冀自固耳
至俳儻非常之人則遺俗抗行不可比兩猶之神駿
飛黃不受繮鎖願必知我者乃能異之老子曰世知
我者希殆謂是也楨于一再晤即尚其為人必以為

非恒有者今踪跡遠絕也頃與封部別甚念之誠慕
誠慙非作軟語浮好效時態度也楨閱塞間人也少
讀黃石陰符及司馬穰苴之書壯乃遊觀周秦漢唐
之墟則嘆以為昔賢表樹訖茲傳而不滅追考前事
非奏凱戎旅則建置大議者也乃私心嚮美之既釋
褐有官則守在筆札又鑒近俗以學非其領談非其
位指為越俎誣之賈譽每歎歎敗壞之風講遂絕不
在手口而所考探訂摹不出章句聲律之間率治世
之末事碩人之餘技其能者以為舉職而職實不在
也且國家初置侍從文學之臣謂徒筆札應對已乎
楨今年四十有三矣上之不能白事見劾奮軀批難
如古之一夫下之數墨行間又不能懸解妙達涉足
作者之途即所謂末事餘技者亡之恒嘿自循省汗
至濕衣念無狀引去乃空食官庾十五載曾不如一
傭賃不得輒罷休待時冀効又慮年事徂謝志減
氣慙與夙期不副茲言由臆叢業對封部論之以奉
鼎札予我之詞乃此抒懷士人相知不貴早古有傾
蓋輒合者矣故今有所白不以隱韋財察之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其

答王侍御

今公所按地即古桂林象郡之域其民雜獯獯其俗
黠悍不可理然公至則順習就序矣今日廣西大事
祇坐征苗用兵耳然苗非可以旦夕破一再舉平也
攻之不克守之不可久釋之且休則益其輕且教之
恣此其中固須秘術神智若昔良平之為計乃始戡
定如顧不然則彼見沒林箐之中迅如驚電譎如鬼
魅利刃長戟將安所用之近時邊將喜功倖一虜獲
數級奏謂得計嗟乎此直可明已虜耳非所以示大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七

創抑寇心也吾崖沉謀大智能為國家解千萬禩之
難而輯和其民人望之俟之語此監司于鷹隼者謂
其善搏擊也乃今廣西之政不專尚搏擊尤必賴倉
桑高手既鍼砭之隨熨劑之斯批抗帖危之上計也
楨西鄙之人也好言戎事然末由見效眾不謂信吾
崖肯信不自違別來每與洞山深念之以為吾崖萬
中直道為尤人之尤茲使出必有焯焯在人口者會
使來通翰音慰我中曲惟慎圖廣益策勲萬里懽懽
答故給舍陳文岡

今公再還不離有司有案牘之勞形役之苦然視三
閭大夫長沙太傅則有間矣彼兩賢者既往遂不返
其主以為遺物不問日者天子追公往疏詔有司問
所在今作何官其念之矣譬猶寓寶于人主人惜戀
之竟必取也覽周郡志畧則見公之居積繁富焉又
多自發聽見不讓常故而體例新異與史家頗殊乃
意主湔洗遂去古律度弗顧矣志中往往思祛胡正
俗夙念未盡展故云方今務在擊胡而正俗次之今
上黨郡虜嘗大入掠殺其境內公往守其土鴻材鉅

名公翰藻

卷九

大

畧防禦之固澤人誠賴之而又能正俗明日秉大權
弘美化則著卜券致可知也鄙人益淺細一無表見
緬懷高風漸汗流洽

與王三渠宮詹

今起公于野士論嘖嘖以為邇所希睹亦無不頌聖
德之明相度之公者可以觀人心矣昨李上舍回已
具斯事計徹左右楨乳乳孤植恒謀西還茲公既復
青雲當需其至則投謁往耳部咨既到幸速費勿淹
久在曲江耽心難斷古有志急公家不告妻子者矣

又開歲或起大儀于時公為官府大僚若來不及事
倘煩聖問持何為答言之惕然今吏部虛右堂不補
意或有居功名之會疾趨競逐有道鄙之然遇合有
期得失有數期過數違雖聖賢不自振矣誠知朝野
所習勞佚殊性然地勢既異性亦隨遷每聞內直諸
老夜不交睫或當食奉詔輒吐哺徃至勞苦矣久之
又失也斯乃公頃吏事耳固宜先事習之也楨疎鹵
愚冀言涉觸冒願公至即列大臣傳曰大臣者小臣
之表也況值主上勵精國家多事大臣躬匪懈之節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十九

則小臣忘軼掌之勞矣三十年來士林計數盛德雅
度者必首逮公故去則人惜之來則人樂之至則肅
主知蒼羣望當知有懷而楨猶啾唧焉者思效中涓
為秦人先寵耳昔有二人渡河而一人再三呼曰急
渡者後一人者業理楫先登矣則僕說實類此也悚
恐悚恐

復貴州張巡按

貴州試銑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削陳體言半徃昔
所未道者僕竊以為必公所創定非他手可能也序

云天將開一方人文之運必有聖哲之君為之嘉矜
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實矣仰之敬之貴
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原埒者非其地不
生才坐生其地者拘于陋格于習不睹所謂文者云
何其焉用文於是乃甘自夷而世遂夷之矣歷古以
來迨今明興而茲方之文始漸以著夫苟鼓之未有
弗舞者也今錄序中能茲斯指甚與鄙人之雅意合
故手錄吟吟不得以他好奪者誠愛之也當按圖牒
見貴州部中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屬于漢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二十

國制治因其俗以綏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之以威
之也設有桴鼓之警侵暴之事此醜類恒性要在宣
諭防制之耳焚種千羣咫尺之檄可定不當輒動大
衆煩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于初輕
動師旅遂煩三省之甲于境上緇結蔓連而不可解
是以鑒矣戒山既以振人文于此而又能定夷情于
彼令文武咸效之則奉天子詔按行萬里還而歸命
誠抗顏無慙矣鄙人楨本守詞垣與之較品藝術宜
也乃復說及武畧冀公為西南息未萌之患講鎮壓

之策念局才末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已譬人不能
移跬步而善談慶忌之捷求捷者安可棄也僕說正
此類公肯棄之否

與楊南澗總制

丁未之春幸獲謁翁于蒲抵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
遷而傳者言翁之體力精采強固如曩時一無少損
天之庇佑人國乃故願養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頃南
京本兵關有司以翁名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士論
以為時非乏才才者棄在草野以故乏也楨聞其言
名公翰藁 卷十九 王

是之竊又嘆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
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畧無引躬讓能之
風此老成慎重之才湮沒而不見甘朽而無聞也日
者苑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楨以為韓
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寶之售也既售不價乃恒
暴露在外嗒傷睨者心則宜匣而畜之韓公審于斯
機故輒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觀者矣
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遊盡日開口而笑即裴公統
野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此焉楨華下人也熟知切

慕每謂君子苟立勲名于世即安樂卒歲可也

答余文獻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旨標格咸有踔
古絕塵之致方今脩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
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願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
知面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聞以西人也從古以來
所產兼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
勝道矣夫兼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
之搦管摘詞則宏深而奧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
名公翰藁 卷十九 王

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
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品古今則論擬殿策足令死者
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移易
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種種當實
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即自關中人
士計之君僕者不可勝道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
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
古以高爵處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
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羣材各

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九才決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振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至見之不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鬪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與鼯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彈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圖曜非駭異也彈心之功也僕老髮丰改惟是心獨赤苟有廉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美數固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驚下然亦滌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掇促終日閉閤忽與王生斜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懷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辨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若廊心冷如冰殆謂僕有執熱之想耶不謂知僕者矣僕自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為鵠既幸通籍金閨叨班王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肯之藪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以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冢乃今回腸反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河西閭監察

客自西來者輒道河西百姓嘆以為得公晚向使前年大禡有公在彼中民命十全可也河西距京師六千里境遠法弛自昔已然而持斧使者往往又收安靜不擾之譽以為柔遠當如是也夫京師腹心也四隣手足也手足有疥癬不能忍必療之平而後止治遠有異此哉公負才瑋奇力兼萬夫自僕所交游能與等埒者指不三四屈也河西有墮業頽俗非賴公振飾之其誰乎人言公在河西窮歷甘涼險涉嘉峪車轍所至便有甘雨嘉禾茂遂士馬騰躍此豈孱懦逡巡之夫可能哉亦赤誠懇惓效之耳今虜寇東方大將不保謀國之臣為之廢食且復慮延西北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章公執義而臨之驅策將士為民抒患望之望之舊聞海西寇與套虜和親甘州居有熟番皆稱隱憂公躬涉茲土其講便宜之畧豫從薪之議當安所出此所謂社稷計萬世圖也惟留神無迂卸人家在秦隴倚公非細矧又蒙被優問固謂里有賢者須一禮之顧僕非其人也且悚且感使回附謝不盡十一

與喬三石

春末曾具啓一通併會試疏一冊托楚使在臺史周吳峰所者致之門下計在必達願久不奉報音則私

名公翰藻卷十九

五

有疑焉參伯尊官薇垣重地自他氏得之誠足為榮至以居君侯則猶循調序還非迢歷有赫古昔所以處賢豪者不是拘也乃者黠胡入塞而縱至與戎軍俱陣于郊畿斯固百年未有之變也而一時任事之臣曾莫有出一奇哉一矢以與敵為難者於是天子怒甚罪諸任事者乃遂徵召舊人用之何太華秉鉞蒞鎮士論倚以為重少華許氏嗣至坐而待除二君者皆天下士不獨鄉里稱賢也獨趙景仁者負氣大豪自登第二十五歲矣尚令抑首人下營營而不得

伸眾共憐之久之當有便安所也竊自嘆秦人方其無事時他則摘叢細故率從擯棄一值有難即引使當前焉然則秦人者固治平之贅疣而危急之藥石也言之大噱公挾才瑰奇明習當世之務即令擁節登壇可以坐却胡騎制勝千里顧時無知之者獨曰喬君詞人之雄長耳淺乎睹矣僕分于時無裨又未嘗學頃乃驅之校武士茲何異借明于瞽也錄成不得匪醜幸門下鑒觀指示焉

與樗菴王僉事

名公翰藻卷十九

五

往奉翰劄歸即深卧岩扉人事都絕此昔人鑿坏之意非所通于世俗之情也自孔子不可與鳥獸同羣而三閭寓言尤忌獨醒夫既已去國為山澤逸人矣併與其山澤游者絕則母乃甚隘乎大江以南率高此節士有敝車羸馬毀冠穿履者鄉里爭傳羨之以為難能何者士富俗靡萬人流之一人持之斯一人勝萬人也大都尺寸之士度無他立抑情堅忍欲以釣奇自通方大士觀之則眇小甚矣公在江南稱正士才卿即今堀翅林坳天風與便當更冲舉既不遂

流幸勿鳩亦大過與魏尺寸者伍也頃者黠胡羅
馬直闖郊關士大夫咸用為憂公固懷子牟之慮者
計將安出且嘗委質為臣未得以江湖解也今有三
人行賈渡江失舟所載俱沒二人者哭貨亡竟倚岸
毀瘠而死一人掉頭不顧去復積著數歲貨既具仍
賈四方遂贏利十倍稱大賈焉夫仕宦之業猶賈也
士之為彼二人哭者衆矣若此一人者鮮也公其為
此一人者博采會同令他日仍游四方應萬變可也
且士非執德之難執德而弗固者之難彼局促若轅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駒落莫若稿木不可望千里至一葉觀也僕聞中人
也聞中地瘠而俗樸即欲釣奇安所効之故僕卒為
庸衆人無以奇見至所謂學大賈積著則又自慙赤
赤似窶人子一物不具見四方客來未嘗不汗沾衣
也凡此事有難言悉托之喻惟省存勉圖焉開歲鴻
順願聞報音瞻思區區爾故且畧矣

與何太華

頃翁甫歷闕廷而聲輒震灼者此豈有宿交密契為
之鼓扇其在我又豈嘗卑詞降色為之招引人固景

附之玆寶缺出匣觀者動容饒覽滿地過之弗顧輕
重之情異也積厚在御曲之末私嘆有翁忼慨若此
人情又若此異日勲伐立可奏効謂大畧已著而吉
徵先見也自翁赴鎮後嗣至者累累凡與晤言者退
而咸有軒輊彼其人固善招引者又有為鼓扇者而
衆不為動世有大道物有大情誰可強執從古以來
豪傑舉事務先正紀綱明名分其次拊摩心定約束
故功成名立而士附也今翁之躡壇上而首正四事
他人所遜懷願躬莫敢措手者乃翁一舉而定此真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所謂奇男子也薊州一路為長千二百里乃悉委翁
而恃為扞蔽苟一隅失守百城之勞棄之無用誠知
調度部署各有方畧然地形連遠兵力稀少捉襟見
肘理所必有翁不于此時追疏往跡明陳後事使成
敗利害之勢瞭若聚米他日即有匹馬緣崖注坂而
下亦我之責無解也嘗持此計白之三渠公三渠公
亦以為然大抵盛名難居重負難勝責育能任千鈞
行百步未至咫尺而氣遂足頓人弗勇之矣今士大
夫所注望于翁者非庸庸也固將引韓白頗牧之績

相此埽焉惟圖之念之少華翁既到物情士望當為君侯之亞他氏弗能逮也謀國者擬取昌平經畧之任畧之果爾則兩翁相為羽翼翦邊雖長無憂也聶子感翁之知聞其言即思七奔顧憚于自進不如毛遂之烈幸賴翁力呼取聶子則應聲至矣過臘信寒塞上益甚車旗遠涉苦辛可知幸加餐飯厚衣裘副此惓惓不盡

與孔文谷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十九

鄙野謏末人也於時輩為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游解頤示坦披肝見懷僕實依戀嘆服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投者而僕自省牛驥殊才鍾釜不同量固莫有能券合者則復吟吟愧訟之矣世俗所尚咸競競尺寸之間最下者瓦合公高標濶步去流俗何啻千尋每與沃州呂氏言以為文谷公瑰奇設若不因于例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兩魏之業豈多讓哉漢唐以來柄政堅勲每多枿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歆厄

塞也國家監于梁霍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之士間亦坐此頓矣歷秋及膺有抱鬱鬱而不得舒思見君侯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滿郊畿而莫之能挫諉之狎變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為挫乃遍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抗身奮舌息衆囂而定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奈何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議者疑也固有舉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則議之謂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疆我兵倒戈明明知弱疆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為師洵即善聽然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十九

瑟琴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捷然途徑多岐不審其適今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議者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衆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復相推囊又何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帑搔筆不覺煩贅諒公不以為誕謾也計吏將翰劄至臨去取報屬卒卒不能即予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歸鴻順幸惠德音

與大谷司馬

僕恒私謂以公器能令提三尺劍即可豎勳萬里驅
虜若驅羣羊今復徵選士兵為國增置爪牙事竟而
歸即以所自徵選者委之練習聽其調度柰何憂胡
馬哉楚和辨璞孫陽識駿王若馬無遁焉公將家子
耳目所覩記熟矣固知所徵選者皆猛士也頃者改
除金部始符物望然猶未之奇也若欲見公能事必
襲昔人築壇之貴推轂之榮使手之無礙內顧寡虞
彼其時乃全錐出囊矣不直端穎露也僕守官詞垣
平時不能著歲山之指國有危急又不能奮請纓之

名公翰藻

卷十九

王

畧每念一至汗淫淫透重袍矣日來叨役校武殊背
所學乃拾他人咳唾湊泊成錄今函而致之門下幸
為評教勿棄捐也使將翰劄到耳報甚遽有懷不
盡十九仙眷休嘉附此以慰

與鮑思菴中丞

往翁持斧關中歲無幾何而萬姓繫思若將百年乃
者杖鉞驅車再尋舊轍關西父老扶筇望拜縉屬不
絕楨即不睹其事直以舊德卜之當知其有是也決
歲以來旄頭照在幽朔故西陲甲卒稍得息肩茲復

徵選驍健自離分地遠赴戎行壯夫既去壁壘空陳
脫令虜謀者得知擁衆闖塞而入何以應之此不可
弗憂也翁愛養元元不蹈湯火自松石劉公以還此
為再睹願今遠伍既缺則抽補之議不得少疑借募
之令不得不下此議行此令下則閭里騷動誠諭慰
藉消萌定危自翁能事但惟早圖豫見之爾往狄虜
騎薄我城下一時憂國之士抱憤思振不將有嘗膽
枕戈之謀者比虜解去更復悠悠左稱方右譽圓匠
師操斤而莫之措手尋及開歲塞草漸青嘆噫之聲
如昨俱起因思陳湯按劍而叱延壽延壽不辭矯制
之罪竟立郅支之勲兩子戮力揚威萬里況萬人一
心又豈憂擊胡哉楨典在筆札不宜越俎言事願倚
柱之嗟終非甚迂厝火之慮每厘夙夜營而弗洩懼
成瘡鬲以故不恤狂癡為公布之日者談吉凶聽者
信而謝之君子言事聽者置不理此焉遠感而作傳
以明涉世之難也來謁者為表弟薄儀將忱具在別
感併冀照存幸甚幸甚

奉訊東谷先生

名公翰藻

卷十九

王

去歲獲承翰劄及所著書凡五種於時夏仲惠扇通
得祛暑諸書則坐立觀之不知其夏日之永與炎歊
之侵也既見熊子因屬覓便計托報謝而熊子自言
頃之當以使還身可為繫帛之鴻已熊子不得還乃
遂遭延而及于今非飾說曲為解也古之賢豪得其
時則行不得其時則退而著書即裨官小說無關體
要苟當事實亦其志之寓也近世撰述塞于宇宙然
多是非任情褒抑溢有國家采風之官不立聽睹既
狹則譖牒安托於是懷私忿世之倫藉是獲售而洩

名公翰藎

卷十九

王

不平之抱至有隻詞相滅千古蒙垢者矣今翁所著
殊不蹈此一人一事咸當實不華影常依貌響必隨
聲異日開局紀事楨即操是往矣熊子常談翁耆年
而神爽瑩射矯矯如鵠意以為有異術楨謂不然屈
平顛顛殷浩書空此皆怫鬱在臆即習為大還不能
澤其貌也惟翁脫棄榮名等之飄瓦四股百骸認為
已有固所謂戰勝而肥者無異術也自楨所事數師
漁翁卒于逆旅松翁正于首丘逝者長畢在者阻絕
南望雲空不任淒迷晚嘗事鳳泉翁而鳳泉翁頃執

兵柄值艱危與棲木不殊乃知江鴻海鷗戈人徒慕
千仞高覽若吾師者鮮也楨濫竽詞曹十有七稔蔑
咫尺之長湏吏之譽往劄稱為虎視一時聞之面熱
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熊子今春始得還竟以書屬
為訊江湖無恙焉錄幣二種俾往聊以見區區耳惟
照入幸甚

復薛方山

卻君以公書來且道春春之情則公之于僕可謂厚
幸矣古人有言人之相知所貴知心僕秦人也秦地

名公翰藎

卷十九

王

廣川峻嶺山形見三百里河流之音脰聞十舍故士
生其間蔑幽暖之行亦無大畜之才若僕淺中俠氣
寔稟土性然與俗戾甚矣乃公奮格衆之見謂僕可
朝夕就乃卜隣凡所與論咸當實不華抒憤申鬱有
忼慨之節焉僕因竊嘆公吳人也而負秦性故今平
絕恒存記憶誠有所符契非私而已也僕不到吳中
聞之山多奇峯水亦環曲晴晦殊狀而光景易觀固
東南之勝區而俊秀之深窟也乃其地頗復產薛公
豈非異哉今世人才亮直誠慤者十人而一聰明洞

徹者十人而九故一人飾偽九人覩之一不能誣九
故偽者竟敗一人執實九人覩之九不能勝一故實
者輒彰有人于此於凡世俗之好廉一弗重乃復匿
端竄跡示若未有庸詎知前有願者背有指者旁有
議者四面受攻百歲畢見此僕所為抵掌而笑頓足
而恨者也取以校公何啻人鬼之別虎鼠之不同哉
自僕交游東吳之士不可勝記獨以公為難能謂其
直露本真無假緣飾吳中未有兩也夫王無完粹帛
無完采故瑕不能毀玉之名類不能減帛之直士而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務曲勝負全節者恒必敗有偽飾也若公所持令積
而至百年何敗乎邵君稱公獎予我者率非吾所有
僕莽莽鄙朴人也邊隅用兵自惟愚孱不能進而統
偏師之任効一割之用至語本業則守在詞曹大之
不能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謝濫竽之
譏誠若昔人所謂仰慙玄冕俯愧朱紱者矣以公既
知我不嫌累短他人聞之將謂懦哉秦人何驚也邵
君溫溫退讓有古太伯之遺教焉乃其師復有秦風
何也神龍芝草隨地而出非方隅能拘今公亦云流

傳巡試諸郡所過士有服詞越人即善點化人不能
少加于公也雖然固須加意所未具者則邵君有口
往許贈言卒之不負然諾茲冗冗未能也

謝元宰嚴介翁

維楨竊自比况其輝光不逮魚目其材下與駑馬無
異焉以故歲身末位不怨久淹量所具也乃承門下
見獎至譬為虞淵之珠逐羣之驥一時聞者皆駭之
迨于今日竟以闕下之知振拔遷徙而翁又欲自明
其志當楨別時遺之詩直為公車掄國士還因雜佩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贈夫君夫雜佩示好楨業已受而服不忘之義矣至
稱謂國士則恐懼思逃焉在昔豪傑之興以倘論辯
則坐上上計令疑者立斷止者立往以充任使則揚
威萬里之外書勲竹帛之間以嬰患難則不憂軀以
負義不二志以敗名以任托寄則中山之狐不亡委
裘之主竟聖斯四者皆國士所由稱也楨度即努力
至死不能為一卒之必缺所望誠懼而思逃非謾語
也今夫樹木者樹桃李謂春玩其華夏食其實也樹
松柏謂大厦所需也所樹不同皆有異焉今門下進

楨于宮階置楨于留院可謂樹一士矣即念不在玩華食實然欲材大厦固有之楨安能如之哉往置留院者陶宋二公而翁詩及之期與同塵夫二公者皆國士皆明珠神駿楨未之能追也大抵翁所風厲擬注楨者率鴻鉅之業非常之事不量不及策使馳之楨感其言懼傷其志輒復有駁駁邁往之思焉今楨淹在里中從吏還附言申謝才輪懷抱十一耳居無何去抵南中更圖修候門下盡所私焉

謝宰輔徐湖翁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楨抵家一月所驛使以邸報見乃知翁始以今日入政府蓋甚晚矣閭里百姓思蒙太平之福不知太平所由而士大夫知之故自翁入政府秉軒而過華下者不可勝記然皆一口稱快之焉今天下包四海之外以為家三十年來靡有章澤之呼于戈之事可謂太平矣然值虜警百問百缺無以卒應則太平久也夫器久而不徙則壞法久而不振則弊頃數歲間天子督責臣下思以振弊起隨而政府二老又將而成之酌而舉之固已章章脩復矣乃今又得翁配譬之

渡江河犯風濤益楫倍槳未有弗濟者也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明聖羣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于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今翁為宰相尊重且就而服至苦之事矣楨愚以為必宰相服至苦之事然後四海蒙太平之福也自有虜警來楨恒得侍門下竊觀翁之行事與其議論實陰裨人主之德而不自明也猝至之求未虞之變交橫于前而一動未有誤也蓋且寬且謹且語且默具長者之風焉私以為沾溉既久可益尺寸乃今忽而有南徙之檄楨不憚遠行實重違教若曰北人多苦南中故托浮言以蓋本情則楨懼之矣邸報中有介翁薦疏有翁辭疏皆各自引抑交相推重卒而歸明于人主則自虞廷以降此為再睹安可弗賀從吏還附中區區例不得過遣也始楨在京時翁既觴之已又過而送之已又賦詩贈之蓋至勤眷矣此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三

歸里中困于俗冗不得為書謝茲方申賀又安敢言謝俟抵南中更圖焉

與太宰萬治齋

維楨秦之鄙人也不習當世之故又未嘗抱咫尺之能祇緣稟受土風久戇直不易政府以論人為職遂引而置之國士之列斯蓋十年所矣頃者門下信政府言已復采之衆口近世毀譽居多濫詞廼門下殊信之遂上書奏名令徙今官鄙人楨自省無當也宋人有寶燕石以為王者周客索而觀之掩口而笑謂

名公翰藻 卷十九

五

宋人曰此乃燕石也非玉也是豈宋人之識不周客若我燕石似玉因以惑宋人楨今者類之矣由是言之士人出而應世無患非才患不遇知我者故苟獲遇則宋人之寶石也苟不遇則周人之掩口也功名之際騰抑淹速顧所遭何如耳豈非命哉此乃楨自證之見故以聞于門下諒不坐為誕也金陵名勝甲于大江之南而翰林又開曹斯之南徙實則蟬蛻塵垢仙遊洞府願復有厭南中者何哉語曰水濱不涸藍田易滌蓋世人之見大都若此矣始楨得徙時本

圖輒往坐老母念家乃引車之西南中固楨所願遊也夫士之赴功名也譬則飲也待士之道猶酌也滿者挹之虛者注之飲皆至客皆醉歸主人以美譽何者平之所致也今門下持衡以待天下之士近不遂騰遠不久抑淹者非疎速者非昵天下之士稱平如一口固未有厭南思北者也鄙人楨竊慕門下之風最久頃幸謁者典入乃復去之甚有缺然之懷以故效其愚悃伸知遇之感焉西來過洛陽車留而不得前既三日乃遣舉在行者皆病困今老母遽延不肯

名公翰藻 卷十九

四

南征懼復有洛陽事蓋非直憚蒸暑也夫行子在途亦貴所遇矧功名哉今老母年七十楨四十餘又微兄弟之聯冀土之息母西與西母不南楨不得獨南此本情也方今正隆暑不欲勞親犯滬苟望見秋風竟輦與俱去從吏還附牘令白門下惟留神省覽幸甚幸甚

與都督陸東湖

鄙人楨獲與公游且二十年其所以傾心仰重者非獨以私好故蓋誠有公家之念焉天下萬事其始亡

命壞之已而大猾起亂之禍遂以成不可解結乃從
古然矣自公為司隸閭里之狹不敢掉臂行四方亡
命悉奔竄山境都城雖廣萬姓雖衆門無伏奸人不
觸禁前此為司隸者楨未之聞方來者未可再也康
成之秋虜騎環城而掠至紛紛矣城中人帖定卒無
一夫敢夜呼者巡徼素嚴威令素伸也故楨竊嘗謂
公以事天子守三輔既若此矣假令得領節鉞專征
伐猶當揚威萬里之外書勲竹帛之間顧輦轂之下
不可一日無公孔子所以嘆才難也令者楨徒官南

名公翰藻

卷十九

聖

中南中清虛幽僻之區甚與願諧願所勞勞于中者
外之胡虜未滅內之豪猾或伏此惟公等加意毋貽
聖主之憂而已初鄙人叢京也辱公既觴之又復過
而送之眷別之情良非薄矣感嘆感嘆鄙人今尚淹
里中念老親在行不任炎燠且坐而望秋人言北客
苦南中非鄙人意也鴻鴈起時行子當與俱順毛易
托幸惠德音

與少司馬聶雙江

鄙人楨竊聞先生之名舊矣恒恨不得見及睹世之

論學者率空說無事實言高于秋天行卑于滄池楨
以為此屬且陰壞天下之俗安能勵士風哉頃歲以
來幸獲上謁門下接其論議而稽其蹈履固有本之
實學振代之通儒也乃悟嚮楨所睹者皆假名號以
漁齊勢利孔子所謂紫奪朱也則聖人且惡之矣矧
區區之褊心哉先生之論主在務廣大乃能包藏天
下之物而就其功然此統學者範圍耳至欲整齊條
貫振起頹墮誠非嚴毅辯達之士靡有就也故廣大
之德譬則海也嚴毅辯達舟楫以濟之也不有舟楫

名公翰藻

卷十九

聖

海固善溺人島中所產人安從得乎楨少時習科舉
比釋褐守在詞曹遂徙而攻賦頌之事居十數歲戎
馬至于郊於是復講方畧論戰守蓋行年四十餘而
業三徙矣前二業者皆致身之具由今觀之何異散
筭未徙幾于國家求士之指然獨念淺中狹度議在
因事責効計日算功缺廣大之意如先生所箴誨者
蓋不敢自誣謂無也鄙人所見亦謂方今之務固必
嚴毅乃能立事辯達乃能審幾蓋天下萬事紛紜弊
矣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客乃舍而不講鄙人誠憂之

若更復示廣大拓範圍是令急弛藉口混沌比類也
聖人之學本之心術必考之事功其學始著故大學
要之治平中庸徵諸位育宥公固抱奇然非起五日
不寐之號太子無稱也先生之學先性情而後功業
若鄙人之論以為極功業乃能盡性情道竟同歸獨
作用殊途耳先生常言鄙人彊項不肯撓今之言又
堅持矣頃聞黠胡不忘內侵則計將安出先生昔守
平陽虜不犯平陽境者用嚴毅辯達為治故也願且
緩言廣大亟述平陽故事與諸君即得上計又安事
名公翰墨

卷十九

聖

與東洲屠公

維楨關西之鄙人也不閑于詞賦之業而又不達于
當世之故願獨好慕天下之長者故造門下數見之
誠有所感慨非私而已也今天下風俗視古昔久鑿

矣趨時者為賢雖有蘅蘭化為蕭艾大風東至物未
有不西靡者也獨翁抗身岩廊之上撐拄頽波之間
固所謂季葉之孤標縉紳之鉅範也楨每一造謁輒
自嘆喟以為邦有老成風俗即弊猶當賴之振復而
私幸得侍朝夕亦幾無罪不謂適至之偉矣爾南還
譬如昧子背月而走暝途鮮不仆矣近世少俊崛興
遂高自矜睨前無哲人其亦不觀乎天地之大數也
楨家在華山下問山下老人云其先王父稱華陰谷
中生松栢高千尋大十圍者常數十章今其山童童
矣今樹有稱高大者曾不逮古之十二三嗟乎物產
若此人亦如之氣完而漓物盛而衰其大數使然也
故楨慕長者之風甘蹈形跡之嫌至數造門下者職
此故也前輩後輩並相及玆始楨得運時本圖徑往
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日下正怯暑而不敢問僕夫
且坐待秋風來也從史還附書令上門下槩明今昔
之懷如此臨茲枉翁車馬勤訊征人豈真有所見謂
不宜捐棄之耶感之愧之人言南中非北客所宜北
客往者多苦之楨之意殊不然也

名公翰墨

卷十九

聖

復山西閔提學

往龍泉梁君自京而返晉也其時屬倥傯不得具咫尺之牘乃因梁君致懷音諒梁君有口得徹之也晉大夫游京師者稱說君侯為人師表有軌度可尋諸生翕然從之彼苛求倘責岬然自尊大令諸生視之若鬼神冥冥測其所向何以作士類指迷塗也君侯居詞林十年與我曹共脉脉守祿乃今一出而遂振聲名若此假令沉滯到今則猶復脉脉也能有表見哉故古鏡不磨誰睹其光洪鐘即叩乃知其音斯

名公翰藻 卷十九

聖

兩者可以喻君侯今昔之故矣鄙人念詞林舊事皆老死筆硯間自度即老死無能成一家語欲脫棄改圖顧方今講脩虜之策唯戎馬是尚而我材甚孱愚不能任荷受之役統偏師之權事兩持而靡主勝一日而頻回與故人道故直披情懷也且人生得為男子又得為官人苟足立功勲無論何所柰可較外內輕重哉詞林諸同年漸見序遷終不離筆硯君侯所建豎固衆人歆艷者哉使來奉翰劄益信在事勤苦乃猶不忘宿昔千里遣訊情誼至篤厚矣感謝彌襟

書不盡意

與巡撫賈公

關中人望翁原都撫之任始能繫被休澤如渴者思飲寐者問旦乃今果諧所願知翁即有以答之也今外服諸司各攝一職唯撫臺總統焉固須完德兼才不規近小乃可服衆志堅大猷也乃翁方嚴設大種種有之視聽通于千里之外而圖畫每逮乎百年之遠自楨所交游睹記誠未有比宗者也初關中設撫臺也天子念此邦遼廓兼之戎務殷殷每以內臺左

名公翰藻 卷十九

聖

右都御史遞往其時體重其後頗存之頃歲以來臺公務謙約卑減驟從下同諸司此優于振矜者然非所以別等威也楨以為昔之人有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者是皆察于小物未達乎大人之觀也大臣擁節保釐人民隸境內者果以我之故安堵不擾盜賊止息水旱亡憂此其福澤廣厚矣即令以千戶食我百隊從我可也聖人之教先厲大而後精微孟子不嫌後車之威傳食諸侯彼其中固自以為當也秦人戴翁將各獻美芹扶車囊以報盛德

即翁欲自卑減不可得已凡事必正體貌而後功緒成故植于此僭論之唯留神聽覽不加之罪幸甚幸甚

與平田管公

自歸里中日坐塵溷幾欲脩訊而卒未能乃茲願動長者軫念貽音惠問植手書愧悚汗下交頤謂不往反勞先之也關中脩詞之士自近世所覩記不為少矣厥製皆稱雋矣至其行履儻然拔跡于漆塗之中諸學士大夫蓋未嘗不推轂翁也乃茲所為詩文閒

名公翰藁 卷十九

四

雅冲幽若此豈孔子所謂有德必有言邪植讀賜至集三復矣他家皆臨帖字模粉畫耳獨公自吐胸臆披寫情懷所不能離者古人體裁耳以傳久遠觀者自有定議誰能私之乎植濫竽詞曹久矣卒未有窺然願樂稱作者之美矣抵南中更欲綴一言于卷末明脩詞之道貴精不貴多其詞傳世以人不以言也

駁喬三石論文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授公誠為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

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殊即公自以為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韻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為奇絕固未有翫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創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為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叢其議觀詞之辨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為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繩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倘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構

名公翰藁 卷十九

四

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踈鹵矯健門
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撰矣然或
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真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
而數事或從中裁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
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
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
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
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
城得東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
名公翰藻卷十九

幸承劄諭即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為
別倘軫懷無怪嗣音

國朝名公翰藻卷十九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

王維楨

與浙江趙巡按

荅教祭酒

與孫監察

與程少宰

與董編修

與孫少宰

與何柘湖內翰

再與孫季泉

與江北李監察

與王三渠少宰

荅黃翠巖

與月崖孫都憲

名公翰藻目錄卷二十

與謝應午

荅襄垣令王玄軒

荅王總督石岡

與王九巖

荅鳳陽李太守

荅督學喬三石

復牛相國槐泉

復呂芹谷

寄三渠先生

荅謝趙巡撫

贈孫伯泉画菊歌

寄高石山

與趙侍御

荅自湖吳侍御

與陳吳齋侍御

荅王大廓先生

與潘雙溪

荅許中丞

與潞守張重卿

奉張侍郎南溪

答太原王倅

奉安福王尚書

答李主事

答尹新野

謝艾都御史

答督龍渚

與張少叅秋渠

與楊太守

與半洲張司馬論傳

答薛方山

與楊朋石

與趙大洲

與徐少湖閣老

與王兵備

答王季山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

二

與樊御史

答趙方泉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王維楨

與浙江趙巡按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有海寇之警其鞭策將領
論刺勇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天子所以遣部使
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瀝膽論事則黨與成于
下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殺累骸累丘山而上不
知冤氣蒸雲霧而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一元

甚為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矣乃諸舍
人連衡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家大人廉知之則
必罪諸舍人逮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挾徒令其
家大人苦耳夫為人僕而詐其主與為人臣而謾其
君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既如此於
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
舌宣為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為身名謀則完矣顧獨
柰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
獨浙之杭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耳適遭創者

正坐五方五方困收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乏百憂因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故與之文其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賢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士卒突至之患即不能一割後事之効要之且半收也昔王君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為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意感動之傳聞中生言人臣之道貴弗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吾言當瞿然失頤愀然變色蹶然起坐躍馬仗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沅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復坐寇擾微公則孰為蕩平之哉僕嘗譬公為大鑒倉公鳥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瘳痺非其遭遣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易伏臘有觸輒念之然即令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塗離合之惊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况不以聞足下目前皇

皇極焚溺為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柰何云交好哉

答教祭酒

初得公成均信報有書上抵今計必達之然所白者主在辨人材進良抑偽以返諛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棄亦樂龍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弟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故舊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願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為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慙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額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即學者惟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強為弱反陽為陰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痛懼及僵仆故里之若是僕手書三嘆焉亦嘗有以里婦之効顰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焉觀者

蓋以為艷其里婦慕之而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此固吾家婦也柰何倏而化為鬼也今令僕守吾素即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為鬼家人駭矣僕即死不顧也古人直弦曲鉤之誠昭昭在策歷有徵驗僕誦之久矣願竟不能矯而曲或其司命主之江河在前故驅昧子蹈溺也僕非堅白者流期直其說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垂垂者獨立獨立必搖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巖洞且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永畢矣彼其當名公翰藻

卷二十

四

與孫監察

去冬十一月入南中而吏部萬君以公書抵鄙人並有清貺萬君且言公所眷眷鄙人者甚篤誠甚感焉乃遂訊萬君以公之戎政云何萬君具數之一一皆可嘉嘆居久之江西大夫在南中者咸嘖嘖譽之當此之時公聲名甚振赫南中縉紳之倫無不知有孫清軍者尋得邸報以公代徐君按吳中乃江西士夫

即又為吳中士夫稱賀吳中瞻望旄節苦不旦夕至會海寇勦勦莫肯督之一戰蓋思公來揀頃聞既至吳中士夫乃自相賀以為得正人將必上書開下明功罪信賞罰威黜盜而肅疆域也唯公圖之以副吳中之望而已初鄙人奉公書也輒欲修報已復念天上故人坐當書甚衆書有至有不至則疑恠生焉乃竟皆罷之斯固鄙人隱衷亦賴公能焰察之不疑恠也鄙人今獨旅在斯先是老親居未幾何不習其水土思歸乃遂與之西室人以下皆從唯留至親一人名公翰藻

卷二十

五

與程少宰

今館中諸俊得公以為之依歸異日者策勲効用顯聲名于當代則是科益赫然稱首矣公講聖人之學主在正心術以出治功不顯顯于文詞聲律之間非

棄之也意以為枝詞病道舍毫損神在昔楊雄身自為之乃復悔之曰壯夫不為可以鑒已往損在館時日所誦習率皆文詞聲律之技至于今猶然有道之士又任吾往不肯覺我之非夫孔嘆逝水墨悲滌絲蓋謂其弗可還也損於是有惋惋之懷矣館中諸俊始一出門駕車即登覺路不眩于南北何其幸歟南中頗有海上之警諸大夫咸罷游眺廢倡和徒憂之而倭患自若可以信誤世者果文詞也方今天下之患南既困倭北又苦胡中而橫加以梁宋之盜蓋甚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六

紛擾矣公以社稷為己責隱軫可知且欲舒目前之急宜可為謀公富有上計幸早出之海內之所瞻望者非淺鮮也若以問損則此之鉛刀不効一割萬事付之時髦踪跡托之倉鼠俛仰宇宙無任汗顏適鴻臚石子告北上因候起居并申中悃若此惟亮在母坐為誕幸甚幸甚

與董編脩

僕不肖所與游者盡湖海之士當世之英也至語知已若足下溪者誠無幾何頃奉昂翰顧復盛推僕言

僕故有者僕不敢居言僕必至者僕度竟老不可幾號為知己者誤猶若是則信乎知人之難也南中諸省皆閒窳窳營諸大夫皆後其力攻詞章之技僕見作者雲興錯如綺繡而我乃蕪穢不理欲以並驅作者之途難矣以此遂棄舊業罷之足下期我以冥會勉以極趨是策駸駸走千里責燕雀而為鳳覽非其賢矣足下賦材瑰奇而又高蹈古人之軌一時操觚之士皆謝以為弗如下之今足下所推引僕者實足下身自有也僕安能望之哉頃聞邊關告急梁宋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七

壚又多白垢當斯之際則空言罔功雖有健筆不如缺斧乃知投硯男子本有趨曠之見非徒興于激也今宇內多故司馬之法置而不講則患安從弭願足下念之風毛正順時惠瀝音懷懷

與孫少宰

當夏之季南宗伯王先生之北也附具一札展區區之況并以賀君家世史上接龍門司馬之芳他感点具馬王先生既薨十月所容有言太夫人即世者僕聞而訝之以為太夫人健甚宜不止此已又謂今之

年殆且近百歲矣此百歲中身所書目所睹者咸快
欲之極歡希觀之盛事要當以日惟月以月惟年所
謂百歲身千歲祿也仙人行遊雲間久且厭之猶欲
下觀人世若太夫人者乃或厭人世而上遊雲間者
邪諸君勿過傷此哀中有至榮今之海內未有兩也
居頃之吳博士以公苦次書至覽詞甚哀楚當此之
時猶念夙昔不廢授報則惓惓之誼誠兄弟弗若也
已而此部邵君以公使楚還書至中督僕竄易傳文
也與苦次書語同往僕作傳時亦甚費架搆今雖欲

第公翰藻

卷二十

八王

頗易然意脈即紊必更作之乃可耳且公駁僕傳記
者有三有貼說在其行間僕南來時倥傯適檢笥中
忽失之煩公更具貼說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訛
也夫史以記事以服當今信來世僕之言不足傳且
無慮來世然亦欲服當今乃遂巡引却而至勤往復
坐此故也公其念之貼說果於舟中得之即以歸使
者手當如公令以傳托陸子致之姚江焉僕自老親
返于鄉意翩翩如懸旌而靡所栖薄凡歌詠之生由
情性也旅况若此安能出無情之語哉前附王先生

書業具此指私計王先生至日而公已去京書必不
得達甚為快快今公使郢稿必善郢中曲故稱寡和
而公往又屬雪期固益助之高也在今當伏塊讀禮
之時不敢請稿見既畢奎猶欲一見之也公之仲子
小史於其別時令宗誰氏詩律或慟甚不及刺刺語
然家承有素習能諳之也僕無子然見他人有子如
無子今公有子而信有子也達久情多不獨如席上
云云者公亮之不

與何柘湖內翰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九信

自得與公游童叢丰歲耳而道術相投神氣相結願
甚于訂夙昔之盟者由是觀之人士相知果不在新
故蓋脉脉在形骸之外矣足下以詞賦雄吳中僕每
讀其文以為機雲之亞近睹未嘗有也第造物忌完
既右其才遂左其官不得踔厲霄漢極萬里之志則
又乃名之累也嘆息嘆息僕度竟老一魚所豎立今
而歸將依栖華嶽石室百年蛻骨在斯矣非薄功名
厭驅馳誠安愚適志之謂耳若足下弗遺肯貺我以
雲篇惠我以江芷斯百年之歆區區之望也世事風

雨陰晴反覆不可豫謀然非知命履道之君子鮮不坐煩惱障矣惟足下堅意守官毋用世故芥蒂于中若僕所思去則固有隱軫之痛矣非專為避賢路也舟中握手刺刺不忍別抵暮登岸投鞭于江浦明月在庭顧影獨步知己安在寔用是悵悵耳送人回附言布悵十分中一分耳前路有便更思陳述僕有懷抱不與足下盡之其誰能亮之也

再與孫季泉

僕自南中歸且將白首華下與松桂老矣乃上書不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

庚

見省而部檄督赴官甚嚴仕宦牽緣不能一割而決乃今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共翱翔焉非其志也僕觀世撫已度辛之安禪旋且返我初服而已吾兄醅德厚養一出當為縉紳之表執政諸公方擬虛端揆之席以待焉鷦鷯一枝鳳凰千仞則亦各遂所圖焉耳唯足下夙戒行李居有頃驛書至矣自不奉顏色輒歷四秋然忽忽若經朝暮唯鏡中容鬢非復故時浸浸乎向衰颯矣明年僕滿五十稱半百人矣濛濛漸逼而尺寸無聞每於中夜聞剪燈孤坐有

慚憤之懷焉昔人有持寶劍不售者則亡之他境謂劍不售且得禍僕靡有重持即不去無傷然麋鹿之性終戀豐草非敢效百舌反覆以誑惑故人也令器吉士君有美質然又肆力于學當有遠詣僕見之以為謝氏之玉樹不啻也願入京未幾何時乃即有秋賦之後役事既訖即又多人事擾擾也不得與吉士君語第從吉士君頗悉足下起居耳海寇暫息知足下得安枕玄廬其紀事抒情之作必盈篋笥能無以遺知音子邪僕在山中一年但日事逍遙遊不理筆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一

庚

硯久矣乃今八月舉一子此清心養氣之明効也念足下恒為僕軫榮榮之慮附此一聞茲役草草告成事以言美善則未也錄一冊附奉覽教

與江北李監察

往公按上谷時虜即不入上谷即有小入不為害何也以綜核諸將區分功罪不肯以私恩諸將懲畏輒奮死前矣則公之功居多今公至淮北盜突而起張弓躍馬呼于市中所至率創莫有一縣結管車絆馬足者有司不以聞而又不能撲幸公疏于上有司由

是大警始集兵追剿焉夫公在北則却虜在南則除盜所在批難猶之淳于國手隨方變醫疾遂以平者也仰之嘆之僕守在文墨不當越俎言事願方今天下之患北結于胡南困于倭至窮急矣頃而更益以邳州之戈譬人一身頭手瘡疥而腹心又癥結其宗人過而見之未有不惻惻者也僕食公家粟二十年矣既不能請纓持戟効鉛刀一割之用乃坐觀時變又不以告主者即不如宗人之視疾矧得稱為臣乎故與公言悽悽耳百餘年來諸方兵皆鈍救不振領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三

事之臣相習而尚寬舒博一時之譽而貽今日久遠之憂竟將柰何惟公深思而力圖之也

與王三渠少宰

初得邸傳既以翁為館師如素所期約矣居頃之復改二吏部何也以地言則堂部為重以體言則館禮為尊要之重不如尊執事先生乃移彼就此者固謂籍翁之重以鎮服人心耳其獨柰館中諸士之欲望何其後張秋渠參伯至南中云六月葦長安時翁尚滯里中籍籍傳言且將以翁補南大宰之缺大宰固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三

尊官然南中地輕恐竟不以居翁特重望若此耳故聞大宰柄權而作事左右少宰第嘿坐而觀之不言若然則少宰安置也楨以為即不攻其所私願不得薦天下士乎翁厚重無私苟一言大宰輒信之此固天下士之意也方今天下之患南困于倭北怵于胡中結于梁宋之盜蓋甚紛擾矣窮本則任事諸臣能者狼顧而不肯前不能者又闇劣瑣屑偷位而不辭幣在官人者之不審且坐不公迨今患成乃以罪任事之臣咎矣譬之令璧子追亡矇人辨色欲責其馳而辨可乎願翁以閒語大宰請論官較材計安社稷此主憂臣辱時也念之懼之楨居南中旅懷多忤日夜望卿不得歸適將遣人上書請告而當遣者忽困瘴不能行須其起則馳之人生貴得意得意所如皆達不得意所如皆不達乃楨居常鬱鬱恒不得意唯一去之為快山林鐘鼎各各有分然意所向徃即其分應爾也乃茲猶掉舌談世故者誠所謂漆室女也慚甚慚甚

答黃翠巖

既僕入南中南中人士頌說公之道教至嘖嘖不輟口而方泉趙君又以交承之故具悉其事尤深感極痛以為今日所履譬若蓼莪習苦不能自言往往為僕嘆之在昔好議有口之士稱齊稷下謂其人能變堅白一同異屠吻所及即當世宿儒不能自解免也吳中故太伯季扎之域也號為忠厚禮讓不甚爭是非其遺教也乃今顧稷下若矣是下手搽文印馳聲翰墨之場久矣既已令作士復徙而治粟不當其能今大匠用木長短榱桶寸而較之尺而度之則巨屋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四

乃成用人者獨奈何不然此事功所以弗就而賢豪涕洟也君子所患患不知己今志意既明白璧漸出顧公坐須高壽而勿以為慮焉僕與公微夙昔之好然意氣所感願逾于相朝夕者故縷縷道之耳適承惠書念且逮僕僕報之如是頃之計欲請告苟得遂將取道大梁之郊以訪所謂夷門隱淪蓬池潒波者何似而因以謁高人如足下者使者歸報先此聞焉

與月崖孫都憲

在昔井陘遣至翰貺於時附言報謝計徹左右楨歸

一歲餘今復還至京還而聞公之邊籌將畧籍甚指紳間以為上谷今獨未須憂者謂有公在也顧馭戎貴鎮靜忌數動煩勞鷹善搏擊縱縱恒制之命足其氣有時一發毛血灑郊矣若令狎狸奴嚇鷄狗游戲玩侮臂而之野鳥兔過弗奮也夫軍一人耳能役又戰哉執事者慮焉公上郡人也飽諳邊理楨言誠死賢所謂與知者道耳守詞垣十許年不能窺筆墨畦徑顧乃說兵革之務與越俎告庖者類矣惟財察事甚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五

與謝應午

君意外之變卒至能談笑承之即如洛陽隕淖不能逮也行日會病作不能送之野然神情與俱矣海內才豪凡楨所睹識及聞其人不接其面者不可勝數然獨以與槐為難能非謂才藻華茂積著繁富有古墨客風人之致故嘗見其論說世故指陳經緯弛張之畧甚詳而確今之天下所聞非文謂有實用者難耳故于與槐去悼惜悲憤犯衆諱而言之人人誠有所公慨非私而已也國家值中興之運雖稱盛世然

北挂胡禍中國兵饑近事若此後益叵測非得弘博
強力之士大振作親則精采不還國威不伸今觀之
交游考之目前若求所謂其人非吾與槐而誰也臨
海之役有佳山水可以娛悅心志君子必先保其躬
乃能與世相須此惟與槐自得之他人不能諭也人
情嶮巇甚于谿壑每於趙大洲私語以為世路之難
如此念狗祿代食不能為噫歌去國之人而詡詡相
然諾又強性所不有皆面譽而毀隨之何言千里外
哉大洲始就班列脫身不可得楨今謂告將作山中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七

人矣三數知己漸風萍散去而荆川唐氏懷積有年
不能羽翼相見奈此惓惓何傳聞以來春赴還所見
秦白厓先生其道鄙人念之也贈言四章聊展悃懣
久稽非急緩俟巾石公行謂得託可將耳

答襄垣令王立軒

吾兄才捷而力弘志遠而守堅積于貧賤時覘知之
今乘時奮庸當不愆素且故人所期待者甚非淺雲
霄萬里即擬比翼共翱翔也頃與郝南豐晤幸聞初
政嚴明吏民畏服又諸上司咸異其才時有付托而

南豐亦刺刺稱之不輒口因知處囊之錐其末立見
非虛語也劉氏梗化非一朝夕但須酌劑與處靡而
弗振與剴而踰節其失均也宗伯官尊齒耆禮須加
敬家人輩犯令則懲之可也若遷怒苛求侵及宗伯
恐傷部中衣冠之心如何如何凡人之情小怵則怨
大拂則謗極則為讐窮則與敵矣吾兄達人負大觀
之見挾無方之智必有以燭先幾察未然慎之思之
今襄垣令尹乃驥足初程萬里從此始也彼區區爭
一朝之忿者是百里之才也麒麟不與跛驚爭途鳳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七

凰不與鳥雀爭食所期者遠也大綱既飭節目稍有
出入不害良吏此在相時變通之耳第非欲兄唯諾
曲隨作時俗人林世仕宦古道輒滯而弗行獨且奈
何往事既已繼自今善圖之毀譽賢者所不憂以其
無益損也兄具才節久當大彰簧舌不得加顧應世
接物亦政中一節豈可忽哉王介回附言布悃言涉
直懇亦恃惠子之知我也薄命之夫安有懸弧事誤
蒙眷念分金相賀轉有憾憾老親初至殊匆匆展布
未悉嗣圖更修

答王總督石岡

余勞翁登壇臨戎者雖聖主一時偶出之命然要之當代論才計可以批難解紛紜目前之患若釋翁又誰任者傳言翁甫入關宣慰父老檄罷諸役而感首愁苦之民應聲帖定漸乃內志既寧外虜隨制由是言之朝廷知人之哲善選之精可謂前無帝王矣三遷戎事踵弊積弱非一日矣而虜勢日更強大掠無虛歲關內震動家有徙業之心人靡戀土之志何者力不敵而勢不相服也今翁杖鉞西北屹爾長城既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十一

以鎮定羣心矣方益簡將徵士儲餉秣馬飾甲礪鏃習射投石諸所脩戎伐敵之畧種種咸起虜誠慄悍然好生惡死與華人無異由此而往寇將不至且遁去遠也維楨華州人也距邊隅可千里所往年虜寇華池望華州又止四百里所故憂患悼時之心耿耿不減今茲幸得翁將即賴社稷安靜之福然秦民獲恒守墳墓不轉徙落泊焉則又區區一方之慶也使來奉翰教勞動可知伏惟宣節為國若時服食不暇瞻企懷望之至

與王九岩

頃撰王太史傳就函而附使致之楨與令嗣懋中同館交久而深今所記咸說實道有不溢一語諸館人皆知之信之誠弗敢憑虛誣世反以累知己也懋中美善蓋種種難數在狀者不能盡掇大抵紀述之體兼美則揭其著兩具獨舉其尤彙列蒐陳若駢拇贅疣焉此所謂濶也懋中官為太史氏又克修其職有聲稱竟以是官卒故號曰王太史傳他跡間亦附著傳又有狀不具者又楨所獨睹深悲而唯恐其遺也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九

楨西鄙堅儒自忖駑下安能馳驅作者之塗顧獨念仲宣之誅陳思不辭玄文之碑蔡邕勇任凡以抒情存故籍于物而見之耳今下遂忘所荒穢為之即不文乃其言猶信也翁夫一令子楨夫一良友俱為痛切茲將幣物來潤筆也固不欲使奉翁主言強而還其手持不肯持暫以歲之笥當嗣他客附往克賻翰劉云悲情稍平聞之喜彼子夏者傷之過矣今安可更蹈也言太史二弟象其賢又有子二太史死足以無憾翁以自為寬也

答鳳陽李太守

君家昆季為郡並有聲名籍甚搢紳間即古稱二馮
君何謝焉往在京師坐分曹殊異合并寔稀然心念
潔操厚蓄以為榜中雋茂不直擅場司農且當有鉅
重也乃茲一領虎符輒爾表見若此名下士固非虛
哉淮土今日帝鄉彼周之岐雍漢之豐沛其形勢均
莫之過公時瞻趨其中固必望氣紀瑞睹跡頌勲歌
咏皇祖創造之艱以勒石垂遠南風便幸以惠我昔
李耳西游周京歷山川盡海而止誠謂一代所由興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三

答督學喬三石

頃見楚部使者上章論薦諸賢有及不及其事甚
可疑詫燕鄭邈絕又莫得訊其故偶與鷄野李氏晤
言三石植公守道茂世俗靡靡之態嗟嗟此固宜然
哉公之譽在士林非一日一夫之言誠不能為昂抑

加損也設令枉曲尋合挂名薦表徵須臾之幸附時

而阿好大之情則諸生何觀効焉大抵世尚同流士

忌獨醒自昔人愁嘆之矣不直今時爾也公抱奇負

鉅與之遇者業疑其不相下乃復自貴重如此彼安

肯避之哉士人應世動悻恒懼勲節弗彰以為如此

庶能稱職答時至人言則乃與釐此孔子發莫知之

嘆風人切慙憂之悲也仲冬二日接八月一日所發

書及十六日又接九月念二日所發書兩翰連至并

隱志伏情曖曖未著楨固以竊怪之後乃睹部使章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三

始悟書所云者皆炳幾之先審已量物之語非爛詞

也惟堅持加愛勿奪俗言誣蘭為蕸不掩其芬目石

為玉難匿其糲一褒一抑一喜一愠斯庸衆之為非

達人之識也楨鄙人且計謁謝竄伏林坳不能上下

人情願未獲所處需有間則投章去耳此惟三石信

之他人聽者以謂謾也

復牛相國槐泉

今官誠負公然在昔董賈二賢皆嘗任之顧古得望
還資調今法乃株守纏繫竟未展効此賢豪之士視

為窮途故嗟悼悲怨往往是矣稔知坦度曠懷能齊
萬物一逆順當弗用一官累志矣昔梁園客獨相如
才而貧鄒枚不逮茲任實其故土而公之才亦畧似
相如第未識梁孝之後能更有能嗣王好詞賦敬賓
客者未也鄙人守詞垣積歲月矣微隻言可表見方
今諸遠策倘胡又不能援筆從軍用鉛刀一割之用
髮班班變少壯舍我去矣人生幸為男子乃不自樹
立媚顏傍人與婦人奚殊損性不有是懼老靡有聞
計且颺去下帷修業畢所始願耳正欲問訊會得嘉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三

音遂復之新氏私求愧綿力不能與遂非敢輕然諾
也近作四首附請覽教

復呂芹谷

去冬公以衛州別駕往時與三數友人竊嘆之然莫
能挽引徒成扼腕乃今年稍遷且二廬州此銖累寸
移特用恒格調耳非所以待賢豪也顧獨念古昔墨
騷之士往往困以羈旅阨于一跌至數而為詞率指
扶腸胃極妍擅工宣鬱陳物遂以負聲當代若王粲
李白可稽已故不謂廬州卑遠謂今昔之踪有偶同

者且料公能安之也且王粲李白二氏一生坎壈未
達乃其言足傳當其時與二氏同出而得位顯融者
何限竟隨代泯泯矣而二氏之名乃迄千世如新然
二氏踈誕倚才傲世以故其官弗振今公接物罄折
氣肅而詞謙所謂不亢不卑有道之士也第不與識
者值苟值之將鵬搏鵠舉扶搖九萬不且為喻然今
且柰何老子曰世知我者希在昔人已嘆之矣讀佳
什四篇皆以托物述懷因境道致似與王粲西京之
章李白美人之賦曠代同情而格韻之殊風骨之不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三

相龔勿論也孫子至獲悉公官勲客况與楨今所論
畧同然貨積乃數道積始章萬物皆然而積云者又
銖銖寸寸之云也漢官咸累年月乃調今代因之非
以抑賢豪謂防兢趨速化儉邪之夫也公穎達明習
世故當謂能堅忍須野荆璞楚劍難卒理區非識者
莫以顯也鄙言近理非慢惟留神財察

寄三渠先生

西來時辱接引行日又動王趾郊別家庭骨肉當無
踰此懷感如何城南游眺幸附高躅遂令眇小山人

畫觀終南太乙之勝秦漢隋唐之遺至今鬼目慨中
激賞壯懷悠然興尚古之思豈非我公一啓迪我回
覽新兆地形盤踞造物與之乃若建規定所圖久示
大此經綸非小天相人會闕內稀儔何言昔日有韋
杜哉離長安十日江流塔寺往往神馳賦詩二章聊
紀一時追攀之意韻倚洪洋公詞則未及也仰求斤
教懷懷北去有言寵行小子業製錦囊待之

答謝趙巡撫

離侍才數月瞻企論範若隔年歲豈由接引之隆乃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三

使追攀之念深耶昔黃射列筵而致彌衡中郎倒履
而逆王粲高風嘉遇嗣代稀聞楨也華下卽才實慚
往彥乃濫光遇忘年剗岸進之教席又何言古人哉
曲江游覽亦思有言紀事忽奉雄篇輒次二章刺目
汗顏幾欲自焚蓋白雪喧節下里增蚩西施當筵嫵
母掩面騏驎驚駘古難齊足况此文才哉伏惟明公
權總秦雍職統百府體周召之業有懷柔之務人士
論者徒謂擘畫倥偬旦晡不暇乃復工辭流翰隻字
千金非由停貯淵厚乃爾能之耶楨少事文墨壯猶

未就嘆白日之易下望滄海之難窮再起茂陵進塵
行列豈直無裨潤色抑亦祗深荒蕪也北去蹉跎征
期幾易撫已宜歲非薄明時頃奉面諭準以春正戒
途惟明公有以教我也鄙和列在別楮有所牴牾輒
望點竄茲道陳思與丁儀固嘗有之不具

與孫伯泉

楨所謂畫菊歌者辭旨局促才藻膚猥視古作者相
距殆千里然以發抒花態挾剔筆精矧自謂十有一
中矣夫畫之道與詩通也神精苟會則意象隨具心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三

手應援則態度弗乖古亦有言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伯子之謂也若中無栽植臨景彷彿得其莖則葉失
體幹雖完色相不浮詩亦若是而已故諸藝能之品
未有無法泥法者臨弗學弗得自得者鮮哉楨操觚
以來注情篇什期詣淵邃然超悟竟隔今觀伯子所
為菊窮日拂玩脉脉灑灑遂有解如此云昔張旭善
草書自以見公主與擔夫爭道而得其意已又觀公
孫夫人舞劍而得神俊楨之童蒙閑塞何敢自比于
古人然于微類觸長因甲求

則竊有所學焉

為念通家骨肉之誼有投必合之情輒吐新識欲秘
不得使語諸人則自求誕責此其國哉歌既勒卷用
備笥中一物且令觀者知西國鄙生有此崇嗜與看
花玄都之儕異矣若其為伯子傳聲于不朽則以埃
賦落英之才蘊東籬之致者大衍厥詞槓非其輩也
得暇或當策蹇相過論所未逮

寄高石山

別去忽再年世事波雲再年之中絲恠幾出從今觀
之公雖鍛羽卑飛然業脫繯繳未可慎哉仕宦榮辱

名公翰墨

卷二十

三

閱諸忠枉臧否耳若浮沉騰抑則數奇偶鄙夫介中
有道者不論爰誓在昔若湘潭大夫長沙才子潮陽
刺史夜郎謫仙其時嚴譴遠投一身萬里可不謂甚
痛哉然四賢者不悔故四賢者身在塗泥而名格霄
漢跡困燕雀而道鵠鴛鴻也公卓犖蹈厲聲留省署
即一蹶非損假令石山而在循墨就列結舌閉目即
獵致華崇人或躍之鄙人弗與也今日所扼腕者獨
念向時勝侶漸見支離感事興懷諸館多用嘆息不
直予所私也南中氣候甚異所先在慎唯戒朝昏節

眠食勉圖令休慰此惓惓不脩

與趙侍御

今三晉之地比遭虜寇守臣不為扞禦令白骨滿野
此誠宜痛憤然朝廷業論罰如法矣至徵兵饋餼之
費賊者敢奸其中以自潤此何可不薄責示戒省矧
令威哉顧今豪傑踞蹠之士縛于文墨不獲展布自
効因之見難規避慶生輕國何者上下相疑而意氣
局促也漢與陳平金四千斤不問出入平城之圍得
解李牧之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得自便宜養士勾

名公翰墨

卷二十

三

奴不來凡以首厭其敬而後責其力也鵬鶚搏擊之
能所顧一肉乃取鳳凰不食生物之仁比德論賢于
理得不我直今承事受命論人無鵬鶚之用顧有其
欲陳平李牧此兩人者不可見即得如兩人者弗信
以踵獎而貽患有載年也公等將天子之命往蒞其
土號稱摘叢幽伏振憚奸慝而精明果執之才又克
負荷集事若鄙人之智則惟論材較力其猛將策士
即有汗馭固且寬之貪懦具負者罪之庶幾乎國無
棄賢人心感奮死士從此出矣夫明法伸威蓄材有

過此完名也僕與劍門相知倍庸報列所見如此意
必采聽故知晉地春寒章慎節服食用順風土使便
再枉嘉音不任翹企

答自湖吳侍御

使至承移文豎坊表問感謝何已因使乃知即及瓜
期今且駐漢中侯代有漢中有拜將臺漢帝創為韓
信築古帝王御將隆重於以磨礪驍雄如此然平賴
其力以成洪業後世廣置輕眇比之呼叱小兒安望
其效命解紛也公登臺回眺冤目激中宜興今昔之

名公翰藻卷二十

二十八

嘆固須有作往奉大篇九章日在吟詠與公會斯須
輒別然讀詩固若聆玄論接英標者聲調殊也然吳
山之言工緻婉麗憑凌三謝矣秦州之言典予戎之
言雅鎮邊之言壯瞿雲之言則尺尺寸寸步驟少陵
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初與公別之華郊期謂
盡和諸什其會嬰肩背之疾俛仰并苦不能據案者
彌月頃來稍平每于卧內口占隱度乃復不成豈調
高和寡朱絃發響瓦缶難為音邪征車北向改卜春
仲獨惟春春垂白去留靡決可以信進止之難矣尚

計作西征篇贈公苟成即托便使致之燕詞數首遠
翼斤削昔子建點竄丁儀之文以為言之好醜彼自
得之已何私焉先哲遺跡來世之距也力疾搖筆強
起面附使者還報私戀不盡

與陳翼齋侍御

今公奉天子之命按治晉中晉俗好訟其人慄悍猾
賊官能制之者輒以法中之故吏予其土者十往九
折非吏不盡良俗皆獎民皆頑也自公建節而西持
鑑而立奸人憚照燭不敢前俗漸漸更矣仰之嘆之

名公翰藻卷二十

二十九

襄垣令王尚禮者有政務在制慄悍即以法中之令
患心志不明三人言而市有虎也以書抵楨惶恐之
甚楨報令書言公持鑑在上事竟得白宜無憂襄垣
令者渭南人也華渭壤地相接楨自童年與共筆硯
乃後復同計偕蓋三十年游矣知令為人也令廉直
方正不能嬖媚媚世自為士時恒自盟誓以為苟當
一官不為國家豎一勲除一患非夫也其素志如此
今果用是及于難此賢士所扼腕而發憤丈夫所仰
天而嘆息也楨先令登第十二年方令未第時則日

夜望其第既第領軍裏垣則又日夜望其報績入也
乃今橫罹口語困網羅中楨也情激義重寔傷悼痛
念之焉昔桃袞解衣而生友馬遷上書兩白陵誠悲
幽之志難明交道之弗立也楨固不類然情義比于
二氏以故周恤他嫌輒瀆聽覽幸有以察區區也夫
法者受之天子使者執法私不得撓顧楨所為令言
者朋友之情私也令苟無罪能俾令得白者法也公
所執也楨庸敢以私撓哉始公入晉僕嘗為令言計
必軫于中懷茲語枝贅羽筆戰栗

名公翰藁

卷二十

三

荅王大廚先生

使至能言翁興居安適殊慰速懷頃有人白翁寬者
再數月按訊得白即當還我故印綬矣夫偃龍在池
一旦起而雲兩人始知神士人之屈伸猶是也今翁
人龍也起而必有神荅衆望矣仰之仰之楨每念之
賈居貨必集萬方之產異域之珍貴賤遠邇纖細弗
遺人求物應手與之斯贏利之多耳君子既以赴
功名場矣乃問之茫茫任之退退譬之暗室索物昧
子涉塗非徒無獲且有莫踣之虞故積不厚不費學

不博不試此道古人有之舊聞楊遠庵王晉溪此二
老者一有論辯率能屈其座人非空事牙頰間人也
措之事功炳炳矣今讀其遺疏其厚積博學可考而
知也楨以為今之謀國之臣苟肯廣稽旁究圖所為
安輯計者楊王非天人安弗逮哉今翁處江湖上三
年矣固知懷年于之慮者厚蓄博識伺時宜售且楨
所願一時之賢者亦在斯也使回附此惓惓嗣須再
陳

與潘雙溪

名公翰藁

卷二十

三

誕俞近河得聞挾牘北上考績矣甚以為慰誠謂公
積勞累歲考既當即超歷臺省無疑也頃奉翰札乃
顧稱病不前是謀身念重防口計密令國家何賴焉
秦人強力忠憤可任大事治平之世抑而弗用茲點
胡大騁至薄京畿天子怒欲破滅之以抒華夏之氣
此正秦人効能自見之日也奈何引身早休自謝哉
通侯之賞今何許二翁俱已登奮平涼趙子再起岩
林乃公固思去耶今俗尚巧宦而公獨拙淹留不進
本正坐此考滿還秩斯亦拙者故事也止而弗來恐

觸唇吻或有言曰國家舉事人圖自逸爾時百舌自申其胸臆晚矣度公大指重在親老家遠憲懷離露誠是誠真又不聞古有絕裾者乎犬羊何物敢犯我城煩人勇者亦思操持刀尺以備行伍矧吾曹執使者取報甚速書不盡意得報章即振策疾驅庶諧夙願懷懷

荅許中丞

往僕言事誠過激不能作軟語謂在今日固須勇任且既已受檄寧能弛擔追之他肩哉頃聞勾補缺伍

名公翰藁

卷二十

三

八衛漸實而衣甲器械猶煩料理橫谷植木將防衝突而望倣悠邈尚有急圖禁方滿笥貴在已疾謀臣充庭貴在批難東海之水誠多然無救西山之火也茲翁兩疏並能效疾而消害然以故事必下其議于有司始得報可會京者在俄頃百司肅肅聽斷過此當如議也太華何翁身秉斧鉞而動輒掣肘邊牆罷築兵力又鮮近傳胡騎東馳脫若引轡南向柰何意何翁自挾上猷此獨區區私憂耳三渠翁以制且欲還則不穀益牢落孤孑靡依薄矣悵然悵然望昌平

咫尺乃阻瞻對積有愚悃既已面致長君茂才又復載之帛奉翰諭已領畧矣考後世事當復翻異念翁具六翻無言黃鵠不高搏也

與潞守張重卿

僕觀當今吏治率右佞巧而左忠信蓋忠信之吏實患在民而身謝名跡采風使者以為無赫赫譽輒掉頭不顧彼見其弗利往往遷志從俗苟可鈎奇營使不恤其他此下民所以怨咨而治安之効未睹也今在晉部中其堅持忠信而不沒習俗者獨有公及長

名公翰藁

卷二十

三

子劉令二人耳斯固流傳之口譁於京師非余獨私之也劉令僕同計偕情好甚篤其腹中貯萬卷關中人號為書笥平時自負亦芥視一第乃竟踣有司及就官復此卑栖蓋黠黠不得意矣乃能抑志効職民多頌聲部吏有若此者公宜何以待之語曰蘭蕙同臭僕復何云頃者京考畢事留僕且供奉可以知寬大之象矣

奉張侍郎南溪

去歲奉翰教及腆儀侵尋到秋忽有虜患諸臣咸共

憂之楨也食太庾粟獨能晏然坐視罷廢一切往來
報謝曰之久稽開春復值考察今當斥逐結束瑛瑛
既乃復留始理人事於是解裝檢翁寄示二俊之文
讀之遵來命謬施點竄又以通家故不得徒為蔗言
以甘聽取悅也舉業文章自有科目以來名家非少
而獨翁之作稱鵠謂其中立而學者可赴也今賢子
若孫讀架上書聞秘密訣自當肖似乃猶尚弗逮者
則習之未究也令即溫潤而有沉痛之思令孫俊拔
而多奇崛之識揔之皆千里步也各極所長去所短

名公翰藁

卷二十

圭

一變至道即可採取祖翁故物矣今時舉業濟渡梓
楫耳登岸則舍之苟足獻吾身未湏惛惛苦索之楨
嘗竊慨農秉耒以利耕士執業以效用乃今所業者
與效用者異故士或半世弗售半世以前精力殫于
是藝辛之成教帚也人恒嘆曰乏才乏才夫以四海
之廣乾坤之精所生何嘗無奇直所學誤之也且無
論賢聖事即蘇秦少時便讀陰符工研揣摩之術久
之精曉曰持是可以說諸國矣一說而六國景從金
印景佩後世推以為鼓類之宗嘆不能及假令有若

秦者自少習之浸淫十許年亦未必弗秦者也古
人書劒兵法風角卜筮九九諸數率自童豎學之以
故用之輒驗况匡國理民其道又鉅此乎苟欲蒐羅
茂異盡一世之英宜於科舉之外依倣漢唐舊制更
設數科則淵珠不留羣材畢含治世之大機也顧令
甲一定莫敢增裨楨云云者直嘆之耳往叨校武之
役錄成初擬寓致尋復蹉跎今併上之幸無坐怠弛
也春來台動意必休嘉附此省候

谷太原王倬

名公翰藁

卷二十

圭

客自太原來者報道王倬之美種種不可勝紀僕聞
之以為固然未足為王倬異也今夫天之生才如陶
冶制器益益之量不能任斗斛之酌小大定而容受
止也君侯腹臆所包軀幹所勝即滄溟不為溢焉鈞
不為重也奈何言堪一郡能一事乎僕觀里中人士
其搜才辨智十人而五骨體自豎十人而九至執固
弘裕震之不搖探之不竭則君侯為獨能人有寶器
則甚惜之今君侯所負非直寶器比也幸勉圖加慎
華問增裨至懇至懇僕濫竽詞曹且二十年大之不

能獻可圖便為國家效咫尺之計著滅胡之勲次之
不能撰記藏山脫棄踰蹄成一家之言則我乃大倉
一鼯鼠矣間常口占欲以不能自白去則却愧傭賃
者受雇直代任事者也忍汗守官則班秩積壓不得
通往若銳身直前又賈越俎之罪斯今與毛半華少
壯謝去日月多虧人壽幾何食客滿堂獲報者非我
也頃讀劄論推引希冀皆非敢聞茲依依不去者瑛
邊事稍寧聖懷既舒華山岩洞足棲吾躬松根茯苓
能返吾髮蹉跎遄迴徒以點綴行列與世無重輕人
名公翰藻卷二十

三

將指之僕竟不能忍也持劄吏還附言報謝兼布悃
曲惟察之信之

奉安福王尚書

頃吾師大廊先生至一見揖而訊翁因悉山中歲月
非人間世土人樂之往往自忘其年倦客還而卜之
亦可栖形定性完精而益美也世事風雲倏忽幾變
舍後登岸掉視中流乃知濟度之險艱矣故翁居山
中一丘一壑則萬金不移通侯不換也今年七月當
翁七十之辰吾師軫桓山四鳥之情語楨曰羈而不

得觴奈何因以詞層令申所為壽者楨受簡不敢讓
此詞又不敢夸翹緣飾以厚誣長者今在蒿者咸說
實道有不溢一語即文謝藏山而義取從緇無論史
家倘采擇且令實錄入家乘也翁家兄弟並繁當世
之望居者宜止仕者宜通簪籍甚于搢紳間非楨一
人之私口也而吾師感今耳目所接復戀南枝楨以
旣挂網羅誰能解去回頭搏風振翮圖萬里也楨聞
西鄙生自十年來虜家渥愛逾于骨肉令器光祿君
便歸附具一幣為壽物不逮意臨發依依

名公翰藻卷二十

三

答李主事

書至始知使車駐代蓋歷偏關度太原而跋涉至此
路經數千月破六回可謂速且苦矣人臣勞王事有
若此者鮮批方今虜衆以候開馬市為名四呼部落
集甲塞上密如雲屯結如峰攢其意欲如何不卜而
知不問而得也所徵諸鎮兵在塞上者號稱健兒能
與羯奴示一創乎不也居中任事之臣念天子憂胡
未減於九饋食厲卒之術籌之既精施之亦詳且倘
矣而星書一至猶不免勅勅者何也卒能食不能戰

食雖饋不能飽也茲計所以飽宜何如而可夫古為壯士俠客擊牛灑酒吹笙竽舞長袖乃肯借軀報讐為國敵愾今一飯不厭腹固然亦其人顧私愛命蔑忠憤之氣又將帥之教不先而軍興之法不申也僕守在詞曹論四六校聲律自其本事顧念往歲四郊之壘農夫輟穡工女下機商旅不行吾安事華覲間哉以故數從容談戎務究所為破強胡而抒國患者言者紛如卒未効實惟公以餉事親行塞上彼夷之情我軍之狀熟悉之矣其教我毋誨所諭云云伺贊

名公翰藻

卷二十

手

餉者臨發白之竟不負然諾也

答尹新野

讀所惠書詞俊倅駢駢貫擬連珠珍等睥盤爛方簇錦固以覓目怵秉欽榮避舍則斯作者誠四六之博徒文章之宗匠也繁自漢魏寢響晉宋成風降歷四朝各裁一體總之雕鏤金璫之章協比宮商之韻角奇逞秀傾五內之精探異搜冥洩三儀之秘循之鄭且姬間不同行而共媚園柎江芷非一氣而具芬蓋炳然有象蔚然有光矣世代既移華豔隨落於是操

觥之士侈口西京卑睨江左匪力槩之為嫌直才情之自索爾至若君侯之詞則洪鍾蓄聲而待扣宛藍具染而出青音不厭聽色無輟觀可以比肩頽陸敲頂潘張固不必托李奇之高調假相如之夙稱其音自遠其傳勿疑也願其撰意命篇緣抒孤憤而徵詞引類咸屬微言則又靈均之調論詞宗之避隱達者增晞昧者弗可測也君侯飽黃石之歡兼彩毫之技翌日建牙虎帳草檄龍城固無埃陳琳之為記室孫楚之作從事矣蒙采芻言竟期布諾方有他奪敢勞

名公翰藻

卷二十

手

後命乎哉

謝文都御史

鄙人道經東垣而公所遇鄙人者居多破格之儀非望之節在昔故人相值或至解袍贈車乃今所遇復過之矣竊自循省萬莫一可當也愧甚愧甚鄙人濫厠仕籍十有八稔所嘗交游海內之士不可勝數然奇瑰非常之才無幾也鄙人與公雖稱共土之私同升之雅至本所以敬禮歆艷公者不直坐此故也蓋殊有公家之念焉方今天下誠號治平然虜騎往往

有侵軫之患士大夫習于久安務于細謹至令批難
解紛拊士卒靖邊疆十人在列九人竄首堪嘆哉私
嘗指數心較獨公足以當之無歎故自杖鉞以來存
歷二朞而威聲所暨規畫所施蓋人人頌之矣士有
負宗社寄即宜為宗社重之矧公又屬共土之私同
升之雅哉在公省中夜語奚啻萬言咸指擢賢腸不
惜忌諱公吾白頭之知己也當必存記不斥為謾也
俗士好妬其遠攬者又欲羈致宇宙之英收為己有
高標特立士人美節至于濟事就功非此輩能與也
名公翰藻卷二十

四十五

答咎龍渚

久容竊選人事剝于蝟毛里中故人近者章面遠者
不違馳候適方計取間為之乃勞高明軫眷使使持
書函幣抵訊救廬則公義不遺舊禮且先施實令鄙
人汗流及于踵也念往與公比翼俱起而公挾有六
翮負萬里之圖乃天道幽昧人情喻熾甚乎太行遂
令塌翅回風放吟澤畔迨于今十春秋矣而鄙人賴
有天幸頗與時偶月積歲侵漸踰鳩望由此觀之則
進不必賢退不必愚達者非才困者非駕各信乎命
之驅也則司馬季主之論非也始公在臺中時有質
名公翰藻卷二十

四十六

介之聲流在衆口久而未泯今日朝廷徵遺居多
跼蹐之士以謂能解紛批難期在集事而不恤其他
矣公守躬若處子奉法如循墨治世之良臣廟堂之
儀範也以故論荐不逮名不上轍非世罕知己知己
者固多也然此指思以書達者幾卒坐風但恐高明
或謂漢廷無如楊得意者遂此布之耳鄙人南圖卜
在秋爽之候冀與公為渭上之會展夙昔之好肯許
之乎日下麥黃公居田中視刈坐茂林咏南風與農
夫野老班荆論歲鄙人誠羨之官塗風雨不期若頻

年所聞親者可知已田家憂不稔何禍之慮也使歸
卒卒附具中曲不能盡不能盡

與張少叅秋渠

華下山亭之會得公嘉篇紀之足矣乃固要鄙人言
者何也富人已飽梁肉乃復甘薇蕘貴所鮮耳斯其
意毋相類乎鄙人謝不獲今倚而和之詞格誠下然
直吐肺肝矣先人阡距會所僅二里許僕度竟老不
能補公家萬分之一不如解官歸即故阡營半畝之
官理松楸安愚拙方今才彥塞宇內豈缺予一人何

名公翰藻

卷二十

聖元

以妨賢路為裁篇中語皆真非有謾也往與槐謝公
入關而次華陰雨中望嶽貽詩見懷僕旋和答之今
并前詩登一帛寄請斤削幸毋棄擲徒美言相市也
領有二扇滯而不書還公以為急乎殆非也今二扇
仍書前二詩已踰夏入秋矣乃始還報者謂書之不
足充公掌握且辱懷袖抵于今節候漸涼一扇將捐
置篋笥中不欲累醜故伺時與之耳造物者若為鄙
人護所短明年母令祝融秉權可也

與楊太守

日者得家書通知君侯既履戡土矣書云華下父老
九望見顏色者咸相顧嗟羨忻忻然若覩九苞之鳳
乘五雲而下也而謝氏與槐君南中語僕又以君侯
如照乘之珠連城之璧觀者傾悅當一入長安謁諸
大夫既謁去諸大夫目送之夫甫爾下車而遽獲令
譽嘉此異日者將大有表豎乎若以興滯補獎振頹
陳靈隨所東西即靡不如意矣何以故人心歸也願
秦俗古來頗黜而秦法古來加嚴此記在史籍者可
考而知也惟君侯財察焉鄙人居燕京久知君侯于
為諸生時志當卿慕之然而未稔也頃之鄙人且欲
歸當特奉光輝酬風昔之願焉鄙人齒髮衰暮矣度
竟死不能立尺寸而又軫事劉之懷以故思上書去
耳非悼淹屈亦非敢薄榮祿也老親今年七十歲矣
而鄙人留滯江南不得造膝下獻一觥數令使者到
日當及其期為壽故以因賀君侯人生進不得効時
遲不得顧私則母乃命之屯茲以君侯父母吾土鄙
中有愁痛疾苦皆當以聞故嗷嗷如此云且有不珍
之幣在別劄

名公翰藻

卷二十

聖元

與丰洲張司馬論傳

今損所為西峯公傳既就乃使使上之門下報命馬傳所具皆說實道有不溫一詞雖不敢自謂信筆然與世之飾言構誣者異矣始作傳時乃手西峯公行實讀之三數日則熟記而去之以為傳者轉也謂轉相記誦遺之後世至無窮也從古以來吾不知其幾何世矣然一世不數人一人不數事固記其大者耳故今傳不具生卒年月不具父母謚行上之不詳祖先之系中之不列兄弟之行下之不及子孫之事凡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四孟文

若此者非故畧之也不欲以繁瑣駢屑沒鴻鉅之節也又以門下號稱作者之宗上窺史漢而洞燭法軌損即畧之不加罪焉顧獨念西郊之麟孔子志之老子猶龍太史表之此皆有聖賢之才故托之而傳久遠也今西峯公具龍德而又獲麟嗣盛之至矣乃令損么麼小夫論述其事胡以圖久遠哉誤矣誤矣傳中語誠多踳駁若門下肯有論竄即十反之不為苦也哉詞不直不足縑至用四錦為賈則庸過其當甚懼之今與傳俱歸矣以不恭為罪少選欲身自往謝

茲不喋喋云

答韓方山

使者來時適長女之訃至旅况既惡而重以是苦意緒搖曳譬若懸旌奉公書詞甚款懇委倘僕徒誦之不能具答也第當其痛苦時度無以解乃輒取公集讀焉讀一二首忽復解脫然失手則又復苦矣僕謏劣焉能序公集哉則是麗服而加弊冠也不宜然念今之脩詞之士徧滿海內至若公集云者固必傳且可久遠僕亦欲托之弗朽則安可引却不為任哉卒

名公翰藻

卷二十

四孟王

之當効役也少選之頃僕欲請告去不能與公圖一面之晤矣僕有刺心之痛茹藥之毒故乃割情聲利之塗耳若公則不宜輒有也秋至水平宜即拏舟北邁造物以小兒玩人世人世亦以小兒玩造物可也所惠策問及教漸條約咸斤斤當實不華要之在變靡俗啟實學不辜任使而已然此越人高者亦能言之不掩其光獨么麼之子不理耳傳曰禮義之不愆遑恤人之言公素稱自信弗惑之士獨奈何用是區區軫孤憤之懷邪語客其事徒傷心腎獨坐咄咄又

為造物陰笑之不如蕩胃結舌更圖表豎之門斯亦
可以垂百世之譽矣僕聞公之志獨不得伸於越自
餘所至即可致顯名母持二慮且行且止倘天從人
欲得假旌節入關僕當持一觴于關下候之矣令嗣
茂才附此問訊望之暮之

與楊朋石

僕慕足下之高風舊矣願獨不得奉顏色聆教論耳
乃者僕數南中之一二日而足下至行子倉卒不能
修謁圖一面之晤及數而出在郊關而公乃願肯偕

名公翰墨

卷二十

四六

諸公祖僕于大江之游僕一見之則脉脉有愧心焉
已又謂古之故交道者猶且紳交臺尋况僕行在斯
頃候而別即隔在千里矣奈何論形跡較新故乎公
蓋修古人之道矣願僕非其侶也僕今既渡淮作路
中子矣炎途灼爍行子不能前適憇一亭坐而念貴
僚諸公皆才者而又有大洲公來也以其間追游山
水吟眺陳踪即號為僕曹可也安得剗風搏軀厠裁
于其間乎嘆慕嘆慕卒送僕者回南中附言申謝并
具中曲之戀若此今則風既不肯搏我軀而浮雲又

復蔽空江天回首渺渺神馳

與趙大洲

行子次宿州三日乃得數自僕居南中且二歲矣叨
在諸大夫徵逐之末久矣茲別誠為沾戀尺二之牘
所具者皆實指也又二歲中受人筆劄之役甚多及
倉卒數輒而諸遺皆付之烏有若兩溪公固能亮我
者也不苦責其不肯亮者乃使人道要必得之僕念
其來遠不宜持空手還乃取尺牘之餘力畢述事焉
既皆了乃數矣由此而往則身輕快鵲飄飄隨意也

名公翰墨

卷二十

四六

老奴齒髮衰暮矣不堪雕虫且獸驅馳行當過商顏
山下將吊四皓之遺踪采芳岩之故芝招赤松問石
髓求長生益筭之術與山靈共老即有餘藥欲以分
遺同好非調語也且吾上世有王子喬者嘗得飛昇
跨鶴而僊去老奴是其裔也有種從古以來未聞趙
氏有統化者然幸與王喬之真裔友今而後或屬之
大洲氏矣願賀願賀

與徐少湖閣老

日者損得北徒也誠賴門下吹嘘之力蓋謂此人不可

便南徙之而從其便者此其恩德深重萬之恒情刻肌刻骨誓死而未可忘也五月之季既以渡江北首矣乃復念老母離背日久而又重以失孫之痛乃遂枉轡入關且因請老母俱來也不謂霜葉早凋夕陽易下一年不見遽爾顏容當是之時楨悼怛在懷然猶外脩存慰大畧言今日所以光顯其親者皆從官中得之即甚老有安車在也固請與北而老母固不肯應楨以違願之事非所以養老乃遂具疏請告遣一介往矣伏望門下隱軫慈悲令遂所圖則子母相依始得附于人倫之列史臣不與絕裾之子而多陳情之夫蓋謂忍人不可以事君而薄于親者又安能厚其他也楨竊自惟省十年以來被蒙門下之教非一種數矣乃今輒爾請告天路邈絕瞻侍無期楨么麼固居下客之列豈無戀舊懷哉願世有所阻情有所奪獨且柰何楨故守史官諳其職矣即令楨伏踪家園獨當以朝夕之間攬采門下匡弼之業康濟之德粹而成編雖不敢妄謂藏之名山以傳來世然以資延訪倘缺漏庶與裨官小說類也語曰士為知己

者死楨也無死所持是即所以報知己矣惟垂明鑒而憐察焉

與王兵備

頃者得奉光儀甚慰夙昔願客心爭路蓬踪易轉晤言無幾時而輒復別去柰中懷怏怏何使者肅公之命為護行車甚謹會天新雨路傍流潦瀰瀰如行鏡中而時又晚暮東方月出而浮雲又來薄之車人相呼戒嚴亦不及于淖既官卒持篝燈至車人轉蹈于淖者至再乃知糶糊者滔滔利往而洞徹玲瓏或不

免一跌之虞也僕侍公教才斯頃耳然大槩頗窺矣蓋倒瀾之孤柱而絕塵之獨駕也所恨至人難邁後會不可期嘆息嘆息使者固請送僕抵都門而止僕病淹逆旅茲期尚未卜乃力勒之還令報命門下因附謝私若此所未具者嗣布焉

答王季山

今者僕守盟不固又復抗顏于青雲之上夫人情不割升斗必就疆鎖此亦大都然矣願念黃鵠高舉不喙堦下之食籠中鸚鵡觀其橫絕繫而不得去乃知

羽毛為累多智非福也以君侯知己特為論之云爾僕自江南歸伏在山中可一歲餘矣私以為白首煙霞采蘭澤畔以脩膝下之歡固且甘心乃復驅車出谷心口皆吾之心口也猶且不相信檄書一至恐恐然畏失期得罪也輒發輒往利害之奪人力過于逆引牛尾者此而不能守又言明日劾節官下愧死矣愧死矣君侯今官殊不自重意指亦不副稠衆之望第世事浮雲奄忽改變不可豫必得意且無快不得意且無苦視乎所稅駕而已且以君侯之才一時曹署諸人一一推轂自引以為弗及羽毛若在無言九萬不扶搏也入京可一月餘而病涎遠道來而時又甚暑坐此遂伏枕今榷戶謝客日在藥物中旅館閒寂時復有舊故之思意君侯必同之也得讀教夫人誌且悉其壺窻焉而夢坡不以寓我何也誌記事甚衆僕欲求夫人之何似而不得頃面與坡公講焉茲卒卒未之具也

與樊御史

頃者家僮過真定辱公遺之書僕讀其詞居多獎于

之指鄙人何可當所云也前僮西歸者計在開歲之首乘春氣融煖與老親就京師此本圖也乃老親忽感風濕左體木而不仁今僮來為報此耳天涯游子歎而得此信情當何如言之淚淫淫下矣信至乃立即草疏奏于上而執事君子故泥而不行獨且柰何僕有足不敢裹而西走有身不能化而為沆雲飄風又青禽不至黃耳未有則誰與問庭闈也僕今塊處門內日日籲天拜斗為老親乞憐外事一不得聞頃之客有言後數日僕所請當如意者僕忽解顏收淚而誠家人治裝令之先發僕倚馬湏上命耳苟得之即揚鞭馳矣家僮數過真定並以公廣屋烏之愛得不留行幸足矣乃又賜食賜栗恩數稠疊此皆弛嚴而存故恒情所未睹也感甚感甚適家僮持裝者去附書申謝於邑彌襟殊不盡曲折也

答趙方泉

喬錄使者至獲奉翰教至盈幅尺纒纒數百言咸皆悼離追故之義僕誦其詞至為喟嘆者久之嗟乎今俗交通之薄甚矣安得有故古人之風如足下者和

僕自高中婦依栖華山岩洞誓白首老矣乃檄書再
至責僕甚急又老親自謂強健趣僕令赴官僕不得
已乃洒泣出門獨以二三健奴從而留內子輩侍老
親計且入京徐為之圖耳不謂頃得家報老親以九
月末偶感風濕寢疾在牀薦書來督僕歸僕得書之
明日即上書陳乞復理前指而執事君子固不肯覆
奏僕今服在近列去留一聽 聖斷不敢拋印綬逃
去又不習長房縮地之術一蹴而侍老親之榻又不
能為三足鳥萬里流雲飄飄自由而靡所拘礙至于
名公翰藻 卷二十 五十五
今獨瑩瑩塊處旅院俟執事君子為羈人裁之耳人
生進無裨于國退又不獲奉家私尚得稱為士邪愧
汗淫淫下及踵足矣適來校文之役本乃代匱居山
中一年未嘗治筆硯事頓令之操觚効技所謂貧女
績綴富姬見之而掩口者也念錄已傳布不得匿陋
錄前既托便使往矣計此時當必達之左右非以博
刮目之譽聊用為抵掌之資耳居頃之僕竟可得歸
一卧家園山川悠緬音塵遂阻言之惻然使還卒卒
取報聊此布復之焉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 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一	
茅坤	
與董潯陽內翰	與查近川太常
上袁元峯相公	答董潯陽中允
復唐司諫	別何吉陽司封
與何吉陽 二首	謝張龍湖少宰
上楊虞坡大司馬	與丹徒學諭唐白野
與沈虹臺	與莫中江方伯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一	
與張鶴樓	與王東臺
與靳兩城中丞	與某中丞
與王西石	與劉沂東憲使
與翁宗伯	簡凌藻泉
與唐小漁宮諭	與汪南明少司馬
與王鳳洲	酬画士蔣曉山
與故人	與喬戶部
與董幼海大理	諭吳願二生
與胡錦衣	與凌以揅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一

茅坤

吳興凌迪知稚哲

與董潯陽內翰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茝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雁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歎有若兒女然者僕每恥笑之豈謂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四顧筑筑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一

愬言靡由况以失職之人而憑之以虫吟之候以憂說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霑衣也夏日皁隸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輝之所不聞於會宗魏其之所不聞於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之衣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子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己者而用之反以感年遠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於文章詞賦之間以汨沒其好而其旨頗不當

有所刺懟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劫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死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於古今賢智之士馳騁於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乎者自達人視之蓋一觀耳他不暇遠謝姑自僕近日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廡頗蘭相如之威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謳艷舞連翩綽約震耀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宮頽然霜露荆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觀卧牛羊於其上耳彼且如是况其細者乎故早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懟者小人之所以自感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為去官而秘跡巖穴者蓋感日月之易過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姜莠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逃焉而云云於左右也而兄之復迺欲遲知己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二

攬名延英而海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
僕又嘗偶竊聲名於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
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
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於元封建元之間者
乎武皇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
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已開東閣以博延
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薦行明經儒
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徒之膠東逮
身沒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五

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
漢皇帝所與庭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
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
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
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
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嚴穴之士不可勝道若
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因其身於梁者
情有所為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
名還堵者志有所摩也稽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

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
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
縞之餘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
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為樂也兄以為當乎否
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簿進以成名
乎抑亦憫林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
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
與知者言難以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北引僕將有
進退之決於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懷縷布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四

所云幸為我少駐官舟為燕談第而裁教之荷甚荷
甚

與查近川大常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
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
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存苒離愁條若羽馳如
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黧且稿
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
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

在哉頃者僕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骨肉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朝子雲者面與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論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椰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

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若鳬唼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鉅鉤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事之側寧以文章與樵醫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喟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紳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為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逮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宦業所奮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為之力乎意

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朝矣又何乎必人之朝我為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庶僕平生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嘆子厚者而少為之異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上袁元峰相公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名公翰藻

卷三

七

故知中為推轂者至于再至于三烏僕何人斯而動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為相則九九以上咸為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替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為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清朝見攻於群衆驛之馳駑貽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忌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蹇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替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歎歎者東南

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天子亦為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關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關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兒上肉一切統綺王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為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他所俘斬不暇志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龍山三敗之於沈庄所効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謀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構冰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為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

鄉時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拓林東並吳松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臂桐鄉而聞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諫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為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戰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累累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為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魯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為聲色之變冠裳之繁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略雄

心猛智臨敵衆危轉敗為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聖天子為之獨照於上賢公卿為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嶮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賞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它日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援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榜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為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答董涇陽中允

使來得兄手書且憐僕免官之後復繼之兵革之窘當不得肆情山水間以附古之巖壑者流何其憂且

愛之勤也然僕於此亦竊稍知自持矣被放以來山中獨卧既與世不相聞牀第間唯奕一局古今墳典及百家莊老之言數十卷間對局及劫地破圍兩家勝敗處則夷然自適也讀傳記至莊生馬蹄諸篇則陶然喜或屈原卜居賈生鵬賦則又潛然悽以涕未始不即彼之所以得而吊此之所以失也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攜金買文者至既不能卻又不忍私呼兕囊之入市沽酒擊鮮與之醉而淋漓宴嬉當其放歌山鳥欲和而林花半飛隣家之父且咲且嘲而莫予名公翰藻卷二十一

復唐司諫

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衰白不改今且沒矣非得海內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而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之誼當與露草同委矣死者泯泯則先者泯泯士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于富貴紈綺池臺歌舞之侈其身及其子孫而亦何羨於彼之死不屬棺棺不及其葬為也某忝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海內大賢厚望之士固某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采僕之鄙陋而輕於卹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為之號痛而上寢蚊處於其外沒之日亦如之自起家至刑署郎給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于茲而身沒之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面為辭何與古人有聞其風而吊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而為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采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否耳而何暇擇其而不面乎星附光于月則燦鐸因響于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

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
慕其人徘徊于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意于彼之
富貴紆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賜也亦予有司
之事也惟高明亮焉外承示文稿一襲且命坤稍為
議評登次其后其慚非工於文者初不敢妄屬而繼
至者再私揣先生之情或欲令不肖竊與聞金石之
末而使之同聲耳謹忘鄙陋略加商確如別楮教之
幸甚

別何吉陽司封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十三

僕無似附臭賢者同締歎好然以南北分蹤寤寐江
海年亦數矣幸以知已所推聯籍王路此或同聲之
緣可奮大業天稍假之歲月當必不敢後以真跡金
紫為計者惜乎栖羽初揚即遭弋視今摩翔四海之
志竟不得以尺寸施功命也嗟嗟宇宙古亦屢矣不
數日予將西指太行下邳郵道弔古之燕趙悲歌慷
慨之遺而執事返楚鄧入衡湘臨流而賦睇屈氏汨
羅之深當必有豁然大笑泫然欲涕為吾兩兩符證
者矣何感乎哉雖然達人覽萬物之故而不推於毫

釐志士殉百年之終而不毀於旦夕區區紛華越人
可得而予奪之至于吾屬寸衷當自有火之所不能
鑠而耗水之所不能馱而溺者願從此淘洗煅煉更
求明切不知何日得隨執事印對也妻卧床未脫兕
復抱瘡方在鞅掌故不能衝踏冰雪候送驪駒如何
如何謹具草啓代致悃悃醫卜在席不盡所言

與何吉陽

頃歲彭郡博函公手書過湖中業勒奏記少申報私
而千里山川之隔二十年風塵之思稍屬襟帶間矣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十四

然筆札之所不及而夢思之所不能達者猶懸懸也
公之道德文章之望滿天下雖官僅卿貳位不醇志
然內而尚書考功外而淮楚臨鎮抑足以稍據臂中
之什而五為國家屏殘墨狗州郡庶幾臣業之鏡者
是已而僕以少忤當世坐罪廢僻之出林之鳥輒曳
其羽初秣之駟即奪其轡而羣之扶搖萬里與其蹠
蹠疆場之氣尋且剝抑零落而不及一試以効其生
平者已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公抑
謂我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孟憐僕之區區不敢脂韋

洪忍以自負當世者而今安在哉日月如流事業無聞此僕所以臨溪而釣閉戶而吟不敢不頽然一壑以為終焉之計而間抽傳記接往牒讀古人奇崛魁壘處且未嘗不為之對鏡而慚睹髀肉而歎歔嗟咽也公得無憐之手公之年已浮六秩僕亦漸隣之矣如不出吾兩人握手之歡剖心之知於世之友道何如也豈遂生為異壤沒為長夜耶三湘之草七澤之波僕竊願從公振衣而吟而即如浙之西湖佳山水南及禹穴鴈宕天姥赤城之墟且東望海門枚乘之名公翰墨

卷二十一

十五

賦安期生之迹往往而在也江陰之間公家丘墓在焉能無情乎茲特遣使速候并請綰帶之期詩人有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然漢人徐孺子郭有道輩千里命駕終年訪友迺其故事所當從者臨風濡墨不勝瞻切之至

與何吉陽

姪與子婿輩還頗道公通家之誼一切飲食而訓攜之又辱公憐僕年來蹤跡之濶欲召之間走都亭上共為握手論襟嗟乎金陵道中僕舊所附公宦遊處

也僕雖林卧已久然朝廷宮闕之舊牛首燕磯之勝與曩之附公川賦而壑吟者未嘗不在夢思間况克齋方厓象岡濯溪諸名公鉅人並僕師友中最为知己者今共翱翔鄉貳綰帶合蹤非歐陽公所自謂洛陽一時之盛者乎僕間以野服簪冠几席其間亦甚懼也顧深思之僕既以罪廢辟之伏蟄之虫也當不得露處而風吟矣昔人所謂入山而山愈深入林而林愈密此則吾屬之所以混濁於雄兔之穴嘯歌於薜蘿之業以待年之衰而髮之白焉而已公得無平生故舊之思乎臨楮及此不覺惘然雖然公不久當召還中朝僕自分此生當與公即為長別終欲擬跨一驢凌秋而過暫與公一為長夜之談可也適新昌呂友來偶遇錢塘道中特附一言少伸鄙情不盡

謝張龍湖少宰

嘗聞古有大臣處身於廊廟之間而中外之人隱然卜其出處進退以為安危當是時天下之士爭客其門何哉蓋其心唯博攬天下之士習國家之務以戴翼主上是以好之若饑渴求之若不及故其詩曰緇

衣之宜乎歟予又改為子適子之館乎還予授子之
餐乎此言其好賢之篤也賢者在位不幸而中貴之
人惡之同進者忌之而翕翕訛訛之譏日構且至焉
則為之察緇白之跡斷群疑之門然猶不勝其鬱抑
憤惋之私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
亦已太甚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此言其惡讒之至也及賢者不勝其讒而退矣
則又悲其去而冀其復故其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
苗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言賢者不在其位而
猶不忘也嗚呼古之大臣於天下之士若此則為士
者孰敢不感恩慕義殫力畢智赴公家之急以報稱
知己哉故天下頌盛德而功業流后世我朝孝皇帝
時二三元老往往猶有古昔盛時憐才遺意而武皇
帝以來合已者則引而用之不合者則削去之恐不
當外庭之議則令私人煽微嫌起讒言以攻刺之其
他出羅入弋多所不忍浮道者而於詩人之風旨蓋
蕩然漸滅不可復見於天下矣竊念某澌之鄙士也
上之不能秉仁抱義其次不能博習國家典故及諳

古今成敗得失之際又其次不能倣古詞賦侍從之
臣播為樂歌聲詩存之郊廟被之金石又其次不能
為材智機辨及九九簿乏之技可以佐命一時者不
過以其所習為制科文字之末竊天子甲第升斗之
祿而已耳而又家世多微賤未嘗有相先之友於朝
當釋褐初輒辱先生進之惟誦之下而與之遊且為
之納譽士大夫之間而曰某間於文辭其資性頗解
諸吏事他日固可使者此得之朋輩所傳屢矣而是
時不肖又自量前二者過先生過為獎誘後輩之言
而非其當故間嘗私有所為文辭及稍念聖朝中外
闕失之際而亦不敢以請者已而出為縣吏而先生
時擢南京吏部侍郎再入為北吏部侍郎再掌翰林
院事相仍五七年以來不敢以尺牋片字通其殷勤
問候豈敢以一日忘左右哉始進之士不敢浚求于
公卿大夫之門故也而頃者當路以不肖兩為縣吏
稍務潔白竊民譽曾與巡行使者所薦十餘上部計
其課以為能而又朋輩以曩所傳聞于文辭之譽從
而誤授之是以當路誤聽之而三月之間不次轉調

此皆執事者采名而失其實之過也而於不肖何與哉然所坐畿甸以內士人關員既以憤吻於外又平日治官無狀得罪一二顯遊復為說構於內時難中覆為錮擊此正亡維之楫而流衝波矣而比客有過不肖者曰子調吏部初予適侍張公席上公覽報欣然曰此舉誠快士論非有力量詮會當不得是已而禍發募及又聞當路者過先生亦微出言款救之及所聞一二中貴私人之譏則又為之以平日狃翹之跡而反復論佐之當路者雖不為察而先生始終名公翰墨

論著文采以表見后世此亦可以戮力明時報効知已之一端而又未量他日其能與否也廣平府署無名山大川然僻居古趙南壤無舟車厨傳奔走士大夫之勞而環郭以外多陂渠稻魚鴈荷芡之勝大較風土涉略江南此或可以投寄羈臣孽子之跡而歌詠聖朝者不勝感涕敬因從吏還部之便具啓陳謝伏惟垂察而少憐焉

上楊虞坡大司馬

竊惟公之勲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開鎮遼薊時僕常幸為吏河魏獲以簿書事公幕府不幸未幾坐他訕擊而去之亦僅以簿書事公幕府而香不及從公游出入亭障壁畫山川以觀公吐握胸中之奇者歸來乎林谷已匝八年公之出將入相固已無漢之博陸侯唐之汾陽王而身有之今之海內兒童牧豎田夫里嫠無不識記公之名氏勲爵而指呼曰大司馬楊公當代一人也雖異世之士及親公鼎爨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為之執鞭焉而況於僕嘗厠下吏之末者顧偃卧於薛蘿

名公翰藻卷五

主

之深燬穴之幽而不復為片楮隻字以布殷勤者何哉蓋亦有說君子之得志也為雲翔為景從其跡既薄日月之末不敢不附世之名公巨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施矣君子而遭讒坐訕也為離群為才行其身途泥之際不敢不共世之迷陽卻曲者思以逃乎虛而匿其名矣近得友人潯陽吏部白石司馬書並稱公嘗與品詮天下之圭往往齒及不肖且許其可少備緩急而策使之若竊自慙蜩蜚之末無因而致虬龍之前也鶴鶴之羽無因而薄鵬鵬之側也豈

名公翰藻卷五

三

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所詠武夫虎臣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而不可以之樞機宮掖之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能而風氣之在人各習其近而能之也惟公則不然方其外也一按節而臨鎮則瀛陽上谷雲中上黨之間旃裘之虜為之徙幕而避及其內也則彈壓中朝坐鎮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為之屏跡斂翮而不敢出氣此於其間非可以口舌爭非可以形力搜雖公亦自有所不能知者傳不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故曰公蓋無漢之博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有之者也此非獨愚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况存翁相公執國以來獨共公相與出入帷議以政體歸六部以公議付臺諫以邪正別士習數十年內外滌濫媮佚之弊一朝而鏡去之聞都市之間士大夫澣衣濯冠至不敢持刺而庭謁於乎威矣然公抑亦考賢之說乎病者內困於飲食外困於藥餌者之不察日翫然而闕且以死其越人倉公之至適為之澣其腸而滌其胃當是時亦已適矣然能無所以察其陰陽虛實而徐以收之者乎近聞兩

都卿寺之間易置者半其以罪辱或繫或號或絀秩者相望其餘百執事凜然惴怖疑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顧國家屏諂抑邪然獨不顧以黨名者何盖有所深憂乎其間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天而喜折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於其際僕所熟計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之區區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伏惟我名公翰藻

卷三

三

世

公留意焉華甚

與丹徒學諭唐白野

解官南還承公手書嗚咽嗟咨若將吊不肖之奪官而又憐其非罪者雖然公讀古今傳記當上下數千年矣其間可悲可哿可憤可涕之事不知其幾金焦之下夫注之辭得無猶有漁父鼓枻歌而過者乎歸來山中左手持南華右手持碁局醉則援筆賦文章稍稍淋漓宴嬉以恣其丘壑之思或自一道也幸公姑置之門下之士所當從吏時舊游或他鄉先生訊

及為報日已卑北山移文久矣其言似不恭不當以聞於丈人行恐公遠念故不得不以所自適者發公一笑也

與沈虹臺

僕竊讀公舉子業竊謂公似非今之賡韻而黛飾者其所詮情構思大都采古作者之遺而獨求匠心者也然公數試輒擯去僕竊疑之已而公卒魁江以南今且入讀中秘書待詔承明石室之廬豈非天津主父輩一握而飛漢天子訝其安在而得之晚者耶雖名公翰藻

卷三

三

世

然僕之所私望於公者明興二百年薄海內外雍熙累洽獨於文章之旨缺而未盛弘治正德乞嘉靖來間多作者然矯命者多由草竊倡義旗者猶屬偏陲公與許海嶽輩僕故所從遊而間睹兩公閉戶讀書處當必鏡賢刺志於古之道而非特今人所好已也而兩公今且並珮鳳池之上庶幾免作吏者簿書鞅掌之劇而得以肆力於六藝百家之深者天或有在矣兩公得無意乎僕既罪廢近覆為世網所排擯然其中心所自好雖遭當世之錮而千百其折不敢偷

情者外撰文旨一首贈兩公蓋楚人當再別之後而抱以泣獻試臨觀之倘有以間摘其瑕而指示我幸甚幸甚

與莫中江方伯

僕少附公釋褐然其文章之知道誼之期非特世所稱綰帶之交而已者當是時僕忘其驚寒而願附驥驥駟於千里之途公亦黃鵠而猶顧鴈鷦鷯於藩棘之垣也豈謂僕輒以毛瓚之嫌忤當世又為左右者所乘瑕蹈釁而數煽流言以讒之始則擊之使名公翰藻卷二十一

遶徵再則擊之罷朝請歸來乎林壑者已十餘年而伏戎于莽者猶囂然其未已也公得無憐之乎雖然公抑嘗蹇蹇自將厭世之滄溟河忍脂韋突梯以俯仰於時者然而素絲羔羊之望外鎮於朝著中林免且之行內積於閭里公議所不容抑士望所不可損而卒濡遲以起海內學士大夫雖共喜公之出而悲其晚而僕之私則又以聖天子之在上賢公卿之在下古所謂緇衣白駒之盛而非特小雅之衰也僕又何敢不痛自慚悔怨艾而顧猶嚅嚅然效世之谷

風之刺巷伯之泣乎哉聞公按節過浙藩僕不勝離曠之思且早歲分袂白首逢博蓋人生百年之無幾者特卧瘡浹旬未矐冠屨中秋以後當或攀蓋西湖之上矣謹先專使馳賀少申鄙私而刻稿十卷并別錄雜著所請教門下者統冀削示幸甚

與張鶴樓

李白嘗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僕以忤當世坐罪構削籍來歸者十五年於茲矣未繇一識明公然特於士大夫家嘗獲讀明公曩所論列執名公翰藻卷二十一

政諸跡侃然古之烈士也史還不云乎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為執鞭久矣近有客從中朝出者且云公同悟齋中丞輩論國家疆場之士輒語次及僕且以僕嚮署府江間効尺寸矢石之勞或於今亦可令提枹鼓力戰鬪者也僕竊以翦薄不足數豈得世之鉅人名公如兩君子者為之軒然訟頤若此嗚咽歎獻不敢信近辱悟齋中丞公忽千里走使移書投山谷且併示間嘗憐僕未盡之志與未盡之才特於士大夫間發不平之論嗟乎悟齋公僕亦未之面者也悟齋

公且爾則明公可知矣嚮之客所傳者當信不妄也此則古之志士聲相應氣相求千里而同堂者有之僕何人斯而敢望兩公若此哉雖然神龍出則鱷鯉奮威鳳揚則鷦鷯舞僕雖未及從兩公遊相與傾冠蓋接襟舄稍稍壯腦中所持與之擘畫當世然兩公所欲以身殉國家抗忠義責名實矯然日月之際而世之區區榮名好毀不以戰鬪於其心而憾其中者此或僕與兩公不敢不自附芝蘭之末臭騏驎之餘塵者也公其許我否乎虔州者陽明先生所故嘗提

各公翰藻

卷十一

三

戈處也剗頭桶岡之間其部曲旗麾威靈精爽當猶耿耿若昨日事者明公杖鉞而過得無有後先同功者乎頃聞海寇出沒潮惠之間且甌駱閩越為之覆軍折將 聖天子特出重臣劉帶川公輩臨鎮南粵璽書所載許其一切便宜行事不從中覆其所亟人材繕兵實貽甚切也僕竊思南粵明公之故土也潮惠諸州則襟帶真府者以明公之賢按形聲揣緩亟察向背畫利害當必有席之掌上者帶川公擁傳而下倘明公一為指揮樓船將軍故事特探囊而出矣

僕雖罪戾久然於國家疆場得失處未嘗不抱杞人之憂如春狐之側耳而聽冰者何如何如瞻戀既久山斗最切偶姻兄弟之徙宦者道出油幢特具書奉候左右且併以謝明公未同之知而南粵事體大較倘以間示則亦所慰詩人未見君子之餓也

與王東臺

嚮莊會稽陽山入淞時獲公手書并托為遵嚴先生序其文碑其平生忽荏苒旦暮於今數載矣會稽公入為司諫今且持節按吾州郡而公之所請猶累然

各公翰藻

卷十一

三

未及勒草以報僕得無後命矣乎雖然有待也僕嘗同荆川中丞論 本朝文章之運數以奇崛魁壘之材奮起其間不無其人而至獨超匠心得古作者之旨而折衷其至遵嚴於當世可謂渡海之筏也而公復繼跡並聲而馳世之執政獨相與出死力而後先擊而去之往年按節使者復從而於其林卧川棲之間伐其室及其昆弟甚且遵嚴先生之沒而禍猶蒼然其未已也豈古之所謂愛其道不忍拂其樹者與抑亦文章之士其所竊造化榮名者多世之磨牙刃

吻者相接也非獨靳之以高官厚祿而并且困之奇
禍自古而然與僕嘗以此為公昆弟間持憤發慙未
幾而操戈繳矢者已瞰於僕之廬矣甚矣其可歎
而太息也於是時彼且為執政所嫉其所甘心者當
不知何如也猶幸僕家世以來力田讀書外無他
法故亦無他罪擬卒不得滿其睚眦媒孽之毒以去
而僕之衣冠門戶之間為其所毀且窘者抑多矣公
得無談席而色戰為之汗發沾衣者乎雖然釋氏嘗
云彼特山鬼之跳梁於其旁者耳而老僧之不見與
名公翰墨 卷二十一 三

與靳兩城中丞

濟上言別來二十年于茲矣僕既忤執政以罪廢歸
與漁緡樵斧相沉冥而公之宜輒所嚮多秦晉之間
鴻鴈之音文章之盟杳乎不相及而獨有胸中區區

綰帶之知當與公夢思寢食或相從而今且衰白矣
最之顏日以稿髮日以抽白而掀然而吟顧影而舞
僕既失故吾矣安得不自憐乎又安得不追思少時
所從彈劔擊筑者之舊而為之感憤歎歎其間也乎
昌黎云僕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也誠然誠
然公之才幹之于將鎮耶也嚮嘗以漢馮野王者之
燮遂巡藩使者久之今且按節臨鎮山西山西者西
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黨其地多
勁俠沉鷲嫖姚跳盪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頗與虜之

名公翰墨 卷二十一 三

斥堠烽燧相紛拏間按古傳記世有石畫之勲爛然
於今不廢焉公以世名才莫府其間能無上吊
分子推趙充國關羽之輩而思以功名感奮者
少嘗奇公之器沉深而環瑋當必有蓋世之業
興國家外以捍夷虜而僕於是時口雖不言而
期蓋耿耿也僕從南粵時間亦稍稍務尺寸
當世矣未幾坐構罷然而粵之吏民所祠而
崖而銘者今猶在也公倘無忘故人得無古
項梁之感而思以並馳者乎嗟乎霜飛而華

落水涸而石出僕且已矣然偶有姻兄弟沈君從吏幕下不敢不因南風特附一書以致數十年道路綿邈之思而又不取如世之歎問而已也故輒以生平所悲歌慷慨者相及如此然而不盡之言其所從岫之雲戍之煙出沒於公之懷者殆千百也外有拙刺二種請教家織四端聊以借室人機杼之勤以為公之輕裘緩帶之需耳

與某中丞

僕南海罪隸之餘也許當世坐廢久矣顧讀古傳記

名公翰藻卷十一

主下

數慕世之豪雋之士所或與之上下馳驟答其萬里外頗侈心焉友人某間嘗稱公不置口而曰世之武庫也願側門下賓客廝役之列而未有路頃者某從幕府歸且傳公間共譚司馬論天下士往往屈指及僕甚者稍稍或為游揚公卿間僕且感且愕不覺汗發而霑衣也何則范睢折脇矣遇鄭安平起自溺簣季布髡黔矣由魯朱家始奮已虜此皆古之豪雋抱非常之材遇不世之知所以能於罪隸之餘而輒能建功末路托名竹帛也僕何人斯而敢當哉皇恐皇

恐頃譚司馬以病歸適得道逢江上稍稍摩畫世之疆場之士亦輒以公為冠軍侯僕雖未及望顏色接簪烏而公之卓礪之材嫖姚之氣智勇仁明內之拊將士使三軍樂戰聞而赴抱鼓外之捍疆場鎮國家使疆表之虜內怖而遠避非公其誰已乎古所稱神交而願附執鞭者僕之謂矣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怒如調饑敬因南風特具尺牘倘有飛鴻不靳德音

與王西石

僕吳越間罪廢人也獨痛少讀傳記覽睹古豪賢所

名公翰藻卷十一

主下

以勲業名當世處輒為之食忘餐而寢不解帶也已而庚戌之後國家所數困虜騎之薄聖天子所一時大蒐中外疆場非常之材而公且首應明詔當是時十數公者僕或識不識大都國之萬里腰褭才而國家所賴以捍烽燧翊社稷者公之勲業爛然聲施當世矣學士大夫所共倚之以為石畫朝廷所共倚之以為長城而巖壑草野間好奇仗劍之客所欲從公莫府間一吐其魁壘慷慨之氣而恨無路者頃者友人陸司馬公自舊京還謂公與之擘畫當世甚且

一日而三及僕焉嗟乎嗟乎僕何人斯而公於雲霄之上迺為之俯槍榆而盼鴈鷄若此也豈公以吐哺握髮餘不遺九九與抑亦伯樂入冀北特憐飛兒之困於槽櫪悲鳴不已而為之翦駿飾勒與不然公之好士之過而門下廝役賓客之列誤以博徒賣漿者聞與嗟乎嗟乎僕何敢當哉雖然干將之困於豐城也土之蝕而沙之涸者久矣幸而逢雷令所同張華不世之奇於今猶赫赫若昨日為公倘憐之獄繫而夜以引睇斗牛之墟否乎語曰士為知己者死僕願附田光而攜風劍頸於長者之側不知公以為何如也與

與劉沂東憲使

言別以來十五年于茲曩所共公促膝而談啣杯而呼者猶耿耿虹霓簪髻而照環珮者也今且摧抑剥落神日以稿而髯日以抽白譬之江上冒寒之蕤戴雪之枝淵明所謂欲盡者而已耳沂東公其似之乎抑獨有頎然故吾者乎同聽鹿鳴者三百人而同心者實無幾僕所以倚蒼而吟登弁而嘯未嘗不從

南來之鴈而夢且思於溫陵之墟者前讀郎報知我公猶有邵氏聞鷄之鸞僕獵襟起為累歎者久之老氏不云乎懷無臂仍無敵君子於盛氣之士則俛首以下於險詖之夫則坦然若夷此則吾黨所以歷蜀道之難而脩然林壑而胡為乎霜露之霑衣也已而訊聞來學士大夫直我公而右袒者什之九僕稍稍放心耳劉少郭過草堂又獲聞起居甚慰甚慰茲特為書附候文刻十一卷續稿四卷附上求教

與翁宗伯

言別來勿已再歲矣公之入朝來往往於學士大夫之擁傳而南併及諸儒生之從太學來歸稍稍詣世故者間問諸卿貳鮮不嘖嘖首指公且曰某今國家石畫臣也其所得之擁傳而游者如此則其廟議可知矣其所得之儒生者如此則其左右諸大夫又可知矣頃徙南司空又徙南宗伯陪京雖屬散地而公之所以養海內之望聖天子之所賜璽書而召者旦旦夕也僕雖衰寒終焉已矣然而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彼鴈鷄之從樊繫而籠栖也能不思以翮飛而

和鳴者乎神龍之噴風雲撼山谷而出也彼鯁魴鯁
鱗之遊塗泥而戲污瀆也能不思以煦沫而振鬣者
乎無他情也 天子冲年睿質張相公以下方以師
保之寵阿衡之望矯然日月之際其所亟材賢鎮中
外者百年一時也竊思公之才望當漢神爵黃龍間
可方張敞杜延年等博陸侯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翊戴孝昭之際舍公其誰與哉一二年間翁不入
為太宰必為御史大夫密共一二知己延攬天下豪
俊之士及擘畫中外一切得失處努力努力嗟手僕
名公翰藻 卷五 三十五

簡凌藻泉

僕辱公知愛殊深獨限年來官跡四方不得與公朝
夕几席扣其所欲請竭力其所嚮往甚快悒也春日
得會試錄名氏吾湖數頗多然獨闕公僕惻然疑世
嘗有魁梧振儻之士終其身不及遇於有司者以其
才高而尺度未合也若吾藻泉其魁梧振儻之氣固

嶄然不可印首而馳而其所自覆於尺度者則工矣
有司數失焉豈獨公之不幸哉僕竊謂有司之不幸
於公均也然不意公即就選公豈厭世之有司所操
尺度終不足以得魁梧振儻之士耶抑亦憤不得遇
特俛首耶吾知之矣公蓋以牛刀自喜將欲抱庖丁
之術及時自試于州邑之間爾縣官雖卑其南面百
里之士亦足以專惠施而行職此先輩所以佐三公
而恨不及為縣者以公之魁梧振儻之才不欲遲一
第之遇而亟就乎此公之所自負者甚遠蓋在是也
名公翰藻 卷五 三十六

與唐小漁宮諭

津亭言別忽已數易生霜矣僕之髯日以摧神日以
稿而太史公之調鹿於山中不知獨能却老否故人

知已之思朝且夕焉。僕近得一堪輿家俞君者為卜名山以待盡已而衆指其地曰當不減古所稱牛眠馬嘶處也。今之習至人長生之訣也抑久矣。得無厚為他日衣冠之藏以貽山靈於千秋萬歲之後而猿鶴之共遊者乎。俞君過倘有紫氣隨翁杖屨間幸留之稍與共扣潞江而南佳山水也不盡。

與汪南明少司馬

僕無似間嘗竊讀古六藝百家者之遺言頗切嚮往顧附世之作考見其至也顧仕路不偶垂翅未歸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三

騁之鳴埵之蛙吟草之螢一丘一壑之響而已。間過故總督胡公莫府覽睹公所著贈文輒呼曰茲固流商刻羽之音也。非世所雄章竊影附而已者。然恨不及多讀也。一二年來學士大夫間出公所刻副墨携示稍稍醉心而解頤焉。又稍稍窺公所繩畫古人者之似咸為鼓鑄斧斤而獨求其至此於其間譬之楊雲之書世或多所好而恐亦非侯芭之所能知而指言之者。且雄如昌黎猶憂憂手塵言之難去而公則獨提干將莫耶之劍刺犀兕而截鴻鵠世之臭腐並

一朝而鏡割指抉之矣。嗟乎嗟乎公非今之赤幘於以威秦盛項而百戰咸陽成皋之間者乎。僕願左袒而過公帷焉。願未有路也。頃適胡錦衣過西湖敢仍歸鴻薄效奏記并獻詩一首。少效私悃。外家刻十一卷續稿詩文七卷續稿者日所酬答而侍兒輩日以活字翻印者也。故首尾無次亦多舛訛。倘荷垂憐痛賜塗抹仍箋教之幸甚。

與王鳳州

僕坐罪廢幾二十年于茲。與中朝士大夫絕甘分獨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三

間嘗獲誦世所傳南北二鳴編并及他抄者竊感明興以來詩歌之道弘治正德間何李為盛已而嘉靖以後唐武進高蘇門諸君則又稍稍淘汰洗玄華獨露本色似窺唐人者之至矣。然皆近體獨二公遠涉騷人以後之言而揣摩之高者入雅頌次者宗漢魏又其下者三謝顏陸江鮑以下無不得其形似非當刻鏤文章之世而力返之以土簋杯飲之舊朱冕藻稅之後而復挽之以毛衣穴寢之古者乎。譬之逆河而航亦雄也已。即如五七言近體及長歌絕句諸什往

往斧藻李杜鞭撻高岑其匠心所至甚且唐人所不能而二公時時抽逸響出別調嗚呼盛矣僕童子時少摹章句釋褐以後綰綬作吏輒疲不能矣手二公之什而被髮行吟縱欲効之何異於東隣之媼衰且白矣聞西家之娃珮明璫披霧縠燕歌趙舞於其堂而顧令傳粉紆脂空自咤嘆為也雖然予湖中於古亦稱吳興故多文獻者公今且按節擁傳而過焉天豈無意於公乎唐自錢起孟郊後而文章中絕矣二百年而蘇公舜欽滕公甫蘇公軾孫公莘老輩並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三

酬畫士蔣曉山

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為鹿門圖因以屏之草堂到今未烟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所臨東坡像開綃對之角巾野服踈肩朗姿若揖之於西湖赤壁之上而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時忠信憊卒不為世所容官跡所嚮如浮梗萎蕸之適江湖其困抑摧擯亦甚矣而其文章大節猶至今赫然人耳目五七百年來人猶像其衣冠眉宇而藏之名山若此者其果在彼乎在此乎間君善畫於山川花鳥竹石無不得其解不貌山川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貌東坡者君豈以僕臭味夢寐間或近其千百之什一者乎僕雖少好為文章已而釋褐舉進士間亦不自量願附古之以事業名者相馳驅今已頽然朽株矣特其三黜之迹飄泊中外稍稍近之而身雖數為世所困抑摧擯其中炯炯之知則未之改者僕嘗讀東坡所竄惠州時和渊明諸什未始不欣然神游也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僕對君所貽像酒酣淋漓慨慷因酌之曰公之賦不云乎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吾悲公能逃其寵榮患難不能逃其名像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中

猶傳之至今令今之人猶對綃而引盼欷歔也不審君以為然否

與故人

頃者使自公邸舍歸獲公所報手劄所辱引譽推納譬如鷦鷯鵲之棲茂叢而彼威鳳者搏風而過且呼之為同聲而將挾之以干雲霄也且感且悵累欷太息者累日何則僕所當網罟者深羈絀者久雖無復翻飛之望不覺從樊間張翅竦翼以相和鳴耳近又得故人某某所貽示書公不獨憐之且併欲力為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五

推轂以獻之當路嗟乎嗟乎僕何如人顧敢望哉嘗聞古之時在天子則有茂材異等之詔在公卿侍從則有各推所知舉以自代之疏雖然時賢豪倜儻之才霧歛雲蒸間坐世譴擯下寮亦輒出之罪繫還之朝請往往得滌瑕盪垢以奮報國家未聞有偶忤貴臣輒汚蔑之而困之終身者若我朝近年故事惟隆慶初大蒐中外岩棲穴錮之士特下明詔許兩京卿寺臺諫及按節使者各疏以海內之士矯然龍驤矣然大略非世之碩望之士即執政者所故

相推納者也又不然或其能養交以市譽者也世雖有魁壘之士所不幸蒙世詒中朝無他授且瓦礫之矣僕不敢遠引近讀王文成胡端敏兩公疏楊必進施儒輩故以吏業顯者也時且以考察去位矣文成總督兩廣時獨抗言於朝請還故職馬吳陳九疇以軍旅顯者也時亦以忤執政譴戍矣端敏為兵部侍郎亦疏聞于時假之節鉞已而事雖他阻不及世用然而兩公者推賢之大破格之議與諸君子生不偶時沒不齎志之概抑足以播聲當時而皎然日月也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中二

於今學士大夫猶為之悲憤而嗚咽者公得無意乎所媿者特以僕非其人鹽車之駑不足以希伯樂飛兔之價砥砭之質似難以附越人連城之重耳云云

與喬戶部

僕不見先大夫三石公之面及覽睹詩歌文章之什者二十餘年于茲蓋僕以忤當世坐罪廢而又家吳越間僻之伏蟄之蟲也間有客自秦中過者問之或傳三石公已仙蛻矣不勝嗚咽上之不能如季札之挂劍於其墓下之不能如徐穉之束生芻於其堂并

其所著遺文又不得躬過其廬哀次而伏讀之鍾期
沒伯牙不復鼓琴僕嚮來亦作山谷間頽然棄毛穎
毀歛石者之夫矣一二年來聞及讀戊辰登科錄人
士又稍稍過稱公昆弟輩復以文名當世頗知司馬
談沒而子長繼班掾逝而孟堅出僕間欲會晤之而
無路也豈謂公今旦抱 天子璽書權稅茲土旺家
僮輩之傳刺偶艦米出糴按故事量為請舟筭者之
額而已豈知即公也公之所覆手刺至而僮輩復稱
公覽僕氏名為之躍然解頤而下堂且云先大夫所
生平口我者朝與暮嗟夫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
兮故人離僕于公父子間語所謂存沒之間兩相感
而山陽之笛柳州之碑不能不為之俯仰而歎歎者
也奚其無情乎哉大人初流潯暑猶侵僕未能汗而
出遊茲特先之以書并別函家刻數種以獻少致尺
寸匍匐之私秋氣稍深白露霑衣僕當候公于西湖
之上并篋中所携先大夫生平文章詩歌之什庶慰
我百年心曲也

與董幼海大理

僕無似獨幸曩從胡象岡公竊嘗覽睹公諸生時所
為舉子業蓋萬里驪長才也已而公第進士後僕且
罷官歸間及讀公所抗疏論執政不勝嚮往語所稱
讀其書想見其人蓋食且思而寢且夢矣 聖天子
臨御以來所傳召中外故直言敢諫之士而公與悟
齋鶴樓兩並從粵南瘴徼履鳳池還泰階此海內之
士所共鱗照泳而鳥奮翼者然而僕特甚何者僕雖
不及附公綰帶交然其神相應而氣相求譬之江籬
汀柱臭味或近之也三四年來客或數有傳公所從
名公翰藻 卷十
士大夫劈画國家疆場之士時時數引僕所從粵南
矢石尺寸之勞為之屈指其間甚且憐僕奪官狀引
憑吻訟者不置嗟乎古固有以世之豪賢斥言之間
生且重于九鼎沒不遺手竹帛矣僕何人斯辱公知
已之深至此也竊自痛僕少負魁壘之氣願共世之
豪賢相追琢已而獲罪當世擊之于仕路擊之于林
泉甚且僂辱其衣冠而污鱗其身去死者無幾矣世
方聚口以鑠金而公獨欲出之歐冶世方積羽以沉
舟而公獨欲挽之河流非公察見僕之區區與世所

不當不察而吠形與聲其間者而然耶茲特具書陳謝而公之所以憐僕僕之所欲自請于公者猶不敢及也

論吳顧二生

今之高才生往往替學使者輒擴而遺之非盡有司之罪也大較由諸生所為文精神之所措注類多緩散疎漏不能中窾綮于文藻之所傾吐類多龐樸繁蕪不能秀逸以故幸而及其有司之瞪目而視則骨理猶在故得並為甄錄稍及其厭倦時則擲而去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聖

矣故古之論善射者必首養由基蓋以其射楊葉於步之外而百發百中也二君其養由基之射乎抑亦世之所稱穿札洞胸者而已乎苟諸生之為文不特自挾其穿札洞胸者之伎與能而必求養由基者之至須于精神之措注處譬則引江淮之水而灌之百川之間大者割城邑縈河山細者導蟻穴疏盡實於文藻之所傾吐譬如懸明月於牛斗之墟而下照四方也方其吹金波洗玉繩濯浮埃翰灝氣蟾蜍之所不能食河漢之所不能挹閼山之所不能斷雲烟之

所不能騎閨姬戎嬪之所倚而淒然以吟胡笳虜騎之所憑而峭然而悲遷臣騷客之所宴眺登臨而翩然以賦則靡不善矣且有司者之校遺才也大略必剔題之最難者以困辱諸生非極長者一二百言瓜蔓葛引之題即單文斷簡而枯且急者之題于是時請二君凝神而思當其瓜蔓葛引處便須如提太阿而截犀兕刺虎豹殊有獨得刪繁就簡洞中神理之解當其單文斷簡處便須于絕處逢生死中求活如入山者之轉窮谷而劃然天開如鑿井者之及虎跑而盎然仰出又若將探之不窮引之不竭此則古人所稱舞大娘之劍觀廣陵之濤而低昂無衰素車白馬相為俯仰於吾之心目之間而無不如意者也不審二君以為然否憐二君才而不偶今且當背城一戰故披暑早起輒為灑墨而書者如此聊以助二君異日提瘡痍之卒躍敗後之馬奮戈貫勇推強摺伏于以收后功焉不盡

與胡錦衣

先司馬公戰陣汗馬之勞于吾吳越十五州郡間所

常朝夕烽燧出之枕席壁之決江漢之水而注之壑
蠡以下千里之間無不家汲而戶飲者當是時

先皇帝倚司馬公為大江以南一長塹也豈謂媚嫉
中起誇書隨至以馬援銅柱之標而禍叢於意茲以
武穆河朔之定而身死于囹圄此縉紳大夫之所以
按功令而流涕山谷父老田里嬾女之所以耕不忌
耒織不忘杼于今累歎而太息也嗟乎曩之所從
朝廷宮掖之間乘瑕蹈釁而甘心懷袂者非死牖下
即擯朝請矣以予觀之當時雖屬快意古所稱睚眦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聖下

之怨無所不報矣而異日國史之書裨官之錄所以
貽訕於沒世發仁人志士之痛且憤者其能掩乎哉
雖然頃者執政高公之所以採諫臣之議而復之故
官中丞謝公之所以採地方之議而改之特祠其所
以慰先司馬公九原之靈者亦千百之什一矣而惜
也贈謚未下錄廕未加此吾輩所以於今食且噎而
寢且夢然又自恨徒抱束髮之知卒困之垂翅之年
而不能如劉向之訟功于漢庭者蓋耿耿也近謁先
司馬祠賦詩四首亦賈生之所過湘水而投書以吊

者已刺本先附上伏惟垂覽聞兄過西湖僕所願假
之翼而南見者顧適病乏姑就瘍醫吳君者數日當
即拿舟過焉勿罪

與凌以棟

兄刺史記評林書而猥以序文托僕僕老矣及讀兄
所示凡例諸條僕多未諳間欲共兄面訂本末而後
屬草已而思兄業有成書矣雖欲請之恐屬無及故
遂揣摩兄之蒐羅百家與其鐫記者之勤稍稍詳次
之謹令繕寫呈上不知能副兄所望否太史公之文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聖下

漢西京以來絕調也僕嘗妄謂千餘年間世之學士
大夫知好之而未必能言之即醇如劉向博如班固
奇如韓愈逸如歐陽修適宕如蘇氏兄弟似登其堂
而闕其室矣然亦才指各有所近不可不謂之異曲
而同工而要其不相授受處則猶然在也嗟乎嗟乎
兄今強僕序之竊欲起太史公于九原與之面為擘
畫措注而後點綴焉而恨無路其所欲為兄吐露什
一然已辟之啞兒喫苦瓜口欲言之而又似終不相
及者已嗟乎嗟乎兄得無以我為痴人說夢夢時若

了了而夢醒後又默然竟銷卒無一言相拍畫者手
不盡不盡

名公翰藻 卷十二

四九

國朝名公翰藻卷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二

吳維嶽

東謝少安

復韋陽華

東潘侍御

東范太史

與俞汝成

東袁相公

與唐一菴先生

東馮汝言

與楊汝鳴

寄許吏部

東陸與繩

奉徐存翁相公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二

復徐中丞

東徐子與

與萬懋卿

奉南坦尚書

與梁南臯

奉劉南坦尚書

東王道思

與丘月林

東解少尹

奉翁夢山

東張昫

與孫文揆

與李前渠

與周興叔

復吳菲菴 二首

與吳子實

東馮汝言

與楊汝鳴 三首

東呂沃洲

與張叔大

與張水菴

與張鶴樵

謝東山

與吳霽寰

馮惟訥

與吳霽寰 二首

莫如忠

與吳霽寰 二首

侯一元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二

三

與吳霽寰

劉起宗

與凌藻泉

陳鑒

與凌玄旻

俞獻可

與吳霽寰

錢芹

與朱期榮

查秉彝

與徐蒙泉

復章陽華

復張澤山

復許茗山

高拱

與李克齋

陸樹聲

與江荆石

簡凌藻泉

與屠長卿 二首

沈煥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二

五

與薛吳泉

與費東湖

與李首山

答顧梧石

與陳履所

與廖明河

與項如臨

與朱憲副拙齋

與陸胥峰論築堡

與鄭雲川

復金近山

與姚東泉大司馬

徐紳

與阮山峯中丞

徐南金

與吳峻伯

何光裕

與張東沙

何良俊

與郡守熊軫峯

答徐長谷

與方子瞻

與袁謝湖

與董子元 二首

與張西谷

與一菴和尚

與大司馬聶雙江先生

與朱文石

與方澤南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二

與張東沙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二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吳維嶽

束謝少安

夏省齊藩獲實所業而齊藩旦暮出入必偕日聞未聞允稱親洽湖湘之轉大作寵行中以玉况有道之語信比琬琰而僕之頑固則山石耳君子或引以為政治之資不相斥去若僕何能更琢成器耶張秋小逞明公以躬自勞之顧以口語解綬避事者不職矣

名公翰藻 卷二十二

一兩歲

任事復蒙訛譏何故大抵事功文雅誠不相無相無非獨假因緣則資稟過人良不可及者然亦罕矣公也遊神著作之庭少壯不輟卓然名家而蒐採百氏網羅諸家若略見於近體之抄者甚盛公躬所自擅誠厚奪彼非以轆此乎於世道可憾于公可慶檢川東志知射洪隣我屬境高泉之廬我得以及素馳候遐方離索當不為苦詩抄已屬梓人否身隱言出時則可矣即未得盡今日諸家刻本一行四方當有遠報記室者如何如何

復車陽華

明公之保釐也五奉命矣官不進而地數易席未暖而柄輒更謀國者何意歟經略中原一疏誠古流涕之憂後薪之識規畫似李忠定文章似陸敬輿不深探之未見其用意獨切宜乎浮湛聲華者之目為迂談也綱紀至蒲田侍郎事已不可言廟堂投艱於公誠淮陽非長孺不可意刷亂跡壯新猷銷折潛構之謀以弭江淮隱憂明公職分內者即為之非職分所及者昌言與有志者共圖可也鑑河之情豈公今日名公翰藻

卷三

二

東藩侍御

昨相晤鎮遠寔傾蓋如宿好云某拙藝人也遇事認真而公則待人以誠懇某謀身疎略而公則求人以

道義此所以乍會而心孚也還山三年如負斯脫林泉魚鳥日相親近往昔浪費精神而又無補於世退思和為憾耳明公出守大邦甚於鄙心未愜如公宏猷直氣而煩三輔之試耶然親民易行其志自此起膺撫綏重任東南凋瘵或有察日中或借路兩荆藩臬則山人掃石開扉遣童子出迓皂蓋徘徊風月中數日而去顧不快歟

東范太史

頃構面南山小樓五楹階嚮流泉牖通遠翠撫弄琴名公翰藻

卷三

三

書頗足怡老吾丈榮遷取道桐川而歸迂旆一顧拾巖淪若劇談信宿其樂何如手錄拙詩數首近况所見蓋率易昧體裁者惟吾丈教之

與俞汝成

金陵集愈誦愈好題評應命辦自塵冗豈得稱集况又限于淺才也拙稿二冊今可付去手矣是下向謂連城不至璧終不還佳作渾厚精深打不破的法門真四韻中長城至謂拙稿為璧則錯寶燕石而取笑於良工者久矣尚可魔頓少遲哉茲行部信州鄉程

日近然去足下日遠臨風不勝眷眷

東萊相公

政本瑩肅如懸冰玉於天中而寒輝四照萬里之外
猶令人氣澄神爽矧近而輦轂之下又近而館閣之
前者乎黜典甫完新賢彙進千載一時其盛寔可想
見某初冬脂轄遠歷辰沅稍以聯東隔境人心閱修
武備項方還憇貴竹各種苗夷頗馴伏不敢蠢動寔
仰賴聖德遠敷樞筦操縱不遺遐遠苗情因是屏息
菲劣何能之有

名公翰藻

卷五

四已

與唐一菴先生

解任歸來形神初定勞困未展且樊籠之翼乍返林
皋望城郭烟火亦徙避不敢近故此心一日三到門
下而竟未能跨馬出梅溪徒耿耿耳願辱使問下逮
惠以縑箋楊龍披揚之間殊非世上炎涼所得侵也
不勝感謝

東馬汝言

東南有鳥非清泉不飲非竹實不啄每遇蕙晬吐芳
桂林敷榮輒顧影長鳴昂然絕伍有樵採者不識相

嗟為異欲張罽羅致之而不知九霄之翼一揭翩然

舉耳若今所遭得無似此乎良士抱握蘭之感壯夫

貽投璧之疑古今非一於君何恆獨惜世路嶮巇人

心叢棘習儀曲而略真誠攻議論而弛本實憑凌胃

臆以快愛憎而讒譽搖搖若泛梗之在洪流而終無

薄也彼已之子徒自毒耳何足重輕君哉前會毘陵

見君意氣固若尺濤寸波祇為蛟龍嬉弄又若人在

舟中間舟外言驚風且至而徐起視之固天清日晶

山明而水澄也時間靜暇輒思奮迅左右坐明軒憑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文几窮數晝夜之談而官方羈絡莫能自遂每念二

洞勝絕風蓄探遊之興今在二百里之內蒞此且一

年竟未赴願既非班侯萬里之日又乖向子五嶽之

蹤仰盼古人吁可愧矣邇來視事之餘著述幾何撫

躬憐志者意婉而幽感時悲遇者氣雄而激無爾金

玉嘉惠同懷茲舟從姑熟還途間滯風開扉臨流四

野落木我中耿耿何日河清裁書敍心以當一面涼

氣漸凜韋厚自愛

與楊汝鳴

汝鳴異質仙材不受塵縛凡鄙如某獨見優容捫跡
論心金蘭莫喻緬憶天成共追嘉賞携手飛霞之願
擁膝卧雲之灘淪茗天泉舉杯醉石意興所到輒成
歌咏源仲二三子研墨數斗而汝鳴引毫書之茲時
意氣雲激抗顏宇宙誰復知有山外事哉既汝鳴雪
中告歸而余亦促促形役雖錢塘並遊金峯再虜勞
冗縈牽未續前勝偕計北征謬通末籍既負明誨良
愧初心俛首紅塵籠樊自困瞻想汝鳴軒然物外真
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徒令仰之而不能下也頃蒙

名公翰藻

卷二十二

六

聖天子明禮推孝詔賜省親元宵抵家高堂重慶稍
慰別離去歲七月得舉犬子故園山水甚諧懷抱復
謂買舟梅川邀踐夙約天目華頂庶幾畢余志矣詢
貴鄉人乃知汝鳴重罹凶變沮色慘心如失荊轍何
以盛德而乃至此慎禮節哀千里為慰近王華行窩
工已落構碧石清溪新禾修竹問膳之暇頻自登眺
扶老挈幼談笑滯日然瞻停雲而長思挹蘭芳而興
慨恨不能縮地即致汝鳴也南橋東還布此心腹汝
鳴必能束裝相訪家中無顧勞令子以來桂馥蘿陰

滿目吟思待君久矣幸惟念之俗客且來未既欲語
寄許吏部

歸來溪山頗喜其主助我雅尚追惟仕路弊精利神
幾至汨沒一生乃知淵明覺迷途為真悟穆生憂鉗
市為託詞也昨因翰教聊述所蒙來歷亦如初醒說
夢中事何足存耶林深無邸報但聞正人君子日見
登陟太平可立復農談來往則祇言增賦益役削肉
鶻股日甚而閭閻感額以應有司催徵猶哺之將燕
而復哇吁亦急矣一二欲為地方扶補者又以擅劫
名公翰藻

卷二十二

七

東陸與繩

抵舍半年吳山喜主人之還大吐氣色有陶亮松菊之園而三徑不如其荒有杜甫尋常之酒而春衣不如其典擔負初脫食甘寢寧不復欲言天下事因思足下歸同事居接壤百年知已能復幾人迺特走使致所欲言亦猶寐者初醒復述夢中事博足下一莞爾也

奉徐存翁相公

比以歲運寒剝伏枕黃藥忽聞老師力請怡閒得發疏傳都門之道早憩裴公午橋之莊竊謂老師功業

名公翰藻

卷二十二

在兩朝文章在四海聲名福壽在聖賢神仙籍中今古誠不多見而某孤陋拙劣獲居門墻弟子下列出備分波導瀾之用歸又可隨肩笠荷瓢之役則人生至幸如草木滋長春風其所披拂多矣曩歲嘗有啓事戲言老師中書二十四考後引身而歸五湖釣徒當不能擇去某也師尚記憶否乎某俟病骨稍舒力任舟楫常整竿束綸以從遊於三泖九峯之間鼓瑟呼鐻詠歌一快至於蒼生切望蒲輪載輿中外固不以此傾心而在某私情獨不敢為老師願非以其為

衆人通語而故訥之也狂瞽之罪惟幸賜原

復徐中丞

工部以老去詩多澆興免愁花鳥若不肖近趣與花鳥漠不相關豈直不足愁之云乎玄岳之祠有動行從此實吾君所以錫公嘉勝而豁之抱也秋清候爽二十七峯三十六巖之間奇絕可想鳴玉天表候氣封中琳瑯之詞騰輝草樹時念貴陽荒微有空谷慕音鄙夫倘不速問飛鴻投之諸帙如拯饑渴之亟得稱仁人乎公其念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東徐子與

古有鷄黍踐千里之約蕪陵興一水之詠願僕與足下生同二百里內知名皆在諸生中乃于足下擢第時一握手迄今十二年官轍分馳竟乖簪盍中雖尺素往來何能道深衷什一最可異足下挂名計吏之籍明月以夜投按劍神魚以泥沙嬰網高才取抑自古而然足下遠謀山水永趣久不謁天官得無固乎

與萬志卿

每念分邑晉陵公私相親遇未嘗距月賦詩答謝
杯惠麓訪高士於膝塘弄春霞於渚渚意氣橫逸抗
足雄談而彼此揚確輒示庖裏俗為有司志亦灑然
顧此頑姿何堪束縛撫膺一計雅事隔年惜共山陰
之興迺今徒悵悵於千里之思也云如之何

奉南坦尚書

一日登歷山南顧輒思先人松楸杳杳白雲下而先
人在日所與詩社以遊號坦上僊翁者其紫氣隱約
屢非吳興山水居歟迺占一詩奉懷錄之扇頭馳上
名公翰藻卷二十一
侍史呂山之畔神樓之中惟翁孫和日固散諸筆札
咳唾皆金沙玉粒其肯為某藏金石之賦聲秘龍蛇
之書勢而不惠然念千里外有饑渴夫哉

與樂南皋

昨過九江遇張水部以門下所輯廬山紀事一帙見
遺累日披覽如與門下坐天池騰錦澗挹五老四仙
而相與上下其議論大抵達而事功隱而著述因緣
偏乘精力各專史遷歷歷稱賢聖發憤之所為作者
非臆語也廬山名著於匡生事紀於樂子不獨危峯

驚瀑揭勝天壤而一岩一泉一宇一碣因皆得焜耀
圖籍永不朽磨非茲山之靈借力以成鉅美烏能坐
致廣陵之高蹤哉門下邃學傑文進未得鋪張皇猷
論權治體乃小於茲山烏發之然天實以著述精力
專門下意特厚矣

奉劉南坦尚書

公國柱石也海內山斗也而短年賤婦何可以上勞
尊懷顧念其父忠且賢女亦不墮其先德迺敢以請
請敢以固承公許誌之銘之永攷者之名而紓存者
名公翰藻卷二十一
之感在是矣使者持函遙臨啓之銘鬱鬱在也讀之

銘噩噩古也公筆鉅矣公之心能鑒悉矣攷者之名
以永而存者之感以紓矣但未得誌耳然黃鐘大呂
作矣瓦缶敢援而鳴商彝周鼎列矣燕石敗雜而陳
顧公稍畢其請俾世得聆完聲睹成寶名之永者待
以信而感之紓者待以釋也惟鑒亮幸甚

東王道思

嘗謂古文由歐曾而下見者鮮矣公與荆川唐先生
生數百年後起而直接其統唐先生某師也某每覽

公之文竊嘆如汪洋滄海葦航無所循其涯涘又如瓊林大庫寶氣奪目種色可愛徐覈其歸存則如海中一珠其光的皦可約而掬又如大庫記籍總撒瞭然唐先生一日與某論曰公文放之彌六合收捫在微塵某舉前說告之先生雅謂其是契也

與丘月林

去秋捧賀入都兩接高論切齒汚俗力求令軌而士人視月林先生誠如太阿出匣不可嚮邇此其丰采何如也頃又論某巡撫例遺因旁及往年賄政二三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綸緘速下中外震悚譬如一舟方迴旋於狂瀾沸瀨之間而篙師造次盡力挽之他何遑恤有益吏計不淺矣區區無已之私今更欲公善輜鋒類毋以輕試驟發虎嘯以風鐘鳴以節非湯動也蓋位安則志乃可行小忍則所就者大每恨臺諫不得如公者居之既得公矣可無為世道憂乎布其愚臆惟執事裁鑒

東解少尹

山城荒寂執事下車惟几前山色枕上溪聲可共左右而已某入秋病嗽兩月未平不敢為紆夜之傲而

是有相如之渴出村數里視為畏途馳候未能鄙衷孔棘賜環消息計在冬旬于時草堂梅放千山積雪當專邀玉趾一顧起揭衣被共熱陶鐫假高人遺跡以重敝廬不知執事能相俞否家治果餌走獻茶枕之助因布區區

奉翁夢山

別來以公暇陟廬山訪鹿洞雖簡書在道未獲從容展其幽懷然塵壚一時脫矣而巖壁間見有光炯然將與峯巒泉石增益清奇訝為何物近乃知明公題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碣也且誦且服恨下山出洞而薄領復紛填心目間奉和當有待耳

東張艸

頃未得與足下面知足下久切北堂之想僕忝撫茲土致部內賢人情有壅闕而不得申何以稱宣布平一之寄亟具閑符下之臬司轉告御人足下其速為走承太夫人起居而來也

與孫文揆

近頗能儆首習文法塵鞅所苦然本非操刀之手而

以學割為懼滋多同志久離紕戾莫救春來遊歷江路花生願瞻河梁遠懷成慨間亦公事乍稀獨憩溪園池有遊魚場有舞鶴則冷然清興不減昔時而賢者不共輒生惆悵足下讀禮之暇體力何如湖中蠶忙桑麻聯野溪行林息真意謁前信故園之樂諸不足易也

與李前渠

世事出于意外有如是下行而足下行又甚急不能少盡敬于從者且歎且悵然含毫草閣揮塵花墅其與驅馳風塵而整折于當塗子之側不知勞逸榮悴又孰為得計也達者可一咲而悟矣

與周興林

僕幸還跡丘園如負斯釋既亦間足下與告武林天目相去二百里許願疎芳訊祇為初歸探泉訪石理徑鋤荒秧掌方休懶治舟楫致有懷人室遠之慨而今倦體稍舒衡門稍葺雪消水漲舟楫戒灘將洗瓢編笠先問錢塘兩山舊遊佳處徐西躡虎丘南攀鳳宕以暢生手松桂風月之襟而浣濯塵俗俾不留穢

腸肺間昔賦一章供人撫掌興難孤往樂在有朋足下素抱是趣者敢以為叩

復吳菲菴

不肖幸藉人言解脫羶鎖三十年孟浪精神近稍收拾看裏溪山鹿豕野情甚適吾又自杭轉還時當走使奉邀蒸栗煨芋一窮僻地數日之樂其餘世事不復敢聞矣

又

頃計還武林矣兒童竹馬遙可想見惟是山野鄙夫久居樊籠而乍得脫釋性孟疎縱望城市如鳥避烟見衣冠如鹿蹈機不能即圖與足下一晤秋氣早清當買小舟獨造西湖禪林期握手半日通家情話與世屬公事勞形跡者殊科也

與吳子實

山廬筑筑目青更復相困秋來纔能近筆研數日耳老父舊治一小園半畝之池數椽之屋為課諸孫學業計年來草樹荒蒼止堪畜揚州圓吭之禽兄此禽主人也跨有餘駕能為致一雙于其間乎泉鳴陰和

弟所欲托而老焉者也廣陵雲生望兄顏色相似兄
若欲得弟旦夕萎薶之狀涼風衰葉肖之矣

東馮汝言

初秋拉貴陽風氣亦宜眠食不如人言難堪弟以仲
弟辭我長往遠來邇微子然單居一念痛至筋骨解
弛彌夜夢入家園與諸季吟誦卧起醒來寒雨響簷
淚濕姜被詰曉出堂役役塵牘間弟世道方清鑑湖
之請姑抑念未興耳鴈至衡峯而回此中去衡峯而
南又幾三千里尺素焉得常通惟門下鑒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二

未

與楊汝鳴

此中邑舍頗清潔曲櫟廣地松竹雜植又有虛樓可
前後眺其每值清夜特一卷坐其間雙鶴長鳴江月
漸起則冷然清興忘其身之為守吏也翹首越南美
人不見輒為惆悵迺折簡馳使以請風約

又

足下當今巖壑佳期也容色竟作何狀若某驅馳王
路幾三十載犬馬誠悃亦至盡瘁而鬚鬢已二色矣
項得息肩舊山如羈鳥還林池魚返淵懶逸之性弛

然甚快獨一水簾葭不能遠致足下於玉華行寓則
怒如飢渴耳小編一部就正吾二人倡和頗載馬開
卷料無異踏雪天成山中露頂赤足狂呼竹林岑也

又

經年不得子書遙想琴書所托無非會稽西湖天台
鴈蕩山水之間卧芝谷而挹靈氣凌雲厓而餐顥氣
其將與安期羨門周旋物外區區適情觴詠留連光
華不足算矣惟某濫列省署出入營營雖間暇散曠
足以藏其不肖之軀而學問荒蕪意氣落寞同心若
子寔鮮其倫故北瞻西山則思並轡之約南望停雲
則懷結社之期何時合併一快胃臆

東呂沃洲

台旌過貴陽不能扳留信宿固由簡書促行然地主
非賢自見得境上書知登頓跋涉以攬勝拾奇而忘
其勞令人神馳然決旬晴爽萬壑呈奇山靈寔有意
於賢哲不淺地主之愧因藉以釋矣

與張村大

涿鹿邂逅未及傾寫日月迅如轉轂而僕也忽幾將

父之年浮沉世波既無能樹立自見欲即引去則聽
明塞於前時不啻數倍操孤臂倦尋行目酸其表章
著作竟使壯志安所屬乎昨得贈僕大章詞古旨深
已窺吾子梗槩襄陽亦同黨傑構何日與二友肩瓢
杖笠來往武當天目間煮茗蒸栗維治作者之言如
曠門合奏牙家聚噉一大快心拙稿一冊惟往吾子
驗僕精力尚堪馳驟述作否

與張水庵

僕課士齊魯者五稷量移何足言獨以湘漢洞庭岫

名公翰藻

卷三

九

嶼太和諸勝可一副平生願遊而又與執事開鐫黃
鶴兼燭霜署縱談別來情抱為快耳至則有謁陵諸
役勞勞舟楫轡朝間旋適寶慶跋跡數旬甫得寧足
此中荒僻無論春明即視會省亦風馬牛不相及也
離群索居古人為嘆豈欺予哉諸詩雋婉清瑩中多
感慨沉鬱之思嗟乎賈傳長沙柳生愚谷祇助其幽
趣播為文章垂芳青史耳執事跡暫似之而躋榮陟
要方駸駸起又非二子可比年而論三復之既為執
事惜又為執事喜

與張鶴樓

曩傳讀大疏當肯雖未即行而正氣屹然有振以彰
祖宗養士之報御史鄒君奮義成功寔基馬主上神
聖同天威不輕動動必機中弗爽矢去弗迴誠如雷
霆嘗收聲於不用而一發之疾不及掩耳去歲五月
以來樞政更絃正類生色足下其善自愛

謝東山

與吳霽寰

自東夏分携同心日遠荆雲入夢我勞如何先是嘉

名公翰藻

卷三

九

製遠投論議本伊周詞章出班馬彬彬乎視舊所吟
諷者益高精且妙矣三子何幸姓名托不朽耶閣下
開府黔中權兼總督盛矣盛矣又值千羽化行自公
多暇沉吟撰述茲非其時與涪水字江近在役屬鄰
簡往復不畏浮沉又鄙人之至幸也不肖浪跡無家
侮予為患天陰而徹梁土有識所嗤然鄙性庸疎凡
百經營一付之弟姪輩敝廬環堵不妨閉戶讀書矧
康樂之石門少陵之茅屋又駸駸落手耶別後詩抄
所增減復十二三擬往請是正而翰札忽至實獲戾

心安得新作數首增入以便梓行

馮惟訥

與吳霽寰

近製雅志玄曠從容遊賞華省優閒仙郎愔逸可謂
相宜夫士衡秉筆於承華玄暉舒文于鳳池京路山
川盡歸筆穎三江佳麗咸充詩橐不佞遙想高調空
懷愛顧然屢鍛之翮飛不過尺窮頓之足遊而輒倦
冀隸蒲坂再役維揚以正月十二日東來閏月廿二
日抵舍曠瞻海樁再觀棠棣海上山川中農圃聊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干

一問訊頗慰數年塵勞卜三月六日南發江上往來
必得時間芳訊不佞疏拙之性近年日蓋顧循非劣
上下多違欲脂韋以希進恐違趨車之義將介亮以
狗身又寡士師之執平均之疑罔知所卜矣久缺京
使坐踈裁候茲家兄以展墓東還聊此馳候達跡靡
定塵鞅日深執御未緣懷人空切南風時來私悰并
往遙瞻歸翼幸附好音不具

又

音問濶絕忽爾彌年往秋得親徵命足下與懋卿騰

采江潯知心之歡莫可云喻嗣見邸報懋卿授南省
而是下不與中心疑焉得來教始知榮補西曹夫以
足下才卓冠流品况復勞久而資深或人之言信出
公議然執事志與靜諧尚與時異固知不復外慕爾

况曹中事簡明刑之暇尚可以頤神冲素游思翰墨
以晷不朽之大業手讀憶交之作情至而調適渾然
唐篇無可指摘澄江諸作寄情玄曠取調清婉不失
章柳逸步矣不佞自奉違文思日減夫人之精力自
有限量往往見吾曹出為一令苦不自任不佞驅役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主

三地疲蒲五載况地值其難事更其始身非金石何
能堪此倦禽委羽于茂林疲馬喘息于廐側故山偃
仰之思念之久矣當此時艱有懷莫遂釋擔之期未
可卜也近日北虜警報郡邑戒嚴此地所恃山川悠阻
人謂無虞不知竟當何如耶何時面足下整我裏曲
莫如忠

與吳霽寰

奉別光儀忽逾五載瞻戀之私豈勝勞積追惟曠昔
四海風期天涯萍聚廢曹並出郊之騎驛吟申卜夜

之歡豈惟其事已不可再即其人已星散天涯回首
賦烟恍疑隔世矣此意應共悵然也弟初投祓還山
極切鼓棹山陰之興方諸古人千里命駕者况與兄
相望道亦非遙耶迄今寇亂紛紛益成阻絕有懷恨
惋敢後故人每從敝鄉徐伯仁詢問起居未慰離索
近見令親家南江先生道尊翰中有中江遂忘我於
懷之言念之墮涕非故人誠時置我於懷能有是言
耶適南江使便敢有尺函之附用布區區

又

名公翰藻 卷二十二

二十三

弟於是月初旬裁絨奉候用申濶懷計方微覽而誨
函恍資言念千里慟契心期無任驚喜想兄展絨亦
當輾然也使至得審起居之詳絃歌化洽江介移風
此固吾兄經綸之餘耳且自公休沐益涉藝文流翰
摘詞篇帙汗漫披讀來教所造愈精微思玄情動若
神受益兄以冲和純粹之養卒其氣而冥搜博極之
勛富于辭宜其發而為文為治至江山增勝也豈特
遠賁丘中起我沉痾而已哉留司所寄直恃愛深湯
忘形穢以待相問耳殊為悔忤空冊之遺弟豈自昧

若此乎

侯一元

與吳霽寰

頃聞節鉞撫臨貴竹寶兼楚蜀之寄聖明簡畀崇矣
重矣非明公疇克舉之元聞貴竹古鬼方之地殷宗
所難也雖淪浹聖朝之化既深且久而醜類日滋編
戶寢蝕兵疲于輸將糧匱于逋負此亦庖氏衆理之
族也夫絃敵則更更而糾則絕絃則散天之生才至
不易矣遺大投艱以上承天之賜下應人之後固現

名公翰藻 卷二十二

二十三

賢度內爾承翰示知有難弟之感在至性誠不能為
心元忝兩世通家聞之亦何能不盡然願達人明委
順四牡先王事太上忘情非無謂也願言排遣不以
嬰懷

與張東沙

自髫髻時則既望見長者於雋彥之林矣其始以明
公天人之學灝噩之文卑詞隻翰迺玉迺金鴻編巨
製條貫無總斯則範范之獨步也既而明公才為世
用則儒吏名法惟意所出賦政四方播神君之譽登

踐九列塞王臣之節於是風聲溘朝著澤潤暢八埏
斯又經綸之弘致也直比朱絲清若玉壺明炳秋毫
而養之晦成稜夏日而濟之寬至其瑟如玉瓚密邇
退藏九德成矣百行備矣斯又裴恭之上善也夫以
若斯之巍巍也八斗之才矚分其二累百之勢孰當
其一而其恭溫溫焉儀抑抑焉聞善則驚求士則
若渴雖以元之陋劣而珠璣之歎玉屑之歎時時及
焉元所聞於人明公之於齊之傳燕之石也薰而
沐之不啻以三蘊而服之不啻以什矣方時文盛真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主

家珍隨和人畜龍驤而明公和樂之門四方輻輳以
希一盼而賈十倍者豈鮮哉而元吳取焉竊獨任之
既而思曰不見明公善行錄衆妙方耶仁人之心蓋
如此矣藝善則若已有而惘惘則若迺身是故滌器
樞楠君子納之無擇人也牛溲馬勃豈師蓄之無擇
材也推此明公之有意于不肖也固其宜哉夫馬也
鳴噴于孫陽士也投軀于知己常思負茂羸粮跣足
執贄庶以布席分除吾之燭執美陟扶風之樓聞所
不聞發我盤覆而病懶杜門迄未能出區區之愚亦

且憚茂先之博物以踊躍為不祥畏子賤之先知識
陽鱉之少味醴甘而壞故不為也趙使之來猥辱長
者先之瑤牘重以鴻製發函燦爛五內震駭昔皇甫
忘賤於逢掖元禮忘年於文舉中郎忘形於王粲古
誼超然方斯茂矣誠非小子之所宜蒙獎誘過情忍
然汗出潛味感旨其無乃以元著教也乎哉蓋今學
士所尚大略可言取材則欲侈構辭則欲綺肖古則
欲似三者皆元所乏也迺其區區之愚則在于效心
而言辭若春刈時鳴瓦缶應蓬下里抒情聲盡則休

名公翰藻

卷二十二

主

爾此不暇於作者之矩矱而若有合于吹萬環中之
旨故雖其不侈不綺不似犹明公之所予也非固予
其不侈不綺不似者也予其效心也若夫效諸心而
廢而綺而似者斯則明公之所自有而以範時正俗
者也故曰以元著教誠若斯言請從隄隄始日月易徂
人師難遇玄言未聆素毛已垂倘狗馬之年未先朝
露則夫子之墻猶思炳燭臨楮不任區區不宣

又

元不佞幸托衆梓末行仰承先達沾溉芳潤景行之

思已備前札願門牆在望負笈未能勞結徒動困蒙
犹故云如之何所以教墨再頌而捧函距躍中夜以
興者也伏惟天壽平格七袞甫躋帝命維新袞衣改
玉周公之貴不厭下士衛武之羞不廢問學生人之
懿今古鮮儔載諷說林諸篇以左國匡劉之撰發天
地聖人之蘊譬之天府何物不儲真可羽翼六經廣
揚藝林矣見索拙稿將賜郢裁此狂簡之幸也弟元
幼學不力中牽纓冕間有撰述多不副心向者兇輩
遽以灾木誠慚於出之欲以秉燭餘光稍飾嫫母乃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二 王下

敢見於師氏耳茲承善誘之威慚懼感激不敢再稽
謹上初續二稿共十二冊臨楮不任汗浹伏惟長者
矜而教之使者左發章率先謙畫錦之堂華如桃李
願泛珠履芘榮食實將有期矣區區之誠書何能喻
不宣

又

頃者盛使一再至溫俱曾附啓上候台履惟天陰陽
斯文綏我元老祺禱無疆為之宗主牢籠百氏貫綜
九流俾前脩燦然之緒不墜于地斯乃魯叟所以威

於百王也乃以卷阿之車濡遲于磻叟翠莢之服未
登於新朝以為相公缺望者詎可謂知類哉且以元
之愚尚能夷猶於屠羊之肆自足於支離之德而况
相公洞視千古者乎伏惟大製體備百家危言日富
天地之撰悉效於前不可復加矣惟是六籍所垂性
命之典自朱陸以來離歧角立未有能一之者也恭
惟我公高揖千載進退今古無所與讓元犬馬餘齒
倘未先朝露猶真聞懿戒於淇澳傳遺經於伏氏則
退而沒齒於西湖之上不恨矣高山在前無日不仰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二 王下

劉起宗

與凌藻泉

飯間清譽已深鄉往近讀佳集益切師資未緣晤對
夙夜耿耿門下稚才自當與班馬揚劉並驅不朽賴
川發跡聊試緒餘耳未敢為公慶也不肖生還以來
久甘林壑國恩未報尚此棲遲謬膺民社殊用恐悚

高明何以教之南都例不受賀遠厯賢者之賜不敢
不拜敬此奉覆拜謝餘惟努力蒼生以弘遠業以當
大拜不宣

陳鑒

與凌玄曼

屢辱翰使不能副命知臯知臯執事視僕為富室故
有所請不知家無擔石朝夕且不能給何暇顧人今
不得已已轉乞諸隣得斗粟尺帛尚未冲剪姑俟數
日奉勞牛隸偶有客在坐不能即奉也亮之亮之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壬九

俞獻可

與吳霽寰

獻可嘗伏讀大作則已知公文章人也乃歲辛丑承
乏靖江私泐大政則又知公功業人也既乃稔公理
行不如不吐不折節則又知公氣節人也既又見公
之寵辱不驚胃中有物超然聲利形骸之外則益信
我公之為道德人也嗟乎立德立言立功君子謂為
不朽寥子靡子遊吾目兮八荒安得天下士如公者
獻可慨拜荆之已晚幸御李之方新飲醇醪而忘味

扶殘醉以迴輶因風寓謝聊以發高山仰止之私衷
而願執千仞之鞭於未已者也獻可石田也無所用
之而今而後伏惟明公之終教之也臨楮切切不勝
美人秋水之慨

錢芹

與朱期榮

某登泰山下絕磴泛滄海乃遂歷鳥嶼上蓬壺揖羽
人于丹丘覲王母于石室悟象外之說啓無生之篇
飲我以沆瀣祝我以石華又申之以碧桃予食之信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壬九

非人間味也茲歸矣猶有餘桃焉弗敢私也用為吾
兄獻蓋以吾兄冥寂靜靈可與道斯味者於乎是豈
可與啄腐吞腥者言哉

查秉彝

復徐蒙泉

昨省垣備承教益俛仰風塵生死異態而此心鉄石
如常幸有形骸復裹瘡扶僊狼狽出城方其時據床
命局雖種種離憂而拍手皓歌寧知天壤間何物作
苦比逮寧量移兄往肇慶劉丈黃鶴樓頭佳句時時

見貽獨與仁兄遑遑不能間問既而

清朝棄瑕彙征推轂劉丈有禮曹之命尚滯留都吾兄出典文衡雍容師席弟亦叩轉封司與聞臧否人倫之局碩道模日速舊聞荒落何以教之去年秋兩拜華牘真情滿紙讀之浪浪流涕佳章逸韻穆然濟風慰我離索則又懽忻踊躍恍然披對光儀也弟以山川沮脩尚稽裁候舍親朱道長使來時時敬詢與居而已頃拜長箋睨以珠玉益知道誼雅情愈久彌篤不佞何以承之感甚媿甚春來道侯即祥彈琴詠名公翰藻

卷三

壬子

復章陽華

往歲京邸浹旬參晤殊慰濶懷別去忽又踰秋天下知已幾人能堪幾別浩嘆浩嘆辱使存申以興貺何敢當三復予冠疏惻怛惻欸欸欸欸畫精詳倭夷狡獪之情氓黎崩剝之苦井邑丘墟之狀讀之酸鼻涕洟處切東南計閔宗社非有先天下之憂不及此湖翁持軸居中憂時懇惻與文同心走亦彷徨叫呼徒勞咏

舌誠吾丈所稱精衛之填海也大都近時部堂論議主於鋪張太平而撫臺當事大臣過於持護勝敗不以實聞害兄疏奏幽隱畢達事下督府勘行未見條列具請中間建置蠲免事宜恐非督府所能斷疏奏往來動須旬月是汲西江而掄涸轍也更祈寓書留都士夫協心共濟事從便宜以需萬姓嗷嗷之急於吾丈有成勞矣弟菲劣無能為役辱推引踰分敢不拜教統惟台照不宣

復張澤山

名公翰藻

卷三

壬子

僕昨京邸時時過文談玄覺高自許可不謂兄為然來書適知得力非具金剛大法眼能勘破了斷如此乎敬服敬服世間羶香好醜胡嘗溫涼長短胡常北看而後成南覺非早也是故無得與表何虧與成塞翁失馬之喻觀其粗者鄭人蕉鹿夢中說夢終無了時大覺者和以天倪混諸玄同此自然法門極樂世界也聞人唾罵如飲甘露竊意尚多如飲二字非玄宗本旨烏啼花落一年春事固然好景和風浩蕩乾坤自在識得此意便見本來面目不墮落煩惱案中

矣來諭辨一副當家火決不雜費誠然誠然弟家火
素具原不靠人着意安排便是無名種子即是雜貨
店行非本色也吾丈以為何如

復許茗山

往歲京邸浹旬晤對殊慰闊懷別去忽又踰秋皓月
長空懷人萬里百年知己堪別幾回能無勞怛惟丈
雄文麗藻藉甚綏纓卓識遠猷式宣吏理敷歷中外
二十餘年裘馬室廬無改於舊而五車圖史時有加
焉可謂鄉邦耆德天下聞人矣時罹多口抑而愈揚

名公翰藻

卷五

三

借節西藩復淹蒼月知不能薦規如之何弟微籍夏
初叨轉勳司此中事務甚簡與懶拙頗便恃以寡過
西川兄來京獲承起居無拜教貺附此謝悰統惟為
國崇讓以膺異擢不宣

高拱

與李克齋

公負振世之才經綸未竟遽乞病歸豈所論托而逃
歟子房之智誠高矣乃獨如天下何今海內尚爾多
艱豈豪傑深藏之日蒲輪且至或未得遂伴赤松也

擬使未能乃辱翰儀遠錫莊讀登嘉感忤交深茲使
旋謹此布謝萬一不盡悵悵

陸樹聲

與江荆石

秦淮一晤歲序兩移公渴之私時懸左右舍親龍津
使者回授簡捧讀誼愛滿褚益惓然增懷也弟疎梧
之質憐于涉世自歸掃舊廬意况粗適譬之弱羽附
枝不能軒舉獨戀戀故棲耳兄夫廉明剛正政績日
起行秉樞要為時羽儀使若棲者籍以生色何慰如
之舍親龍津仰荷推薦亦一時之遇更希匡其不逮
以餘光拂之彼亦當善承君子之教也龍津使者索
報扶疾布此申謝臨書向往不任依切

簡凌藻泉

都門一領承殊深傾合別來尤多馳情卧病尚疎
裁候乃荷眷存列函投問副之贐儀悚感何已華編
拜賜捧函啓報二寶兼收光溫几案願僕庸鄙乃濫
斯寵尚需卒業以副開獎僕少徒藝學自經多病此
念頓塞今已輟翰閣筆不復綴擬及讀來教意復津

津如聆至音復希鼓缶也山川阻越望見無階邇瞻風儀不勝慄慄病起執筆搢汗數叙不悉臨紙無任傾注楮往神馳

與屠長卿

僕病暑伏薦者淹旬矣適枉使翰投示瑤章一再省覽如披襟以當冷風體中霍然矣檄能愈疾信斯言不爽僕風稟拙劣不嫻執文雖曩昔溫陪史氏頗勵焦苦而波餘影未獵步未竟加以年衰病奪識習昏忘遂簡筆硯之緣獨以平生嗜退性尚僻寂時依禪

名公翰藻

卷五

三五

乘以消餘日省其中無有也公材猷穎達理識淵朗公餘多暇富於著述縹緲所積不下武庫未暇咨請然眸容玄論間一快炙如依玉樹令人爽然愧衰庸謏淺無以奉明教耳所諭究朗寐於涉世紛囂之中閱平季於事物去來之際此正塵覺兩忘境智一如似於禪旨已有契悟又何俟削煩鬱以來清虛也謝教疇昔之夕知仙舟泛長水憇塔院偕一二客邀明月以舉觴竟長波而鼓枻擬量人境當不啻蘇長公赤壁之泛矣第僕方慵卧一室無由得共清緣廣和

肱之響然癯殘骨相受人描寫者為山僧挂壁之具辱借清盼已與公相見於聲色之外矣呵呵使者返命謹勒短狀附謝病眩掣筆無次希鑒亮

又

頃獲於士友處覽觀大撰謂當操著作之柄於天祿石渠非浮湛簿領中可汎常物色也會暑病卧薦使者持示塔院經閣記披誦一再踰然而起長水孤懸四水標勝一區信域中靈壤非藉大手筆何以彈厯名境詳觀作者之意描寫名勝洞悟空宗既擅名言

名公翰藻

卷五

三五

遂臻玄解足以慰地靈於曠世綿人天於不朽矣夫靈區勝壤託迹名鉅以垂永劫古今所同不謂長水今日之遭軼駕往昔也覽教不任慶快掣筆裁牘覺几案生涼薄有秋氣如挹冲粹以聆馨歆也附謝不

沈煥

與薛吳泉

僕聞君子之相與貴相道以善而不貴誇謏其有貴相顧以過而不貴掩覆其非誠而不偽久而不渝朋

友之道也。執是以施德行為上。執文又其次焉者矣。昨承言論執事。每以古道自命。而僕于文辭之次者。乃不能盡心吐實焉。是自欺也。所示高文。謹錄副以藏。輒肆評點。蓋聞之執事。文必布帛菽粟之尚。金寶珍奇。弗適于用。雖貴弗賴焉。夫文誠如布菽粟也。執事則富室巨賈也。其于是物。山峙海藏。足以仁族里而沾貧廢。特其溥博大出之際。萬一不暇瑣瑣別擇焉。而亦不足以為富有之累。僕則傭賃牙行也。布帛菽粟誠不得而衣食之。就其間精粗之別。工苦之鑒。或什得二三焉。然知而不能有也。于身無益。況望其益于人乎。而猶公言不已者。夫傭牙不欺于所事。則主人或時出其所有而授之。權量焉。亦傭牙銖寸之利也。僕傷友義之淪廢。睹直道之難行。故即相道相劇之一端。以嘗試于薦古好修之士。亦不謂僕言之必中也。中有不達辭指而過為訐訾者。幸相往復執事。或間以金玉珍奇焉。信有非傭牙所得知者。毋恠惟矜其狂愚。不賜斥絕。幸甚。

與費東湖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二

三六

昨歲聯舟南下。辱不鄙傾蓋。如故煥然。竊識先生敦龐淳厚。如漢萬石。宋司馬之儔。風尊月屢談道。彌旬令人忘其身。在行旅。燭不憾于一第之失。而固樂于諸公之逢也。清源一別。念德仰高。頻形夢寐。時與公上下。落水天目間也。嘗呼平生不一識面數千里外。萍流把手。若有深分。迨別去。相望百里而遙。乃不能通一問。致慙懃。豈樂殷于聚首。違背成其濶疎耶。殆非人情也。炎暑異常。道候何似。拜書門下。特欲得近日體履之詳。爾燭落魄之踪。參諸病冗。不足宣述。將以八月北征。侍教更有緣矣。恃此少潤。懸渴悵悵。不盡欲言。

與李首山

拜辭後二十七日。晡時抵舍。違去數日。曠若彌年。由兄縫繆之義。崇故僕係仰之情深也。僕自弱冠邀游兩都。北出齊魯。南循吳越。把臂論交。亦有臭味。未有如兄委懷傾蓋。投分班荆。最重價于璫璣。締新盟于金石。居有談討之樂。行有譙餞之懽。恒恐耀靈俄景。鷓鴣先鳴。致此聚難。常耳斯固。通人之弘。致大推所。

名公翰藻

卷三十二

三七

素蓄也僕何人斯橫被光寵惟兄青萍萍斷犀之鐔
林豹蔚澤霧之文來歲南征有嘉獲首庶使鶴陰易
和鯢翼可憑濯龍共轡於天衢振驚聯翩于雲漢誰
謂宋遠跋其望而僕也力符退鷁目送飛鴻言念追
從之日晨珮同結夕鑪共香固已邈音塵于千里怨
瑤草之徒芳也病痔殊困伏枕占謝不能周悉統惟
尊照

荅顧梧石

承諭市居聒煩誠然即此聒煩中能不真哉所謂
名公翰藻

卷十一

三六

動亦靜也若必欲背閑求靜別生揀擇心轉見拘滯
反憧憧多事矣人事亦儘有不可廢者孔子謂鳥獸
不可與同群重絕人也飽食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
乎言事事也故曰卑而不可因者人也匿而不可為
者事也然則人事亦何可盡廢耶顧吾所以應之者
何如耳甘棠冊僕亦有南人之感者稍寬程限當牽
綴數語未簡必于今日則不能也閨扇及樞楔命匠
氏整繕持去不一

與陳履所

瀕行時屬兄擁卧遂不獲拜德公于牀下亦緣狹哉
之頡頏耳此心缺然今猶耿耿僕至愚極陋荷兄知
愛結于肝脾何能已已抵家息肩弛擔冥心數德追
惟三五佳夕二八冶游月映流蘇風鳴錦瑟寄琴心
于長卿埒碁墅于安石大嚼恠羽觴之乍遷密坐嫌
戶屨之忽滿自謂此樂吾儕可常不知情區類別各
有寄焉春燕秋鴻難其偕矣要為生人之至歡亦知
良觀之難再乃今跡遠衰年徑荒松菊戀逐雲飛思
隨蓬卷陳思屠門之嘆唐風蟋蟀之悲萃于僕矣計
兄即日僕夫在門嚴駕伊邇悠悠遠行山川間之此
懷固當不異于僕也冬逼寒深信祈珍衛見面未涯
無任引領

與廖明河

別後二十七日晡時抵舍江船阻風朔日繞至僕隨
困病未能出門恐懸念湯及耳行時屬兄有河魚之
阮愧僕無鞠窮之遺形神似減歡笑為輟爾乃驪駒
義重玉露晨侵闌閣遠將金飈畫拂雋商容存故之
懷違老氏重生之戒自度微眇安所取茲願言藏載

冒惟其已顧白雲在天青牛自遠巢父掉頭見珊瑚
之拂釣願生失臂嗟玉樹之橫參失游從之好背歡
讌之踪西浦蘭香尚戀衣于韓榭南津桃葉恍迎笑
于玉郎自非太上烏得忘情遠惟執事散帙典墳延
眺麗苑結芳心于媚子擁華櫺于嬋媛嬌婉桃李葉
葉花花巫峽雨雲朝朝暮暮固已情暢于睢洲目成
于鵲化者也僕在水一方共月千里海棠夢曉迷蝴蝶
蝶于甲帳烟月樓空怨杜宇于丁香式膽蝦蟇之朝
猶懸牛女之夕興言及此中心愴而北風良便聊抒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四十

情情之裏用寫嬰嬰之鳴耳仰有緒言慰我離索更
願空諸色相保衛金剛相見何日珍重珍重

與項如瞿

與君一別倏忽三載南北差池避若燕鴈冥心數往
何日而忘僕茲滯滯于役奔走為艱皮膚空存形神
都賦抵家幸息肩矣仍此凶變哀苦之餘幾不欲生
溫言款至慰藉再三縱晨風于鬱林濡窮鱗于鮒轍
不覺忘其老醜解頤生氣猶有江湖浩蕩之思雲霄
奮迅之望者重以玉珮之遺斷金示好木瓜匪報奈

何奈何信還附此不盡之懷致需良覲

與朱憲副拙齋

煥海濱之時人也材質愚下又以懶學失時晚益衰
廢鄉曲之所交嗤共鄙者也頃公海內耆碩典刑在
望煥雅知愛慕矣願小已長膚度終無以自列于長
者之門墻比得請益于南梅先生公之惇德祥履時
時為煥稱說斬關餘于固陋是以所聞日益多而煥
之向慕益滋切卒之弱植易撓外膠數化僻之窶人
雖指教倉以為餉猶無益于腹之愁然虛也明公特

名公翰藻 卷五十二

四十一

枉教言申之麗藻所以獎借慰藉者備至若將拔飾
焉援而登之以為異日責成離祉之地甚盛心也願
煥安所取茲况乎抱道修身之目益非其任矣南梅
日聽其迂踈熟腐之談疑若近于樵朴者因之營惑
雅聽飾溝斷以青黃誇液楠為梁麗而不知其終之
實無有也蓋鄭客之所求者璞也周人之所鬻者朴
也公得無徒采其聲而眩其實乎無實之名煥敢覘
焉居之以為公羞耶若公汲汲取人樂善之誠則有
不得忘者屬者四夷交侵南北多故智勇俱困之日

也有識恒抱漆室之憂矣況心乎斯世斯民若公耶
上之幹元化以匡調艱虞下之蕩妖氛以保衛桑梓
此在工垂鑒括之有素儻亦賢扁湯熨之所及乎爰
將微福于公而剗心焉惟公終教詔之如有天幸異
日得拜公于牀下丰容巨範目擊道存當有萬萬于
今日之坐馳者矣潺暑方深惟順時保衛以慰士林
翹仰不宣

與陸胥峯論築堡

昨會堊迫遽不得卒奉教德洽泉壤感胡可言頌禪
名公翰藻 卷十二 聖

除詣謝已而承示欲議讀之終篇則奕然自失有勿
謂秦無人之嘆夫險其走集使鄉自為守則辟指勢
成而扞城績著不隱然郡縣之崇防哉若專事城守
棄其鄉落此猶嚴奉心腹而斷殊支脰也詩謬甚矣
尚得為知務乎詩家謂大裘蓋洛陽城與廣廈萬間
之指濶狹迥殊使公策行天下歡顏可想也其為廣
廈不既多乎往年每寇至輒盡室行以小舟刺叢葦
間叫號神明蘄免一旦以今揆之不滋狼跋之愧而
負牛後之羞耶境公者必且效齊客為海大魚之說

於靖郭君所慎禁閭忽通也門柝待暴鑿築效死雖
聖賢為計亦若此矣柰何以設險之利與溝宮之舉
同日論哉吾東滙呂丈亦首先左袒于公是大家巨
室之任也所謂刷郊壘之恥而却走馬以糞行且於
二公望之海事甚長未能一二間此附復豈為佞諛
所謂渠成亦秦之利也伏惟尊鑒不宣

與鄭雲川

僕與門下相從最久辱愛寵深而中間隔絕亦最遠
逃故人僅僅何至乃爾自公八仕一為飛雲一為墜
名公翰藻 卷十二 聖

葉勢已不侔地復相左韓子所謂日隔之疎殆此耶
僕既頽放成性無朴鄙不文生平交舊每不能寄情
于筆札如公雅非他游從比眷眷之衷亦惟有心藏
攀結之固時時于衆中稱說雅懷以激眼中瞢瞢公
亦當為僕耳熱也人生浮世大都百年一別三紀惟
惛惛聚其能幾耶追惟曩日逆旅命壺分曹角奕歡
呼引滿移晷分宵公方丁年盛氣無前于時僕亦未
老而餐心于執鞭之役一何樂也嘗謂夢境雖幻然
氣注精凝根塵不斷固有再夢三夢者矣何僕與公

濶哉寥寥遠一往不相值也昨歲來新洲云公將訪
冠按察于杭僕私心甚喜戒子弟將相率從公湖山
間故懷積抱冀一傾倒既而按察北轅僕亦遠出此
夢又十九不成矣僕年來筋力衰憊意興蕭颯塊然
枯落已非故吾公年差減精氣王甚猶能爽矣如昔
日掀然豪舉邪石生亦未知能再與公一圓夢
否邪新洲行草草附候起居未間千萬厚自愛以赴
遠道強飯之祝不宣

復金近山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中四

五

曩歲蒙不鄙夷翩其迂蓋甘載音容恍疑夢對村墟
蓬翳楚然聆有足音一何幸也既得與公周旋握手
道故形骸兩忘時辱命樽容與盪漿嬉游雖逸執難
希亦賞心並寄飲醇既飯封鄙坐銷願義馭不淹蘊
隆攸屆曾無夏屋以卧元龍遂使越吟時動蘆簾掃
迹矣徒深繫馬之懷莫睹飛鴻之復別去作惡數日
豈直黯然云哉履綦在望尺素罕通疎慵真可自解
過勤問遣遠將感愧交集得承近况清嘉外侮就理
值茲當道熙明正老驥長鳴之日也必能吐翰壹鬱

休復可期耳僕老矣眊憊侵尋勅飭家務即今已是
雲水間身春明挈酒伴摩棋壘期遇公閭閻間背城
借一公時尚有餘勇可賈手僕猶能抵掌其間幸無
慙慙恨不相右如昨也使還附此一笑餘惟委照不
宣

與姚東泉大司馬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五下

某竄伏荒陬瞻懸勲望舊矣願三台莫即二華難梯
未嘗得一日役門下以聆緒論愧悔何如惟公九關
挂軸四海雲霓功德休明聲聞狼籍茲 聖明渴治
肉食謀賢佇勞輔衡福澤天下恐綠野之堂未得終
老裴公獨樂之園豈能遽閒司馬此固天下公望非
某一人庇廣廈竊餘光者之私願也即日冬寒台候
萬福某不幸屢傷機綴軌荷維持不任感恩戀德茲
特專載賁謝微生晚遭掃門有日伏惟鈞照不宣
徐紳

與阮山峯中丞

海上妖氣豁然蕩盡希世勲業咄咄成之昔陽明先
生定賴戒濠至今談者縮舌以為儒臣之奇建也賴

賊窟穴之虺螭耳濠之克倖出自淫佚是屨及戶滅
止不發以陽明先生當之曾不朝食可賈其餘而士
猶奇之若是豈如上海艱難如周石厓章陽華二公
所陳者哉而公受命於擾攘之秋決策於重圍之內
桐鄉既解僊居就舍落韓公諸無堅壘曾不數月
露布交馳即使陽明先生尚在其拱拱手於公無疑
矣紳何章社稷蒼生之有公也而公又出于文士大
夫令儒臣增此一奇建也而公又生長於相望之里
投合於定交之初令紳被光寵增奇氣將遂信乎跋
名公翰藻卷十二

里七

驚之亦可以千里也至家月餘匆匆西發簿書酬應
不足為難載馳爰咨不足為烈大約繩尺之內未有
遠猷盛錯之間得無缺折足矣而公孰非公之餘教
也引領東望無任馳神謹遣承差奉致萬福申賀忱
于節鉞之下伏希鑒存令長公子淵粹穎異乾坤清
澍之氣盡入于陰陽名世之門所以為公賀者何限
量也

徐南金

與吳峻伯

辱不以頑鄙見遺遠惠新刺拭目疾讀穆如清風大
雅遺音茲為再覩僕雖不敢與于言詩然反覆尊作
蓋骨力參乎開元大曆之間而情與境融音調極手
佳麗閒曠之趣而機緣天就陶鑄萬類自名一家顧
又無一不合作者此余之所為詩也巴里鄙人無以
仰希陽春之逸調重增慚愧耳

何光裕

與張東沙

光裕欽仰懿茂想望自昔益部何緣今共快睹使來
奉所貺惠感刺無量方擬議脩陳勉塞春問既數日
再領教翰敬讀大疏是何指笑之神捷機宜之奇中
邪精采百培西瞻應寒造福吾蜀紓慮九重私願公
圖踊躍無任夫諸蕃部落畜牧樹藝有生之樂多與
民同寧止之欲殆亦無異但狼豕其性易擾難狎往
所構會已至於此若非霆震雷發示以不赦寔無以
奪彼獷悍結我惠德然大軍既合尚有負固之虞擒
縱互施恩威時出為戰心之舉為百千載之利想以
高明洞矚區幹悉矣軒鉞所臨奏凱在即僻壤保鑒

名公翰藻卷十二

里七

方伏審畫伏惟起居百福為世道慶不宣

何良俊

與郡守熊軫峰

良俊東海之鄙人少習章句得承古人之風每於鴻
辭麗藻奇節偉行心竊往之然才非利穎學謝通人
進缺廊廟之援退乏鄉曲之譽徒列籍編民混迹樵
採曩歲恭承明先生建節茲土下車之初首策群士
良俊素無根柢之容偶以浮言獲契玄旨遂于衆人
之中中以國士之遇伏惟先生資隣殆庶德際黃中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四

早婆娑於藝林晚棲遲於道圃將使冉季扶藪崔班
相與當代文章之士莫不依以揚聲故開閣之日凡
東南髦俊含華抱寶輻輳庭下者皆翹首抗足冀得
升堂觀典而良俊猥以瑣陋之人冒塵清舉又朝廷
初下選舉之令先生將以良俊為舉首事雖不行然
風旨流播遠近推挹先生之於良俊雖復趙文取才
於笥庫信陵納士於博徒方之今日豈為遠過昔徐
孺子於郡公之辭雖或不就然至心念之故昔人亦
有刎首糜軀以奉所私者是以畱改曾不忍一顧之

恩故暴尸韓市豫讓亦惟以過異之待而自殘趙宮
蓋感知遇之難誠忿激而思報也良俊依依洪覆本
圖畢命何意癸巳秋應本州之役偕計上都道出臨
清見近溪張公遂得先生去國之報為之志意沮喪
形神播越痛直道之不容傷詭枉之害正自念身微
命輕帝閣塵閑猛犬唁唁莫知死所遂抱恨東歸既
怙恃靡托師資莫承退耕海濱遠迹吳市去歲亦曾
一出就試於有司竟遭擯逐蓋世重新聲視齊等更
靡而身操尾金比古瑟犹率其不諧於衆聽固亦已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五

矣然亦尚安能以有限之年而逐逐於不可必得之
名耶故今已盡棄舊業定志山棲海上有薄田一頃
春秋不廢耕獲妻子可無凍餒且昆丘谷水之靈猶
存二俊之風日得與舍弟良傳并二三同志偃息其
間搜奇獵祕倘能掇秀藻而為振浥玄波以自溉庶
可以無負明教亦死且無恨仰惟熊湘靈與山谷重
溯華林嶽麓則上仙之玄都也洞庭沅湘則鴻賢之
勝寄也先生忠合屈子志同賈生而正值二子游處
之地則夫所以興懷命篇將不與懷沙鵬賦並為茲

士靈貺耶昔鄭子直隱耕巖石之下而名動京師張
長公邴晏容以不能取容當世故仕滿二千石輒自
罷去而後代卿相曾不得相與比稱且丈夫處世榮
名何必二千石立功何必萬戶侯哉此實先生之壯
節豈鄙人之所與知聊為先生一攄其忿耳良俊苟
能賴先生之靈得全餘齒猶望抗精殫思仰列鴻休
其或含沙漂骨亦當托誠江流幽魂永賴矣豈能久
負恩私行使豫讓荆卿笑人耶茲因風翮附陳誠懇
西望鳴咽不知所云

名公翰藻

卷二十二

辛

荅徐長谷

得閏月二日書并拜佳葛之賜惠誨綢密辭旨超玄
長跪讀之使傲園竹樹頓生佳色喜慰喜慰僕遠志
雲消壯圖反滅雖免文休之困犹懷孺仲之慙脫憤
杜門悠悠卒歲來諭云良辰起駕長水為歡當要之
異時豈今日之謂也又言三妙相輝四賢同謁佳遊
不負樂事併將嗟乎伯臣榮枯異貫妍醜殊觀加以
世路荊榛人情河漢欲將砂石溷之揀珠將無致恠
耶

與方子瞻

昨承高駕遠過海上遂令蒙鄙披拂清風幸甚幸甚
昔信陵好士不先豪舉乃從賣漿者游荆卿過燕其
與行歌市中者亦惟狗徒酒人焉耳近世皮相之士
視鐘鼎為伊周擬簪紱為曾閔雖有和氏之璧歐冶
之劍不藉貴人之手不階左右之容置之都城之市
過者接迹而不過唾之而走耳若良俊者復何云哉
良俊志意不立混跡樵採為州閭所訾毀為親黨所
擯棄是以杜門掃軌絕不欲與世人同侶惟思得古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至

豪宕奇逸之士相與上下于數千載之間况家富竹
樹扶疎繞屋幽禽棲托不減數千每春暄和嚶鳴相
逐又良俊林澤之性聞世人語都不甚解一聞鳥語
便悠然會心故自分此生永與世絕但優游任適以
畢餘年耳乃足下以英偉之才卓越之學雍容文史
汎濫詩騷驅崔蔡於筆間卧潘張於席上固已長駕
藝林下視寓內矣爰從歛中不遠數千里訪士於吳
楚何意過聽適以足下為首先之以箋記繼以臨貺
是雖雅志所蓄欲追陵荆卿之逸軌願小子何足以

當之漸負盛名不任疎仄別來忽復歲暮想起居住
勝造詣益深未辱嗣音唯增悵結近山居小有結構
特懸一榻以待先生倘得賜清燕肯一過臨披對句
日實為至幸草次布狀唯照察不宣

與袁謝湖

頃至吳承教愛繼縈感服日者更勤遠使方值
冗次備謝率畧多罪時下秋思漸佳想高堂勝事種
種殊絕碧梧綉石環帶軒墀祕藉珍圖輝映几席每
思吾兄風格不覺形超神越也前聞體中小不佳但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頃良朋二三以晤言消之便當霍然病已況清曠之
流神人相助夫復何慮耶想爾時已勿藥久矣二龍
頭角日更崢嶸忝在知愛豈勝喜慰承示續得妙品
聞之躍然幸一一開報昔有貧人無物下飯命其妻
屈指珍饌俄而不覺果然矣豈亦賤子之謂耶謹專
力一奉起居恭晤未明臨楮不任悵結

與董子元

昨枉教札深承推與之風夫文章敷玄化之光賢俊
挺江河之秀是以世代緜曠而作者亦僅俾若此載

記可觀也蓋自開元以後詩道靡靡至我朝閼洛諸
公挺然欲振起之遂披奇藻干鄧林得玄珠于罔象
炳焉與魏晉同風而吳楚之間聽采風聲亦彬彬起
矣惟華亭之地在機雲時號稱俊國慨自二子淪亡
舊業凋喪今者正賴足下輩同志三四人擬志淵沉
希節雲亮參駕前英對揚時彥若身與阿皮正得備
矇瞽諷誦犹懼不足達其諧會發其音節何得如尊
教所云日訪雅宜公山中極荷傾倒皆兄之賜也敢
不以聞二集敬上餘所頃俟別裁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又

近一入城知足下踪跡便抵建康夫金陵勝地而足
下有濟勝之具此行想殊佳僕與阿皮尚滯幽踪不
能托乘華轂致使吾兄遂乏靈對山谷亦且留思僕
此心飛動何啻如足下所云往來篇章想已盈篋苟
麗澤清輝便足輝映江左若兩京三都或積思十年
或練辭一紀迺文章之鴻構非攬睨之雅思也吾兄
亦復何媿所著新篇不惜示教以慰懸企

與張西谷

自丙辰冬南歸得一聚首迄今已兩易裘葛矣沈水南來得審起居之詳引領閨中不勝悵惘茲小僮至都兄已遂高尚文旆旋返泖上矣喜慰喜慰大兄我輩之出但不可不知此滋味耳豈能終日束帶磬折趨走小生前哉昨小弟上疏時趙大洲先生再三勸止弟弟語之曰庚戌之歲虜騎犯闕公抗論於朝慨然激烈發言盈庭自卿佐而下皆抱頭鼠竄噤不能出一語公爾時直聲動天地天下人皆慕向公以為非今世人遇古人也今遷謫數載復翔翔都寺間尚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壬子

鬱鬱不能行公之志况我輩哉夫道貴龍蛇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蒿而行丈夫處世不能經緯天地康濟民物則當歌酒放曠以舒胸中悲憤豈能動為目前檢屑屑若蠅處禪中哉古人云恥見作常人事正謂此耳兄今歸矣泖上有田可耕間發篋中故書讀之亦是人生大快事不得公家半囊粟遂不能生活耶

與一菴和尚

頃杜門不出不知飛錫已度茲土四日前接家兄始

知之耳南竹師遠爾泥洹更聞和尚割肉救療令人震駭邇來凡民毒濁雖父子兄弟變為豺虎自相啖食者何筭况於疎遠者能復爾乎和尚此舉足以警俗訓世誠近代之鑒王也若所望於得理則和尚戀於將化之身固區中之滯義非覺門之勝業也苟曰以色身布施則三千大千之中群品何量又當存弘濟之風耳何必于南竹師獨爾耶兩日即叩禪關書不盡意

與大司馬馬爾雙江先生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壬子

承示諭推轂厚情先生於師弟之間可謂恩義無盡矣感服感服但其服膺明訓不敢妄有所圖且秉病數年之餘僅存皮骨今處此數月志意不申病復交作若更稽緩則是以軀命博一官也古人云左手握天下之圖而右手扼其吭愚夫不為也今某所營迺蟻蟻眉睫間物耳而以軀命博之其蓋稍辨寐夢者其不能為此明矣先生倘念小子爰自髫年即稟嚴訓且有寸長可錄而先生方秉大權亦有薦士之責得於當路之前少賜吹噓苟無相應之缺則于本分

之內得授一官以畢此生歸卧海上則先生之賜甚厚矣不然拂衣而去亦何難之有謹此奏記伏惟照察不宣

與朱文石

奉違雅度忽復秋半矣某志業無取自分永與世絕不謂承公賞愛有踰涯分某南北游走四五年間蒙公獎訓吹噓有骨肉所不能者公皆先意為之其感德當何如耶自公行後益落落無徒日唯浮湛里巷遇酒輒飲飲輒醉非欲爾耳亦自不得不爾旬日以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後即往從趙大洲陸五臺劇談抵掌一吐平生然二公即當徙官二公行後僕處此益無聊矣公橫被浮議南都主大夷大為不平公但讀書養高公論又當自定昔文王姜里周公東都仲尼陳蔡馬遷穢室卒之垂世立教與宇宙相為終始公豈得以一嘸為念耶頃拜公遠教久乏便不獲裁謝茲謹專力一候動靜并致區區著述有何新篇不靳示教為幸恭晤未期千萬為道自重以茂遠猷不宣

與方潯南

僕清晨灌園忽馳至遠使投以教札發函伸紙長跪讀之摘梓鴻麗托志高遠令人欽屬之情何能已已僕緬自髫歲即好篇章且車轍所至即欲與賢豪長者游迄故得習聞雅道之流風矣迺今志業不遂加以塵務嬰心嗟嗟壯圖遂同灰滅尚何足為先生道耶頃歲 聖化宣流傍民間出觀其志直欲比蹤漢魏然覈其實尚不足以窺宋賢之藩籬豈陸生所謂知之非難行之維艱耶抑亦時代使然也夫文章百世之大業寔賴同心相與講訂伏里得賜清宴之期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親步玉趾過從海上把臂蒿林抵掌當世茲亦生人一大快也使旋草次布復尚別擬脩敬不宣

與張東沙

良俊東海之鄙人也爰自羈紲即嗜聲律且欲從賢豪長者遊辛卯歲入試于留都賞所業見東橋先生東橋賞愛與進之申以曲室之譙因出詩數軸相與評校吟詠即老先生與豐南馬顧雍里謠公之作東橋曰一時南都有此數人皆名流亦盛事也而于老先生尤賞歎良俊於是始知海內有東沙張先生某

文詞方駕古人蓋藝林之哲匠也思得備厠役之末
以窺先生堂廡卒無有為之介紹者竟乖初願遂懷
之餘二十年癸丑春始通籍為南翰林院孔目時島
夷入寇江南諸郡為之震動天子仄席念祖宗根本
重地思得方赫召虎之臣以保釐南國由是起先生
為南大司馬而良俊在庶僚之末亦得以瞻望清光
爾時雖數以策干贊畫諸人而諸人無有能稱說於
老先生之前者然又恥於自衒故不得立幕前盈尺
之地借前箸一為先生籌之今其說已一二載四友

名公翰藻

卷十一

李

齊叢說中使當時諸人果肯策為朝廷誅賊而能
開誠布公必不使微言不聞于左右昔許應完士耳
趙奢納其說而勝秦數十萬衆李左車一降虜韓信
用其計而下齊七十餘城夫師律否臧間不容髮爾
時良俊扼腕吞聲不得一伸其說至今思之犹恨恨
不能去心也後老先生歸卧東山復留心文事欲牢
籠一代之文以垂百世之業壬戌歲良俊避地吳門
而令郎之還先生猥見訪及復承老先生示以芝園
集捧讀再三乃知老先生蓋一代宗工如坐堂上而

指揮堂下之人則警歎之餘誰不靜服蓋聖朝之一
巨典也然良俊不敢輒以拙業塵瀆清覽者恐涉干
請之嫌復不敢以不腆之文累宗匠知人之明也近
得見皇明文範一書而蕪穢之詞亦得編入數首此
則卞和採玉微類不捐班輪用材寸長必錄實大雅
含弘然恐終必塵點墳籍為明先生之累也披覽之
餘不任悚仄茲因沈嘉則回少布微懇幸老先生一
賜教督之叅侍未由瞻望南雲形神俱往惟台慈照
察不宣

名公翰藻

卷十一

李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二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三

董份

與王荊門少宰

與申瑤泉相公

答潘水簾宗伯

答王西石司寇

與王鑑川司馬

與余同麓太史

答余同麓司成

與王鳳洲中丞

與張壚山中丞

與陳我渡中丞

與戚中岳符卿

與萬履菴宗伯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三

與林平泉宗伯

與方金湖司馬

與鄒蘭谷少司馬

與陳我渡廷尉

答汪南明少司馬

答王鳳洲中丞

與茅鹿門憲副

與潘印川司馬

答凌藻泉邑令

答凌繹泉水部

與錢南離武選

答陳定菴郡丞

與皇甫百泉司勳

與李及泉兵憲

與谷近滄司馬

與林對山宗伯

與周鑑塘京兆

與賈春宇中丞



寄凌斗城學憲

與賈春谷藩伯

與滕少松提學

與馮源泉刺史

與喬壽齋學憲

與蒙近野左伯

與鄧海岡郡伯

與曹如川郡伯

與張起潛郡伯

與劉見松憲副

答蔣雲龍藩伯

答胡玉吾中丞

答陳定菴明府

答徐龍灣左伯

答莊陽山學憲

與阮元西孝廉

名公翰藻 目錄卷二十三

二

目錄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三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董份

與王荆門少宰

頃方具啓付之小孫恭達記室而僕輩從舟北上恐其稍遲故因徐壻遣人復為附此昨兒還道我公欲得鄙人舊稿錄成帙而備覽觀焉因盛言公之意甚勤其屬之甚切份豈有敢辭者然向來交游不知其不肖欲探其索而出之者多矣而份竟不敢出即兒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醇自以其意請者亦數十百矣而份終不敢出斯何物而欲秘之哉其所以然者蓋休少嘗讀古人之書頗能窺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嘗略得蹊徑輒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積者久矣顧其才有不逮性復多病大槩每歲伏枕者踰半心慙慙不自持故不能竭精畢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詭應鼎聊以塞責免咎既而展誦則曩之所得蹊徑者非但不能踐迹而且往往背馳相去天壤矣是以既成之後每當一讀輒復自慚惟以錄授其人不

復更存其副即存者亦不自愛惜其間散落者多矣嘗以文自秦漢以來必有蹊徑得其蹊徑而既能登堂又能入室者此古之宗工大家卓然傳後世而不朽者也得其蹊徑而未能遂臻其堂室者則或傳或不傳後世或尊稱或否者其次也其有未得蹊徑而才亦足以自騁氣亦足以自凌有不得亦有偶得則雖不能以必如古人必傳後世而亦足以名擅一時者此又其次也而世之人才不足稱氣無可取不過巴人下里耳而惟其不知蹊徑也故不自識其合否不自解其是非而落筆不休醜顏自許凡忝仕籍必拜一編人或憤之至欲借秦餘威投之遺燼者言雖若過而其多已甚則其可厭亦宜也今份畧知蹊徑而斤與氣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即藩籬未越焉故深藏而不敢出亦庶幾古之知恥者耳而公不察其心數加慙慙而徐壻泰時之奉使也公寓意尤勤且切臨別屬之再三且云子他日使還赴公車而見我當即以是為贊矣于是徐數過請之兒復懇而助其請焉以為公在交游則舊知在文章則識者今從數千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二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里外數致勤倦而數謝却之恐非古人所以待知己之誼而取正有識之心也且泰時方鼓篋公門將藉手以見長者儻不得此則何以復為贅之命耶況古之子弟其家大人有一言必謹志之有一善必謹紀錄至勒之彝鼎示之子孫而醇不能自喻其誠未遂所請使家大人所著未一布宣則醇之不孝深而死罪莫贖矣且家大人自謂不能竭精畢思而數十年精之所勞思之所構實亦在此將天之意未肯遂泯斯文而假之有識舊知以回其深執不然之恫未可

名公翰墨

卷二十三

三

知也份因其言輒亦感動邊忘其恥而稍繙閱之則數十年間弃置已久南還舟潤而篋封不啓腐敗頗多蓋平生散落者十之四腐敗者十之三而鼠啗虫蝕漫漶不可考者尤多焉所存直一二耳而類皆手書諸無副本堦雖遣人繕寫大畧亦十餘冊矣適嘗校之則漫漶者腐敗者必沉吟記憶可漸補續而所遣人亦復自多謬誤更須屢校乃得無訛而份病雖漸瘳元神未復不能遂勞恐當淹至冬初方能再遣馳上也頃者繙閱之始兒見其漫漶駭而欲泣曰今

尚若此使踰數載當復何如茲令醇得稍為加哀而獲免于不孝之萬一皆大造之賜也是以與堦喜躍而深感焉欲刺骨矣而不知份雖下慰兒女之私而上貽知已有識之醜傍萃儒林藝苑之譏則份感雖同深而恥實增甚耳病久精力甚乏不能剪裁遂致蕪蔓且因公通家誼薦故以家人語進焉惶恐惶恐

答潘水簾宗伯

昨公之入都也份以為天子必將遂留作輔俾與

二三大老鼎立於中而股肱左右矣不圖復還留京

名公翰墨

卷二十三

四

有太史之歎然古今出處天固有以主之今不暇遠引即如司馬相公始而置之於洛者天也繼而起之相宋者亦天也所貴於司馬公者以其置洛而不愠相宋而不喜悉歸於天而我無與焉是以其德彌隆其望彌重一自入相而海內莫安四夷知警矣公之德望當不讓司馬而今之留京固宋之洛也竹且有璽書就徵百官拂冠塵以迎劍履矣又何必份之介耶徐子來乃承公諭以東山之事誘以鋪張艱飾之業非其質甚矣如休者不獨舉世所遺而天實廢

之不獨天心而休亦自弃蓋份客歲以來經年臥病而夏間寢危幾不自保及至秋杪神觀稍稍復還然當此時譬之咽露之蟬凋霜之木萌蘖既衰氣息無幾矣天既示其廢之之意幸未殞絕我乃欲強而復興不亦難乎是以垢面蓬頭毀冠擲冕時時葺稷灌樹鑿池養魚與親戚故知鄉之父老雜坐劇飲引三白呼六博不擇好惡形骸俱忘潦倒酩酊匪朝夕以為一日無恙感天之賜多矣嘗謂列子爭席蘇公曳馭彼專欲混之俗人匿之田野非過也誠知廢而自弃也即如公握樞秉軸欲茹橐而飾修之亦自知其難矣彼麋鹿之食蘋飲泉自謂為適鵬鳩之失榆搶枋自喜徊翔即鵲鵬之運扶搖麒麟之遊苑囿豈不為天下所睹盛世之禎而彼甘弃者知其不能也茲寧非天之所限者乎所深願者惟望公即登三事贊理萬幾匡乂九有使逸麋鹿之性保鵬鳩之安一日無恙則亦戴公如天之賜矣徐子還適有俗務卒卒附謝容更專僕嗣聞不悉

與申瑤泉相公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五

自秋來乘便有啓而份適當痠疾殊未全瘳大槩多病困之詞幽憂之悃非所以聞於政府達於台垣也茲當月初忽得京報知小孫庸稱謬獲甄收份以積衰方多宿疾惟恐一旦蒙霧露填溝壑而後無繼者病中戀戀何所不思顧素無伏生之世傳又無鄭氏之家學而徒掇述章句剽竊誦聞亦何望其附英髦乘際會而有尺寸之進乎且相公為當世儒宗一代作者其造就天下之士品隲藝林之文公如權衡明若鑑燭固低昂不爽妍蚩無遺毫髮不可昧者又何物小子敢有叨踰而一旦得之已甚越矣矧宰相座主自唐以來傳為盛事而天下名相則當時稱重後世紀傳故韓愈出宣公之門其文益顯王曾得萊公之試其賢益彰彼以僞人猶有所託乃茲非類更復何云夫大匠必兼收天下之材以待明堂之建而大牧亦博采天下之駿以備國廐之充故駉驥咸登蹏蹏靡弃者大牧之所以並畜也棟梁先集榱桷不遺者大匠之所以并色也今相公與稷契為徒邁唐宋之上以道輔主以人事君真猶大匠之建明堂大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六

微之充國廐也而彼積楠者得集於堂癩癢者得登於廐豈非一時之大幸而四海之殊逢耶夫天地無私而動植有感相公奉無私之德中外昭然稚子懷有感之靈始終靡已固其理也而份當飾巾侍盡之時有繼武相承之慶倘賴庇而沉疴得解體亦覺輕縱自是而宿患未除目亦可瞑蓋鏤刻之悃非飾詞而蕪蔓之言未能達意祇自慚耳惟亮察幸甚

答王西石司寇

昔賈傳以冠世之才而吳公一言遂得以同書于史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七

沈

傳馬卿以振古之賦而楊意片語亦獲以並載于簡編夫吳公賢守治平為天下最猶賴賈以得書若楊意漢之一微監耳非附載于馬則人安知有所謂楊監者哉然則其表著藝林昭垂後代蓋楊吳兩人之幸實由馬賈二公之賢也如份于我公偶緣遭逢得親著作譬之荆山之玉偶隱璞中合浦之珠暫混沙礫此其為連城之寶照乘之光固當世所共驚萬人所稱異者也而份第以一言之贊片語之知乃竊餘光列于識寶是則份之幸耳公固何有哉而執禮甚

謙留神甚切凡其動倦之悃懇薦之私施之平居者已不可勝道矣而京華報罷急難周旋林壑歸栖沉淪記憶苟可以用情者無不至焉蓋公以有道之衷敦古人之義誠非世俗所能窺者份是以感刻固深而推服尤甚願不敢輒于楮札多所瀆聞耳我公抱經世濟時之猷切愛君憂國之志始撫遠海總督邊關當虜寇之方強適疆場之孔棘九重宵旰諸鎮倉皇而公身任其艱力赴其急忠義所感足以奮厲于六師精誠所先足以鼓舞于衆將坐成勝筭歷建殊勲而邇來德望益隆眷注彌渥廟堂倚為輕重社稷視為安危昔裴相旋師即司台柄韓公振旅實掌國樞凡在相知無不並祝而况骨肉之誼休戚攸關者乎願公留神煥美前烈則馬卿賈傳曾不能拜下風而楊監吳公尤得以傳後世矣公之為賜不既多乎而乃錫以腆儀申之彩幣雖野人初服相對深慚而賢者緇衣彌微至愛用藏篋笥勒在肺腑耳來劄綢繆至情惻怛固多溢許知實由衷但省菲庸更纏病困老馬在櫪雖復長鳴孤鳥擇枝聊為偃息縱加剪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八

中

拂曷克飛騰其于此懷久已絕望倘承尊庇尚獲苟
延則當出其殘編時理舊業上紀當世治平之盛次
載諸公匡輔之勞發為文辭播之歌誦雖不敢附于
大雅或亦可列之稗官此誠夙心而未知能遂所願
否也側聞主上以周成之歲邁漢昭之明薦任阿
衡廣延丞弼固千載元良之會一時寅亮之辰也公
于此行願為促駕願份伏在林壑益遠雲霄雖切瞻
依永無會晤古今離別莫不黯然而老朽睽違倍多
婁楚蓋皆悃悃之語匪徒兒女之仁也道路阻脩出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九 甫

高明察而亮焉

與王鑑川司馬

曩份承乏寓直而公方鎮邊疆未嘗有貽問也及份
負罪偃伏海隅平生舊知轉瞬若不相識而公從數
千里外越重關望天末勤渠轉附而致書幣焉當是
時虜氣方熾烽烟四起赤白囊交馳聞者寒心臨事
者失措宜乎食不下咽踵不遑息也而公顧念寂寞
之濱懷擯廢無益之士發其憤則石銘梓刻龍蛇走

于席上珠玉滿于目前大槩多宴游之詞慷慨之作
焉蓋公之意氣近而不昵遠而不遺固古有道之交
而其臨戎急而不亂暇而有餘真古大將之事至其
見之詩歌垂之著述亦可以想其傑槩而識其吳風
矣既而公揚師振旅戡逐虜塵繼間遣諜得其要領
于是拘繫愛子羈縻名王重譯來朝納款恐後始若
踞虎繼若驅羊始若貪狼繼若豢豕或以為當中國
之盛值胡運之衰偶然致之而不知公策厲將士屢
摧其鋒固已先奪其膽矣而威信有素又有以默結
其心是以虜感其不欺知其不可犯而甘服焉夫與
人鬪不扼其領挫其咽未有能制之者也不降其心
絕其意未有能制而不變者也昔漢賈生終軍之流
欲以表餌啗胡長纓繫越而竟不可得而漢謀臣如
雲猛將風起皆欲單于來朝匈奴內順而竟亦不能
觀楊雄之歷敘可知矣何者戰不能摧而信不能結
無以制之而使之不變也不圖公之奇功遂至于此
然虜狼虎情不可惻策不易施而議起卒然人所多
駭凡人難于慮始易于撻瑕我方竭力于前而循常

蹈故者以含唇擁吻待其後故此甚奇之功而亦甚難之舉也自非抽肝揭髓深得虜情徹其底裏者不能見此自非傾誠瀝血專為國計忘其身謀者不能為此自非有超時之識越世之才闊達不拘直行不顧者不能任此而自非上有不世出之聖主傍有不世出之賢弼察世所未嘗見之事定世所未嘗有之猷則亦不能以成此也茲不暇遠引即份釋褐以來虜之大入者每歲而有小犯者每月而有小則擾邊大則內掠又大則飲馬潞水火照甘泉京師震驚名公翰素

卷二十三

九門晝閉所募兵遣將騷動一時費以巨億萬而民脂膏遍野號聲震天尤不可以勝數蓋上下皇皇危慮者惟虜耳今邊城宴然胡塵不作內省不貲之餉外無不忍言之虞昔之跳梁轉為稽顙昔之侵塞轉而叩關人固樂其成功而特難于始唱也然則公之所以雍容暇豫俯仰嘯歌者固已先有定畫哉份與公往來頗久其契誼相期意氣相洽怡如也今休沉淪若此而公功名如彼譬之鸚鵡與鳥亦嘗同林神蛟與魚亦嘗並沫及其翱翔雲霄吞吐霧雨其光景

不可挹而變化不可知矣曩承貽書闕然久不報宜以為罪而往歲兒醇抵京反益加厚令人甚慚茲當病瘵始痊勉力具此所言者閱涉頗大徒以素所蓄積略為發揚而不計其諛否也公方受天之眷其功業不可量以無俟野人之言不敢多及

與余同麓太史

昨小僕還承教翰詳荅甚感而適當屏麓少司成枉顧復出華絨意義加厚夫相去數千里而一月之內兩貽德音自非篤交游之情敦古人之道何以有此

名公翰素

卷二十三

且又軫念賤日重之雄篇珠玉在前爛然增采金石墜地鏗乎有聲大槩準之盛唐名家而博採六朝麗藻其結構之密陶鑄之精可謂深造而份最愛者則以其出自胸臆本於性情事既逼真辭非強綴此古作者之所獨得而近日之所尤難也份本非才始亦妄不自量謂可略窺古人蹊逕思與當世馳驅而當仕宦之時冗劇見奪及屏居之後癩病益侵遂不能專力于茲中道自廢未嘗不屬意于羣彥而尤致望于相知也今得公與瑤泉並駕藝林卓軼海內份雖

伏在丘壑而翹首雲霄可以云慰矣矧份菲薄幸無獲之其為慶幸尤復何似顧其推許過當擬議失倫甚非份之所敢承者而又謙抑益深損屈太甚固見至情然益非份之所敢任矣既感且媿何以拜嘉偶因人行少布稱謝銘之肝膈永矢弗諼餘不能多及

答余同麓司成

曩聞公有請告之意嘗具書止之而公志決於中不可復挽譬之鳳翔千仞鵬圖九萬固非鸞鳩所可望羣鳥所能知也然久則鵬之積風也益厚鳳之栖雲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主

植

也益深尤不可望而知矣而負於神霄則天下稱大儀於盛世則天下稱禎又豈可勝道哉願公於避地却容之時益為經邦濟世之學所養日厚所畜日深他日出而用之恢恢有餘裕矣昔尹自耕野說自築巖不過畝畝之夫山林之役耳一朝起而為相則足以輔成大業仰荅帝心治列三王名垂百世此二人者豈待屢聘而思術旁求而圖化哉蓋其於耕耨之時版築之下而樂道有素啓心有方固已預定者久矣矧公出入金華校讐天閣暫辭六館歸臥一丘休

沐有期告滿難再知公身在田野而乃心王家固未嘗一日忘也惟其所以經邦濟世者益加之意而已使旄所欲言者甚多而份自去秋偶患痺瘡醫者誤以常山截之而一截之後屢作屢止遂將經年迄今夏間遂發痰厥病且日劣恐不能自還矣邇於旬時乃得漸瘳若醒之初解夢之初覺而意猶忽忽殊不自持未審能復見相知一吐心曲否也而聞者偶進言公有書亟起展誦若吳太子之見客似有起色矣交游滿天下如公復有幾人一讀其書真有味乎其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古

言之也思之甚勞得之甚喜遂勉執華聊一談心耳別論念兒下第極多注存過有慰藉且中間備詰其故事秘固不可知也然份嘗謂天下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設使世之砥礪職業者必進為顯官否則退博洽文學者必陟在高第否則黜如此則人皆得而主之詹尹無所用其卜唐生無以神其相而窮通自致貴賤有由天固邈若無與矣惟其進退倒置黜陟不倫若以為別有所司而特不得其故屈原遂有天問焉以為斯殆冥冥漠漠者主之而非人所能也今

夫行川澤泛陂池者願其長年三老之能與否耳舟楫帆檣之具與否耳未嘗呼天而徵神也及涉江湖則有風波之險其神始靈及越海則風波益不可知其險益不可測恍惚左右若皆有神而其靈益甚至於鯨吹颶作雲黑霧迷則咫尺而安危殊瞬息而浮沉異故江海之上其神獨靈而海尤甚者謂天所主而人不自由也今兒賦才本拙其學本疎固舟楫帆檣之未全長年三老之未力此當歸罪于人耳而塲屋則司命之江海也有天在上有神在傍人何能專耶份每以是不獨不敢尤人雖兒亦未嘗譴也而公乃憂念謂或以此得無介然者豈其論胥適與病會故見其迹而疑之耶感公至情實非鄙意遂以是復聊代解嘲焉使迫不次

與王鳳洲中丞

曩份病臥床榻而公枉駐輅車存問甚勤慰藉甚切惻怛之旨至今在胸臆間不敢忘也且星家論命預言是日當有貴人而公默應其期不爽時刻乃知穎川之上名賢所聚太史占之古之明哲上動天象非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五

虛語也但從別後僕病寢加往自丙子以逮戊寅猶臥起相半漸就疲羸頃由舊冬以抵今夏則瘡瘵日增頓成危殆幾不復得見公矣昔劉楨病僅十旬猶有岱宗之懼而鄙人危積三歲乃免茂陵之求真大幸也新秋既爽宿疹稍瘳且謂公方閒居久闕奉報遂于昨望強出泛舟取道蘇門將過梓里而偶因小飲輒復微酣遂中薄寒驟爾作惡蓋久疾方起本不可風而初寒易侵乃復增憊故倉皇返棹荏苒杜門竊惟公既念通家復軫夙好其于衰朽每致勤倦而份夙懷明德屢感雅情顧于高賢反多踈曠昔之罪累非人可文而今之乖違若天所使靜言思之謂之何哉計公察其肺肝憫其疾苦或能見亮而份則自負不安耳適于故交偶見新刻而此君頗為他人所借未閱其全然得觀目錄則已略覩其鉅麗矣昔樊紹述之文較公特十一耳而昌黎稱之曰多矣哉古未有也今公博識宏才高文大冊類分四部帙踰六十總之極百萬言則其多固何如而又豈古所有耶漢稱馬卿之賦邊而能工枚皐之文逮而未善今公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六

有馬之工魚枚之速工而能速是以若此其多而不可及也其文如廣陵之濤莫測其勢滄溟之水莫知其涯可謂詞林之大家而作者之宗範也不揣固陋輒咏一篇夫鄭巫見壺子而反走河伯望海若以興慚物相形則易自失也故延壽賦成而蔡邕自隱其作陳思才瞻而楊修恥獻其文此亦自失之常也今份乃併題小祗園及返棹之作凡四首俱以呈上得無來落筆不休之誚而有敝帚自寶之譏乎然業已稿成不敢隱也幸公有以教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七

南

與張壚山中丞

達曠十餘年相去第百餘里而滯留數月乃能出門蓋田野之人少入城郭居遠成癖積癩致疎其勢然也會當我公體中偶有小苦方戒閑者謝客而特為出格延至齊中日午對談秉燭乃散雲霄既隔意氣藹然恍如曩昔游從時也久要不忘浮沉靡異高賢之交誼薦矣特恐坐論稍劇起居為勞遂爾輒辭頓成睽別念之未嘗不悵悵也別來聞攝養益吉動履遂安殊深慶慰但左右方當移鎮迫于治行而猶謬

存鄙人賜之華牘悵悵既切禮文復隆非知愛素深何以鄭重若此豈宜衰廢有以得之顧公多情遂每縫繆耳感刻感刻辱示名梓尤副風懷芝蘭隨風金石擲地不覺宮商之振響而芳馨之襲人也近體婉約長歌振迅皆協于初盛唐之間而長歌尤更超邁譬之騁騶腰褭尋常或可及之至其奮足廣衢汗血長路則絕羣軼類瞬息千里蓋其才不可強而力未易追耳且喜且愕因略布之非敢以為諛也然此特玄圃一枝崑崙片玉他時不惜全集尚為傾囊更當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六

芝

有喜而欲狂愕而反走連城不為寶千金未足珍者矣幸察而終教焉至祝至祝承許東巡乘便枉駕則吳興山水亦當生光匪獨鄙庸為之寵藉而已但僻在窮壤恐無繇知雖復令人日探傳符倘有乖誤得先命一使報之幸甚昔魏侯不失虞人之期郭令不爽群兒之約況在衰老知公必能踐其盟也臨書依依無任延望不宣

與陳我渡中丞

曩在京師嘗獲謁後塵聽明教鄙人實切注嚮公亦

似不擯遺非一日于此矣昨當輅車臨浙霄漢之上
幸有故人則田野之間寧不欲援夙義况公素敦古
道尤篤交情凡在縉紳慕荊州之風而仰北海之範
者多矣矧份嘗得趨承幸辱契誼固將恃以接納借
以寵光慶慰不遑敢自外乎但居在僻地不敢輒入
會城蹤迹之疎罪已莫追每欲遣一介之僕奉咫尺
之書又以公方秉憲於斯職尊事重不宜輒以簡牘
冒渥明臺臨楮欲裁撫躬輒止禮文之闕心尤不安
然份嘗自思與其以煩瀆取愆寧以闕疎抱責雖不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尤

江左臥治周南地鞏固以安民式歌以舞在此舉矣
而公為廟堂毗倚當寧疇咨且將正易垂紳宰鈞握
軸布膏澤于天下揚譽問於後來固非一方所能留
歲丹所可滯也份因伏林丘漸積衰病頃來密邇尚
復睽違自此別離更增懸隔其為悵望如何可言會
晤無期瞻戀尤劇用勒短楮敬遡下風臨緘無任耿
耿

答戚中岳符卿

承顧敝廬良感至誼願兒行甚迫方與治裝未能啓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丰

張禹之後堂留林宗之信宿誠慊慊也使來知公方
苦微瘖不能出聲大槩熱鬱于中寒擁於外寒治則
熱之入宛愈深熱治則寒之入支愈固能者取之拙
者疑殆不可不慎也此惟以至靜持之而公示所擬
次方刺股劇腸極意著作即非病亦且苦矣如何如
何攜李名地文獻未章為列傳甚善讀諸篇不溢美
不隱過力追作者成一家言仲堅所稱寶錄也份老
不文何足為助而公未以授梓先以貽教昔敬禮文
成臨淄辭潤彼八斗之才如是况謏淺者乎然竊念

公方竭思病且不顧將欲以齊馬班之駕邁今昔之轍也份忝骨肉承布腹心惟有見而不言不惟負公亦乖友道矣大匠構堂庶工效琢采其羣畫以落厥功傍皆稱能主人醺酒大匠首祝庶工無聞焉以其能采也竊謂撰述其事者傳紀之司論贊其語者作史之志左氏不贊以釋經也馬班有贊以明志也公欲齊駕二家必當略倣其法以輒擬而傳聊啓其端公一視之不必用其語或稍采其意可耳非公之憤不能以發份之狂蓋公憤而不自專故使份狂而無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主

備

所諱心之相感固如此中間更訂數字益狂矣高明者亮而擇之

與萬履菴宗伯

昨聞公顯膺新命且有特旨督趣謂必自南都馳傳北上矣不圖暫還又承貽教知復具辭份竊有不安者蓋人臣而不急進古人之所稱美世人之所當法者也份何敢言但公受特達非常之知荷希闊未有之轉其與序遷者迥為不同且主上聖神天縱睿智日躋有唐堯則哲之明崇虞舜疇咨之典而廟堂

之上引同心而贊治期一德以格天此誠海宇維新之機社稷無疆之福千載所難遇百代之奇逢也古之君子道以隨時學以濟世學不能以世為任者非學之真道不能與時為行者非道之體故求進而不顧其可者固時俗之罪專退而不適其宜者亦非聖賢之心也昔在唐虞之廷臯夔之徒豈不知由光之義者耶然臯夔者仕而得其中者也由光者隱而過於僻者也僻雖足以為高而未可以為道況由高與筮仕在位者既異則與委質為臣者不同故其事猶得自由而其隱猶為可諉若臯夔親際唐虞之盛身受堯舜之知而猶欲遂山林之素懷忘君臣之大分非惟道有不可而其心亦不安矣我公澹然之衷如水無滓卓然之志如山不移斯固祿位不足榮而軒冕無可繫者然公則居臯夔之時處唐虞之世當堯舜之任用者也幸公勿固執此義縝然而興至祝至祝蓋賜書之意公雖不為明言而份密察公之淵微或將再疏則甚非事體所宜也故傾竭其愚而繁蕪其說聊以効忠告之萬一焉惟高明察之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主

臣

與林平泉宗伯

昨歲趨謁既以及門而聞方以攝調適當閉戶忝辱至厚惟恐為勞故聞人雖復堅辭而鄙中亦甚相體不敢排闥旋即還車然以為此去雲間亦不甚遠將歸湖上可以輒來而不圖積衰每纏病患時獲小瘳旋復困羸偃臥因循流光荏苒遂以閱歲且更經秋矣茲當訪落之初將有爰立之命璽書南下蒲輪此行份自交游以來契誼素切所當設祖道路談別河梁而適以舊病遂復中阻竊念室方伊邇尚復聯達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而今地既阻修更益懸隔且公在日月之際而份處泥塗之中雖欲通聞尚不可得况於會晤亦又何期惟恐一伏林丘將填溝壑音徽無自肝膈語誰是以平生頗負丈夫之氣而于茲日不覺兒女之仁真有伏枕興懷臨風增愴情非外至詞實由衷者可與知已言難為俗人道也然份間從親故獲問起居皆以公始得徵書躊躇未決繼發傳檄征邁猶遲謂其樂於幽栖薄于進取此賢者之所以難及而哲人之所以為高咸共咨嗟相與稱歎願茲至陋獨猶未敢益

以大臣所處之時與隱士所執之志事既有異道實不同故夫與世乖違而思不出其位者隱士之所持也與國休戚而義不顧其身者大臣之所守也公始列秘署儲養有年屢晉清曹眷懷尤篤此真大臣之表而非隱士之派矣且凡交游之人自夫敵體而下倘有勤倦之意不宜峻絕其情矧數受于主恩方顯膺于時望君臣之倫既不可廢上下之意又豈忍辭况大行之變非常皇極之御攸始朝廷恭已以待社稷得人而安呼噏之間治忽所繫側聞主上尤極

名公翰藻

卷五

五

英明昔成王賴姬公以中興周室哲宗相司馬以再造宋家皆以冲齡維新大化今新皇年齊于二主而德邁于百王四海拭目以觀萬化舉手而慶謂將唐虞之復出匪但周宋之重逢此誠千載難遇之辰一時不偶之會也公豈肯守耿介之節而違簡注之衷耶願公力策星車早參天陛則可以仰慰于當宁而大快于衆心矣極知公既就途不待份為趣駕願公本欲高蹈素無宦情今當不得已而後行或將有所念而回顧遂乃過慮輒此妄談夫司馬復出洛

陽豈是宦情所累姐公不之魯國寧無高蹈之思蓋君子惟義是從聖人以道自任故也幸公察其忠告亮其狂言臨啓勤惓無任懷祝

與方金湖司馬

昨份知公位跡三公禮踰八座至尊貴矣而平生有道不遺故人故因兒輩之行輒具短絨俾候關吏而謂公方上贊宸極下統樞垣眷倚益隆職任彌重恐無暇軫廢遺之叟而使少賤之人得謁台嚴而領緒教也乃兒還則道公一見忻然假之顏色加之訓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圭

中

詞其接引甚勤其愛厚甚切份之感刻已不可勝道矣而不待其請即賜以書中間自筮仕之初以至睽離之故歷四十年如一日越數千里如面談蓋公存注交游力追古道有如此者願其獎與之過貺惠之隆則非謗淺所能當菲薄所可副耳恭惟公以命世之才匡時之德固嘗身繫天下輕重海宇安危而今已主畫廟堂密參機務遂使華夷寧謐中外晏然每思份在先朝曾忝末從親見醜虜數犯邊關烽火達于甘泉戎馬滿于畿甸四郊多壘九塞弛戈小入

小殘大入大勝蓋邊民之慘所不忍聞而虜志之驕尤為叵惻當是時謀臣扼腕武將寒心以為社稷之憂恐或未艾而國家之計將莫可施矣茲乃能易叛為臣反逆為順昔稱天之驕子今若朝之外藩然西土來王十載奠謐而東夷稍梗一旦殲除是以厥角稽顙者不絕于闕廷而陳倬獻馘者日登于郊廟而間者南粵奏捷又踰萬計矣何嚮來事勢之岌岌而邇乃功烈之煌煌也此固由聖皇御運有神武之弘謨而實惟名賢贊謀成駕馭之茂績故主德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圭

中

盛百倍周宣而我公之勲亦踰山甫蓋千載而一遇實萬國所同懽者也份曩叨近列親所震驚則今從遠方尤覺嗟歎故樂為公誦之而非敢以有說也高明其察而亮焉聞帝眷益崇人望彌屬份前書所謂暫移樞筦借幹機衡者當在此際矣小孫嗣成例得叨在部署或可出入門牆知公必以父師誨之以子弟畜之但本穉齡未諳世務乞公留念常賜面歲不敢別望寵榮惟得稍免愆咎則不獨份之沒齒矢不敢忘而彼亦當捐軀思所以報矣臨書不勝瞻

戀不宣

與鄒蘭谷少司馬

自公入滇以來不能問候者數年于此矣每嘗嚮南風而馳戀望徼外以興懷思非不深念非不切而伏在田野遙隔山川魚既莫通雁飛不到亦徒咨嗟自慨夢寐匪忘而已公曩者以正色立朝直言寤主精誠貫于天地風采振于巖廊而頃來敝歷尤多勲名益著負當世之重望抱海內之巨猷固非一日矣竊以 新皇御極 睿聖當天固宜得忠鯁之人端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主

方之士以匡輔君德弼亮皇圖不宜使遠于九重越在萬里廟堂之上當必有致公即還者而想望之餘志願未遂興言及此悵懷實深然周公居東是惟三載公今已應其期矣則樞軸豈宜久虛而衮繡且復遂返可預知也又何俟故人之介介哉但份老矣得公力贊政塗施澤天下則雖擯廢亦有寵光且公邊塞非可久淹幕府非可久滯汲黯禁庭之慕班超玉關之思公雖不萌于衷而忝在厚知實均休戚真不能不翹首而歎撫膺而切也公始至滇適當沐氏多

事之秋昆池未靖之日處未經畧神用必勞而屢聞邇來皆已就妥可見楊叔在鎮邊人自寧葛相秉麾蠻方悉服固其宜也然治夷取于不治安國貴于永安文法稍寬與之更始德意益布俾之自新則無復動搖而式皆歌舞矣想公已用此道聊復申而言之所以自附于同心而略摠其所見也不知高明以為何如賤體病脾方極困憊聞有華劄亟起讀之不覺沉痾之若消而積悰之頓慰也但推許過當已非所堪而注念復隆尤莫能副寧不懷感實以增慚耳馮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主

吏行促伏枕甚疲力疾具緘百不整一霄寢懸絕欲晤無期途路阻修願言莫致臨書執筆倍多愴然惟祝公自珍茂延天眷而已

與陳我渡廷尉

曩我公之開府東吳也以精白率百僚以威德撫萬姓遂使內無桀鼓之警外無烽火之虞遠近又安人士歌誦而公挺身自立直道不阿譽忌遂生功業未竟今 新皇睿聖時政清明而公起家復鎮冀北益吳為留邑輔郡冀為都會大邦固古京兆之區馮翊

之處也 天子念惟重地當屬名賢故使軺車復膺舊節而公據才益展秉操不回政聲播宣風采振動是以驕將不敢恣黠虜不敢窺上下恬嬉疆域綏乂益益見其折衝之明效匡濟之弘猷矣如公者資望既隆勲名茂著人皆言不宜置之閒局遠在周南而不知 聖朝用賢譬之造父馭馬千里息駕五百停鑣所以節其馳驟之勞而養其超騰之全力也頃觀縉紳諸公或自北而暫南或始閒而大用如是者往往有之蓋御世之微權而愛才之深意非衆可測匪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壬

加

夷所思也然則公之列樞垣備鼎足夾輔宸極保護皇家固不卜而知可佇而俟矣吳中自公行後奸宄日甚寇盜益繁而頃來偶被水災遂多攘奪庶民喪業識者寒心夫水旱固天之降殃猶未足慮而攘奪實人之鼓亂真可深憂古所謂太平者以皆安其生各有定分也今一人得利百人染指一人橫行百人效尤事固有始于甚微而闢於甚大者故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湖星星不滅燎原若何言其端不可開而漸不可長也公素有憂國之志而多慮民之艱者茲

方持正議於廟堂襄大政于海宇其何以亟遇其漸而早制其端耶幸公留神萬萬份叢承公以意氣相厚肝膈相期真有國士之知古人之誼者而偶涉多病遂歷數年丁丑春間已致幾殆戊寅冬杪始獲少痊然神觀未還形體非故視浮生如隔世視舊好如在天而况幕府崇巖山川懸隔故感懷雖切竟闕奉聞馳邇雖誠莫繇自達每一念至甚負兢惶適幸新遷暫得稍近若宿緣之有假而積悃之可通也願此衰齡當茲溽暑困憊既極序述無倫如何如何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壬

答汪南明少司馬

昨份偶遊白嶽即謁玄廬謂千里戒行不虛至願而廿年馳企可慰夙懷矣豈知玄轡雖勤擁麾暫出詩不去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高山既陟而景行尚違每一念之徒切悵望然份將復嚮往既已治裝而偶因沉痾輒爾中阻秋且云暮當春以為期耳今海內言文章鉅工能力追古人獨步當世者必以公為稱首信藝林之範作者之宗也份雖已老而曩嘗有志焉願得附牛馬走竊窺豹班計奉晤有時或可取

質而公方膺 明天子隆眷為中外共推或漢家須
封禪之文議明堂之典則必召馬卿授簡使申公加
璧而况文武吉甫所用咸宜即折筮使胡長纓羈越
固公建牙已試之明效而樞筦未竟之閔謨也恐爾
書且下新安而輅車當指上國則份他日譬之泛剡
水而不見戴入天台而不逢仙徒復躊躇愈增歎恨
耳堪輿晏生持素書來自天上如明珠墮于人間藏
之懷中光不可滅永以為珍願份衰年兼苦宿疾投
之瓊瑤報以木桃祇增慙也旄節北上倘從東吳否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三

答王鳳洲中丞

份異日者有頭風之疾每苦岑岑頃當微勞輒臥不
起岑岑爾甚承教督以題咏僕病未能也公新從楚
來貽所著作方調宮激商歌陽春奏白雪彼巴人者
舌矯然而不舉口瘖然而廢足辟走仆矣自楊德祖
之才見臨淄而辭賦况下此者病且委頓乎昨覽名

園奪天工極人巧如奕秋布子歷歷妙趣所最難者
從城郭中得大地足以施開鑿展陵架列峰迥峙迴
溪分派真若移二華於人間引九曲於席下也而幸
昇籃輿追飛蓋笙吹前導伶伎後隨出入洞天宛轉
丘壑亦何異泛桃水之源迷天台之路恍然樂也已
而發長嘯於林表聆玄言於亭中目睇藏經心游竺
國青牛將度白馬欲鳴臨發躊躇又爽然失矣僕雖
衰倘未即蒙霧露亦何能辭登高之作虛授簡之命
乎病有間當謹如教附上也公此行且趨金鑾入紫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三

與茅鹿門憲副

份長夏抱痾苦馬卿之病渴新秋增憊同滿奮之畏
寒惟伏枕自憐杜門興歎而已偶得雄篇誦之如珠
玉在側炯炯照人金石擲地琅琅餘響不覺起而韻

外至為躍然乃知曹公讀陳琳之文能已頭痛不虛也且份形如稿木志若死灰而翁丈方有老驥千里之思膺揚一時之意何人之精力度越不同如此也至于雪華之章此則以份視之如夢中景隔世事矣夫駿牝不越咫尺而天馬歷塊過都鶯鳩不離榆枋而大鵬負風超漢物固有然者矣至於人有不勝杯勺而于公食酒石餘人有不舉匕箸而廉頗飯斗米肉十斤其不同固若是也夫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味亦聊足怡矣然竊有過計惟恐于廷尉之不能解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圭

甫

醒而廉將軍之過飽也彼欲學將軍廷尉者有不爛腸而潰腹者乎輒戲及之語曰無錢沽酒妬人沉醉份之此言將亦得無妬之意乎且向本臥而甚疲茲起而滿紙斯亦已頭痛之一驗矣然落筆不休之誦又不能免也臨紙增嘆

與潘印川司馬

曩公駐車潯潁既有卜夜之懽開筵毘岡復為通霄之宴精采既倍膂力方剛而意氣橫生情款倍洽此固大臣之度長者之懷可以為一時之美談後來之

勝事矣而份當遲暮之際乘病困之餘顧徒服公之高而不自量其力感公之契而不自忖其衰輒爾發狂亦復酣劇譬之駕馬而欲隨騏驎驅學鳩而欲附鷗鵬飛越宜其槍攀而莫及委頓而足羞也始自別來即嬰痰疾以為瞽然耳而延歷數月苦楚百端杜門屏居伏枕增慙追視曩昔公既已在天上而事亦真如夢中乃知聚合不常懽娛難繼而擯遺之叟沉淪之人雖一蓬蓬旋即偃臥固盛會之難厠而薄福之易疲也言之正足鬱陶正堪笑劇耳份坐是久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三

圭

芝

闕申候極多曠疎每一思之方甚抱歉而公旄鉞初至機務方繁而不遺寂寞之濱獨軫清豫之念固公于故舊之素厚而亦見精力之有餘也感刻既甚欣慰實深非佞非佞留都固優閒之區而樞省為鈐轄之總承平既久飢饉洊臻邇觀盜賊之橫生亦時事之隱慮也所以振率諸將檢閱六師作其奮起之心單其積習之弊稍以其漸俾知所懲如孫武子之號令數申李光弼之旗幟生色籌畫尊俎坐鎮廟堂制江海千里之衝保社稷萬年之固在公必已先見預

待有長策遠猷固何俟于鄙人之言而公勲業既隆
眷注方渥且將旦夕宣召左右弼諧北上有期非南
中可滯猶無煩于迂儒之說然時有伏于未發而計
當先于未然未至而圖之則優游而甚裕已兆而後
議則迫遽而倍勞公雖即行而略示規摹啓茲端緒
貽之來者杜其後憂此亦為國之大忠而濟時之偉
略也份忝附腹心之義輒効肝膈之愚蓄積既真狂
誕無似公能恕其率易而亮其至誠否滯暑既甚困
怠復殷力疾具緘迫行無次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圭

與凌藻泉邑令

使來重致書教勤懇惻讀之漸感復惠所著作真
足以登詞賦之堂而擅大雅之指矣江南驟暑鬱蒸
殊煩披展來集輝如茂陰而承清風也昔子賤鼓琴
而單父治言游絃歌而武城理其術在彼而其效在
此固非違途而異趨也大槩理人之道莫先理性性
繇中和則政之所出皆有其緒故曰詩歌之道興政
通也今觀兄丈所著其思雍容閒暇流寫情物而根
據于道可以知其理性而窺其政之端矣所以推服

而樂于言者固不獨其辭而已也不知兄丈以為何
如其於秋深擬將北上欲先期初涼當過謁南玄公
於門下因得以就見於兄入境而問政焉且因走南
都觀山川之勝訊國家之遺事而交於諸賢以相請
益固其素所積懷而未知其能遂否若天假之緣則
聚晤當即有日可得布其終始矣餘不一

答凌繹泉水部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圭

字宿逋甚為逼迫或在數千里外或在一二歲前皆
有必不容已者聊復毚勉以充應鼎而昨來偶過友
人傷于飲食瀉痢兼作脾既益困神思愈羸是以久
擬撰銘又阻執筆幸稍寬一二日當即對楮不敢更
稽也性本不文年又遲暮所當行歌田野坐嘯園亭
為逍遙之遊適偃仰之樂而繆追作者強其不能筋
力既疲蹊途俱失譬之東郊病馬立而歎側猶欲騰
驤西隣老嫗見者怪驚尚思粉澤祇足增笑云耳然
先翁厚誼我公至情又有不忍却者待成此稿便當

取平生筆研焚之通衢一以謝夙昔之咎愆一以解向來之業障為相知拍手耳自今日以後稍覺略平便當塞命不勞再遣使也果荷之惠雖感然督責之嚴則益見于言外矣慚甚慚甚

又

份幸忝通家密邇有道而病憊既久過從甚踈頃者一釋沉痾既思勝晤乃得觀公所構別墅卜築有法位置復佳從市廛中忽生洞壑令人俯仰之間有箕穎意且日從宴喜夜則假息遂使泉聲入戶山光滿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五

五

芝

榻使得延覽又復臥游主人之趣固深而病夫興亦不減方當為孫阮之長嘯效班尹之清談而公同氣之戚慘然至矣乃知會逢有適樂事不常轉瞬未幾懽情遂阻人生開口一笑把手一言亦自非偶也高懷未畢逸意難羈他日更當乘雪泛舟復期見戴造竹對酒聊以擬王而不知公其許我否也昨有所將欲為公壽而恐以槩却未敢即申茲遣兒叅承因為具此適有家冗未竟欲言

又

頃來承諭皆不能即復者蓋份之病痼厥久矣謂之厥者蓋一時迷暈久而未甦者也然向來此疾或間數月一發即自驚愕而今乃一月數發矣向來每發或踰刺不甦即自驚愕而今乃歷數刺矣是以驚愕益甚羸瘵益深而莫能如何也乃近因孫女夭折且復卒暴固已惜傷而適覽嗣成書則新得曾孫女亦又驟失此皆出于非意而偶值同時是以惜傷之餘憤懣尤倍而厥疾屢作焉當其厥時則神鬼俱迷恍惚不省去死特毫髮耳及其稍解則如大夢初覺沉

名公翰墨

卷五十五

五

芝

酣乍醒然意緒無聊起居甚苦忽忽不知生之為樂矣夫人所以樂生惡死悲夭折喜長年者以其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故光景有可把翫歲月有足優游也今病困若此正復百年祇增幽憂耳何足道哉是以居頗抑鬱而况一日發厥十日不怡且神竄既迷恍惚難復口不能出語出語即塞手不能作字作字即疲方屏去家人不令進戶謝絕世事勿使相聞昔尚子平有云即如我死而佛氏之教專欲無生此達生之言輕死之指也雖弗能至實切嚮焉故與公蹤迹

甚曠書劄亦希者蓋專為此而公屢賜教督至欲得其尺牘褒之華編夫我公集中皆文苑鉅公藝林作者因而哀之固可以見當世之盛而為海內之宗若份之菲庸方切媿恥不欲出其鄙俚辱之名家則已具載所與少宰荆門公書矣不敢復為贅辭以瀆清聽也然亦因荆門見強稍稍綴此數十篇竊念公之愛我與荆門公同也今既不能終辭于彼而獨深匿于此則不惟恐其見罪抑且自負不安且公教之既勤督之尤切份方惶恐故抱媿恥而不敢不進焉然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三

加

與錢南離武選

份病臥之狀略具賢郎書中矣然份本少于老丈頃聞老丈起居如健虎食如啖牛飲如吸海聲如叩鐘雖少年自謂弗逮也而份病益困劣如太山之跛牂東郊之瘦馬嘗讀少陵詩所咏東郊者一言一字若與寫真反覆誦之款款不能已而份之委頓尤更甚焉夫鳥獲力能扛鼎而懦夫不能折枝造父日御千

里而末疾者不移跬步人之相越固有若是者嚮使言折枝之事于鳥獲之前論跬步之難于造父之側不以為大嘆則以為大笑矣然則老丈之強健如彼而份之困劣如此即復極言且以為虛語耳肯遂信乎不見老丈者僅隔數月而衰日甚矣方恐恐然懼岌岌然不能自持而因賢郎行自知其踈脫也乃勉具啓輒復附聞且將發老丈之嘆且笑也適得吳釀因奉少許願恐不足當一口之吸耳病不能再及

答陳定菴郡丞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一

甲

份嘗以公才操兼絕而其中有古惻惻之風不染世塵不涉俗套謂如公者若登庸要路趨侍承明則可以君子之心長者之道而挽回時局力追古人故份雖無舊交亦無私好而惓惓不已懇懇有加者實以此也昨乃忽閱邸報知有此遷令人駭愕初以為妄已而信然乃知論人者之言與官人者之事在昔固有不同矣夫使才而必用則賈誼無長沙之行使忠而必伸則汲黯無淮陽之貶此古今之所歎史冊之所嗟也然自漢以來列在三台重于九鼎赫然一時

者豈可勝數哉而其名與草木同朽烟塵並消今不知其何在而汲賈者如斗星在天山嶽峙地千載猶有生氣百代誦之不衰較其所得何如哉且二子者忌于澤灌排於公孫生不逢時志遂終抑今則聖明在上賢俊滿朝必有持天下之公秉當世之直者明左右之心事而表其治能將見璽書必為褒勞

恩命必為超拔矣份聞之仕路之升沉譬之江行之遲速若帆檣有阻則旬日趑趄倘風波可乘則千里瞬息故始或少滯既而大亨者多矣公之耿介豈希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聖

中

異於將來而責望于未獲哉願此乃理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也故偶一道之高明當不以為過矣份居左僻得報甚遲及聞之則知道駕既已渡江逮公還轅而份又當伏枕是以未能通候茲乃先承注存其感雖深媿實增甚也份家居于浙而先世之墓皆在吳江故頗為受屢實屬部治其于至愛若有宿緣矣賤體稍痊尚當圖謁否則當于平望一送後車益平望相去匪遙病人或尚可強耳使旋甚迫率爾附謝未盡欲言

答皇甫百泉司勳

公固藝苑先登明時作者而猥以同志復念通家繆承獎借之私屢荷殷勤之雅昨周始甲已枉瑤章頃及稀年更填綺調何公之善言必再而厚誼無窮也古有一字踰于千金片言等于華袞者而况我公采百家之英粹為一代之宗工稷下談天而諸生皆退郢中歌雪而千人益稀此其遇之不常得之當重明矣份固當百拜以謝釋襲而藏不敢忘也但份質本薄弱病復侵尋賦非長卿而素多渴疾十非公幹而數苦沉痾加之阮籍多踈稽康積癩味無言不爾之義懷有德未報之忱時一思之既復抱恨今惟有感刻之甚而增媿報之深耳大雅之詞非麓俚可步不能自己聊復效烏茲以荅章敬書便面尚容專遣更布欲言不悉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聖

芝

與李及泉兵憲

份曩承公以道義深知肝膈至愛相與數年真若一體斯實部治所未有海內所鮮逢也每一思之感已甚矣而公卓絕之才精白之操寬嚴相濟威惠並施

茲儀範雖遙而父母孔邇蓋黎庶共戴鄙人尤獨深
焉其于此衷真有與日而邇馳臨風而懷歎者矣適
昨過松陵偶晤王倅此君乃豫章之彥于臺下為鄉
曲之賢暫與閒談即述至意言公時值暇豫未嘗不
道敬郡之簡僻為可居縉紳之周旋為可念而于菲
薄尤勤倦焉夫王本偶言而份則重為增感可見公
之于衰朽雖既遠而猶切雖對客而不忘也昔揚州
固思何武而朱邑實念桐鄉蓋古人之至情非一時
所可強有如此者然傳稱武為楚內史則厚兩龔在

名公翰藻

卷十三

聖

沛郡則厚兩唐固以武為當世之名公而龔唐有逸
士之高節班氏遂並著之以共見其美耳今臺下有
古名公之風而鄙人遠媿逸士之節然臺下所以厚
之者則至矣倘後之作史者得附書之此又非其所
太幸者與向專奉候未吐鄙懷每欲再泛扁舟復過
開府而邇來痰疾屢屢劇劇未決月而劇更彌旬
此衰年之舊態我公所親見者也昨在松陵適聞傳
符之至不勝欣躍急迎前路將及隱山而報者言使
旌已按行他縣矣遂悵悵而返然依依之私固無日

不在左右也而病實阻之積願未遂又因欲圖免謁
未敢通書茲尚疲羸反使兩關份固不能自解况于
公乎且嗣孫稗齡幸承識拔昔洛陽論花以為見蓓
蕾而知花者上也見葉辨而知花者次也若待花之
似錦則人皆看花者矣今公真識之于蓓蕾知花之
最上者也而媿非異種之花有負上品之識耳孫昨
有一啓事偶寄所親值其淹留致此稽滯昔樂正之
不早見孟子責之孫之不能早通將罪浮于克而無
辭于孟矣惟公察其悃悃而亮原焉幸甚幸甚

名公翰藻

卷十三

聖

與谷近滄司馬

自公乘軺行部秉鉞臨戎蓋兩閱歲矣而烽烟無警
枹鼓不聞縉紳頌稱黎庶歌舞而皆未知其故也夫
外寇之入必藉內地之通謀以為去來而內地之奸
每視當路之舉動以為進退故險不在地制實由人
倘禦少疎則中原先自有隙威名素著則大海當亦
無波此事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也昔充國行軍而羌
人已驚老將汾陽在陣而虜酋咸呼令公彼其不戰
勝人先聲懾敵蓋名非偶得功若夙成斯其所以為

難耳而世見其甚易謂為適然譬之稱臭邪之斷堅而不識其鋒鏑之利慕腰衷之歷塊而不悟其步驟之神豈不愚哉以份觀公其志慮之所存謀猷之所設無一日不在防寇亦無一事不在安民故外有揚師振旅之威而內無增科加額之擾兵有訓練團集之實而人無呼召供饋之煩用材之比往時未能百一而取効之于今日動皆萬全坐鎮而人不知功成而迹不露蓋公養之有道出之有原固有如此者份于平生誠非敢以為佞而今當遠別則亦不容無言

名公翰藻

卷十三

五

才

公其亮之否公在浙省既已安又一方茲晉本兵遂將贊統四海此其運籌畫策正多垂紳措斯世于泰山輦皇家於盤石在此行矣份承教已將廿年而居家僅越百里以林丘之病叟遇霄漢之舊知固交游之難逢人情之寵籍也而份歸田以來伏枕常半况會城之內乃冠蓋聚集之區使相之門尤機務嚴密之地雖切瞻企不敢參承每欲一具緘書少布悵悵又恐煩瀆輒復因循以形迹言之可謂踈脫甚矣然竊自念本以菲薄之資幸承道誼之愛不能竭其思

慮少助高明乃又徒以寒溫或襲尊重祇增丘山之罪而何以効毫髮之私故反覆其間躊躇其義與其進多溷瀆將不免於取愆不若退守拙愚猶不失為相體蓋非敢于自外而實發于由衷者不知我公以為何如昨聞公凡遇湖之士夫無不問休起居訊其款曲意義甚懇眷念甚真每因傳言益多抱憾夫份在部治之下不敢妄干而公當柄用之時數為存注此公之所不可及而份之所不敢忘也謹先具聞聊以稱賀餘俟旌旄既發臺務少閒將艤小舟圖謁中

名公翰藻

卷十三

五

才

道異以聞匡濟之畧且欲質玄奧之談非獨以敘別離而伸追送也會晤有期不敢他及

與林對山宗伯

公之留滯周南久矣自先皇帝甘盤舊學之臣無不登三事列鼎足秉國鈞者而公獨優游故京無幾微見於辭色非其志之堅定見之超越卓然自持者能之乎以是世人或為咨嗟而有識更以推服頃得邸報晉公秩宗以公言之此特資格之常未為超異之擢而縉紳稱快中外騰躍則以愛主之機大用之

始將在於此而時所自致公本無心尤見世道之清明高賢之澹泊皆足以爲訓耳夫陽春一至桃李方華豔冶滿天人不知有松柏也及歲寒既臻而松柏者凌霜雪出雲霄爲人世之傑觀棟梁之巨質故曰物有孤生士有特立孤生者不競美於衆特立者不受變於時此之謂耳公曩在秘館雖長文字之學而尤博經濟之書凡古哲之遠猷當代之鉅典既皆得其肯綮極其指歸一旦中朝宣黃麻拜上相固出之有緒而施之裕如矣某衰與年至病以歲加倘賴庇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哭

於公得少須臾未填溝壑尚能擊壤鼓缶式踊以歌咏當世之太平誦元工之調燮固有日也公其許我否乘便附復卒卒不盡

與周鑑塘京兆

曩在京邑承公軫念勤懃存問懇切至今抱感未嘗敢忘憶自茲仕以來轉瞬三十年矣中間參散甚多寥落或一命而遂止或數載而即還譬之疎林其初豈無鮮英寧乏秀卉而寒冬將屆氣序向嚴昔之繁華鞠爲稿瘁惟有翠柏及彼蒼松則霜降而不凋雪

深而益茂日月既久枝幹彌堅今榜中諸公至此而駁歷有聲名位俱顯者皆松柏之質而霜雪之所備嘗者也每當閒居時覽官籍見其甚少則眉睫不怡喜其尚存則衷懷自慰然北闕既登二輔而南都乃有四公四公者惟其志操端貞行義卓絕是以人所共信世莫能遺而亦以性不隨俗調不諧時是以雖不見遺亦難速達即如四公雅望八座豈多而屢已踐更猶置閒散此非其驗哉若公者其淹歲月尤甚其陟藩臬尤深履歷雖同勤勞特著政聲騰播德譽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哭

才

崇隆京兆雖尊仕途猶滯當必有璽書夕下樞莞朝齊公論允孚人心大快者可佇而俟不卜而知矣份忝道義之雅有骨肉之私每承緘書謹置笥篋時一展閱即多遡馳愛厚之懷宛如昨日傾企之悃敢異昔年而一伏林丘一臻臺省天壤懸隔山川阻修悠我思落落難致亦徒付之感慨增其瞻依而已茲因蠹子赴試留都念公方將有事京闈主張文柄雖欲叩叩自當避嫌故囑其踰秋方敢圖謁公必且念通家之誼推一體之情賜以教言使知趨嚮披之肝

膈俾有運承固不待份多態也出處殊路趨捨乖睽
惟有耿耿不具

與賈春宇中丞

貴榜號稱多賢中外推重今歷十有六載而晉躋九
列崇履三臺皆有當世之望烏如公者內為中朝棟
梁外為北門鎖鑰而雲中據三關之阨當九邊之衝
密邇虜巢形勢尤迫固廟堂所選擇天子所倚毗
者而公才畧足以濟時精忠足以報主遂能使疆
場無事方圉晏寧此真一時之難逢四海之稱快者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元

才

也份曩忝仕宦餘二十五年當是時也世皇之英
明馭將之威武而我馬入塞鼙鼓徹于畿甸烽火達
於甘泉份掌承乏直廬親侍宸極所沐目而驚心
者屢矣茲得我皇在上獨運神聖制御華夷而元
戎諸公皆大展謀猷輯綏邊境以致稱臣納款者接
于道背盟犯順者絕于郊而大同昔為戰場今為安
堵以是洞衷薦眷與日俱隆輿論同歸為時稱首
竹將總握邊閫之鎮入統樞轄之司使萬里無塵八
荒咸靖自此而勲庸益震名位不可量矣然戎狄獸

心夷謀叵測自古紀之故不恃其不來恃我能禦不
喜其稱服喜我能防蓋積穀待飢枕戈待寇古之確
論今之要言也乘茲閒暇之時而大振兵機則為我
有倘當此和柔之日而不宣將畧則敵為寒心彼既
寒心則不敢以輕動彼知有備則益堅其來降此不
戰而服人先聲而奪氣者也我公所以制虜者想已
用此故得帖然而份乃恃故交之情擬迂儒之說不
亦足哂乎然份頗多杞人之慮復承惠子之知慮切
則中有可懷知深則言無所避是以効其愚悃發其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平

才

狂談且我公當邊事孔棘之辰受閫外負大之任他
人方運籌靡給操檄不遑公獨于軍旅之中而念衰
廢之叟數千里遣使跋涉速來此古道也翰劄勤渠
禮文優渥意皆出格詞皆由衷此厚誼也休感在肝
膈而不能達于語言故以薦片之悰而備采葑之察
聊見其非泛語異少以荅高懷耳不知公其亮之否
也休老櫛林丘公寵賚霄漢瞻企雖切會晤莫由徒
有浩歎倘藉大佑得尚苟延俟公功成或能勉為歌
章畧圖紀載如周詩之美方朔韓碑之頌裴公雖知

不文無足為擬亦欲以述盛世之事為藝林之傳耳
并此致公一嘆不宣

寄凌斗城學憲

我公才望獨高志操超卓雖躋憲臬而遠在滇南人
皆以公當黼黻清朝參贊盛世不宜馳逐萬里踰越
五溪有去國之思興殊方之歎份忝一體尤切同情
然吳為東蠻得子游而文學遂顯蜀為南貉遇文翁
而教化大行夫子游不過儒林文翁亦止郡守皆非
有文宗之任握黜陟之權也而乃風動一時名垂千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圭
古學者誦述至今不衰况公秉六郡甄拔之衡膺九
重改飭之詔意者羅施之國域將齊鄒魯之弦歌耶
不然何其得高賢而逢運會也夫地近則文明著而
人遠則質樸存以其質樸之資而加之文明之教吾
見其言易入其道易孚將有彬彬而興蒸蒸而進者
而公之政聲益振柄用惟新矣份偃伏窮蹙况多沉
痾出處既殊山川懸隔一自別後便復乖違真往真
來詩人所咏其在今日尤勞我思適因便鴻乃為致
此蓋十年積悵一旦得據以我之邇懷而知公之不

鄙弃也行者甚迫殊無次序并惟照亮不宣

與賈春容藩伯

向嘗以我公正色立朝端直聲振海內而一麾出守
二郡為勞此中頗自不平今觀寵命新頒轉遷越次
則可以見國是素定輿論有歸斯亦天下之至公而
目前之足怪者也昔蕭望之以諫議為左馮翊而宣
帝諭之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効君前為平原日
淺故復試之于三輔然則公始徙雲間而雲間亦今
之輔郡也其與蕭生可謂先後一轍古今同符矣何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圭
兩賢之適相似哉令人歎羨歎羨然蕭自馮翊而轉
御史大夫又為前將軍斯二者皆漢之亞相也其名
位既顯而人品復高儒林稱之學者誦述至今有耿
光焉公往者既同則此後可以預卜况彼逢衰世而
公事聖王然則大用之期遠到之業當有過之矣休
幸忝舊知復承至厚蓋欲相勉而非以為諛也居在
隣壤屢承過情每思一泛扁舟特過高閣執手而晤
盡日為懽方足以展其積思舒我心曲而不圖伏枕
經歲杜門雖切鄙衷竟成虛語因念彼此相去僅越

二舍而行止牽繫乖曠若茲自此而秦越益遙朝野懸隔雖欲一通問候尚恐無繇而况得承顏色領教言乎以是念之頗抱於邑然鄙人既已廢棄伏在林丘而得公飛騰光贊宸扆則衰朽亦有寵籍焉固不敢以離合為異形迹為拘也故稍自遣不知公謂何如餘惟鑒原不能一一

與滕少松提學

今國家設科以網羅天下之賢俊而命執事者服役其間此不過一日之偶逢而非有平生之相益者名公翰藻

卷三

圭

也而自來過嚴其禮份以為世俗沿習之常耳故於相知諸公每欲一切闊略而相知者亮之亦或稍肯假借自謂情所真確而義所當然矣若公者固相知之尤切者也宜其見亮已深而昨至湖中執禮殊過毫髮不移公於其間固各有見特份鄙悃倍覺不安耳然份嘗讀史冊觀李愬奏凱裴度勞師李戎服而甚卑裝雖辭而不却蓋將示蔡人以禮而存漢官之儀也今公將表率浙省之士而過禮丘壑之人欲以反其薄薄之風傳其崇厚之誼公固得之矣而份則

何以堪焉媿甚媿甚份昨自南還每遇縉紳及諸有識皆言公才猷迫出志操卓然鄙人雖衰未敢自弃每思一相請質以副所期而頃當晤談即復睽別雖以往德未獲從容然大指亦可略覩矣邇來同志之士闡明至教剖析微言令人聞之非不踴躍而或考其實或者其私則動相背馳不啻矛盾昔在釋氏有嗔佛罵祖不從其法者有假佛籍祖曲行其偽者二者固各有罪而禪師以為不從者一人之偏無損於佛行偽者欺及天下佛之大蠹也今則何以異此而名公翰藻

卷三

圭

適觀執事薦務實造不落言筌躬為力行不求裒祿於斯學已有其本矣此其日臻廣大益究精微將得古人之宗探聖賢之奧主持斯道擔負綱常豈可量哉惟公益加意勉之而已承諭知使節東巡恐自彼當聞新命暫抵仙鄉則會合未涯惊悚莫吐乃敢承便稍為布聞倘有順風時得寄教尤至感也臨緘無任戀戀不宣

與喬壽齋學憲

份不肖竊嘗謂明興以來作者沿襲元代氣弱而

辭卑未足以稱盛世之選自空同氏起始能上法楚騷遠追秦漢決決乎有古人之風此後則槐野二三公相繼振軼學古者取衷焉乃若尊翁三石公則與李接踵與王比肩其學粹其意深其才達二三公者所造不同而各有所至號稱名家皆閩西產也乃至今日則又有公者承其遺準嗣其芳徽名著海內而份衰老居在僻隅雖未能盡讀公諸所記著而要其梗槩則皆三石公之遺而尤極其至者也夫閩中河山稱天下百二秦由是而王其氣足蓋天下焉二三

名公翰藁

卷三

五

公者皆秦之氣也是以天下卒莫能及蓋反弱爲強轉卑爲亢雄哉壯乎一代之大觀已而公家獨父子嗣承尤足稱述份嘗觀古載籍奕世顯庸致高位樹功業者間有之矣而父子以文章名世者殆寥寥無人獨漢司馬談論六家而遷嗣之班彪續列傳而固嗣之夫發六家旨趣其著論雖美而上下數千載之間以成史記必綜于遷續列傳事實其肇始雖勤而博采西京二百餘年之迹以創漢書必纂于固蓋前開其端而後總其極亦天道然也然則公後起而極

至者固如此矣其閩一代之盛何如哉且先公嘗爲督學稱首而公復嗣之其彪鑑朗識若登太華之高而曠見百里舉遠近靡遺矚也其秉正持法若立砥柱之上而坐制橫流合斯世莫能回也夫督學固在知文而尤莫重于秉正若先公之與公可謂天下無雙海內鮮或者茲其前後相繼今昔並稱其盛又何如哉份與公未嘗執一日之贊有一介之容而昨過錢塘伏承夜出郊墟早至湖上信宿從容朝夕浹洽殷勤甚厚款曲不遺即平生故知無以踰此不知衰朽何以得是于高賢也每欲一具短絨少布此悃而因使節且按敝郡義當遠嫌遂爾暫止今公事竣返旆之日固份削牘自通之時也况小孫穉兒繆列高第以公之考校雖鬼神莫知而豈有意哉但造化無私而人心有感份父子銘刻真不敢忘故歷敘積懷聊展所蓄然份之狂論蓋天下之公言也不以有感而發不以納交而諛知言者當得之矣兒醇淪落不敢忝承願其悚恍又不容已并取進止不宣

名公翰藁

卷三

五

與馮源泉刺史

每見相知備談清德而地里頗近向來未獲承承殊
自抱歎昨來擊楫偶至海濱則黎庶之頌稱士人之
推服達于山谷決于閭里而又承我公陟塗泥以過
談出郊野以言別禮意周悉義氣有加夫其得于兩
聞也則明察之政循良之德其卓然如彼而其幸于
相晤也則撫謙之恂不自滿足之情其歛然又如此
于是而驗公之遠度殆不可量而公之大用靡俟于
卜矣今世尚苛碎人喜絲更而古者安靜之風渾厚
之體刻削已盡將有不知其所終者份雖偃伏林泉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五

嘗以漆室之憂杞人之慮或謂為過而亦每有合焉
今當盛明之時不宜有此迂論然而私憂妄慮每復
耿懷以為安得古平中之士愷悌之人嚴而不苛寬
而不漏者以表率其間樹之準則而明作者不免于
激柔裕者或失于弛以是歎人才之難慨治化之不
易乃茲得見執事而又出于吾鄉故為樂誦之不容
自己惟高明察之

與蒙近野左伯

頃嘗具書相聞未久不敢多及已但惟尊堂太夫人

就養則誠賢者之至樂而通家之共慶也昔潘岳奉
板輿之權曹母有東征之賦勒之紀冊載在藝林莫
不著為美談稱為盛事傳于後世久而不衰然岳為
河陽令曹為陳留長而已蓋母有懿德則子雖薄宦
而見稱子有才名則母以承顏而益著其在古昔已
足為歎矣况公始歷內臺繼總憲臬外則將膺幕府
之任坐鎮外隅入則將列廟堂之司夾輔 皇室此
其功名所至豈陳留河陽所可彷彿其萬一哉則公
之所樂與人之所慶固無俟多喻而知矣而休忝同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五

心之交附一體之義鄙衷尤更切焉謹此再啓少致
積忱別具家纖不敢從厚者體公之清德欲公之可
受不敢為虛文也并惟高明亮之

與鄧海岡郡伯

昨過嚴陵則山峻水清塵埃屏絕誠天下之勝境也
而聞我公志操卓然惠澤交浹實與龍山比崇江水
同潔焉休固遙望而願見之矣及承使節枉顧敝舟
語次道及則份曾撰桂林公遺事者固我公之尊高
祖也昔在姬室召伯撫綏西周以佐開基之業而詩

人甘棠之詠是興及其孫穆公嗣之疆理南海以成
中興之功而詩人江漢之歌斯繼祖孫効力王室載
之詩書垂之後世千載有耿光焉曩見徐司空道桂
林公之遺愛而曹中丞又數數稱述之二公者皆世
之所謂有道賢人者也言當不誣且乃公去郡十餘
年而民猶有遺愛其留鹿之事足婉甘棠故休輒序
次之惜尚未究其業而公今以精白卓異遠承華宗
他日當建功 皇朝追蹤江漢可預占矣休于初見
豈敢過言特因二公之誦桂林公甚謹其于鄙裏甚
熟不覺見公而感動也且向來拙作已越三十餘載
恍然如夢人生若此安得不老且衰哉因又發一歎
耳使旋草率附此容還時面罄不宣

與曹如川郡伯

兩役場屋幸與吾如川相知頗若奇事而又與洵川
同有一日之雅尤似夙緣真菲薄之幸也顧吾如川
筮仕即在南都途路阻修聲問寥曠及份歸伏丘壑
益遠雲霄出處既殊蹤跡懸隔雖欲具候無繇自通
以為莫往莫來將有詩人之歎矣而不圖二公自遠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李

念之寄以華緘宛若聯璧雅情厚誼溢于書劄之間
感寧不深願增蠅耳昆季並發世之所希而二公同
擬甲科同牧大郡博平與鄴相去匪遙政聲固旦暮
易及也而二公又皆以志操相厲治迹相符海內同
稱賢焉昔夏侯夔之與兄亶同以恩惠及民馮野王
之與弟立同以德化感下故郡人歌頌有大馮小馮
前兄後弟之謠其在于今豈讓昔也故區區樂為公
誦之年既漸衰病復多困而以彼此頗遠書問甚難
遂迫使行率爾裁復忽忽不多及

名公翰藻

卷三十一

李

與張起潛郡伯

曩者公在南都特承遣使惠以華緘申之雅贖非公
力追古道萬念交情豈肯越山川之阻修而慰林壑
之寥寂哉每念高誼殊勒鄙衷願份以衰年復多積
疾每常伏枕日惟杜門公昨轉遷失於不知竟闕通
候其為抱恨殊不可言惟公正色立于朝端重望著
于海內謂當趨躋雲霄之上進附日月之光而忽奉
除書又復外補蓋公歷十八載而未離郡庭可謂久
淹而拙宦矣昔汲黯有淮陽之臥賈傳有長沙之屈

或以才名見謫或以直道不容史冊稱嗟藝林歎惜
今公才不讓賈而真與汲同乃膺臥治之遷起自謫
所且廬陵又漢長沙地也何古今之適合而高賢之
偶符耶然公遇昭明之時逢神聖之主方當闢四
門以褒直虛八座以掄才如公者眷注方將日隆而
功業自是伊始矣又豈汲賈之能並哉茲因便風敬
致短啓少伸悃悃用候起居萬惟照察不悉

答劉見嵩憲副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襄公在榜中又有先公舊治之雅竊附通家是以其
情尤獨至焉及公以謬謬立朝以正直處世天下方
想其風采而公以此竟忤于時汲黯不容蕭生外補
然其望益重而份之敬服益深矣茲浙中固先公德
澤所布之地也遺愛猶在頌聲未泯而公復繼之大
槩奕葉秉公先後持法志操同厲政譽並騰昔周訪
與子撫皆為益州其名相稱胡質與子威咸為刺史
其清有加史氏紀之光昭典籍詎意今日實類昔賢
然先公雖列九卿未躋三事是以建立未竟勲業未
終茲皆于公待之矣偶因使來忽念先德遂輒及此

奎

甫

蓋以相期非敢為佞也公必能亮之書來懇切至以
不及一見為自責自歎此非萬于古道切于交情何
以至是反覆展誦感刻益深發于由衷非虛語也昨
見邸報知公以為陪推想新命旦夕至矣若得仍在
浙藩或可圖晤否則別離益遠不獨忝承無日而聲
問亦難通矣興言及之臨楮悽惻然丈夫出而經營
四方入則贊襄皇室安能頭顱相守以形迹為親
耶但得坐臻廟堂匡弼盛世使遐荒被澤林壑生光
則衰朽有餘慰矣豈以見不見為介介哉偶感厚私
不覺繁縷惟高明察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奎

之

答蔣雲龍藩伯

襄忝先公至誼得附通家遂獲時承教言竊荷契不
而份衰年荏苒多病侵尋僻處草萊偃伏丘壑幾與
人世隔矣我公方策名當代經營四方躬履顯榮茂
著令問雲霄既近鼎軸在前而乃存注寂寞之濱軫
念夙昔之雅楚越連曠山川阻修而千里匪遙一緘
特致敘綢繆之厚意申睽闊之積悰遠奉音徽若見
顏色何公之追古道而篤交情也份老矣蒲柳之質

本自易零樗櫟之材兼之已朽蓋清時之禮數既絕而室谷之履聲亦稀惟自治藥囊日就枕席暇則鑿池植樹花甕灌花誦湘鶴之遺經理種魚之舊業緩帶自適擊壤而遊時或暫怡聲歌間作當其既倦夢寐頽然聊以自娛何足為智者道也而公乃望以秉樞屬之曳履譬之鮒方涸轍而欲濡以海波鳥既墜弦而復期以霄漢匪徒踰望祇自不侔耳如公者才猷邁種志操絕人茲已厥歷方新柄用未艾矣向嘗得侍華公見其掀然而談世故抵掌而論古人皆以為天下無雙海內寡二而年不副德位不稱材然無愧于天而有待于後其所未畢者公獨起而振之他日流澤寰區效勞社稷則先公當為含笑而世講亦竊有光矣暑氣方鬱肺病頓增執筆無聊臨紙懷悵不宣

答胡玉吾中丞

曩嘗承公貽以華劄重以腆儀遠荷高懷感刻鄙悃頃雖遣僕專布謝私而衰病無聊序述無以妥當俯首方挹歎忱茲小孫穉齡偶有忝竊而公從千里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奎

外嘉獎獨殷惠貺申渥蓋公切一體之義念通家之私故其事雖微而喜則獨至所居雖遠而心則不忘此其愛厚有加而禮文靡已真力追古道而薦于交情者矣且兒輩不肖向嘗投謁于京邸接引甚歡歸則每誦于家庭鏤銘已久而今復有來賜為是真闔門之感奕世之光也但份擯廢之人既無以圖報稱而兒輩皆凡庸之質又無以脩甄收不知能自効門牆少展尺寸與否恐孤期望真負慚惶耳嚮者因遭災荒頗多攘奪休以歲之豐歉昔嘗有之而民之橫行時所創見蓋此風必不可長而此端必不可開也非亟加禁嚴無以即遏倘政或稍緩黨將日繁則弄兵將興而揭竿有漸矣而世之議者或以姑息為王道謂宜且寬或以擊伐為霸功謂不當急而南都縉紳所聚衆論攸關南臺綱紀所司國法攸總故因乘便輒為縱言欲以仗濟世之宏才收救時之急務而實以藉高賢之正議止末俗之迂談蓋內激時艱而外忘出位恐人將罪其僭越識其狂癡而適因聖朝偶有嚴旨臺下謬許遂謂適符夫杞人之憂譬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奎

加

野蟬之噪鳴何足取靜何足論惟當是時而一人持
戈百人攘臂閭里不敢抗郡縣不敢呵是非當路之
名公力為秉法又非中朝之庸算勅以加嚴則未有
能使潢池之瀾回于頃刻燎原之焰熄于斯頃若是
之速且顯者也夫呼吸之間安危是繫尺寸之楮實
勝百萬之師份是以服廟堂之處得宜致國家之勢
大定而周宣端拱于上方効勞于下共成至治以
振中興固以上下相成內外會合故也此皆我公贊
襄機務之功實不可泯而鄙人冒昧蕘蕘之說又何
名公翰藻 卷十三 奎

悲

答陳定菴明府

昨我公之分符而專城也始于休寧繼于崇德份嘗
謂休寧為白嶽之主居黃山之幽巖谷在庭雲霞滿
案且地大而居僻民樸而賦輕較崇德懸絕矣崇德
僅大如斗而錢穀倍之又當孔道之衝冠蓋接踵民
頗凋敝訟訐實繁而昨我公居之恬如也份幸得見
而知其為有道之士幾所謂遠觀齊物者烏而兩縣

皆誦其精白感其愷悌始之遠愛未歇而繼之新政
方殷份益悚然服之欲致一辭而未敢達也茲乃過
承加念遣使惠書兼有貽貺份既廢且老夫偃伏林
丘况多疾疾固當世所共擯人情所易遺也公方膺
察舉躋召命將入備省闈奉對明光行且游陟霄漢
何有于泥塗而顧存之乎讀赤舄之言持衡握鉉之
喻皆異世語非敢聞也豈獨不敢承哉然公之留意
寂寞垂神物外有足多者份固不敢忘賜也雨水非
常派潦為變而民窮攘奪洶洶方興遠近疾苦而公
部治之境獨稱晏然豈被灾之界殊乎抑拊民之道
得耶古有蝗不入境虎為渡河者此神明之事也化
且及物又何有于人哉份以是樂為公誦之使行遽
不備

答徐龍灣左伯

僕有漳濱之疾既踰十旬承公過而存之殊感雅厚
甚欲躍然從公聞妙言悟要道以有起色而僕病未
能也茲病且日劣慙慙恐不能自還每望二簞矚三
餘思乘扁舟鼓短楫與公一見而眇若隔世矣生也

有涯別也無盡二者交劇祇足攪予心耳昨遣人至門下知公戶外之履常滿堂中之刻不虛方應答靡暇勞甚也而復注衰朽問死生即此意何以堪之且僕聞行者以驢而未聞行者反餽公固甚厚而逆施焉即僕惡然何以自解抑重懷感而已湖下仕宦方寥落而江右藩鎮獨得二公如公與印老固皆當世之望廟堂之所倚毗也行且登鼎鉉握樞軸運量天下為吳興光在此舉矣僕雖病亟飯未嘗不在豫章也願努力努力病來已廢書劄而因公興感輒復強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七

裁困甚不多及

答莊陽山學憲

昨公開府嘉禾也數駐憲節特為過存而份亦時乏扁舟有所造請披襟宴笑促席晤談語惟論心言不及事其情甚洽其義甚真可謂傾倒肺腑同於骨肉矣一自睽別而道里懸隔山川阻修每欲具咫尺之書布鬱積之悃而莫繇自致徒復因循然而公之風神宛若可即公之意氣藹若可親雖千里相違未嘗不依依在左右也自公下車以來聲振豫章望重海

名公翰墨

卷三十三

七

內縉紳無不稱服而諸博士弟子尤甚焉蓋吳越相去頗遠風教所未及而黌宮之士青衿之徒凡言天下文宗必以公為首領份聞之頗熟實甚奇之不知何以致此也蓋公德既有本足為楷模學復有源足以陶鑄而况待士有禮用法不偏於時例嚴切之中而獨存君子長厚之意志能卓立事無詭隨則其近而皆感遠而多頌夫豈偶然之故哉而份又豈以是為諛哉份嘗以今天下所關治化所繫莫有先於督學者蓋百僚諸司雖有善政不過一事之美一時之澤耳若督學者則所以主持天下之教養成天下之才他日所以維掖國家擁衛社稷功施永久澤被無疆其關係之大真莫有過焉者也而其要則在楷模之得其道陶鑄之善其方而已夫立表所以為模也表端則準益樹設範所以為鑄也範正則器益精公以有本之德有源之學其施之有效而出之已早矣中間益為深造益加涵育其本源益進則其所以養成者尤不可以勝量矣古者聖王在於擇相賢相在於用才然用天下之才以成治者相之任也養天下

之才以待用者督學之職也譬之本鳥或用為棟梁
或用為榱題者大匠也而養拱把以至合抱養合抱
以至叅天者場師也今徒知重大匠而不知先於場
師者是豈識本源者哉而本源之地以為養成者又
豈可不益致其極哉千里一書勢難數及故馳神益
切措詞益繁不敢徒以寒溫之常而實寓其期望之
至者以吾兩人非徒常交也幸高明察而亮焉

與阮元西孝廉

尊翁以持正之志體道之學而抱經世之具濟變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五

中

才誠所謂豪傑而希聖賢者也願屈抑于時人則無
不至矣而含冤以逝天亦何所賴焉然極其身後而
民庶哀慕縉紳閔懷功德既有專祠名宦復為特進
且他人之得祠者或以其仕顯或以其身尚存事必
有由迹非無故獨如尊翁者仕蹇而清望益尊身沒
而公論愈著至有走祭溢于里巷行哭塞於閭閻士
人悲歌遠近傳通此其情何所為我何所求真可以
暴之白日垂之青史益至此而天方有定人不可誣
其冥冥之中所以報尊翁者豈淺淺哉然非吾清宇

至誠足以默感大孝足以潛孚亦何能遂鼓人心而
動衆志也是以前啓嘗為稱服今又輒及焉諒辭所
以遲者份于尊翁雖復形骸異體存亡殊路而義氣
相許精爽相通茲正欲竭其鄙衷摹其寃狀雖不能
傳之後來亦可告之當世雖不能表章四海亦可慰
答九原而頃過一春常苦多病若潦草完事為尋常
應爾何難之有願此心直有不安者想山老英靈必
當昭鑒不罪其遲也容俟賤體稍復力足構思即當
摛辭遣人代哭此乃區區已事豈敢以浮言塞責哉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三

五

照亮照亮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三終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四

秦鳴雷

寄江荆石

洪朝選

與馬西園主政

二首

與周雲川郡公

與常叅將

與張石洲廉憲

與凌繹泉

趙弢

名公翰藻目錄卷二十四

謝同科

謝同鄉

答劉大夫

報馬中丞

寄朱芹亭

答萬吏部

報梅宛溪掌科

寄林平泉少司成

報何中丞

答林平泉少司成

寄冢宰默泉

報一厓郭光祿

報克齋李中丞

報白灘張年兄

謝同鄉送金魚并缸

謝徐相公

王宗沐

上舅白厓秦先生

與茅鹿門僉憲

與李滄溟郎中

與王槐野先生

復朱鎮山先生

與徐吾台侍御

與王白崖

二首

啓萬治齋先生

與吳霽寰郎中

二首

與唐荆川先生

啓尹洞山先生

與凌以棟

阮鶚

與胡總督

名公翰藻目錄卷二十四

畢鏘

與沈三洲

王秩

與江荆石

萬恭

上高中玄閣老

與馮少洲光祿

與遲胸岡司馬

與董李村樞院

與張東沙尚書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四

吳興凌迪知稚哲 選

秦鳴雷

寄江荆石

駒隙如流萍踪無定奉違顏範寒暑荐更眷言長路
蓋有馳越耳矣公中外敷歷勲績茂著即今四方多
故當寧每於老成側席專城之寄豈能久淹公哉僕
謏劣無所表見徒戀戀五斗譬則太倉碩鼠然真不
可與公同日語也便風何以教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洪朝選

與馬西園主政

遲鈍宿留於潯陽者兩月米鹽簿書瑣細纖悉極為
可厭而冠帶拘束不得一縱形骸於塵俗之外惟有
暇日從公於名園則塵心俗氣汎掃無餘始信韋蘇
州之於丘丹蘇東坡之於張子野雖在塵俗絲擾之
中而必數數然過其山居者豈專為翫芳選勝如騷
人墨客之流哉將取其高尚之懷山林之趣而以之
臨民行政也僕之於韋蘇何啻天壤公固丘丹張子

野之倫也別來無任懷仰臨發舟時已蒙惠園蔬三
種石川公來復有芥藍菰蓬之賜良用感感以此幽
人之物移之官園中風味自不能似然使簪纓之夫
一行園中觀其色則思飢民之可憂嘗其根則思節
士之當效亦公之教也因石川行附此奉謝

又

別來不覺月餘閒中思二兄恍然有如吾身之在戍
所而不知其宦於此也天地間一種正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在人則見於動作發於著述至於身雖不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二

在世間而一種正氣薄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雪霜
浩江海峙山嶽皆是物也初不可以二而視之也二
兄於此意得之久矣如草淺陋何能道也

與周雲川郡公

向者奉謝皆儒生家風明公喜於相見意在涵容遂
至忘其固陋繾綣之情愈有加焉某叨治教之下未
嘗得奉清論沾餘瀝朝笑風月譚浪山川以罄歎仰
昨者乃得於清源山間陪奉燕集挹明公之真趣雅
懷宛若侍坐於孟嘉陶元亮之前盛德薰人不言自

醉向聞其語今見其人又何幸也

與常參將

僕常病今之武職卑卑齷齪習為文吏儒生之態其所能僅止於拱揖應對而已如此以之掌印都司其亦可以聾過耳目也若乃呼吸之際安危係焉而以此彼目謾謾視上官之面目為語聲之低昂者領一陣於其間豈不甚害事哉一見東山便覺不同尚有一段雄心英氣在眉宇骨格間也自是頗知相愛東山不以僕為非好文而兼能好武者亦且來親近焉其

名公翰藻

卷十四

三

與張石洲廉憲

建溪一別十載于今即交游聚散與仕宦升沉之跡可知幻化者之不可常矣惟功業在宇宙間金石不磨如公守建寧清操雅節與建溪雲水武夷仙山相流峙人至于今追思不忘非其驗與叨轉之任所行次盤陀忽承尊教下辱若自天墜下喜幸何可言書

中道及建溪之別川中之事感新念舊一則感公之愛一則愧生之無狀所謂幻化者與俱幻化矣而其可不磨滅者乃復與之幻化焉尤自慙也獨承公垂念耳臨發函函不盡伏惟鑒諒

與凌繹泉

僕與繹泉偶以勢位相臨其實繹泉乃僕之友非僕之屬也若論德而不論官僕恐又當弭鞭三舍矣厚意深感願持之有永也讀鳳笙閣抄真逼蘇黃而艷麗更過之談玄數首廼知世間人更有外人如尊翁者愧凡踪飄泊莫能相即也敬附此致仰意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四

趙鈇

謝同科

僕之此行也如涉崇岡峻嶺然前者挽後者推凌兢盤折而後得度及度則又相顧色笑慰藉之飲食之曰度一人矣度者履平地非不怡然喜及回眄向所挽者推者尚在千仞之上瞻望弗及則又惘然傷矣莊周云送君者及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念之寔有類於今日計良鄉去都城六十里儼然如在天涯不知

抵滁陽又當何如也離索之懷容嗣盡

謝同鄉

古之仕者不出鄉以戚屬友朋具在耳目近多所長
益今率去千里而仕日事四方人嗜好言語不通尤
難語心故於同鄉尤敬愛焉情也僕在此時一會鄉
先生長者飲食讌樂如在桑梓雖未具吐肺肝各相
酬酢而多所觀覽互有益焉今一旦遠去所與游者
不過四五人望里中之人既不得見慕天上之會又
不得同此心云何而諸長者亦於其別也飲食餽送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五 士
曲加備焉愈益動人思矣思者愈速則愈切容履任
更盡縫紵

答劉大夫

公久在烟霞超遙出世猶復記念紅塵陣裏卑顏遂
隊者豈真有所不能忘耶公去弟亦以子寧歸兩親
下世廬居凡五載因選一墅結屋數椽扁曰鷄林山
居自謂榆枋與溟渤不相上下各云自適而已此心
易移昨復浪出一入班行即身在羊腸道上搖搖不
寧恐觸車輪無復有肝腸坦易時矣縱得跼階登級

百願千盼與吾兄所得孰為多寡此惟可與達人誦
說耳入京遇西吳公始稍稍一問動定知封君亦辭
養慈闈晚暉無算大夫子二人俱就傳問學歲租入
足供衣食亦可無累又聞造化相忌癰疥頓生對賓
客不能跌宕呼放乃又憐之云近得異人勿藥而愈
則大喜知清閒之福造物亦不相靳矣自古才人天
多困之困其身所以逸其心使得盡力著述公盡取
往牒追尋鮮有祿位遂心人復大有所論作縱使表
見亦尺寸功名簿書中建勲庸耳公何慕焉但不可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六 士
於四聲韻語及序誌中做豪傑耳弟亦欲以一說自
見今尚未暇俟稍有報答輒抽身去矣人回值冬冗
未盡肝膈尚望德音

報馬中丞

公家居時人皆以指計日月曰馬先生何時可出既
出又環視諸邊徼曰有一鎮稱不治即馬先生往矣
往必有濟公林略得士人心若此今薊鎮去都城不
百里得公一來人皆隱喜何異重設一金湯也每問
士人曰此地可守但患無人夫險與人相為表裏得

險易得人難恃險而缺人不如無險公當何以處之
大都本鎮之兵不足則調兵以益之調兵可常藉乎
非惟供給不繼而戰恐亦不力也何如鄙人游不出
戶所語不越几榻何裨外事但此心之憂與諸公同
耳惟願有大人者宣力捍患則幸藉無量私恩容續
報不備

寄朱芹亭

造物於公何其拘攣之甚耶見流輩中稍有覺悟即
推而與之略不顧惜於強學博問者反深忌之豈其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七

豐嗇之算又有出于窺測之外者乎何其順逆若是
知兄亦無以自解也然能塞公之遇而不能奪公之
志專精屏慮日與年少者爭強諒造物者亦深念之
所謂人定勝天者也守之俟之何如

答萬吏部

不侍巾舄于今五年憂戚橫生形神俱耗鬚髮間有
一二莖白者不覺遂有老人態矣久在田廬漸悉民
情今天下不獨苦貪吏尤苦猾吏夫所謂猾吏者綱
繆以事上踈闊以臨下苟且簿書以規免過至民怨

民害漫不加意自謂得清淨之體而又坐邀老成之
譽因循成風衆怒久蓄吾恐一旦潰決為亂不小今
人皆知惡貪吏而不知惡猾吏終非求治之道也吾
兄久司衡鈞進退羣吏今正值考績之期其所以挽
回世道者端在于此敢以此聞

報梅宛溪掌科

出都猶百里相望過此遂相失遠矣不數月忽有紹
興之命且喜且疑古人為地擇人不為人擇官此地
素稱難治得公當移風易俗但鳴鳳一去軒殿上不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八

聞直論省察中不聞忠告恐所繫重輕與海邦相遠
也今人作事草草誰復慮此退復追念昔時夜坐見
列郡多不當意公輒長吁曰苦我不得為郡得則當
為天下一快心也言猶在耳今皆從旁伺之幸毋忘
夙昔教戒浙地人咸以謂多詐務求以智相勝吾亦
密矣惟順以應之公平洞達處即神明之威嚴也何
如公初領繁秩已具成效今當迎刃即解但愛連城
之壁者十步九視過為保護耳毋笑秦晉人廼以操
舟之術刮示越人也念之

寄林平泉少司成

公還峰泖中已數月矣主人朝出暮歸猿鶴迎門樂事良多但恐東海移文謂主人鳥患未靖輒爾回軒致令鯨鯢簸海鉦鼓震空雖理亂不知編摩自得非用情森梓厚報地靈公將何以磨之前得公著論數章深愜鄙懷恨不多得便中不吝再惠數紙當藏之匣中朝夕諷誦永以為寶也習靜全神多種蘭玉鄙人注望深切伏惟垂諒

報何中丞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九

公在都下何時也人人中世味如醉有一人獨以太羹玄酒為美而甘之每每舉以示人人雖不盡解脫而清冷之風披拂已多及公既出然後思就芳腴不可得矣仰之實切昨南康吳太守行具牘毫意想未上記室今乃辱翰惠遠及懼如對晤中有哭孫之語詢來人知是痘瘡所傷亦為公痛惜久之德門蘭玉滿庭其先殞者必非瑤圃中物也諒不過念明公實學實行為天下倚重今之往也天欲以實政及人耳天下望公者何限獨先被豫章信豫章為善地也鄙

人別後博一官於山谷中友朋既遠孤陋日甚雖善念長生而輔德無資終成廢弃幸明公時時記教不致迷謬亦造就品物之一端也望之望之

答林平泉

兄居此未久迺又有是舉耶此任固孔孟所欲為而不可得者兄猶厭其勞則亦避喧甚矣今天下士習日壞猶幸有一二君子在位為時表帥迺又相率引去殊可慨歎士君子與世相遭雖有不合亦不可有厭惡之心但當與之羣而不失其正隱隱立隄防于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十一

洵流中以為世障故孔子以學詩可以羣謂其可與人羣也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所以羣世也羣世中而易世之意自在若莊老以世難羣遂飄然立為出世之說故大雅君子猶有議焉今幸未得命弟故曉曉猶望吾兄之少留也弟荷知愛日混于嚚沫中以兄在前時以清泉澆之若逐此舉則日遠日疎指示不及於宿願大乖矣弟年來多病老態驟生鬢不能百莖白者數十左目生花已矇矓視亦不堪為利祿久留也但弟輩可去可來

與世何補如吾兄則自當與世周旋以天下為己任不當以習靜為樂也願吾兄少加察焉

寄冢宰默泉

錢去然後知長者相念甚切也錢在滁兩見麥登耳長者已三薦而三及之雅知輔車無能當御而呼唾常至終非遺忘每得除目輒家人相對私誦而已前過沛曾拜大德祠下因以百姓之言撰述為記始知明公賑荒之政千載可法語皆從質錢非不能鋪敘積德揄揚懿美但念父老子弟之言皆實紀也出此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十一

有說皆竅語也以竅語入實紀中非以傳信故一字一句咸自父老子弟齒頰中寫出不復別有增益亦以後生輩不敢妄譽先生長者先生長者亦不輕受後生妄譽第言甚鄙俗不當尊意且多遺誤惟賜點竄補易是所願也敬辦片石橫數尺許期命至刺成龕之壁中至於伐崑崙之玉鐫鐘鼎之文使仁名偉績高映今古則拱瑛名筆牛馬僕臣何敢與焉今具稿請教并布腹心伏惟鈞鑒不勝大願

報一厓郭光祿

公去海時錢慷慨與別不作世人憐惜之言其心實輕海耳公果去來如履平地僕無端走入九夷山狂川怒寸步凌兢蠻烟瘴雨既易中人而種種惡類朝夕踴躍視海何如昔孔子欲浮海當時有人踴躍相從及欲居九夷竟無從者或人且笑其陋則其難易又可見矣此皆聖人所欲往而不能今吾二人踪跡其間亦為不偶海上事諒公歸來必有著作幸以教我

報克齋李中丞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十一

明公正戎務勦勦之中迺猶煩記室問遺鄙人耶此其神氣清暇不復見有虜矣此奴今來猶謂淮揚昔日唐人耳一遇明公遂狼狽至此屢得報書輒懽呼起舞以往時舉事者非真力不敵亦心膽智量不敵逾人故退避過甚耳今已在釜中聞公督戰益力料旬日當盡掃除但鄙人少嘗見捕狐者狐出遊時易得也若狐入穴則灌之莫能射之不及間有燠者狐死伏不出獵者乃從容立伺其旁待其飢而出食則奪其穴以禽啗之以網羅之乘以利弩一發即斃何

則失穴計無復之耳今此奴困敗之餘竊巢窮澤古
人所謂窮寇也恐迫之不宜過急鄙人雖未嘗身至
其地料三家之市蓄積有限既則自出然後以計破
之正前所謂在野之狐也可無燠灌之勞坐收得皮
之利何如鄙人非能料敵聊為麾下陳其所見如此
亦自知無當尊慮也俟賊平時奉賀不盡

報白灘張年兄

古人云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鄙人常感其言誦
之後與一二知己馬首一別倏忽千里欲一尺素相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圭
通亦不可得迺知聲音亦難託也弟與兄相失幸不
千里而遠又因揚南溟得數數通候真音聲常在耳
矣海鄉春至知公甚安弟未審北上何日欲接形影
邈矣難期薄具代候幸入之

謝同鄉送金魚并缸

僕本江湖下品瓦缶賤材偶荷大造之甄陶實嗽諸
賢之餘潤幸龍門之一躍愧鮒轍之多年每懷在藻
之思何有運甓之志茲承列位鉅公惠以瑤器饋以
金鱗旋注清泉漸投芳餌既圓且潔體範明月之規

復湛而虛光奪玄珠之窟過雲留影飛鳥驚形不知
家在塵中恍若身臨沼上見游泳之自得知升斗之
水可生羨浮沉之相忘喜風波之患不作其本無長
鯨之量適負揚鱗之羞今雖曳尾泥塗尚當鼓鬣溟
渤更望相濡相煦效比目於天池不苦不窳學全身
於瓦合瓊瑤難報胸臆曷伸未能展忱先此布謝

謝徐相公

今天下有一人焉以身任天下之重天下之士歸之
如羣鳥依鳳覽輝翔集然猶遲迴周視而不敢前而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圭
所謂一人者非不知羣心附之亦偃然任其去留而
無所必何則固各有懷也錢蒙我翁造就之仁及桑
梓之愛其拔而出之也惟恐後時以波臣易溺耳今
果出層濤入深谷晏然不驚每側觀天外風波不時
大作真有捫心出舌時也可奈何錢去教下數月杳
如隔年雖切瞻依終遠光範敬遣人代候台體少申
積思伏願相公至誠以結主無心以應人使天下知
有青天白日之心又有虛舟飄瓦之度則福益隆澤
益廣士之所倚者不孤矣不勝傾注頌願之至

王宗沐

上舅白厓秦先生

某罪過積著上延先祖頃得計家君并家伯叔皆有書語褒事謂亡者長已矣獨今謀所為序勒貞石為不朽令名有文且知汝祖宜莫如汝舅秦太史先生汝其以狀來吾將伏哭而乞為某涕泣敢再拜上狀以請自古特立獨行者必附於青雲之士其言足以詔今而傳後者以自表見於世而其子孫之愛其祖考之甚亦必汲汲焉而求之生時同其地不同即數名公翰藁

卷二十四

五

之時游談之士不得指述擊節為以無所憑藉故不得發明也至後數世孔子稱其求仁得仁又數世太史司馬子長為之傳而伯夷之行乃始概見於天下人人同聲孔子引其前子長推其後志協語合伯夷之所以至今不泯者賢二氏之由夫伯夷之行亦烈矣而猶藉於後世其他有待而垂述者又較著也先祖早負英邁業家之舊不遭奮起無立朝特著之勲又無因緣出詭異殊怪之行以膾炙談者然純龐薦懿擇地而蹈本仁奉慈規履教化上以承先人下以落子姓自壯及老怡怡熙熙廓霽坦夷孚信鄉曲蓋信純德之士而秉禮守道之徒也狀所稱述間多遺漏而警效亦可概見大都屬閣下秉史氏之衡人士以褒貶為華替誦法孔子而雄文軼駕子長頃緣孤孫某幸出門下備洒掃瓜葛先人因得素自通奉光儀六數數矣其為相知豈有量哉夫生同時同邑里勢親不疎是固不待數千里奔命宛轉因緣悉力自致又不必扼腕自歎其逢之奇然則今日先人所以光昭後世得受一詞殉之名山以其副使子孫寶焉

名公翰藁

卷二十四

六

如大呂鐘鼎相與重襲而藏為者非衰杖詣閣下之門而誰哉先大父不敢望伯夷而薦志守道自成且不孝孤與孫之心其亦何極惟閣下垂憫亡人邀孔馬之惠憐衰事之虛賜之以銘使連城之壁匠氏一倍價鬻市則豈獨不孝孤與孫拜賜雖長逝者知自附鴻漸翼將不痛其黜然於地中矣某藉先大父之教語具狀中敬以不腆之幣馳人代請綴筆伏楮神龜飛越惟閣下哀其志而察其情賜垂納焉

與茅鹿門僉憲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主洪

初接承差至知執事動履萬福且聞有乞休之意初聞駭且不信顧以陳經歷書未至不得執事所以不行之詳猶復自解以為有道者觀世路險巇聊復高蹈不與絲絲者並轡驅走也此意久不覩况在執事僕所瞻望即閉戶隔遠俗事益得究心聖學他日推明墜緒為鄉黨增色豈非僕所素降心哉幸甚幸甚且僕亦非囁腴仕路恬趨進取者每見寂寞不與世脂膏之士若願執鞭焉雖其有不當於道猶以為可以凌視酣緬非敢卑薄冠組亦安劣之致然也况在

執事乃復相勸勉入為絲絲者哉顧計有未可者不得不為左右縷縷想一駐足聽之也夫進退亦大矣仁者合視而傳施智者取時而建業其素所抱畜非有所藉賴無以自見於世故附日月之光望屬車之塵孔子不得位汲汲皇皇孟子抱仁義數千時君彼非不知求行之為累而安且恬者之逸而完也彼其視所蓄積者若公共飢溺由己且不抱其具則亦已矣故植不羣之志者將諧於世就不世之業者不乖於時惟其時之所會不與已值行之所施曾掣其肘知其事之無成而且將羈焉以牢其身而不得遂則始惘然自全而老焉緒於丘樊踈於晉接其心之所存若與世者為燕越不加喜戚然猶眷眷倖萬一於再遇曲為之名而不潔其身夫抱其具者其於出處之介亦已省矣而愚於其身惘於其慮者奚若是哉彼以為行志之與暴榮者同事而異情高世之與忘人者同行而異致彼有所擇之也雖志有大小行有隆污然從長流者詣龍門攀峴阻者躋泰華則孔孟者吾人之師也執事入仕藉十有三年于茲矣由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六洪

吏部郎左遷郡倅歷南禮曹郎執事之聲稱無間知
不知者皆知為國之璉璧而今有此擢官不過五品
地不越廣西荒僻之方不出刑議之間則豈獨素相
知如僕者將傍議者亦無不知執事之仕不賸且捷
也執事特立之行滌繪之丈不爾操筆侍宸屏之間
而使與凡等是長鳴之驥使服鹽車而歷太行則誰
能平哉然僕意大致且以為有四不可得焉公之有
其三而僕私其一其大者則先言之矣今之乞休者
非其親老則其身病僕知足下之無此而焉為就耶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三

此地也言者以為瘴癘之鄉以老親之亟遣也而始
就職比至則以其地之僻也政網稍闊展而出及已
而退申而出及酉而退無過往迎送無填委案牘一
日之間得嘻而起把卷而哦者幾半焉而他省莫並
是其不可得者三也僕之於執事自鎮江之別二年
而始會於都下今別者又四年矣意氣之投翰劄之
勤非不睦然而相與促膝而接稷下之談者惟夢寐
耳乃今得與為僚案公則視官事究治忽私則得請
益德業治身心夫寄室谷者聞足音則楚然喜矣而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三

望之切故言之深伏乞恕其狂聒不具

與李滄溟郎中

其少不自量竊慕古昔作者以為覃思畢慮可幸窺觀其戶牖古今人寧獨殊哉已而事西省案牘之吏日緣糸慮於其中雖未嘗不及於暇然未有不專於業而能達者百工之事非聚而閱于其宮則斲者廢圻者墮而况如文之精哉是以每把卷則廢書而歎執筆則佇息而索蓋未嘗不憾悠悠者之不足以語於成而將委其素志以卒于無聞也居省中五年習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主

子

知吾兄抱獨向之志負奇特之才啓吻鼓筆蓋已凌西京馳騁班馬中奮臂雄呼壓時之作者而出其上而猶不自足日閉戶與古人為伍求其所未至而增其所未高日漸月逼若是吾兄於文則何有也後屬不肖有萬里之命藉藉南歸居山中者僅數月亟西行自履任以來卒卒未暇向之業弄者益荒且弃然則其之不幸誠無足長進而又家遭多難日夜思望東歸則僕于此雖不敢自謂時日之暮而識其荏苒者之決不可以極精而固已退舍遁矣時有所作皆

率意為之非其精也嗟夫士安能無施於世哉心有所知不以垂簡策詒後世奈何與草木共腐也吾兄專薦之志且又處省中久時取兄舊作及相贈遺者讀之一字一法已即古人幸復靜濬旁求嚙華齋英融液溢發待滿而放之沛若河海秋高水落涯涘立出其行於世寧能自己乎是生同時處同地已復不散獨其中之志有相期待不阻限於山林川麓其嘿而符者今日非左右之望而又誰乎僕其滿去職業之務何敢謂稱蓋亦盡心焉多病行且得以考績行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主

子

遂作終焉之計自惟文章大故聖朝雅觀如兄者當遂窮詣深造使成一家故聊獻納以畫於左右鳳洲聞已使江北復歸幸出此共圖焉

與王槐野先生

某之舉進士也會門下同考禮部復緣外舅秦先生之故得拜顏色然亦未敢以其鄙瑣之文請於左右比吏西曹門下以文章盟長斯世雅推轂後進使得畢聽聞以曉厥旨雖不肖如某者亦承晉接每謁拜未嘗不睠然引而擬之退而登然喜以為門下之名

振天下其詞之所出逼古人氣雄而議高真司馬氏之流者而奚啻不鄙且憐而若欲增焉是必有以取之而吾其或者亦可與於斯文耶俄不自意忽有萬里之命因遽西奔抱其志以歸於寂寞離索之鄉而瞻視玉堂藐烏霄漢以其不肖使日得操硯墨侍几席以承所謂歎唾濺洒之餘或者得窺作者之牖而今之遠去雖一楮之便非專不達凡某之碌碌在奔走之間而文不加進者以去左右之遠且速則其命之會也續朱典史良納來齋手書問左右起居則又

名公翰藁

卷二十四

五

婉婉若親文席居頃之而遂聞公亦榮轉南院矣嗟夫自西京以來更遷固之後雖作者凌米鹽而大都繁縟若加而朴雅轉散若醇而彼之水非不可以羞賓客醺歲時而臭味且失故釀自宋室而下其不著於此義也久矣左右以閩中之英又會主上右文學儲養登進之得悉窺秘室所藏今又暫借移南中雅暇上鍾山望三江五湖吊六朝觀王業所起博采縱觀益發胸中之奇某謂左右壯遊將無藉於茲行乎史氏之業與國家之鴻猷大典天下士大夫孝子

慈孫幽人高士之行皆侍左右以表見後世幸為斯文留意加愛朝廷有大述作旦日且相台吏跡羈縻何日復望函席茲以便荒素附區區萬種未悉純乞照察幸甚

復朱鎮山先生

去夏相晤自函來袂祇領教益歸而未嘗不睠然於心也交道大難昔賢所歎况如門下素所仰望者即今雖濫竽貴省而竭來兩月冗冗不能以一字問左右乃辱齒臆翰教先臨且大都所道皆古人責善之

名公翰藁

卷二十四

五

義至於慎始令終尤於僕有莫大之益匪人雖頑心駑性亦不覺為故人一掉發而振起也感謝感謝左右實學高明閩中舉措為時賢所推真數十年來所僅見者貴省文憲固倍於閩而某也劣甚欲以效顰大方此固有如昌黎所謂不自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而莫之救者雖然業已冒昧履任矣故人厚意亦安敢終默不為一披摠情真嘿嘿厚自避哉夫人才由於風俗風俗由於士心士心正則風俗淳風俗淳而人才盛然其機括在上之人實執其柄非其自能

為也請謁之行其始上未嘗不善其始號亦未嘗不
美也故舉而稱之曰薦材然上之人所恃以使人興
起於善者有勸懲之法而已薦材盛則勸懲廢勸懲
廢則賢否淆正額既妨則寒品蒙弄世祿之子弟既
知其路之可通則固不必於力學而以勢為進取閭
閻之寒士既知功之不售則固將舍其舊業而以學
為大禁是非夤緣婉轉之營為將使人習為不端之
行而潛消默奪之所及乃能令人至於遷弃本志而
阻塞正功若是而求科第之不稱乏也不亦難哉夫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圭

古之明人愛我之恩厚而指其為醜毒五色之炫耀
而指其為目盲千葉之繁花而知其少實至於大雪
之嚴凝則曰此豐年也蔬食之淡薄則曰此養生也
此其所取決有非徒見夫目前之可喜而方為深遠
之慮者况於人材之難培而植之撫而顧之猶懼其
不長也而况道之以如是之習使其耳目易眩而心
志惶惑日惟旁蹊曲徑之是思則一時不排於人情
非不相妥而其於風俗士心之一竅固有如飲醇沾
醉豈不告病而麴釀餘毒流洽於脈絡之間將有蛆

蠹耗敗而不自覺者矣某也海曲孤生口耳末學素
惟豐章長林之是好近而貴省諸公忘其不肖使備
負茲土願惟驅而策之者欲其效乘也而不為地方
人才風俗之是圖者是負之也負使之者是負其心
也是豈惟不敢負其心抑亦未嘗念使賢者而居此
則必有精神流洽於言語法制之外而如某者尚恐
其不能守於言語法制之內是以自履任以來非先
王之道則不敢以道於士子非先王之道則不敢以
事卿士大夫左右三寶之云似當少塞以求不負故

名公翰藻

卷十四

圭

人示教之心然此亦必如吾文者乃能行之耳千金
之璧則大戶之所有隆重相顧一旦貧子懷之非惟
不信且將摧楚而奪之矣然猶不敢自諉者亦思為
地方人才萬一之慮如其不售其披簑鋤耰此墮人
本來面目非曰今日爾也吾丈以為何如

與徐吾台侍御

某聞古今時不相及士有披猷振藻建立於世者輒
異年月有不獲同時之歎此非緣夙薄劣則風塵乖
刺其勢然也猥以鄙劣濫竽湖楚而明公奉命來臨

茲土不肖稟規承條得以職事日請督誨之且明公以宇內名流士林雅望摠才足以濟一世奇吐足以光典籍曠視無前即有抱負者不敢以其所知仰裨萬一矧如僕者宜其奔望日景渴委鄧林冀以邇清光而紆厚眷也不自意擬明公才高一世而視若無學裨典籍而內若虛動蕩引掖不惟其有抱者得以自鑑于藻別而納海不擇於細流崇華寧辭於奉壤謬膺俯恤願躬生色三載之內優其過而亮其愚使得安其位者明公之惠也間竊私念公御不念士案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三

牘不及文此亦有年矣頃嘗建學興利千金不惜一櫟之覆若庇大厦而光華昭回使有寧宇是明公居之也士習靡麗不根真才移易獨以約束忠實蔽其末流宣明抵裏若寐而寤百年遺規莫不潛趨而默赴是明公教之也凡此皆僕所承籍耿耿如是者而况百事燭興華牘填委燭照數計不能動搖推抑大象敦崇禮遜永美庶鄙針心洞隱無不曲盡是凡世之得一足以塞責者明公獨兼總條貫左右逢原徒以不肖之身得日侍聽增其所未高而闢其所未解

古今不及之嗟在僕誠無以為慮矣僕素不學問邇以病臥益就荒落尊嚴在望範楷經心不自警鞭恐益負教旨幾于流浪無以為銜結之報然心邇跡遐無由仰望近行潯陽肅箋附伴以附起居方今宇內多故才不世出朝宇海內屈指待明公扶植之日久矣伏惟早還使事以需寵靈使昭然建置庇祐社稷則鄙薄斥弁入山猶得蒙餘蔭以終生死又非獨以官方仰辱大惠而已也咫尺限閫不勝瞻戀

與王白屋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三

別懷馳渴跼足東瞻歲聿春深流光撚指迷途仰景靡日不思其如羈留以阻法席晤謁在即諸不縷縷將叢信州道出仙巖上清弱羽沉身酣淫浸骨聊假餘息藉觀鬱翠以滌心聲惟翁高枕乾坤玄覽始遽當已厭視寰中况茲久別論心道缺城市近喧握手初延小襟在頃猶為未彈棕素能寧盡慰幽期者哉改月朞生明實際其期聊携一二同志相與涉少洞靈稽真鑑微倘惠紆玉軫同責名區則抱沫興波不陳成照非惟鵠留玉筍抑亦鐸振金城餘生妄冀非

所敢望也情亟摠隨罪同坐致茲專遣問眠食幸有以指揮之

又

僕之仰明公甚深而思明公甚切願首春于役臨川
堯池不甚遠而衣袂不背遂爾歲晏塵冠絆係心焉
牢落而歲月流徙不惟有懷之感且抑有不與之悲
惟明公矢德樹聲昭然若震雷之驚耳非不足取以
自鏡然尺素勤傳要亦寒暄常語至於疑端曲緒結
在鄙衷者未能曉然白於執事古者生有後時居有

名公翰藻

卷十四

无

各天之歎猶將合弁萬里笑談一席而僕於明公一
水脉脉將垂素抱所為眷然東顧者又豈盡為區區
交態而已哉想明公同之也僕嘗邇古今而歎之矣
學術乖離宗同斥異聽之輒然可念已而纔一展施
茫然無效使天下以學為諱而以談為室甚或斥儒
而賤之者未非一日蓋學不切於體用才不附於實
學明不盡則照未周理不密則脈且略伊人之不作
其誰能釐而正之以復返其初也明公高志卓絕於
俗而抱才又特異然不以其所已能者為是而方將

殫於天地民物之與以達於幽眇推遷之始施之於
用無不當理明白昭暢而來教乃云欲與泉石長伍
則誰復當天下事者 國家自二百年來承平甚久
然法壞於實而陽存其韓論昏於公而陰顧其私兵
實則虛而南北倭虜之未殄民財竭而征租襍料之
再逼自青齊河北以及蜀隴吳楚百姓未敢為盜者
瀕水旱耳嘉興之起與今處州之難大槩可見邇南
豐之寇亦一疽癰也大者不能消於未形搗其巢穴
次者不能解其已出使其知懲甚而官兵弛劒掩罪

名公翰藻

卷十四

手

張功使人視盜之害民若飄風之過耳不一究心焉
而此意在吳浙尤甚以僕料之今日之事若破舟航
於波中所未敗者風飄未值爾明公道覽周於當世
之畧寧不眷然有懷而云欲抽手處閑以閱蟻鬬恐
非所聞也僕已矣少不學問長更因循無復於此然
猶喋喋者同在舟中又安能不為怛然於懷且非對
明公又誰復可道此者學不實則才不實才不實則
效不著此古今未有易之僕以此號於大方者幾二
年亦欲淘沙見金以析實囊中然以言者不效則又

如賁子說金人皆未信此事在明公今且處暇擔承
丕闡固當奮然一措籌而標指也同志如林亦在意
見知見之難古人願有以死自效彼蓋有激云然而
僕百無成於明公恐終無效以點藻別繼此其何以
振之族譜序辱徵不腆安所逃命但以珠玉夏然在
首而更附蕪言益自見短然不敢固辭稍遲當具報
今歲已暮明春或東指當得拜公床下以卒所請令
姪雅質乃見家物尤望有以成之於僕處云云又恐
從火坑中納涼也

名公翰藻

卷十

圭

啓萬治齋先生

往人還拜手書論舉業當習弘治正德間及邇來論
學性與天道云云某謂尊論二者病本相同非其二
也少嘗愛讀先輩實錄見其臨事真慙慙而數言
典實雅暢自一命之始以至三公之尊自一束之微
以及奏疏註述之大無非在於是者嘗切思之不得
乃於其中細細尋其所以然時窺其一二即怡然自
解彼固有自來先輩之學自在庠校時皆從鞭辟著
已講學則始自躬行論理則玩洽經典其心之所及

本欲成就己學而非汲汲進取其任之所至本以了
當平生而非拳拳溫飽是以吐之言辭不過述其胸
中之所見而不暇粧綴浮談見之官政不過展其幽
居之所得而必不眩撓禁靡庸之貴顯則為名臣下
亦不失守已投之窮困當為名儒下亦不失善士而
一番剽竊記誦不根自得之學無所入於其心捕風
捉影玄遠無據遮過掩罪之談無所出於其口雖至
武廟時奄臣搖毒百計挫楚而屹立秉持之士曾不
動搖此其効也以明公所親親某之言豈不然乎讀

名公翰藻

卷十

圭

其文可知其人之心術即其心可決其行之善惡昭
昭見天囊穎知錐理之不可逃者故華實之辨有餘
不足之教文莫躬行之肯言行枝葉之戒拳拳不置
蓋聖人立教以為在己者之不足則鞭之猶恐其不
前而况可有餘而縱之不足而飭之則索之無餘味
而庸之有遺才矣古人於千葉之繁花則曰少實也
於五彩之炫耀則曰目盲也至大雪之嚴凝則曰此
豐年也蔬食之淡苦則曰此養生也此豈圖藉目前
聊以苟且一時之狀而不思所以為不朽之圖者乎

邇來文盛才多郁彬彬所在而是而為之文詞數
之講學稍失先輩之度誠有如明公所慮者然其大
較固亦由於實心之不至夫心之不實而欲求實學
學之不實而欲求實材是樹棘而求梓也必不效矣
俊厲襲取以為才掩座多膾以為辨稱文粹飾以為
政剽掠藻綴以為文詞茫廣無歸窮幻眇以為談理
則索之無餘味而庸之有餘材矣明公入仕應 孝
廟禱天之祝且先朝名德如某前所陳者明公是也
然貴鄉後進當無有以此引之使入閭與者耶某力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五

天

短心長不足有補即嘗以是曉曉於諸生中然千金
之璧使負子懷之則恐有摧楚而奪之者而况使人
信之乎故樹表植幟惟明公是望爾斯道之在千載
一日而美材之產必於長林以求實材非於大邦而
又安取也冗病荒次直致上復請教伏惟終惠有以
引掖之餘俟面抱上質

與吳霽寰郎中

去夏得手書乃兄留於武林主人者八年余手甫一
得書展讀之餘雖知兄迭遭多難情抱難堪然亦見

兄鍊歷世艱學識俱進恨鄙人無由一促膝傾此積
衷也部署再更資望具深山東聖學根本之地得如
兄者振鐸而鼓舞之豈非斯文之會學職年來人視
者頗落第二義雖時變使然實亦緣居其職者非盡
雅稱由來有漸高賢借重銜銜色生皮革齒毛波及
晉國者非君之餘也耶仰賀仰賀此間地大人眾不
肖愈自見短薄劣之棕想所悉聞然但秉心矢志不
敢吐剛茹柔頗憶舊談時號於二三子稍有省哉然
大將力弱縱旌幟雖鮮而精果自薄其何使諸生超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五

天

距投石哉吾兄力格優裕而素在教愛其忌晉飢秦
輸之粟也懸切懸切世路嶮巇友道廢墜各天一涯
所不忍自解者惟兄務德樹休以播遠猷以其餘勢
薄淺相與共礪偕進不忘伐木之義則萬里几席千
載一時又豈區區兒女子會晤之疎數為欣戚耶王
學甫吳子實流萍各天近頗與子實周旋每促膝未
嘗不道執事知己雖合同在駒隙中何時解脫萬里
瞻邇書不盡言

又

去歲移官廣東得晤高南雄始備悉兄承重外艱之
耗茲春道出臨安意欲附問起居而甫渡錢塘海寇
烽火夜照舟中亟由嚴州問道走河南茲還入吳問
貴鄉翻在湖州之裏不能紆入親拜尊公之靈且望
顏色道數年悵悵之悵夫知己之難古人所重而聚
散之感詞人所悲兄之於弟省署骨肉道義之合而
又連遭大變乃缺然久不問縱同木石其將安之耶
此情知兄之亮我也祥祭已過有退無進知純孝篤
心時下定應稍息節慎襄事之後讀禮之餘以幽傷

名公翰藁

卷二十四

書

澹寂之心居絕事奔交之境三年所得自當迥壓羣
流中郎居廬博究羣籍成功在疚大闢遺經凡此名
德咸於不幸中成此大績今日交遊非吾兄而又誰
望乎但海寇報警鄉曲時聞鼓鞀憂時發憤豫籌經
綸恐亦頗多幽思耳弟竊祿淹濡居然故態驚心閒
性自遠去左右輒又落在因循坑塹中追惟省中閑
門理業一刻不可復得近稍從故紙上尋得一二似
為簡徑而見在瘞泊原非實際貧子說金安能遽得
充衣食耶為竹樓前苔源水上吟罷想時及不肖願

無能捧硯隨衣袂之後為可憾結故交亦散吳子實
當劇郡王學甫事亦責之頗重海內風塵變棋新着
有不可以筆札道者兄十年郎署馮唐之歎雖深楊
雄之望固重闕服之後幸即出視時事為一引手拯
救亦吾黨事也

與唐荊川先生

客歲信州獲樞趨門下已自謂不負此生雖因遽未
盡欲請然德音在耳儼然師保之臨某也雖愚其敢
負一宿之緣而不求響覺耶恭惟歲律更新陽春入

名公翰藁

卷二十四

書

候大人法天德履俱完斯文章甚蒼生幸甚四海多
事東山之仰幾十年于茲今徵書甫下縉紳動色相
慶蓋不惟恬澹之踪可以抵障顏瀾而石畫之才且
當扶植危構自宋氏以來儒者受不適於用之詬久
矣門下天挺命世昭然建一為昭雪非百年快觀
吾道將興耶惟門下勉惟社稷加強飯也念蒼先生
景德之會適有羈役不及追侍去人甚逼伏案敬此
上候北行有期尚能縷請指教不備

啓尹洞山先生

其結髮仕途傾心山斗比以居邇德鄰繼而臨幾
粵延眸金火徒自抑情知公之亮之也素秋上奉色
笑自遽南還自惟屏跡蓬茅庶全鈍滯而猥辱甄錄
乃濫鞭韁竊念道學如綫斯文未墜而大邦才美實
為具區况有典刑屹障儒碩居衡朝為寧康所憑
鄉為後進所式自當使迫名流或可少稱指授某少
不學問長乏悟思即口耳之餘曾不足以自潤而辱
使植標道戰抱鼓相耕是徒使諸生滋其怠心而無
所望之也校事絲絲麓畢近地罪過彰聞計悉入尊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五

聽然思所以昂然報謝明公者不啻飢渴而心長力
短乖刺輿情惟明公忠愛曠度其所以砥淪之使不
隕墜以終大恩乎其洗心以俟命無所逃罪日方東
走以便申快起居萬種初心尚圖嗣便布上

與凌以棟

海內風塵雖習聞高名震耳而挹衣未偶每披覽遷
史如望顏色而夢寐繼之矣冲寰每會輒道大雅而
益令人飛翬相待也高賢家學文藻丕振漢史重刻
不自措手而以付拙工海內覽之其謂公何翰音下

連適抱病山中方欲與赤松為侶而歸使又迫使蹇
淺益艱於報命尚祈蔡君歸時或能勉卒請教也悚
息悚息雅惠逮及尤非敢承山中荒涼亦乏仰鼎尚
祁設遊時西行倘能拜公床下草率臨緘不勝瞻邇
入寒惟為斯文珍攝不肅

阮鶚

與胡總督

弟與兄為同年又同鄉今日又同事平素又同心相
期協力以動王事弟素性愚直不能於詞色之間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五

即更了悟凡百機宜須明白開示昔日乍浦受圍見
兄憂形於色弟星馳往救止知乍浦之圍於理當解
不知其他也賊欲犯杭州又見兄憂形於詞弟星馳
崇德以遏賊衝止知省城為重於理當防亦不知其
他也及賊計取桐鄉所當鎮援以便策應亦不知其
他也及賊久圍不解援兵不至而賊向城備說往昔
之事及逃回人口之說與夫往來走報之人參伍相
合弟尚未信十三日奉手教始見吾兄本意昔周絳
侯秋梁公嘗以此望兄而弟亦竊有志焉正以天下

事不容執一千端萬緒同歸於王事之克濟即是矣
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所見偶有異同無傷
也但兄所為者皆二氏之所不為蓋兵未集而賊不
待欲左其袒不可得也幾未密而事不成雖有束之
無以善其後矣弟故達于兩院欲正兄於未然且又
明以告兄而兄疑有他焉者過矣千萬鑒納

畢鏘

與沈三洲

往在都門得瞻光采及嗣以鄙劣兩獲承乏賢者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五

邦竊慕孤高幾度式虛至今別來湖山入夢而諸君
子風度尤時時思念不少置然藉旧形踪南馳北走
每以無覓羽鱗通情懷獨悵快爾公由省郎而司臬
憲方試諸用而即欲嚴居以自悔跡住塵寰心游冲
漠靜裏精修道德益崇近乃即山中召起藩臬強煩
再出以慰蒼生之望將不次徵入鷓班廻翔霄漢恐
西江之席不暖矣蓋時切需才人惟求舊斯固太平
之作用比常調自是迥殊也至仰至仰生淪落於外
亦既有年昨在壬申叨補留都糧儲繼改比部寔緣

遭逢之故晨夕兢兢恐未免顛墜高明將何以教之
翹首洪都雲水杳然偶因風便寄情於言伏惟台鑒
不盡

王秩

與江荊石

不奉光儀屢易伏臘緬懷高雅歲月與俱矣吾文居
鄉則鄉評重履官則官譽重廣信在江西亦稱僻遠
詎京師幾千里自公守之僅閱兩稔而華聲飛焰稱
者如在高安時乃知豪傑應世如颺動雲流非可以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五

山川隔時日限也古謂循吏以其有貞固思愛之節
而無近世虛恢浮誇之習惟公之抗迹樹行足以當
之匪諛匪諛茲因敝僚黎雲野以其令親為屬下司
訓托弟先容不揣輒候起居知公必諒其無他伏惟
台焘不盡

萬恭

上高中玄閣老

某日奔馳濟汶淮揚之間凡諸省河水所流皆有帆
檣之影焉誠感前排衆議而出之林丘即生死不厭

報也乃微君相之福河運早達自以為奉命承教可
幸無罪而致有煩言即累疏求退敢負翁而不顧又
微翁之福救臣之罪矢心就列輒又念翁而不辭蓋
不毫皆翁之功也自中州來者輒知動定安和且免
簞甚安熊羆入夢矣完此而後出為社稷所得孰與
仲多臣心如水流若帶新運保無他虞乞終社稷
至懷如何如何歲聿云莫悠悠有懷特摠獻歲之忱
用助椒酒之缺翁必以舊牛馬走而令記室異視之
乎翁居黃河頭某在黃河尾即賜餘波朝投醪而夕
名公翰藻 卷十四 聖

不任悚息惓歎之至

與馮少洲光祿

公處東海生處西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締交
於南都逮今蓋十有八載焉即晉鄙豫章皆得賢
之後往年南浦之別蓋望公車之復還也乃竟不可
挽而豫章無復公車之報清惠之遺父老奈之何不
望江藩而流涕也生辱至誼何以為情何以為情竭
來濟上東望悠悠江耶海耶在水一方者非少洲公

耶往為余言生當出第一人辱推借不容口今出矣
河道軍務當局而迷績用弗効惡在其當出也公又
能不為我思所以用其出耶生在濟水頭公在濟水
尾幸源源嗣其音勿脈脈不得語也專遣啓處河流
俱東伏惟珍崇以需召命

與遲胸岡司馬

棘寺叅承可謂榮幸今又別九載矣盛美偉烈第一
一知之但不知兄今髮白幾莖書講幾章時義構幾
篇絲幾枝蘭茂幾叢桂居東海之濱今庶幾頑立幾
名公翰藻 卷十四 聖

懦也長安似奕棋名老臣彼石徂徠之詩當為翁賡
載歌乎弟才匪濟川為能治水河安則民擾民逸則
河危夫中原水陸之衝四省舟車之會不知何如始
免後難也專使請教併候與居詩云母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弟日望之東注丰標情同河海願言自愛以
副明時

與董李村操院

生奉別明公久矣昨具問則八年玉貌宛在目中
天塹長江竭借節鉞江流定則江左安生籍上流微翁

之福不鮮淺也且金陵佳麗生往十九年托迹烏翁
日徜徉太平之隄荷池萬頃桃岸千尋而以名流收
而有之從此鍾阜增而高玄武增而深矣坐望台端
只隔一水平成無術康濟未聞誠不知何以報主
上給餉道也言念夙好能忍不以平江餘潤惠我治
河法式乎西望洛陽榮發何日專遣申賀愧不成文
伏惟台存某不任惓切

與張東沙

恭江右鄙人也生髮未燥親翁校士西江盡得之札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聖

壯之外伯樂以神相馬東翁以神得士即今為天
子使少効駑駘非四十年前天廐中所秣耶金陵奉
侍則翁又識恭於羣槽以為他日可登峻坂負鹽車
此數十年者雖屢試屢蹶然亦汗首仰抃報伯樂矣
長公過濟上道捧手教起居萬福甚幸且得文範八
九讀錄及雕蟲嗟翁德業文章萬世宗盟乃昵駑駘
及其尾鬣得無天廐之累耶舟過西杭悵望東海巖
巖大老窮勞我心專遣承後賁郵事申謝將伯樂脫
之而不變抑匠石過之而不顧也三體七表大屬報

野之重願言崇憲以迂蒲輪恭不任悚息之至

劉景韶

與金省吾

往讀荆關權志手之不置蓋仰明公揚衡藝苑卓犖
文園殊先秦西京語視近代沾沾於雕技者賈然不
類而就中經濟天下之畧尤大彰明較著鄙心傾嚮
為日久矣屬憲旆按部楚方即擬修敬以通姓名坐
病嬾遭延且一二子弟聽校期迫跡涉嫌疑未敢唐
突茲闔郡被試咸誦義不容口謂至公至明前後罕

名公翰藻

卷二十四

聖

埒而崇雅黜浮文體一變固盡滌剽剽而新之至歸
重德行此尤挽回惡俗一大機會鳴鐸吃緊無逾于
此倘仰承教督者悉體意旨何全楚不浸浸鄒魯哉
僕素虛庸延佇德化倍切篤衷而小孫炳衡伏荷兼
收重辱門牆益深光感肅陳賀悃殊不成事懇惟台
慈垂拂臨楮無任鯁鯁不次

王之誥

與金省吾

久違德範瞻企殊殷初秋憲節過臨敝邑擬得奉領

教言併申積抱會侍老母於山左督課農畝用是相左竟違鄙願然羅雀之門重勞軒從且復委以翰教申之厚幣而惓惓過愛之情又有出於禮文儀數之外者願僕何以辱公齒念若此甚感甚愧邇來文教不振士習靡靡賴公主盟斯道力挽頽風敦本實而黜浮競一時譽髦蒸蒸向風矣他日廟堂掄材稱得人之盛當以吾楚為最也欣慰如何僕自山居謬無善狀近患火病頭目眩運彌月不能出門戶茲少間敬此裁謝病餘語不成次統祈仁炤不宣

名公翰藻 卷三十四

四十五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四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五

李攀龍

答董學士用均

再與董學士

報吳文道卿

答汪正叔虞部

與李比部伯承

與李考功价

答王寧波崇義

與馬侍御

報鈞陽馬侍御

與樊侍御

報賈守準

報靳子愚

寄宋按察

寄邦孝廉

與俞大參

與謝九式

報楊孝廉

報宋侍御

與青州杜使君

報顧給事

報襲懋卿

答李伯承

上朱大司空

報劉少司馬

報姜中丞

報鄒督學

報襲克懋

報吳道卿先生

報孫金吾

報鄧令

與徐少府	與郭方伯
與張大叅	與殷憲長
上御史大夫王公	與殷宗伯
上少宰王公	與殷少宰
上趙中丞	與殷檢討正甫
與按察使蔡公	與蔡按察
與毛按察	與劉按察
與徐按察	報沈少叅
報楊憲副	答查憲副
報查憲副	答梁金憲
與李金憲	與宋金憲
與劉戶曹	報戚都督
報戚總戎	與戚元戎
報劉都督	與劉總戎
與黎都使	報張開府
報陶睢州	報內黃王令
報一樓	報鄭永侯
與趙仲鳴	報李伯承
	與劉希臯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五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李攀龍	
荅董學士用均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即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	
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願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某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它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為之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之治是豈獨為愛某也頃當淫潦為沴自京畿千里萁骼蔽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子道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小東道塞使者冠	

蓋相屬於敝邑率不能飭厨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而非邪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莊助吾丘壽王嘗為侍
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即某
擄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
狀矣莫不揀荒而某拮据為甚官無蓋藏仰給鄰國
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
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
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籍以喘息云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二

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再與董學士

日某入計執事吐握延之則之邑執事屬且有校士
之命而重辱貶某一郡國吏柰何有此於執事焉大
者不得一日私竊出門下次者又輒去不得謝無以
明執事所禮遇某者然而猶且不亟奉候則某積愆
自畏耳不佞誠自分一邑足矣乃月朔得除目則以
某辱令命某何人而有此於阿衡大臣也既以私竊
念之其唯執事夙昔薦寵某者無乎不至則伯樂一

顧之力爾不然豈其不佞如某而天幸至是乎

報吳丈道卿

不佞日與諸生竊論執事命世無疑莫不私心若就
見之而鬱鬱至此不理衆口俾有淪沮之嘆命邪不
佞領郡趙役為疲饑饉游臻目之師旅何奉職無狀
也廬廣平嘗扼腕為某語使執事節鉞開府天子何
憂胡也知己哉敝邑雖所謂一州如斗大即令無貴
客往來猶可閉閣卧則又柰惰氣何哉以其計有以
解綬去久矣不然夙夜用勤顧復碌碌不中所期豈
成其為報執事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三

答汪正叔虞部

契闊不奉嗣音今豈臍胝為勞也改歲聞足下在桑
乾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歸然以梁上獨存也審是
將無令僕病悸乎風塵下走有人乎繆公之側明年
上計京師為十日之飲與足下大摠肝膽解綬去矣
其在骨相足下視其惰氣凌人豈為暴貴者乎時者
易失即足下雖有同室之聞不可三日不見元美也
子相明卿亦諧夙好足下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

人哉茅盾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郡邸蕭條其於高枕唯日不足主恩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下前

與李比部伯承

某雖薄劣然念足下久要即甚不忘日以元美輩褒然為文章家稱首某則自不欲伯承出乎其後有以激故人爾苦無他也每與元美言何嘗不伯承在口今復慮伯承不安西署急將生議及又不欲伯承暗投以是為切切惻惻其意也尚不以厚哉里閑狂士名公翰藻 卷五 四

與李考功价

某不佞蓋自與梁公實為同舍即即聞南海有執事也日以入計宗子相又亟謂署中有君子愛某者某知其必執事也乃某僻夫雖郡國下吏乎其在執事矯矯一不麗於世固私竊慕焉幸以厚謁者而復儼然臨之乃某屬駭奔走不得旦夕出左右則安敢不唯其意氣為恃也

答王宇波崇義

某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塵中為五斗米罄折道傍詎與執事浩然而歸高卧淄澠之上也

與馬侍御

駕劣二載于茲奉職無狀即幸免紀列其罪已足矣不然置而勿論猶為不屑之誨今何至登之薦章而重以獎命使某慚不敢有終於自棄之心乎無論為九邑爭承一疏貽千百年不報之利使自某以往坐紆拮据之勞為甚盛惠也即所與屬吏未嘗不以禮相假舍弘而獎其改過豈為易及哉則某不為不遇矣則某不為不遇矣

報鈞陽馬侍御

某不佞為郡無狀而復以遷去則免於疏列亦已足矣乃執事願追而獎之以寵於父母之邦其所采稱又皆某片長自信者何至辱知遇如此也亦惟我執事激揚百寮不佞有某亦在不遺則凡以剪拂稱佳士者不將以不出其門下為不韋哉

與樊侍御

某狂愚為郡無狀值將上計中者兢兢執事數語群
心沮服既已入覲頑民後言執事大畏其志而反側
宴然矣顧猶某所及知者也它如彌縫積缺延賞虛
聲凡使某得以運而不肖之迹得以掩者豈能萬一
盡哉不然擯斥矣又不然不理眾口為累多矣豈其
不安其位於前而有今日也某固有不報之德於執
事者如此而執事俟後復以某疏之剡中何愛人無
已時誰令某追懷往咎抱不測之懼而惴惴幸免以
善將來者非執事乎即平仲解驤鄭莊推轂蓋兼之
名公翰藻 卷三五 六
矣假令史遷而在忻忻執鞭况身受其賜者乎某殆
無能為報矣

報賈守準

風雪之夕孟津邸中絳袍戀戀故人者兄耶某數年
辱同舍之好察守準者倘矣雖德氣素甚高即一言
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不佞如某狂恣四出顧無異
視骨肉此其知遇豈時俗見乎某有心即一值守準
我未嘗不縷縷所為我聞有命者無隱也宦迹不居
動輒如新守準寧能捫舌不念某乎以大庇入閭校

士且三月惟地之杌隉亦惟某其尚有戒羣懷安堵
亦惟某為守準賴焉

報新子愚

某不佞既已辱此役於大賢之後矣為德不類以貽
前人羞將奚賴焉然而執事畫一示我者昭然在也
某豈敢謂終能躬行君子亦惟是識其小者以庶乎
寡過為幸爾既錯則二吏者以執事手書至某方且
日夜東望晤言為期以竊寵光百惟面命今豈其不
屑而車駕出涇陽屬有它不得報候道左謹遣二舊
名公翰藻 卷三五 七
暨往御于蜀以當下悃幸叱之矣

寄宋按察

某不佞辱惟夙誼心竊嚮焉以自泐艾久矣而執事
者屬領周大識方于時胡越匪茹簡書可畏而不出
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事為人也
即不取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汲長孺之在朝
廷而造士蜀中為壯遊邪不佞亦既祇役三秦接壤
大邦咫尺德音愈覺形穢矣不知驚情何以自致惟
執事者有以教焉

寄邦孝廉

某不佞即雖栖栖不自止然窺於去就之間得足下
焉可謂狷介不變塞之士世之君子居則曰吾有未
遇耳彼何為逐逐為富貴容也非必臘仕即旦與計
偕見有富貴之形已先泊於拮据而執事獨自堅也
間有不自制則名為求仙以澹其心如執事者豈不
善學原思邪

與俞大叅

不佞讀公所貽遼海集者今且三年矣每至登臨大
名公翰藁

卷三十五

八

閱諸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遼海與醫無閭越在塞
上而公以守臣開幕府其間時時治軍吏張旗鼓耳
目所習即安得無令神氣悲壯乎千峯當鏡出萬壑
入杯平斯已五言之佳境至如五路雲霞連海氣千
家砧杵奪邊聲孤劍長懸萬里心陰風一望盡胡天
今之作者安得多見此句哉即漢省春風知視草庾
家明月想登樓其俊逸亦與韋柳非伯仲王允寧所
論豈或於遼西曲巡方諸絕句有指邪若然固自有
縹緲竹枝之響正無害乎總統之才龍蛇之德矣

與謝九式

僕也惰夫何足與言詩而辱足下誼甚高即未能一
和已又亡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錦
篇經緯繁密直奪七襄之妙者絢然盈目何以得此
於執事乎然不佞聞之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不
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者
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有所必不可強與其奇也寧
拙漸近自然斯公翰當巧而不用者也此或有當於
足下哉郵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材
名公翰藁

卷三十五

九

報楊孝廉

裏不佞叨守貴郡奉職無狀屢構譏口幾於中傷極
賴腹心韋獲無咎至有令役冒維其忌蚤夜以思所
為報稱我足下美意者已成率爾悔何及焉徒有能
知足下於形跡之外而不奪於衆論卒相與久要為
無失人之誚以遺恨於今日此所不負足下者耳向
令郡中無賢不肖皆謂其愛我而國士如足下者無

以自見雖崇虛譽何益哉今日而觀足下曉鳥東顧
儼然以臨敝廬未已也聞謗若自膚受而慙之恐不
能家置一喙未已也有可以託不佞者無所不用其
極未已也越在數千里之外遣使而問未已也厚矣
厚矣此其所愈自慶為無失人之謂而目以益悔率
爾無及者矣僕辱令役足下所察于時秉銓大夫甚
不相能於宗子宗子不安其位之勢久矣豈暇為我
謀乎然某自省菲劣殊為負乘乃冒進不止延累舊
好耳近信老母寢疾乃某復去膝下數千里之外乎
名公翰墨 卷十五 十一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惟附驥兼始視事同舍之雅重厚高誼
輩鮮儷焉蓋猶及見冢宰許公所試且下奏疏扼腕
時事侃侃骨鯁之風以今觀之登臺攬轡澄清西蜀
稱名御史惟其有之矣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為
拙之與有寵光何可極也

與青州杜使君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自棄以來日遠長者頃惟干旋

之寵儼然辱而臨焉所謂從天而下矣其惟鄙陋仰
挹風裁竊幸何如聞公秉筆郡志不佞四境之民也
方且庶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聽詢于芻蕘無亦
以王公則嘗謬交某而屬非其任所不恤邪然公命
之矣謹輯數語以示某雅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
無由而目以冒僭踰之罪苟堅制作君子之意笑而
置之無恨矣若所謂序則亡論某不敢以不佞從他
郡中奪諸賢大夫君子權即諸賢大夫君子所為創
議興脩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蓄之耳目亦復待
名公翰墨 卷十五 十二

報顧給事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下
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為至今不錄乎奉睹
疏草首言曠蕩以承天休何大賢愛君之度卒抑邪
佞指斥壬巧又何諤諤國士之風然不知執事論學
狀知為廬陵毘陵二君子所自友也出則五臣居則

聖備大政方新昭茲求舊安得復謂無得而稱焉而
願少頃吏為解手不佞自棄越在田中念無以承大
君子聲氣久矣安得論及千里之外而寵以紀述以
重不習豈謂言公北學所嘗與多齊魯之間之士邪
不佞之於論學實不敢知然而論學美名肇裡盛典
均之不可不具列而借以答貺命云嫌以孤陋自請
寧笑而置之矣執事幸憐察焉

報襲懋卿

先別計已廿此寂寥獨奈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塊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三

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為郢人質邪勿謂夙昔之
驩呼罵局非數也入夏內屬倘所為疾呻吟叢屋久
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于城又奈何今歲為田強作
解事頗有獲倍諸老農家黍畝七石酒本是足琴書
靜好杯勺之餘攬持小豚犬於膝上唾藉溺簡不知
其不可也克懋視余豈不聖世一逸民之放達者乎
八月聞幸太學克懋觀光值茲曠典勉之必捷秋闈
南海之羽出疆而後珍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殷少
宰亦謂克懋廷試衰然為不盡一等者之首以付天

官藻鏡愈精矣

答李伯承

日聞解郡良久自失奈何伯承亦復坐及也以足下
重名無終困理即杜門卒業効不朽一大事因緣又
奈何乎伯承厚惠新集洋洋雅音是盈病耳暮春者
維我二人握手天門日觀之上信宿道故東望吳門
品目中原諸子沾沾自快無已南謁孔林振衣金奏
可論昭曠之致伯承能無意哉昨謝史報詩能邀令
從游否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三

上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而尤急于愛養人才
不佞如某自廢之餘人難倡始公蓋謬以葑菲疏之
薦章為羣公望使某有終不敢自棄之心以有令命
一顧之力豈其微也不然一大中丞所臨豈少諸賢
且達焉者而某乃衰然在列此其寵遇何能忘之某
甚幸不徒令命而獲出我公門下以耀多士長鳴乎
剪被之德者蓋自歸誠於其所由來非誣矣晚謁復
不能繼見重賜使導跬步鈞慈乃知公之愛養人才

既已薦之而又勸之令樂於行以終前誼必効之國
豈但吐握之節哉亦惟平成丕績既建百世之利胼
胝自慰天下人才幸甚某不勝私願矣

報劉少司馬

某不佞汙不至阿所好惟是朝廷大計其在于今獨
倭與虜耳自公一人左顧右盼身掃平而填禦之南
北倚重功蓋半天下焉豈其微哉寵光門下之士而
某誦義無窮時也賜示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閱
廊溪遠老成謀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可相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四 陶誠

聞其力由是也創舉三章蓋慮或有異見則公之心
可易言邪然已辭詳法具足服衆論加以夙望巋然
就盛則雖某憂莫助之而識者固豫卜公泰山之安
與國偕休矣不佞自廢越在田野孔通干城幸蒙餘
庇又柰何不忍一日擁篲之後吹噓及之不恤自累
其明於公卿間何以仰蒼萬一於是也承命為序拙
陋無以奉大典籍候起居云爾唯左右笑而置焉邊
政方殷多祉自慰

報姜中丞

某備員三秦時嘗校王大司成文集睹所致我公浙
中書掄揚平倭之役泯泯如也既已扼腕壯之以託
于大誼自喜尋乃儼臨東土屬不佞越在田間守其
硜硜之好不亟請見長者自虞鄙薄至今恨焉然業
已自廢殊愧鴻儀之美仰唯不校邇者辱庇起家浙
中則我公分臬之地也成法遺愛榮施後賢方具是
矣父母之邦莫尊于大中丞而鄙薄如某敢望顏色
然夫臣之度浩蕩撫我不可不知也無亦託于大誼
且三十載寒寥可念乎至若某之鄙薄斯置之而已
名公翰藻 卷十五 十五

報鄒督學

不佞越在田間業以自廢十年于茲未嘗敢見長者
冀以妻氏之變則執事儼然辱而臨焉乃某獲承顏
色賻惠繼之慈念至矣尋以尊庇起家浙中猥賜燕
閒祖席相命何以有一於執事乎不佞菲劣徒益相
形耳執事乃復誼超汎愛廣衆之中未嘗不過意私
與雖公不言而眴睐可識也褒然文宗世傳道學不
佞竊伏洲艾久矣今何幸瞻言自致也

報龔克懋

許殿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輩有妄意於世也起而應運教之會輒不自量以犬馬未填溝壑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條去倏就三仕三已如調世然不為造物所羈而行藏天游終焉高引以身寄之即不佞不恤矣所即命駕之浙蓋為當路所以虞我者之地小觀後命徵夢卜云爾除目如雨不佞乃在積薪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為陽喬所謂無因至前且然且疑將收將棄久斯玩斯置矣而

名公翰藁

卷十五

十六

報吳道卿先生

某輩自以狂簡嗜令之俗郡守不復致士而士亦不復附焉每歎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矣間聞廣平盧公拊髀當朝又未嘗不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一方國家何憂胡也以自時輩所雅推重先生者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家趨異取忌羣流不盡所長萬

夫失望何也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乃忽有此小阜渡江日不忘作秦中故態歸返田廬不自知其不可者獻歲走謁諸院且圖起居丈下而使者儼然臨况矣惟是長者之請猶限于舍館之私而寵諭之頒顧早慰乎樞承之願為甚幸乎伏讀寬錄有如天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耳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則私竊念之大賢疊興當自難乎其為後也乃足下高才復與羣從兄弟名公翰藁

卷十五

十七

報鄧令

蓋既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以為壯哉縣也令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謁郵亭則不佞察其氣已足以勝之矣舟中數語更與所圖上方畧相脗合俊傑之識匪爽也八章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填一臺以柔遐邇大體具是矣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

新進左武自尊之淺見而存名慕以固士志尤當今
預防未然之遠慮所以懸絕乎潛奪行伍以苟目前
節用之微名者自知未叶羣議而不以嫌為解諸子
所不及也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閱
視而使大勢在我耳賢不由是裁錄致諸編畫列明
楷裝輯整麗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
不任望蜀之意云

與徐少府

凡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之能官比其失志斯衰矣加
名公翰藻 卷五

十八

之一旦棄養而即不祿又誰不愈甚其積憾之心此
一時也能官之者諱言詩亦愈甚矣唯公盛德不以
副使君之言詩而疑其不能官以失志棄養而即不
祿以為憾焉而顧為裝橐乞元美序列而更以聞諸
不佞奉奉將若寧不能官而此不可無傳者唯公盛
德迥異凡人之情而所樂有賢父兄者也不佞不任
感羨奉命唯公盛德益啟天性為孤孫廢婦之庇是
懇矣向過蘇州元美序列已具集首亦復奉奉孤孫
廢婦之託而况唯公盛德乎

與郭方伯

不佞奉委趨役惟謹八月二十五日抵京九月三日
以臬司入見帝十四日則章畢達十八日陛辭已於
事而竣矣是役也日惟辱命是恐黽勉自效非福德
之遙庇而拍授之素閑何以免大戾而貽主者羞也
此無他大宗伯自以一時大典禮議不與簿領是承
日夜伺吾二人者至則三晉已稱方面之使而陝以
西繼之江左簿領因而懸笥不進遠紹歸請觀望中
途乃知公識大體不佞咫尺天威屏營為勦所不恤
名公翰藻 卷五

十九

矣唯公私厚叢篋用覲始知中有深藏迥出常愧用
心之密若躬自急且愧且感曷維其志盛譽傾朝節
鉞孔邇不佞暫詣濟南一視老母先此起居報竣
事慰長者之永懷并陳謝悃新春于役面布不宣

與張大參

不佞甚陋自以奉長者之寵計欲處知德之列也乃
呈下誼甚高不佞詣吳而吳人士請焉詣都而都人
士請焉以莫不三致意于公者謂不佞同案之慶易
事而可久要以信乎朋友道在是耳不佞則申之以

劍旁星彩天表日華之句則又以莫不咄然三嘆而作謂不佞有臭味之好矣公所以造不佞而為之重豈淺哉

與殷憲長

先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陋以不奉長者于浙之役趨且甚焉則公實在此不佞可以故人自恃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丰輩勿疑焉稱甚大惠姑勿論已即辟衆而言時事動見千里至今一如所料不以疏而諱之出腹心相示令某得辱意氣之雅

名公翰藁

卷五

三

以是不鄙何以報之公益自給事禁中望日傾朝其於出參外藩緒餘乃爾雖按院首刻破格待之何以盡公而至以不佞廁諸長者之側使謬附驥尾以為某重願以累公坐損所不恤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願形穢自忘則不佞雖僭亦不失為知所嚮往之効敢不益勵以求比迹萬一也入賀捐餽既以方命不恭兼復小嫌仰違矜念使大愛不遂所施淺哉賴庇竣委東還視老母計春之任以謝諸患然公已江右秉憲矣是舉也先三日而謁相公則相公起居公者

甚備而他無所及蓋其缺方新有心哉相公也即公雖非求之然使當路者一切置而不問豈不獲乎上之道乎不佞蓋述所由以相聞而非以為公耀也舊知政之政何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更中廢者田間戀戀柰何惟長者憐之

上御史大夫王公

唯是我公遘今上改元之會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著尊國體養一代作肅之氣以中正大觀為當朝重天下翕然壯之也某外藩掾屬日嚴入賀上謁西

名公翰藁

卷五

三

臺聽公臨飭憲度耽耽職用儀庭爽然思戾至今念焉起居燕閒吐哺延納一即溫厲故舊不遺亟承枉幸未及繼見已於事而竣矣某既以不待失辭長者未謝不敏而公之手教且及其所為欲私之者意蓋闕如有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此於公而薦寵下輩若是乎勿亦延學海內得士自喜若所謂正大然兄弟者其入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光靈亦自某始乎長君世胄高才異聞揚馬後賢麗澤交映擁之膝下足矣猶尚接引旁求以共永譽可不稱

休休之臣哉仲月抵任謹茲報至奉牒以聞再附起居垂炤不備

與殷宗伯

承愍積釁而福庇之以大誌使得祓夙愆而襄此後也兼之真章調吉若在緋次老母可忘斯公盛德可忘矣苦塊槁鬱入城復以餘冗心跡俱勞至今毀倦始知先慈有棄孤而生人之為苦貿貿然若不終日奈何哉便使用附鄙私凡以告感且慰下存之誼冀為惻然耳春和自珍綏膺帝春無任仰祝垂炤不宣

名公翰藻

卷三五

三

又

前真陽令周紹稷者以其厚公閭里雅所指示其諸鄙豪蓋嘗與裁舉而刊焉徑冒不明之罪是時也豈知今日為哀憐之交其在于浙不佞躬臨學宮采察行業科術冲雅門牆高潔趙中丞三歎於其功令而刻以稱首谷中丞不以既遷為解竭力挽之即知無及於事人亦所甘心焉師儒長物耳恐近歲遇合未嘗有此也由二公觀之其人可識矣饁粥是計裏邸自不惡然其待次馬角殺乳方何為期故鄉萬里仰

哺者一十七口俾違苟祿之心兼負馮生之想今上維新為治小善勿遺我公體國旁求拔茅風勸其有一物失置片技自違公固所以夜繼日而思其未合者也其何以命之茲入賀當聽于大宗伯不揣先容馬賜之間燕非所敢望于門下矣頓首于嚴願垂財

幸

上少宰王公

某自廣一紀于茲日者伏庇謬蒙廷薦于浙之役忽爾起家不佞聞之殷大宗伯曰始大冢宰楊公有意

名公翰藻

卷三五

三

于某而立決於王公之一言則詰朝命下矣此為知遇某銜之而未敢稱報也由是大中丞趙公亦為仰體我公故舊不遺之意疏而薦之均以昔嘗待罪貴郡遂有蒲鞭之語凡以成公一言立決之誼也某無良于貴郡而願辱二公庇護如此感愧交集何能自已曩以入賀亟承臨貺延叙夙雅折節優異俯循菲勞逾厚觀德旋未及任而中州之牒至矣激切何如恭睹我公為國銓衡著績一考清朝重望傾注題才乃若下情尤其踴躍謹茲一介敬上起居兼聞謝悃

垂焰不宣

與殷少宰

某父子所為辱骨肉之愛非常哉老嫂泚人之即兆也則弟婦辛以其時其所不報乃至如誌銘告章生色交映千載不朽即一王銜天光叢新可使復起而况乎祭謬恭以勸諸貴客儼然臨焉不佞父子得以棄後持匍匐而成之禮大恩可知已然則我公婦兮凡以老嫂泚人即兆耳而榮寵之餘并及弟婦若為之者卒以其時之遇乎屬公顧隴初情重以望闕取名公翰素卷二十五
三
道不忘構致佳篇以慰愚父子旦夕致予之私體悲欵脩捧讀感泣何以有此所與豚犬駒夙夜此祝綏履祚胤錫福天下耳

上趙中丞

于浙之役唯公屬吏風承有造詆不任職其中廢輒就新命亦唯公屬吏而獨委以閫鑰寄之海防用寵異之庶幾因事自見為顯庸之地而藉眄睐其於陶成可謂曲盡矣不佞何以得此於長者無亦以其嘗附大誼必免大戾然後無忝諸君子乎然公之庇護

某久矣待罪貴郡痾繆實多指摘是懼而紀列於疏其曰蒲鞭遺愛某自考寧不汗顏公豈忘之乃爾故舊不遺為德歸厚過與不恤也不然我公風裁滿朝廷羣策自愛方瑛銓衡以宰天下而私一不佞如某者乎聞者必且謂公所不棄其人尚可強為善也則是莫大焉我公片語而使中廢之材唯新是圖以効知遇於萬一而勿敢淪於匪彛庶幾為報且激且勸之道而况莫不任職者哉謹茲一介稱謝左右并上起居統祈垂焰

名公翰素卷二十五

三

與殷檢討正甫

大庇以能保我子遺黎民我順德雖稱無歲即亦不流離他盜來劫為亂耳然已岌岌於多暴子弟也不才而守一郡於凶歲為勞何如向殊有意解綬去又奈何中譏慝之口不才不能事人局但轅下又不欲示不相知者以有可替過虞正使他日解綬濟南當猶是饘粥餬口始足為正甫憐不類分定今安敢望正甫青雲之上惟是磨折路傍以俯仰人顏色於風塵中則某事矣

與按察使蔡公

凡我有浙之諸君子者逖矣日數於諸臺之門中吳報謂然後視署未遑暇食交罷勸懲已思睡矣公方常度自將一儀一德不佞自棄之餘鄙陋自分而相與必禮相適必情豈不哀然一大臬之長乎紀羣從而主之斯欲其熙然相安焉斯樂也不佞既以末僚奉約法尋往于藩戀戀不能就舍祖用入賀徘徊久之感人深矣何怪乎傾朝聞問如出一口乎不佞既素得之亦躬值之矣三月而竣一役乃東旋視老母名公翰藻卷五

五

將以獻春之任計當報謝長者遂具如此

與蔡按察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久要焉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交也足下其人矣某不佞起家自廢陋無以信乎朋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于越萬里自開府作鎮三年無揚波之警得周公於海上何必中國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不佞

大願公其有意乎

與毛按察

公之為杭蓋天下第一郡而稱治行第一矣又聯三大省而開府其間以坐制之使皆歸心焉而無敢推彼以避此然後三大省之政一三大省之政一即東南夫復何不虞之患乎凡此皆不佞輩借以安枕焉而不知所由者大也辛然有役一朝德之淺哉不佞自廢之餘未聞時事而識長者以傾蓋如此

與劉按察

名公翰藻卷五

五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為鄙數千里託僚友焉得足下不以為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與寢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獨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知易思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攝于海時也日相存問使不佞置內顧而安焉入賀之後選舟命之俾良于行均勿論已辱賜雄文張誦中堂日為三復獎與過情見者儼然因為不佞此行所借以為重不在一叅政而在大篇矣則何幸而有是於公乎

報徐按察

不佞無補明時久矣是役也既廢之餘於某為異常之遇謂不可不一出以志感云爾亦知鹵莽如昔中當自困有何未竟之蘊而素位高賢如我公者固巍然就列也乃謬及不佞至此乎

報沈少叅

不佞歸自關中道出貴治屬足下有登封之役蓋辱臺饒焉至今耿耿久不聞問披牘感焉足下自雄才兼當路多能文之士豈少寧武一記而不遠千里腆

名公翰藻

卷五

三

焉用幣以重不習哉毋亦欲加遺焉而名為云爾以開受者意也是何至高誼如此乎不然一日之雅二十年於此亦已久矣又不然廢棄之餘緩急非所及也何至高誼如此乎不佞在告杜門山居三值奇疾皆天幸自免卷帙自娛他無復過望足下重名颺歷中外二十年於此纔少方伯殊覺留滯而微自守然而方且節鉞一鎮養元戎之體尋亦有知遇如萬公者為之藉甚少司馬代一間耳不淺為慰稠疊附謝並致起居拙藁塞命唯笑而置之邊候迎和膺祉不

畫

報楊憲副

不肖孤乃於茲值先母之變也何睹而非其慘然者乎猶幸朝廷之寵某得以階塋先母槩大事而尊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起家秉憲以長我梟中非少傅公子大德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豈其自意竟不能一日待履任之吉而須臾供役以効積愆也乃辱慰勞追及賻惠感然動兄弟之誼天之不弔而公實愍之至為廢禮徹樂以隆不歌茲上聞以副永懷哽咽不次

名公翰藻

卷五

三

答查憲副

某不佞以庇于長者老母旅次櫬具斯行得遂首丘之願為德大矣方其遄歸援而止之誼非不至乃不佞固違雅誼二日而汜濟于河也詰朝大雨從者載塗然後知唯公愛我昔之彊直不留正所以不詒長者暴露之慮耳公以謂韋不以謂惠乎前謝由衷復

承撫愍某辱憲伯故人者二十年矣其以嚮仰蓋自有之轉致所諭益羨謙光之盛不敢當于斯言矣願公何俟焉而辱以為容乎憲伯工詩為文章往即爾倡與公無不魚水者間不識肯更念某否耶

報查憲副

一夕之疾孤不意有母之變既以已矣時也亦豈意有公之誼哉母不可為而公所以為某為之者乃無不各如某為母之心其禍慘烈而由公以解所以為某母也者獨喘息之不可為耳親也罔極公也罔極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三

然則士之不可以無友也如此其亟矣苟非其人誼不能動動矣而由之匪仁術匍匐之謂何則知公才美利一援手得以當大事者不常所遇也竣後餘年終天誦德唯是跼伏私竊大願中丞東土用雷寵庇是祝是報云爾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竣役當在冬月然公之大惠什已舉其七八矣使旋附聞以慰永懷清風在心庶屢愍念諸力勸役無不仰體公意者幸勞遣焉哽咽不次

答梁僉憲

不佞孤傾蓋而託于長者一日晤語耳心已竊異之分憲一臺中州動色可謂侃侃斷國之臣某自以得所嚮往輒蒙不鄙重示雄篇繞一載和方冀卒業而匍匐自沮矣今之作者長公負褒獎之才而文宗矯矯奇氣里閭三晉更相唱酬致足為樂乃勤懇勞不忘一日之雅寒暑懸易一何厚也

與李僉憲

公既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以風生古之真御史矣乃輒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

名公翰藻

卷十五

三

國家求賢唯是其才柰何卓有成效如公者乃輒報罷而覃及遺逸以瑛未試之虛名即世之見或以軒輊而秉憲一方大監群辟亦自隱然一重臣又柰公何然上之諸臺使者次之藩臬僚友交委而互議不能徑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苦矣不佞私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知已者益深公蓋嘗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蓋謂與余為同心何必言矣古蓋貴浮沉即使精明之氣蓄而為渾涵之度公豈不顧之乎維西蜀在萬里外舍

飴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慰官情尚記不佞叨轉時唯公以謂廢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參藩奚云遲也慶哉哉即有冒進適重余過亦弗顧之矣是役也已於事而竣東還視母恐昔夙自棄之念復萌將遠高誼不無望於賜示者謹先候謝如此

與宋僉憲

自山以東稱閭閻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乃崔公分藩而守境土相接互以犬牙屏翰萬里鄙公坐而為保釐主不名公翰素

卷十五

三

佞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庶幾無大戾乎然卓績異政既以疏聞甌越當不能久借長者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隳是職而貽閭閻之累也

與劉戶曹

日以菲劣並辱不鄙獲奉顏色復見延款投轄之夕接然徐君遂成嘉會重識足下尚友之美誼而游多士以光先德者不敢不承也

報咸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父莫敢抵齒固矣猶之稱師旅焉亦無敢抵齒於我穰苴孫子者也然兩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解燕罷晉西破楚耳非若今之疆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皇朝之氣而遙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盪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為偉之想見其為人也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設施者閭廡深遠不佞雖未能竟其義恐即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足下起閭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籌策明矣是書也政自論其行事所既設施者尤非懸度此何以讓穰苴孫子哉竊聞綏履蓋在吉甫宴喜之秋與汪中丞雅歌相和而王元英雄才篇章交映是為質有其文武焉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既已竊幸何乃亦復下存用傾篚瑱而注屬如此

報咸總戎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平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壯猷無過焉未嘗不翹然願一望見顏色矣詎意假道還

朝披觀長者懼如平生不常款接謬辱清裁愈益瞻
注不佞至自拜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云
高矣漢南宴然近年以來其在于今羽檄交馳之時
也獨非大將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獫狁
蠻荆末威公威蠻荆而獫狁末威聖天子在上簡書
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効以釋聖天子北顧之憂而
使邊陲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不佞與里閭之榮施
獲再望見顏色不勝大願無已則有聞問起居焉唯
是珍攝膚寵以副凱旋燕喜之祉

名公翰藻

卷十五

手書

與戚元戎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
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
廢習技而教流黃鉸造之巧以為奇貨中動貴人遠
事漠此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
公而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其
身于鑠金銷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云
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求
練卒卒習善則自求利器况志存報主者多其人之

為可恃也防秋別議已有成命是又我公之揚輶敷
畧之時也邊陲幸甚里閭寵光在茲舉矣

報劉都督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
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暴
其才而中一朝無辜之謫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
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
獲承顏色傾蓋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秉之誼
披瀝唯謹有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忼慨以之即過

名公翰藻

卷十五

手書

意延款使不佞繾綣重別緬縷舟中不自知其盡境
恍然自失如目前者勿論也不佞既東陌落恬然秋
毫不犯登塲大閱復觀紀律森嚴士氣踴躍技藝精
真可蹈水火艤艫便捷投枚記里槳舵之利折旋如
活礪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梯樹檣示疑設伏所徵叙
瀘弁旄之少閩粵善游之徒三河挽強之騎華相扼
扼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帷帳自愛也可暴豈
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既以虎臣托執事久矣然猶
且有激乎宦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堅其所必立云

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何能贊一辭即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身覲其美者如此庶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補焉乃既奉違恍然自失有如目前至今不置非敢為誕也

與劉總戎

日過朱大司空抵掌談足下聲實俱茂今之大將也使委兩廣而制之魯之氏已挂長纓伏闕下矣惜乎置之海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趨騰日饗士為名公翰墨

卷十五

三

與黎都使

貽我來牟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乃沾汗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至今念之與其於南之奇也寧北而狎虞斯又不佞托於長者哉

報張開府

不佞之所得托乎陳臬者凡以取繫乎郡也薄祿之孤匍匐用勤而能坐言二千石之改平訟理者乎曾是不意先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倉卒暑伏計出葉裡孰為故事盈尺之櫛木若以美然者非公乎思母而及櫛思櫛而及公惟忘其母斯公是忘孤何不辜大變如此何幸公以長者收視如此也使不肖孤當大事什舉其八九矣不可不知也

報陶睢州

魯先生同列薦章以母老辭銓曹之命非足下郡中士乎孤以母就祿而遭禍如此則足下儼然臨況焉孤何顏以立天地間也祭不遠百里已矣而重之以賻則長者之誼甚深不可不知也

報內黃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黃結綠其出驟符采人盡奇之不允卞樂矣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蓋適遇之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為已力乎况復不穀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由是以躋崇揚烈載錫

之光為不佞重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執輒
辱存問是明不鄙雖足下性自薦誼然即所不遺故
舊而加意百姓以為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
績矣既以緒餘成政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
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為屬吏之貲者
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矣

報易亭中尉

足下好士如不勝所交多君子也不肖孤蓋信陵高
之相勸以成大美矣老母之變不意奪焉人才之難

名公翰素

卷三十五

三

豈獨其天乎

報一樓

孤遊大梁中所睹翩翩佳公子也烏有如足下美秀
而文者乎信乎才自天出之異乎人也屬方抵掌談
古昔藻雅之士論世尚友而老母變作矣儼然臨祭
蓋戚然其為心有餘悲者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報鄭永侯

黎公至浙乃得足下起居不任大願永侯勉為一出
也以足下宿將開府兩越大名矯矯而抱未盡之益

人其舍諸不佞悠悠雖在欲棄欲取之間不敢謂援
足下以自重矣此中世情一符面命而新改搢切尤
非昔時園歸之心夙夜不置矣

與劉希皋

十年家居稱貸瑣屑不計子錢用濟屢空贍及病友
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餘年而高卧不堅復此婆婆
甚愧夙心矣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唯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

名公翰素

卷三十五

三

三秦拂衣者非敢為矯也廬城一別遂遠聞問抵浙
趨冗為勞辟之柙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自知此態
是關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柰何歸思之方永也

報李伯承

厚庇先慈乃棄大事方念濮陽遮祭寵光道路未能
報謝而懸論至矣是日也實唯小祥之期視公所云
雨中銜淚為別者又一寒暑會晤可圖先慈不可見
矣悲哉追言夙昔未嘗不戚戚於長者之誼奉讀哀
咏蓼莪之響摧隕自失賴業服膺稍陶沉痛耳公以

雄才詩名重當世而晚得主器精健岐嶷即宦遊贈
暨正雅含飴之樂日殷膝下不以彼易此者而況出
自丘嫂貴嫡方虞家政定如九鼎矣而今而後是公
高枕之秋也不識讓畔之俗可以美後宮之盛遣所
不及御乎此固公所能也又何以堪與家言為哉

名公翰藻卷五

四十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五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六

李攀龍

報朱用晦

與華從龍

報廬陵劉夫

報歐植伯

與俞允文

報張幼于

與張幼于

報俞仲蔚

與周公瑕

報薛晨

與宗子相

與吳明卿
三首

名公翰藻目錄卷二十六

與余德甫

三首

與許殿卿

八首

與徐子與

九首

答子與

與王元美

五首

報元美

七首

與王敬美

四首

戲為絕謝茂秦書

目錄終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六

吳興凌迪知雅哲選

李攀龍

報朱用晦

今天下二三君子者不佞之所習也其於取友明卿
徂喜中必其獲德甫鵠立偶斯不乖咸惟足下一人
焉以之則足下可知矣此不佞之以習明卿德甫者
知足下也而握手無論焉足下若猶是脫穎大藩日
數諸公之門所握手者何限將明卿德甫無論又何
名公翰藻卷二十六

為千里慕義以謬託不佞而介之寵靈以彼易此必
不然矣然後由論而觀所扼腕於同聲執鞭於大雅
者如就中原而周旋焉始為愉快重以風寒易水赤
幟當時尺牘生色片辭入致忼慨自雄翩翩俠氣可
想見矣將由足下益習明卿德甫則二三君子者取
友安有極也不佞十年自棄巖穴不深歲序三遷未
遑將母無補清朝而又未敢遽乞病免坐恐此道尋
荒仰孤足下相存美意柰之何不佞七言律成篇而
已樂府落落似合似離今何以當足下之心而曰千

古天授也將由足下益知不佞則何以哉然不佞之
所微惠於足下者以為非今嘗試則不復也業已白
首效菰惟以無累二三君子者是圖則足下固無有
同舟之役矣無亦以二三君子為累者圖之不佞不
勝大願於嗣音如此

與華從龍

從龍足下不佞某僻夫也杜門謝客三年於此矣即
未見好士如足下其人也足下不遠千里再致書於
僕而再不得報於僕可以已也而三致書於僕足下
名公翰藻卷二十六
即自昭曠無校其在某何以得此於左右亡亦恬愉
之誼有槩乎足下之心千里而一知已所猶謂此有
者與梁伯鸞有言將遙集乎東南豈所望於君之庶
下哉不但來諭所云渡江而予元美也

報廬陵劉夫

陳憲使至致公書而公復致以聶公書至生僻人耳
其於長者徒以一時游譽謬承薦寵久斯置之矣今
安得十年之後猶辱記憶不以竊伏蓬蒿之賤數千
里外而勤執事者乎不愛以其師身為介而并得所

致以為故人重者乎此計無他豈其蚤歲自素有契於足下歸潔之微肯乎無足下取友不遺之量所自至也

報歐楨伯

以余致視楨伯則必褒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蓋嘗為信宿之好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彼一時也量無以與進斯至今置之未為不厚也乃足下崛超嶺南論交海內不佞未嘗傾蓋望見顏色何以聚於心而三動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名公翰素

卷二十六

三

四百三

回豈彼悻悻千牘之微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千里但足下已游子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兄弟周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以效左右乎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可遷移然謂門牆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夫倒屣楨伯何貴焉不佞所為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弘獎風流如此足下總角事黃君即青冰自許誰能易之乃余所謂楨伯必褒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微辭兼到其白雪樓黃河中岳長陵陽翠獅子南內等篇尤為

雄麗蓋恥為輕便專求興象正盛唐諸公擅美當年而足下所錄以羽翼二三兄弟者兩生有言不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矣惜也公實適化不見楨伯于今日則又不佞河山之感而願足下自愛不淺二詩寄春其一則前屬許右史失附者並上裁覽伏枕草草不備

與俞允文

曩辱仲蔚風期千里瞻焉為平生之好云自元美得之不知不佞之有仲蔚得知元美為多也豈徒邢生名公翰素

卷二十六

四

四百三

薄遊有以當足下之心為知己即知足下於元美可矣佳章中雅直有應徐之韻遺榮棄鄙議一往不復疑美人雖云遠詎令歡愛攜風佩乎其言之也中心歲之何日忘之然則嗣音契闊旦暮遇之矣惟足下憐察焉

報張幼于

不佞知幼于以元美哉自幼于可知耳再辱諭豈敢忘之顧翁行實諸君揜揚具是矣無弗得雋者而使不佞攘臂其間豈不難乎其為後乎然幼于與元美

命也雖復蕪穢以藉諸君矣

與張幼于

久不聞問日以取耿擧讀計書見君家伯季交等同
輝為踴躍焉即知足下潛推大美將獨步千里也其
惟二鳴編乎明珠在旁已慙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
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自
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先聲致人足下為我田僧超
不淺况崔廷伯並驅中原借長君為勝乎不佞蓋甚
壯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報俞仲蔚

仲蔚足下幸無恙閉閣日勝自梁伯龍稱足下所以
為隱君子狀心未嘗一日不在五湖之間乃不佞朝
野混迹耳訛與足下結髮山林之為獨行也元美兄
弟得請計當大快敢聞左右庶知集蓼辛苦非一士
之節矣其過而勞焉如不佞起居足下者

與周公瑕

不佞承風公瑕惟日夜望見顏色不可得也重名遠
未能自遜使海岱間有大雅遺音長者高躅各稱甚

幸惠然救廬矣雖鷄黍悉草然以延寵光構不朽一
盛事尚亦有賴焉華陽一晤解袂千載將無忘云爾
哉菲芳不恭則蓄極而發未逮致情似畧云爾

報薛晨

文章翰墨造物所恠今時貴客側目此技甚矣吾黨
自諱言之每得一士臭味苟同不啻骨肉維是與足
下傾蓋而故云足下垂四十載攻一藝窮神詣妙即
枯管成精靈非其人誰則知之哉願足下自愛歸幸
卒業羽翼斯道徐子與以太安人誌銘見枉雖儼然
在袞服之中為誦足下高誼若就見之足下能往吊
否三扁楷隸筆法兼長龍光草茅昭揭不朽文房諸
惠可謂清貺敢不受賜捐金相致恐非行客所施於
病夫今用附使完上

與宗子相

元美來孟謂子相出過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太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
一日治牘十日為布衣之飲齋閤海內旁若無人郡
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

瞻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
大陸秋色漂颯頽手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
原右宗左徐象吳即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是時也
曾替牧皮為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興盡驪駒在道
握手泓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情旋亦自失也

與吳明卿

日不佞入計則足下傾身為某馬海內二三兄弟固
無恙也握手中原悲歌相視旁若無人既彌月矣欲
造物不妬邪某于時固知當有一別如雨者於今日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七

又

明卿無恙某此歲伏枕之日半之既已拂衣業杜門
一切謝絕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幸矣獨
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為袒跣相醉爾春來
殊憶明卿庶幾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即未嘗
不已如言者大半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為能太龍
於俗態而已咄咄明卿奈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偃

塞自遠重令放為豈所謂馬往而不三點即三點又
奈何明卿何

又

所為勞元美於家難者僕日疲望足下與俱耳兗州
書至今某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策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鞍山之麓矣客乃言有白眼君子者從楚來
檄郡大夫稱故給事中與吳按察大醉狂歌泗水之
上指顧甚異當是精物信宿發矣丈人勿自苦也已
乃開械讀明卿寄章寥歷悅懷有脊錫之心於元美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八

者豈必繫之馬哉浹辰而廣川吏復致足下嗣音知
已在九河間竟不肯淹於吾地此一時也足下乃在
酒人旁乎維元美亦當自奇耳然勿更言子相使我
二三兄弟酸鼻矣便可示挽章吳峻伯頗見傾注徐
君亦誦足下無窮

與余德甫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薪木之警何天重困
吾黨也不佞不泚乃歲七月為駒也母者竟以不起
匍匐裏事為憊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

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睹予客會葬僕僕四視如處女闔戶矣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郭使君古之遺愛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至乃有此豈獲乎上他有道邪即仕官之雅何恨德甫之不理愈白矣元美杪秋得請使寄白芻吟以篋呈下馬外律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詞音

又

自為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王中舍至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產蕭索將若不能俯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六

九

仰意殊不甚三復大篇憂然無一凡語乃知足下自有所事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顧今無論足下心跡山川勿舍行將夙夜即由是置之立言當世作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吾輩厄此百六遂爾蕩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而後乃令二三兄弟千里此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某七年杜門於此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黃唯是德甫稱同調我自愛自愛江上雜咏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道足下庶幾無疾病何愉快至此極也

又

郭使君旋所附聞問者當具是矣亡妻襄事則之官遇王將軍於途得足下起居畧不知郭使君聞問未達也歲十二月乃渡江與元美兄弟者雄飲姑蘇三日夜逼除以抵任出謁無常時三月至自攝海四月與子與盤桓西湖之上凡再浹旬而別五月分藩命下而王將軍所寓足下書始從濟南來明卿已移高州六月以賀東宮行暫詣元美兄弟視之九月朔抵都門初三日旦入見帝是役也凡再浹旬而竣亦與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六

十

子與凡再浹旬而別元美兄弟所抵大名抵金陵皆以前月也十月抵濟南且抵浙圖所以報足下則十二月河南之命又下元美與為代焉元美正月自大名亦詣濟南視不佞不佞與雄飲一鼓而盡一石矣蓋二年也二月抵河南日夜與殷卿編縷不能已三月得子與抵武昌書云明卿抵高州則不佞抵河南之月也是役也與子與周旋浹旬者再與元美相詣雄飲者三與殷卿日夜編縷者無常時得明卿起居不佞者一得子與所致明卿起居者亦一則是二三

兄弟雖老相望中原猶可春秋耀吾鞭弭取為快也
左提右搦唯德甫是求而須臾忘之哉四月以至六
月太夫人含錫弄孫不佞始就筆研乃圖所以報足
下者如此矣為致用晦菴林與鬱今之諸王孫掇驥
有之貴倨耳誰當告者足下與明卿用晦乎亦用
晦能用二君子耳今不但其詩之體裁具是即尺牘
矯矯不作近語則人之不可無嚮往也如此足下其
引之吾黨離合之間為道不遠於不佞何有哉千里
慕義在昔難之是足下與明卿之尚友也鄙使君幸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十一

與許殿卿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
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
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
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他遷行為不苟去
爾栖栖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虞等於
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廣何為

者乎安得與殿卿縮袂嚼舌驪然道故握手景陽之
濱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願一當某久矣兄其
為我職志

又

毅哉其能削禪成集如此然終自訛缺如少年行題
雖刪而詩未易不肯更查白雪樓稿耳今寄改本一
冊幸依兩塗注刊補頃刻事就何憚不留意也續集
姑不暇檢不佞稍窺文章未達佛理見謂為二足下
大方兼詣並妙見謂文章莫非佛理何不可哉適姑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十二

蘇梁生以元美書至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辯博未
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
腹矣梁生亦致元美書足下并卮言云且付長君生
今東探海市計南旋足下恐不及作問辟之相馬觀
其發跡汗血之駿若無意焉其於千里駕駘承御非
不砥蹠振鬣而踴勉踰舍絕銜散策步驟自失無他
力有可極不可極無關齒盛衰也茂秦之於詩不佞
固知其有今日矣

又

自兄西不復聞妙語今安得曰道可忘而得生有待而失必令吾神於道合而已不自知乃為得也微我海內一人而已矣近作松聲似帶秦時雨等句益登神品夢聽琵琶前二句亦自新奇極知足下玄理高妙土苴詞華然業已傳布乃生為足下不欲示人以朴云爾

又

不佞所不貽一字書正甫者獨以有今日海岱之間我三人者豈其又一氣類而敢自菲淺其或迹微有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十三

十四

之要無害天合即殿卿日夜從中調燮固亦因其氣類合一之天已爾寧能強非其黨其實無他腸即不有今日我三人者必全之交也但為云尚蚤姑諱正甫秉鈞之秋使某得以有人乎穆公之側然後徐為邠生薄遊之計攜我殿卿東歸箕穎老焉以觀稷契之美不愈於陽鱈之謂邪昨元美兄弟入理亦漫及此南還得請便詣晤言安得并與殿卿握手一堂之上春來家僻援琴自愛渾源有言不佞兩為大邑擢郡太守號二千石不如陳道鳴提一藥囊乃置千金

小妻日侍卮酒何謂非薄祿相也為喻雖鄙足徵其不獲為樂於當年蔡姬勉作解事為遣一姬進一姬各獻余意但依疾為命每以先君子棄館舍為歎淨輒下殊相視悲焉乃知殿卿所示寄故伎三章慘於垓下之歌矣

又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祿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為足下更產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河嵩之英取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十四

十五

用弘多矣向謂李伯承忌不與我為天門日觀之游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龍之患姑領俟之叢生書生勢自依依不失為故足下何慮焉卒恐上書之念未已不甘一貧博士柰何近數過我手談相命不及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殊覺道上神明垂應但足下妙悟求似即止不肯由所不似以致其似為還有所隔乎正甫方獲主器而間改不寧賀者在堂乎者在門每有良朋况也永難不佞適讀薦車知足下以其人相為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于茲

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某一抱臬吏者滿天下
獨安得濫與二十人之列必不然矣即使其奏終寢
尚可一吐吾黨之氣不謂殿卿取非其友也不忘一
快哉老嫂長君亟於豚犬有餉併報附謝

又

病後性愈狎野每一抵家事出理外如觸籠之鳥矣
兄大積勞以承貽典黃金橫帶文章清寵馳騁諸王
之門遊果信自樂乎亡孫後默然無狀杯牘浸廢乃
以琴自遣耳杜青州近饋一牀及弟所蓄似足不徹

名公翰墨

卷三

十五

王

道家所貴得意忘器尋且置之矣市價不定兄姑返
馬仲月子與一介相存決句元美寄致甘毳均之奉
孝我殿卿咸去穀相聞也元美病瘍敬美云斯人斯
疾今幸當遣已吳峻伯寄歲編三十餘卷曰公試覽
此當何以從于鱗元美子與之後殿卿以為是何言
與新什於初冬客思尤妙為宗周氣業師等字當易
諸賜精奇俱徵注念再頒藥餌尤軫扶衰歲杪興言
懷人覩物想兄怙怙同之蘇子卿有云我有一尊酒
欲以贈遠人凡三品五盛以付屬車至可呼羣姬

飲把酒當御謹伺入絺牀下者灌將軍寫座此豈為
罵帳邪

又

夫玩世之為大於辟世也邈矣不佞弟僻才似可足
辟世耳自視無長兄之通才將何以出而玩世邪此
公為吾輩乃如此然某自視則昭昭十年一病夫傲
惰無狀一朝與大廷薦列謬竊國寵尋以為且置焉
而有今命即有道如長兄者知為弟踴躍矣是役
也可以暮月無大過不負翦後之雅然後更圖作郤

名公翰墨

卷三

十五

王

生計以報諸公者恒於斯也十年恬退微名不當人
意一朝失之而厚翦後者亦恒於斯也兄而為不佞
顧之乎雖然亦患有道不如長兄耳苟唯其道十年
微名亦何用哉即一朝失之是亦遠累尤為光塵俱
妙但弟有難言姑試暮月終當以辟作青如秦中故
態者兄幸識焉此外唯冀三何間一握手足下庶幾
少忍云爾浙牒已下濡滯不果豈恤微名畏繁以勞
丰陰而廢取笑里閨也今月二十日當南發此恐不
待案惟而悔奈何長嫂長君稠疊出餞不肖駒又厚

子長復締新好微惠長兄殊無已時亡妻以來再捐
產或信子貢禹賣卿瑯之田而赴彈冠之會非妾也
盛貺及期暫免稱貸矣

又

南叢無任涇涇半途之狀龜勉抵浙百違初心業已
失計尋復自解顧我長兄前知不佞之不堪此而不
言也終恐故態當作貽笑卿曲忽起忽罷狂妄人耳
所唯其適即并其名實而棄之何恤焉勞形則敝道
力忍性則關道氣不佞某爨穴既不能深川澤又不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六

十七

三百四

能廣絕物哉獨念平生殿卿知我可與言乃不佞所
值凡多無其理者之事即雖神明用必其知我也誠
皆無其理者之事言之誰信之邪所求三河間一握
手庶有披豁歆殿卿信我不必其理斯白首知我愈
盡耳逼除視改似在驛傳既竣閭署尋攝海道莫春
旋省乃得晦日即報陪叅江西木自菲才自宜常格
見處且為當路乍記乍忘援止而止甚足以成不佞
不恭之趣而混薄游之跡轉相便也殿卿為我願之
乎姑蘇與元美兄弟及諸名士雄飲一日夜而渡江

之興殆盡子與數相違候致期而不虞妨之今猶咫尺
千里所謂三河間一握手均之天不假之也然子
與蜀吉屬且謁選計欲方舟北過元美擊楫中流以
逐明卿詣廣陵宗生墓下醢酒為別似亦千古一勝
會然後聞出大梁攜我殿卿登平臺乎鄒枚與相如
把苦相勞駕言趨歷拜太夫人堂上稱觥為壽再遊
王舍城之對杜門高枕彈琴散帙種秫在庾半醉袒
跣含飴而美少子以笑殿卿之有意焉歸逸二老於
當年豈不天之道而善學猶龍者哉子長貴人壻今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六

十八

三百五

大捷矣殿卿固自一快而豚犬駒三附雷陳百折不
置蓋素奇之迫行致歸以遂前好識料可賞不然且
當新命嫌於閑閱子長即不棄舊德如駒何浙中炊
玉薪桂廩庖疏冷衣冠禪理雅相晉接澹情之勝致
玩世之妙理也某不佞乃處名下年少自喜窺人即
稍墮落彼其謂我何十年寂寞作吾今倒行逆施邪
始知長兄陸沈王門招搖一世者不動焉而已僂去
僂留如不佞未免滯乎其形矣老嫂屈尊出祖推賣
非常賞鑒嬰姪如躬襁抱可謂難也適致問長君不

佞僻拙里開所棄獨厚貴門謬與世講遂令某目親不失甘置其餘云

與徐子與

以不佞觀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著齟齬之效也然其伎止於解郡而惜我者亦已隨之今不出彼將謂我何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即太夫人何以自安一二兄弟實諸所請惟足下辱為裁焉日再奉諭圖所起居未就拙刻亦復宿謝子與庶幾無疾病即如明卿已事浮沉人間何不可者而悽悽為即何得使不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十九

佞望見顏色如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又

君家大人達養恭至不能為一介絮酒之使二三兄弟奈何奇狀驚人凡再辱諭深念種種天不慈遺何論珍庠非我子與縷縷誠無以聞高枕前嵇紹故自不孤廣陵生多情豈今有屬於襁抱明卿危就世網翩翩自在所美狎狂欲離欲念如阮嗣宗者一子與耳久擬一晤託言千古

又

不佞所輒為誌銘蓋解衰服辱故人之迹至無以標

乘當世及湮太夫人懿德罪豈獨子與哉置之惠亦不但佞也先伯承致書梁周二子具悉足下在疚狀元美亦云子與立壁如長卿滿座作文舉念其貧不欲恩之朝擊鮮亦夕歸矣二子者亦拳拳不佞為請然足下業已過厚安之曷害焉願二子亦雅能忠告以子與長者重為躁耳日茂秦寄詩見懷及伯承所貽新刻並多出入畔我襍類子與固云文章老自知乃兩君既種種可以其文章知之矣余德甫七言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三

近體頗工于勢無已終當自詣將為大江以西一人今須子與元美時時獎掖相成羽翼吾道所樹不淺集佳把玩日不去手間有所効勿恤狂瞽不亟達者難其郵云前選詩目槩未精悵十刪其五庶幾近之

又

太夫人以子與乃當大事今幸已竣他無不可自致也通家猶子竟不得一執紼而授褐老母愧則可知為別忽復彌歲矣雨雪黯黯遂成千載向攜周生祀苦三胡桃樹下道及子與纏綿輓轡前渴心如火子

與為亦不忘邪佳集辭上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之語寵光吾黨鏗錙異代不佞賴焉即元美所云斟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有子與所少今觀丙寅稿數章已詣境地何以更臻精思蓋詩之難正唯境地不可至耳至其境地矣精思安在哉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機諸部七劑相載聲聞百里此何故氣欲實也精思非氣所為乎此固元美養氣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為集以積精蓄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不佞以末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為叙揄揚明德庶幾稱効將視元美明卿橐鞬中原職志不淺不然今集故已絕塵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羨方來英雄窺人尚為一間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一讀丙寅稿不勝踴躍晚成大器始敢諄諄期月作舌實謂子與必至無疑耳為問元美傷何狀斯人斯疾詎與遊諸洞天樂也願大司寇狀宛暢周洽史斷於然元美取材子與縱橫自是可致覽向約李伯承暮春者我二人於日觀之上賦相遇也其人嫋嫋自

憂終恐三舍引避安能顧草廬又殿卿報謝茂秦近狀曳裾瀟王門擁一老伎故趙女居常千金裝自快是為詩市也此自小馮君先容正唯牛頭未見四祖時耳今安得此老伎為元美振瘍痂矣

又

正月疇乃作奇徂夏始愈不佞平生善卧是稱病隱造化其柰我何但為狀惡至今猶能令聞者悸斯爰發乎可知元美為足下勸起實獲此心今所欲於足下者從事而勿失時為貴于智也公車一月可請除

即奉檄南枉從容道故豈為晚哉

又

吾黨漂搖見復種種深念足下隱約無時乃使者忽以還聞兼期晤寫不佞懷緘踴躍計日為驩即命清謁庖婦子從吏亡何足下至矣則儼然在衮服之中使某駭愕四視慰勞不能成辭願暫奉哀悵歎及病狀詎雖黠淡而一夕千載鮑山為烈代有其人棲之取名懸合氣調數非偶然王長君而後何可使子與無望然之音獨以太夫人隱痛某自宜絮酒千里不

然出乎于塗二者坐履而居然辱駕倉卒南奔不得
仰効鷄黍之忱盡請益之雅則不佞所疑天厭之人
事多中沮似不安也盧城之別非敢熱然足下高情
有摛必戀既已迂枉又令不得窮日之力豈所望故
人永錫之義乎斯不難於足下難於受者誌銘之委
遂敢承之凡以釋羣疑使泯然不見有異常之迹耳
訪書姑置之是矣久以伏枕廢業惡茲大文乃某與
有猶母之分不得以作者自嫌終當削擲必無傷足
下之明諸所面託謹以極愚幼于一書並希檢發獨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圭 江 三百三十八

又

不佞種種改元二月又舉一豚犬狹提盈抱子與可
知矣元美再致書必欲一顧病夫草廬之中然尚守

開祇俟勘霞得請而旋期難豫定是以久外公朝大
薦元美已為褒然稱首令吾黨吐氣其通章以列寬
狀者凜凜乎其文議臣動色特揭巖廊傳誦高義小
美例自得除兄弟並起夙憤豁然唯是聖政方新風
雲之會子與及禪勿復濡滯明卿即落落以卜有鄰
何慮乎瑞室詩甚佳如履予韻是老筆耳

又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予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
之甚所幸子與禪而謁選之期近矣圖當方舟北返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圭 江 三百三十八

徵元美輩震澤之濱坐一大壇塲塞旗中原去矣是
役也不佞於出處之間似亦率爾然一失計之窮交
也元美乃信宿自愛不知不佞南費之始已量所効
于二三兄弟者固以此舉焉而匪久為栖栖也抵任
奔走無暇時即未嘗頃刻忘薜荔園一握手札橐風
具冀有他請偕報而使者儼然臨貺矣以一病客坐
更新歲慰藉何如敬美歌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
且謂選再窺元美感述諸公之意亦恐卒不能堅卧
豈不人各有志然旦巢阿閣暮翔千仞當與不佞同

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馬之齒尚堪善後顧止於遂初而已輒起輟罷何害焉此其不自知其不可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也百倍則不佞勉自苦矣偶有他請二月當詣貴郡樞衣孺子之堂薄觀二姬將就館者垂腴溢幅明珠映媚豈不四海一快邪老母以弟婦之變而豚犬駒以妻病未遑即養不佞攜一小子鱗呱呱掌上與老妾蔡張燭華屏正席珍品斗酒相勞歌風雲一日卧龍來之句慨然借色於文章寧能窮旅自悲也寄于鱗起家浙憲二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三

三百六十一

車大自格氣非明卿所及矣有是哉大器晚成者乎元美亦云邵武近藁輒不振至乃阿黨峻伯以畔正始豈其才之罪乎佳篇答江都歐文學以下如筐裏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駛之何由而駁造此無亦文章老自神乎吳越一撮土乃有兩生奉一不佞並立中原比肩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殿卿促不佞之官甚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鞭弭也昔在禹貢責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為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鮑隳盈鑑為難矣且念足

下不置足下其獎借之勿以謂非大誼所關而惜片楮即金紫新貴或可惠以贈車尤過望云

又

曩者西鄙吏行為致草草踰日文成魏使君乃有一介於汝上以不聞命失附候音非敢須臾忘所有請於左右也田家俗苦既已條塲與許史為南山十日之遊歸而值一戶曹從河南來者言足下守汝上狀自謂三載郡理官未嘗見治行第一蚤有知足下者不佞也愉快可知矣及即又稍述明卿被構危不免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三

三百六十二

者是安得有以此何以稱焉而重以量移快快去海內二三兄弟且盡矣一楚狂又何能為奚不聽之然後知足下龍蟠之德不可及而天意慙遺者獨至為二三兄弟間執它口豈其微哉何公祠記雄辨千古三仁四科大義卓然即所論業已見撤無復返理足令仲默凜凜有生氣實獲我心所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視諸掌乎即不數月而治行第一奚怪焉

答子與

吳日者攜許生遂兔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

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臍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
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疲忼
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
年之別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為五子者為使
君非直為使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
戀可知踰日乘雪復與右史載酒值陰諸山谷間栖
息諸寺試嘗名理歸卧東村掩關藥物除夕悠悠蔬
粥自愛五尺一童子炙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
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海濱遺戕蓼莪藐焉之二孤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壬戌

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謝中丞苦愛佳篇三使人索
之不佞為檢百章今所緝采亡慮數十不佞狂僭間
易片語勿罪後聞繼奉寄示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
句在人間其懷身輩諸古愈益彈雅二張氏駢列使
君當為割席耳即存亡並舉何害邪元美一篇不佞
不堪其悲安能使元美見之所謂王生雖僅存其憂
甚死者其不能贊一辭矣

與王元美

其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為語如汚已

者是猶不以某為非人足下素固慮及於此僕雖僂
彊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
豈能以伯樂望衆人即問及僕他事某一不敢知某
惰民苟升斗粟餬口即飲河之碩不欲為虛至長者
僕亦名為守哉跡僕所御一朱轡而抱關者爾猶尚
不免於流言胡為爾日蕭然磬折路傍早晚解綬去
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閣卧
也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樂人
即所裏之間有荒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壬戌

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為足

下言爾

又

日致書足下聞足下乃在上谷去天咫尺復何似
某業已濩落不為苗柰何元美亦復在繼猶泮渙之
間徒借姓名重他客也豈某素狂僻能累故人元美
母乃汎愛作苦邪今雖一握為笑我彼亦不能不謂
吾輩為異已某何患焉但子相向不與校士即吾輩
危疑之形已成不待請明卿元美尚良食某不去禍

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為衆所急某郡國吏當末減此殊誤元美事馳來圖之携手為別託千載於一晤非獨契闊私情矣

又

無恙河間郎中夜卧誰為搔背癢也中丞公自天授則辱諭僕才冠古與元美所期大業者千載矣雖流俗姍笑乎然更明興有文章者實自公等始也不已知言者哉邢州守臣無狀圖輒室虛屬吏亦不能具十獄上使者使者據案操鉛槧崇朝力爾今豈無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三

班班河間作苦邪

又

曩在魏郡時元美誠自謂吾二人者別矣握手未可知也乃某既歸日從里中兒流連濟水上待故人爾居二月且西回首漁陽襜帷之外柰何坐失晤言之好豈元美洗腆之餘裝而束也亦為僕窮日之力乎某且西所不遺一字書者則已屬駒伏謁元美前又豈謂負郭巷復辱長者車轍也青州之役誰適與謀然何害其元美即使論定更還向所再輒報罷者元

美由是也顧廣陵生游戎二人者已甚爾今既以他補其尚釋憾哉久不得明卿起居徐生豈當已於事而竣而雪入關道經二華遙見三峯插天白雲如練往來其下秀色射人長安咸陽即復蕭索徒見漢家諸陵返照間而已回中西北見皆丘垤空同并頭硯硯自異然已近塞風氣荒涼大率秦隴震蕩之餘至今室家尚無完堵一二僚友人人自危雖有華棖緝蘆而寢某與一二孺子妾方如幕上燕矣

又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六

三

三

維夏重以奇疾牀蓐百日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矣以今觀昔悖也如何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僕所為聞於足下者如此耳即牀蓐患苦不與也曩者君家宗人持書來言明卿廣陵生二故人誠以舉吳說繹不淺獨恐廣陵生掉臂地下矣

又

日為候足下者小祗園清齋辟瘴坐談名理孰與相視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何狀既抵西鄙茵馮之上恍忽拍浮之態元美在前

素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快唯足下
念焉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
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掾屬與
僕泗共之恃足下為代益依依於此

報元美

乃不佞即善卧然大馬之齒及矣是何俞疾俞奇也
溝壑分自填何至使此物苦哉狀不可忍視者彼一
時也炯炯之外傲骨一具耳屬得小馮君所致足下
書輒以伏枕起色盈牖東吳菰蘆中尚有斯人而廣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六

王

三

陵南海化為糞壤自春徂秋其在侍者莫不遽已相
幸不知轉復於邑一大事也足下蓋不獨疑不佞無
報章惟四詩雄視古今佳集絕唱亦欲速取鑒賞旋
自沾沾耳頃已裝置座右想像足下歌態每為抵掌
旁若無人再奉尺帛稱副石室足下何慮焉拙刻自
魏使君之厚成書始示筆削不逮也未經公輩終恐
不厭余意矣明卿久州郡亦既習宦乃滇命中組元
老視之顧不如給事時子與遲暮遂循出狗五斗當
路願爭為汲雪事又安可知人又安可量哉沍寒次

君姜被無救乎

又

六月徂暑梁生致以元美起居狀甚悉已即東探海
市無旋期不果附報九月幾望復宿周公墩白雪樓
下攜行中原草堂出元美詩卷讀之彼以謂天球恍
然忘其為今之人也因與登華不注為送將歸維子
之故快哉雅夢寐小祇園以太夫人重為游子耳自
足下視小美乃雁行即小美視助甫輩既先鳴矣狎
主齊盟則吾豈敢獨恐罄洛陽之楮不能擇摺白雪
樓集又奈何元美乎敬美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美
厲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嬰鳴標東君家兄弟不然邪

又

遂得以元美飲諸胥之墟醉相視也解纜而度江之
輿輒盡棄之何一大替郵日嬖辟稱過使客意不恭
凱甚焉始尚疑元美者契闊自易交情草草耳於諸
少幸何誅足下既已以不佞為陽喬恐自不免披綸
之役所賴龜勉一起即徐吳二生比跡相應而不佞
儼然臨焉厚集風誼不惡也子與獨吉遠於一輩信

至稍自致縷縷一日而七十函何善陳孟公一滑警
酒此君善汎愛不能中廣明鄉雅習調自喜即市符
方已溺者之笑吾欲元美從之井淪鋪不恤且得請
當以鄙俚殿事亞相志畧可遺而采以文不朽不佞
非托獨為元美有意耳戚將軍實壯旗鼓即至肅不
覺嚙嚙作閨喉中如叱敵追此狀不佞今在視海劉
將軍者自謂十五從軍身五百七十八戰破寨九十
有三平蜀攘粵閩與維揚口難劇談逆蒿始悉此二
國士可與抗腕顧時又念陳中丞所處殷使君雅善
名公翰藁

卷三六

王

六晉世

禪理至卜姬姜非崔羅者不以為不中善淫之相又
何缺也且下豈嘗聞之乎襍夷別足下似不與不佞
此出不佞何功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達坐冒危殆及
讀四詩乃為狂妓所名指反足自耀天上一星聊作
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邪唯是雄唱得和愈
傳出處所關後賢是厭不即付一介須起居與俱也
嗣音且就敢前附布謝春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
甚竟當成一妄夫無移矣

又

久無次乃龔廷平董生聞問相及也不佞之於是役
非時奉手札如面談差為快哉吳越諸山水長江大
海之外亦各言其秀而已近同子與杯酒相勞愈益
少足下者之人於其間奈何有墨子之忌不出更為
金焦洞庭之約乎名為好龍滔滔皆是然於元美雕
文為工矣曩已計除目且自罹之今不然邪舉次三
河大號魏大名也能強起就之乎未即隨牒當俟後
命一削乞休斷乎不可矣

答元美

名公翰藁

卷三六

王

六晉世

蓋元美三年橐籥拮据既已至此奉先君子數千里
抵殯哭弔紛紜重以賢妹捐館舍在疚可知骨肉凋
殘轉宜自愛一失慰藉不淺慈母弱弟之情及非先
君子遺命天道舛薄豪賢扼腕生人之理何可都絕
不佞既絕相聞吳郎已頗疑之不意至此日謝方伯
云給事有致囊草者將售采輯乃不佞於省中只尺
耳卒無片語相加遺又豈能一介存元美豈足下所
謂如殽志者哉謝又言眇君子亦致其囊草售其一
字不知其可矣朱中丞答書云屬難於延見且有編

氓之分幸不必為東此奚但猶夫往歲李伯承為藩
王使者浹旬而興矚自喜稍稍出贈章示之奕然自
失及欲扁舟往視元美廬中未嘗不咄咄道故當猶
有夙度耳

又

向竣後方東迫致問元美乃以為辭甚婉今偶忘
其婉者辭然恐亦據示布棗起居耳元美今豈以不
佞為非達節士邪善乎所答子與書者非敢以誼為
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警君也先是姑蘇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六

三

音

夜語時獨元美兄弟在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
於喉上觀下獲業以前出慮二少年見謂以我借魴
為重而乃為是說以辛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一人
知己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在也嵇侍中矯矯
頭血豈能一日忘鍾即五步之內哉王偉元所不論
已悠悠之談非子與誰當語者不佞東時亦微及之
今不識所語何狀以不佞而言天下豈有才如元美
而徒出者乎誼又無不當出可自解斯二者皆天也
此何損於千載以後身悠悠之談當自入朝之口不

佞亦責有之不恤已乞骸疏似不當更上覺非老成
耳安之移將自至觀所處裁輩兩人何如為久速可
矣

又

不肖孤奉母亡狀乃辱使者慙勞儼然臨祭不遠數
千里敢不聞命雖非至性念始寡藐以有今日不覺
夷俟自悛耳茹蔬啖麥廢而任之吳俗視趙魏難奚
啻倍蓰足下治之考則倍蓰趙魏上當自其才具是
矣孤所量也扶輿而東使者索報不佞左執紼右操

名公翰墨

卷二十六

三

音

觚倉卒數語失以大事乞哀長者方圖馳情不意慨
然開以不朽豈尚不忘司馬公之役乎幸為表先大
夫太恭人之墓而題之以傳令其微其寵靈以光丘
隴得稱濟南阡亦一快也頃以葬期正甫為近乃託
之誌當詞奉覽紀述一通附錄采擇正甫耽耽恐不
得此以自疏也諭乃云云吾來正甫一日耳海岱公
舊遊者肯更為擊轡否

與王敬美

日得子與書讀敬美謀其太恭人者文無害也誌銘

形穢耳梁生恒幹魁梧乃能宛延於君家兄弟奇哉東行啗瘡自罷囊中裝懸罄矣攬眺之餘空言盈篋不如一囊錢也然御戎為幸沾沾焉不知其所苦端為幸業門下而令無負遠游不佞所復執事且起居焉者如此

又

曩詣弔舟中觀足下稽顙狀若將擔入剡木者心知天性孝友人也盛積憤而一朝理于帝快何如焉即以遜諸伯兄不敢自見而精志感動愈無掩于二難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三

三

之誼矣不佞以嫌乃無一介之使致焉以慰伏闕之情者快快耳棄役幸出薄遊先已從元美勸足下官學不惡也壯哉敬美之志天下事誠未可量以不佞而量足下尋且指掌機雲之間而獨包宗含吳已乎不幸悼亡不能出留道左亟承存問重以腆儀千載龍門前期自愛肝膈之言哉肝膈之言哉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士亦安可輒定交也三復北行諸稿老筆餘勁實嚴具體千里長風已在蹄下願願搏轡曲折蟻封斯秋駕之技已亡妻竣莫當為足下視

草田居必有所効今不具列云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視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為可慰藉斯人而二三子遂願交驩此自足下載錫之常耳奈何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雁行翱翔氣類使不佞瞻焉有意乎其來者顧子遺病夫處身僻左所不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問不忘有何指趣如諭曾過乎足下非不知不佞積勞左右即亦愛不佞欲亟得所起居狀若友于一堂始自厭也然談笑道之何以得此於足下邪不知不佞欲得足下起居狀甚足下矣子與云云妙有所置致自樂事足下庶幾能愉快乎

又

歲杪得徐按察所為致篚篚之珍謹以進太夫人前矣壯哉敬美所言某即不佞敢訕不曰斯與元美故自先朝一藝文吏乎大江以北連鰲鼎鼐天何恙哉元美遠已太夫人善飯即時態紛糾出緒餘應之耳以君雄才散轍見絆海內之士想望展驥生平志意

何云欲畢邪

我為絕謝茂秦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惟婦人而笑之爾猶能涉漳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蒯緱劍令主家王先亟斷席與爾別坐家監乃置惡齧馬爾邸中輒怒馬使蹏於庭踐溺沃爾冠亡何又遷爾於傳舍使與騎奴同食傳舍長三校爾屢於戶外豈其愛士而執機變足以游居暮年傳舍長遷爾於僦舍舍人責爾償僦也若使爾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

名公翰藁

卷二十六

三十九

晉書

曰有君子眇而躁視事左右必得志然吾憚其為人也則爾既已謁我門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客寵靈爾以薦紳先生出爾否心蕩爾穢疾元美偃蹇我實屬爾時爾實有豕心不詢于我非其族類未同而言延頸貴人傾蓋為故自言多顯者交平生且矣二三兄弟將疏間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問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爾乃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爾也不佞守臣以救邑在爾之宇下不治執訊爾為不平跋履救邑不入見長者我先匹夫

爾實要我厚我臺人珍置我不腆之幣於塗張脉償

興皆翳俱裂曰昔在長安邸中殊厭貴人曾爾一守

臣也爾何乃去趙王邸中既已釋憾于我我以二三

兄弟之故猶顧不忘舊勲于爾爾且以救邑之頑民

行而即長安貴人謀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救邑褊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疲逸

爾利吾失國微福于二三兄弟曰若不待請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我其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我

從事獨賢則是爾之詒我肆也我與元美狎至二三

兄弟之盟久矣爾猶是橐鞬鞭弭在左右與吳生徐

四十

三

生周旋中原不能一失相加遺我是以大不列爾於

二三兄弟爾亦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同好棄惡復

脩舊德我尚猶未憚是以不報爾又不祥惡聲滋至

我祇役大行稱詩二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

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為妬口者爾有二心於吳生曰

稱詩如此他何用糞土為吳生固甚憎爾是用告我

元美惡爾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眇君子不得志

於稱詩女則使然今日之事我為改昊天上帝虞九

歌周二雅余雖與于鱗出入余惟利是視不佞惡其
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二三兄弟備聞此言是
用痛心疾首二憾往矣不腆敝賦一聽客之所為唯
好是求爾若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微亂則我之願也
爾若不施大惠于鱗不佞二三兄弟震才久矣豈其
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淫而散離
昵好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

名公翰藻卷二十六

四二五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六

國朝名公翰藻目錄

卷二十七

李春芳

與潘象安文學

與李克齋

張居正

與李克齋

奉齊寰先生

四首

陸光祖

復嚴紹峯

答姚龍津

答洪芳洲

復許敬菴

答王沂陽

與凌玄旻

李幼滋

與凌稚哲

與王百穀

與金子魯

楊豫孫

與吳峻伯

馬一龍

東鶴年母舅請婚期

復許惟學

東彭仲文

東徐周鄉

與許惟學

論文示門人

與藻泉論文貴自信狀

答陳魯南太史論唐人詩文

答詹燕峯

與曹含齋

答方兩江論詩法

朱曰藩

與吳中江

與劉南垣

寄升庵

與史大梅

答王元美

章美中

與張少叅益甫

與張幼于

劉鳳

與皇甫子循

與徐生

江珍

簡程辰州

游震得

簡江方伯

盧岐嶷

名錄翰素 目錄卷二十一

二

與吳峻伯

應雲鶴

與白厓秦學士

劉景韶

與金省吾

王之誥

與金省吾

名錄翰素 目錄卷二十一

三

目錄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七

吳興凌迪知稚哲選

李春芳

與潘象安文學

五載枉辱高賢相依一朝別去誰能堪此懷也世嘗謂今人不好士斯言不然恐士未可好耳使士行誼如象安又何患隆禮無人乎今歸展慶想甚欣然定省之餘無忘薊北懸遲也范吏回知未解纜附布不悉

名公翰藻卷二十七

與李克齋

功成身退哲人之能事而獲諧其願者鮮矣翁茲得請而退蒼崕繡谷之間以咏以游以從風好字內樂事何以尚此歆羨歆羨遠承翰教甚荷厚誼使還聊此布復無任瞻依

張居正

與李克齋

自有倭患以來獨淮揚一戰能挫賊鋒耳當其時內外騷然謂江淮之間盡為賊有假令國家捐數十

萬之費委之大江之流而能使國威宣暢黎元安靖識時勢者猶將為之況無損於國家萬分之一而為東南解累卵之危獨以會稽日月謬誤猶蒙尾後之疑過輕於鴻毛而議重於泰山功高於樂羊而書逾於三篋將使義夫策士安所騁其逸足乎竊聞廟堂之議似已洞悉其誣例從行勘將為洗雪之據耳願門下秉心自信毋介浮譁舊都重地鎖鑰是司羣望所歸恃賴非淺如僕素辱知愛則尤萬倍於輿情也使旋草草附復諸惟台亮不宣

名公翰藻卷二十七

奉霽寰先生

拜啟瑤函翰諭盈楮寵以同心之言欣以述作之執皆非愚昧之所敢承也竊嘗以為文章之事能使枯幹發榮涸澤生流宣天人之湮鬱造化之靈籟故哲夫儔侶莫不好焉然自贏漢以來觚翰之士殫思畢力欲有施於世者何可勝道樹幟登壇數家而已何則寸局而圖大則蹉跎而不前此慳於天者也擬華而寡識則本撥而易萎此嗇於養者也才瞻矣養充矣或身涉世網機務嬰懷則神疲於執掌慮散於

紛紜此沉於俗者也持斯三物以方昔賢千年一人
猶為肫膊耳仰惟吾師儁才天啓厚養內充然又托
跡簪後結慮煙霞處和養恬在置恒寂則此三者實
兼之矣此讀偉製大篇詞工意贍固無容喙乃其屬
意指切類皆有超世越俗之見自愧淺薄徒望洋向
若無能仰窺其萬一又敢妄意作者之事乎乃若岩
間泉畔選杖隨輪追沂水之清塵挹輞川之逸躅肩
瓢載笠蒸栗煮茗時以隻彈偏響參之韶護之間則
妄謂或可庶幾耳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又

伏審崇擢又借楚藩德曜移於軫野春風被乎江漢
蓋不獨某一人私慶也已今宦路之驚於競趨久矣
即世所稱名流才士靡不由是乃得通顯諸凡碌碌
固無足論吾師貞教齊魯障百川而東之而無書抵
政府尤為士林所共稱歎蓋非定力堅持大慧獨照
不能無臞肥於湔漬也某幸廁門下傾聽高風尤為
欽挹

又

門下絕才冠世卓行範俗側聞當路之言方將虛揆
席綰樞符以待左右貴陽開府直暫借耳此奉台教
乃有東山之懷豈羣情所望乎胡正伯綰篆詞林汪
伯玉建牙閩越殷正甫青宮翊贊陸與繩持銓東省
韓明仲督學西蜀此五君子者并以清才雅望砥勵
明時論者靡不美門下之得人而以諸君子之得出
門牆為幸班倭司匠門無棄才雖樗散樸斲如某者
亦得以附諸賢之末效染楛之用然揣分度力未嘗
不內慙於周任也不審門下何以策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又

吾師以高世之行而文之以學術不肖輩所以傾心
而宗仰者非以出自門牆阿其所好也邇來風尚雖
稍異昔時然其樂因循而憚振勵喜承事而惡矜莊
匿本情而尚浮偽工擠陷而眩名實習氣入人之深
已沉痾難療一逮其好則蒙牆施以不潔指夷由以
攫金亦忍為之即如吾師而言者務以相詆則以此
四端者為之招耳嗟夫噍噍皎皎之不免於世也豈
獨今之時為然哉

陸光祖

復嚴紹峯

別來念兄不置非特睽離曠隔之情以兄持古道不
事外飾時輩知而重者寡也潞河使還偶有所聞曾
附數字未知達否僕歲暮抵家老親幸甚康健素以
不肖狂慙為憂今得瓦全而歸深以為慶大抵道之
否泰身之窮通皆非人力之所能為而僕之迂愚不
適世用雖無讒人之構煽閹宦之陰傷亦自宜引分
求退不當久於其位也初歸之時田園蕪穢出無舟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五

揖稍稍經營所欲遂滿出東郊八九里有田一方季
弟之業也推讓於僕擬往治屋築塲買牯牛一頭僱
耕夫五人僕將親理耰鉏之事良以天生民此事最
急生而無補于世姑與老農圃共分一日之勞乃佛
典所謂振荅四恩懺除罪業道無出於此者春時展
墓與同祖諸昆弟各禱於先光祿卜異時可附葬者
惟僕得之則是祖考之弗棄余矣禮五十而歲制從
此二三年乃其時也治棺之暇并治墳域一身將老
况復多病躬耕之外惟兀兀待盡以下泯先大夫耳

此僕之結局也兄其有意憐我者好為庇護令當世
仁賢不復知有所謂陸某則煦覆之恩與生我並犬
馬之報定在來生遠蒙使問謹拜息香領絹承厚意
也回風附布心曲此後無復剩言伏惟鑒照幸甚幸
甚

荅姚龍津

僕退居畝畝連辱速使慰問至再至三足下之情雖
華嵩溟渤未足喻其高深也感荷感荷歸家之後老
父康樂膝前兄弟四人時同寢處每遇日長無事便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六

放小艇隨風所適多在鵝湖之上或登塔縱望日暝
忘歸炎氣初至僕顚頭露頂偃卧長簷之下有時跣
出見客禮法之士容而恕之百年將半今日始知生
人之樂乃知造物有意賦我以不才限我以蹇拙固
將全而安之逸而休之諸君子所以處不肖者其間
或憐或恕或扶或擠雖錯然而不齊要皆有德於僕
不可忘也是下來書惡似僕之蹤跡聊復云云足下
又譽僕簡朴勵俗僕非能爾也固陋嬾散自其本性
無官以來益復潦倒暑寒相逼始辦一襦一裘裁以

疏布絮以木綿凡是蠶口吐出皆擯眉勿近舊有繡
鴈孔雀服數襲已不御半年矣今辱賜以文錦輕綃
物重且夥足下千里外緘致之意遙想可知願僕既
弗忍於被體性又慳嗇不能推以與人未免藏之篋
笥儻為虫豸燥濕之所毀傷是委長者之貺于塵土
也戈扇吳中佳製一蓮十錢宜在貴人懷袖之間野
人幸無煩熱且涼颺將動惟恐中道棄捐為班姬所
嘆以此感念數四與厚幣一般奉歸其他肥矜清醪
炙豚腊魚餅果之類多是尚方異味水陸奇珍上奉
名公翰藻卷二十七

荅洪芳洲

壻孫生來獲奉翰教久無秣陵之便未獲裁荅山中
絕無却報翁有東土之命朋石見報始聞之初傳
帶銜却侍今知猶是舊官雖當塗之意有在然事變
風雲瞬息萬狀羣情雖一事有垂成復毀不肖謬司

銓柄習見其然願翁但就今日所居之地加意撫綏
俾齊魯疲氓遂其生養收人心服士馬豫慮饑荒之
歲潛察禍亂之萌萬一四方小有鳴吠之警而山東
一鎮屹如山岳成中原堂戶屏藩之勢則翁之此官
雖如祖宗朝五年十年而不轉動猶當安之不然
縱十月三遷薦登樞要無福利於社稷非我輩束
髮讀書之志也知翁素心如此故以為言若不肯者
本非用世之才又體弱多病在官之日每懷退休被
罪譴歸適諧初願追思去年盛暑之月冠裳拘束苦
名公翰藻卷二十七

復許敬菴

頃者匆匆造訪方執事戒行甚迫未能盡領誨益至
今歉然遠勤專使惠以書問而褒獎太過擬非其倫
僕甚愧之然所引以長孺趙充國謂三代而下無幾

人執事之論可謂高視千古此言一出足起流俗委靡之弊幸甚幸甚充國之師伯仲伊呂後世惟諸葛孔明羊祜子少似之長孺之學有源其道不戚而重其政不煩而理漢武帝所謂社稷之臣是也來書云長孺立朝猶獨有遺憾僕未暇覆閱史傳不知執事所指何事無亦以其有積薪之說又不樂外補乎古人於其意所不安無復矯飾且當時君臣之際有懷必吐若家人父子然今世則朋友之間此道絕矣是未足以短汲公也嘗謂漢世人材視古最近唐宋以來漸愈不及以想像論議日入於精微而朴厚反躬之道益衰也譬之花卉漢猶含萼歟萼之時宋以降則爛熳闌珊之後也知此則知本末質文之辨矣宋人以道學自名往往藐視前哲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卒之枝葉盛而實用虧其病至今莫救也今之時又益甚矣高談性命妄意孔顏而退考其素有反不若鄉里小人碌碌自好其殆孟氏所譏行不掩言者耶執事素隆實學又居黜陟進退之司悼時憫俗障狂瀾而挽頽風非執事其凱望之來教又諭僕完養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九

待用執事之愛僕厚矣僕豈敢欺執事哉僕自少而有宇內之志每聞四方有事至為廢食今雖身在林巖豈能一日而忘世乎然人性情器適各有所宜縱使夔龍巢許易地而為之則兩無成矣况僕試用不效自知甚明若復苟覲異時進用則無恥不量之尤者雖執事亦當棄而絕之僕誠愚闇萬萬知其不可近答胡小渠王貞菴書執事從二君取觀鄙懷可畧見也諸惟為道加愛不盡言

荅王沂陽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十

握手如昨朝屈指已數月光陰遷變烏兔奔忙瞬息無停剎那不住此孔聖所以嘆逝者之如斯也志道之士能不驚心往年吾邑老趙慚齋先生今海鹽又喪淡泉先生前輩儀刑浸微浸滅後生生而不得見節儉正直之風甚可哀也執事慈悲潔廉根於至性性往義為憤世悼俗之論僕竊以為過矣昔列子學於壺子飼於豕如食人寧見目前之有披毛戴角之徒哉執事優於佛道猶為此言請以佛語復之披毛戴角盡是西方大聖三十二相却是大地凡夫執事

能知道無高下道無取捨道在糠粃道在瓦礫則能以五濁機世瑩如玻璃壑壑岨岨平如手掌不知人之為我我之為物奚必是此而非彼譽堯而毀桀耶吾故曰有是有非道喪多岐無毀無譽道乃一致天生萬民具天聰明執事乃曰宇宙茫茫無人可講昔師襄鼓琴魚猶出聽生公說法石尚點頭矧今聖世多才國有獻聖之武公家有聞十之顏子執事但患講之而不明勿意明之而不諭也至謂形隨神化世人雖具人形多成異類言之可畏各各當勉此執事自怖燃眉曰慮隣家之失火僕又以為過矣南泉和尚云須入異類中行古德云寧使永劫受沉淪終不向佛求解脫執事妄生分別趨殺避苦欲如莊生齊物老氏無私恐未能也況望其成無上妙道不捨世間而出世哉殺機滿目誠如執事所憂然昔人謂世界不崩不陷皆聖人願力所持今日回天意致人和皆是吾人之責轉移在一念不在有位無位也僕每見生命如魚鱉蠚蝦螺蚌之屬而放之固知所活能幾何然一念惻隱之萌誠不欲其遇而不達且天

地之間人與萬類皆物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殺而烹之害孰甚焉必非天之心矣故僕所為人或笑之然僕為之而不止者方一念勃然而興遽之則樂遇之則不樂吾固行乎吾之所樂而違乎吾之所不樂如是而已未知其合于道不合于道也執事謂此心足以參贊化育僕不敢當然參贊化育之心即此一念不忍之心無小大也衆人昧其心賢人復其心聖人全其心亦無小大也非執事不能為此說執事之說行何殺機之足憂乎頃得秦少游所編一卷書與吾意合奉塵清覽幸為流傳亦可少杜殺機而解執事之憂也西來宗旨不敢輕談神僊誠是小道一二高品亦得禪理如立長春劉海蟾是也大學石經有得有失豐公所傳未敢盡信執事育歲萬卷書架上所積一火而盡或者神聖之意欲執事鍵其門默其多聞以泯其靈根今執事使來求書無乃不可乎姑奉命以詩集往又內典數帙執事所好不敢愛也口占奉復語長不果親書亮之是望

興凌玄曼

適病喝辱卧承瑤翰為解顏彊起翩翩藻語真逼晉人足下固已晤上乘何取於僕耶僕素不學文即有勉強不過宋元之士直舉子之餘習耳頃于子永處讀尊作愛不忍廢因從子永之請為題數言足下不笑其不文幸矣迺辱垂謝愧悔何如僕故多慙自負俗之累已無心天下事矣足下以宣公望之僕何敢哉嘉貺拜珍集佳幣無功受賞昔人所嗤非敢以為稿也惟左右亮之

李幼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三

與凌稚哲

滋觀近世才賢以株守尺寸為諄謹以和同脂韋為譙光此皆齟齬者爾責其開爽任事伉直不回者奚可多得哉執事蓋其人也相聚僅八閱月而滋之仰藉裨益者實多晉陵疲敝極矣一蒙劑量裁抑節縮綬錢數萬民方喁喁於下兩臺又交薦於朝意以高飛遠舉自當專制一方晉陵不能一朝居也迺遭橫語出自他所鑠金銷骨遂賦歸來嗟乎世路險巇如此用世者何能騁其逸足哉執事光明心事雖不

信於彼而可自信於已者公論昭宣彼么麼子何能掩執事之大美達人大觀諒無介介於懷而滋為國惜賢不能不為之增慨顙使走詢書去神往

與王百穀

二疏之去古今賢之乃僕素不謂然人臣事君此身許國生死以之何得言去耶顧今躬自蹈之豈不可笑然彼之去恐殆辱之及而僕之去則以病不能支也似不必同然孰能知余心哉忽奉手教及大雅之賜天下固自有知己之報僕將何以也惟死之日抱以共藏而已他何足惜哉公其許我乎真切真切

名公翰藻

卷三

四

與金子魯

使至拜謁牘蕃錫之辱感悚感悚楚故以多材稱乃近則大不及矣士習徑情民風擴陋文既太遜才遂索然豈無一二可稱要亦晨星落落耳皇上念皇祖湯沐所在而輔臣亦深桑梓之憂督學之責退於眾而得我翁焉所以起其衰而還復故物者將不在茲乎况既去而復來機遘而會合豈人力哉天實為之矣滋庸陋顧荷教愛甚渥意見亦有偶然孚契者蓋

既進而忻幸有不可言者茲復叨冒日以婚葬事過
家勾當罪悚罪悚然亦以目緣或得奉瞻末光為喜
豈謂台慈乃先施若此耶蓋非百拜稽首所能謝也
憲賜不敢辭亦不敢脩報使還敬此病筆不能備伏
惟台慈委登幸甚

楊豫孫

與吳峻伯

撫綏以來物望甚美曾見兵曹諸公咸以滇南用師
毗伏宏畧又侍存翁相公語次推重加昔而萬里勤

名公翰藻

卷三七

十五

勞不携眷屬懷其之懷詞何足喻以駿聲則如此以
旅况又如彼當事者之於大賢計其公私兩有乘也
僕迂愚寡與謬以致隗之意濫入國門僕嘗攷燕
家言戰國策諸篇其論燕昭君臣之功烈至詳隗不
一展乃知買骨之喻在昭為得策在隗為失已也今
東帶立於本朝用匱於需而病嬰於肢它時匍匐得
無令隗有詞乎恃知已忝嫻戚何以見誨

馬一龍

東鶴年母舅請婚期

歲吉占月月吉占日日吉占時四占協吉歲能幾日
一吉二凶其凶莫從一凶二吉日不再易時凶從日
日凶從月月凶從歲歲凶從命命凶從理理其大者
小者不能奪耳然倚數為占術已違天而徇占廢禮
君子所不取也往年一聘濡滯三時使者告期道路
相望世傳牛女距河常歲索處如是天上人間事當
不殊矣此大可怪者願卜日勿更早圖進止

復許惟學

管不大天蠱不溪海以為窺測此執器者自求淺狹

名公翰藻

卷三

其

耳論文而委諸不才且請益焉兄不以蠱則以管矣
文作並佳窺測不盡其間雄偉精深詞理俱到傑然
稱首也不知作者為誰得此已眩目其他更難優劣
要之文犀貝錦周鼓商彝雖稍辯識皆不失為古雅
瑰奇之物貴鄉一時文獻盛際如此大都在下風矣
但文章與世推移與時盛衰與人相為輕重更當考
世定時尚友其人可也不然文藝末也取非其則高
明為何如

東彭仲文

橋月夢落煙水間淙浮舟半矣分手日初夕酩然片
石共留數語伐木義久輕薄又見吾道一轉厚也感
君大雅張仲甫陳子厚別後各散去否禪房僧靜居
集四五友以求朝夕切磔僕甚願但勉強學問先須
立志更端喜事少年之氣而始勤終怠人情之常此
際更當熟思審處易合易離莫為他日口過此舉極
美

東徐周卿

道上欲作語君首已出一馬矣風耳達聞漸不及遠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七

頃即背去覆舟昨同果菴園雲老僧晉涼說如來大
覺亦一番清話也果菴今日拉鳳臺登眺兄必有約
聞嘉平荒翳懸足於巔目不上城雉陳家翠薇亭此
城中第一高處絕頂夷曠四覽一盡大都秦淮商女
雖無姿色亭畔主人有能醉客者不必隔江呼酒耳
轉期果菴生此作良會他語再面

與許惟學

孫仲謀嘗勸呂蒙讀書再見語奇之曰士別三日則
當括目相待此言何如吾與兄相別時數多於仲

見蒙之日矣弟聞見猶昨兄長進幾何哉爾我皆曰
立志不定此心多為外物牽引如弟學問尚無一得
近時酷好作詩寫字終日繪畫景光漸濡筆硯大都
玩物喪志為厥心病耳蓋立志不定則趨向不堅趨
向不堅則學問不成學問不成則心不克其才身不
軌於道富貴功名皆出券外矣人之靈於萬物以其
心殊君子之心異於衆人以其學殊學不成則衆人
爾心不全則物類爾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兄之心何如
如弟作詩寫字外或復有其他牽引而去者不自知
也弟自知情實一開天真遂喪外假乘之力倍而功
半及今努力誠易然過此幾非在我願與兄共勉
論文示門人
論文要其全也尚意次格而下辭文學自乎通也先
尚辭辭華而取格格定而求意意達而辭無所用力
矣此不求文而自文也初學小生不知務此而輒
意高遠不免為卽卽効步者耳故必先得刻鵠之
然後可以言畫虎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七

與藻泉論文貴自信狀

人不可不自信有信善有信不善此君子與庸人小人之岐也是亦不可不察以道義自信者君子也以氣質自信者庸人也以物欲自信者小人也故君子處常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理而無所紊處變則甚從容慷慨無怵惕於中非其自信於道義而可以色取之乎至如巢由為高潔莊列為猖狂瞿墨墨翟為普愛賁育為兼勇七賢八達為沉湎放恣此各隨其氣質之偏而自信不反逾趨於極不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九

知矯揉成性之功又至竄身於狗彘之餘於墻間以取富貴利達而炫耀一世以為得志此則自儀秦而下充之於盜蹠之類以物欲自信謂可欺世竊名而甘心為之噫人豈不貴自信哉苟自信而至於盜蹠方且自以為道義在此而率莫之悟則信且為妄之厲階也乎或者信不出於己而於他人詭誕不經之言一入於耳更不察其真偽而牢不可破遂至以為根心生色之論或者無一自信惟逞其消沮閑藏之貌大言於縉紳大夫之間以為剛介果慤而揚揚將

以凌駕儕類悲夫彼雖欲自恃安能免於識者之謂吾不知其如之何矣

答陳魯南太史論唐人詩文

古之作者文著六經孔孟詩若三百篇離騷又何如其次也漢魏以下韓昌黎柳柳州之文辯博宏肆李謫仙杜少陵之詩豪邁雋逸唐人粗可傳誦使天下後世不敢美惡置喙者惟是四子而已然柳已不及韓杜不及李其間幾微之相去千載無人招四子精爽於几案間與之論折其衷余每見古人製作妙在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十

意興趣耳意趣之妙復所得有最次若柳州意在文而昌黎無文以達意而意不留少陵趣在詩而謫僊無詩詩以貴趣而趣自成故凡意趣自然之適若決河防橫瀆四出而其縱橫曲直廣狹淺深無所往而不洋溢潏洄以為湍豬以為澤凝澄為淵止衝激為淙決之殊西東搏之而使上下變不一而體各足此無他其本裕而出無窮其用不竭其幾不息其勢不可遏有如此者故古人之不可及在意趣意趣所至而統其才以張弛造化出入古今貴其在我者

有本也本之不裕始吾不走受役於章句聲韻之末
牽引附合勞攘百倍而筋力憊矣蓋吾身與衆物并
而心統衆理為天地萬物所同出之原其體至虛包
涵受納無物不備宇宙之大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
獸蟲魚昭著於上下者皆吾身之所有取其所有以
為適感者應則感無常而應常裕本之在我為意為
趣而物與我自相參焉然意發於內其幾觸於有感
趣得於外其妙通於罔覺故有感之機動於天罔覺
之妙入於神惟神惟天斯可以言作者否則文焉詩
焉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主

焉或狃於意而不化或徇於趣而自苦其下相禪以
為能家所竊不過古人糟粕無復有自其心出者此
猶借江西之水汲以盈轍而引之使流其進不能踰
井繡所緒出者不能蔽牛跡方寸之輩汨刺其中則
往過者不能續何也非其所自有也所得幾何哉四
子以下相襲為世痼久矣公能脫去病根入柳杜之
門而庶幾可登韓柳之堂猶惜少時束縛就舉子業
雖得知本之學而其充貫發越處或未盡此心之量
謹與唐人比之亦是限於命者

荅詹燕峯

奉門下端陽手札及惠領謝領謝任城一晤進想德
望收門下不類鄙夫何以仰承德意自知惶恐春日
具進養生之說章入記史此山中待老者以為工課
門下雖雲卧片時行即風搏萬里鼎火初溫置書過
至矣豈得長事屯蒙久逮九五龍光即章姪為屬吏
多藉携教感謝不可言鄙夫困病丘垤間無可一二
舉指慰門下勤念惟治禾築園計圖朝夕於老母而
已所恨門下駐節之時先聲不葦一水百里外竟日

名公翰藻

卷二十八

主

與曹含齋

足下以文章魁天下士及第為史官長僕山中聞之
喜不寐如足下才素知有今日僕所以不止今日所
得吾師知人首得天下士足下相接師門衣鉢可為
吾道生長聲氣大都一快昨得足下書謬推僕為知
已皇恐皇恐龍泉太阿光射牛斗間僕偶具目見之
敢當識者乎今不問識與不識見與不見皆知足下
為天下第一流人矣但世情所尚時習所趨其謂第

一流者或不過人面上賈美精神赫赫取天下名位耳古之賢豪出處有道進退有據思其可為避其不可處雖當反覆危疑之間斟酌流通補洩利劑未嘗不曲中機宜而所主不失吾常故歛發開闔妙應不窮呼吸指顧所遇皆神也生而展而四體建立殊勲沒則芳聲偉蹟垂裕不已僕所謂天下第一流者在此在是下也

荅方兩江論書法

書法第一風神其次氣勢骨力唐人以下專務結構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圭

而畧此不論無能後起矣風水錯綜雲霞變幻此寂無而感有者天地之至文也其聚不由安排其散不可繫羈故凡文字作家皆當以意興趣味發吾天能最忌模倣俗套禪家以著相為障魔即俗套之累也余嘗說禪云見相不著相不見相不落相是為空中相相空中相相者又意興趣味渾然無迹矣要之骨力氣勢風神皆莫之為而為者天地化工自然在我求為名狀且不可而欲以結構模倣得之可乎

朱曰藩

與莫中江

別後承頻有過從旅况喜不落莫新作想益加富詩末技也以吾中江曠世之識超凡之才奚屑語此顧乃卑遜如處女使人人若得以開戶焉者何邪且以古人之詩言之其為調之高雅措辭之藻麗立意之玄妙中江豈不知也顧乃一有所作於己之調之辭之意反遲疑而不能決遲延而不敢出豈古人所有中江獨無哉意者耽嗜太銳謙虛太過是以自信不專求全太速反有傷於淵雅之致耳誠欲獵古人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圭

菁華傳一己之體格不靳腴於人不苟同於俗博採以聚之玄覽以一之未契不強求才契勿固執若有若無必俟其優柔自得與已為一蓋自得則自信自信則無古今無人我合嘉會之緒成眾妙之門不貴黼黻而貴簡切不貴糟粕而貴神奇渾融無迹自不待較之於銖銖兩兩之間矣方其求之之初千蹊萬徑我或不免為古人所使至此則通於一而我反使動古人也是故自信由於自得必自得始可以言也是故詩不可徒寄好惡於人也恃中江愛放言至

此

與劉南坦翁

曰藩別公數十年昨獲造真廬覲睟顏聆教盡日稍
慰積仰坦林弁壑卧遊久矣一日措身其間不必盡
也藩常讀謝靈運山居賦劉孝標金華山棲志每疑
古人過於標致未必如此乃今信其有也夕陽出山
留連溪上公不忍別曰藩不忍發判袂之後目成絕
句一香夕陽野艇語從容藍輦歸途田燭紅小弁山
前津吏報五林昨疲相舟東題曰別南坦丈人後作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五

孟紀茲遇云爾繪樓之什欲勉強奉教中夜引枕竟
不能就大桓達人曠世之度超於埃壘之表應爾伎
倆自不容接必得陶韋之輩情來氣來蕭灑數言始
與茲樓相映帶也如何如何比者嘉禾水涸官舟皆
取道湖汊曰藩疲於應接痰火大作早起復冒風寒
嗽不止遂卧病邑齋暫謝人事遙夜獨坐重僕靜默
鷺風攪樹寒霰集庭頭景徘徊不覺霄澤身在湖南
家在江北七十老人獨留堂上孤竊遠道夙寡終鮮
之助兼之湖田失歲里閑蕭條雖朝夕足謀而緩急

誰恃文牒厚衣安仁嘗膳人之情也到官以來五十
餘日氣變如此而起居不聞公謂曰藩何如其為情
我曰藩不肖藉父祖餘庇而執郡縣之役雖無卓異
可紀率克守官歲不誣考課少年之日習於見聞嘗
念異時倘叨一命庶幾無忝前脩固不敢視為徒
勞妄自菲薄奈何值業不動致身已晚始願雖獲於
事主即境又苦於違親昔楊朱臨路而長號墨翟睹
絛而歔歔良有以也重念先人平日雅好構書家歲
殆數千卷皆手自校讐識以印記藏之邦上別業嘗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五

指示曰藩曰戒平生辛苦有此汝能繼我之志否曰
藩時尚少也自省事來即感先人斯語閉門不出出
其書徧觀之卧以薦寤食以當飴偶至會心處輒欣
然永日矢以自終二十年来習氣遂成甚至田園日
蕪慶吊都絕不暇顧也近時一二有道君子見曰
藩如此憐其愚而為教甚煩曰藩自揣人品卑劣不
克負荷嘗譴之曰君素羞貧子說金無乃以黃葉止
啼耶君曰藩意則不然必欲辛勤如程子所謂迨邈
直至十三級以來其輪不敢對塔而說也古人云吾

何信信乎我而已孤明歷歷天下可欺使我中無
得徒受人寄載黨同伐異曰藩死不顧為之也初
自許荏苒至今生命不諧當此劇縣初至承前百冗
交集自朝至夕卒卒無須臾之間異時微向末殺盡
矣前偶作家書潛然之潛誤作泐字竟不知塗註友
人強題芙蓉障子謊用竹間水際之語蓋牡丹事檢
史記叙白圭貨殖偶探得商君傳至無功者雖富無
芬華遂目白圭膏於居積如此精神荒耗殆類健忘
自來臨文不如此之謬接厥本原寔由驟去鄉土所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主

思隔越雖微古人嚙指之誠自不覺心馳神往耳嗟
呼嗟呼生今之時古道難矣相刃相靡行盡如馳回
思二十年僂倪家食求以繼先人之志者何如荷諸
君子之教雖不敢苟同靳無負於歲晏者朝歌絳足
之嫌中散頓纓之喻固非至訓然徒使竹素之功收
於錢穀丹鉛之力銷於簿領亦非曰藩多病之所堪
也蓋乘田委吏必達節者能之吾斯未信他更何言
仰惟我公天壽平格保乂王家碩望鎮岩廊清節肅
海宇後來之士伏在下風欲丐一言以為終身旌鏡

叩首而不可得曰藩何幸山公謂嵇紹曰為君思之
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此所以不容
不咨於我公在公之誼亦不容不為之思而忘其瀆
也雖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臨書
不勝悚慄

寄升庵

曰藩陋劣童時侍先君子即知海內有升庵公迄今
三十年餘忝承緒業不敢失墜研求之餘益覺斯文
正脉有在歧仰轉切後又覓得公在滇諸論撰讀之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主

輒欣然有槩於中精義玄解種種奇特折衷之思在
脩文者直同極矣近代文章之家立言垂後寔多其
人求其如公朗徹千古即事稱奇使異時穠習諱障
彈指洞非厥儷鮮已某何幸乃亦獲與聞於公以為
終身旌鏡慰甚辰下冬序晏溫伏惟台候萬福各天
相望縮地無由每想顛歌之故調睇縹碧之殊鄉未
嘗不折芳草於博南之戍託浮雲於信苴之宮搖搖
我心豈勝勞積方今 聖明在宥天下含生之類一
有失所猶為遺憾顧一代宗工久滯幽裔俾我等

邊役之末由徒寄遐心於蕭瑟慄慄之外皇宮未可
意哉所賴愷悌君子神明相之佇協好還之期慰我
調饑之望耳茲筭翁之便輒附平生所欲言如此
外鄙作一卷併往充贊儻謂可教大賜刪削其無任
榮願之至唯公亮之

與史大梅

不才落落與時齟齬在都二月奔波苦惱腸已千結
顏不一開獨天堦郊祀二游與兄相對不異在上方
時何慘舒之不均也目憶周濂溪云到處雲山皆可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三九

適時清終未忍辭官程明道云縱使權酤虧課利不
過抽得俸中身彼二公者真已至道勢利不足以怵
其中故其言優裕如此吾兄行有長人之貴試一叅
之何如叅得過時則知明道之言非尋常之輕功名
者濂溪之言非尋常之重功名者其於發勸恐亦有
助更望兄質之讓溪翁以為何如至於不才已是潦
倒徒能言耳九街塵土一得即浮便謂四肢安妥俟
偃卧數日心志稍定更當拂拭鏡臺不敢自棄盛使
旋聊布下忱

答王元美

東室切燼之餘糊口冷曹復以愆期被譴無聊中奉
按莒芳訊叩首發封喜如之何微音在箋文旣在臧
令人屏息不能當昔桓公與管夷吾謀于臺上望之
者知其莒為其口張而不能歛也曰蒲之拜賜得
無近之乎

章美中

與張少叅益甫

聞足下遊越歸詩篇必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豈皆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手

在篋笥中耶僕忽忽多病而兼之婚嫁為累諺云盜
不過五女門僕今嫁第六女矣足下謂我何霜風未
老籬菊初黃引白持螯可破岑寂足下能惠然來乎
當令稚子掃門而迎

與張幼于

僕日以粵中瘴癘竊發每一勞動汗不可支昨元美
兄弟自東海來不能一把臂遂令寂寞而去天且新
人詩酒綠哉聞足下結廬湖上秋水兼葭以為隣青
山在戶明月入帷樂可知矣嗟乎茂陵秋兩亦念病

相如否也

劉鳳

與皇甫子循

僕幸締交於君兄弟久矣頃罷豫州歸又且十年得專意脩業務自厚不假為人然所得可畧言矣夫士生於時以功名顯利澤足以惠當世傳無窮豈非願與既不得始以文章著文章者豈逐時好為人稱譽已哉僕覽子安書慨然思命以道德其厲志如此惜未竟於年子約雅好道家言自謂神仙可學然竟不

名公翰藎

卷二十七

三十三

登下壽今獨子循在負天下名天所奉子循甚厚而子循所負責也甚重自僕所以共千載者非子循曷望哉然若今所相與特四韻詩較工拙於局隘譬千里驥共折旋擊鞠驅駿未必辨且令極工傳與否未可知也即令傳猶無益也奈何以奇氣激憤蕩薄日月高厲霞露亦奄然同盡何以自異於斯人哉且道德者有於身非以為名然欲宣述厥文明其指向非才之浩衍烏能暢哉故將託無窮惟寄意書策廣陳天人微妙倘極當世之務勒成一家言尚其庶乎哉

公精勤積歲制作必宏遠可垂久但未出耳僕所願

竭者則以古賢聖雄偶其所見必特絕奇偉不相龍

蹈勦說上則王蹟霸畧下至誕詭不經悠繆之談亦

斐然有章故治方術者言人人殊今所欲論說復何

僊院拘滯必出一途為豈才不可踰越昔人裁締思

未審無意乎希世之觀也抑以保嗇不欲靡性情單

隔臆以空文自耗哉則若子約所云者又僕所夙夜

景企寒裳思涉者也夫物則有賦命不齊者苟可促

而短獨不可延以永哉無謂養而敗滅裂而可無患

名公翰藎

卷二十七

三十三

譬諸中人產終歲用之不竭可一旦費之盡而謂不由人乎哉每思黃老清靜之旨吐納化鍊之術未始不投筆棄書嘆惋竭蹶者夫欲吾言之傳與吾身之存其輕重有不待決者且及吾世有所褒毀諷譏操與奪權於三寸弱翰吾所負既重豈可不自愛與浮薄少年爭馳輕自發露以搖其精無固藏深閤矜抗矯峻而為所侮易忽傲此僕私每腐心切齒而口不能言者公亦若弗聞乎吾所貴不欲人之盡好縱有能鼓動羣聽致顯稱厚實且不足顧而况未能駭異

兒終日乎惟知希為我僕竊自喜不知公許之否辭
直情促不知所圖公幸有以復

與徐生

徐生以髫時與予從博士弟子累曠有司之舉氣愈
邁業亦愈益進從之游者亦日盛乃徐生則有既焉
予謂之曰子知夫釣乎夫順流而投之迎流而浥之
洋洋然隨而上者浮鱧也噍喁潛藏澹澹澹澹深倚
於中流者魴鱖也摧波狎流奮鬐揚鰓怒呷哈者
鯢鯨也故夫童子之釣屈毫芒之釣綸獨爾之絲竿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三十五

簞篠餌蛆蟻垂之汪中水波微動引魚喙而出之小
鱗蔑魴之屬隨釣而得矣逮夫江海之上龍伯國人
之徒揭建木而竿之紉巨絙以為線脰五十而為鉤
鍛金鐵之上齊而為釣投之乎若滅若沒俟之乎若
存若亡不可以意必取也及其中鰕鱖之腴鰓挂鱗
甲而不得去躁而激浪濕沉泥而觸洲嶼崑丘倒擗
放極乎玄冥然後蕩而失勢折微波而耘矣其獲非
曲梁之鮮也其期非朝夕之頃至於渭水之側滅丈
人之屬其竿綸以道術其釣餌以才智以千百世為

洲以萬方為魚以王業霸術為釣冥志乎無有而游
神乎至虛其精之通感遂夢寐於聖王建八百祀之
社稷曰亦開土命社列營丘之封其獲愈多其效愈
遲蓋踰八十而後遇也釣之道如此今子將安所出
乎夫進不量力之所任貪所獲之過富故有汨橫波
而偕溺胃驕餌與同覆自以為欲之從計之得也而
利不盈皆害溢於躬所求者不可幾而見笑於狂夫
呂梁之水者何限也夫操千金之璧者不投飛鳥於
株林希玉璫之釣者不視鱖鮒於潢污彼以其腥臍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五十五

之獲而傲視當世甘肥之養直微眇耳而舉負鼎之
臣投竿之叟誇其榮達利進是何其相背之甚哉故
云叢齒吻形容則伯樂不能必馬察澗色青黑計所
獲多寡則詹何不能必魚挈載竭澤而涖知網羅之
放失者效之成事也登車就駕不異日而知駟駿者
要之末塗也故不知事類而輕咲者衆人之觀也免
就功名而卒償所負者有度之士也不強力夙夜而
視景晏暮君子謂之偷柰何乎不自厲

江珍

簡程辰州

不奉顏色蓋十年所矣雖兩家相去僅一舍許而踪跡睽違思維寤寐祇增繾綣耳聞公以調郡赴京此不佞信州故事乃公柰何蹈之昔人論官序偃蹇歸之數奇且謂之拙卒之拙者勝也足下實政在辰沅雅譽在朝著將來人定天勝雲霄奮起千里一日麻駐足之期矣閑居馳思方圖問候屈坐中客有請于足下敬附一言進之

游震澤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簡江方伯

聞名補鄖陽雖安石雅志不忘東山然清論方伸才賢茹起亦千載一時也何可負之願惟早駕上以副當路急賢盛節下以副鄙人望治至情稍可抽身即還初服想草堂之靈不敢遽作移文也如何如何

廬岐嶷

與吳峻伯

岐嶷夙荷德教茲以行役晉謁過承寵光臺下琢磨成就之恩非筆札所能述謝拜別二日方至晉定山

川夷曠景物足散人懷亦西南一隩區也過安莊而

西山有閑索老鴉之險水有盤江瘴癘之毒鳥行紆回石壁千仞飛鳥之所不度啼猿之所深愁蜀道之難恐不過此竊謂陸行之有險阻猶水行之有風波利害亦適相當豈獨行邁然哉虧成倚伏人生處世亦若此矣間遇哨兵問以苗夷情狀所畏者唯毒弩乃教以捍弩矢解毒藥之法使遍告諸哨以為防禦之備岐嶷見此邦山澤沃饒俱可耕種畬田足水泉雖大旱不枯與救省汀卽南劍諸郡相似而民富厚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圭

不知禮道猶闕者耕鑿牧養有遺利文教未盡洽故也恭惟臺下以文武為憲之材任賜履專征之寄此千載一時也自非天下之大賢不能為百姓開千百世之利建無窮之業走竊於臺下有望焉

應雲鸞

與白崖秦學士

蓋聞風冷而木鳴鶴鳴而子和竊嘗惟夫羣分類聚之機競或主之而莫或違之夫固聲氣所通不約而會耳故姬旦著鳳梧之咏宣尼繫金蘭之文所從來

速矣某自束髮登場三舉而始入殼時九十弟兄黑
膽同照于于焉希會風雲競心竹帛自謂持券授符
終始可保曾未奄忽而踪跡已睽乖矣垂及廿年孟
復零落或命先朝露或翼折垂雲或抱憤江干或耽
情林麓或陸沉金馬或落鳧窮途其間依日月之光
脩萍逢之好者幾何人哉及夫歲時伏臘接殷勤之
懽促席呼盧杯酒相勞履寫交錯爾汝為忘者又董
董可數人生聚散難期而悲懽所留情境頓別每遇
同巷嬉遊他鄉異縣縷縷為殷蹈歌夜月對咏花晨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王

煮雪圍爐剪燈敲韻當是之時曾不知鳶魚上下洵
美且樂若或過之矣乃偶一念到天涯故人懷想嚙
昔風景則又惻惻不能為情甚或慷慨咨嘆繼之以
泣不能仰視詩曰豈無他人終鮮兄弟居常以為漫
談迺今信矣此猶故舊之常若弟之於兄平生握手
之懷相與期至道之誼此豈可為同日語哉憶壬辰
癸巳弟卒業賢閣而兄方揚休中秘已而十年落莫
晚得一鞭尋復三年謁選得邑江右自謂俞扁之門
豈屑病夫而大雅高標迥出流俗久敬未忘引翼不

倦所謂貧富貴賤交情乃見者豈惟瞿公云云而予
實志之久矣更聞山居以來積學彌卽摘藻挾華宣
聲藝圃駸駸乎作者之林矣然亦石室緒餘蘭臺細
事耳筆之客往往而是而抗志青霄之表怡神白水
之濱其進于藝者數數然矣悚服悚服弟質不逮中
人而斐狂過度妄意前脩謂當交臂時時遊觀鄒魯
之墟攬結山河之秀曠觀雄談希聲大雅而不知其
不及也及讀古人衙官屈宋之論又若不為過情已
而返朴還真尋師問友篤信性靈自謂闊步大閑譬

名公翰藻

卷二十七

王

諸厯塊夫何十年勉強一矜猶存枝葉未業本實先
撥即弗失武良用為悲此莊周知己之懷卜商離索
之嘆不能不耿耿也矧復忝竊本兵術疎匡濟往圖
難贖稅駕無端而志士請纓壯夫負戟又兄之所蓄
積也長城石畫無寧啓于此弟之所以將伯求援日
夕懇懇而兄弟聚樂之說自不覺其疊疊盈楮耳兄
豈不一念到耶又豈不一舉手提耳示我周行耶雖
然蒼生繫重宣室徵賢豐草長林詎終偃仰焉知聲
類聲氣之遭又不於蚤晚見之乎此其相須相望矣

切悲懼匪佞令弟南還托問左右草率不次惟有道
者加察焉

名公翰藻

卷十七

三九

國朝名公翰藻卷二十七終